新華文學大系

中長篇小說集 下册

世华文学研创会出版

主编

符永明，祖籍海南文昌，生于新加坡。2014年毕业于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15年，在导师欧清池博士的邀请下，加入“新加坡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为新加坡华文文学尽绵薄之力，现为学会会长。

参与的活动：

2017年主编《新华文学大系》之《中长篇小说集》下册；《新加坡华人思想史》上册副主编。

2016年任《新华文学大系》之《微型小说集》编委，赴北京参加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

2015年任《新华文学大系》之《散文集》编委。

王永刚（1979—），笔名赤道赤子，新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出生于中国辽宁，自幼爱好文艺，小学时期便已开始学习美术，作品数次在全国与地方的绘画比赛中获奖。高中时期兼修文史与艺术，毕业后曾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修学电脑艺术绘画。1999年被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室内设计系录取，2003年毕业后一直从事室内设计工作。2008年，意在提升自身的文学与文化修养，报读了新加坡新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并在学旅生涯中重新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恒久魅力，立志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贡献己力。

曾任本地传媒机构负责大型综艺节目的编撰工作，现任新中文化交流公司执行董事。现为世界华文文学研创会外交，主编有《新华文学大系·中长篇小说集》。著有中篇小说集《寄生》以及论文《三国演义的死亡造型艺术初探》。

新華文學大系

中長篇小說集

本书获得以下机构／人士赞助，谨此致谢：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一凡／刘华源伉俪

郑九章先生

何逸敏女士

世华文学研创会出版

版权所有：世华文学研创会

封面题字：吕振端

美术顾问：廖宝强

封面设计：精英文化

书　　名：《新华文学大系·中长篇小说集》下册
总 编 辑：欧清池、吕振端
主　　编：符永明、王永刚
副 主 编：骆宾路
出　　版：世华文学研创会
地　　址：Block 270B Punggol Field,
#06-225,Singapore 822270
电　　话：+ (65) 6343-0461
督　　印：斯雅舍
装帧设计：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　　印：精英文化印务公司
初版日期：2018.11
国际书号：978-981-11-8594-4
开　　本：16X22CM

新华文学大系顾问编委名单

法律顾问

黄锦西、刘华源

策略·学术顾问

新加坡：杨松年、忠　扬、郑九章

中　国：周　宁、喻大翔、李　庆、李　勇

日　本：小木裕文、菊池一隆

新华文学大系总编辑

欧清池、吕振端

中长篇小说集编委

主　编：符永明、王永刚

副主编：骆宾路

编　委：陈秀仪、梁素丽、白尤芬、吕振端、欧清池、陈美育、彭志凤

总序

新华文学发展至今约半个世纪了。如果我们再追溯上去，从1919年新马华文文学滥觞算起，新华文学的发展史已近100年了。在这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里，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好几个转捩点。由战前1925-1933年的南洋色彩文学的提倡，到1934-1936马来亚地方性文学观念的确立，乃至于1937-1942年本土意识的受挫，新马华文文学战前的总体趋向是本土色彩逐渐增浓，一步又一步地朝向独立自主的道路前进。

战后新马华文文学为达到反殖斗争目标，在1947-1948发生的那场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论争后，本土意识更是日渐浓郁。50年代后半叶，随着新马华人效忠对象由祖籍国转向所在国观念的改变，新马华文文学的侨民意识与色彩可说全然淡出文坛。由此时期到60年代末，新马作家创作了大量歌颂我们的历史山川、人文景观的诗歌、散文。在新马华文文学史上，新马的山川文物从来没有这样广泛地受到作家、诗人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来赞美过。这些诗人或作家的作品中所吐露的是深深地挚爱着家国的情怀，而不像战前作家在作品中多少都蕴含着只把新马当做居留地看待的、抒发的是犹如旅客观物赏景、赞叹风情之美的情思，这点在游记散文中尤其明显。

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了，新马华文文学也分道发展，新华文学这一名称由此诞生。从1965到1980年代初，洋溢在新华文学作品中的是爱国意识。我们看到好多描写新加坡山水名胜之美文，也欣赏到欢呼这个新兴国家独立自主的好多诗篇。

然而教育制度的骤然转向，造成华文水平的每况愈下，随着南大与星大的合并为国大，以及华文源流教育的停办，从80年代后期起，新华文坛涌现了大批充满“黍离之伤”的散文、诗歌、微型小说及其他文体的作品。因此我们可以说：1965-1985的新华文学的主调是爱国情思的抒发；而1986年以后到21世纪的新华文学则在一片黍离之伤的愁绪中残喘求生，新华文学何去何从，

成为所有爱护华文文学的国人所应认真正视的民族千秋大业。

半世纪来，新华文学走过哪些崇山峻岭，渡过哪些大河险滩，身处当代的我们，是有责任来梳理、总结的。我们因而萌发编纂新华文学大系的想法来了。

我们的编委是以这样的原则来组成的：我们既邀请资深作家，也引进文坛新秀担任编辑。我们所邀请的资深作家都是在他们所负责的文体领域里拥有相当的创作成就的，他们对新加坡文坛现状，文学发展走向较熟悉，他们可起引导、领航作用；文坛新秀则是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他们在大专学府里较有系统地学过新马华文文学史，也撰写过相关的学术论文，有的在新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办的硕士课程深造，有的在新跃大学与南京大学联办的博士课程深造；他们在评析论述文章方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功力。我们相信，资深作家与文坛新秀的相互配合，应该能够编选出一套具有学术水平的大系来。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得及时培养和提携接班人，这也是我们引进文坛新秀当编辑的原因之一。如果后继无人，那么我们所编纂的大系将是新华文学长河终结的纪念碑。我们希望，且实实在在地带领着正值青壮年的文坛新秀和学人聚首新华文坛，以便他们承担明日新华文坛的重任。这样子做，我们编纂的大系意义才有可能不只为了记忆，而且为了永恒。

我们是从文学乃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选稿，重视作品的艺术性、可读性，也没忽略作品的思想意义和人文价值。我们不分流派，以宽阔胸襟，持平态度对待各家各派的作品，不囿成见，择优而选，摈弃任何个人情感因素。我们感谢作家和已故作家的家属，允诺我们把所选的作品编纂入大系。由于他们的慷慨和支持，将使全世界热爱华文文学的人士都有机会欣赏到他们的佳作，并能进一步了解新华文学发展及其成就！

欧清池博士

吕振端博士

绪　论

丰富多彩：
近百年的新华中长篇小说

文：符永明

新华文学大系·中长篇小说集

绪论目次

引言

第一章：
新华文学演进的轨迹 1
第一节：中国移民 新华文学的起因 2
第二节：南来作家 新华文学的拓荒者 3
第三节：报章副刊和杂志 新华文学的推广媒介 5
第四节：新华文学独特性的形成过程 6
第五节：新华文学的正名 8

第二章：
战前的新华中长篇小说 10
第一节：新华文学发端前的先驱小说 14
第二节：萌芽时期的中篇小说 16
第三节：南洋色彩与新兴文学时期的中篇小说 17
第四节：马来亚地方概念提倡期的长篇小说 19
第五节：抗战时期的中篇小说 21

第三章：
战后的新华中长篇小说 23
第一节：战后初期的中长篇小说 25
第二节：紧急状态初期的中篇小说 27
第三节：反黄运动时期的中长篇小说 33
第四节：建国前的中长篇小说 37

第四章：
建国后 20 世纪的新华中长篇小说 42
第一节：建国初期的现代主义小说 44
第二节：女作家异军突起的年代 46
第三节：二十世纪末的文教题材小说 47

第五章：
21 世纪初的新华中长篇小说 50
第一节：描绘风云诡谲的作品 51
第二节：刻画精神家园荒芜的作品 57
第三节：书写梦里依稀故里的作品 62
第四节：追思日渐渺茫往事的作品 65

尾声 68

引言

19世纪初，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发展新加坡成为东亚与欧洲之间的重要商业活动港口，大量引进外来移民，其中以华人居多。到了19世纪中叶，新加坡基本上已成为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

19世纪末叶，不少具深厚传统文学修养的文人雅士，在路过或短暂停留新加坡期间，在本地掀起了一股“士阶层”风气，他们唱酬课题，为“化外之邦”的新加坡谱写了一段光辉的古典文学史。

到了20世纪初，又有另一批具“五四”新文学思想的中国文人，或为政治因素，或为生活因素南渡到新马，他们的到来为新马的华文文学掀起一页新的文学史。他们是新马华文新文学的拓荒者，他们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为新马华文文坛留下一篇篇的作品；他们是新马华文新文学的推动者，他们在报章上创设文艺副刊，也创办文艺期刊杂志，把文学创作和主张推广出去；他们是新马华文文艺园地的好园丁，通过鼓励创作，为新马培养出一批文艺新苗，壮大新马华文新文学的创作队伍；他们是新马华文文学独特性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他们自觉自发的努力下，引导新马新文学从侨民文学走向本土文学，为新马华文新文学塑造了独特的个性，丰富和完整了新马华文新文学的体系，为新马华文文学在战后脱离作为中国文学海外的支流，逐步走向自主的独立国家文学，铺建了一条稳健发展的道路。

建国后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繁盛期，单以长篇小说作初略的计算[1]，建国后至20世纪末的35年里，共发行了约40余部，较之建国前46年间所发行的长篇小说，数量是数倍之多。进入21世纪后，中长篇小说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高峰期，21世纪初的17年间，共发行了70部以上的作品，而且每年都有创作发行。也就是说建国至今，长篇小说的创作已逾百部，加上数量众多的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的创作量可想而知。

由于中长篇小说的数量可观，故《新华文学大系·中长篇小

1. 计算的数据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收藏为主要来源。

说集》分上下两册出版，上册收录的是建国至20世纪末35年间的作品，下册主要收录的是21世纪以来17年间的作品。在收录作品时，因为版权的问题或其他的因素，以致一小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未能收录，甚是遗憾！

《中长篇小说集》上册的绪论对建国后至20世纪末35年间的中长篇小说发展做了详细的阐述。下册的绪论，则简要地梳理新华文中长篇小说近百年的发展脉络。

第一章：新华文学演进的轨迹

15世纪，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引发了一场长达数世纪的欧洲殖民大时代，尤其到了19世纪，在欧洲列强的殖民争霸下，几乎整个地球上的陆地，可以简单划分为宗主国和殖民地两类。大规模的殖民活动需要大量的开发劳动力，最初劳动力供应源是来自非洲大陆人民的“黑奴贸易”。可是，就在殖民地开发进入19世纪的高潮期时，欧洲各国陆续宣布禁止“黑奴贸易”，对殖民地的开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于是，殖民者把供应劳动力的目标转向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人民。19世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腐败的清政府丧失了大片的领土，贫弱的国势和连年的战乱，造成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无以为生。为了生计，大批华人，尤其是闽粤沿海地区的农民，纷纷转向海外寻求生机；而欧洲殖民者对劳动力的渴求，正好为寻求生机的华人提供了机缘。

腐败贫弱的满清政治不但开启了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史，也催生了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原有的文学体系，划分中国文学史的文学革命——诞生了以白话文写作，具备“五四”精神的“新文学”。这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文学体系，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新局面，也随着中国的移民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扎了根。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新文学”终于在中国以外的异域开出了奇花异卉，形成了今日各具独特风貌的“世界华文文学”，扩展了华文文学的版图。在目前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分布地区里，除了中国大陆及台、港、澳地区是以华文为主的华人地区，其他如东南亚、欧美（包括澳洲）和东亚都不是以华文为主的非华人地区。有华人的地方就必然有华文文学，今天，这些被划入世界华文文学版图内的非华人地区的华文文学，就是由华人移民所带入的“外来文学”。

作为“世界华文文学”成员之一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也是承接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发展起来。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深受着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但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摸索着一条独具

特性文学道路，直到二战结束后，新加坡华文新文学才逐渐作为摆脱中国文学的附庸地位，走向独立自主的国家文学道路。从萌芽期的移民文学到独立自主的国家文学；从马华文学到新华文学，新华文学独立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大致可以概括在以下几个关键词。

第一节：中国移民 新华文学的起因

新加坡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天然形势，注定了它必然成为本区域的贸易重镇及东西方世界交通的要枢。早在14世纪初，被称为淡马锡或龙牙门的新加坡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中国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1311—1350）著的《岛夷志略》（1349）一书里就记录有“龙牙门”。19世纪初，英国为了扩张其在印度的势力，和加强对中国的贸易，急需在东南亚设立一个中途停留站，新加坡以其优越地理条件，成了英国努力争取的目标。1824年，英国与对手国荷兰达成协议，在伦敦签订了“英荷条约”（The Anglo-Dutch Treaty of 1824），成功地把新加坡争取到英国的势力范围内。在英国统治下，新加坡逐渐成为东亚与欧洲之间的重要商业活动港口。

为了发展新加坡成为国际商港，商业化市区的建设是必要的。行政大厦、公路、桥梁等的修建，需要大批的劳工、技工及木工等。大兴土木吸引来大批的拓荒者，尤其是华人，先后从槟城、马六甲、廖内群岛及中国闽粤沿海地区纷纷涌入新加坡。到了19世纪中叶，新加坡基本上已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

移民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文学传播的主因。当大量的中国人移居到新加坡后，自然地就聚族而居，逐渐就形成一个以传统中华文化方式生活华人社会。于是，义山、宗庙、会馆陆续的建设起来。

南来的中国移民不尽是建设新加坡的苦力移民，当中也有不少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文人雅士。19世纪末就有不少南来的文人，出于种种原因，或路过或稍作停留，留下不少古典诗文，为“化外之邦”的新加坡添加了文化气息。清朝任新加坡领事的左秉隆（1850—1924），在任期间创立文社“会贤社”和“会吟社”，召集居留本地的文人雅士，酬唱课题，带动了一股“舞文弄墨”的风气。继任左秉隆的另一个领事黄遵宪（1848—1905），也是

著名的诗人，他也继承左秉隆做法，设立“图南社”，继续课题。在左秉隆和黄遵宪等人的带动下，19 世纪末的华社，文风大盛，为新加坡的华文古典文学，留下一段光辉的历史。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华人极重视教育。为了让下一代能接受知识的启蒙、文明的教化，新加坡最早的两所私塾“崇文阁”和“萃英书院”，是在 19 世纪中叶由闽帮所创办。随后，各个方言帮也纷纷响应兴学。在政府没有提供义务教育的英国殖民政府治理的一百多年间，新加坡的华校一直都是由华社自资兴办的，即使是在 1955 年创立的南洋大学成立，也是世界第一所民办的大学。华文教育不仅传承华人文化，也为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培育了接班人。

第二节：南来作家　新华文学的拓荒者

南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新马华文新文学的发展和壮大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历来的新马作者和学者每每在论述新马华文新文学的发展史时，都一致认同这批南来作者的贡献。赵戎在《论马华作家与作品》这样表彰他们：

“马华文学运动，完全得力于中国南来的作家们的大力推动，才有今日的成就。三十年来的马华文学运动史，大半部是南来作家们以热血以生命在恶劣的环境中辛勤写下的。他们在这文化落后的殖民地社会里，不顾一切歧视、冷笑与压抑，披荆斩棘，尽了开路先锋的任务，如许杰、马宁、林参天、郑文通、吴天、金枝芒、铁抗、金丁、郁达夫、张一倩、陈如旧、王任叔、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丘士珍、杜边、韦晕、絮絮、夏衍、韩萌、米军、李汝琳、李星可、汉素音……等，都曾为马华文艺而努力。同时，更须着重地指出，他们的影响是健康的、正确的，而不是破坏的、麻醉的、毒害的。他们之中即使有些微不足道的缺点，也无伤其贡献与成就的。”[2]

苗秀在《马华文学史话》也赞扬他们：

“在战前，在星马两地居留过一个时期的较有名气的中国新文学家，为数也不少。这一群中国作家可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居留当地期间，并没有什么文艺活动，对马华文学运动，不曾直接参加，尽过一点推动的责任。……第二类是在居留期间，不但未

2. 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 78。

中断创作，经常有作品问世，而且实际参与当地的文艺活动，直接推动了当地的文运的。这一类作家包括许杰，郁达夫，杨骚，巴人，陈残云等。这些人对马华文学都曾有过或多或少的贡献。”[3]

20世纪初，一批具有“五四”新文学思想的中国作者或为政治因素，或为生活因素南渡到新马，他们的到来为新马的华文文学掀起了新页。从新马华文新文学发端的1919年到战后的1949年，南来作者一直是新马华文文学的中流砥柱，他们为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与壮大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们是新马华文文学的拓荒者，积极从事各种文体的创作活动，为各个时期的新马华文新文学留下一篇篇的作品。如失钧的诗歌《旅客》，林独步的问题小说《珍哥哥想什么》、《笑一笑》、《两青年》和《同窗会》，李西浪的小说《蛮花惨果》等，都可说是马华文学萌芽时期具有特色的作品；连啸鸥的诗歌《都市与荒郊》、曾圣提的小说《生与罪》、曾华丁的小说《五兄弟墓》、曾玉羊的小说《生活圈外》、吴仲青的小说《梯形》等作品中描写的景物、社会风貌及所使用俚言俗语，都充满了南洋色彩；罗伊夫的小说《猎狗》、李梅子的小说《红溪的故事》、衣虹的诗歌《三等舱客》等作品突出表现社会底层人民对种种不合理和压迫的反抗精神是新兴文学的佳作；白荻的散文《热》、流浪的小说《圈套》、丘士珍的《峇峇与娘惹》深刻反映了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不景气对新马社会各个阶层的严重打击和影响；乳婴的小说《八九百个》、铁亢的小说《试炼时代》、叶尼的剧作《伤病医院》等都是抗战救亡时期的代表作；胡愈之的散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岳野的剧本《风雨牛车水》和《风雨三条石》、方北方的中篇小说《娘惹与峇峇》等是战后的优秀作品。除了创作作品之外，部分南来的作者也在报章上创设或主编副刊，也创办期刊杂志，借助传播媒体的力量，把文学创作和文学主张推广出去。报刊杂志也为文艺爱好者提供投稿的机会，栽培一批批文艺的新苗，壮大了文学创作的队伍。他们也是新马华文文学从侨民文学走向本土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从“南洋色彩”的提倡到“马来亚地方性文学”的提倡，再到“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主张，不仅为新马华文新文学塑造了独特的个性，丰富和完整了新马华文新文学的体系，也充实了新马华文新文学独立发展的条件。虽然英殖民地政府在1948年所颁布的“紧急法令”，以及1949年由中国共产党掌权的新中国成立，促使大部分的南来作者纷纷回返中国或迁往他乡，却不妨碍新马华文新文学在二战后脱离作为中国文学的海外支流，逐步走向自

3. 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68年。页408-409。

主的独立国家文学的走向。所以说，没有他们的辛劳拓荒开垦，就可能没有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文学成就。也可能不会有今日的新华文学。

第三节： 报章副刊和杂志 新华文学的推广媒介

战前的新马华文文学鲜少有单行本发行，文学作品的发表依赖的是华文报章的副刊和少数的期刊杂志。所以，在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史上，战前的华文报章副刊和期刊杂志对文学的推广，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即使是在战后到今日，虽有不少文学作品以单行本发行，分薄了报章副刊和期刊杂志作为推广文学的主导地位，仍不失其推广文学作品的价值。

新加坡的华文报章，从1919年新文学萌芽开始，到1948年的紧急法令颁布后，各报章和期刊杂志的总编辑或创办者多为中国南来的文人。而他们所编辑或创办过的所有文艺刊物就达114份以上。其中报章副刊有《新国民杂志》、《自由谈》、《南风》、《星光》、《沙漠田》、《浩泽》、《荒岛》、《洪荒》、《荔》、《微光》、《椰林》、《浪花》、《碧野》、《枯岛》、《南洋的文艺》、《绿漪》、《曼陀罗》、《文艺工场》、《文艺》、《绝缘回线》、《诗词专号》、《繁星》、《狮声》、《商余杂志》、《玫瑰》、《椰风》、《关仔角》、《学生园地》、《豆蔻》、《槟风》、《曝谷场》、《影与剧》、《妇女呼声》、《今日文学》、《世纪风》、《新光》、《新园地》、《新地》、《新风》等等；期刊杂志有《消闲钟》、《曼舞罗》、《星报》、《晓天周刊》、《华侨周报》、《青年》、《民众》、《今代》、《南岛》、《新星》、《马来亚月刊》、《文艺长城》、《风下》、《新妇女》、《现代周刊》、《赤道文阵》、《学生生活》、《天外》等等。

战前的华文报章副刊和期刊杂志在推广新文学和培养文艺新苗的同时，它们的编辑方针也对新文学的萌芽、各个时期的创作走向和发展都起着引导的作用。

新马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反文言”，提倡白话文。南来的编者对新文化运动是极力支持的，在五四运动后的5月12日，《益群报》首先发出“南洋文学界的革命”的宣言[4]；随后，《国民日报》的副刊《国民俱乐部》也在6月5日发表了支持“新文艺”

4.《编者剩话》，吉隆坡《益群报》第7页，1919年5月12日。

反对旧文学的宣言[5]。

在推广新文学方面，拓哥创办与编辑的《南风》是马华新文学史上第一份纯粹新文学副刊；陈炼青编辑的《椰林》以带头的姿态，废除剪稿，采用本地作者来稿，对培育文艺新苗和壮大马华文艺的创作队伍，起着积极的作用。在发表文学作品的同时，报章副刊也刊登了不少关于新文学理论、美学、外国文艺和理论的文论。《新国民杂志》在1922年到1923年间刊登了林独步的《自然美与人工美》、《新文学概论》、《修辞学概论》等一系列关于文学的特质、鉴赏、批评、修辞及美感功能等论述与介绍的论文，以及对西方一些文艺运动、文艺理论、哲学、逻辑学等名词进行解释与介绍的翻译论文《辞解》；而《自由谈》则重点介绍外国著名作家，如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等。新文学理论和外国文艺的介绍，对于提升早期马华新文学作品的水平有着独特的贡献。

早年新马文坛上的多次文艺潮流和文艺运动，都和报章副刊和期刊提倡和推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荒岛》、《椰林》、《文艺周刊》、《南洋的文艺》等副刊提倡的“南洋色彩”，不仅催生一批具有本地特色的作品，也对后来新马华文文学的创作方向起了深远的影响；在《枯岛》极力倡导“新兴文学”的推动下，产生了表现社会底层人民对种种不合理和压迫的反抗精神的新意识作品；“七七”卢沟桥事变，报章大量增加了副刊的数量，通过文艺的宣传，激发新马华人抗战救亡的爱国热情。

第四节：新华文学独特性的形成过程

新马新文学从萌芽时期“身居南洋，心系中国”的侨民意识文学到50年代中的“爱国主义”的国家文学，转变成功的关键在于塑造了深具独特性的马华文艺，摆脱中国文学的附庸关系。在转变的过程，牵涉的是一场侨民情感和本土情感的拉锯战。

战前的南来作者以侨民的身份在新马从事文学活动时，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国情意结，让他们虽身在南洋，却常常心系祖国：

苍冷的月亮，

照着荒冷的夜景，

5.《本部启事》，新加坡《国民日报·国民俱乐部》，1919年6月5日。

苦煞了旅外诗人!

远远的琴声,

与潺潺的流声相接,

摇着我心弦震动;

使我牵绵的微波,

寄往何处?”

黄文宝的这首《苍冷》[6],浓浓的思乡情愁正是普遍的侨民作者的心态。然而,在新马生活了一段时日,对居留地的情感却悄悄地滋长着。再加上作者群中也有部分土生土长的华人,于是,“南洋色彩”文学观的提倡在20年代中期开始了,土生土长的张金燕就这么说:

“我的皮肤遗传着祖宗旧衣裳,而黄姜、咖啡,把我肠胃腌实了,因此我对于南洋色彩浓厚过祖宗的五经,饮椰浆多过大禹治下的水了。”[7]

“以血和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8]的口号响亮地呼吁塑造新马华文文学的独特个性,为后来新马华文文学摆脱中国文学的影响,走向独立文学的发展,起了带头作用,其意义是重大的。

1934年,南来作者丘士珍以废名发表的《地方作家谈》[9]首次提出“马来亚地方文学”的概念,把新马华文文学从笼统的“南洋”缩小到明确的“马来亚”。文中“坚决地反对以上海才有文艺的谬误的高调”,并推举了14位“地方作家”。这篇评论马上引发了一场长达两个月的论战,而论争的重大意义是肯定了马来亚文学有其别于中国文学的独立个性。

随后在1936年,新马作者曾艾狄的一篇《马来亚文艺界漫画》[10]引起了另一场论争。文中,曾氏以“搬尸”讽刺马来亚文艺界爱搬用中国文艺理论的现象,认为“每个地方应该有她地方的特殊性”,文末强调“马来亚应该有马来亚文艺的生命,马来亚文

6. 黄文宝《苍冷》,原载《益群报》副刊《民口》,1924年9月12日。

7. 燕《南洋与文艺》,《新国民日报》副刊《荒岛》第10期,1927年4月1日。

8. 见《南洋商报》的《文艺界》,1929年1月1日。

9. 废名《地方作家谈》,《南洋商报》副刊《狮声》,1934年3月1日。

10. 曾艾狄《马来亚文艺界漫画》,《星洲日报》副刊《出版界》,1936年,9月2-9日

艺界应该不是只‘搬尸’的公式主义的理论”。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参与者基本上都承认了“马来亚文艺”，“马来亚地方文学”的观念得以确定。

中国情意结不仅仅限于南来的华人侨民作者，在土生土长的华人作者心里，也有着同样的情结，只是没有侨民作者那么的纠结，那么的明显；只是在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时才显露出来。在这个非常时刻里，动荡不安的中国局势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侨民意识，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抗战救亡中，文学创作的主题围绕着抗战救亡。侨民情感把本土情感压制下去了。

1942年，日军登陆新加坡和马来亚，英殖民政府不敌日军的攻势，终于投降，把治理新加坡的主权交移日本。新马人民开始三年八个月的悲惨岁月。新马沦陷虽然带给新马人民惨痛的经历，却让文学作者们意识到“战争带给马华社会新的认识，即本身的命运和马来亚各民族的命运是利害一致的新的认识；同时，战争也确定了马华文艺运动，应该和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11]情感从侨民意识又回到本土意识上来。于是，一个强调“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点就这样被提出。

“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讨论从1947年提出，到了1948年南来作者周容的《谈马华文艺》却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辩[12]。他强调马华文学必须注重“此时此地”的现实反映，并强烈批评“侨民文艺”脱离新马社会现实，没有独特性，不是马华文艺的主导方向。他的论调马上引起侨民作者的反驳。在这场论辩中，大部分南来作者都赞同马华文学应具有独特性。所谓“独特性”，就是塑造自己独特的个性，脱离中国文学的附庸关系。“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出实则就是马华文艺的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环节。

第五节：新华文学的正名

从新文学萌芽到30年代中期第一次提出“马来亚地方文学”的概念，再到50年代中“马华文学”的正名，新加坡一直都以“马来亚”成员的身份参与。可是，1965年新加坡的独立却改变了“马华文学”的意义。

建国前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15世纪，新加坡被马来半岛的柔佛王国占领，是柔佛王国的附属地；1826

11. 凌佐《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及其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1947年11月5及7日。
12. 周容《谈马华文艺》，吉隆坡《战友报》1948年新年特刊。

年英属东印度公司把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合并组成海峡殖民地（又称“三州府”）；1963年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份子，直到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才正式结束长达数世纪的马来亚的身份。建国前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一直冠以“马华文学”的名称，建国后自然地易名为“新华文学”，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虽然依旧沿用原名“马华文学”，但意义已大不相同。

新加坡建国至今虽然只有53年的历史，但完整的新加坡华文文学是应该包括建国前46年的马来亚华文文学（简称马华文学）和建国后新加坡华文文学（简称新华文学）。

第二章：
战前的新华中长篇小说

历来研究新马华文文学的学者在研究或编写建国前的马华文学史时，都会把马华文学分为战前和战后两部分。如方修先生编写的马华文学大系时，就分成两个部分来出版：《马华新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二）》及《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马华文学的分水岭，主要是因为战前和战后的文学意识形态不同。战前的马华文学基本上是属于“移民文学”，尽管在这时期的文坛一直处于“侨民意识”和“本土意识”的论战中，但文艺工作者甚至华侨的意识中，仍视中国为祖国；而二战后，三年八个月的日据惨痛经历，促使新马华人意识到自身的命运是与马来亚各民族的命运一致的，应该与新马各族人民站在同一阵线，争取国家独立，马华文学工作者也开始认识到文学创作应该和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长达一年多的“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终于以压倒性的姿势结束了战前长久的“侨民意识”与“本土意识”斗争。1957 年，马来亚摆脱长达百余年的殖民地位，成功获得独立，马华文学也就由附庸于中国文学的“移民文学”发展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文学”。

关于新马华文新文学史的起点，一直以来广为海内外学术界接受的是马华文学史家方修和苗秀的认定，即是以 1919 年 10 月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办为起点[13]。

在方修和苗秀的立论普遍被接受后近二十年，另一位后起的学者郭惠芬博士提出了新论据，把新文学的起点推前至 1919 年 6 月 5 日。她发现早在 1919 年 10 月之前，吉隆坡《益群报》（1919—1932）和新加坡《国民日报》（1914—1919）就已经积极提倡新思潮和新文学。

13. 方修写于 1968 年的《马华新文学简说》，为《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一集》的总序，见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一集》，新加坡：大众书局，2000 年。页 8。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68 年。页 18。

《益群报》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的5月12日，于第7页的文艺版以白话文发表一段支持白话文的宣言：

△北京大学校里头一般先生，提倡文字革命，要将文学改做白话文。这个主意，我是很赞成的。

△我如今就来学他一学，就来做起南洋文学界的革命。不知道大家赞成不赞成？总是我既这样想，就这样做去，大家赞成不赞成，都是不管的。[14]

《国民日报》的副刊《国民俱乐部》也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一个星期后开始发表具有新思潮的文章，并在1919年6月5日的刊首发表了一篇《本部启事》[15]，正式表态支持新文学的立场：

本俱乐部概为容纳世界新潮与教育兴革等件起见，故对于无关重要之文字暂不登载。阅者诸君倘有惠稿，除欲发表新文艺外，其余诗词颂箴等件，以限于篇幅，概置不录，务请投稿诸君注意。[16]

紧随启事之后，《国民俱乐部》创设了“新思潮”、“新科学”、“新教育”、“新文艺”、“新文学”、“新小说”等专栏，以积极的行动实践提倡新思潮和新文学的决心。过后，《国民日报》在1919年6月20日另辟一新副刊《新国民》，取代《国民俱乐部》。其发刊词《新国民宣言》更强烈表明推广新思潮和新学说的意愿。

从两报发表的宣言日期来判断，《益群报》是最早提倡新文学的报章。然而，《益群报》在提出主张后，却没有像《国民日报》一样付诸行动，积极发表白话文学，直到6月中旬出现一篇白话小说，而真正以白话文为主的版面，则是在7月28日开始。在这个日期之前，真正肩负推广新文学的使命者是《国民日报》的副刊《国民俱乐部》和《新国民》。基于这个原因，郭惠芬认为新马华文新文学的起点应该是《国民俱乐部》发表立场的1919年6月5日。

自表态支持新文学的立场后，《国民俱乐部》和《新国民》陆续刊登的白话文学有新剧、剧评、小说、论文等。而《益群报》所刊登的白话文学除了小说及论文之外，也有新诗和随笔散文；

14. 宣言由编辑冷笑所撰写，宣言转录自郭惠芬《新马华文文学的现代与当代》，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34。

15. 《国民俱乐部》未署明撰写者为何人，郭惠芬的推测是编辑梁一余。

16. 转录自郭惠芬《新马华文文学的现代与当代》，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28。

更在1918年8月16日创设的“新小说会”更积极推动小说的创作。“新小说会”自创设到1920年5月上旬结束，总共发表了38篇小说。这些小说的主题大多是反映人道主义、平民思想、妇女解放、个性自由等等，表现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核心精神[17]。

“新小说会”对投稿者的来稿是有条例要求的：[18]

记者现在想发起一个新小说会，做大家消闲的果子。吾且把这回的条例，胡乱写出来，诸君如是赞成，就请把大稿寄来。

一、主义是写实派。最欢迎是写南洋社会的。但黑幕材料不要。

二、体裁是白话体，文言不要。

三、每篇最长不得过千五百字。

四、来稿须誊写清楚，句读分明。

五、满百篇后，即由本社印成单本性发行。投稿一篇，赠书一本。

六、这种小说的样子，如本报新登的《一个兵的家》。

七、投稿者封面须书明，本报编辑部新小说会收。

八、来稿不论登与不登，概不寄还。

九、违背以上各条例，概从割爱。

十、各稿陆续登出，以收到先后为次。

“新小说会”的投稿要求条例中有两项是值得注意。条例一提出的“最欢迎是写南洋社会”要求与该报在5月12日于文艺版发表了支持白话文的宣言中的“做起南洋文学界的革命”[19]说明了一点：《益群报》在支持“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的同时，也有意建设南洋文学，并获得作者的响应，于是有了《为什么不早婚呢？》[20]、《大钟楼》[21]、《祖家货与唐山客》[22]等篇描写南洋

17. 郭惠芬《新马华文文学的现代与当代》，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38-39。

18. 郭惠芬《新马华文文学的现代与当代》，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36-37。

19. 冷笑《编者剩话》，吉隆坡《益群报》第7页，1919年5月12日。

20. 余铁戆《什么不早婚？》，发表于《益群报·新小说会》，1919年8月30日。

21. 甲午《大钟楼》，发表于《益群报·新小说会》，1919年9月1-2日。

22. 大钟《祖家货与唐山客》，发表于《益群报·新小说会》，1919年9月19-20日。

社会的小说。《益群报》的表现说明了当时生活在南洋的编辑和作者，虽关心祖国的命运，也因立身南洋，而同时对南洋社会产生了感情，故有了建设南洋新文学的思想。这也证实了“南洋色彩”和“本地意识”的提倡，早在新文学萌芽前就已经开始了。新马华文文学走向独特性的发展道路是必然的趋势。然而，心系祖国终究是南渡侨民的普遍心态，故此，战前的马华小说无论是主题思想、实质内容或外貌特征，都一直深受着中国局势的影响。中国的北伐革命、抗日战争等战事的发生，挫折了南洋色彩的茁长，也拖慢了新马华文小说本土化的步伐。

此外，条例三规定“每篇最长不得过千五百字”，也许就是促成战前小说以短篇为主的原因。毕竟战前新马的印刷技术落后，成本昂贵，单行本的印刷不易，文艺创作的发表唯有靠文艺副刊，而文艺副刊的有限版位又限制了作品的篇幅。对于当时小说以短篇为主的情况，苗秀在《马华文学史话》里作了详细的解释：

“在一切商品化的殖民地社会，报纸也脱不离商品化，尽量吸收广告，以营业为目标，什么公众舆论，民众喉舌，无非招牌挂得漂亮，实际是做生意，替报纸后台老板赚洋钱要紧。在这样的情形下，文艺副刊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点缀，可有可无，所以尽可能缩小版位，倘若遇到广告挤，它首先被挤掉了。这一来，不要说长篇创作，无法容纳，连区区五七千字的短篇小说，编者也得煞费苦心，不得不分段连载好几天……早期都是用四号字排印的，虽然是每日出版，但究竟字数有限，所以那时期的所谓“短篇小说”，字数虽然往往不超出两千，经常却要连载十天八天才登完。有了这样的限制，当然不可能产生有份量的作品了。一九二四年以后，星马华文报纸，纷纷改用旧五号字了，副刊的容量也随着增加，但依旧未能鼓励写作人从事创作更有份量的文艺作品，一般副刊编者仍旧声明仅采纳短小精悍的文章，不欢迎字数过长的稿件。”[23]

可见当时的文学发展是受了不少的限制和约束。由此可了解，为什么战前的小说以短篇为主。尽管如此，1923 年以后，以短篇为主的小说界，开始出现中篇小说的创作，长篇小说则在稍后的 30 年代中期出现了。而且，30 年代开始，文艺创作不再以报章副刊杂志为发表的唯一媒介，王哥空的短篇小说集《面包及其他》、邱士珍的中篇《咎咎与娘惹》和林参天的长篇小说《浓烟》等都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

23. 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68 年。页 7-8。

战前的中长篇小说数量不多，每一个文学分期只有几部的中篇小说，而长篇小说却仅得一部。

第一节：新华文学发端前的先驱小说

据方修先生的研究，“散文是马华新文学最早诞生的一种文体。一九一九年十月起，随着马华新文学史的发端，它就以战斗的姿势出现。”[24] 其次才是小说和戏剧，第一篇具有小说雏形的短篇小说《洞房的新感想》，是迟至 1919 年 12 月才发表于《新国民日报》的副刊《新国民杂志》。然而，学者郭惠芬博士在上世纪末研究发现，其实早在马华新文学发端之前的 1915 年，就已有白话小说和白话散文同时发表于马华报章的副刊和文艺版。郭惠芬也同时发现，虽然这批与传统文言文截然不同的文学模式是以白话文创作的，但是“在思想内容和精神特质上尚缺乏现代性，不能成为现代意义的白话小说，但它们却开辟了一条通向新文学的道路。”[25] 故把这批白话文学作品定义为“马华新文学的先驱”。

其实，在郭惠芬之前，已有两位学者曾关注过这批马华新文学发端前的白话文学。杨松年博士在研究大英图书馆所收藏的 128 种战前新华报刊时，发现 1917 年创刊的《新华侨》杂志创刊号的《小说》栏内，就有一篇以“语体文”（即白话文）创作的小说《富》。他也提及“曾在 1919 年以前之《槟城新报》的《小说栏》读及几篇白话小说”[26]。另一位学者李志则是在研究吉隆坡《益群报》（1919—1932）时，发现该报自 1919 年 8 月起开始刊登一系列白话小说[27]。郭惠芬在他们所发现的基础上，再做深入的挖掘，发现除了上述两位学者所提到的《槟城新报》和《益群报》外，新加坡的《叻报》（1881—1932）和《国民日报》（1914—1919），也在文艺版或副刊里，刊登有白话小说和白话散文。也就是说，从 1915 年至 1919 年马华新文学发端前，已有至少四家报章和一家文学杂志发表过白话文学作品。

几位学者的发现说明了白话文学的创作并不是始于新文学发端期的 1919 年，而是早在以文言文为主要书写形式的 1915 年，已有白话文文学零星出现在报章上。1915 年到 1919 年可以说是文言文创作转向白话文创作的一个过渡期。同时，郭惠芬也发现

24. 方修《导言》，见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散文集》，新加坡：大众书局，2000 年。页 1。
25. 郭惠芬《新马华文文学的现代与当代》，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年。页 17。
26. 杨松年《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新加坡：同安会馆，1988 年。页 201。
27. 李志《南洋白话小说的先驱》，发表于新加坡《中教学报》第 24 期。1998 年 12 月。

“1919 年之前的白话文学，除了白话小说外，仅有极少量的白话散文”[28]。可见白话散文并不是最早诞生的白话文文体，而是白话小说与白话散文同时出现的。

郭惠芬也同时发现，这批“先驱”白话文小说有创作与翻译两大类。她以 1918 年为分界点，分为前期（1915 年至 1917 年）和后期（1918 年至 1919 年）。前期以翻译小说为主，创作小说为次；后期则以创作小说为主，翻译小说为次。从总体表现来看，翻译小说较之创作小说，不仅语言的表达更为流畅，白话文程度也相对较高；而且对故事情节的铺排、悬念的制造、人物形象的塑造等都较注重。

创作小说的表现，前期多为“娱乐”读者而创作，作品呈现的是庸俗落后的趣味或腐朽萎靡的气息，思想性也不高；创作的形式和技巧，也都显得较简陋和粗糙。到了后期，一些创作小说开始表现出对国家、社会和人生的关怀，思想意识逐渐提高了；而且，故事情节的曲折铺陈、结构的完整，甚至景物的描述、气氛的渲染，都有所提升。

先驱小说的一大特点是语言的“文白掺杂”现象。许多时候是表现在称谓或使用文言色彩浓厚的字词，有些作品甚至以整段的文言文作为小说的开头、结尾或书信内容。这些缺点，也存在于新文学萌芽期的小说里，方修在《萌芽期小说的一般缺点》一文中就批评萌芽时期的新文学：“名称上叫做语体文，实际上却是半文不白”、“篇幅短小，叙述简略”、“思想平庸，问题提出不深刻”、“态度不严肃，喜欢小趣味”[29]。此外，部分后期创作的先驱小说中表现出对国家、社会和人生的关怀，与 1919 年后马华新文学的侨民意识作品，有着相似的情结。

值得注意的是，郭惠芬在研究中也提及了一篇“当时少有的中篇小说”[30]。那是姚鹓雏创作于《国民日报》文艺版、连载 108 期，全篇数万言”的中篇小说《宾河鹣影》。至于《宾河鹣影》是一部怎样的中篇小说？会不会是新马华文文学史上最早的白话文中篇小说呢？郭惠芬没有进一步的探析，这是非常遗憾的！

2008 年，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姚鹓雏文集》，分卷收录他的小说、散文、旧体诗等。其中的《小说卷》收录了

28. 郭惠芬《新马华文文学的现代与当代》，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年。页 8。

29. 方修《萌芽期小说的一般缺点》，见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新加坡：大众书局，2000 年。页 20-24。

30. 郭惠芬《新马华文文学的现代与当代》，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年。页 26。

姚鹓雏一生创作的13部中长篇小说和73篇短篇小说。其中就有一部名为《宾河鹣影》的中篇小说。

收录的《宾河鹣影》讲述的是一段发生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交织着国仇家恨和复杂四角恋情的“哀情小说”。虽然说《宾河鹣影》是以白话撰写，实则是部“文白搀杂”的小说。文中的称谓或不少使用的字词，文言色彩浓厚；文末的整段跋语更是以文言文书写。此外小说的几个章节都是以“却说”开头，这明显是传统章回体小说的模式。

在《姚鹓雏文集》里的《宾河鹣影》注明“原载1916年2月3日《春声》第1集”[31]。如果文集中所收录的《宾河鹣影》，与新加坡《国民日报》所发表的《宾河鹣影》是同一篇作品，那《国民日报》所连载的，实是姚鹓雏南来前的旧作。

姚鹓雏是在1918年初南来新加坡，但仅居留约半年的时间就因病回中国，在旅居新加坡的半年的时间里，姚鹓雏有没有创作小说呢？在《姚鹓雏文集》里所收录的1918年小说，仅有四篇短篇小说，即《情忏》（1918年2月5日）、《门中秘》（1918年9月25日）、《科忒艳史》（1918年10月20日）及《滑铁卢之一》（1918年10月20日），这四篇短篇小说均原载于中国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及《小说丛报社》。由此推断，姚鹓雏在新期间，应该是没有进行小说创作。《宾河鹣影》只能说是一部在马华新文学先驱期，报刊转载自中国的白话文中篇小说，非姚鹓雏在新期间的“原创”作品。

第二节：萌芽时期的中篇小说

尽管战前的小说因报刊版位的限制，而以短篇为主。一些结构严密的中篇小说还是1924年开始在报刊上出现了。其中邱志伟的《长恨的玉钗》（1924年）和李西浪的《蛮花惨果》（1925年）都是较早出现在《新国民杂志》上，连载数月的中篇小说。

李西浪的《芒花惨果》讲述一对姻兄弟杨楚碧和范秋明先后到西婆罗洲谋生，最后姻弟杨楚碧客死异乡，范秋明回乡无望又栖身无处，唯有借宿学校的悲惨故事。小说对当时的西婆罗洲社会的人情风尚、生活风貌、教育现象，甚至对“猪仔”的非人待遇都有详细的描述，是一篇结构严密且现实性较强的小说。《蛮

31. 见《姚鹓雏文集·小说卷》上册，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182。

花惨果》虽然呈现浓厚的南洋色彩，但是作品的意识却是带着浓烈的中国情结；同时，小说明显地受旧体章回小说的影响，小说的每一章节以章回小说的模式呈现，以对仗工整、词藻精炼的对句作为“回目”的章题；而且每一回目都以“却说”作的开头语，诗句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作结尾，十足章回小说的模式。而且，小说也出现许多的古诗词，其中第七回的一篇“自述”性文字《孽缘记》更是以文言文写成，此外小说中也频现不少的文言词，如“尔”、“予”、“余”、“寻思”、“如今且说”、“食既竟”等等。显然，小说没有摆脱旧文学的影响，所采用的白话文也不是五四文学所提倡的新白话语，而是中国的古典白话文。

对于《蛮花残果》，方修批评说：

“虽然有李西浪的《蛮花惨果》那样的中规模篇的创作，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初的《新国民日报》，相当深刻地反映出婆罗洲方面的猪仔生活，对于马华的新文学运动，尽了一种先导的作用；但在创作态度上和艺术方法上，却还未能翻脱鸳鸯蝴蝶派的窠臼。因而也就未能算是真正的马华新文学创作。”[32]

第三节：南洋色彩与新兴文学时期的中篇小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与发展，萌芽初期的“思想平庸，问题提出不深刻”、“态度不严肃，喜欢小趣味”等弊病，逐渐在小说创作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较高水平的内容和艺术表现。从1925年开始，马华新文学迅速地发展起来，尤其到了1927年，新马新文学更是进入第一个创作的丰收期，小说创作不断。在这个时期，小说创作主流有二：南洋色彩小说和新兴小说。

《益群报》“做起南洋文学界的革命”的主张在这时期得到更热烈的提倡，多家报章副刊纷纷发出“南洋色彩”的提倡宣言。如《叻报》副刊《星光》的编辑表示要“重新估定南洋的一切价值”，“改造南洋的社会”，“澄清南洋的思想”，“刷新南洋的文坛”[33]；《新国民日报》副刊《荒岛》在创刊时表示“打算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界里去”[34]；《南洋商报》创设的《文艺周刊》要“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等等。张金燕的《悲其遇》、曾圣提的《生与罪》、吴仲青的《辜负你了》、曾华丁的《五兄弟墓》、柳鞭的《饥饿的狗》都是南洋色彩小说的名篇。

32. 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中卷，新加坡：世界书局，1963年12月，页71。
33. 云山《这是什么》，见《叻报》副刊《星光》创刊号，1925年10月9日。
34. 金燕《浪漫南洋一年的＜荒岛＞》，《新国民日报》副刊《荒岛》，1928年2月2日。

另一方面，部分南来的编者受中国革命文学理论的影响，提倡“积极地，不可避免地有着多少革命性的分量存在”[35]的“新兴文学”。关于“新兴文学”，衣虹认为即是“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是一种“努力和灰色的、颓废的，被支配阶级定购所折服的个人主义的文学作战，而努力捉住正确的、向上的、集团的意识”的集团文学，“在哲学上的倾向是唯物的，它采取历史的唯物辩证来建筑自己的艺术之宫”[36]，在内容上要“着重正面的描写”、“注意本阶级的宣扬”、“要有鼓舞的气氛”和“不忌嫌有意的传道”[37]；在“艺术范围的可能内大众化：不可离开大众，同时也不可离开艺术。”[38]

由于“新兴文学”主张写实主义，注重作品的现实内容和精神。提倡者意识到作品结合实际南洋社会情况的重要性，于是有了浪花的《邂逅》、海底山的《拉多公公》、李梅子的《红溪的故事》、慧聆的《铁牛》等作品。

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仍以短篇为主，但是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开始陆续出现，如呆伯的《偷生日记》、柳鞭的《饥饿的狗》等的篇幅都是接近中篇小说。到了1932年，新加坡《国民日报》的《公共园地》刊登了被方修称为“马华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中篇小说”[39]《峇峇与娘惹》。这篇由丘士珍创作的中篇小说在《公共园地》的132期开始连载至146期，并在1934年发行单行本，是新马新文学史上的第一批单行本之一。

《峇峇与娘惹》讲述30年代马来亚一个极尽生活奢华的土生海峡华人家庭，因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破产，从富裕到没落的悲剧。小说涉及乱伦、不伦，揭露了上层社会的荒唐生活。

小说以称为“峇峇”与“娘惹”的马来亚土生华人为故事的叙述人物，南洋的色彩、本土的内容，契合了这时期提倡的“南洋色彩”。作者对小说中的人物都给予悲剧的命运，唯独对“峇峇”那由中国南来的妻子阿美，做了不同的命运安排。阿美在历尽家变后：

“阿美在理智的评判下，她似乎已经醒觉了。南洋的社会是这样的。她想到她是一个女子，不能即刻走到时代面前去，不禁

35. 衣虹《新兴文学的意义》，《叻报》副刊《椰林》，1930年4月16日。
36. 同上。
37. 衣虹《新兴文学的内容问题》，《叻报》副刊《椰林》，1930年4月21日。
38. 衣虹《新兴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叻报》副刊《椰林》，1930年5月3日。
39. 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中卷，新加坡：世界书局，1963年12月，页71。

索然。但难道女子就不能为人类求解放么？她又矍然了。她的思想跟着光阴急速的转变，她愤恨这个吃人的社会。这吃人的社会沉没了她的青春，泯灭了她的理智。现在她是醒了；她认清楚了谁才是他的敌人，谁才是社会的始作俑者；她决意踏上征途，牺牲一切，为盘石下的大众谋解放，争自由！

阿美，她经过了惊涛骇浪，她不灰心，不像旧式的女人一经挫折之后，就要削发做尼姑、投水、吊颈。时代展开在她面前是美丽的；她已在时代狂涛里跟着浪头涌去了”。[40]

对于作者这样的安排，马来西亚学者谢诗坚认为：

“这一段结语与作品的内容显得格格不入，也十分含糊。一位少奶奶的摩登女性，怎么经过家变后会成为妇运的解放者？她的群众在那里，投身到什么运动去？作者都没有交待。所能做的解释是作者企图使其作品符合新兴文学的要求。”[41]

对于新兴文学在内容上的“公式化”要求，苗秀也批评这类小说是“算不得成功的小说。”[42]并以天风的《失业日记》被《椰林》“腰斩”为例说明。[43]

第四节：马来亚地方性提倡时期的长篇小说

进入三十年代初期，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严重地影响了马华新文学的发展。文坛的蓬勃现象因为新马的经济萧条而大受影响，种类纷纭的文学副刊相继停刊，殖民地政府禁止中国文艺刊物的输入，文字狱导致优秀文艺创作者的先后离去，南洋色彩文学、新兴文学等的提倡声音也逐渐地沉静下来，取而代之的是重趣味性的主题，尤其是“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在李铁民主编《狮声》的1933年至1934年间，就刊登了大量的言情小说，如死浪（李西浪）的《狂欢时节》、罗永年的《如此上海》、郑文通的《爱与恨》和《照片》等等，其中死浪的《狂欢时节》和罗永年的《如此上海》是长篇连载的。马华文学学者和评论对这类言情小说是一致地否定，方修称之为“恶劣的文风”[44]，苗秀批评这类小说“内容脱

40. 见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新加坡：大众书局，2000年。页63。

41. 谢诗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马来西亚：韩江学院，2009年，页54。

42. 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68年。页213。

43. 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68年。页213-214。

44. 方修《导言》，见《马华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新加坡：大众书局，2000年。页1。

不了色情与乎低级趣味”[45]，更直指郑文通的小说是“色情作品，是颇不健康的”[46]，死浪的《狂欢时节》是“创作意识的倒退”[47]。

这类“恶劣”、“不健康”、“低级趣味”的文风，引起许多知识分子的不满，《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编辑健盦表示“那些无聊、低级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要。”[48]马来亚《光华日报》副刊《槟风》编者丝丝表示“我们将极力排斥一些‘卿卿我我’以及‘哥哥妹妹’的小说。”[49]这种严肃的态度，促使马华文艺界积极建立新的马华文学方向。

与此同时，部分马华作者倾向“肯定上海文坛”的态度，也引起许多知识分子的不满。于是，一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论战在1934年3月1日，由废名（丘士珍）发表的论文《地方作家谈》引发了。这场论战的结果是肯定了马华文艺的价值及意义，新马华文文学从此由“南洋文学”正名为“马来亚文学”。文学的创作也出现了更具马来亚地方色彩的作品，如饶楚瑜的《囚笼》、一村的《橡林深处》等等。

这时期开始出现单行本发行的小说，如丘士珍在1932年于《国民日报》的《公共园地》发表过的中篇小说《峇峇与娘惹》、王哥空的短篇小说集《面包及其他》及马华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巨作《浓烟》等等。

1936年，林参天创作的二十万言长篇小说《浓烟》，由上海生活书店以单行本出版。《浓烟》的出版被视为“当时马华文艺界一项重要事件”[50]，原因有二：一是“前此没有一个马华文艺写作创作过这样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的，出版以后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也不见有在量方面可以和《浓烟》抗衡的作品问世”[51]；二是“《浓烟》是由上海文学社出版的，被列为《文学社丛书》之一。文学社当时主持的《文学杂志》，是那个时期中国水准最高的文艺刊物，拥有最广大的读者，文学社的主持人包括鲁迅，茅盾，巴金，傅东华，王统照，夏征农诸人，都是当时中国文坛

45. 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68年。页231。
46. 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68年。页151。
47. 黄孟文 徐迺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年。页38。
48. 健盦《今后的＜晨星＞》，《星洲日报》副刊《晨星》，1934年6月18日。
49. 丝丝《一九三四年的＜槟风＞》，《光华日报》副刊《槟风》，1934年1月4日。
50. 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68年。页336。
51. 同50。

的一流人物，他们的那个《文学丛书》收了茅盾的短篇集《泡沫》，《作家论》，胡风的《文艺笔谈》，都是水准以上的作品”[52]。

长篇小说的创作在战前罕见的，《浓烟》作为战前第一也是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它的出版是由中国出版社发行，并被编入当时中国的重要文艺刊物，这是何等荣耀的事。这个荣耀不仅是林参天个人的，更是整个马华文艺界的光彩。

《浓烟》反映的是上世纪20年代末，马来亚华侨教育界的黑暗和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林参天在1927年南来马来亚后，就一直在华校教育界服务了30余年。他以执教多年的体验，对当时华商赞助兴办华校、校董干涉教务、校董与教职员之间的矛盾、女教员为保“饭碗”认校董的妻子为干妈，凭藉关系，排除异己等等不合理和黑暗的丑恶现象，作了真实详尽的刻划。同时，作者也在作品中表达了他对当时华教的评价和改革的热枕。《浓烟》出版后获得很高的评价，苗秀赞说：“今天倘若有谁想知道三十年代马来亚华侨教育界的实情，《浓烟》提供了比任何的历史文献更其真实和生动的图画。”[53]

《浓烟》的成功，给林参天极大地鼓舞，他再接再厉于1937年完成了另一部同样是暴露华侨教育界教师弱点的长篇小说《热瘴》。这部《浓烟》的姐妹篇完成后，适逢二战爆发之时，以致小说无法发表，延迟至1961年才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发行。

第五节：抗战时期的中篇小说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中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全面展开抗战活动。血浓于水，远在新马的华人社会群情沸腾，在中华总商会的召集下，纷纷加入抗战救亡行列，抵制日货、筹募赈款，更有一群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热血青年，赶往中国前线，与中国同胞共同抗敌。

这时候的文艺界忙碌起来了，他们纷纷加入反战的行列，文艺编者利用职责之便，展开了一连串的宣传和报导抗战活动，作者们也把满腔的反侵略激情倾注于纸张上，写出战争的残酷、人民的悲痛、敌人的凶残、战士的英勇。文艺的创作在这个时期达到空前的繁盛。

52. 同50。

53. 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68年。页338。

小说在这个时期的创作主流是反映抗战救亡的“抗战小说”，抒写的内容以欧战发生的1939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中国国内的抗战的描写和新马的救亡动态。流冰的《在血泊中的微笑》、金丁的《谁说我们年纪小》、丁倩的《委屈》和《一个日本女间谍》、铁亢的《在动荡中》和《运输兵阿部信一》等都是描写中国抗战的代表作；乳婴的《新衣服》和《八九百个》、陈南的章回小说《金叶琼思君》、李蕴郎的《转变》、萧克的《码头上的小天使》都是描写新马抗战救亡的代表作。后期则侧重于表现新马当地侨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如铁亢的《白蚁》和《洋玩具》、哈莱的《沉滓的浮起》、耘之的《小囚人日记》、老蕾的《弃家者》、林晨的《泡》等都是抗战小说后期的作品。

铁亢在1936年南来新加坡，1937年开始创作。1942年日军登陆新加坡，他在大检证时不幸惨遭杀害，当时年仅29岁。在他的抗战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篇小说《试炼时代》。《试炼时代》描述七七事变后，北大学生张健带着一家人，从北平到山西、苏州、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长达到四年的流亡生涯。流亡中，妻子生下了婴儿却无法哺养，被迫丢弃道旁，母亲被日机炸死。一路的苦难磨练出张健的抗战救国意识，当初掉队的北大学生宣传队员，终于主动到郑州归队。小说中也对土豪劣绅贪污受贿、假公济私、利用派公债、征壮丁、鱼肉乡民的种种罪行，进行无情的揭示和评判。

第三章：
战后的新华中长篇小说

1942年2月15日，日军登陆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无力抵抗而投降，日本正式统治新马。三年八个月的日据时代，对新马人民来说是人间地狱，对马华文学来说是黑暗时代。这期间，除了由日本侵略政权创办的华文报刊，发表对日本侵略者歌功颂德的“汉奸文学”，以及麻痹民心的“顺民文学”外，真正的马华文学是少数转入地下的“抗日文学”。这类抗日文学有马共游击队油印的报刊，发表抗日军人创作的“地下文学”、一些文艺工作者手抄的地下杂志、抗日志士遗作及流亡印尼各地作家的“流亡文学”。除此之外，其他的马华文艺活动都停顿了，马华文坛可以说是进入冬眠的状态。

沦陷时期的马华文学产量以马共游击队的“地下文学”最多，占这个时期马华文学总产量的95%以上[54]。文学类型多样化，有小诗、杂文、报告文学、歌曲及少数的短篇小说，可惜这些作品都已全数散失；而手抄的文艺杂志、抗战志士的遗作及流亡文学，也只残存一点零星的资料。这批散失的马华文学作品是新马华文文学史的一大损失。

1945年9月12日，新加坡政府大厦举行的日军无条件投降仪式，正式宣布了日据时代的结束。然而，二战后惨痛经历，让新马人民认识到英国殖民政府的无能。英军的重归马来亚引来了一片反殖民、反侵略的声浪，终于促使英国殖民政府在1948年6月16日宣布实施紧急法令，对马来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战后的马华文学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重要阶。1948年由周容的《谈马华文艺》引起的一场“侨民文艺”与“马华文艺”的论争后，

54. 方修著《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上册，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年。页265。

马华文学终于完全摆脱了作为一个附庸中国文学的支流地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时候，新马华文小说在内容上已彻底本土化了，质量也大大地提高了，从粗浅走向成熟，从简单走向丰富。黄孟文认为“这时期的新、马华文小说，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它摆脱了早期小说的稚嫩，也为后期（尤其是八十年代）绚烂多姿的小说铺平道路。”[55]

战后至建国前20年的马华小说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发扬。二战的洗礼使作家更自觉地坚持文学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的创作方向，努力实践文学“替人民说话，为现实斗争服务”，“反映人生，引导人生”的历史使命。这时期的小说基本主题是反殖反侵略，争取国家独立自主，树立起鲜明的马华文学独特性。题材方面也有进一步扩展，教育界、商界、工业题材、农村题材、上流社会、下层生活与社会各阶层各个角落都得到反映，所涉及的人物有学生、教师、胶工、“猪仔”、工头、侨领、富商、失业者、小贩、乞丐、扒手、妓女、地主、农夫、司机、水手等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质量上的提高还体现在小说人物的塑造上。不少小说克服了以前小说创作只注重叙述故事而忽略人物塑造的毛病，创造了一些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诸如一些民族英雄、抗日志士的形象等等。这些新出现的人物形象，丰富了新马华文小说人物画廊，为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

抗战胜利后，文学创作者都急于发泄三年八个月备受压抑的创作热情，一时间，文学创作出现了蓬勃的现象，“单是战后的第一个五年，在新加坡出版的文艺单行本增至26种，另在马来亚与香港出版的有9种。”[56]与此同时，一股不可忽视的马华文学新力量，也积极地投到文学创作的行列中，他们大都是土生土长，受华文教育的青年新人如孟毅、夏森、洛萍、田流、黄叔麟、麦青、韦西、姜凌、宋雅、谢明、貂问湄、黄石、马达、姚宾鸿、温梓川、林建安、翔、林棘、普洛、润湖、君濂、石韫等等。他们之中，有些还是在籍的学生。这批结合了老作家和新秀的文艺创作团队，为战后的马华文学掀起新的一页。

战后初期，文学创作的发表有了显著的变化。战前的马华文学，基本上是依赖报章文艺副刊得以发表；而在战后，单行本的发行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至1965年新加坡建国，已出版的单行

55. 黄孟文《序》，见苏菲《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中国：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页1。

56. 杨松年著《新马华文现代文学是初编》，新加坡：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219。

本文艺专集和专著计有537部之多[57]。其中，单行本小说集的发行就有290部之多[58]。

战后20年间的马华小说创作量丰硕，韩萌、姚紫、苗秀、赵戎、林参天、萧林、谢克、于沫我、絮絮、李汝琳等作家都创作出不少令人瞩目的优秀作品。中长篇小说产量较之战前大大的增多了，尤其是在1957年后，中长篇小说的发表或发行都有剧增的趋势。战后20年间的长篇小说的发表就不下10部之多，计有沙平的《少年航空兵》（1945）、曹兮的《春浓》（1952）、方北方的《迟亮的早晨》（1957）、金枝芒的《饥饿》（1960）、苗秀的《火浪》（1960）、韦晕的《浅滩》（1960）、林参天的《热瘴》（1961）、赵戎的《在马六甲海峡》（1961）、李过的《浮动地狱》（1961）、李汝琳的《漩涡》（1962）等；而中篇小说的创作更是为数众多，有丘天的中篇《复仇》，史汀的《在半岛上流亡》，韩萌的《七洲洋上》，姚紫的《秀子姑娘》、《乌拉山之夜》、《咖啡的诱惑》、《阎王沟》、《风波》、《半夜灯前10年事》及《没有季节的秋天》，苗秀的《新加坡屋顶下》、《年代和青春》、《小城忧郁》，李过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方北方的《娘惹与峇峇》、《说谎的世界》、《槟城七十二小时》，萧遥天的《夜莺曲》，黄晓香的《第三个月亮》，黛丁的《挣扎》、《实叻有个缺嘴三》、《三轮车夫与妈姐》，李过的《大港》，韦晕的《还乡愿》、《荆棘丛》，李汝琳的《姐妹俩》，赵戎的《海恋》，马阳的《沙河岸上的恋歌》，丁之屏的《残梦》、李叔鸣的《多彩的明天》，谢明的《生活的鞭子》，絮絮的《播种者》，黄叔麟的《舐犊》，莽原《黑旗》等等。

第一节：战后初期的中长篇小说

1945年9月12日军投降。三年八个月的血腥统治虽然带给了新马人民深痛的巨创，但也唤起了人民的政治觉醒，于是反殖民、反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声浪日益高涨。战后初期的新马华文小说的主要任务，就是真实反映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体现“反对恢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自主”这个社会大主题，如谴责侵略者的残暴、赞颂抗日卫马的英雄志士、揭露汉奸的罪行、殖民统治下的新马人民的苦难生活、支持民族的民主运动、反殖民统治的斗争等等。

57. 黄孟文 徐迺翔 主编，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年。页78。
58. 苏菲著《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中国：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页1。

1948年初，周容在吉隆坡《战友报》新年特刊发表了一篇《谈马华文艺》，引起的一场长达数月，对往后的马华文学有关键性影响的“侨民文艺”与“马华文艺”论争。虽然因时局的关系而草草结束，但却对马华文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有了强大的影响。

这时期最先出现的小说内容就是对沦陷时期的描述。日军残暴的侵略，人民悲惨的苦难，给作家们心中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以致抗战胜利后，所有的悲愤和感慨都宣泄到小说中。林参天的短篇《余哀》、殷枝阳的短篇《牺牲者的治疗》、刘冷的短篇《一个间谍的自述》，丘天的中篇《复仇》等等都是这类内容的名篇。

《复仇》的作者丘天即是战前三十年代提出“马来亚地方文学”概念的废名，也是创作第一篇马华新文学史上的中篇小说《峇峇与娘惹》的丘士珍。早在战前二十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战后于紧急法令颁布后离开马来亚回中国。

四万余字的中篇小说《复仇》写于1947年，故事叙述了北马某市镇的一位土生青年店员吴仇，在马来亚沦陷时期，仓皇逃回乡下老家途中，因躲避日机的轰炸，邂逅一位曾一起做过筹赈工作的林姑娘，草草结合成一对乱世夫妻。逃回家乡后，因不堪日军的奸淫掳掠，夫妇俩愤而参加抗日活动，却被汉奸杨雄所出卖，致使一家老小，全遭杀戮。和平以后，吴仇终于找到扬雄，报仇雪恨。

《复仇》对日军入侵马来亚，滥炸无辜、奸淫掳掠的残暴罪，英军全线崩溃，争相逃跑，社会秩序大乱，人民的悲惨遭遇的情景，有生动的描写。为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

战后初期的小说的题材除了对本土的描写，还有不少是非本土的描写。据马华文学研究者苏菲的统计，“战后二十年间在新马出版的290部华文小说单行本中，有67部是非本地题材的，占了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左右，其中又有百分之九十取材中国社会生活。”[59]不少在那个时期初到新马的南来作者，对陌生的新马社会认识和了解还不够；而且，也没有做长久居留新马的打算，心态上仍属于“侨民”心态，对中国社会的关注远比对新马社会来得更强烈，更深切。故此，他们的小说创作以中国题材为主。如沙平的长篇小说《少年航空兵》、高云览的中篇小说《春秋劫》等等。

沙平是胡愈之的笔名，1940年南来新加坡，新加坡沦陷时期，

59. 苏菲《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中国：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页7-8。

与郁达夫、高云览等人避难印尼。1945 年新马抗战胜利后回到新加坡，在报刊上发表长篇小说《少年航空兵》，1948 年在香港发行《少年航空兵》的单行本。

《少年航空兵》讲述华侨少年陈逖先，在苏门答腊组织少年义勇队抗日，后避居印尼农家。一晚在在桥边赏月，朦胧间见旧同学叶元龙带他回中国观光，在南京会见了不少新型少年，后投考杭州少年航空队当了少年航空兵，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胡愈之的南来是带有政治目，他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在海外开辟宣传阵地。所以，这部小说所服务自然是中国当时的民主运动。小说迎合了当时部分新马华人读者的“侨民心态”，所以颇受重视。但是，小说没有突出的人物形象，也没有细腻的细节描写，更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方修认为这部小说的价值不如胡愈之的一类政论散文。[60]

第二节：紧急状态初期的中篇小说

1948 年 6 月，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对付马来亚左翼分子，实行了紧急法令，一切反政府的活动，包括言论及出版界都在严加管制之下，不少文人被拘留或令离开新马，整个马华文坛进入了“紧急状态”，文艺活动也因此而消沉下来。

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强调色情的“黄色文化”和反映消沉情绪的“消闲文化”则“应运而生”。严肃的马华文艺，为了避免触及敏感的政治话题，在主题及题材等方面唯有转移方向，以描写反映中国民主改革与南洋华侨生活相关的题材，及反映新马本土一些次要问题或非本质现象的题材为主。

这时期发表或出版的中篇小说有史汀的《在半岛上流亡》（1948 或 1949）[61]，韩萌的《七洲洋上》（1949），姚紫的《秀子姑娘》（1949）、《乌拉山之夜》（1950）、《咖啡的诱惑》（1951）及《阎王沟》（1953），苗秀的《新加坡屋顶下》（1951）、《小城忧郁》（1951），曹兮的《野菊花》（1951）、《绿波恨》（1951），方北方的《星槟火车上》（1952）、《北海渡轮上》（1952），黛丁的《实叻有个缺嘴三》（1952）等等。

中篇小说《七洲洋上》是土生作家韩萌的力作，也是他创作

60. 方修《战后马华文学初稿》，新加坡：T. K. Goh 出版，1978 年。页 26。

61. 史汀的大部分作品因稿件失落，未能结成集子。他在新马的创作期是从 1948 年至 1949 年中离新加坡。所以估计这部小说是在 1948 年至 1949 年间创作的。

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与《少年航空兵》那高昂、振奋主调完全相反，《七洲洋上》是一篇催人泪下的作品。

小说描写一家姓唐的归侨，带着过番马来亚二三十年的积蓄，回到中国乡下，却不意被地主官僚诈骗，积蓄几乎被刮骗尽。不得已，他只好再回到新加坡，却在沦陷初期的“检证”中被杀身亡。三个儿子当中，大儿子因被拉去当壮丁而患病至死途中；三儿子因参加抗日斗争，在内战期间被捕，英勇牺牲；最后，二儿子因逃避抽抓壮丁，逃回南洋，却在船上被打至死于“七洲洋上”。回乡的美梦竟落得个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

小说里对30至40年代中国旧社会里地方官僚地主的互相勾结、为非作歹，水客拐骗妇女的丧尽天良，农村妇女的痛苦的遭遇都作了深刻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抗战到解放期间，下层社会广大人民的的苦难生活。

《七洲洋上》的发表虽然迎来如潮的好评，但也引来负面的批评。司马南（于沫我）发表在1950年《星洲日报》新年特刊的一篇题名为《印象、感想——马华文坛杂写》的杂文，批评《七洲洋上》“好像两年前一些描写‘桂林大撤退’的作品那样，使人感到隔靴搔痒似的，有乖前此文艺界提出的表现‘此时此地’的旨趣”[62]。对此，韩萌采取缄默的态度。看来，司马南的批评是“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延续。

韩萌出生于马来亚，13岁时就回祖籍地广东读书，至到1947年初经泰国回到新加坡，1949年发表的《七洲洋上》自然以他较熟悉的中国为创作的题材。除了中国题材外，韩萌也创作了好些纯粹“本土化”的短篇小说和剧本如短篇小说《过番新娘》、《花会》和独幕剧《不再受骗》等等。

1949年在《南洋商报·商余》副刊连载发表的《秀子姑娘》是姚紫南来后所发表的中篇小说。小说发表时引起了轰动，随后出版单行本，在一个月内连印三版皆售罄，成为空前的畅销书。

小说描写太平洋战争后期的缅甸战地，日本女战俘秀子和中国俘虏营长官姚主任之间的一段交织着爱与恨的悲剧恋情。两人的恋情充满了感情和理智的矛盾和冲突，这种不调协的矛盾终于造成悲剧：秀子带着内疚和被骗的痛苦饮泣而终，而活着的姚主任则要带着一辈子的愧疚，痛苦地活下去。姚紫透过秀子的死，

62. 方修著《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下册，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年。页252。

传达了他对战争的态度：“人类需要的是什么？人类不需要的又是什么？”[63]《秀子姑娘》里，姚紫强烈地表现了对战争的厌恶、对自由和平的渴望。

《秀子姑娘》以其“强烈的反战思想，以及对和平的渴望，对人性的呼唤，获得了饱受战争蹂躏的广大群众的共鸣”[64]，在发表后大受欢迎。然而，却也引来了“剽窃”的嫌疑。

司马南在批评《七洲洋上》的同一篇杂文里也同时批评了姚紫的《秀子姑娘》，说他“‘剽窃’了苏联作家拉普列涅夫的《第四十一》”[65]。姚紫不像韩萌一样的缄默，而是以强烈的态度反驳之，并且连带指责刊登《印象、感想——马华文坛杂写》的《星洲日报》“含沙射影，进行诽谤”，并责问《星洲日报》“人格在哪里？良心在哪里？”[66]遂而引发一场涉及姚紫、司马南和《星洲日报》之间的骂战。这场骂战终由《星洲日报》的不再回应而结束。对于姚紫“剽窃”之嫌，上世纪九十年代几位研究过姚紫作品的中国学者则认为：

“读者从《秀子姑娘》的故事中，可以看到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中篇小说《第四十一》的影响的痕迹。但这种影响，只表现在故事情节的某些类似——如敌对双方的男女谈恋爱，最后以其中一方被枪杀告终——而小说的整体构思，以至于主题思想，艺术手法等，则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故事情节的雷同和互相影响，即使在著名作家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并不影响《秀子姑娘》成为马华文学中最优秀的小说之一。”[67]

随着《秀子姑娘》“剽窃”之争论后，姚紫的另一部发表于1950年的中篇小说《乌拉山之夜》，在发表前就引起另一轮的责难、争论。引起争论的原因在于《乌拉山之夜》的故事背景——中国内蒙古。《南侨日报》的作者章宓，批评说：

“……身在热带的‘文人’，居然写起数千里外的近于寒带的‘故事’，其想象力的丰富，‘游击’之无远弗届，大可赞叹！这是否创作，却大有疑问。

63. 姚紫著《秀子姑娘·后记》，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49年3版。页84。

64. 陈贤茂 吴奕锜 陈剑晖 赵顺宏著《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稿》，中国：鹭江出版社，1993年。页54。

65. 同63。

66. 方修著《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下册，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年。页253。

67. 陈贤茂 吴奕锜 陈剑晖 赵顺宏著《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稿》，中国：鹭江出版社，1993年。页54。

但‘文人’是最忌讳人家说他不行的，于是‘牛嘴马嘴’，喋喋不休。好在这里没有很多的文艺批评家；纵然有一两个，也不会到过内蒙古；不像写此时此地的作品，偶一不慎，便难逃过读者的耳目。……”[68]

这一次，姚紫也像上次一样，连带《南桥日报》也指责在内，姚紫再次“以寡敌众”应战，不同的是，这次姚紫以不同的化名应战。

这次的论战因章宓的批评文字中牵涉及了“此时此地”的话题。于是，争论的话题主要就是围绕着“此时此地”而展开。由此可见，“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效应发挥了作用，侨民文艺在这时期可说是到了尾声。

姚紫在这时期发表的非本地题材作品还有《阎王沟》(1953)。姚紫的作品之所以会备受质疑，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没有紧扣着时代的脉搏，创作具有“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作品。

姚紫在1947年才南来新加坡，他的情况也和韩萌相似，在未对新马有深切地认识与了解之下，自然是以中国题材创作小说。他在后来创作的中篇小说《咖啡的诱惑》(1951)，短篇小说集《马场女神》(1952)、《拉里窝浪》(1965)、《新加坡传奇》(1985)等等都是本地题材的作品。

苗秀，一位土生土长，受英文教育的本土作家，本土性浓的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是他在这时期的代表作。苗秀自从1933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作品后，就创作不断。虽然他在战前曾写过小说，但主要的还是杂文、速写，直到战后才以创作小说为主。他的小说题材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描写都市小市民的生活，尤其擅长描写扒手、私会党、妓女、咖啡女等下层人物的生活，《新加坡屋顶下》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

《新加坡屋顶下》写的是职业扒手陈万和下等妓女赛赛的恋爱故事。两人在交往的过程中，都刻意地隐瞒了真正的身份，男的谎称是店员，女的则说是游艺场的茶花女。虽然赛赛多次得到陈万的经济接济，而且也颇喜欢这个“黑黑的眉毛配上一个好看的高鼻子”的年轻伙子，但因为自卑于自己的职业，不敢接受陈万的求婚。后来，陈万在红灯区附近作案失手被捕，而赛赛又正好在场，两人的真正身份才揭穿了。最后，陈万对赛赛的不嫌弃，

68. 方修著《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下册，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年。页254。

终于打动了赛赛，虽然担心他们能否“好好生活在一起”，但还是答应了陈万求婚。

故事里的两个主人公都是善良正直的平民，却为生活所迫，不得已从事为人所不耻的职业，他们真诚地彼此相爱，却不得已地彼此欺骗。如此尖锐的矛盾，却强烈地暴露了战后新加坡殖民社会的黑暗与不公，这正是《新加坡屋顶下》成功的地方。赵戎给这篇小说很高的赞誉，说苗秀“写出了下层社会的风貌的一面，这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这本书，作为马华文艺界最高明成果之一是恰当而无愧的。”[69]

苗秀的另一类小说题材是写大时代中的大题材，如中篇小说《小城忧郁》、《年代和青春》，长篇小说《火浪》、《残夜行》和一些短篇小说等等。

苗秀的长篇小说《火浪》创作于1949年，完成于1950年。上半部的《火浪》曾在1949年连载于《星洲日报》文艺副刊《晨星》。

二十多万字的《火浪》以日军侵略马来亚的七十天战争为题材，写出战火密布的前夕及战争爆发后，新加坡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有坚决的抗日分子、进步的文化人、热血青年；也有贪生怕死苟存于乱世的小市民、反动势力的头家、出卖同胞的汉奸走狗。在这场战火中，有人浴火重生，变得更成熟、坚强；有的则经不起战火的摧残，被吞没了、堕落了。作者通过曲折跌宕的情节，显突了各个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展现了小说的独特艺术魅力。小说在反映日军摧残下的新加坡人民的苦难生活的同时，也对日军凶残无人性的疯狂屠杀罪行作了深刻的刻划，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感。

对于苗秀这种“大时代”题材的小说，中国学者陈剑晖认为苗秀“无疑开拓了马华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特别是由于它们的存在，马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份量一下子加重了许多，且远远走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前面。仅从这一点看，苗秀对马华文学的贡献便值得充分肯定。”[70]

苗秀曾表示：

“我曾经不自量力，许下宏愿，要把三十年来，马来亚这个

69. 赵戎著《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年。页15。

70. 陈贤茂 吴奕锜 陈剑晖 赵顺宏合著《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稿》，中国：鹭江出版社，1993年。页65—66。

殖民地社会的历史动态刻划下来。因为我觉得活在这么一个时代里，却让时代留下一片空白，这是一种罪过。但我所要写的，决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我还要刻划出那贯串在这些历史事实中间的整个精神世界的汹涌的波澜；写出人民的欢乐与痛苦、表现人民的愿望，说明人们所追求的是什么。”[71]

苗秀也明白三十年不是一个短时间，不是一两部小说就能完成的。所以，他计划以“系列”的形式来完成他的“宏愿”：

“计划写若干部长篇。每一部长篇反映着一个历史阶段，或者是历史动态的一面。不能连锁到长篇里的一些历史事件，可以写成中篇，甚至不妨写成短篇。这些作品分开来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却互相关连。小说里的有些人物，在这部作品登场的，也可以在另一部里出现。这些作品结合起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读者能够从其中看到整个时代的面貌、动态。”[72]

于是，从1945年开始，苗秀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马来亚殖民地社会的历史动态的“独立成篇”小说，这些小说在后来结集成了完整版本的中长篇小说，由出版社发行单行本，如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发行于1951年、《年代和青春》发行于1956年、《小城忧郁》发行于1962年；长篇小说《火浪》发行于1960年、《残夜行》发行于1976年。这种以个别独立故事发表的方式，也成了苗秀中长篇小说的结构特点。

苗秀的长篇小说创作道路多有阻碍。1947年开始着手写第一部反映大时代的长篇小说《苦雨》，却因经历了人生巨变而停停续续，最终被作者丢弃，未曾面世。第二部开始创作于1949年，完成于1950年的长篇小说《火浪》在1949年连载于《星洲日报》文艺副刊《晨星》时，因为一些人事问题而被“腰斩”，仅发表了上半部，完整的《火浪》则迟至10年后才以单行本发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苗秀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残夜行》，开始创作于1962年春，并连载于《南方晚报》的文艺副刊《新地》，但后来却因为晚报停刊而停辍，直到1970年代才得以在《新生代》续刊，并在1976年发行单行本。晚报停刊的挫折使苗秀创作《残夜行》的热忱冷却了下来，原计划写《黑夜》和《天亮》两部分的《残夜行》就因此而只见《黑夜》，不见《天亮》。另两部曾分别在1976年及1979年连载于《新加坡文艺》及《星洲日报》副刊《小说世界》的长篇小说《初熟》和《蛹》也因为苗秀患眼疾而无法

71. 苗秀《写在＜火浪＞前面》，见苗秀著《火浪》，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页1。
72. 苗秀《写在＜火浪＞前面》，见苗秀著《火浪》，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页1。

完成。

第三节：反黄运动时期的中长篇小说

1948年的“紧急法令”让严肃的马华文艺意志消沉，在黄色文化的兴风作浪之下，社会风气十分腐败。1953年10月12日，女学生庄玉珍在新加坡珍珠山下被奸杀的事件触发了文化界的大规模的“反黄运动”。这一场由青年学生界带动的反黄运动不但重新激响了新马人民的反殖民、要求结束战乱、争取独立自主的声音；也为马华文学提供了有利的“复兴”条件。

这时期的文艺工作者都自觉地走上“马华独特性”的创作道路，“侨民文艺”的作品基本上已不再出现了。这时期的文学作品反映的都是当时的社会现实，青年学生，城市工人，新村居民等等成了常被描写的对象，呈现一个崭新的、完全不同的多姿多彩内容。

这时期的作者群，除了一批前时期已开始文艺活动的作者，如白濛、黛丁、貂闯湄、韦晕、李过、沙风等等外，也有为数众多的新人加入创作队伍中，他们大都是土生土长、由本地华文教育培养出来的青年，有些甚至是在校的中学生，但是一般上已经相当成熟。他们除了勤快地学习、写作之外，有的也参加搞出版工作及其他文艺活动，是当时文艺行列的主力所在。如贺巾、马亚、高宁、克民、杨扑之、杨田源、谢克、麦青等等。

这时期的中篇小说创作有方北方的《娘惹与峇峇》（1954）、黛丁的《三轮车夫与妈姐》（1954）、李过的《被开垦的处女地》(1954)、姚紫的《风波》(1954)、苗秀的《年代和青春》(1955)、黄晚香的《第三个月亮》（1956）等等。曹兮的长篇小说《春浓》则在这时期发表于《南洋商报•商余》。

生于中国广东的方北方在1947年回到他成长的槟城，投身教育界。与此同时，他也创作了三部反映马来亚社会现实的中篇，即描写自杀者遭遇的《星槟火车上》和《北海渡轮上》，及反映新马土生华侨在不同教育体系下的精神面貌的《娘惹与峇峇》。前两篇小说结集成中篇小说集《两个自杀的人》发行于1952年，《娘惹与峇峇》则发行于1954年。

《娘惹与峇峇》堪称是方北方在这时期的代表作。小说主要描写第三代土生华侨林峇峇，从小被送到红毛学堂读书，希望他将来能“吃红毛头路”，“做大财库”，有机会“上红毛祖家”，却造成了他乖张的性格和放荡的行为，完全与华族的传统伦理道德脱节。林峇峇对待继父冷淡而傲慢，促使继父郁郁而终；在外胡作非为，挥霍家财，以致气死母亲、逼死妻子，还把儿子林细峇送到一个亲戚的家去寄养。日军占领马来亚，他又唆使新太太去取媚日本军官，换来个赌场副主任的肥缺，大发其财。日军投降后，他人财两空。在他病笃垂危之时，到他病榻来看他的，却是那个被他遗弃的儿子林细峇。这个九岁的孩童，在亲戚的支持下接受华文教育，成长为一个热情有为的少年。

小说通过林峇峇父子两人所受的不同教育，做了鲜明的对比，反映了方北方对殖民地教育的反感、中华教育的维护及民族文化的深思。

在创作了反映马来亚社会现实的小说后，方北方于1957年发行长篇小说《迟亮的早晨》，这是方北方重要的代表作《风云三部曲》的第一部，以中国抗战为背景，可以说是方北方在1937年回中国受教育并参与抗日战争的经验反映。

小说以爱情为主线，战争为辅线，写年轻人方向，从小离开母亲、妹妹和亲戚，到槟城跟随伯父生活。成长后回中国升学，适逢日本侵华，即投入抗战队伍。在抗战期间，与表哥同时认识吴素芬，展开了一段三角恋情。后来表哥战死，吴素芬继续为政治理想而斗争，方向则在战乱中继续他的旅程。

小说的主角的背景有着许多方北方的影子，方北方在10岁时到槟城跟随伯父生活，18岁回中国接受高中教育并参与抗日战争。但与小说不同的是，方北方在1947年回到马来亚，从此落地生根；而小说中的方向则选择留在中国。相似的背景大大地提高了小说的真实性。

马来西亚学者潘碧华认为“方北方的创作背景与他的生平息息相关，生活就是他写作的泉源。”[73]《迟来的早晨》中“方北方都用了回家的‘回’字。一个是出生地，一个是生长地，都有他难于切割、难于取舍的感情。方北方通过作品真实展露了他和那个时代多数的华人，家国两难的意识形态。”[74]

73. 潘碧华《马华文学中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反思》，见《首届方修文学奖获奖作品集·文学评论卷》，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5年。页100。

74. 潘碧华《马华文学中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反思》，见《首届方修文学奖获奖作品集·文学评论卷》，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5年。页102。

50 万字的《风雨三部曲》初稿在方北方回马来亚之前已完成了，比《娘惹与峇峇》等小说的创作还早。可是出版过程颇为坎坷，第一部《迟亮的早晨》在 1957 年出版，第二部《刹那的正午》则在新马分家后的 1967 年出版，最后一部《幻灭的黄昏》更是迟至 1978 年才出版。三部曲的完整出版，前后共历时 20 年。

《春浓》是曹兮写于 1952 年的长篇小说，于《南洋商报•商余》连载一年多的时间。到了 40 多年后的 1993 年，才以单行本发行。

《春浓》描写一位英俊潇洒的黑社会头子任雄用虚伪的爱情骗取梅家三姐妹的感情，以图金钱与地位。他收买了梅家的女佣，先诱奸了大小姐，然后把她囚禁起来以作“人质”。接着，设法混进这个“有钱又有声望”的梅家。在骗取了二小姐的心后，他又把目标转向三小姐。幸而，他的阴险目的未能达成，最终落得溺毙的下场。

任雄绝对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对于塑造任雄这个心理极为复杂的卑鄙人物。曹兮在单行本（1993 年）的《后记》这么说：

“绘人物更使我感到为难，迟迟难以下笔。单单任雄这一位千变万化的多面型的性格就令我煞费苦心，我只能强调他似七十二变的猴王孙悟空。

写此书之前，我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人，是千真万确的，我既不耻他的为人，也很可怜他。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常听人这么说：渡海南来的人目的不外是‘淘金’；又道‘不怕贼只怕穷’。所以谁敢飞扬跋扈，黑心黑肝，大干一场，一旦‘淘’得荷包金足，腰缠万贯，自然有人恭维你上天，口不绝声的‘爸爸！爷爷！十八代老祖宗’；反之，‘守身如玉’，朝朝夕夕战战兢兢做‘头家’（老板）的牛马，必然永远清风两袖，不能出人头地。

唉！唉！任雄这天字第一号混混没有成功，要是他的理想实现，何尝不会如此？”[75]

《春浓》的单行本标明这部小说是“长篇爱情小说”，实际上，曹兮所发表的小说基本上都是爱情题材，除了《春浓》之外，《野菊花》（1951）、《绿波恨》（1951）、《风雨湄公河》（1981）等等都是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

75. 曹兮《春浓》，新加坡：胜友书局，1993 年。页 268-269。

李过的《被垦辟的处女地》创作于1953年，从1954年1月28日至1955年4月7日连载于《星洲周刊》，1960年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印刷出版，并易名为《新垦地》。为了适应出版条件，李过把原文五十章[76]，14万字左右的长篇，删去了十七章，成了中篇的单行版本。李过解释删改“不是纯粹为适应出版条件；主要的是自己认为有些情节不大需要，删改后会紧凑些。”[77]

删改后发行的《新垦地》也去除了各章的题目，仅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描写一群为了新马的“遍地黄金”南来的华工，在充满瘴气热带原始森林里垦荒，除了忍受烧芭的炎炎火势，提防老虎、大象的袭击外，还得遭受工头的欺压。仅仅为了欠下工头的债务，工人们就必须不停地干活，直到清还债务；而作为资方代表的工头，霸道、毒辣，还造成工人的相继死亡。在一片弥漫着热带丛林的气息中，充满了劳资纠纷和矛盾。下半部则从劳资矛盾转向抗战爆发后当地群众的武装斗争。当日军迅速登陆马来半岛，英军的全军撤退，新马的平民百姓惊慌之时，劳资双方对国家土地的情操有了强烈的对比，契约的华工参加了游击队，与人民站在一个阵线，要把日军赶出马来亚；而资方的林荣、瘦皮猴等却胆小怕事，一方面恐吓工人，阻止他们抗日，另一方面又厚颜无耻地逢迎日军。最后，一场激烈的战斗后，抗日分子胜利了，而瘦皮猴却死无葬生之地。

在小说的创作上，李过和苗秀都是有创作理想和计划的作家。苗秀致力于刻划马来亚殖民地社会的历史动态。李过则着重于描写华人先辈南来新马参加拓荒的血泪史，继《被垦辟的处女地》后，中篇小说《大港》、长篇小说《浮动地狱》都是这类的题材。苗秀计划以一系列的小说来呈现整个马来亚殖民地时代的社会面貌与动态；李过则表示要以五部长篇小说来记录这段南洋开辟和建设史，并总名之为《扎根》。

《扎根》的第一部《浮动地狱》于1961年出版，小说叙述一群被人口贩子逼迫、欺骗、掳掠、绑架，当作“猪仔”贩卖到南洋各地去做苦役。在密不透风的船舱里，这群“猪仔”忍受着饥饿、鞭打等非人道的对待。终于在忍无可忍之下，猪仔与人口贩子进行抗争。就在将获得胜利和逃亡的时候，却在新加坡附近的海域上，遇上了海盗和英国海军，自由的愿望破灭了，再度遭受束缚。作者不仅在作品揭示了猪仔漂洋过海到南洋的悲惨遭遇，也反映

76. 连载于《星洲周刊》的《被垦辟的处女地》仅有四十九章。第一章《《山岗上》发表于第146期（1954年1月28日），第四十九章《除奸》发表于第208期（1955年4月7日）。

77. 李过《新垦地·后记》，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页215。

了他们为生存而反抗的精神。

第二部描写矿工的《矿山风云》仅在《建设月刊》[78]发表了部分章节，但随着《建设月刊》在1971年11月30日停刊（第26期）后，《矿山风云》的发表也停止了，也未发行单行本。《扎根》的创作计划似乎就因此搁置，未能完成。

第四节：建国前的中长篇小说

紧随着反黄运动在1956年底告了段落后，马来亚在1957年成功脱离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独立建国；接着，新加坡也在1959年自治了。刚复苏的马华文学在一片“默迪卡”的欢呼声中，进入一个蓬勃、欣欣向荣的阶段。

虽然反黄运动已告了一个段落，但反黄的思潮却是缓慢地退却着，一些作品仍带有强烈抨击黑暗、热切赞扬美好的反黄思想，如黛丁、马阳、史雷、谢明、夏彬、高静朗（即贺巾）、流军、李过等作者的作品。这些作品汇成了反黄运动的尾声。

除了反黄思潮的作品外，也有一类描写小市民阶层生活中较负面事物，如教育界的败类，奸商市侩的丑态，赌博或吸毒的遗害，恋爱或婚姻的悲剧等的作品。其中不乏写得深刻感人，富艺术性的作品，如姜凌、李汝琳、黄叔麟、梅拉、莽原、淡如、年红、端木虹、游牧等作者的作品。

这时期的中长篇小说的发表或出版比战后任何一个时期更多。中篇小说有黛丁的《挣扎》（1957），李过的《大港》（1957）、《新垦地》（1960），韦晕的《还乡愿》（1958）、《荆棘丛》（1961），李汝琳的《姐妹俩》（1958），胡牧的《回春曲》（1958），赵戎的《海恋》（1959），洛萍的《赌博世家》（1960），方北方的《说谎的世界》（1960）、《槟城七十二小时》（1961）、马阳的《沙河岸上的恋歌》（1961），丁之屏的《残梦》（1961），姚紫的《半夜灯前10年事》（1961）、《没有季节的秋天》（1963），萧遥天的《夜莺曲》（1961），絮絮的《播种者》（1963），谢明的《生活的鞭子》（1963），黄叔麟的《舐犊》（1964），李叔鸣的《多彩的明天》（1964），莽原的《黑旗》（1964）等等。

战后的长篇小说除了沙平的《少年航空兵》和曹兮的《春浓》外，其余的都是在这时期发行，即方北方的《迟亮的早晨》（1957）、金枝芒《饥饿》（1960）、苗秀的《火浪》（1960）、韦晕《浅滩》

78. 从1968年12月的创刊号至1971年11月30日的第26期，《矿山风云》共发表了21章。

(1960)、林参天《热瘴》(1961)、赵戎《在马六甲海峡》(1961)、李过的《浮动地狱》(1961)、李汝琳的《漩涡》(1962)。

战前创作散文的黛丁(或署山、黄山)到了战后改写小说,中篇小说《挣扎》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小说通过一间印刷厂的工潮,反映了这时期的职工运动的一个面影。

《挣扎》讲述印刷厂的工人在青年工人亚强的领导下,通过罢工斗争,向资方要求改善待遇。资方则使尽各种手段来破坏罢工,如雇用流氓当"新工",鼓动"新工"借故生事,殴打旧工等等,甚至威胁利诱亚强胆小怕事的父亲李发伯,和儿子敌对,妨碍罢工。当李发伯因抱病去开夜工,积劳成疾,失去利用价值后,便被无情辞退。经过教训后,李发伯醒悟过来。在罢工斗争胜利,决定复工的前夕,即使病得沉重,李发伯仍坚持儿子要出席罢工胜利的庆祝会。

发行于1958年的中篇小说《还乡愿》是韦晕的代表作之一。中国学者陈剑晖曾这么形容韦晕:

"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马华乡土文学作家,韦晕是以致力于把苦难呼喊出来,并从这充满着深沉痛感的呼喊中去寻求心灵平衡而闻名于世的。"[79]

描写番客闯南洋的悲剧故事的《还乡愿》就是这么一部作品。小说描写番客老东由于贫穷,含泪告别了妻儿,独自一个下南洋。他先是在英国人办的金矿当矿工,日军登陆马来亚后,他躲到偏僻的山乡去养猪。老东是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不过问政治,也不关心世事,即使是日军的暴行已激起了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抗日,他仍一心只想发点小财,然后回乡买地,过上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然而,接二连三的残酷现实,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了他的还乡愿:卖猪得来的返乡钱,被狠心姘头阿娇全部骗走。同时,因为阿娇和宪兵部走狗有来往,而使人们怀疑他,因而失去了最知心的朋友。在他准备回唐山之际,却传来妻子病死儿子被抓丁的消息。家破人亡的致命打击,终于击垮了他。最后,在无法还乡的遗憾下,老东呼唤着妻儿的名字,凄惨孤独地客死他乡。

赵戎认为韦晕的《还乡愿》是一本极为成功的作品,是他的小说创作中最好一部。[80]

79. 陈贤茂 吴奕锜 陈剑晖 赵顺宏合著《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稿》,中国:鹭江出版社,1993年。页89。

80. 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年。页58。

紧接着《还乡愿》，韦晕发行了一部描写一个日军走狗发迹史的长篇小说《浅滩》，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丧尽天良，无恶不作，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典型人物。

小说描写战前卖身到南洋的恶棍张铎，从日军的走狗到侨领，再爬上国会议员的发迹故事，为了发迹，他无恶不作，不择手段，无情地把一个个帮助过他的恩人、朋友、亲人加害、铲除：敲诈对他有恩的陈老木，还向日本人告密，抓了陈老木的外甥；骗取姘居玉英的全部财产后，还把她逼疯逼死；报警一网打尽曾经助他在日治结束后，逃过人民公审的黑社会头子及他的兄弟。

韦晕在小说中不仅塑造了张铎这个典型人物，对他身边助纣为虐的财副金秀，也有淋漓尽致的刻画；对李景维这个不学无术的教育界败类，也作了深刻的讽刺。

韦晕曾任过教职，服过兵役，卖过杂货和书刊杂志，也当过编辑和巴士公司经理。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让他深刻地体验了人生，对他的小说题材和人物塑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李汝琳的小说创作从40年代到80年代，时间跨度很大。从早期反映生活到抗战期间反映日本铁蹄蹂躏下的马来半岛，再到战后发展中的新加坡社会，所表现的题材和内容都相当广泛。

《姐妹俩》是李汝琳在这时期的力作，描写一个贫穷家庭的悲哀史。淡泊自甘的穷教师叶先生，在日据时代，死于日本法西斯的屠刀下。叶家顿时失去依靠，叶太太带着伤痛抚养两个女儿。日据时代结束后，母亲病倒了，为了生计，大女儿彩云进工厂工作，却遭到工头吴大有的调戏，但她不屈服，以致被工厂借故开除。在无可奈何之下，沦落舞场，但总保持着清白。但在职业上的种种打击，导致她得了肺病而逝。姐姐死后，为了生活，为了给母亲治病，妹妹彩霞也步上姐姐的道路。

小说在结束前，由好心人钟先生抛下了一连串的问号："这到底是谁的过错？谁又愿做舞女？谁又愿堕落？谁又不愿过着像人一样生活？"[81] 这是残酷社会带给这对纯真姐妹的迫害。小说没有铺张、曲折的情节，以简练的文字向读者叙述着一段有血有泪的故事，使读者为受苦难，被侮辱的受害者寄以深深的同情。

李汝琳在这时期的长篇小说是描写印度华人社会的《漩涡》。这是一部反映他旅居印度时的华人教育界、文化界和社会生活的

81. 李汝琳《姐妹俩》，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年。页78。

小说。这部小说可能第一部以印度为背景的小说。

小说描写一对表兄弟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遭遇，表哥张仲秋在抗战时期参加战地工作，胜利后却获知妻子已离开人间。为了冲淡哀伤，他应聘赴印度某城市的一家华文中学担任教务主任。任职期间，虽然遭遇部分同事的无事生非和故意刁难，但他却把心思放在教育工作上，并取得成绩。

在强调“马华文艺独特性”，普遍表现“此时此地”的战后马华文艺界里，李汝琳的《漩涡》是部非本土题材的长篇小说。对此，李汝琳在小说的《后记》里有这么的一段解说：

“这虽然是以印度华人社会为背景的小说，有些场景却不见得完全和马来亚华人社会无关，特别是华校中的情况，在马来亚一样有类似之处，这是不难理解的。”[82]

郁达夫也曾说过：“一味的要强调这地方色彩，而使作品的主题，反退居到了第二位去的这一种手法，也不是上乘的作风。”[83]

擅于描绘南洋风情的赵戎，在这时期的两部小说都是反映了抗战反殖的主题。中篇小说《海恋》(1959)讲述的是反英殖民统治，长篇小说《在马六甲海峡》(1961)则是讲述抗日救国。其中，《在马六甲海峡》部分的内容曾在1955年发表过。

长篇小说《在马六甲海峡》以二战前和二战时为背景，描写一群进步知识分子在战前在城市演出救亡剧，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筹款；当日军登陆新加坡时，他们组织流动宣传队，到山芭为流散的市民演出，唤起市民的爱国热情，团结起来，协助英军抗战。中篇小说《海恋》则是以日军投降后，英国殖民主回到新加坡恢复殖民统治为背景，描写另一群青年知识分子通过文学社团救亡的方式，在城市、渔村积极进行宣传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活动。

两部小说除了在时代背景上有连续性，在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相同之处。首先，两部小说都是反映进步知识分子以文艺形式救国的各种活动。其次，在艺术表现，两部小说都是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两类人物形象——活泼朝气的前进知识分子，及腐败无耻的反动知识分子；都是以倒叙的手法，制造情感悬念；

82. 李汝琳《漩涡·后记》，新加坡：青年书局，1962年。页256。

83. 郁达夫《几个问题》，见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理论批评二集，香港：世界出版社，2000年。页446。

都是以优美的地方色彩和浓厚的生活气息，使小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另一部反映反殖民的长篇小说是金枝芒的《饥饿》。

金枝芒原名陈树英，在1936年南来后，曾分别以笔名乳婴和殷枝阳发表过《姐弟俩》、《八九百个》、《牺牲者的治疗》等多篇抗战小说，1948年以周容为笔名发表的《谈马华文艺》是“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关键作品。金枝芒在日军登陆新马之时，毅然加入抗日行列，与新马各族人民并肩抗日，英军回返新马后，他加入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为新马独立自主抗争。潜入森林后，金枝芒负起马共的文教宣传工作，并主编马共文学杂志《十年》。除了马共的文教宣传工作外，他还进行创作，中篇小说《督央和他的部落》、《烽火中的牙拉顶》、《甘榜勿隆》和长篇小说《饥饿》都是这时期的作品，因而被誉为“人民文学家”，方修也赞他为战后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

据说《饥饿》是在1959年由火炬出版社油印出版，1960年由槟吉北星社再次油印出版，也是现存的最早版本。

日军投降后，英军重回新马，继续其殖民统治。由于左翼的反英抗争日趋尖锐，英国殖民地政府在1948年6月16日宣布紧急状态，展开了对左翼分子的大逮捕行动，一场长达9年多的内战终于爆发了。为了进一步剿除共产党，英殖民政府启动“毕礼斯计划”（Briggs’ Plan），把散居在森林与矿区边缘的居民，迁入戒备森严的新村，从粮食到行动上加以严密监管，切断了村民对马共的粮食供应。

《饥饿》就是在这段历史背景下，描写一支与主部队失去联系的十余名马共游击小队，在武器不良，弹药与训练都不足的情况下，寻觅预藏的存粮。寻粮的过程中，因叛徒出卖以致存粮被毁，而陷入粮尽的困境，部分队员因为饥饿而误食有毒食物致死。在重重的困难中，他们对革命的信念毫不动摇，终于突破重围，胜利转移。

小说对这支游击小队从被包围、反击、退走，到因饥饿而狂乱觅食，以致中毒死亡，都有深入的描述。小说从绝境的描述中反映出革命战士的高贵品质。

第四章：
建国后20世纪的新华中长篇小说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这意味着“马华文学”已不再适用于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的新加坡了，于是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正名为“新加坡华文文学”，简称“新华文学”。而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虽然依旧沿用“马华文学”，但意义上已不是1965年之前的“马华文学”了。新马两地的华文文学发展也开始走上分道扬镳的道路。

在缺乏天然资源，经济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匆促建国的新加坡，既要面对外来的种种威胁，还要面对国内日益尖锐、严重的政党斗争、社团斗争、种族矛盾、政治分歧，新加坡建国的初期正处于一个十分艰难的时刻。出于政治与经济的考量，新加坡在建国后不久，就逐步实行教育政策的改革，到了80年代，全面实施英语至上兼顾双语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的改革，造成华校生大量减少，华文学校纷纷关闭，华文处于日益式微的处境；而南洋大学在1980年被合并，更被视为是华族文化“断根”的先兆。感受华族断根危机最深切者是华族知识分子，特别是在50年代或40年代末出生，受华文教育的新加坡华文作家，他们不仅描述了这种“断根之痛”的切肤之深，而且形象地预言中华传统动摇给新加坡国家民族带来的“未来忧患”。

虽然新华文学处于逆境中，新华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却以顽强的斗志，努力拓展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从而摆脱困境，走入一个新的文学天地。此外，上世纪50年代末，由台湾引进的现代主义文学，给一向以中国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新马华文文学界，带来一种迥异的文学风气。虽然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引发的多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论争，新华文坛却因此呈现出多元的色彩。

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逐步增长的现象，到20世纪末，创作或结集出版的中篇小说逾60部，长篇小说也

约有40部。长篇小说的发行数量，是建国前总量的数倍之多，这是一个值得鼓舞的现象。

这时期的中篇小说有史雷的《火的道路》(1967)，宋雅的《永别了，忧郁》(1968)，冰迅的《青山泪》(1969)，黄叔麟的《古城春晓》(1969)，牧羚奴的《平安夜》(1969)，丁翼的《灿烂的微笑》(1970)和《阿O外传》(1971)，尤琴的《小岛醒了》(1973)，崇汉的《金光道上》(1974)、《白云下》(1980)、《翠园》(1981)、《崎岖路》(1990)、《幸福的人》(1990)、《轮转岁月》(1991)和《奔走在闪耀的路上》(1999)，黄大刚的《云深不知处》(1977)，怀鹰的《姐妹情深》(1978)和《再嫁》(1982)，蓝玉的《浓情系离人》(1980)和《女记者》(1982)，蓉子的《伴侣》(1982)，流军的《玉镯的故事》(1983)、《蜈蚣岭》(1989)和《归去来兮》(1995)，李过的《真正的爱情》(1968)、《白粉佳人》(1983)和《新加坡拉焚城记》(1983)，张曦娜的《都市阴霾》(1984)，吴登的《活在世上》(1985)，英培安的《寄错的邮件》(1985)，何若锦的《压伤的芦苇》(1986)，方然的《黑马》(1987)，李建的《绿色的年代》(1987)，孟紫的《幕》(1989)，美华《卞大人》(1989)、《断情剪》(1993)和《孔家店》(1993)，田流的《黑白两道》(1990)，吴韦材的《解连环》(1990)和《冰冻乐乐》(1990)，忠扬的《旅途》(1992)和《逃》(1997)，君盈绿的《喜哥》(1997)，努山塔拉的《海岸蒙蒙》(1997)，黄汉雄的《冰琳的梦》(1997)，方桂香的《幻灭的天才梦》(1999)，尤今的《那个像豹的女子》(1999)和《魔鬼与警铃》(1999)，曾采的《万世留名》(1999)，刘文注的《今宵别梦寒》(2000)等等。

长篇小说则有伏浪的《青春的生命》(1966)，梁影的《死亡与控诉》(1969)，田流的《沧海桑田》(1970)、《金兰姐妹》(1977)、《高山、流水、虹》(1987)和《爱的河流》(1999)，崇汉的《在风雨中》(1975)和《恋念德港情》(1992)，谷雨的《博士与我》(1976)、《我的东家》(1976)、《拜师记》(1976)和《求生记》(1976)，苗秀的《残夜行》(1976)，曹兮的《风雨湄公河》(1982)，李过的《曲折的路》(1982)，青青草的《千里柳绿》(1982)，黄坤生的《再会吧，长堤！》(1983)和《绣剑》(1999)，史可扬的《追星》(1985)，范北羚的《黑牌坊》(1986)，流军的《浊流》(1987)和《赤道洪流》(1993)，英培安的《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1987)和《孤寂的脸》(1989)、美华的《窈窕淑女》(1989)，《突破》(1993)，《死亡之旅：骇人碎尸

案写真》（2000）和《狮城记》（2000）、尤今的《瑰丽的旋涡》（1995）、曾采的《红尘滚滚》（1996）等等。

《新华文学大系·中长篇小说集》上册绪论的第三章至第五章，已对建国后35年间的中长篇小说发展及主要创作题材做了详细的论述[84]，所以在这个章节里就不再重复论述。在这个章节里，将简略论述其他的小说题材或文学现象。

第一节：建国初期的现代主义小说

1967年至1976年可以说是一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世界各地响起一片“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翻身”的呼声。解放独立后的中国也在1966年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给挣扎于建国初期各种内忧外患下的新华文坛，带来了一股波涛汹涌的“红潮”，新华文坛也随之响起了“文艺为工农服务”的口号，作品从含蓄变成了直截了当，把隐喻发展成口号式的称颂。虽然这股红潮随着文革的结束，终于平静下来；但是，在新加坡建国的首十年间，这股红潮确实对新加坡甚至马来西亚的文坛造成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不少带有左倾色彩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尤其是中长篇小说所受文革影响更为鲜明，如史雷的《火的道路》、崇汉的《金光道上》等等。

除了左翼文学外，另有一股清泉在建国的初期悄然激起涟漪。这股清泉的创作者，如魏萌、马夫之、雨川、驼铃、马汉、梦平、雅波、爱薇、韦西、孟毅、张挥、宁舟、易梵、杨秋卿、尤琴、蓝玉及尤今等，不受世界潮流思想的冲击，不背负过多“文以载道”重荷，避开敏感的区域，以一定的写作技巧和文学素养，创作出内容更加接近生活，思想上更贴近人性的作品，给读者带来相当程度的震撼与感动，如田流的《沧海桑田》、尤琴的《小岛醒了》等等。

就在“红潮”与“清泉”这两股文学风气主导着建国初期的新华文坛的同时，一股文学新力量也在这时期发展起来。

一直以来，新马华文文学的创作都是以中国现实主义为主流。但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另有一股新文学力量，试图突破传统，以新的文学理念进行诗歌、散文和小说创作。

84. 王永刚《新华中长篇小说：自给生存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见《新华文学大系·中长篇小说集》上册，新加坡：世华文学研创会，2013年。页36-70。

创刊于上世纪50年代的《蕉风月刊》和《学生周报》，曾积极地引入台湾的现代派诗作与诗论，在新马文坛掀起了一阵创作现代诗的热潮，但也同时引来现实主义阵营的抗拒声浪。到了60年代，以牧羚奴、英培安、贺兰宁、南子、流川等为代表的一批现代诗人，积极进行现代主义文学的探索与实践，在新华文坛上掀起另一阵现代主义文学的热潮。与此同时，几份现实主义文学副刊也“放宽”尺度，刊登了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其中，《南洋商报•青年文艺》的编辑杨守默（杏影）更以宽阔的胸襟，开放的态度，接纳了各种文学流派的作品。

被视为新华现代主义文学最重要推手的梁明广（完颜藉）在1967年2月8日和1967年8月23日，先后接编了《南洋商报•文艺》和《南洋商报•青年园地》。在他的主持下，力邀多位资深的作家如钱歌川、柳北岸、力匡、连士升等外，也网络了一群年青才俊，如牧羚奴、零点零、英培安、贺兰宁、张景云、文凯、流川、南子、谢清、迈克、莫邪、吴韦材、林也等等，大力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1967年7月19日，梁明广在《南洋商报•文艺》，以几乎全版的篇幅刊登了牧羚奴（陈瑞献）的中篇小说《平安夜》，并连接七期，分别以半版的版位，把它刊完。《平安夜》发表后，“不少人为《平安夜》吃惊，有更多人（包括我当时的许多同事，已故的歹羊先生是其一）叫好。《平安夜》刊出不久，一位名叫东方月的作者来信告诉我，他原已替《文艺》写了一篇中篇小说，刚刚完稿，但读了《平安夜》以后，登时觉得自己的稿，一无是处，陈瑞献的小说的魅力，由此可见。”[85]

《平安夜》是多元艺术家陈瑞献在1964年以牧羚奴为笔名创作的作品，曾获南洋大学学生会“文艺创作比赛”优胜奖。小说讲述两帮私会党徒在圣诞节前夕，因一颗掉落到酒杯里的圣诞装饰物——铃果，引发圣诞节当天晚上一场浴血的格斗，几条青春的生命就在这场毫无意义的格斗中浪费掉了。

小说以明快的结构、连贯的情节，清晰地展现了一类缺乏正确思想，性格乖戾的社会底层人物的真实写照。小说中没有对这群性格乖戾的青年或这场毫无意义的格斗做谴责，显然作者创作用意不在此。其实，小说的命名和场景的设置以明显地透露了作者更深刻的意图：

85. 梁明广《序》，见陈瑞献《陈瑞献选集•小说剧本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页VII。

“小说中的这些血性青年，都有烈士和刺客的情操，这是菩萨的牺牲精神的初机。马丁路德•金说：‘一场暴乱压根儿就是未被听见者的语言。’这批青春年华的年轻人，在缺乏正确的思想与心灵的引导下，没有了人生指向和目标，盲目卷入暴乱，最终生命成为一种挥霍和浪费。社会有没有责任呢？当披头士约翰•连侬（John Lennon）被枪杀时，他的妻子大野洋子说：‘罪过不在于扣手枪扳机的那个人，而是在我们每一个让它发生的人身上。’”[86]

平安夜，一个感恩、关爱、救赎的夜晚。这群被社会所唾弃的灵魂，可曾有过救赎的机会？

第二节：女作家异军突起的年代

1976 年 9 月，毛泽东逝世，同年 10 月，“四人帮”被捕。随着“四人帮”实力被粉碎，“文化大革命”也在 1978 年正式落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华文学的“左翼”色彩也退却了，小说的创作也回归到“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

就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另一场新的“文化革命”却悄悄地在新加坡本土上演着，英语至上的教育政策，促使南大关闭，华校走入历史。随着社会在现实与精神双重层面的普遍西化，一些作家更眷恋东方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他们通过创作文化寻根小说来唤起人们对东方传统文化的重视。张曦娜的《都市阴霾》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

新加坡社会在 70 年代的巨大变动，拓展了小说创作空间，催使演化出众多类型的小说，如民族危机与文化寻根小说、乡土小说、商界小说等等。与此同时，一批女性作家，在这个时候异军突起，为新华文学带来异彩。

在 70 年代前，创作小说的女作者只有苇特、王梅窗、芝青、马亚、君盈绿、尤琴、梅拉等寥寥几位。到了 70 年代后，随着社会的改变，女性文化的提升，阅读需求的改变，女性作者的创作更普遍受欢迎，逐而形成了一支多达 70 余人女性创作者队伍。其中进行小说创作的有二、三十人之多。除了上述的几位外，蓉子、蓝玉、黄华、白金、宁舟、艾禺、梅筠、陈华淑、尤今、孙爱玲、安琪、刃鸣等等都涉笔于小说创作。

86. 方桂香《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研究：以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文艺＞、＜文丛＞、＜咖啡座＞、＜窗＞和马来西亚文学杂志＜蕉风月刊＞为个案》，新加坡：创意图出版社，2010 年。页 296-297。

在70年代被称为“有才华的小说者”的宁舟（1947—1987）发表于70年代中期的中篇小说《少女嘉银的苦闷》讲述一位刚踏出校门的少女，怀着满腔的热情报效社会无门，最后为成全别人而毅然牺牲自己。作者善于以纤细精巧的心理描写着重刻划女性情感的各个层面，小说发表后获得颇佳的反响。

笔名“青青草”的蔡淑卿是那个时期唯一创作长篇小说的女作家。长篇小说《千里柳绿》在1979年连载于《星洲日报·小说世界》。小说以中国为背景，描述一队新加坡旅行团旅游中国大陆的所见所闻，小说中充溢着新加坡公民的国家自豪感，同时也巧妙地通过旅行团成员在旅途中的互助精神，反映了新加坡人民同心协力建国立邦的进程与精神面貌。小说在1982年发行单行本。

第三节：20世纪末的文教题材小说

从80年代起，新华中长篇小说在整体发展上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作品的水平也日趋成熟，出现了数部经典之作。在作品题材的拓展上，除了商界与乡土小说的日趋成熟，一些从前较少涉及的题材进入了新华作者的作品里。在文体的发展与革新上，英培安及其充满现代主义色彩的中长篇小说也引起了文坛极大的反响。除了题材的拓展外，一些传统的题材也在传承中展现了新貌。

文教题材的小说，一直以来都新华文学创作的重要部分，第一部新马长篇小说《浓烟》就是反映的是上世纪20年代末，马来亚华侨教育界的黑暗和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到了80年代，文教题材的小说，在传承中又有新的拓展。

70年代崛起的孟紫，在1978年退休后才开始创作。第一次创作的小说《金鱼》即获得人民协会主办的“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首奖。获奖增强了她的信心，也使她创作更勤，获奖更多。

孟紫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因此她的小说题材多与教育有关。中篇小说《幕》就是属于这类题材的作品。

中篇小说《幕》揭露战后初期教育界的黑幕。小说描写金校长夫妇借办学为名谋求私利，学校弊端丛生，一众教员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唯独女教师贺群，不甘同流合污，孤身与金校长妇女针锋相对，无奈孤掌难鸣，愤然离去。

作者通过人物的内心、外表和性格塑造人物形象，贺群的内心和外表都是美的，金校长夫妇的内心和外表则是丑陋的；贺群在性格上是嫉恶如仇、敢于反抗，丁克笙则是胆小怕事，逆来顺受。这四位主要角色的形象反差，巧成了强烈的对比，贺群与金校长夫妇是美与丑、正与邪的鲜明对比；贺群与男教师丁克笙是无私无畏与胆小怕事的对比。强烈的对比使人物的形象更鲜明突出，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样是写教育题材，尤今的《瑰丽的漩涡》则以学生为对象，通过男主角纪宏泉的教育与成长道路，反思学校、家庭的责任问题。

小说的男主角纪宏泉年幼丧母，父亲另娶，并对他粗暴凶狠，以至无法在家里生活下去，只好离家出走投靠外婆。无奈舅母口蜜腹剑，栽赃嫁祸，诬赖他偷东西。为了自食其力，当上咖啡店煮炒摊助手，结识了社会败类伍大福，并在他的引诱欺骗下染上毒瘾，一发而不可收拾。与此同时，又陷入三角恋情当中。后因在校惹是生非、旷课及不交作业，而被令退学。退学后，更是泥足深陷，最后在一次情变纠纷中被捕，送入戒毒所。戒毒后，经过去的级任老师林如新介绍，在“岸上金光”戒毒所工作，帮助误入歧途的青少年改过自新，重返人生的正确道路。

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对青少年的成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父亲的暴力，祖母的溺爱给于纪宏泉的是负面的人生态度，以致他在学校惹是生非；而学校过度强调体罚和处分的制度，非但没有对纪宏泉起着教育的作用，反而把纪宏泉这个未经风雨、未见世面而又缺乏识别能力的青少年，推进了社会的染缸中。纪宏泉的吸毒及误入歧途，家庭和学校都应该负上责任。除了纪宏泉外，小说中的梁薇薇和邓碧妮也都因为家庭的疏于管教，而与纪宏泉发生了过早的三角恋情。小说中也安排了林如新等人物对纪宏泉等青少年的关怀和引导，一再证实了教育对成长中的青少年的重要性。

尤今有很强的文字驾驭能力，在《瑰丽的漩涡》里，她灵活地运用比喻辞格，生动清晰地展现了青少年沉迷毒海的原因与过程，以及戒毒的惨痛经历。对读者，尤其青少年、家长及教育工作者起有警示的作用。

在接受张曦娜的访问时，她说：“《瑰丽的漩涡》虽然是以青少年作描写对象，但更重要的是，这是写给为人父母及为人师

表者看的，我希望能让他们看到一些问题，如青少年吸毒、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等等。”[87]

尤今从事教职多年，面对许多问题学子，对青少年的问题非常熟悉清楚，也深有感触。继长篇小说《瑰丽的漩涡》后，1999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集《那个像豹的女子》内所收录的两篇小说《那个像豹的女子》和《魔鬼与警铃》都是探讨家庭与学校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反映青少年教育和成长问题的题材，在尤今的小说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显示了尤今非常关注青少年的成长。

刘文注在2000年发行的中篇小说《今宵别梦寒》，表达了作者对文化失根的关注。

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一股留学潮，大批学子向往外面的自由世界，一窝蜂地想法设法往外流。《今宵别梦寒》就以这个时代作为小说的背景，讲述男主角项梦寒与身边的一群年轻同学、好友以留学美国为目标，努力学习争取留学的机会。一旦获得机会到了美国，为了融入西方的社会，他们的装扮、言行举止力求洋化，只说英语，只喝咖啡。“一个个年轻的心都在策划着未来如何移民美国，如何在学业与事业上立于不败之地，以求一辈子能过美国式的天堂生活。许多自以为有点姿色的黄皮肤黑头发的女孩子想方设法与美国青年交友，手牵手趾高气扬地从校园走过，终生有靠而春风得意，对自己的同类压根儿不屑一顾。”[88]归根究底，“毕竟人家比咱们富足，比咱们自在。”[89]

对于年轻人崇洋的心态，作者是深表惋惜的。所以，作者安排了男主角在留学期间，结识了推崇中国文化的戴维斯教授，在交往中，男主角重新认识了中国文化，看到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爱戴与推崇，为“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而自豪”。

小说由郝奶奶讲八仙女与秦岭的神话故事开始，再由郝奶奶解答神话故事为结束，前后的呼应，为的就是一句话；“你们永远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儿女。”

其实，在文化的影响和政治的因素下，文化“失根”的问题，又岂止是中国而已。小说的主题超越了国籍的界限。

87. 张曦娜《牵肠挂肚一年半》，见尤今《瑰丽的漩涡》附录，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页220。

88. 刘文注《今宵别梦寒》，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0年。页127。

89. 同88。页128。

第五章：
21世纪初的新华中长篇小说

如果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是新华中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繁盛期，那21世纪初的新华长篇小说则是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至2017年，长篇小说的表现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共发行了不下70部的单行本，远远超越了整个20世纪的总数量，而且每年必有作品发行，平均每年约4.2部。

21世纪是一个信息时代，网络的发展与电脑、手机的革新影响文学类型的发展，从微型小说到闪小说的兴盛，说明了小说在21世纪的走向。然而中长篇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在21世纪的大环境下，却出现了创作佳绩，也许可以解释的原因是，近百年的社会和文学发展过程中，已沉淀和积累了相当丰厚的政治、历史、文教史实，这份厚重的文学素材，是其他的文体无法胜任的，唯有长篇小说才能作长篇累牍、精雕细琢的勾勒和演义。此外，在战后成长的作家，数十年的生活磨练、丰富的人生阅历，积累了丰富“故事素材”；而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也具备了创作长篇小说的能力。再加上新加坡自建国以来，政治的稳定、经济的高度发展，安稳无忧的生活保障，为作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进行创作的环境，而多元民族的社会和国际化的大都会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从而丰富了创作的题材。作者在时间的磨练下，作品的水平日益提升，也开始得到国外的肯定，英培安的《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画室》及《戏服》都连续登上《亚洲周刊》的年度“中文十大好书”，作品曾被翻译成英文、马来文和意大利文等国语文；谢裕民于1995年受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中篇小说《m40》入选台湾财团法人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与《文讯》杂志社推动的“小说引力：华文国际互联平台”的“2001—2015年华文长篇小说20部”。

在作者的行列中，除了一直活跃于文坛的方桂香、李龙、流

军、卡夫、谢裕民、石君、尤琴、李选楼、美华、洪友和、骆宾路、努山塔拉、英培安、丁云、风沙雁、怀鹰、吴登、张挥等等外，曾经于战后一度活跃文坛的贺巾也重归创作的行列。新秀的行列中有本土的小寒、郁金香等外，更有一批新移民的加入，如赤道赤子、张志、镐娇、巧巧、悯舟、乔舟人、吴岩等等。

小说的创作在延续上世纪的题材如反映大时代的小说，文化与教育小说、乡土与城市小说等外，又有新的拓展如移民小说、历史小说、科幻小说，武侠小说等等；表现的手法除了主流的现实主义外，意识流、魔幻现实等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也越来越受作家的青睐，如丁云的《赤道惊蛰》、张挥的《烟事袅袅》及英培安的《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等。呈现出多元化、丰富多彩的中长篇小说世界。

踏入21世纪，不少作者，尤其是生于50年代或更早的作者，纷纷打开了尘封的记忆，缅怀、反思走过的人生。在多种题材的创作中都有反映。在众多类型的题材中，以创作量的表现，大致可有以下四类型；描写风云年代的小说、反映文化与教育的小说、描写乡土和城市的小说及反映移民的小说。

第一节：描绘风云诡谲的作品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战后的反殖，再到建国后的70年代的世界性民主运动潮，新加坡在建国前和建国后初期，一直处于一个风云激荡年代，30余年的动荡不安，给新华文学留下大量的抗日、反殖的小说。建国前至建国后初期，抗战和反殖民小说，主要描写抗战的活动，或动荡下的苦难人民的艰苦生活。自90年代开始，这类题材小说的内容，更多是从小人物的角度来探讨、反思这个风云年代。

以风云时代为题材的中长篇小说有如英培安的《骚动》和《画室》，原甸的《探索三部曲》，贺巾的《巨浪》和《流亡》，丁云的《赤道惊蛰》、《攀绝峰》和《惊栗岛》，流军的《在森林和原野》和《林海风涛》，宋雅的《阴暗的黎明》、《梦里阳光灿烂》和《赤道上的冬天》，陈歌秀的《敬你一片蓝天》，李龙的《困惑的岁月》等等。这些作品多以战后新马的反殖民时代为背景，此外新移民的加入，也扩展了题材的范围，如镐娇的《天若有情》就是一部以海峡两岸内战为背景的中篇小说。

原甸出生、成长在这个风云的年代，在学生时代积极参与学运与文化运动。60年代，他带着理想自我放逐北京；然而，理想却在了严峻的政治动乱里破碎了。在失望之下，他选择了二度自我放逐香港。直到1984年，全球政治思潮解冻后，才得以重返新加坡。

从60年代漂泊到回新加坡后的人生经历，让原甸对这整个“革命”时代及其后的“后革命”时代，做了深刻的思考，并于2002年至2010年间，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活祭》、《奉献》和《重轭》，合称《探索三部曲》。“它通过写实，见证了一个历史时代，这是东方的革命时代与‘后革命’时代，这是激情燃烧和激情熄灭的时代，这是理想飞扬和理想破碎的时代。作者曾被‘时代精神’所感染并作过绚丽的新时代理想国的梦，但他的梦破碎了。他的这些小说，就是在好梦破碎之后所进行的回望与反思。面对梦的碎片，作者没有谴责，也没有愤怒，他只以诗人的真诚，面对自己走过的道路，如实地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这是自传体小说，其基调是一个彷徨无地的诗人寻找道路的悲歌，或者说是一颗无处逃遁的心灵漂泊史。”[90]

原甸的“悲歌”，原甸的“心灵漂泊史”皆因“理想”而起。“理想”在这三部小说里有着不同部分的演绎。

《活祭》描写的是一个理想的破灭。一个信奉社会主义的新加坡青年诗人“他”，因痛恨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对下层人民的剥削，带着对共产主义的憧憬，毅然北上“神秘又充满诱惑”的中国。可是，耳闻目睹的种种现实却使他产生了疑问——“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带着破灭的理想，他离开中国，到了被指为“臭港”的香港。在香港，他为生活而挣扎，做黄色小报的校对工作、工厂的包装工作等等。18年后才回到那个他曾认为文化空气“严重地缺氧”的祖国。18年的漂泊生涯，诗人成了“活祭”这个时代的“祭品”。

在《奉献》里，作者通过基督教的教义，把“理想”理解为“奉献”。“人的生命就在于奉献，而且应该追逐无偿的奉献。”[91]小说中的诗人“他”、叶麻子、萍，都在各自的人生里，为“理想”作出不同的“奉献”。

诗人“他”，曾为理想自我放逐到中国，然而，他的理想在

90. 刘再复《彷徨无地的诗人及其梦的破碎》，见原甸著《活祭·奉献·重轭》《序》，中国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页1-2。

91. 原甸《活祭·奉献·重轭》，中国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页230。

那里破灭后。随后又自我放逐到香港，为了三餐，委曲求全，受尽亲朋好友的冷嘲热讽。他用18年的人生“奉献”给了一个破碎了的理想。在激情的熄灭后，他投入宗教的怀里。在老人院当义工是他的另一种“奉献”，在豁达的心态下，他用爱心奉献给老人。

叶麻子，一个尽忠职守的公务员，一生奉献了盲目的“忠诚”，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盲目的“奉献”换来的是，老来疾病缠身时，却得不到子女的照顾关怀，一身的积蓄任由两个贪婪的儿子瓜分而无能为力。

萍，叶麻子的女儿。她与诗人有着类似的经历，早年也是怀着改革社会的理想，与父亲决裂，毅然投奔中国。结果落得被下放、被批斗、被折磨，最终也落得飘泊香港的悲凉下场。当她有机会回到了新加坡时，却要面对争夺父亲遗产的问题。在“付出一生的代价学习认识世界，认识人生。”[92]后，以“宽容”的态度面对两个贪婪的哥哥，“奉献”出属于自己的遗产。

在《重轭》中，“理想”则成为人肩负的“重轭”。

小鸥，家境还算富裕的年轻中国女子，为了画出一幅心中“理想”的太阳，来到新加坡。在屡画屡败，屡败屡画中，她认识了一位朋友“大学者”，后来逐渐发展出爱情。但是，当“理想”无法实现时，小鸥最后选择离开新加坡，离开爱情。画出“理想的太阳”是小鸥的“重轭”，在这个重轭下，她选择放弃爱情。

诗人和曾经是“亲密战友”英的感情，却为“理想”而被耽误了。当他离开新加坡时，英却无法同进退；当他回来后，英却已嫁了人，后来还移居了美国。因为“理想”的重轭，他对英的感情只能在心中珍藏着。信奉了宗教，在宗教的教义下，诗人在老人院，“为爱而奉献，为爱而牺牲”[93]，但是“这担子宛如重轭”[94]。

原甸早年对殖民地社会感到失望而远走他乡，在外漂泊了18年后，才回到新加坡。贺巾则是因为反殖运动离开新加坡至今。

贺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是马华文坛一位重要并具影响力的年轻作家，曾创作了多篇广受注目和热议的作品，如《青春曲》、《沈郁兰同学》、《小茅屋》、《青青草》等。这些作

92. 原句《活祭·奉献·重轭》，中国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页239。
93. 同92。页345。
94. 同93。

品都具有强烈的革命现实主义色彩，这跟他是“马共”成员的背景是有关联的。在文坛上初展光芒的时候，贺巾却因为政治因素，被迫离开新加坡，文学创作也因此而停搁下来。直到马共解散后，才重新执笔创作，在1999年，发行了短篇集《峥嵘岁月》。随后，在2004年和2011年发行《巨浪》和《流亡》两部长篇小说。

二战结束后，英国再以殖民宗主国的身份重回到新加坡。可是，英殖民地政府在日军侵略期间的软弱表现，使马来亚社会响起了一片反殖声浪。为了打击反殖民的活动，英殖民地政府在1948年6月，对新马两地同时实行了长达十二年的“紧急法令”，使战后的新马再次进入紧张和动乱的局势。在对抗马来亚共产党的反殖行动中，英殖民政府在1954年3月17日宣布了一项“国民服务法”，强制年龄从18至20岁之间的男性青年，都要登记接受军事训练，结果酿成震惊整个马来亚社会的“五•一三”学生运动事件。

贺巾是这场学运的学生领袖之一，代表新加坡华文中学生与中华总商会进行协商。对这场学运的发生原因，贺巾说：

“我们这一代从7岁到11岁，在抗日时期白白浪费了上课的机会，现在刚刚进入中学，应该让我们好好学习，不应该让我们去当兵。我们心里也知道其实政府要把我们抓去当兵是为了要打马共。我们也不同意，至少我们都不知道他们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打他们？心里也不服。所以就觉得男女同学要求免役是比较合理的。”[95]

《巨浪》演绎的就是这场新加坡史上的第一场学生运动“五•一三”事件。小说讲述以天柱和正坡为主的两位中学生，联合全新加坡的中学生，在热心社会人士的支持下，以顽强的意志、严密的组织，克服重重的困难，最终取得成功。小说除了对这场学运有了详细的披露外，也对当时的地下党活动也有所着墨。

另一部在2011年发行的长篇小说《流亡》可以说是《巨浪》的续集。故事从参与“五•一三”学运的两名男女马共青年学生，天柱和梅丽在新加坡地下环境愈发恶劣之际，经由组织安排辗转偷渡到印尼，展开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流亡期间除了经历印尼的反共大清洗，还得面对种种党内部的政策法规，一波又一波的“整风”、“破家”等等；书中还对马共的作战策略作了大胆的理性分析和批评。其实，小说对马共的作战策略作分析和批评

95.《马华左翼文学专辑》，网站《马来西亚著名评论家谢诗坚的“飞扬网络”，http://seekiancheah.blogspot.com/2010/11/blog-post_08.html

外，在故事的发展过程，对马共的行政和组织，都大有反映。从这些反映中，不难看出马共在行政和组织上，都存有不少的不足和疏漏。

《流亡》虽然讲述的是流亡的故事，实则也是一部对马共组织的反思之作。据说部分马共党内人士因小说的写实程度而对贺巾颇有微词，对此，贺巾在《峥嵘岁月》的《前言》里这么说道："也许会令某些人不舒服。但是，这是事实，总得面对！"[96] 贺巾忠于史实的创作态度，使他的小说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

贺巾早期的作品表现出改革的积极热情，后期的作品则多了一层冷静的思考，但这并不代表他的改革思想有所改变。对于走过的路，他是"无从后悔"，如果再回头，他仍然会"继续搞学生运动，搞反殖运动。"[97]

获得首届"方修文学奖"小说组优秀奖的《梦里阳光灿烂》，是宋雅发行于2010年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二战后英军重返新马，人民为争取独立自主，进行反殖斗争的年代为背景。讲述石抗的亲人、同学在反殖的行动中，遭殖民地政府逮捕、驱逐。而石抗最敬重的同学清原更被残酷刑讯致重伤，被驱逐到中国后不治身亡。石抗受清原的妻子，也是石抗敬爱的同学秀琴的托付，抚养生下的遗腹女。石抗坚守承诺，把女婴当成亲生女儿般抚养，以致两度错失爱情。到了女儿长大后，却误会石抗"花心"，致使亲生母亲离开他们，于是赌气离家出走，却因此酿成一场悲剧的发生。

小说侧重描写50年代年轻人的真挚的友情、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及坚守承诺的美德。在动乱年代里，他们的情操更显得珍贵、伟大。在这本小说的《作者的话》里，宋雅说道："故事中一些老师、同学、挚友，他们献身反殖斗争中，具有崇高的情操，使我敬仰不已。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我仍牢牢的惦念他们……"[98] 相信这就是宋雅写这部小说的动机。而这个动机一直促使着他连续创作了《军医渡边之死》、《阴暗的黎明》、《赤道上的冬天》等多部表扬风云年代里的崇高人性的小说。

陈歌秀的长篇小说《敬你一片蓝天》是一部表扬"大爱"精

96. 贺巾《峥嵘岁月·前言》，香港：南岛出版社，1999年。页13。
97. 陈国首《贺巾谈创作与人生·下篇》，见《联合早报·文艺城》，2013年4月5日
98. 宋雅《梦里阳光灿烂》，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2010年。页3。

神的作品。小说以上世纪50年代的学运为背景，描述一位在人生的道路上受到挫则的青年女子，把悲伤化为力量，以无私的大爱为世界受苦受难的难民服务。

女主人公蓝又青，在中学时代，因一次为助学会筹款的戏剧演出，邂逅了学运的活跃人物吴子敬，并发展成为一对情侣。毕业后，吴子敬获奖学金出国深造，而蓝又青进入南洋大学。就在蓝又青毕业前夕，发现自己患有先天不育症。为了不让几代单传的吴子敬断了香火，她选择了离开。不幸没有击垮了蓝又青，她进修接生课程，成为合格的接生护士，并倾数十年的时间，冒着生命的危险，走遍世界各个灾区，以无私的大爱为受苦受难的难民伸出援手。

作者在这本书里，特别题了一句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话："你没有权利选择你的出身，但你可以选择你要走的路。"是的，蓝又青在挫折后，选择了一条造福人类的伟大工作。她的人生因她的选择而显得光辉灿烂。

另一部同样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的是丁云的《赤道惊蛰》。《赤道惊蛰》反映的是马来西亚华族从对理想的追寻到理想的幻灭。小说通过两兄妹的悲惨命运，以明暗两条线索，展现了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的多场社会黑暗现实，如"五•一三"事件、"茅草行动"大逮捕、日资入侵马来西亚，鲸吞人力、土地及市场等等。

小说以陈槿花为明线，叙述她在这几场政治风暴中遭受种种折磨，远走纽约又遇到更多的苦难。在连串的苦难中，支撑着她的是，寻找哥哥的坚决信念。哥哥卫民及他作为马共成员的生活经历，则随着槿花的回忆、幻觉、搜集的资料、打听来的消息中时而隐，时而显。这两条明暗线索终于在泰南友谊村交结了。然而，槿花见到的哥哥竟是一个颓废、伛偻的失忆老人，连妹妹也认不得了，每天以迟缓的动作，重复地雕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鲁迅等人的头像卖给游客谋生。槿花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她只能永远地"闭上眼睛睡着了"！

丁云以沉痛的心情书写这部作品，以相当高的思想平台审视历史和现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及意蕴深邃的意象表达了他对祖国当代现实的看法与反思。《赤道惊蛰》无论是主题思想、内容结构都是上乘的。小说也获得马来西亚"双福"长篇小说优秀奖。

丁云的另一部小说《攀绝峰》也是以马共历史为题材的长篇

小说。小说的背景设在1989年，马共签署了“合艾和平协议”正式解散后。

不少马共成员在马共解散后，都相继走出森林，小说的女主角谭小羽也在这个时候随父母来到繁荣的吉隆坡。父母一心想带着小羽回到祖国新加坡，可是却屡屡遭拒。为了完成回国心愿，父亲被前战友拿督温标出卖，送了性命；母亲为了报仇，也赔上了性命。临死前，母亲要小羽攀上两座“绝峰”，一是报仇，另一是寻回她失去的新加坡国籍与身份。

在一次报仇的过程中，阴差阳错地遇到失忆的警员海杰，并假扮成他的妹妹，随他回到怡保老家。小羽终于成功杀死温标，为父母报了仇，但也身受重伤，幸得海杰救出，带回怡保。当小羽的伤势日趋恶化，她要求海杰带她回到考南康友谊村，那个她出生成长的地方。可惜她已来不及回到考南康山去。

小羽在攀越第一座“绝峰”时是坚决的，但第二座“绝峰”的攀越却是犹豫的。在小羽的印象里，新加坡是父母亲的祖国。对她，那只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即使父母亲曾对她描述过，但记忆中，新加坡是模糊的，只有考南康山才是真实的。所以在临死前，她想的是考南康山，要回的也是考南康山。熟悉的考南康山才是她的“祖国”。

第二节：刻画精神家园荒芜的作品

80年代是新加坡教育制度大调整的年代。英语至上兼顾双语的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华校生大量减少，华文学校纷纷关闭。学校体制改革，推行英语授课，学校行政语文一律改用英语，不仅致使华文教育严重滑坡，华文地位日益低落与式微，也间接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这时期的创作有风沙雁的《追逐阳光的人》、《遥远的期待》和《梦幻岛纪事》，刘星的《文化界人士》，谢裕民的《安汶假期》，石君的《晚晴》，田流的《文化圈内外》，尤琴的《华校生的残记》，洪友和的《彩虹人生》，馨竹的《神农后裔》，英培安的《戏服》等等。

在教育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最让华人社会震惊的莫过于南洋大学的关闭，这是当年文教育界，尤其是南大生最刻骨铭心的惨

痛记忆。南洋大学关闭至今已30余年了，南大生也分散于世界各地。但由南大毕业生组成的“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却依然每年举办聚会，维系一份南大情；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作品也不时出现南洋大学的身影。南大，一直活在南大生的心里。

出身南洋大学的风沙雁的长篇小说《追逐阳光的人》全面描写了海外的南大生的生活境遇与理想抱负。小说中人物众多，境遇各异，有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者，有钻研尖端科技着，也有悬壶济世者，众多人物的复杂多彩的生活，构成小说画面的特别丰富感人。

蕴藏在此部小说背后的不仅仅是南大生的悲欢离合，作者所寄寓的是在这人类理想幻灭的年代，知识分子应如何探讨人类的前景的情怀。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小说既是南大生的一篇生活悲壮史诗，也是时代知识分子追逐阳光的一曲高歌。

此小说出版后获得一定程度的反响，马阳把此长篇小说与努山塔拉的《海岸濛濛》、流军的《归去来兮》并称为带有“标志性”的作品，“摈弃‘小岛心态’，有种强烈的时代气息，扑面的历史风云，以及向往光明追求理想的激情。”[99]

《追逐阳光的人》是对流散海外的南大生的关注，而《遥远的期待》则把关注的目标转向一群维护华族文化的知识分子身上。小说讲述一位抱有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理想的青年王弘扬，放弃了在日本外贸公司的优差，回到家乡桃花岛，加入报馆工作。他的才华获得赏识，却也招来同事的嫉妒。于是被动地卷入一场场的人事斗争中，工作受排挤与限制。在失望之下，王弘扬选择了忍辱，转向学术的进修。在考获博士学位后，转到大学执教，并继续其维护、发扬民族文化的理想，还联合了好友及一群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创办了学报传薪火。

在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象征的华文报馆里，一群拥有深厚中文底子的优秀人才，竞为权势，或尔诈我虞、或趋炎附势，排除异己、挤压人才，导致好的报人一个个地离去。今日岛国中文的迅速萎缩局面，这些目光短浅的功利报人，是不是也该负上一些责任呢？

另一位毕业于南洋大学的作者尤琴，在2013年发行的《华校生的残记》也是一部以南洋大学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新加坡在建国的初期，在缺乏天然资源下，在面对着重重经

99. 马阳《又见芳草天涯——序风沙雁的<追逐阳光的人>》，见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3年。页8。

济困难的同时，还要面对政党斗争、社团斗争、种族矛盾、政治分歧等日益尖锐的问题。在这个复杂的大环境下，南大校园里，在各种思潮和立场与政治势力的博弈中，白色恐怖气氛相当浓厚。《华校生的残记》就是以这个年代的南洋大学为创作背景，描述了一段结合理想和爱情的的校园际遇。小说描写一群热爱集体生活，热爱文艺活动的大学生，他们有着服务群众，改革社会，追求远大理想的热情。可惜，在白色恐怖气氛笼罩下，他们有的被捕、有的潜逃、有的被歧视。

小说的每个章节都以故事中的几位主要角色轮替为第一人称，并通过他们的思想或行为来发展情节，巧妙地串接成整部小说。

2006 年发行的《夜正年轻》中篇小说集，收集石君的 4 部中篇小说：《夜正年轻》（曾在 1995 年连载于《联合早报》）、《心牵》（2002 年）、《银河》（2004 年）和《晚晴》（2005 年）。

中篇小说《晚晴》别开生面地通过几位年逾七旬的专科西医，努力学习中华文化的过程，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小说中的甄、邱、陈三位华文程度不高的医生，一次到上海学习针灸时，为一位华语讲得字正腔圆的老外医生的一句“新加坡华人不是都懂得华语和英语吗？”而感到惭愧，再加上工作上的需要及世界的大趋势，在年届七旬之时，开始学习华文。在一次慈善画展上，他们认识了画展的主持人，一位“来生依然希望做个真正的华人”的华文女教师简爱。简爱是甄医生的堂妹中学时期的同学，两人曾在简爱中学时期参与演出的一场文娱晚会上见过面。精通双语的她成了几位“老学生”的良师益友，为几位医生在学习中华文化过程中，增添了不少情趣。

出生中医世家，精通岐黄之术的馨竹在 2013 年发行的《神农后裔》是一部反映中医界暗流汹涌的各种明争暗斗的长篇小说。

作者生长于中医世家，曾远赴大陆学习岐黄之术。秉着自己对两地中医界的认识，不但以其生花妙笔为读者淋漓尽致地塑造各个游走在中医学院和中医医院的角色，还借着角色叙述了中医界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问题和残酷的现实。甚至也描述了百年老中药铺因无适当继承人接手祖传家业，青黄不接的悲哀。同时也反映了中医界所面对的问题，如：由于中医学院和医院是民办的，没有像西医学院拥有很完善的教育和训练计划及如西医、西药这

么有系统的管制。作品也指出了中医学院师资良莠不齐的问题；中医学会里理事们、会员们的分歧与暗斗；更揭露了中医师医术参差不齐及一批想凭借中医师这一身份或图提高社会身份和地位，或图名利双收，摆脱自身原为乩童、水泥匠、舞女、不学无术无所事事的投机分子。

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个无耻的人物，如将从父亲手中接手百年中药老店，并盘算着如何把祖业变成摇钱树的徐峰；一脚踏两船，即利用有钱但年老色衰的寡妇为自己开中医诊所，又想与年轻漂亮的风尘女子交往，最后被寡妇泼镪水的王晓松；想利用名医的信誉一步登天，与名医其实只有一面之缘却硬称对外宣称自己为其门徒，企图不劳而获的谭德立；更有沽名钓誉的好色之徒白仲奎；不思进取，却以阿谀奉承为手段，一步步向上爬的尤梓等可恶可耻的人物。作者借着这些人物，狠狠地鞭挞这群道德沦亡，无良知的害群之马，写实了聚集了先祖们几千年智慧的中药、中医术在S市的式微和在高速发展的S市，人们向“钱”看的功利心理。

此外，作者也借小说宣扬中医学虽在S市式微，但却仍有其价值的道理。它能以针灸缓解某些病痛，甚至能医治一些西医认为必须开刀才能治疗的病症，为一些病人带来曙光。当然，小说里也塑造了正派人物如：勤奋好学，认真善良的美丽女医师程雪；孝顺、率直且具有正义感，在忙里仍偷闲到中医院义诊的林菲；医术高明，桃李满天下，为中医药奉献一生的中国医师顾伯涛；木讷但正直的周大海；对中医药抱有理想和执着，为其耗尽心神，却最终不得善终的詹雨桐等正面人物。

笔者对这部小说是颇为欣赏的，但笔者以为书中较弱的环节在于作者对女医师程雪感情生活过多的描写，觉得作者在这些篇章中有偏离了小说主题之嫌。

笔者相信这些人物和情节，虽都如作者后记所言的有所取舍与虚拟，但笔者觉得作品是以作者对中医界的认识和听闻为根基，夹杂着更多作者和她所认识的中医界的亲友们的真切笑与泪、苦与痛。

作者在八十年代涉及岐黄之术，时隔二十多年后，在其老师的鼓励下执笔写这部小说；因此作者对书中的一些真人真事的感观已历经时间的沉淀与升华，使其能对各个人物采取更为客观的

描述。

《神农后裔》在描述S市中医界的人、事、物之中，也反映了这数十年来因中华文化和正确价值观的逐渐流失所面对的一些社会问题。小说呈现了S市的社会缩影。

谢裕民完稿于2004年的《安汶假期》则以一个南洋华人家庭的寻根奇遇，探讨文化认同的问题。

小说的叙述者“我”，其十世祖是明室后人。在明清鼎革之际，因不愿投降清室，乘船往台湾投奔郑成功，不料途中遇风暴，漂流至安汶岛。无何奈何下，只好在安汶岛定居下来，并与当地的土著女子结婚生子。往后的数代，不断地在中国、印尼、新加坡、荷兰、澳洲间辗转迁移流动，家族的联系也在流散中断了线。

“我”的父亲因去中国为弟弟奔丧，才得知自己“为明朝之国族，先辈因逃难，客居印尼”，兴起到安汶寻根的念头。于是“我”陪父亲前往安汶“寻根”，并如愿找到了家族后人，瞻仰了祖先遗物，祭拜了历代祖宗的坟茔。回新后，父亲又萌生把十世祖的骨灰移葬到台湾郑成功庙旁，以实现其遗愿的计划。不料，一场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破坏了父亲的计划。

这个大家族十代中，因不断地流动迁移，文化的认同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由于迁移而造成血统的混杂性和“根源”的问题。

“血统到底要追溯到哪里？三代前有印尼土著的血统，再往前原来还是明朝贵族。谁知道再往前追溯，会不会不是汉人？”[100]

“因为老是在变化，所以对所谓根、祖国、认同的观念都非常质疑。比如说你，你的祖国其实决定在我，而我又决定在你公公。如果当初你公公没离开印尼，现在你跟你弟弟妹妹都是印尼人，又或者我跟你公公去了中国，你跟你弟弟妹妹现在都是中国人。”[101]

血统应该是汉人还是印尼人？根源应该是归属中国？印尼？还是新加坡？

第二个变化是从“中国性”转移到“本土性”的现象。“我”的十世祖虽然定居安汶岛，还娶了土著女子为妻，“但却继续维持自己的文化、民族意识，抽离地生活在一个与外在环境完全不

100. 谢裕民《安汶假期》，见谢裕民《重构南洋图像》，新加坡：Full House Communications Pte Ltd，2005年。页74。

101. 同100。页73-74。

同的小天地里。”[102] 到了五世祖，他对“故土”虽存有思归之念，但对居留地也产生了感情：

“如果真能让我到故土，我将留下一个孩子守着这里的田园，与家人一起回返。如果在家乡有驻足地，便在那里耕种，不再回来。留下来的孩子则可守住祖坟，并留下香火。如果回去而无所依托，就再回返，不过，也已偿所愿。”[103]

在五世祖身上，已出现了“转移”迹象。至于中国出生，曾在印尼生活，后在新加坡长大的“父亲”，寻根只为了“要找的是自己的历史，丰富自己的生命。”[104]“我们的生活还是在新加坡。”[105]“父亲”的文化认同基本上已转移为“本土性”了。而出生于新加坡的“我”虽然对自己是明朝皇族后人感到惊奇，但对父亲的寻根计划，却反应冷淡。从安汶寻根回来后，还对记载祖先往事的《南洋述遇》起怀疑，甚至对安汶的所在地点起怀疑。文化认同在“我”身上已彻底转移了。

第三节：书写梦里依稀故里的作品

从建国前的乡村生活到建国后的城市生活，新加坡的人人事事都在流军的《海螺》，李选楼的《变迁》和《救灾前线》，谢裕民的《M40》和《放逐与追逐》，杰诺的《壮志羔羊》，郁金香的《夕阳斜晖》，佟暖的《河》，洪友和的《魑魅魍魉》和《风雨路上》，吴登的《走在黑道上》，张挥的《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和《烟事袅袅》等等作品中有所反映。

获得首届“方修文学奖”小说组优秀奖的《河》是佟暖花费数年的时间才完成的中篇小说，曾发表于《艺术天地》及山西文学双月刊《黄河》（2011 年）。

小说通过同住新加坡河畔一条巷子里的船公司老板、妓女姨娘和儿子阿成、及“我”三家的家庭变迁，描绘出一幅新加坡河在河清前的新加坡社会历史面貌。作者也表达了对在这块国土上一起生死与共的人和社群的关怀。

“方修文学奖”小说组评委之一的孙希，对“河”这部小说

102. 同 100。页 113。

103. 同 100。页 117-118。

104. 同 100。页 116。

105. 谢裕民《安汶假期》，见谢裕民《重构南洋图像》，新加坡：Full House Communications Pte Ltd，2005 年。页 117。

的评语非常精确地表达了作品的特色：

“内容现实、人物生动、形象突出、语言生活化；整体布局巧妙。侧写呈现特定时空中社会某个角落的动画面貌。书写平实，与生活平行。手法明快真诚，免除意识形态化的烙印。”[106]

随着《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在2015年出版后，张挥马不停蹄在2017年发行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烟事袅袅》。《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为张挥赢2016年新加坡文学奖华文小说表彰奖，《烟事袅袅》更上一层楼，获2018年新加坡文学奖华文小说大奖。

《烟事袅袅》的副题是“一个吸烟者的记忆战争游戏”，故事就是由一个吸烟者一连串时序错乱的回忆与独白，铺展出一部既真实又荒谬的魔幻写实小说。

小说中的吸烟者刘根源，是一位严重感受到被主流社会排斥在边缘的末代华校生。从童年到晚年，从椰园的乡村到城市化的组屋，一幕幕的生活经历，就在袅袅的烟雾中，错置、零碎，既真实又荒谬地重现着。刘根源历经过河水山大火灾、政府冷藏行动、逮捕左派分子、学生运动、反殖民地、独立运动、新加坡脱离大马政治事件、反谢太保被监禁、反对党进入国会、社阵退出国会，华校改制、赌场带来的犯罪，移民潮，物价高涨等等大小事件，涉及的生活与社会、政治、教育事件相当广泛。虽然这只是小说主人公个人的观察与回忆，有些甚至夸张、荒谬、魔幻，却也是新加坡历史的书写。

在主人公的零碎回忆中，出现最多，也是最重要的，还是华文的没落，这是张挥做为一名华校生最大的遗憾。张挥在小说的《后记》里这么说道：

“而我，不是一个流落异乡的‘异乡人’，我是在这片乡土成长的‘建国一代’，五十多年过去之后，我却有了‘流落异乡’的失落感。”[107]

小说采用小叙述的手法，由几十个小叙述，不完整地、错置地、零碎地不断重复出现，既虚假又真实；再加上魔幻、意识流、时空倒流等手法，呈现出一部“魔幻、怪诞、虚构、神秘性有写实”的小说。

106. 见《方修文学奖2008—2010获奖作品集 小说卷·下册》，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4年。页xiv。

107. 张挥《后记》，张挥《烟事袅袅》，新加坡：书写文学协会，2017年。页327。

郁金香的中篇小说《夕阳斜晖》是一部自传体的女性小说。小说通过吴立亭这个女性角色反映了新加坡女性“自强不息”的故事。

吴立亭的父亲在她年幼的时候，“为了响应一个空有其名的口号”出走中国，从此杳无音讯。为了维持家计，母亲必须出外帮佣，而小小年纪的立亭成了家里的“小管家”，也养成了立亭日后照顾家人的责任感，而不幸的童年也造就了立亭早熟和坚强的性格。从初踏入社会的微薄薪水，到后来留学英国进修美容专业文凭，再到后来的创立了美容事业。虽说一路上有家人、好友的帮助和支持外，但立亭自强不息的信念始终是她成功的因素。在事业上了轨道后，吴立亭仍不断地进修各类的知识，不仅为自己在专业的领域上立不败之地，也丰富了自己的内涵。

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但绝对可以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吴立亭早年的人生虽然曲折，但风浪过后，迎来满天的“夕阳斜晖”。其实，吴立亭的几位知己好友和美容院的不少女性顾客，也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创出事业成就；她们也一样在生活和职业上有过酸甜苦辣，但她们也都有着自强不息的精神，也一样迎来满天的“夕阳斜晖”。《夕阳斜晖》是一部女性的励志小说。

李选楼曾在消防部队工作了30余年，参与过多起新加坡及国外的标志性救援工作。多年的救灾经历和体验为其长篇巨著《救灾前线》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创作素材。

《救灾前线》通过吴佳龙、李绿源、曾多智、许立娇、陈如彦、占德拉、哈林、阿都拉等年轻的消防官员，在总监陈勇宗的领导下，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各施所长，出入火患、塌楼、地震等灾难地点，分秒必争地拯救生命。他们为了提升救灾的效率和面对新环境的应对能力，推动资源和配备的革新，力求精益求精。他们训练全民抗灾，为保护社区尽力。

小说对消防救灾工作如消防局和救火工作的历史、消防部队的组织编制、阶级关系、人员调动、设备器材、功能程序等等有详尽描述。对火灾现场每一个细节如大火吞噬建筑物及人命、火场现场的清理，旁观路人的指点批评，都有丰富多面的描绘。

本书不仅着重于消防救灾工作的细腻刻画，对民防人员的爱情生活、面对问题所表现的懦弱与畏惧、职场上的嫉妒与斗争；消防部队组织里的尔虞我诈、攀缘附会、挣扎斗争、贪污受贿等

人际关系，都有详细的描述。多方面的形象描绘使小说的人物更为人性化，也更具真实感。

小说对消防部队的组织和救灾工作有如此完翔实精确的描述，主要是因为作者在消防部队 30 余年的工作积累。从前线的消防官员到幕后的部门负责人，他对消防部队的整个运作体系，非常地熟悉与了解。正如陈志锐所说：

“毋庸置疑的，我们可以说李选楼先生使用了整整 30 年投入工作的经历，把所有的认知、经验、体会、感受，一字一字的记录下来，把对工作和消防生活的反思与微言大义流露在字里行间。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用生命来重现这部小说的。”[108]

第四节：追思日渐渺茫往事的作品

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人口中有 99% 是移民的后裔，历史可追溯到开埠前。1990 年代前的华人移民主要来自港台，自 1990 年新中建交后，中国新移民大规模流入新加坡。新移民的涌入带动了一股新移民的文学风气，“随笔南洋”网就是由几位新移民所创建的文学网页。同时，移民的大量涌入，也为文学作品带来了新的移民题材。

移民题材的中长篇小说除了新移民的创作如悯舟的《陪读妈妈》，赤道赤子的《寄生》，乔舟人的《野心蓝图》，沈芷华的《开口吧！舞鞋》，吴岩的《寻梦》三部曲等；还有建国前已移民新加坡，并成为公民的吴登所创作的《移民岁月》和《非法移民》；更有土生土长的移民后代如李龙的《新一代离乡人》，卡夫的《我这滥男人》，洪友和的《中国女人 vs 新加坡男人》、《青青》、《客工情》和《当音符慢慢奏响时》，陈歌秀的《绿洲边缘》，骆宾路的《海与岛》等等。

骆宾路是土生土长的移民后代，早年曾在中国生活，直到 1996 年才回国。他一生的人生道路曲折坎坷，经历富有传奇色彩。长篇小说《海与岛》描述一个过番华侨家庭在不同的时代与社会所走过的崎岖的道路，溢满酸甜苦辣的一生。小说跨越时空近百年，故事从清末民初，

小说的主人公陈大海，因为家乡先旱后涝，军阀割据，军队拉夫，无以为生，再加上想寻找早年离开家乡，到南洋当“猪仔”后杳无音讯的父亲。于是，留下妻子，只身离乡背井闯荡南洋。

108. 陈志锐《序 • 从救灾前线到后方书写》，见李选楼《救灾前线》，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7 年。页 5。

在南洋，生活安定后，也把妻子接到南洋，并生儿育女。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落叶归根的思想促使他抛弃了南洋的舒适生活，携带妻儿子女回归故乡，却不幸魂断于文化大革命中。陈老太如惊弓之鸟，慌不择路，带着子女回流到香港。

新中国的成立，令许许多多怀着满腔热情的华侨投奔祖国，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让他们感到彷徨，不仅要问：“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正如陈小舟写给姐姐荔香的信说道：“政治只是一篇美丽的宣言。很多时候，美丽的宣言裹着肮脏的谎话。因为人是自私的。”[109]

骆宾路以散文的笔调、朴实无华的文字演绎这段早年的移民辛酸史，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影子与感受，情节虽平实，却真实动人，人物形象也鲜明突出。

如果把《海与岛》归为老移民史，那乔舟人的《野心蓝图》（2015）展现的是新一代的移民史。《野心蓝图》是一部带有自传性的移民小说。小说描述一个重庆青年从留学东瀛到落户狮城的经历。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有人生目标的重庆高才青年，在祖国的保送下，负笈日本顶级工程学府，克服语言的障碍，成为工程博士，并获得在建筑公司当研究员的机会。当他发现在日本的发展受局限，便当机立断，携妻牵儿离开日本勇闯狮城，以专业的素质和拼搏的精神，成为新加坡首名来自中国的注册专业土木工程师，还创设了属于自己的土木专业顾问公司，实践了他的人生的目标。小说主人公的成功，凭的就是过人的才智和勇气、处变不惊的应对能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不同于一般移民小说略带“伤痕”的情感色彩，《野心蓝图》体现的是永不言败的积极人生态度。

创作了两部反映中国女移民的小说后，洪友和在2009年发行的《客工情》选择了以建筑客工为创作对象，

中国籍的建筑工人，一般上都必须付上二、三万的人民币的“中介”费，才能到新加坡工作。来新后，为了偿付中介债务和汇钱回老家，客工在日常生活中都必须省吃俭用，为了减少开销，他们还到慈善机构食用免费膳食。然而，却有部分失足的客工因

109. 罗宾路《海与岛》，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4年。页260-261。

染上恶习，把辛苦赚来的血汗钱付诸流水，陷入拮据的困境中。小说对客工种种生活与工作上的辛酸苦辣，刻画细腻。

小说的后半部着重描写劳资之间的矛盾与纠葛。从中反映了新加坡小型建筑公司所面临的问题。小公司在利润相对微薄的困扰下，资金往往周转不灵，还要面对有关部门的种种巨额罚款。于是，拖欠薪金，非法雇佣劳工等问题便陆续发生。建筑客工是靠借贷过来打拼，还要养家活口，薪金被拖欠了，他们自然要力争。然而，即使他们到有关部门去请愿和投诉，也未必就能圆满解决劳资纠纷的问题。

《客工情》描述建筑工人在工作和生活上的种种酸甜苦辣，并通过客工与资方间的纠葛与矛盾，反映了新加坡建筑业面对的问题。

《寄生》是赤道赤子移民新加坡后创作的中篇小说。小说以主人公的前后两段的人生交替发展。前段的人生以梦境的手法，迷蒙而神秘地呈现出主人公在故乡的所见所闻、青涩年代的陈年往事；后段的人生则以带着诗意的写实手法描写主人公南来新加坡的所感所悟，优美中带着禅味哲思。

在表现手法上，作者描写故里故事以朦胧的手法呈现，写本地现象则以现实手法处理。一迷蒙，一明亮，两相交映，精彩生动。同时，作者也灵活地运用了弗洛伊德的“本我、超我、自我”以及“梦的解析”理论表现于小说中。

作者具有很强的文字驾驭能力，这也许是作者在年轻时已读遍中国古典名著，古典文学的精华养分早已融入作者的血液里；又再加上从小习画，且天性幽默，因此无论写景抒情，叙事描写，都显得情景交融，张力特强。

小说中，作者对待故乡与定居地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态度。对故里的人与事是以直接的批判态度对待，对定居地则是在赏识中加以轻轻批评，显示了作者已扬弃了落叶归根的陈腐思想，颇有落地生根的宽阔胸怀。

尾声

尽管在21世纪，网络、手机的革新与普及，带动了微型小说与闪小说的兴盛。但是中长篇小说在21世纪的表现却出人意表地创下了“佳绩”，尤其是长篇小说更是在创作量上达到空前的数目，部分作品也在国外获奖受肯定。作者群还包括了老中青、本土与新移民的作者，小说的创作也因为新血的加入而有了新的，不同于过往的主题与题材。此外，写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在经过了多次大大小小的论争后，终于互相容纳与接受，博采众长。小说的创作也因此呈现出多元化的丰富多彩。无疑地，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在21世纪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期。

然而，新加坡文坛前辈骆明先生却对这一片盛况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新华文学目前的盛景部分的原因是有部分曾活跃于八、九十年代的作家归队，他们或自费或申请赞助出版文学作品，看似蓬勃热闹，实则是处于“吃老米”的状况。

骆明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在中长篇小说的作者群中，创作3部或以上的作者有流军、宋雅、风沙雁、吴登、陈歌秀、饶伙发、吴岩、洪友和、谢裕民、丁云、英培安等。这批作者绝大多数都是自费或申请赞助出版小说的。其中，较为活跃的是谢裕民、英培安、丁云、洪友和四位。谢裕民从2004年至2018年创作5部中长篇小说，英培安从2002年至2015年也创作了5部长篇小说，丁云从2007年至2016年创作了3部长篇小说，另有2部长篇小说正在创作中，洪友和的创作量更是惊人，从2008年至2018年创作了11部长篇小说，是创作量最多的一位作者。而这几位中流砥柱的作者，年龄都在60岁或以上。在出版的经济状况或年龄上，确实是处于“吃老米”的状况。这意味着中长篇小说的传承存有“青黄不接”的隐忧。

虽然近年来，在文艺团体的努力不懈地推广，新华文坛显得十分活跃，文学出版蓬勃，文艺活动频密。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对新华文学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新加坡的语文教育政策依然是个隐忧。作者群当中，接班的新血以新移民为主，

这说明了文化的断层已形成。

但是，基于国际局势和新加坡政策的“常变”，加上华文文艺团体及文学工作者努力不懈地推动下，新华文学的未来仍是充满着期望的。

目录

◇ 文艺园圃探幽

中长篇小说

3 瑰丽的漩涡（节选） 尤今

20 今宵别梦寒（节选） 刘文注

33 追逐阳光的人（节选） 风沙雁

49 安汶假期（节选） 谢裕民

69 晚晴（节选） 石君

85 遥远的期待（节选） 风沙雁

102 华校生的残记（节选） 尤琴

120 神农后裔（节选） 馨竹

◇ 时代风云画廊

中长篇小说

143 巨浪（节选） 贺巾

164 奉献（节选） 原甸

185 赤道惊蛰（节选） 丁云

208 梦里阳光灿烂（节选） 宋雅

228 敬你一片蓝天（节选） 陈歌秀

247 流亡（节选） 贺巾

261 攀绝峰（节选） 丁云

◇ 风住尘香花尽

中长篇小说

285 M40（节选） 谢裕民

305 夕阳斜晖（节选） 郁金香

316 河（节选） 佟暖

332 烟事袅袅（节选） 张挥

353 救灾前线（节选） 李选楼

◇ 故国陈年往事

中长篇小说

377 客工情（节选） 洪友和

399 寄生（节选） 赤道赤子

423 海与岛（节选） 骆宾路

444 野心蓝图（节选） 乔舟人

文艺园圃探幽

中长篇小说

瑰丽的漩涡（节选）

尤 今

作者简介：

尤今（1950 —），原名谭幼今，祖籍广东台山，生于马来西亚怡保，1958 年随父母迁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1973 年获南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学位，后获新加坡教育学院教育文凭。曾先后任职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报界，执教于中学和初级学院，现在专事写作。1982 年和 1992 年获新加坡书业发展理事会书籍奖，1991 年获第一届新华文学奖、1996 年获第一届万宝龙——国大艺术中心文学奖、2009 年获新加坡文化奖、2016 年获南大校友成就奖。5 部作品（小说、游记、传记）被翻译为英文、一部作品（小品文）被翻译为马来文。作品曾被新加坡多所学校选为课外辅助读本，并成为多所大学研究生的研究文本。至 2017 年 6 月为止，已出版小说集、散文集、小品文集、游记共 180 部，其中 88 部在新加坡出版，92 部在中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出版。小说集包括《模》、《沙漠的噩梦》、《风筝在云里笑》、《燃烧的狮子》、《跳舞的向日葵》、《瑰丽的漩涡》、《跌碎的彩虹》、

《那个像豹的女子》、《阳光竟是甜的》、《听，青春在哭泣》、《异乡情缘》、《飞鱼在天》和《金色的袋鼠》等等。

1. 鞭 打

礼堂里的整千名学生，此刻，全都变成了无声的鸦与雀。

氤氲在空气里那一份达致饱和点的紧张、还有，学生脸上难以自抑地流露出来的惊惧，使大大的礼堂在感觉上变成了一粒吹得过满、过涨的气球，仿佛只要轻轻一戳，便会“砰”的一声爆破了。

纪宏泉，这名超龄的十八岁学生，便在这种令人几乎窒息的氛围里，笔直地站在台上，听校长向全校师生细数他的“罪状”：

“纪宏泉是本校中五丁班的学生，上个星期一，他在学校附近的车站，把邻校一名十六岁的学生打伤了，还强行拿走了他的身份证，命他取钱来赎。伤人、加上勒索，犯了这样严重的过错，照理说应该开除，可是，本校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国有国法，校有校规，一个人犯错以后，就得承受惩罚。本校决定，除了记纪宏泉同学一个大过以外，当众鞭打三下。”

台上，摆着一张冷冰冰的桌子，纪宏泉按照指示，用手紧紧地抓着桌沿，半伏着身子，静待鞭打。尽管事前曾千百次设想过临场的难堪与恐慌，可是，现在，身在“刑场”，反而没有了感觉。整个脑袋，空空荡荡的，有一种不知置身何处的茫然。

这时，寂静的礼堂，清清楚楚地响起了挥动藤鞭的声响。

于无声处听惊雷，倍觉惊心。

学生当中，有些吓得呆呆地张开了嘴巴、有些紧咬着下唇强忍欲坠的眼泪、有些难过地别转了头、有些索性用手掩上双眼。

“嗖”的一声，当训育主任高举的藤鞭重重地落在纪宏泉屁股上时，一种热辣辣的痛楚立刻毫不留情地蔓延开来，他紧咬牙根，忍。“嗖”，再一下；“嗖”，又一下。完了，完结了。他慢慢地支撑着站了起来，腿很软、屁股很重、身体很烫，那种感觉，非常奇特。台下一片黑压压的人头，每一双眼睛，都是一盏

聚光灯，炯炯的亮光，毫不留情的从四方八面扫过来。这时，他那颗没有感觉的、好像死了一般的心，不知怎的，蓦然活过来了，而活过来的第一个感觉，居然是痛。这样的痛，和屁股那种火烧火燎般的痛，是全然不同的；它好像是被人硬生生地撕裂了，那种尖尖细细而又锐不可当的痛楚，直捣心窝；偏偏台下的每一道目光，都是盐，一把一把地撒在伤口上。意识及自己此刻是一盏“聚光灯”，他迅速地控制了自己，站稳了脚跟、挺了挺胸膛，刻意装出了漠然的样子，慢慢地走下台去；他穿越了人群、走回自己的班级，然后，冷冷地扫了四周一眼，坐下。坐下时，他并没有注意到，一直垂着头的梁蔷蔷，圆圆的脸上，全都是湿湿的泪。他更没有注意到，邓碧妮看着他的那双眼，有火烙般的痛楚。他只感觉到，当他坐下时，毕良骏把他那一双有力的手，友好地搭在他的肩膀上。

他没有动，直直地坐着，神情有些微的恍惚。

在朦胧的意识里，毕良骏搁在他肩膀上的那双手，不知怎的，竟然起了变化，变成了另一双骨节粗大的手。这双手，粗暴地抓着他的肩膀，企图把他像垃圾一样扒到屋子外面去丢弃，他厌恶已极、气愤已极，发狠地把那双手扫掉……

坐在纪宏泉后面的毕良骏，双手霍地被扫掉，脸上不由得露出了尴尬的神情，他以为纪宏泉不愿在众目睽睽下接受他人无助的同情，却万万想不到纪宏泉要扫掉的，其实不是他的手，而是在幻觉中他父亲的手……

2. 扭 打

父亲的手，比一般人大；父亲的十指，也比一般人长。

小的时候，每当父亲用手抚摸他的头，他便觉得父亲大大的手掌像两把小葵扇，挺好玩的；渐渐长大、懂事以后，看到父亲发狠地打着母亲时，他觉得那简直就是一双魔鬼的手。

许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桩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件，他依然坚持他没有做错。

那天下午，像往常一样，回家以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天气很热，他无意识地躺在床上，开了风扇。四周很静，古老的小风扇，不情不愿地转动着时，发出了“依依呀呀”的声响。他的胸口，胀胀的、闷闷的，他清清楚楚地知道横梗在胸腔的这一团东西是什么形成的，所以，有意识的不去碰触它。转过了身子，换了一个较为舒服的睡姿。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门匙转动的声音。看看床头的小钟，咦，才下午三点多嘛，父亲居然就回来了？厅里，传来了细细碎碎的谈话声。他坐了起来，侧耳细听，才听了短短几秒，便忍不住骂出声来：“娼妓！婊子！”重新躺了下去，用枕头把整张脸盖住。然而，没有用，厅里的那张脸，幽幽忽忽地浮到了眼前来。细小白净，和他母亲的黧黑矮胖，刚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五官当中，唯一突出的，是那双眼。杏形的，眼梢微微地朝上斜着，有说不尽的娇媚。就是这一双眼，把父亲的魂魄勾走的。可恶的是：在勾去父亲魂魄的同时，也把这三口之家的快乐、幸福、和谐，全都勾走了。医生诊断母亲死于胃癌，可是，只有他，清楚地知道这诊断是错的，母亲其实死于心癌，而把癌症“移植”到她母亲心房里的，就是这个长了一双“勾魂眼”的女人。他乱七八糟地想着这些事时，双手把枕头抓得死紧，仿佛他现在抓着的是那个女人的骨头。想着、怨着、恨着，他益发没了睡意。这时，厅里越来越乱、越来越响的声音，也不绝地传了过来。他狐疑地抛开了枕头，翻身坐起来。仔细听，咦，好像有人在搬动家具呢？厅里那一对男女，究竟在搞什么鬼呢？他再也按捺不住了，把门拉开一条缝，朝外张望。这一看呵，他立刻觉得血脉贲张，整个人变成了一座熔岩直冒的火山。紧接着，他好像一支脱弦的箭，飞蹿出去，一把扯住那个女人的头发，暴喝：“住手！”女人冷不防秀发被扯，吃惊、吃痛，尖声叫嚷，那声音是这般的凄厉，仿佛有人用刀子在剐她的灵魂。在她尖叫着时，纪宏泉伸手去夺她手中那张镶着相框的照片，照片夺到手，纪宏泉便松了手，可是，那女人，也许是太吃惊了，或者是不愿再吃这种暗亏，依然收不了声，尖尖细细的声音宛如抛物线，在屋子里绕来绕去。纪宏泉的父亲，在这一片骤来的凌乱里，丢下手中的烛台，飞跃过来，不由分说，一拳就朝纪宏泉挥过去；纪宏泉早有准备，敏捷地低头闪过，当他父亲第二拳挥过来时，他扬起手臂，硬生生地去挡，钢球般的拳头落在钢条般的手臂上，

双方都吃痛，身体也都不由得晃了晃。中年汉子发出如野兽般的咆哮："你这个不肖子，今日看我不把你活活打死！"纪宏泉也不甘示弱，从齿缝挤出来的每个字都沾满了恨："我不是你儿子，你不配当我父亲！妈死去还不够一百天，你便要移走她的灵位，你不是人……"言犹未毕，中年汉子便伸出拳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着着实实地击在纪宏泉脸颊上，这一回，纪宏泉闪避不及，被打个正着，嘴里蓦地涌出了腥腥咸咸的味儿，一股鲜红的血水，也沿着嘴角流了出来。多年以来凝聚在心头的不满、多年以来为了母亲而忍气吞声的委屈；加上新近丧母的哀伤与焦躁、加上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愤怒，纪宏泉的理智在这一刻全然崩溃了，他以发青的脸发红的眼发紫的唇握紧双拳，扑了上去，发狠地与这个他唤作"父亲"的人扭打在一起。那个原本装腔作势尖叫着的女人，现在，发出了来自内心深处、真真正正恐慌的尖叫声，奔到隔壁，向邻居求救。

邻居终于把这一对扭打成一团的父子分开时，双方都脸青鼻肿了。两个人，各自被邻居硬生生地抓住，可是，眼睛却都毒毒地瞪着对方。中年汉子脸上表情，十分复杂：震惊、愤怒、尴尬、气恨，都有。纪宏泉呢，一味的恨。中年汉子把话用牙齿切碎了，一个一个字吐到他的脸上去："畜牲，滚，立刻给我滚出去！"

他滚，"滚"到他外祖母的家去了。

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从今尔后，他就是一只断线的风筝，再也不能、不会回返那所曾经有过爱但如今却只剩下恨的屋子。

3. 殴 打

与父亲扭打后，纪宏泉请了几天病假。

几天后重新回返学校，纪宏泉觉得全身这里那里都还是隐隐作痛。整个人，好像浮在半空中，幽幽忽忽的，情绪无处安放。难过吗？不像。遗憾吗？绝不。气恨吗？也不全是。总之，窝窝囊囊的，觉得自己像一滩黏糊糊的烂泥。

那天，他是在下午三时许离开校门的。

远远的，便看到梁蔷蔷安安静静地坐在车站的椅子上。油亮

的黑发，扎成了两条俏丽的麻花辫，服服帖帖地垂在胸前。看到了他，她那张浑圆细致的脸，便心无城府地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微笑，甜甜的酒涡，不知天高地厚地在双颊上旋了旋。纪宏泉颔首为礼，纵是在心绪紊乱的现在，看到了她，他的心，还是止不住有一种温柔的撞击。他在车站的另一张椅子坐了下来，没有和她说话。

车站斜对面的马路，种了一排凤凰木，正是开花季节，饱满的红花，飞扬跋扈地压在一树翠亮的绿叶上，一簇簇、一蓬蓬，着实艳丽得惊人。偶尔风来，树叶摇曳红花动，仿佛满天飞舞着红色的小蝴蝶。

纪宏泉伸长着腿，闲闲地看着，心里突然有个念头撺掇出来：他很想去抓两只红色的小蝴蝶，绑在梁蔷蔷的发梢上。这样想着时，唇边不由得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侧头去看梁蔷蔷，却正好看到邻校两名个子瘦削的学生朝车站走来。

高的那个，三颗钮扣没扣好，胸前的衣服，造作地敞开，嘴巴一张一合地嚼着香口胶；矮的那个，头发鬈鬈的，耳朵插着“随身听”，一面走，一面扭着身体。

两个人，流里流气地挨到梁蔷蔷身畔去，坐了下来。

个子较高的一个开口了：“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哟！”矮的紧接着开腔：“没人陪伴的花，很快会枯萎的呀！”高的又说：“年轻的姑娘，应该跟着感觉走！”矮的说：“有些感觉，一生只来一次！”高的再说：“快快随我潇洒走一回！”梁蔷蔷圆圆的一张脸，涨得紫红紫红的，她站了起来，想走开，可是，那高的，居然伸手去扯她的书包，涎着脸，说：“别走别走，你一走，再回头我也不要你，伤心的人更伤心哟！”

纪宏泉就是这时出手的。

他窜了过去，飞起一脚，把高个子扯着梁蔷蔷书包的那只手踢掉，然后，一拳朝他下巴挥去，那高个子，和番薯一样，根本不懂得怎么闪避，被他打个正着，闷哼一声，朝后倒去；那矮个子，更窝囊，站在那儿，发出了尖尖细细的叫声，此刻，这叫声，落在纪宏泉耳里，竟和几天前他在家里听到的那一把女人的叫声如出一辙，他的意识，实然变得有点朦胧、有点浑沌，他来个五爪

抓鹰，扑过去，一把将他胸前的衣服揪起来，正想挥拳打下去时，脸白如纸的矮子竟哭出声来了："饶了我，你饶了我吧，求求你！"他一哭，纪宏泉反倒清醒了，知道他抓着的，不是那个令他憎恨入骨的女人，便松了手，但是，又觉得不该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便说："身份证拿来！"矮子不敢违抗，乖乖地身份证交上。纪宏泉随口说道："明天拿一百块来赎。"正把身份证收进裤袋里，便被对面赶过来的公众人士当场逮着了。

4. 初 恋

梁蔷蔷回到金文泰的住家时，双腿还是簌簌地发着抖，心乱如麻。

两房一厅的房子，一如既往，收拾得干干净净。母亲盘着腿坐在厅里，正把熨好叠齐的衣服一一收进塑料袋子里，一看到她，便说：

"快点吃饭，吃了饭，把衣服送过去给张嫂。"

母亲手脚利落地把衣服一袋一袋地收好后，便起身到厨房去了。寄养在她家里那个两岁多的小男孩聪聪，摇摇摆摆地跟在后头，口齿不清地喊道："妈妈，妈妈，我要糖糖。"母亲从一个小玻璃瓶里抓了一颗小白兔牛奶糖，塞给他；然后，在厨房里取出二十粒鸡蛋，然后，快手快脚地用一根叉子在一只大碗里把鸡蛋搅打成泡沫状。

梁蔷蔷呆呆地坐在桌子旁，看母亲好似风车一般旋转着。有时，她真不明白，身子好似一根筷子般瘦削的母亲，到底是哪来的精力，一天二十四小时忙个不休，除了照顾聪聪以外，她还替两户人家洗熨衣服、为另外四户人家提供伙食。

父亲过去在一家公司当书记，当经济不景气的浪潮席卷全国时，公司倒闭，父亲也失业了。此后，赋闲了好多年。劳心的工作找不到，劳力的工作又不肯屈就，如此高不成低不就地任由岁月白白溜走。

母亲目不识丁，把拥有中学学历的父亲看得比天还高。父亲失业，她把这归咎于命运的不济，毅然挑起了一家五口的生计。在梁蔷蔷眼中，母亲简直就是个"千手观音"，每天在堆积如山

的杂务、琐务和家务里团团打转，就算是铁打铜铸的吧，也会累倒，偏母亲不——莫说大病，就连伤风咳嗽也很少。也许，性子坚韧的她，知道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坚决不让病魔来纠缠。倒是父亲，不时投诉这边痛那边疼。父亲一不舒服，母亲便紧张，抓药、熬药；按摩、推拿，恨不得父亲身上的病痛能够长出一双双翅膀，通通飞到自己身上来。

没有经济能力的父亲，长期接受着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倒也不觉得失业在家是一件耻辱的事。在他的脸上，全然找不到失业汉的那种霉气；相反的，他的脾气好得不得了。两只出奇地大而微微地暴露在嘴唇之外的门牙，常年常日沾着可亲的笑意，一家人呆在屋子里时，他会出其不意地说些笑话，当大家笑得前俯后仰时，母亲疲累的脸，便会绽放出一种很幸福、很满足的亮光。

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梁蔷蔷养成了一种矛盾的性格。

她是早熟的，但又是单纯的。

年纪很小时，她便学会了分担家务。每当母亲忙不过来时，她便充当母亲的左右手，煮饭烧菜、洗衣熨衣、泡奶喂奶，样样都会、样样都做。另一方面，由于母亲对她控制极严，她的活动空间，就仅仅限于学校和家庭而已。每回班上发起烤肉会、露营会，她都只能“望门兴叹”而已。她已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井底的一只青蛙，守着一片小小的天、一方小小的地，安分的、安定的成长着。

这样的一只小青蛙，有一回却也因为有一抹彩霞不经意地落在井口而生出独独属于十七岁女孩的绮念。

那时候，新加坡全岛各处兴起了”服务自动化“的这个新概念，咖啡店、杂货店，都纷纷大事装修，变更营业方式以便适应新的潮流。

梁蔷蔷所住的那一座租屋楼下，有一间陈旧不堪的杂货店，有一天忽然贴出了一张告示：

“本店进行装修工作，暂停营业三个月，如有不便之处，敬请包涵。”

三个月后，重新开门营业时，就好像给仙人点化了一般脱胎换骨地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貌。

原本裸着身子黄兮兮地吊在半空中的灯泡，被亮晃晃的日光灯取代了，把店面照出一种亮丽的辉煌。许多货品，原本萎靡不堪地躺在破落的大纸箱里，现在呢，全都神气活现地挺立于秩序井然的钢架上；而那些因简就陋地装在大麻包袋子里的米呀糖呀面粉呀等等东西，现在，都整整齐齐地用塑料袋装了、密封了，贴上不二价的标签。

当然，变化最大的，是营业的方式。顾客，已由被动变成主动了。要买什么，自己找，找到了，送去柜台还钱，交易便算是完成了。

杂货店重新开门营业的这一天，大家都注意到柜台处站了一名年轻人，长得文质彬彬的，柔软的头发自中分开拢向两旁，白皙的脸上，有着一双无辜稚嫩的眸子，眸子里盛满了随时随地想向你倾诉的千言万语。

店东老陈，一次又一次神情得意地向老顾客们介绍他店里的这名新成员：

“这是我侄儿啦，住在金宝。金宝，你们听过吗？那是马来西亚一个小地方。我店里缺人嘛，就叫他出来帮忙啰！你们以后叫他阿敏就可以了。记住了吗？阿敏！”

记住了。梁蔷蔷把“阿敏”这两个字牢牢地记住了。不但记住，还在梦里千百次地呼唤着：阿敏、阿敏阿敏、阿敏阿敏阿敏、阿敏阿敏阿敏阿敏……

自从阿敏来了以后，她便很喜欢母亲差遣她到下楼去办事，每回把饭菜送去给定伙食的人家时，她总觑空静静地溜进杂货店里。

杂货店里的钢架上，放着琳琅满目的货品；她就好像是一只躲在暗处的小猫儿，通过窄窄的缝隙，偷偷瞅他。他很静，多数时间低着头，在收银机前专心一志地做账，会说话的那一双眼，被低垂着的眼睑遮住了；不爱说话的那一张嘴，温柔地抿成一道短短的直线，整张脸，像是一尊完美无瑕的石膏像。她从来不曾尝过酒的滋味，可是，在这一刻，她却有了一种醉酒的感觉。那是一种晕眩的感觉。她觉得自己胸腔里的那颗心，化成了一头小小的鹿，乱窜乱撞，把她圆圆的脸，撞得绯红绯红的。

她一直、一直守着这个小小的秘密，在看到他时，默默地快乐；在见不着他时，默默地痛苦。“爱情”这种感觉，化成一团空气，密密密密地包围着她，可她不明白，为什么爱上了一个人之后，痛苦会多于快乐、折磨会多于甜蜜？她不敢把这个感觉告诉任何一个人，即连最好的朋友柯曼珠，她也只字不提；但另一方面，她又很希望有人分享这种掺杂着痛苦的大快乐。在这种“想说而不敢说，要说而不能说”的心理状况下，她饱受煎熬。

有一天晚上，在床上辗转难眠之际，突然听到母亲对父亲说道：

“蔷蔷最近好像魂不守舍的样子，有时跟她说话她不应，有时又看到她自言自语，对着空气微笑，不知道是不是撞了邪？要不，我明天去庙里问问卜，抓一把香灰回来，泡给她喝。”父亲沉吟半响，才说：“我看，也许是功课太繁重了吧？这几天，你就不要再让她跑来跑去送饭了，由我来送吧，让她有多一点时间休息！”

躺在床上的她，听到父母这番对话，心里千回百转。关心她的父母亲注意到她“魂不守舍”，却完全不了解她内心的痛苦。父亲不让她“跑来跑去送饭”，就等于是剥夺了她到杂货店的机会了呀！这么一想，她的眼泪霎时流满一脸。

次日起身，强打精神，显得特别机灵、特别敏捷的样子，心思单纯的母亲，见此就完完全全地放了心。

当天，母亲差她到杂货店去买酱油，她在架子上取了酱油，到柜台去，在这一刻，她嫌自己的一颗心跳得实在太响、太响了，她很担心阿敏听到；而她拿着酱油瓶的那双手，竟然不争气地发着抖。坐在柜台处的阿敏，在写订货单，她静静地看。他的字，修长修长的，有一种温雅的气质。写完了，抬起头来，朝她微微一笑，她立刻魂飞魄散。他伸手收钱，指尖触及她的，她觉得自己像是烈阳底下的冰块，快要融化了。他漫不经心地问道：“你住在附近吗？”她点头。他又问：“还在读书吧？”她又点头。他淡淡地笑了笑，说：“好，再见！”说完，他的视线、他的心思，有回到了订货单上。她跌跌撞撞地从杂货店走了出来，又跌跌撞撞地走了回家。把他的笑容、他的声音、他的神情，制成了一卷无形的录音带，一遍一遍地在脑子里播放着、回味着，心情呢，

瞬息万变，时而悲、时而喜；时而愁、时而乐。一忽儿，她为自己的木讷而自责；一忽儿，她又为他看她的眼神而迷醉。整个人，好像浮在云里雾里，虚飘飘的。

然而，没有想到，没隔多久，她的梦，便整个地碎了。

那天，一迈入杂货店，她便愣住了。

柜台处，有个年轻的女子，和阿敏坐在一起，清汤挂面的头发，瓜子脸，眸子潋滟如清澈湖水。两个人，正亲密地交谈着。阿敏看她的眼神，足以令蔷蔷战栗；可是，真正让蔷蔷心碎的，却是阿敏的手。她曾幻想过千百次，让阿敏的手牵着她的手去看戏，可是，现在，这双修长的手，正紧紧地握着那女子的手！

过了不久，梁蔷蔷便知道这个女子是阿敏的未婚妻。

她的心，彻底地死去了。有好几个夜晚，她用手巾捂着嘴，哭得天昏地暗、肝肠寸断。她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抛弃了，对于自己生命中的一段“恋情”以如此不堪的方式结束，她觉得十分遗憾，十分羞耻，也十分痛苦。

从此以后，对“敏”这个字起了“敏感症”，就好像秃子见不得“光”一样。然而，阿敏留在她脑子里的“音容笑貌”，却是隔了好久好久，才勉强淡化的；换言之，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她独自舔着自己的伤口，过着痛苦莫名的日子。

在学校里，不论在老师或者是同学的眼中，她都维持着“乖女孩”的形象——话不多，朋友也不多，总是静静地坐在位子上，全神贯注地听课，老师分配的作业，她也总一丝不苟地完成。有时，老师生病没有来，整间课室闹得天翻地覆，她却依然独坐一隅，守着一方安静的天和地。

有些男同学，背地里戏谑地唤她为“木美人”，却是谁也不去“招惹”她，；女同学呢，因为常常要向她借笔记，又觉得她沉默寡言，不爱出风头，构不成任何威胁，所以，也在背后慷慨地称她为“木美人”——要让女孩子承认别的女同学是“美人”，是多么困难的一回事啊！）

“殴斗事件”发生后，这个原本不受人注意的“木美人”，顿时成了校园里一个受人瞩目的“热门人物”！

现在，梁蔷蔷坐在饭桌前，拿着筷子，文风不动，呆呆地回想刚才发生在车站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耳边突然传来了母亲的叫嚷声：

“蔷蔷，别做白日梦了，快点吃饭啦！还有一大堆工作要做呀！”

5. 暗 恋

“蔷蔷，你说，他到底是不是喜欢你，才出手打人的？”快点，从实招来！”

柯曼珠坐在校园树荫底下的石椅上，以逼供般的口气问梁蔷蔷。

“不要胡说八道啦，你！”蔷蔷没好气地应道：“我连一句话都不曾和他说过，谈什么喜欢！”

“嗳嗳嗳，我可没说你喜欢他呀！”柯曼珠的眸子必出了一丝笑意，刻意拉长了语调，说道：“我是说，他暗恋你耶！”

“去你的！”蔷蔷没好气地应。

柯曼珠不肯罢休，犹絮絮地追问不休：

“说真的，难道你一点感觉也没有吗？比如说，他平时看你的眼神，是不是像一块磁石？”

梁蔷蔷看她一眼，脸上忽然掠过了一丝笑意，说：

“嘿，我倒觉得你看他的眼神像万能胶……”

“要死啊你！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柯曼珠夸张地喊了起来，说：“我听同学说，他曾经在其他男生面前赞你很有女性韵味呢！”

梁蔷蔷突然觉得有几分烦躁，有几分不安，她提高了声量，说：

“别再胡说了，曼珠！”

最近这些日子，在窄满了整个校园的流言蜚语当中，梁蔷蔷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慎落到铁板上的一只青蛙，脚板很烫，她急于跳离，可是，跳来跳去，却老是跳不出去。

纪宏泉那天下午，究竟为什么会为了她而出手？

在她而言，答案就只有简单的四个字：仗义出手。

然而，令她深感不安而又难过的是，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事后不但被校方记了一个大过，而且，还得忍受当众被鞭打的奇耻大辱！

在这件事里，她原本是“受害者”，纪宏泉是“搭救者”，邻校那两名学生是“被告”，可是，纪宏泉一出手，整个形势便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受害者”变成了“目击证人”，“搭救者”变成了“被告”，而“如假包换”的“被告”，反而“堂而皇之”地成了“原告”。

每回忆及她在训育主任的引导下说出“真话”的整个过程，她便痛苦得想用头去撞墙。

主任问：“你有看到他出手吗？”

她答：“有。”

主任问：“是不是他先出手的？”

她答：“是。”

主任问：“对方有还手吗？”

她答：“没有。”

主任问：“你有看到他向那位学生索取身份证吗？”

她答：“有。”

主任问：“你有听到他吩咐那位学生拿一百元来赎他的身份证吗？”

她答：“有。”

“目击证人”与两位“原告”的供词完全一致，在加上公众人士的现场目击，可说是“铁证如山”，罪名确凿。

纪宏泉因此而被“定罪”了。

为什么训育主任不深入探究纪宏泉出手的原因呢？

为什么纪宏泉一直保持缄默，不进行自我辩白呢？

梁蔷蔷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纪宏泉坦白说出他当时出手时因为她受到调戏，她一定为为他作证的，可是，他不说，那两个流氓不说；她想说，又觉得难

以启口，犹豫着、犹豫着，可以说出真相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那天，在大礼堂，在上千名学生面前，当她看到他被训育主任鞭打的时候，她觉得那三鞭好像狠狠狠狠地抽在她的心叶上，热辣辣地痛；滚烫的泪珠，大颗大颗地滑下她的面颊，同学们都以为她是因为当了“目击证人”而感内疚，殊不知她是因为痛恨自己的懦弱而哭。她觉得自己欠了纪宏泉一生的人情债。

这个秘密，原本好似一个濡湿的面团，沉沉沉沉地压在她心上；后来，不知怎的，加入了酵母，无形的面团越涨越大，把她的脑子、把她的心房占满了，如果再不找一个人来倾诉，也许她便会“砰”的一声爆炸掉。

她把事发时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柯曼珠，没有想到反而成了柯曼珠调侃的对象。此刻，看着她的这个好朋友，梁蔷蔷的脸，露出了一种不被了解的悲哀。很深的一种悲哀。

6. 滚

中年汉子把话用牙齿咬碎了，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到他的脸上去：

“你滚，你给我滚出去，立刻！”

他滚，滚到他外祖母的家去。

那天，踉踉跄跄地从家门走出来时，纪宏泉觉得四肢五骸都好像不属于自己似的。双手和双足，绵软无力，一颗头颅，偏又出奇的重，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像被针戳般痛。父亲出手最重的，是击在他左脸颊上的那一拳。当拳头着着实实地落下来时，他眼前金星乱冒，有一种直坠地狱的感觉。此刻，拖着沉甸甸的双腿走在路上，他思绪混乱地骂自己：你他妈的纪宏泉，居然没能及时避开这一拳！接着，又想：刚才离开家门前，没有再给那个女人补上一拳，实在是太便宜她了！这一笔账，就暂时挂着吧，哼！他继续走着、走着，不知怎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片茫然的空白。他停下了脚步，看看四周，阳光很强，炙人肌肤，可是，周围的景物，却显得有点模糊。此刻，他站着的地方是一条大街，车辆川流不息；一辆辆从他眼前飞驰而过的汽车，落在眼里，一条一条短短的白线，飞过了一条，又来一条。他定了定神，短线又变

回了汽车，这时，刚好看到一辆计程车朝他飞驰而来，他有气没力地扬了扬手。车子一停，他便把自己抛入车内，说："丹绒百葛。"接着，紧紧地闭上了双眼。

来开门的，正是外祖母。一看，便喊：

"阿泉！怎么会搞成这样子的！"

那声音，很痛很痛，边喊便伸手拉他。

舅母出来，一看，也喊：

"哎呀，怎么啦，你！"

他躺在沙发上，外祖母用棉花蘸消毒药水，小心翼翼地帮他拭除粘在嘴角那干了的血迹，每擦一下，便问：

"痛吗？阿泉，痛吗？"

"不痛。"他喃喃地应。他最痛的地方是在心口，那地方，外祖母看不到，就算是看到了，她也没有办法为他止痛啊！

舅母在打电话，大约是通知在蛋糕店工作的舅舅。她的声音很低，嘀嘀咕咕的，听不清在说些什么。外祖母的脸，在眼前晃着、晃着，由一个变成了两个、然后，幻化为无数、无数个，他合上双眼，不旋踵，整个人便堕入了一个很黑很黑的深渊里……

过了很久很久，有一点点亮光照进了深渊里，然后，再多一点、更多一点。纪宏泉吃力地把手支在额头上，眯着双眼，试图辨认周遭的环境，然而，除了那一抹刺目的亮光，他什么也看不到。他不知道身在何处，他也不知道今夕是何夕。

他想坐起来，但是，身体里的骨头一根一根好似全都散开了，他张开了口，干涩的喉咙曳出了好似枯枝刮在沙地上那种刺耳的声音，周遭立刻便有了反应。

"啊，醒了，醒过来了！"

许多张脸，好像约好了似的，一起浮现在他眼前。起初，是模模糊糊的，渐渐地，原本交叠着的脸，一张一张分开了，他睁着浮肿无神的眸子，细细辨认，这些脸，有外祖母的、舅舅的、舅母的、表弟的。这时，他那颗毫不规则地跳动着的心，蓦然安定了下来。

外祖母拧了温湿的毛巾为他拭脸，毛巾触及脸上的伤痕，有撕心的痛楚，他紧紧地抿着嘴，默默地忍受着。

舅母柔声问他：

“阿泉，你饿了吧？为你熬了鸡汤呢！”

鸡汤端来后，众人七手八脚地把他扶起来，让他靠在沙发上。外祖母接过了舅母手上的鸡汤，舀起一匙，细心地把热气吹掉，喂他。看上去清淡无色的鸡汤，浓香扑鼻，清甜绝顶。纪宏泉干涩的喉咙得到鸡汤的滋润，有久旱逢甘霖的舒适感。外祖母手中把碗放在他嘴边，让他就着碗沿，慢慢地喝，外祖母频频地说：“小心烫啊，别，别喝太快！”喝得碗底朝天后，舅母又端来另一碗，碗里躺着一只鸡腿。她对外祖母说：“让他吃点固体食物吧，他恐怕早已饿了。”他是真的饿了，伸长了手去接，可是，手一举高，却因拉扯而生出了巨大的痛楚，一张脸，不由得因痛楚而扭曲变形。舅母看在眼里，赶忙转头对舅舅说道：“我看，你最好带他去医院检验，看看有没有内伤。”舅舅紧蹙双眉，不发一言。等他吃完喝完，舅舅向众人打了个眼色，众人会意，立马散开。厅里，只剩下外祖母、舅舅和他三个人。

“阿泉，你是不是参加了私会党？”舅舅神情凝重地问道。

“没有。”

“那——你怎么会被人打成这个样子？”

他垂着头，没有出声。

“你说呀！”

他咬着唇，仿佛要以牙齿作为屏障，防止话语从嘴巴里蹦出来。半晌，才抬起头来，轻描淡写地说：

“我和父亲起了一点小冲突。”

这话一出，舅舅和外祖母的目光霎时变成了两把火炬，异口同声地问道：

“是他出手打你的吗？”

肯定了这一点后，外祖母“畜生、孽种”地骂个不休，舅舅呢，却冷静地与外祖母讨论报警的可能性。纪宏泉一听，立刻便说：

“舅舅，我也有错，是我先动手的。”舅舅很是烦躁，站起身来，在厅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外祖母絮聒不休：“那个天杀的，良心给狗吃掉了。莲珠给他逼死了，现在，还把亲生的儿子打成这个样子。不行！达财，你得去跟他交涉交涉，看他安的是什么心！”纪宏泉哀声求道：“婆婆，算了，不要去吵了！事情都已经过了，再吵也没有用了！”舅舅停下了脚步，看着他问：“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还没等他回答，外祖母便说：“达财，就让他在这里住下吧，难道你还想把他送回去给那个畜生活活打死！”

纪宏泉就这样在外祖母的家住下来了。

节选自长篇小说《瑰丽的漩涡》
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 年

今宵别梦寒（节选）

刘文注

作者简介：

刘文注（1951—）笔名思思、梦寒等，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1986年荣获陈嘉庚高级学位奖学金，1988年获取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早期酷爱写诗，后转写散文及小说，作品散见于本地报章副刊，及中港台报刊杂志上。诗作《思念》曾两度被编成歌曲。曾获金狮奖（小说组）、城市文学奖、台湾诗歌奖、亚洲短篇小说奖、华东师范大学散文奖、新加坡书籍奖。著有诗集《无声的世界》和《山山皆秀色》（与梁钺、寒川合著）、综合文集《患病的太阳》、短篇小说集《永远的秋海棠》、中篇小说《今宵别梦寒》、学术论著《张先及其“安陆词”研究》。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第十章：妈妈泪水流成黄河 喂养我长大……

养大我四海为家流荡天涯

诗茵最近来信说她从那所市办语言学学院毕业了，说是分配面向上海，但若没有关系，一般单位连正规大学生都要得勉强，从她们学院毕业更是没有人问津。拉关系走后门，分配到一家化工厂资料室，说是当日文情报资料翻译，可眼下日文资料尚且没有，便被分配到实验室洗瓶子刷试管，名誉上是暂借，实际是下放。与一般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太太，合同工每天相厮混，心灵上打击太大，精神忧郁。

杨忠诚去了日本，也真的与那位孱弱的杭州姑娘离异了。他从日本给诗茵写了好几封信，许言一定帮诗茵办理进一家日本大学的手续，一切由他张罗。诗茵虽然曾因杨忠诚与妈妈那一档子事生了几年气，但对有机会赴日本仍然怦然心动。她也想有自己的事业，日语是她的专业啊！读了来信我心中立即有一种强烈的反感，我明确告诉诗茵日本不能去，去了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只会更远。而且谁也不知道杨忠诚的居心何在……。诗茵回信有点儿生气，说我从来没有信任过她，总是疑神疑鬼。而且还写道："如今国内人满为患，光一帮爷们抽烟也会使环境糟糕得人不能住，鸟不安生。只要能出国，还管别人安什么心呢？"她说除非我今年寒假回国与她结婚，然后将她带走，否则她便要去日本了。我一走快两年了，她也受不了这寂莫之煎熬。当时看了信，我心乱如麻，又束手无策，加上手头并无足够的资金作路费，只有望洋兴叹了。也只好又是写信，又是打电话，切切强调我们之间的感情。诗茵慢慢地听进去了，尽管仍在办理申请去日本的事宜，但已不再像开始那样孤注一掷，奋不顾身了。我也开始精打细算攒钱过日子，准备回去与诗茵结婚了。最好能是暑假，那样至少有三个月的长假；最好能赶在杨忠诚的动作之前，否则一切都吹了。

想到杨忠诚动作麻利，办事有一种必胜的精神，我便暗中着急，心中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便给诗茵家拨了电话。郝奶奶不在，去香港了，是成妈听的电话，说是诗茵下午去上英语课，五点半以后才能回家，但我最好六点钟打电话。而此时已是晚上十二点多钟，等六点钟时，我这儿已是凌晨两点钟了。但想到诗茵在学英语，积极为我们重逢与将来生活在一起做准备，

便睁大眼睛耐心等着，每一分钟都是难熬的。

二点整我拨了电话，不等铃响，诗茵气大如虹的，凶巴巴地喊道："都是你！都是你！说什么我去了日本便距离你更远了，害得人家本打算挂号快寄的申请表平信邮出，这一下也误了日期。你还在睡什么大觉．我恨死你了！"说完"叭"的一声，挂了。

我木在那儿，看看表才二点过一分。心中七江奔流，八海翻涌，怎么也难以入睡，躺下又坐起来，又躺下，又坐起，终于坐在桌前给诗茵写信。

诗茵：

亲爱的，告诉我，那是你吗？凌晨一点，在我极度疲倦的时候，在我除了睡眠什么也不想望的时候，我的心变成一只皮鞭高举在我头上，为了爱我努力图睁双目等候著，等候我的亲爱的，我的被生活挤兑著的痛苦的未婚妻在大洋彼岸下课来听电话。为了等待你的甜柔凄苦的声音，甜蜜的睡眠被置后了。让太平洋底的电缆或赤道上空的卫星传达我的情话、我们互相的安慰。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了思念、爱意是不能入眠的。但是，那是谁？谁的声音直捣我倦怠无备的耳膜，谁的声音使我陡然直立心儿惊慌地跳跃著，惶惶不可安生？夜已经很深很深了，低低的乌云正在悄悄向大陆深处潜移；我仿佛听到一个小丫头从睡梦中惊醒，大声地啼哭著，遥远但却清晰；夜雨悄然但却不停地敲击著我的窗棂。

告诉我，亲爱的，你究竟要干什么？是啊，因为我的信你没有挂号快寄你的入学申请表去日本。当你在富足繁华的日本与你的遥远的未婚夫之间，你偏向了小小的我，在你我的爱情史上那本是一个难得的瞬间。可那一瞬间毕竟太短了：你心中没有爱，亲爱的，你已经在后悔，是你的后悔变成尖锐的叫声戳穿我耳膜。太平洋底沉睡的大鲨鱼惊醒了，圆睁著血淋淋的眼睛。整个宇宙都瞪大眼睛惊讶于你的心声。是啊，也许这正是你的魅力所在：你恨时也同样铮铮有声。

在身体疲倦的时候，心儿也最脆弱。遭受申斥的爱只会痛哭流涕。是啊，我何尝没听见你——"我不向你喊，朝谁喊去？"告诉我，亲爱的，从何时起爱意味著朝他（她）大声地叫喊抱怨？

生活是沉重的是委屈的，可也不能将心中的积怨一并抛洒在爱人一头一脸呀！爱著不就是为了那一份和平的慰藉么？当你喊完了，在我的目瞪口呆之中，你嘿嘿地笑了，像个淘气的小丫头，撒娇地要我别忘了给你写信。你也深深地知道一颗心时常需要爱的抚慰。你总是企求著一封又一封温柔的情书，尽管你并非全心全意地爱他。

凌晨两点，疲累从身子里堕落，从细胞里隐退；我起床了，摇动这枝秃笔向你表达心中受屈受怨却不疲不倦的爱恋。多少年风雨雪霜，是这一封封信交织了你我之间相依为命的依赖。五年了，迄今整整五年了，我觉得我已经将我的心整个装入那只关在你书桌抽屉的信封里了；在那里变得化石一般干瘪。我一无所求，亲爱的。我只是梦想有一天你会出落得像一只出水芙蓉，春风和煦，婷婷玉立。那时我便可以放心地孑身离去。也许在为你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刻，我便已决定结束这一切，不论是以惊叹号，问号或省略号为结。

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多么天真啊！海阔天空，我将我所知道的一切，似懂非懂的每一句格言，每一个飘渺即逝的灵感，甚至耳闻目睹点滴心得都写给了你。是啊，整整五年了，这些惹人烦又惹人爱的牵心牵肠的信都成了我们恋爱的全部见证与内容，成了我对你唯一的性吸引。我没有肌肉紧绷的大腿，从未逞凶在绿茵场上，借腾飞奔跑的足球显示我青春的吸引力；我没有迸飞衣扣的胸肌，也从未敞胸露怀摇晃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我不高，甚至有点儿矮，任何人群中都有人鹤立鸡群，貌似清高地吸引著情窦初开的年轻姑娘，媚眼传情而又佯做不耐；我心中没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妄想。我只拥有无限的幻想：自由、丰富、多姿多彩；我只有一颗单纯的心：可爱、可笑、纯洁忠诚。我既是王子又是庶民，我生机勃勃而又楚楚可怜。所有这一切都是性吸引。记得在床上，我们同时体会了和谐优美的性生活并非两股粗砺的力的冲突，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美好的性爱是两躯情投意合的身体的无上的和谐，是一曲优美的音乐，一首高雅的诗歌，两只像我们一样美丽的躯体驾借想象的金翅，飞向晚霞妮紫嫣红的深处，去迎接那个玫瑰色的晴朗的黎明朝霞。人类的性爱永远

不同于动物之情。

此刻即将黎明，我想起了每天早晨去学校时走过的那片小树林。早晨是小鸟唱歌，恋爱的大好时光；孔雀开屏展示丰富奇异的色泽与颜色。这一切都是性吸引的表现。宇宙间的一切都有著性冲动，但并非一切的生灵都破译爱的含蓄。当你以骨骼的大小而贬低了我的躯体的性吸引时，我心中无限悲伤。我悲伤地意识到在我们行将结婚时，你仍在后悔著呀！

整整五年了，你也抱怨了五个春夏秋冬。你说我从未重视过你，别人是怎样怎样爱你更深更火热。你小心翼翼地照顾我的情面，从未提及别人的身高。身高不仅对你是男性性感的标志，整整一代中国女性都在梦想著高大厚重的爱。

可是，你从未理解我的心，更不知道我的心为什么不属于我自己。是啊，你也生在黄土高原，但你从未过黄土高原，你没有看见过那些弯腰弓背年复一年与贫困灾难徒手相搏的人们。五年了，我们至少也该是好朋友了，你也知道我绝非哗众取宠之辈。我头上的光晕跟天上人间任何一个普通的星星一般暗淡；任何明眼人心中都有一面镜子。我没有可证明的了。只是我一踏上美利坚这块新大陆，我便发现我不再属于自己。当我发现自己不再属于我原来所学的自然科学时，我叛逃向人文科学了。尽管我深知我的肩头太嫩，挑不起这付重担。可我不属于我自己，我眼睁睁地看著我们这一代人形成的时代大潮流：出国留学，想方设法移民，与外国人结婚，弃文从理，一切朝钱看。对我选择的路，大家都不屑一顾，鄙夷地转身而去，留下我孤零零地跋涉著。但我不是哗众取宠之辈啊，我已成了我四周知情人的笑料，在时代潮流的脚下呻吟著。

我不属于自己。生长在贫瘠苦难的黄土地上，营养不良是我的童年。那些生我养我的人没有将我当作一个普通的儿孙抚养成人，他们在我身上寄予了沉甸甸的希望。但我不是天才呀！咬牙挑起我所不能胜任的重担便成了我的命运。我的遗传基因中写满了恨，而我必须去爱，忍辱负重地去爱呀！诗茵，亲爱的，你理解这些吗？

我远非十全十美，耐心有限，常为小事光火。但是在这个世

界上你再也不会找到第二个人像我一样年轻、像我一样痛苦、像我一样苦苦地爱著你，牵挂著你。你也明白我们毕竟是幸运与不幸的一代人呀！我努力使我属于你，从而也属于我自己。尽管恨之入骨，我依然在爱著呀！

我欠那些生我养我，风里雨里，一把黄土一把汗水的人们太多太多。我不是平常人：许多异性的多情的眼睛惊奇地发现我，像你那样钟迷于我的独特的气质；但我也不完全出众：一个个明亮的眼睛暗淡了，冷漠了，喟叹著离去了，不再依恋。但这些不再使我悲伤，我不再为自己弱小的性吸引力而楚楚可怜。我尽管不属于自己，但我毕竟有我的故乡，我心中有一首诗，虽然从未写在纸上，但却生著一对不折的翅膀。作为一个人，我的光亮有限，但我会努力发光发热，去飞翔去遨游去喊去叫。我没有什么可证明的，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生活在一片斩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之中，心中却一片空白。世界人口像潮水一般猛涨，角角落落人满为患。可在这个宇宙上，哪里有我的位置？哪里是我的星系呢？祈问苍天，我还会写下一首激荡心魂的诗吗？祈问神明，我不会辜负那些曾寄予我厚望而今在黄土之下休眠的人们吧？我思想，从而我惊慌害怕；我幻想，从而我悲痛迷惘。我的幸福与我的痛苦一般的庞大。

原谅我，亲爱的，假如我曾苛求过你。我孤寂的心需要一个真诚的朋友，一个理解我的痛苦也理解我的幸福的朋友，一个原谅我的单纯也原谅我的愚蠢的朋友。我苛求你是因为你仍不理解我的悲欢。你生活得容易一些，因为你只追求我的幸福的片断；你看上去时常无忧无虑，因为你的世界有著有限的空间；你也许更容易愤怒，只是愤怒并不是痛苦啊。诗茵，我亲爱的人儿，你知道一个人心中的悲伤与欢乐大于这个宇宙是什么样的感觉吗？是啊，我是幸运的，人们都这样说。可谁能知道我的幸运会给我带来更大的忧愁呢？在这个世界上不论谁有责任感，他（她）的幸运便会加大他（她）的不幸。这不叫野心勃勃，亲爱的。一个人来到这个星球上了，便要留下他（她）的足迹。人的雄心应该被原谅。

然而，不管我头脑如何拥挤，你始终在我心中，你是我的亲爱的。为了你，我能一辈子忍气吞怨，一辈子放弃我的权利后悔

或者抱怨，一辈子没有要求。同样我没有权利忘记我的兄弟姐妹，我们同一代的挣扎在同样的水深火热之中的幸运与不幸者，那些与生命顽强拼搏的男男女女；我不能无视那些生于黄土地死于黄土地，像尘土一样生生灭灭的一代又一代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们。那便是我，也是你啊！是啊，我不可能将重轭从每个人脖子上取下，我自己也在一步一喘地挪动著。有谁知道水下有限的空气竟会滋养如此顽强的生命族？

在我们项家镇，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我仅仅希望在我有限的生命里，告诉这个世界，那水仙花神泪水流经的地方，生长著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不幸的人们，我们的深深的苦难和我们渺茫的希望。每当我回头看见自己的同胞自我否定自我丑化。一只倦怠的病马便会游荡在我心灵的沙漠里，没有饮水，没有听众，没有关切的目光……是啊，你问我为什么要替一帮不以为然不知自爱的人们而忧患呢？在金钱社会里，"人不为己，天殊地灭"才是真正的格言。只是我忘不了自己曾经是也永远是黑头发黄皮肤的穷孩子。……

我写不下去了，我为自己多愁善感而觉得可笑，这已不再是写给诗茵的信了。只是她在电话上一喊，喊出了我心中这许多可笑的委曲幽怨。天亮了，我也没什么可写，没什么可值得写的。我甚至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该寄给诗茵？她看了会不会再生气，距离远了，心中总是希望她能愉快些。

那年寒假我没有能够回国。诗茵当然很不高兴，但她听我说夏天一定回来与她结婚，而且我的暑假长达三个月，在一起少些急迫与匆忙之感，也没有太多的吵闹与抱怨。四月份在旅游旺季之前，趁飞机票尚未调价，我订了一张五月的机票。

到了五月，我便开始数着日子了，写文章也不像以往那么静心专注了。外边的世界总是那样明媚。暮春五月，北加里福尼亚遍野草儿青青，百花绽开，千鸟争鸣，从太平洋吹来的海风似也更加清新怡人。

下午四点多钟刚回到家，电话铃便响了。

“梦寒，”没等我说话芷彤姐便讲：“奶奶来了，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她要你现在就来我这儿，在这儿吃晚饭。”

“行啊，行啊！我这就动身。”我心中抑制不住激动，仿佛郝奶奶跨洋越海不是来参加芷彤姐的毕业典礼，而是来看望流落异乡他国的我。我也是郝奶奶的孙子呀！

芷彤姐研究生毕业，要成为国际贸易专业的MBA（企业管理硕士）了。她外公池俊杰老先生终于如愿以偿，心中兴奋，便动员郝奶奶，冰冰阿姨、卢冠全叔叔举家前来为芷彤姐庆贺，一家人下榻在南湾的梦洛园（Menlo Park）镇。梦洛园地处闻名世界的硅谷（Silicon Va1Iey）西沿，是北部加州富商之家聚居的别墅区。借郝奶奶的光，我还是第一次涉足贵地，果然鲜花盛开，草坪绿苗，环境优美，清雅宜人。

那是一家比池老先生在上海的栖霞路八号大了至少一倍的别墅，诚然在梦洛镇仅仅属中等水平。这是池老先生在美的财产，芷彤姐便一直住在这里，家里有三个佣人。

一见面郝奶奶便拉住我坐在她身边向我讲诗茵是怎样的从小娇生惯养，情绪不宁，动辄大声叫喊。但她心中的思念是痛苦的也是深深的。她个性强，不愿向妈妈或外婆诉说，只是一个人常在房里哭泣，“梦寒，你这一走又两年多了，诗茵心里没底呀！”直到我说了我已经订了机票，五月下旬便动身，郝奶奶也才放心了。

“我回到香港后不住，便回上海与诗茵，成妈一起准备你们的婚礼。”完了郝奶奶给了我一盒音乐磁带，她没有忘记我常写信告诉她与诗茵我是如何思念听惯了的中国音乐。

芷彤姐与Jackie在一边似是倾听又像在窃窃私语，郝奶奶与我的谈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倒是冰冰阿姨始终温柔地相伴。她果然与珊珊阿姨长得极像，若不是她举止娴雅，给人一种空间感、自由感、亲切而又自尊的感觉，我真会将她作为珊珊阿姨一样，实在是太像了。郝奶奶与我们坐在楼上小客厅，楼下大厅里，池俊杰老先生召见在美故友，商事伙伴，叙旧也是谈生意；时间的确是金钱啊！我一晚上只与老先生谋了一个照面，老头子听说七十多岁，可看上去面庞红润，两眼有神，步履轻轻，果断坚毅，给人印象很深。卢冠全叔叔是池老先生事业上的得力助手，经常

往来于香港与旧金山之间，今晚他当然在楼下陪伴那帮贵客。但卢冠全叔叔似乎对郝奶奶十分尊重，时常上楼来陪我们坐一会儿，还与我谈了不少有关上海母校的变迁。卢冠全叔叔虽然没有师兄许文庆那种武高武大气宇轩昂的北国汉子气魄，却也人到中年依然体态健美，英气内敛，刚毅沉稳，温文尔雅，一表人才。他与冰冰阿姨一样礼貌待人，却一点也不寻根问底干涉他人的生活。连 Jackie 在长辈面前的不以为然也只洒然一笑，没有任何干预。

当晚我留在梦洛园。第二天，出动了好几辆豪华型轿车，亲戚朋友，浓妆淡抹，来到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仪式中，郝奶奶让我坐在她身旁作她的翻译。看着台上一袭长袍的芷彤姐，头戴硕士桂冠，帽缨轻颤，美目流盼，笑容可掬，婷婷地看着我们，令人心中觉得无上自豪。典礼之后与芷彤姐照相，合影留念。我自觉地从卢冠全叔叔手中接过照相机，权充摄影师，当然本人也绝非摄影的庸才。整整一下午我仅与郝奶奶与冰冰阿姨合照了几张。芷彤姐看了我几次，我看见 Jackie 前后左右，护卫森严，也就转头走开了。人贵有自知之明呀！

池老先生当天为外孙女卢芷彤毕业开了盛大的晚餐宴会。消息传出，北加州华人的商贾名流，仕女绅士，新朋故友，携家带眷，熙攘而至。芷彤姐那天晚上可真美得令人心儿突突直跳。只见她淡妆轻抹，黑色拖地礼服，胸前一朵玫瑰花，香肩裸露，白洁如玉，大眼含笑，在一群突从天降的老少绅士之间，有如众星捧月，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冉冉而升，有如仙官领回的仙女。四旁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男士们相形之下，个个土气浓重，凡夫俗子，丑陋不堪，庸俗不值一顾，连着一身燕尾服一向飞扬跋扈自恃英俊的 Jackie 陈，此刻也显得十分暗淡。看着有人竟黏着亲吻芷彤姐的脸颊，面上妒意浓重又不好发作，便皱得七折八纹，狰狞可怖。

谢绝了卢冠全叔叔的安排，郝奶奶坚持不坐主席的大桌，便带我坐了邻近的普通席，冰冰阿姨也随来了。由于重要客人太多，卢冠全叔叔便不再坚持。郝奶奶始终没有说什么，目光安祥而又深邃，似在回忆着什么，又似在沉吟着什么。冰冰阿姨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芷彤姐，她真是个美丽而热切的妈妈。芷彤姐也时时看着这边，笑得十分幸福。

酒也祝了，歌也唱了，恭维话也说了几箩筐。那一刻我似乎觉得有许多目光在看我，我也年轻也是后生，此刻该轮到我向芷彤姐祝贺了。我虽然赶不上别人衣着时尚华贵，但我毕竟是年轻人啊，这是逃避不了的礼节。冰冰阿姨看了我一眼，她的眼光令人真想颤声喊一声妈妈。

我拈着高脚杯的长脚，迟疑了一下，起身扯平自己不常上身的西服，端起那杯红葡萄酒向芷彤姐走去，走得很慢，但我不能回头。世界变得空旷宁静，一大厅的喧喧嚣嚣，窃窃私语此刻都退远了，消逝了。苍穹下只有芷彤姐睁大的秀目，越来越近。两滴好看的泪珠在她长长的睫毛之间旋转着，随时欲滴。她脸上挂了一晚上的那机械的笑容消失了，面庞变得苍白，小嘴儿欲张欲合，颤颤的。两滴硕大的泪珠再也盛不住了，从眼外的睫毛突然坠落，滴在她脸颊上了，像挣脱羁绊的孩子，顺着她美丽白皙的面庞跌跌爬爬地奔跑着，奔向黑色的夜礼服了。

突然间芷彤姐抛开怀中的一大簇鲜花，拨开身边的 Jackie 和几位风流倜傥久久不离的男生，拖拽着长长的夜礼服，一下子冲向我的肩头，大声地哭叫："梦寒，奶奶……"嘤嘤的哭声里诉说了许多柔情。

我回头时才看见郝奶奶左手被冰冰阿姨搀扶着，右手捧一杯红葡萄酒，紧随我身后来向外孙女敬酒。是我，但更是郝奶奶那颤巍巍的形象使芷彤姐凄然泪下，那一刻她想到了我们三人相依为命的过去了吗？

芷彤姐那一扑，我与郝奶奶都猝不及防，两杯红葡萄酒红光一闪似漫天焰火，泼洒得几位善于逢迎的老少风流一头一脸。

"芷彤，奶奶与梦寒就用这残余的几滴红葡萄酒祝你学业成功。芷彤，放开奶奶，放开梦寒，举起一杯酒，来，咱们三人喝一杯。"冰冰阿姨递给芷彤姐少半杯酒，郝奶奶极有风度地咽下杯中那几滴琼浆玉液。我也喝干了杯中残酒，真是好酒啊！芷彤姐两眼晶莹仰头将那少半杯酒一口吞下，始终抓着郝奶奶的手。

"这小子是谁？怎么从来没见过？"

"听说是老太太在大陆的穷亲戚。"

不论中文英文，上海话还是广东话，那几句我还是听得懂，但我已不再在意，甚至连 Jackie 企图从郝奶奶与我怀中抢走芷彤姐我都没在意。我看到芷彤姐为郝奶奶为我项梦寒流了泪喝了洒，这便够了，我心中痛快啊！也许我没能肆无忌惮地吻芷彤姐的香腮，但我与芷彤姐还有郝奶奶那一刻心中回忆着同一段美丽而苦难的岁月。在座的人都没有那般荣光。

隔天，冰冰阿姨来电话，说郝奶奶在离开加州之前极想来看看我住的地方和所就读的学校。我心中一直很高兴，听完电话更是喜不自胜。我将自己的好事及感觉向小雅雯讲了，她也为我高兴；同时又建议我将住处收拾收拾，我邀她那天帮我沏茶招呼客人她也答应了。

北加州的天气很少使人失望，那是个异常明媚的日子，清爽温馨。郝奶奶一行上午十时准时到达。冰冰阿姨陪着，芷彤姐也来了，Jackie 开车。芷彤姐和冰冰阿姨衣服入时，容貌姣好，浓妆淡抹，光彩夺人，立时寒舍生辉，令人愉快。只是小雅雯迟迟不来，我一个人茶壶茶碗的手忙脚乱。冰冰阿姨前来救驾，方才稳住阵脚。可是 Jackie 不喝茶，只喝咖啡。他虽没说，芷彤姐还是敲明了。而我向来不喝咖啡，连速溶咖啡也没有，一时不知所措。

正说着叶雅雯来了，还有吴苏珊与另一位不认识的青年小伙子。那是吴苏珊的男朋友，姓陈，新近才从香港移民来美。小伙子秀里秀气，腼腼腆腆，看上去挺好玩，也可亲近。他抱来了自己的煮咖啡器皿和几只瓷杯。这当然都是小雅雯的心思。但小雅雯说她爷爷在香港与池俊杰老先生是多年的生意伙伴，小时见过芷彤姐，印象深刻，只是小她几岁，从未有缘说过话。芷彤姐对她及她爷爷都不记得，倒是冰冰阿姨知道底细。这样 Jackie，吴苏珊和小陈三人喝咖啡，郝奶奶、冰冰阿姨、芷彤姐、小雅雯和我喝茶。大家相见，互相介绍，或椅子，或沙发，或席地而坐，热闹非凡。

“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了。我总想我到美国来，一是参加芷彤的毕业典礼，二是来看看梦寒。梦寒是我老人家亲手接到这个世上来的。所以可以讲梦寒是我老太婆的穷亲戚。但我为我有这样的穷亲戚而骄傲，为他的聪明、勤奋、苦难与成功而骄傲。梦寒

是从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他能走到这儿比你们在座的每个孩子都付出了更艰辛的劳动。应该讲我是来参加芷彤的毕业典礼的。芷彤是好孩子，为取得她的学位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我这些年一直惦记着的是梦寒。我老了，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时常想些与两位孩子在黄土高原度过的那段日子。芷彤，你还记得那段生活吗？你没忘记外婆讲给你听的故事吧？”

大家的目光从我脸上移到芷彤姐脸上了。记得，当然记得，那故事总使她泪流满面，现在也有点儿忍耐不住了。

大家沉默了片刻。只听小雅雯问：“郝奶奶，为什么秦岭最后要死在黄水浊浪里，还要漂流到东海呢？”

“姑娘，坐过来，坐在奶奶身边来。你问的好，姑娘。奶奶也常常想为什么传说中的秦岭牧羊少年死了要漂泊入东海。在座的都是中国人，熟知中国习俗的人都知道秦岭是座山，宽肩厚腰的山。梦寒，芷彤和我在山脚下生活过。巴颜客喇山也是一座高山，比秦岭更高。但很少有人去过那儿，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名气挺大的黄河确是发源于巴颜客喇山。秦岭以他宽阔的胸膛保护了黄土高原，巴颜客喇山以她的泪水浇灌了黄土高原。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儿女子孙便在那片黄土地上生存繁衍，从而创造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化。孩子，这些不是奶奶编造出来的，秦岭牧羊少年吐血黄河飘尸东海到底意味着什么，奶奶也不知道。现在在这儿，看着你们年轻的脸再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那古老的传说已经预言了你们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后代迁徙海外吧？奶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台湾也罢、香港也罢，你们都是秦岭牧羊少年和八仙女水仙花神的后代。记着也罢，忘了也罢，你们永远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儿女。我来这儿是看望梦寒、芷彤，也是来看你们的，不是告诉你们学成回国去死守那一勺黄土。你们是奶奶的孩子，但也都成人了，有了自己的看法了。我也常想，也许出来见见世面对你们有好处，做奶奶的希望你们活得愉快、活得幸福。我老了，没有你们那种四海为家的志向了。我老太太既不希罕旧金山也不稀罕新银山，死了，火化了，骨灰撒在项家镇的农田里，那里有我的数不尽的孩子。”

郝奶奶走了的第二天，我收到了蓝妮的一封信，她宣布了她

与 Gan 将于今年八月去西德结婚。看见信我心中淡淡的，蓝妮师姐要入德国籍了，我该向她祝贺，拿起电话我又放下了，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我便签了一张贺卡，投入信箱，然后收拾行装回国了。

飞机安全起飞了，空中一稳定我便又一次将郝奶奶带给我的音乐磁带放入随身携带的袖珍录放机。那首歌又缓缓而铿锵地在我耳边响起。

小时候，奶奶常常说，
我是西伯利亚来的流浪娃。
西北风最冷，跌跌撞撞我滚爬，
我是土头灰脸头破血流的凄惶娃。
宽胸膛的秦岭是我爸，
妈妈的泪水流成黄河喂养我长大——
养大我黄黄的皮肤黑黑的头发，
养大我，四海为家流落天涯。
小时候，奶奶常常说，
我是天女下凡生的宝贝娃。
王母娘娘恶，躲躲藏藏我没家。
我是吃千家饭穿千家衣的凄惶娃。
为我以身遮风的是我爸，
妈妈的泪水流成黄河喂养我长大——
养大我黄黄的皮肤黑黑的头发，
养大我，四海为家流落天涯。

节选自中篇小说《今宵别梦寒》
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0 年

追逐阳光的人（节选）

风沙雁

作者简介：

风沙雁（1943 —）原名欧清池，又署瑶岗。祖籍福建龙溪，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荣誉学士、日本上智大学比较文化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历任新加坡移民厅助理厅长，新加坡驻日本大使馆三等秘书，《南洋商报》资料室主任，《联合早报》社会委员、执行级编辑。曾任新跃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1990 年获美国运通卡新闻奖。1960 年代末开始文艺创作，《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委之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创会人之一兼任秘书，《新世纪学刊》和《新世纪文艺》创刊人之一兼任主编，《新华文学大系》联合总编辑。著有诗与散文合集《砂砾集》；杂文集《矛盾集》和《文学絮语集》；散文集《樱花飘落时节》、《枫叶初红忆扶桑》、《哀思集》和《风沙雁文集》；诗集《风沙雁短诗集》；长篇小说《追逐阳光的人》、《遥远的期待》和《梦幻岛纪事》；学术论著《方修及其作品研究》和《新华当代文学史论稿》；政论集《新加坡人眼中的亚洲》。

相思遗恨　枫叶飘情

一

车子朝着东海岸公园大道穿行，利民、慧萍、思中、秋韵和敢笑都为沿途的鲜花绿树迷住了，频频赞扬新加坡市容的整洁美丽。

“新加坡的行政效率是没得说的，绿化也很成功。”于深思说：“许多外国政要来访问时，都很赞扬我们的成就，但事实上也有不少问题，比如说，我们路旁的树，表面上看起来，葱葱郁郁的，雄伟极了，但只要括起风下阵雨，总有路旁的大树倒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些树是在别处种大才移植过来的，这样一来，这些树的根就不会深入泥土，不会破坏路的根基，但正因为它们的根不深入泥土，一有暴风雨就会连根拔起倒下。这些树叫做移植树。有人因此戏谑地说，我们引进外来人才政策的一个后果，就会像移植树一样，一有风吹草动，外来人才也会远走高飞的。另一方面，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也落后得很。”

“我们在外国住上二十多年，也不感觉到遗失了什么？温哥华唐人街的华人色彩，比新加坡还浓呢。”吴思中说。

“这是地球村时代，国界已模糊了，唯一能系住人心的还是民族文化，还有有个可献身的场所就行，我在哥大亚洲文化学院当图书馆长，不只进一步品尝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连日本文化也了解了不少。”余敢笑感叹地说。

“我每年到北京或上海讲学，看到莘莘学子那股追求学问的热忱，我就无限感慨，异乡的知音有时比故乡的俗人是更可爱的。”李利民说。这怪不了他，二十年前他考取了华盛顿大学的高级化学博士，回来应征工作，主持人冷言冷语对他说：“李博士，你所学的知识太专门了，我们的社会还不需要。”就这样一句话把利民赶回西雅图，几经波折，利民与慧萍才跑到温哥华去，从此他俩就在这四季如春的太平洋旁的都会生活。

“我每回国一次，我就越发觉自己无法融入这社会。表面上我们的社会保留了许多民族习俗，但那尽是些无关痛痒的小传统，我们的大传统诸如文学、历史、哲学，有多少人懂？”黄慧萍也

发起牢骚来。

“慧萍说得好。我在《世界日报》工作，我对温哥华华社的情况较了解。真的，加拿大在提倡多元文化，我在那儿比在故乡更能看到有实质内容的民族文化。”秋韵也附和着说。

“我带你们去看看我们的校门的那个牌坊。”车子来到南大附近，于深思不转向南大现校门所在处，却转向裕廊路上段的旧校门口所在处。

这时天竟阴暗起来，且下起倾盆大雨。这是热带特有的云阵雨，而云南园最常见到云阵雨。这雨铺天盖地而来，顿把热气全淋消了，车子靠近校门牌坊时，六人从密密的雨帘中看过去，南大校门牌坊耸立在野草丛中，狂风狭着密雨飘打牌坊，吹得野草瑟瑟作响，整个意境就像一幅凄风苦雨中的荒冢的景致一样萧杀。

“要下车来凭吊凭吊吗？”于深思问。

“不要啦！”秋韵嘶喊着，她的咽喉哽住了。

“我们到底是回来凭吊还是聚餐？”思中咕哝着。

“都有。但主要是聚餐，是找朋友深谈。”利民说。是的，自1992年首届南大全球校友联欢会举办后，会上由汉素音宣读的复办南大的计划，就一直萦绕在有心人的心中，利民就是其中的一位。但经过众人再三检讨研究此计划后，由于时过境迁，当年华人办学的热忱已消磨殆尽，大部分人都认为已无法复办南大了。

二

这样的细雨飘洒的午后最有情调，它把右边的南大湖朦胧化了，它把南大行政楼烟雨化了，它把屋子和花草诗意化了。这样的天气，是故人相聚深谈的好时机，更何况大家都喝了些啤酒’谈兴就更浓了。

“深思，这些年来你在文化界工作还得意吗？”思中问道。

“怎么说呢？在文化界工作，也不见得就能有所作为，就是一份职业，但一家大小的生活费的来源全都靠这份职业，大势已去，华文水准一日比一日低落，年轻人能阅读华文书报的与日俱

减，我们的行业是夕阳行业，文风不振，受华文教育者士气低沉，大家都相当消极。”于深思幽幽说，语气哀伤。都二十多年了，当年他抱着到外国深造后再回南大执教的梦，随着1980年南大关闭后已破灭了。这些年来，他潜心钻研一两个课题，博士学位已获得，但年过半百，在事业上再度出发，为时已晚矣。于深思目前所想的是退休后，浪迹天涯，游山玩水，躲进世界任何国度的一所大学，研究一些海外华人的思想课题，以此娱度余生。他此时的心境就如这山岗的迷朦雨那样苍凉。

“你太过悲观了，深思，风物长宜放眼量，凡事要看得长远点才是。”思中批评着。

“我并不悲观，只是我前半生所走的路与你们的不一样，你们把青春掷在国外，我把光阴丢在故乡，都一样。我担忧的是，一个民族若失去了文化的根，将变得异常脆弱与没有生活方向。我常想起楼兰古国，这曾经繁荣过西域古国为何会在历史上消失掉？我们的国家会是现代的楼兰吗？”于深思望着南大湖那角的蒙蒙雨景说。

“这叫人黯然神伤的时代，若在故乡有可献身之处，我们又何须长年流落在外国。”利民伤感地说：“我能理解深思的悲凉心态。一个人若苦于无献身之处，那是很教人气馁的。深思所写的文章，是要有读者群才有意义的，而现实是，每死了一个受华文教育者，深思他们的报章就是少了一个读者，而新的读者增加得非常慢，去者远远超过来者，你要是报人，你能不情伤吗？”

“我在温哥华的《世界日报》工作，也有同样的感受，移民的第二代都逐渐丧失本族的语言文化，我们的报章读者全靠新来移民，这是很无奈的。但在新加坡，这是我们出生的地方，却也要面对母族文化日愈消失的局面，那是无 法教人接受的。”秋韵说：“但一味悲叹也于事无补，深思，你应该做些在实质上可促进文化繁荣的工作。”

“深思他们刚组织了一个文学艺术研究会，也拟办一份学报，探讨国内外的各种文化、历史、艺术等等课题。欣菊担任总编辑的工作，目前正在收集稿件。”湘涵说：“我们也要向大家约稿。”

“这就对了。”慧萍说：“于无声处听惊雷，南大生最可贵

的其中一个优点就是能在最悲劣的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

凡在七十年代或甚至更早的六十年代，曾在云南园寄读过的南大生，谁没留下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那是风云激荡的年代，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混和着对飘晃在众人眼前的一道人类的彩虹式的理想的追寻热忱，使那二十年间的南大生都胸怀宽阔，满腔热血。他们不是没有儿女私情，不是没受过失恋的煎熬，都有的。但那年代的南大生，有更多理想令他们向往，有更多远大目标教他们追寻。他们很容易在感情的痛苦深谷中爬上来，并朝向与众人利益息息相关的目标迈进。

这绝不是口号，当年摆在每位南大生面前的是这样的一道难题：毕业后到何处去觅职。受尽社会歧视与冷落的南大生，有些毅然远赴加拿大、美国、英国、日本等等先进国继续深造去。他们考取了硕士学位，更多的是考获博士学位，但出身不好，回来祖国依然受歧视。他们又出去了，并在外国找工作，把所学的贡献给异国。世上有哪一所大学的校友聚会是在外国举行的？第一届南大全球校友联欢会就在数千里外的多伦多举行，第二届在美里举行，第三届在吉厘举行，只有这次的第四届联欢会才在新加坡原南大校址举行。南大生散居在马来西亚、印尼、香港、加拿大、美国、纽西兰、英国、芬兰、澳洲、日本等国或地区。

对前途的担忧，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这使南大生纵使多么柔情似水，也必然兼有几分刚毅之气。也因此，即使不少南大生称《绿岛小夜曲》是校歌，他们在歌唱时，那歌词中的“姑娘”很可能也代表着民族文化，而不只是恋爱中的“心上人”，这就是“南大精神”的其中一个要素。

什么叫做“南大精神”？有位校友这么说：“南大精神，就是华族捍卫其民族教育权利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精神是源自华族寻求在新马扎下其文化和语文的完整的根的需要。”这定义相当全面，但或许还有可补充之处。南大与新大合并为国大，南大生成为一些校友所称的“亡校奴”，这悲怆的情怀是南大生团结的力量，这团结的力量使南大生即使生活在天涯海角，也永远忘不了民族文化，也使任何南大生只要是遇上另一位南大生，纵使素未谋面，也会倍感亲切。如果可以打个比喻，那每位南大生就都是一把燔火，且是

深具引力的燔火，可以彼此吸引并聚在一块，也因此，南大校友会遍布世界各个角落，这些校友会犹如一团团带着期望的大燔火，它们每次汇集就想追寻一个共同的理想，以发挥本身的作用，在一万两千名南大生逐渐在世上消失掉的过程中，它们所追逐的理想能一一实现吗？若不能，那它们就是一团团的流星的殒石，只供后人的凭吊，而这将是中华民族海外一支的余哀。

深思等十一人慢慢漫步到云南园来了。他们分为三批：湘涵、欣菊与敢笑一组；利民、慧萍、思中和秋韵一组；秀乐、深思、夏木和英豪一组。

云南园的景致大体上没变，只是园外的旷野建了好多座组屋，破坏了园林的宁静美；园内花草竹丛依旧，八角亭子的刻有“南大”二字的瓦片都被拆掉，一片不存，换上新的无刻字的瓦片，提到瓦片的事，思中开口了：

“当年瓦片被拆时，我托深思上去云南园捡了几片留作纪念，深思为我们每人寄来一片，我保留的那片现存放在我的古董摆设柜中。”

“哎！八角亭的瓦片没了‘南大，二字，这亭子就与一般公园的亭子并没两样了。”夏木插上一句。

“我在东京听人家说，本来连校门口的牌坊都要拆除的，但据说当年建牌坊时曾下过毒咒，谁拆牌坊会祸延子孙，所以承包商都不敢拆。”英豪大声说着。

“行政楼的保留，则要感谢日本名建筑师丹下健三，没有他的力陈行政楼风格独特，有保留价值，那也早被拆掉了。”

三

因为下午有个大型研讨会，众人用完早餐后照例在校园内漫步一圈，再发了一些感慨，说些别后各人的生活故事后，就又回到宿舍小息与闲聊。

座谈会除几位主讲人针对某个专题作深入探讨外，就是自由发问与发言。校友们非常踊跃发言，使得主持人只好限定每人发言两分钟，许多校友在忆述往事或探讨南大今后的发展时，声音

哽咽，情绪激动；有的甚至泣不成声，泪盈眼眶；有的则慷慨激昂，力陈当年关闭南大的不是。

“都十五年了，南大关闭都十五年了，大家还是这么激动。”散会时，吴思中与众人走出会场时这么说。

“大家的情绪是那么悲伤，倒像是在哀悼南大似的。”黄慧萍说。

“这也难怪，大家都曾在这儿生活了整整四年，对这儿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有浓浓的感情。现在突然从海外或校外回来，抬头一看，景物虽依稀可辨认，人事却已全非，南大已成为历史名词，那能不哀伤。”秋韵说。

“李扬馨是哪一届的毕业生，她呼吁大家应该向前看，说南大是火凤凰，这是什么意思？她到底知道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利民有点气愤地说。

“向前看，向前看，母校都关闭了，还向前看，看什么？”程英豪火上加油地说。

“我当年要回新加坡行医，还不是和英豪一样，英文被人家考倒了。一晃二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我还有多少时间向前看？”章夏木也埋怨道。

“我在当年毕业时，就曾梦想着重回母校服务，把我的一生献给弘扬中华文化的事业上去，这个梦在十五年前被人戳破了，我的前景茫茫，怎样向前看？”深思发起牢骚来。

“但那几位呼吁发扬‘南大精神’的校友的谈话，就说到我心底来了。”湘涵说。

“从世界格局看问题，我认为大家向前看也没什么不对。”敢笑说：“一两百万华人不要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依然会灿烂发展下去。”

“敢笑说的也有道理。中华文化既是优秀文化，国人要自己扬弃它，那是他们的损失，我们何须为此哀伤。”欣菊说。

“从世界格局的角度看问题，对我们这些长年流落在外国的人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问题是人家又要撩起我们心灵上的隐痛，叫我们捐款协助发展南大。南大的精神还在山岗上吗？”思中生气了。

“别再讨论了，我们喝茶去。”李秀乐说。众人没异议，一起走向第2餐厅去。

四

“来，继续干杯。”秀乐乐极了，他也站了起来，逐一向每一位同学敬酒。他意气风发地说：“只要广义的‘南大精神’永存，我们就可以创办另一所南大，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这话基本上没错，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在任何一个角落寻求到经济独立与政治认同后，该民族就会有在文化与语文上寻求落地生根的强烈愿望。中华民族也不例外，这是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权利。华族的这种生存权利，在殖民地时代遭受到殖民地政府的压制与阻挠，华族的民族教育才得经历这么多苦难，且始终无法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

晚宴在十一点左右结束，但许多校友仍然不舍得离去。有些在湖畔闲坐，有些趁着月色在云南园漫步。于深思等十一人则带着喝剩的一樽半的色酒，来到一座八角亭，借着月光与昏黄的灯光继续喝着。

在闲谈中，敢笑突然提起新加坡人向外移民的情况严重不严重的问题，这激起深思的愤慨。深思说：

“直到今天，国人向外移民问题还是很严重，据说每年总有三几千人外移，多是有真材实料的优秀分子。最近的两项调查显示，受访者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想移民。当局对此甚为担忧，实行了多年的招揽外来人才政策虽收效，但外来人才会不会长久留下来也是个问题，整个社会的根基因而显得很松弛，无法削减移民的色彩，开埠百多年了，如果我们依然无法扎下根来，那这儿就会像旅馆一样，人去人来，却始终没有人想永远在这儿安家落户。”

“我在温哥华报章上也看到新加坡招揽人才的广告，看来每年移进的外来人才应是不少吧？”余敢笑说。他今晚喝了不少酒，脸色通红，人也变得较活泼与较爱说话。

“移进的人才是比移出的来得多。”湘涵说：“但这解决不了问题，移出去的人具有本地意识与效忠感，若他们不断地外移，

这就会动摇社会根基的。”

“哈，这不正和深思前天告诉我们的移植树的现象一样吗？表面上看来，我们的社会各个领域人才济济，但我们担心的是，万一有暴风雨，这些人才会不会如移植树那样连根拔起远走高飞？”利民半嘲笑地说：“年轻一代受过良好教育者，一有机会就移民，我们这批当年学成归来，想献身国家者，却或因英语说得不够流利，或因偏见与成见，而无法找到可施展所学的工作，只好长期流浪在外国，为外国作育英才，以至直把他乡当故乡，如今垂垂老矣即使再度归来，也很难适应这社会了。这是历史的错误，也是我们的悲哀。”

“话也不是这么说的。”欣菊插嘴说：“这是地球村的时代，国家观念日益模糊了，各国都在推行延揽人才的政策，各国都有好多杰出人才移民他国，不只是新加坡才有此种现象。”

欣菊的想法比较接近敢笑，这也难怪，他们都是七十年代末的南大生，在改制后的教育系统的教养下，他们的民族情意结，或甚至国家观念，就不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的南大生的来得深沉与牢固。欣菊一方面由于个性较豪放，有男子气概；另一方面也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时常接触到上层人物，耳濡目染，眼界较为广阔，因此她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是相当远大的。她与深思、利民、思中、秋韵、慧萍不一样，后者较倾向于要在家乡发扬民族文化，欣菊则认为天下何处不可家，民族文化也无须靠岛上的华人来保留发扬。

“话虽是这么说，是人总不能没有个故乡，人在外国，精神家园就难免显得荒芜贫乏。”思中幽幽地说。他今晚心情无比恶劣，他流浪在外，都快三十年了，个人的财富累积了好一些，生活富裕得很，就只是精神上空虚了一点，中国各省、台湾、香港，他与太太秋韵每年都轮流去观光，对那儿的一景一物，可说比长年不回的故乡熟悉多了。“狐死必有丘”的观念深深烙印在他脑中，但子女都在外国读书、就业，自己又年过五十，若要举家回国，这牵涉面太广了，很难面面都照顾到。就此终老异乡，却又心有所不甘，这就是思中的烦恼。

“哎！故乡又有什么用？人死了，一切都不知道了。我就时

常吩咐利民，若我先走，请把我的骨灰抛向海洋，我的灵魂要遨游天下，‘上穷碧落下黄泉’，到处走动。”慧萍慨道。她今晚也喝了一些色酒，情绪激昂。

“我的看法与慧萍一样，去日苦多来日不多，我们都把青春给了异国，老了还回国做什么？给人家增加负担吗？”秋韵气愤地说：“在故乡既不能建立精神家园，那在异乡终老不是更有意思吗？”

“比起你们来，我的境遇就更不幸了。”夏木提高声调说：“我娶了日本太太，我儿女在家说日本话，儿女也念日文学校，我不只把我所学的献给日本，连我的下一代也献给日本。”

夏木脖子上的青筋浮起，他原本就相当红润的脸，出于酒精的作用，在月光下显得更为红彤彤了。夏木当年在仙台学医，完成学业后因英文不好回不了国，就在仙台行医，并娶日本人为妻，长期居住在仙台，起居饮食，言行举止，都颇似日本人了。他与同学们见面打招呼时，总习惯性地行礼鞠躬，常常引来同学的讪笑。

“娶不娶日本人为妻，跟我们的下一代的会不会丧失掉民族文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太太不就是道地的新加坡人，结果我的子女也还不是一样只会说日本话，看日本文。大环境如此，我们再努力也是枉然的。”程英豪激动地说。

程英豪的太太盛清珠，二十多岁就跟着英豪到东京，英豪读书，程太太 则学插花茶道，程太太的插花艺术登峰造极，除了掌握草月流的花艺外，其他流派的花艺如创美流等的艺术风格，程太太都有所吸收。程太太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读日文学校，除了彼此之间说日语外，和父母也是说日语多过说华语。

“别这么悲观，只要‘南大精神’不灭，我们的文化就不会消失。”秀乐说：“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的奋斗精神比新加坡还强得多呢。我们除了办五十多所独立中学外，还筹办东方学院与新世纪学院。报读华小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多，在西马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马来人，数以千计的印度人报读华小；在东马的砂劳越和沙巴也有数以千计的原住民报读华小。看问题要看远些，别以为一个小岛的现象就是一切事物的特征。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依然蓬勃发展呢。”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谈着谈着，不知不觉间已是凌晨一点半了，校友们大都回宿舍或回家了，云南园静悄悄的，只有远处的另一个八角亭也有几位校友在聚谈。云南园盛放的茉莉花，浓郁的香味散布在清凉的空气中，熏人欲醉；野草散发的清香，越使众人感到这园内的空气是何等清新。

深思等十一人踏着月光回到宿舍时，已是凌晨两点了。

六

“这就是英殖民地的‘德政’，它走了坏的是留下一大堆棘手的难题，如种族问题、语文问题，像印度、斯里兰卡等等，较不那么坏的，是留下一点点所谓的优雅文化气息，让‘孝子贤孙’去缅怀，去重温的梦，秋韵也从邻桌倾身过来说：“当年反对华人兴办南大最强烈的就是英国殖民地政府，它以不承认南大学位的温和的狡猾的方法，压抑南大生进入决策阶层。提起维多利亚市的古典建筑物，我就想起竖立在云南园的新南大牌坊，以及孤零零地竖立在荒草中的，校名被拆掉的旧南大牌坊。华族移民就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聚合众人的力量兴办学校，较成功的多少保留了民族的特点，不成功的就被人家同化了。那像英国殖民地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措施推行本身的语文教育，而且教给殖民地子民的又不是最优秀的文化，而是粗浅的，只能做等因奉此的思考的语文教育。另一方面，却又通过对小传统的渲染，引诱殖民地子民向往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因此，凡被英国殖民过的地区或国家，总有一小撮自命为英国文化通的人，当英国势力撤退后，依然在那儿对天遥望，缅怀过去，过着自以为是英国绅士般的生活。其实，这些人既放弃了母族文化，对英国文化也只懂得一点皮毛而已。他们既不读英国文学，也不听歌剧，古典音乐，就只懂得喝下午茶，粗浅得很。”

“我以前住的那一带，就有一批连自己的中文名都不会写的峇峇，他们常常聚集在一个小贩中心的咖啡摊旁，在相思树下喝着奶茶或咖啡，就些炫耀子女如何成功的空话，就这样弹尽残余岁月。你若问他们这一生来到世间做了什么？他们将无言以对，他们只像一滴油掉进汪洋大海，就这么浮面地过了一生。”深思

从邻桌补充说。

“哎，深思，你提这些假洋鬼子做什么？”思中从邻桌站起来说：“这些人懂得什么英国文化，他们偶而上酒店喝下午茶，为的是拣便宜货，传统的英国下午茶，只是一壶奶茶，几块饼干，至多一两个小的烘面包，讲究的是情调，悠闲与优雅的气氛。那些人吃下午茶，却是还要吃米粉、包点、烧卖、炸鸡翅膀什么的，油腻腻的一大堆，贪图的是吃了一顿便宜的下午茶，晚餐就可以省下来不吃，这与追求优雅情调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都六点十五分了，应该可以去吃海鲜吧？下午茶话题待会儿再续谈吧！”夏木说，他也站了起来，准备要走。

“好了，我们走吧。”英豪说着，也站了起来。

众人没异议，便一起到常春藤海鲜馆吃饭去。常春藤海鲜馆面海，又靠近人行道，餐馆右边因此多了一块空地，当局在空地上广植花树，前几天午前午后又下了几阵骤雨，花儿开得特别灿烂。

十一人坐在一张特大的圆桌，向前看去，夕阳欲落未落浮沉在天那边的地平线上，天边展现了一层层的火烧云，暮霭开始拉拢并笼罩着远处的岛屿，阵阵的归鸟，像是追逐着火烧云似的，在海面飞来又飞去，远处好些大船已亮灯，微微的亮光，与暮霭晚霞相映辉，就营造出一派热带黄昏海景的特殊风情来。

这样的充满着温暖的黄昏，故人相聚，佳肴当前本应欢欢喜喜的。但对这十一位南大生来说，实际情况又不是如此。他们聚少离多，而且聚会的国家每回都不同，有时在日本，有时在加拿大，或甚至相逢在旅游景点，大家一见面，总会先惊喜一场，而后叙旧，问一问彼此的近况，然后又别离，明日又天涯，对这批南大生是家常便饭，也是他们体会最深的感情。

菜吃了两三道，啤酒也喝了两樽，大家情绪有点波动，也有点伤感。这是第五天了，是全球南大校友欢聚后的离别日，绝大部分国内的校友都散了。深思等十一人因为今晚的海鲜宴，也因为明日将到东方学院参观，并转去迪沙鲁海边住宿一夜，因此留了下来，但后天下午大家就都又要分离了。

海风聚然大了起来，潮水继续高涨，波浪一个紧接着一个拍打着海岸，再谈起复办南大的事，众人都有无限的感慨，秋韵说：

“看着这浪涛滚滚的景象，你就会想起文化的延续问题，但南大生是止于欣菊、湘涵、敢笑这些人了。南大生会随着岁月的消失而一个一个消失，而终于成为历史名词，南大生是没有后浪推前浪的景象的。”

秋韵的这些颇有点哲理的话，在这夕阳把最后的余晖洒在波光闪闪的海边听来，格外教人伤感。

夜幕慢慢低垂，终于吞噬了整个大海，只有远处的轮船上的灯光在海面上闪烁着，以及将降陆的飞机的讯号灯在夜空里一闪一闪地发着亮光，这热带的夜的海边，因着晚风的猛吹，也透出几分凉意，这凉意一直侵进众人的内心。夜终于笼罩了整个大海。

八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多灾多难，也是它的文学艺术较强调实用功能的缘由。”敢笑说：“这绝对不是中国的错，文学艺术无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服务社会的，我较担心的是它们会被政治化，文学艺术一旦政治化，那就缺乏生命力。我泛览过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近当代的主流作品，它们并没有强调实用功能。我因此常常这么想：马华文学与艺术是不是应该融入一些较闲适的成分，一如日本的随笔散文那样的淡雅成分。”

“我常感到生命的空虚，我的欣赏文学艺术大半为填补生命的空虚，使生命显得充实且有意义。”欣菊说：“我想艺术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它能充实你的生命，能移风易俗，能促进社会进步。但艺术不是歌功颂德，不是粉饰太平的工具。但在我们这个丰衣足食的社会，艺术的存在意义又何在呢？”

“我常和思中夫妇和利民夫妇接触，我们这群在温哥华生活工作的南大校友，比较注意的是故乡的民族教育与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我想我们的文学艺术应可阐发这方面的课题。”

“你在温哥华生活了这么多年，有何感想？我是指你对人生有何看法？”欣菊问。

“我还没结论，我很矛盾。”敢笑说：“从中华文化的强调延续生命的意义这角度来看，一个人没了后代，一个民族文化没人继承，都将使生命显得残缺不全。我在加拿大生活，到目前为止，正面临此二课题。”

“人有没有后代，我看不是那么重要。但发扬本族文化，却是每个知识分子的本能与基本权利。”欣菊说：“但生活在故乡或异乡，对能不能弘扬本族文化，我看也没什么差别。好多人误以为这小岛上华人占大多数，中华文化的发展就不成问题，事实并不是如此。懂得中华文化精髓的人已如凤毛麟角，能读和爱读中文书报的人一日比一日少，这点深思与湘涵最清楚不过，他们时常对我感叹此问题。”

“我是主张一个人在年轻时最好到外国去跑跑看看，这对开拓人生境界大有好处。”敢笑说：“你下个月不是将到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市工作吗？抓住这个机会，在那儿好好生活几年，多接触一些好人，多读一些好书，你的生活面将因此更为广阔’人生观将为通达。”

“我会这样做的。”欣菊被敢笑的关心感动了，她深情地望着敢笑，说：“到时你得帮助我。”

“我会的。”敢笑也深情地望着欣菊，他显得有点腼腆，说：“到时我会带你去参观哥大的亚洲文化学院图书馆，让你挑选你最喜欢读的书籍。”

十

“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叫我们到处流浪……”

有点苍凉的曲调回旋在这温哥华海港的酒店的夜里。

“到处流浪，到处流浪。”于深思模仿着印度人的舞态，左手掌向上扬，右手掌向下摆，扭颈耸肩，十足像个印度舞蹈员。

大家越唱越悲伤，待敢笑与欣菊离开此桌到别桌敬酒时，有些人的眼眶已泪水盈盈了。

“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深思坐下来后说。

“这首歌的歌词最完整地反映了我们的心态。”夏木幽幽地说：“我有时午夜醒来，再无法入眠时，我就这么想：我这一生接生过多少日本人来这世间，但到今天，我还没机会接生过一个新加坡婴孩，我多心痛呀！”

“我还不是一样。”英豪说：“我医好多少眼睛有毛病的日本人，让他们更清楚更全面地看清这世界的丑与美，但到今天，我还没机会医治一个眼睛有毛病的国人，使他或她更明亮地看清这社会的丑陋与美好。”

“都一样的。”张翼燕也悲切地说：“我这半生医好多少脑袋有问题的加拿大人，让他们更敏锐地思考世间的各种问题，但我也没机会医治脑袋有毛病的国人。”

“我带了多少韩国学生进入唐诗宋词元曲的美好意境，但我从没机会带一位国人进入中国文学的堂殿。”张厚德喝了半杯啤酒，声音哽住，眼眶盈泪。

“何必这样伤感呢？”深思说：“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问题。我曾为民族文化苦恼过好长的一段岁月，后来我终于恍然大悟，我们的时代已是国界逐渐模糊的年代，记得好像是马克思说过：‘国家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设的。’我们无须为小岛上一小撮人的扬弃本族文化而哀伤。我们这群精神上的孤儿，总是聚少离多，而且往往相聚在异国，这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幸运，我们因此而视野宽阔，见闻丰富。”深思站起来敬酒，滔滔不绝发了一通议论。

“比起贵国来，敝国的华人倒是很拥护民族文化的。”秀乐故意文诌诌地说：“听说贵国的华文报章聘请了不少敝国的人才，是真的吗，深思？”

“何止是延聘贵国的人，我们也聘请了不少中国人才呢。”深思也文诌诌地说，有点调侃意味。

“那又有什么用？”利民挥手说：“这还不是移植树般的策略，这策略用多了，国家的根基就会动摇，什么人才都要从外引进，这没错，但语文与民族文化人才也这样做，就太危险了。”

“我当年与利民学高级物理、高级化学，想回去贡献给国家，

人家却说他们不需要这么专门的人才，现在却又到处去招揽人才，真是矛盾。”思中也愤愤不平地说。

“这叫做实用主义精神。”张翼燕说：“我相信我的知识在七十年代也不适用于贵国的，夏木、英豪，你们说是吗？”

“那还用说。”两人同时答道。

“移植策略滥用的结果是，所有的树都不深入泥土，自然它们是不会破坏道路的，但有暴风雨就会倒下，这代价太大了吧？还是敝国的教育政策较合理，我们有华小、中学、乃到于大学。”秀乐边站起来说着边唱起歌来：“砍柴岭上松，小小松树有大用，有朝长成变大树，敢挡东南西北风。”

秀乐唱的是当年风靡新马的电影《刘三姐》中的一首小曲，那是那时代所有青少年都会哼的曲子，更不用说这群当年是走在时代浪尖的知识分子。

“什么莫砍岭上松，连大树都砍掉了。”秋韵激动地说。

这话也没错，与新世纪和东方学院比较，南大的确是棵大树。大树砍了，再来培植中树，这路多遥远呀！

众人听了秋韵的话，就不再议论此课题了，大家东拉西扯至到宴席完毕。秋夜的温哥华特别冷，尤其是五帆酒店那一带，因为靠海，晚风括得特别猛且大，众人一踏出酒店的门，就瑟缩成一团，赶紧搭了德士回各自的酒店去。秋雨还在淅淅沥沥下着，街道旁的霓虹灯把枫叶映照得更为艳红，这秋雨洒枫叶的情景，真的慑住这群南大生的灵魂，他们选择继续流浪的道路。

节选自长篇小说《追逐阳光的人》

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3 年

安汶假期（节选）

谢裕民

作者简介：

谢裕民（1959—）笔名依汎伦，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现任《联合早报》高级执行编辑、《联合早报·文艺城》主编。曾三次获得金狮奖，1993年获新闻与艺术部颁发“青年艺术家”奖（文学），1995年受邀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2014年为南洋大学第二任驻校作家。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客座教授王德威誉为“新加坡华语语系的十个关键词之一”。著有散文集《六弦琴之歌》（与哥哥齐斯合著，1979）；小说集《最闷族》（1989）、《一般是非》（1999）；微型小说集《世说新语》（1994）；中短篇小说集《谢裕民小说选》（2007）；长篇小说《m40》（2009）、《甲申说明书——崇祯皇帝和他身边的人》（2012）、《放逐与追逐》（2015）；散文与小说合集《重构南洋图像》（2005）。

1

汉子缓缓地睁开眼：烈光针般飞刺入瞳，随即一片泛白。汉子立即合上眼，以耳代目。先听到微弱的呼吸声，是自己的，然后是阵阵浪涛。

汉子动了动手指，缓缓地移至眉前，再小心地睁开眼，窥视未知的世界。

人尚在船上，船已靠岸。汉子望着随船的伙伴，祈望还有一两个活口，正想推他们一把，一个浪打来，将他甩到船的另一端。

一阵风过，汉子但觉刺骨的冷。身体渐有知觉，最先的反应是全身滚烫，喉咙干涸。

水。汉子抬起头，但见一列黝黑的脚。一群跟他长得完全不一样的人围着他，等待他的反应。汉子想，怎么台湾都是番人？再乏力地闭上眼。

2

我闭上眼。飞机正在飞往安汶岛途中。

Excuse me，安汶岛，你知道在哪里吗？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从新加坡飞到雅加达，再从雅加达转机，不知道七个小时的飞程会将我们带到哪里。

我当然不是去探险。夸大一点说，是去寻根。大家在“第1节”看到的，便是我想像我的祖先初抵安汶岛的情景，我们就是要去找他。据说，这位老祖宗跟我们相距三百年。三百年，够夸张吧？

我把要去寻根的事告诉我女朋友，却叫她笑掉了泪。我自己也不太相信，而且是陪我爸爸一起去。我爸爸现在就坐在我隔座，有期待的不安，让人以为是第一次乘飞机。

父子年纪大了比朋友还不容易相处，本来应该像朋友的，但一想到双方的身份，什么话都没了。还有，父子一起去寻根，有多戏剧性。你能想像此刻我比我爸爸还不安。

我妈妈当然不这么想。她希望我能照顾我爸爸，临走前一晚拿了五百元和一个平安符给我，说：“爸爸毕竟老了。”之后眼

睁睁地看着我。我没要她的钱，避开她的眼光，在反应和没反应之间接过符。我要怎么照顾我爸爸？所以，我女朋友知道后便笑着叫："那你准备扮演怎样的角色？"

助理。我说。我把我爸爸的寻根之旅当作一个 project。我爸爸到中国为我叔叔料理后事回来后，在一次晚餐上告诉我们，原来我们的祖先曾经到过印尼，还在那里传宗接代，照理说我们应该还有亲戚在那里。

我跟我弟弟——以前还有我妹妹，还好她去了澳洲念书——听到我爸爸这么说，是有一点兴趣，但又怕他扯太久，通常都自顾地吃饭，而且不能吃太快，最好在他把话讲完后，刚好吃完。同时表示，他说的我们都听到了，但没意见。

他的话局限在一碗饭的时间内，像拍得不流畅的电影，后半段匆匆结束。我们几乎拿起碗筷要起身到厨房去的时候，我爸爸看着自己的碗，又说："我准备到印尼去走一趟。"

他这么一讲，似乎又掀开新的一章，礼貌上我们应该坐下来继续听。我弟弟不管，像小时候做完我爸爸交代的功课，走了。我迟疑了一秒，也走了。

我爸爸的另一个话题就此没着落。我没时间也没心情去理他的事，更不关心我的祖先曾到过印尼。我的工作或我的行业正发生巨大的危机，它甚至牵连新加坡、亚洲或全世界，我在一个从没有过的、无边际的风暴中，与许多人一样无助地在观望。我们都知道，除了观望，不能有任何作为。世界经济史或搞亚洲经济的人，一定会常提起这一天。

1997 年 7 月 1 日的亚洲金融风暴。

金融影响股市，我是股票经纪，等不到人进场就像失业。没有人知道谷底在哪里，有同事开始不来上班，底子好的当作休息养伤，更多的是寻找新工作。我却想起我爸爸在我开始做这份工作时提出的看法：缺乏基础，不踏实。那是三年半前，连菜市场阿嫂也进场的时候。我就是在那时候考到经纪执照。那时候的行情是，做一年分一年半的花红。没有人会预想到三年半后的局面。我的第一个客户，也是我前女朋友的哥哥，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

他在三年半内三级跳，从五房式政府组屋跳到半独立式洋房。这名公务员在风暴后一周打电话来聊天，认真地说，银行逼仓，想去跳楼。我只好开玩笑地说，我会帮他找新加坡最高的大楼，不过还是要抽佣。我们的聊天还少有的得出一个结论：一座城市可以轻易地毁于旦夕。这不是说害怕能体验的。

股票跌超过三分之一，能守的话就稳赚。像“守”、“稳”之类字眼，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联想到我爸爸。打电话到学校找他，他没说股票的事，倒是告诉我，准备学校放假就到印尼去。因为自那顿晚餐后，我根本不清楚这名教了三十年小学的教员的动向。

大概是隔着电话吧！觉得这样的方式和距离聊天能把我们拉近一点。其实刚开始我也不知道长大后为什么会不习惯面对面和我爸爸交谈，以为是必然的代沟，直到有一次我女朋友说，跟你爸爸在一起真好玩，像在上课一样，他永远在教导。开始我还把它当笑话，后来深觉这便是问题的症结。从小到大，我爸爸都在教导我，长大后我们被教累了，开始避开他，深怕他教个没完，这种怕最后像松了的弹簧，再也拉不回。

我随口问我爸爸一些无关痛痒的旅行必备问题，瞎扯了一阵，不知道接下来要讲什么的时候，他又拉回股票的事，还是那句话，淡淡的、温和的：“你看着办吧！不要买太多就是。”

虽然这几年我也帮他小赚了一些，但是，他这么说，潜台词就是叫我别让他亏钱。我非常介意，特别是上个月我建议他买马币，害他亏了，直到现在我还是耿耿于怀。理由很简单，第一，我在骗他；第二，他养了一个白痴儿子，帮他败家。我于是莫名其妙地告诉他：“最近生意很差，可能跟你一起去印尼。”

我爸爸没特别兴奋，说：“你想清楚再说吧！我要去上课了！”

我女朋友也觉得我是让他亏了马币内疚。我倒没后悔，反正现在没人进场，我也不想去上班，三几天到没有股票起落的地方也好。问题是，我还不确定去干吗。

不过，我爸爸并不这么认为，他的看法很别致。有一次与我妈妈闲聊时，她告诉我，我爸爸认为这是祖先的“召唤”。天啊！

亚洲金融危机成了老祖宗对我的“召唤”。太伟大了吧?

我从我妈妈那里，有一句没一句地知道，原来我爸爸在中国出生，再跟随我公公过番到南洋。六十年代印尼排华，他们决定离开居住的廖内省，原本应该是一家四口一起回中国的，我公公却意外地留下我爸爸，让他跟一个没有亲属关系的长辈到新加坡来。自那时候开始，他便没再见到自己的父母，弟弟还是二十年后才见上。

另外，据我女朋友转述——我女朋友对我们家的事知道得比我多，我爸爸风风光光地为他弟弟办了葬礼后，他的侄儿把一个小盒子交给他，说：“大伯！这是爸爸要我交给你的。”

盒子后来我见过，不是什么传世之宝，只是普通的木盒，把东西放在盒子里，大概为了显示慎重。

小盒里只放着数张纸，除了一张新信纸，其他都是发黄的书页。信上写着;

建发吾兄:

父亲大人生前透露．吾等乃凤阳朱姓，为明朝之国族．先辈因逃难，客居印尼。详情见附书。

愚弟字

虽然是经过转述拼凑出来的故事，不过也带出两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一、我爸爸小时候住在印尼廖内。但是，为什么我公公不把他一起带回中国?

二、天啊！我们竟然是明朝贵族，会不会是皇帝的后代?

知道这些之后，我才比较重视我的 project，偶尔会问我爸爸一些寻根的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印尼那么大，我们究竟要去哪里?

他说：安汶。

安汶在哪里？我问。

天啊！兜了一圈，我们又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上。

3

经两星期航行，船须小修、添水，船主决定暂停在安汶岛。岛约百里，从海上远眺，如含苞初放的莲花露出水面；近看则见果树成林一望无际。

船靠岸，一群小孩在岸边拍手唱歌欢迎我们，一旁的妇女也停下工作。

下船给他们派糖果，小孩们开心地离去后又回来，拿着新鲜的水果回报我们。

与友人立于船首吃着小孩们的水果，数名小童领着一名中年人从树林里跑出来，在岸边向我们招手。

我们让小孩上船，中年人也跟着上来。

中年人上船后，便深深地拜了一揖，以京话说："故人远道而来，鄙人竟然不知，要不是邻居小孩相告，几乎要错过了。"说完又行礼。

我们吃惊地看着这名作土人装扮的中年男人，为何不是说广东或福建话，而是京话？此人眉丰目秀，面赤唇红，亭然玉立，不是普通的一般人。

我们随即请他坐下，并问他家乡何处。

他严肃地说："鄙人乃凤阳朱姓人，是明朝的国族，祖辈因宗室之谊，曾被封爵，后来国破家亡，先祖乘船出海，要到台湾投靠国姓爷，不料半路遇上风暴，漂流到这个小岛来。亏得这里的土著让我们住下来，我们在这里，传到我儿子已经是第七代了。我们在这里住久了，也从这里的习俗，只是国土乡音，还有祖宗族谱，必对儿子口传心授，不敢忘本。"

众人知道他的身世后，异常感动。对我而言，更是远游意外的收获。有人端上茶，他握着杯子，因激动久久不能言。

4

经过七小时的飞行后，我们终于以从新加坡飞行到日本的时间抵达安汶岛。

我不知道飞机怎么飞，我主要还是以地图“认路”。我手上一直有一幅东南亚地图，地图上最显眼的是加里曼丹岛，就是新加坡右边的大岛屿，加里曼丹再往右有好些岛屿，但不是我们抵达的地方，那是苏拉威西。苏拉威西再往右是一片散布的群岛，这群岛以前译作“摩鹿加群岛”，现在译成“马鲁古群岛”，它因出产香料，所以也叫“香料群岛”。安汶岛就在群岛的南部，它也是群岛的首府。我爸爸当初是这么教我认识安汶岛。不过，我却不觉得自己已经抵达地图上的安汶岛。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十九世纪末的某一天，也有一个叫“阙名”的清朝人来到安汶岛，“第 3 节”便是他的部分游记，到船上找他的那名“凤阳朱姓人”就是我的祖先，在安汶岛的第六代祖先。

Excuse me，字典上说，“阙”同“缺”，也念成“缺”，“阙名”就是没有名字，那几页我叔叔留下来的发黄书页的游记作者正是“阙名”！也就是说，记载这名祖先的事迹的作者不知道是谁。我和我爸爸就凭几张不知道是谁留下的游记来寻根。

游记的出处，经我爸爸多方查寻，是出自一套于 1891 年陆续出版的书籍《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记载我祖先的是其中一则《南洋述遇》。

“第 3 节”只是故事的开始，我爸爸深怕我看不懂原文，还帮我译成白话文，“第 3 节”就是我爸爸的部分译作。后来他索性把原文影印给我，还告诉我，根据他的推算，这个在安汶岛的第六代祖先应该与我相距五代，叫高祖父，至于那个要到台湾的祖先则与我相距十代，叫十世祖。

小小的机场因飞机降落掀起一阵喧哗，几个小孩和妇人像欢迎阙名般欢迎归人，不过不是我们。

除了几个洋人外，就只有我们两人是旅客。不！对我爸爸来说，意义上也算是回家吧？……

12

我真的看到那批明朝古董！

“古衣冠画像数幅……古剑一把，长四尺，琢玉为柄，鞘嵌珠玉为饰。”还有，“酒斗三只金爵一盏……斗乃碧玉琢成，柄长尺余，两端成雕螭龙蟠蜿形。爵金彩耀目，作赤紫之光，上镂《念四孝》全图，下有小字一行，曰：天启三年某官监制。”

对不起，面对这些古物，我觉得不译成白话文比较传神，也比较具真实感，证实有关我的祖先的记载不只是文字，还有文物作证。天启三年，我爸爸想了想说，应该是1623年。超过三百年的东西，确实是我的祖先留下来的。

当你阅读“第11节”阙名的游记时，有几次我都冲动地想介入，打断你的阅读，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就在现场；我们终于找到老祖宗的住处，并触摸着他们遗留下来的文物。

还有，请留意“第11节”中提到的两名男童，那个大的就是我从未谋面的曾祖父．他是个划时代的人物，是他改变了我们这一支族人的历史和命运。

回到历史现场。我只知道我很感动——我从不轻易用这两个字。看着文物，证实自己跟这里的一切都有联系，一时像迷了路，不知从何开始；又像小孩进入玩具店，兴奋得忘我，准备在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的东西看完。我当然也忘了留意我爸爸的反应，注意到他的时候，只见他呆呆地立着，像面对巨大的困惑或暂时失去记忆，紧接着一一向墙上的古肖像鞠躬，然后想到还有我在场，拉了我一起敬礼。之后每拿起一件古董，都转过头看我一眼，像在告诉我：看！这就是祖先留下来的。

我爸爸亢奋的情绪影响在场每一个人，包括文物现在的主人——我爸爸一一跟他对证后，证实跟他一样，是阙名笔下“朱先生”第四代后人，今年七十三岁的莱伊；还有那个司机——莱伊的远房堂弟，现在也成了我的远远房叔叔阿迪。

一下子多了两个亲人，不！不只，是一群。这群人在我爸爸对着文物讲解后知道它的意义和价值，都有股市高涨时，发自内心的欣喜，特别是面对那个三脚金爵和那把宝剑。

金爵上的“天启”，据我爸爸解释：是明朝熹宗朱由校的年号，明朝第十五位皇帝，也是最后第二位皇帝，他只在位七年就去世，

传位给他的哥哥思宗朱由检，也就是崇祯皇帝，然后明朝就结束了。这段简短的解释，除了提高金爵的价值，更把在场的每个人都跟一段不可思议的历史扯上关系。

至于那把长“四尺”的宝剑，我量过，大概1.25米，比电影或电视上看到的长一整尺，而且很重，单手不容易提起，不知道以前的人怎么使用。剑出鞘的刹那，像武侠小说里的描述，一股寒意随剑出鞘，剑光灼人。

在场以妇孺居多，面对小孩以为可以升级当叔叔，没料到几乎都是同辈。

年轻人大部分到雅加达或邻近的城市发展。莱伊伯父的儿女大部分在雅加达，问他怎么不去跟儿女住？

他先笑说自己老了，比较适应乡下生活，然后才认真的说：“我还要看着这些先人留下来的东西。我一直不太知道这些东西的来历，包括我父母在内，也懂得不多。我从小就被教导，这是我们的祖物，不管怎样一定要留在身边，看守着它们，离开这世界之前一定要交给大儿子保管，不得有误。可是，我却不明白这些东西上面写着什么，我知道是华人的东西，却不明白为什么华人的东西会是我们的祖物，又不敢冒然问华人朋友。”

老人家显然因为明白了历史，宽慰地说：“现在好啦！你们的到来让我知道自己与这些宝物的联系。唉！这几年来，我还老是在担心，我老了，时代也变了，这些宝物如果以后我大儿子不要，该怎么办？我大儿子这个月会回来，到时跟他说，他一定会很高兴。”然后转问：“你们没这么快走吧？应该会等到我儿子回来吧？”

我爸爸忙说：“不行，我们必须回去工作。”

老人家体谅地说：“唉！城市就是这个样子，没有自己的生活。”

我当然听不懂这位莱伊伯父的说话，都是通过我爸爸的翻译。套一句官腔，我对最后一句话“留下深刻的印象”。

莱伊伯父接着简述他那一支族人的变迁，原来我们还有些亲戚移民到荷兰去，我根本没办法从明朝联想到荷兰去。Jolanda应该认识莱伊伯父。

喧闹了一阵，我爸爸看了看表，轻声对我说：“人家要吃饭了，

该走了。”

于是像阙名一样，我们起身告辞，也像阙名一样，我们被主人留住了，主人已准备了我们的午餐。

我爸爸竟然连客套都不说就坐下来，说：“那我们就吃了再走吧！”

午餐如阙名所说的，“食品皆鸡鱼之类，别无大异，味尚辛辣”。三百年不变，不过，相当丰富，我奇怪我爸爸今天特别能吃辣。

饭后我爸爸要求莱伊伯父带我们去看祖坟。祖坟就在屋后。屋后的小山还在，祖坟就在山脚下。说是祖坟，其实是乱岗，杂草丛生，碑石横倒，应该有好一段日子没有人打理。

我爸爸很失望，一一到那些倒裂的石碑前跪拜、辨认。问题是，已经两三百年的石碑，经过风吹雨打，大部分字体已模糊难辨。

我爸爸匆匆地绕看了一阵，情绪跟刚才完全不一样，只淡淡地向我说：“走吧。”然后就向莱伊伯父告辞。

莱伊伯父不再留人，他也需要一些时间整理自己的思绪。他诚恳地握住我们的手，说：“你们是真主派来的使者，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的家族更加壮丽，我们明天再相聚。”

莱伊伯父显然是家族中的长者，吩咐阿迪叔叔载我们回旅店。

才半天，计程车司机跟我爸爸成了堂兄弟，也成了我的叔叔阿迪。他还是我们家族分散百年后的撮合者，而且，从机场就“跟”了我们三天，莫非一切冥冥中早有安排？这样的偶然，巧合成分太高了，但并不影响他作为历史性人物。

14

我爸爸也像阙名要去办货般，一早起身与在旅店外等我们的阿迪叔叔礼貌地打过招呼后，像第一天问有没有姓朱的人一样，忙着沿街问：“有没有卖金银纸？”这回幸运些，在一家老店里，搬出所剩无几的金银纸。

之后又吩咐阿迪叔叔到市中心广场去。不是要去参观旅游点吧？我没问，我爸爸也没说，我们又恢复在家里的相处方式。

到了广场，我爸爸忙着来回于几间纪念品店。我无意间在一家店外看见 Jolanda 的脚踏车。跑过去，不见 Jolanda。这种脚踏车其实随处可见。不知道她走了没有？

我爸爸从纪念品店拿着一小盒包得不怎样的礼物给阿迪叔叔，说："忘了带东西来，随便买点什么当见面礼。"我爸爸也送了莱伊伯父同样的东西、当然，也买了好几包糖果给孩子们。

像昨天一样，我们又在众目睽睽下，向墙上的老祖宗们鞠躬。

我爸爸与莱伊伯父聊了一阵，客气地要求让我们上香，祭拜祖先。莱伊伯父同意，我们在后院的碑墓前一一祭拜、过后一起辨认碑石。

我略略看了一下碑石，都是明朝的。我的十世祖他老人家不认满清王朝，后边的便不知道他们的家乡已经改朝换代，所以，都采用同一个年号——崇祯。

我问我爸爸那时中国谁当皇帝了？他说：康熙。抱歉！我又联想到时间的问题；我爸爸的过期杯杯面或我妈妈的隔夜菜是将时间抽离，这些老祖宗们却一直真实地生活在抽离与虚构的时间里。十世祖他老人家来到这里之后，在土著的世界里，为了争取认同与归入正统，不得已娶土著为妻，但却继续维持自己的文化、民族意识，抽离地生活在一个与外在环境完全不同的小天地里，并影响往后的数代人。

不知道几时开始，碑石上刻的已不再是方块文字，也不知道后来的祖辈们都葬到哪里去。

我爸爸要我辨认一些文字，我帮不了他，由得他去说像什么。我不知道我爸爸在找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的祖先，他想找写着什么字的碑石？我相信他也在找时间——碑石上的年份。问题是他认同到哪里？最早的一座？最早的五座或十座？

大概找不到所要的年份，最后变成清理碑石，或者一一扫墓。

我爸爸有点失望，午餐后便提说要回去休息。还是阿迪叔叔送我们回去，我爸爸一上车就闭目养神，好一阵才说："等一下去办回去的飞机票，看看几时可以走。"

要走了？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只觉得某种关系刚接上，又要断了。我

不知道我爸爸怎么想，他不是来寻根吗？干吗刚找到立刻就要走？

我爸爸自我解释："事情办完了就走，免得你妈妈挂心。"

就这么简单吗？他是失望，还是累了？或者面对一堆无法辨认的碑石，想像冲淡了？

我爸爸补充："等一下我们自己去好了，别再麻烦人家。"

回到旅店我爸爸冲了凉倒头就睡。我把机票和护照准备好，闲着无事，不知道我爸爸几时会醒来，想过要去找 Jolanda，最后是泡了咖啡，靠在床头翻看小说。这个时候她大概已不在旅店里，说不定已经离开安汶了。

还好没去找 Jolanda，我爸爸十分钟后就醒来。回去的手续倒容易办，后天刚好有一趟飞机飞雅加达。我再三跟我爸爸确认是后天。他肯定地点头。

回途经过一处海边，我爸爸叫司机停车，问我要不要下去走走。

这是我在安汶踩上的第三个沙滩。沙细密而平坦，像在等待人们的脚印，然后期待人们回首，领悟出一些人生道理。

天气转阴，构成画面的三种颜色，蓝天、绿水、象牙色沙滩都添了沉灰色，却更古典、高雅；当然，一棵在大岩石旁斜伸出来的椰树是必要的，像 postcard 上的画面，一切都太完美了。但是，一走近却发现大岩石和椰树周围有许多不知名的小虫，不能靠近。距离还是必要的，距离是美。以这个"距离论"来理解我爸爸，我逐渐明白他打退堂鼓的心态。

我们走回，立于马路旁。我爸爸从裤袋里拿出烟来，在往嘴里送的时候，改而递给我。这是继他"请"我喝茶后，第二回"请"我，而且是"请"儿子抽烟。

他自己也要了一支，拿出打火机，先为我点上，再自己点。风大，他擦了几次打火机，我都是没点上，有点紧张。

"意外吧？"我爸爸抽着烟，没头没脑地问。

我知道他指昨天的事，点点头。

"我昨晚跟你妈妈说，她也觉得不可思议，特别是阿迪，想了就好笑。"我爸爸吐了一口烟，问："一切像不像冥冥中注定？"

我昨天告诉我女朋友的是我的“隔夜菜”理论。整个安汶岛是个电冰箱，我们的家族只是其中一道隔夜菜，我们的旅程是一次“隔夜”行程，隔了十二万两千多个夜。

他继续说：“特别是看到莱伊，就想起我说的，一个人的祖国由不得他自己来决定。”

我比较想知道的是，他为什么立刻就要回去，问：“干吗这么快就要走？”

他看了我一眼，把烟吐出来，说：“我真的不知道，像我为什么冒冒然就来一样。你问的问题我都没想过，我们这一辈人很少问为什么，只要觉得有必要就去做，这个‘必要’的概念是很模糊的。”他想到为自己解围的方法，转问：“不是有个理论叫模糊美学吗？”

我耸耸肩。

他看着远方说：“我想，我们这辈人大概都有自己的模糊美学，都有几件东西这辈子必须去做。来安汶岛是我的其中一件吧！”

他的模糊美学，令我联想到他的嗜好。我说：“你到这里来，让我联想到我们家里的古董。你找到想要的古董，买了回来，最后还是摆在一个角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像我们的老祖宗，OK！最终找到了，我们还不是后天就要回去。”

没想到我爸爸先教训我：“你怎么每次说话都问人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昨天这样，今天也这样，很不礼貌的，知道吗？”

很不礼貌吗？说“you know what I mean”会很不礼貌吗？

我爸爸转教训为“教导”：“你怎么会扯到买古董去？收藏古董是兴趣，像你们喜欢收集 Coke。但是这次不同，像莱伊伯父第一天说的，我们的到来，让他感到我们家族的壮丽。我们要找的是自己的历史，丰富自己的生命。”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只觉得说中他的心事，他变得在乎。这个时候我当然不理他在不在乎，他的使命达成，我的 project 也完成，我想对他的“教导”提出看法：“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感受都是二手经验，别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感受，我们碰到同样的情况，就代入人家的感受，像这样的沙滩，旅游指

南也告诉我们，应该从热带天堂的角度来欣赏。”

“你是以一个概念硬套在另一个不同的概念上。”他非常介意，解释：“我说的不是二手经验，而是活生生的例子，说你好了，你我都在新加坡生活，但你因为我的因素，对新加坡的感情就完全不一样。如果阿公也在新加坡，我们都在新加坡生长，对新加坡的感情相信又与现在不一样。”

我无法体会，也不喜欢他继续“教导”，反问：“那你对这里，我是说安汶岛的感情又怎样？有这么多祖先在这里。”

他发现手上的烟因忙着跟孩子争辩，已烧掉一半以上，深吸了一口，舒缓了刚才的情绪，才坦然地说：“那只是对家族的感情，生活上完全没有。再住下去，说不定会有。”

我又回到一开始的问题：“那为什么不住多几天？”

他转轻松地说：“几天不是生活啊！儿子！生活不是说你要到哪里就去哪里。那只是过境或旅游，我们的生活还是在新加坡。”

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我的“距离论”最符合他的心态。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了！安汶岛究竟有多少沙滩？我的十世祖他老人家究竟在哪个沙滩靠岸？

17

与朱先生告别后，彻夜辗转难眠。

东方微亮，鸡鸣了，船夫开始升帆。

立于船首，不见朱的踪影。昨晚他还说：“明早我们尚可见一面。”也许睡不醒，或者相见不如不见，又或者……

锚锭已起，船随时要开了。

有两个身影从林中跑出来，是朱和他大儿子。

我呼叫他们赶快上船。

朱上来后，无比激动地握住我的手。我也很感动，说：“我以为你不来了。”

朱正伤心，摇头不作答，忽地跪在地上，也拉了儿子一起跪下。

我一时不知所措。“你怎么啦！”说完要扶他起来。

朱不愿意起，抬头激动地说：“昨晚我想了一夜，我这辈子大概离不开这里，为将香火留在故土，所以携小犬同来，希望先生将他带走，以继我们故乡的香火。”

船夫要撑篙，我叫他暂停，转身对朱氏父子说：“起来再说吧！一切好商量。”

朱不但不起身，还向我叩头：“先生若肯带小犬走，他日小犬必报先生大恩。”

突如其来的要求如何回应。船夫在催促，其他人也围上来。我不想朱家父子跪着，几乎没有时间思索，对朱说：“起来再说吧！别跪着，一切好商量。”

朱叩谢，并要儿子也叩谢。我在不知所措中接受。

朱起身后，将带来的袋子交给我，说：“这是答谢先生的微酬，希望先生收下。”

我打开袋子，里边都是黄金，我立刻退还。“孩子跟我没问题，东西我不能要，而且，孩子跟我肯定要吃苦，你可要考虑清楚。”

朱立刻答：“只要小犬能回故乡，再苦的日子他都应该承受。”说完对儿子说：“你跟先生回家乡，一定要听先生的话，将来也要报答先生，知道吗？”

小孩茫然地点头。

朱紧捉孩子的手，将小手交给我，说：“一切托付先生了！”

说完，头也不回地上岸去。

船夫撑篙，乘潮出港，船离岸数丈时，林里又跑出三个人，是朱的妈妈、太太和妹妹，朱挡住她们，将三人抱在怀里。

我紧紧地握住身边小朋友的手，但见他不断地向岸上的人挥手。

18

我不断地向我爸爸挥手，我爸转过身，登上飞机。

是的，我们的家族注定要我留在安汶岛，已完成百年的家族大团圆。

我将一辈子生活在这里。我妈妈、弟妹、女朋友，我在新加坡的生活就此成了我下半辈子的记忆。

我将如何在这里度过我的下半生？忘掉上半生，从头开始？不可能的，即使是虚构、幻想，我还是要跟过去的日子衔接，甚至延续，设法回到过去的日子。

除了虚构和幻想，物质生活呢？过着“水渔山樵，土麦番米优然自给，不复知世外岁月”的日子？不可能的。没有电话、电视、电脑是城市人追求的短暂假期，生活不是这样的，生活需要与外界接触，需要各种资讯，更需要各种电器和先进日常用品带来方便。

我当然不愿意留下来。在闹哄的机场，我想象如果自己必须留下来应有的反应。

故事结束了，不再是岸边，不再有小孩向大人挥手。我们与莱伊伯父和阿迪叔叔相互挥手、拥抱、祝福，说了很多别离的话。

那个“不断向岸上挥手”的小孩就是我的曾祖父。

这个不到十岁的小孩的离去，开始了我们家族的漂泊史。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他的日后生活。阙名带他到中国的什么地方？他的生活如何？他如何安定下来，娶了我曾祖母，生了我祖父？这里边还有很多空白要中断、跳过，我根本无法想象还能作什么假设。最后是我爸爸告诉我们一个我们这一代不太关心的记号——我们原籍广东。

阅读阙名的游记，每一回读到这里我都特别激动，故事到这里我才有参与感，可是故事已经结束了。一则“海外奇述”。

阙名的故事结束了，我们的故事才开始。同样的画面重叠的出现，我祖父托付他的好朋友照顾我爸爸，我爸爸不断挥手。还好，我爸爸没有将我交给任何人照顾。我突然明白，我祖父当年特地从中国到印尼廖内，不是为了生计，而是前来寻根。我相信我曾祖父一定告诉过我祖父，我们还有亲人在安汶岛，我祖父因此南来印尼。我祖父因为政治因素必须离开，他一定预感不会再回来，所以才以防万一地留下我爸爸，目的是我们这一趟的安汶之行。一个简单的心愿由三代人来完成，当然，如果把我算进去是四代。

我逐渐体会我爸爸的感受。

机场外的雨还没停。阿迪叔叔送我们来机场途中又下起雨来，像回到我们抵步的时空，一切像没发生却又发生了。车里只坐了四个人，除了我和我爸爸，就是莱伊伯父和阿迪叔叔。这样最好，最怕送别的场面变成送殡，可是莱伊伯父还是红着眼眶。

抵达机场时，小贩们都躲雨去了，找不到炸豆蔻，或者根本没卖。就是这样的一场雨，Jolanda 走入我们的安汶旅程。

进入离境大厅，我们向莱伊伯父和阿迪叔叔挥了挥手，距离我曾祖父挥手有一百年。

然后我看见 Jolanda 从后边跑上来，立于阿迪叔叔身边，挥动着手上的小纸袋，里边大概是炸豆蔻吧！昨晚她还说不晓得如何应付这种场面，不来了。

我自然地停下脚步，与 Jolanda 隔着离境闸门相互挥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段感情不断推演所预期的结局。望着她与阿迪叔叔，我这才惊觉，她也是我们与阿迪叔叔的撮合者，这趟寻根之旅的关键人物。

三代人的行程终于告一段落，阙名的南洋之旅也告一段落。飞机升空，安汶岛仍如我的十世祖初临般宁静。

19

回到新加坡后，股市和汇市在预料中齐跌。我回来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我的第一个客户到来的，他说银行追钱，他顶不住了，准备卖掉半独立洋房，搬到三房式政府组屋去。我只能安慰他，大丈夫能伸能屈。

景观改变，生活改变，安汶的一切与 Jolanda 身上淡雅的香味比我想像中迅速淡去。虽然如此，我仍会在办公室里，像其他同事无精打采地观望着荧光幕上数字跳跃的同时，偶尔把数字组成 Jolanda 的脸孔。

我没去制止 Jolanda 身影的浮现，我很清楚这样的情感也将随那淡雅的香味迅速飘远。所以，并不觉得与我女朋友有感情地危机。

荧光幕上 Jolanda 的脸孔很快获得实质的延续，Jolanda 在我们

离开五天后寄来一张 Postcard。但只写了两句话，说正在安汶机场，将到万丹去，然后是写信末端的客套话，或者不是：I miss you。

没留下下一站行程的住址，我只能等着收信。再过三天，我又收到她的 Postcard，从万丹寄来，仍没留下地址，仍是简洁的文字，我只能猜想也许是英文书写能力的关系。

Jolanda 继续她的浪漫热带之旅，她向往的是蓝天、碧水、香料、阳光、土著。有时我会突发奇想，我是不是也构成她浪漫的部分——一个偶遇的东方男子？我不知道，但明了这种浪漫有迹可行，而且刚好是逆向的，像我们生活在热带，对浪漫的解读是欧陆风情，我们向往的是四季的变幻，特别是秋凉冬雪、带着基督文化的人文色彩，以及小时候童话里的景观。

在雨季的一个午餐时间，我坐在 25 楼办公室的落地窗前，视线暂时离荧光幕，俯视微雨中砌图般的地面。湿漉的马路上，打伞的上班族快速地在窜动觅食，我顿时想起某个落雨的午后在安汶与我初识的阿迪叔叔，不知道他在安汶简单地以开计程车为生比较幸福，还是我们这些上班族。

25 楼足以眺望不远处历史的海口。繁忙的海道烟雨迷漫，像所有 19 世纪西方人对热带小岛的描绘。我突然觉得我的十世祖初抵安汶时就是这个样子，并能体会他的惶恐与绝望。令我意外的是，这样的感受竟在现代化大厦里才体会到，在安汶，我还一直靠好莱坞电影来想像。这又让我想到我爸爸对安汶的体验，他先在现代化都市虚构一个故事，到安汶后设法证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获得证实后，便急着离去，因为安汶的现实环境会破坏他的虚构，他必须离去以保留真实的虚构。

这种真实的虚构也适宜我的十世祖、阙名、我的高祖父和 Jolanda。

十世祖真实地虚构了一个中华文化小天地，Jolanda 则带着旅游书虚构一个西方人对热带海岛的幻想。

阙名是我最怀疑的人物。实际上，没有人知道他是谁。重新翻阅这则找不到作者的游记就会发现，它存在太多疑点。比如，游记中竟然没提起荷兰人，在整个行程中，竟然也没有荷兰人或荷兰商船出现。

在“第 8 节”里，在与 Jolanda 聊天时她便说，荷兰人于 1600 年在安汶岛设办事处，两年后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我则提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施行贸易即战争的策略，以海军和陆军开拓东方之路。

当时的环境阙名是知道的，在“第 13 节”里，当酋长问他，现在南洋诸国谁最强，他说：“是欧洲国家，他们美其名是通商，其实是慢慢地在蚕食。”

所以，阙名不可能不知道荷兰人的存在，也不可能没遇上荷兰船，荷兰人更不可能轻易地让一艘中国船，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自由地航行。

还有，我的高祖父，或者那位“凤阳朱姓人”也完全没提到荷兰人，在“第 7 节”里，这名“凤阳朱姓人”说：“安汶在海一角，没有土产，没有商船经过。”

实际上，那时候的安汶岛是摩鹿加群岛的中心，西方殖民者为了它出产的香料而开战，怎么可能没有土产和商船呢？

他们都描述一个与当时现实环境不符的故事。所以我一直有这样的假设：阙名根本没去过安汶岛。《南洋述遇》只是一篇参考其他海外游记，虚构或听说的想像文章，后来被当成是一篇实地游记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我不排除另有文章或传说描绘我的祖先到安汶的情况。

当然，我在 25 楼的感受也是另一次的虚构，像我在“第 1 节”的虚构。但是，同一地理环境的自然景观应该是一样的，茫雨中南洋小岛的情境向来都令人断肠，我相信我掌握这份情感。

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都虚构了安汶，真正的安汶属于莱伊伯父和阿迪叔叔。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像开始时那样在想：安汶究竟在哪里？虽然我确实到过那里。

我爸爸又在一次晚餐上说要再去安汶岛。那是我们回到新加坡一个月后。

我爸爸已不再抽烟，他要再去安汶岛有他的使命。他说：“我决定把十世祖的骨灰带到台湾去，葬在郑成功庙旁。他原本就想去投靠郑成功的，应该了结他的心愿。”

我弟弟在他说完话后，拿了碗筷，走了。我看着我弟弟经过我和我爸爸挂在饭厅的十六乘十二合照——我们戴着墨镜在安汶民族英雄塑像前拍的——考虑着要不要站起身。

我没有。我看着桌上的隔夜菜，思考一场台风的影响和一篇游记的历史功能。

后记

一场海上风暴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历史。

一场金融风暴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

一九九七年七月亚洲金融风暴后，没有人能预测它将带来什么影响和冲击。最令人震撼的莫过是，印尼总统苏哈多在九八年五月下台。

印尼局势不稳定，我却在雅加达暴乱前三天，收到失去联络近一年的Jolanda寄来的Postcard，说她刚到雅加达，担心局势有变，会提早到新加坡来，之后便失去她的音讯。她一直没打电话或写信给我，我也无从联络她，只能祈祷我妈妈的平安符发挥作用。

我爸爸则祈祷暴乱不会蔓延到安汶岛，我也相信那里不会乱，我到过那里，知道百年来时间在那里静止的地方不会有事。

安汶岛还是发生暴乱。我爸爸的安汶再寻根去不成，我的十世祖也注定要留在安汶岛。这可是冥冥中的安排？还有，我们回来后安汶岛才暴乱，这也是冥冥中的安排吧？

海峡指数今天再创历史新高，报2214点，我也迷信地认为，这还是冥冥中的安排。我已经认定，两年前海峡指数猛泄是让我有个工作低潮，休息并接触祖先，否则很难解释股票在去年九月跌倒805点，九个月内涨了1400点，比金融风暴前高了15%，因为这两年的经济并没有起色。

对了，今天是亚洲金融风暴两周年，不知Jolanda是否无恙。我一直没提笔，因为怕收不到她的回信。

节选自中篇小说《安汶假期》，收入在散文与小说合集《重构南洋图像》
新加坡：Full House Communication Pte Ltd，2005年

晚晴（节选）

石　君

作者简介：

石君（1940—），原名刘秀敏（吴秀珍），又署常秀、方菲等。生于中国广东广州，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学教师、副校长、新加坡教育部课程编写员、教育月刊编辑；退休前在莱佛士书院高才班教导高级华文，并以英文弘扬儒家伦理。1991年受香港市政府邀请为首届文学奖评判及主持讲座。中学时期开始创作，作品常发表于报章杂志，著有诗集《绿苔》、《吊住的黄昏》、《似水，是水》和《心灵的守候》；散文小品集《踢含羞草的日子》、《豆香处处》、《水涟漪》、《长春花》、《春泉——谈艺小品》和《生命华光》；小说集《井外》、《她来自东》、《我俩的晴空》和《夜正年轻》等。儿童文学作品集《小树小树》获新加坡书籍奖。

十

在三四十年代，儿女读书有一种很普遍的选择，女孩子读不读书，无所谓，如果读书，读英校华校都不要紧，因为将来要嫁人。男孩子嘛，家有生意财产的，希望他孝顺，继承祖业，得进华校；家无财产的，就最好读英校，因为将来至少可以找份‘财库（书记）’的工作，成家立业，奉养父母，不过，因为那时的社会风气和环境，即使读英校的，也能听能讲方言和简易的华语。到后来，政策改变了，方言几乎被消灭了，华文华语也奄奄一息了。我呢，因为病人有各种各族，来自各省各县，福建，潮州，广东都有。要与病人沟通诊治时方便，用的不只是双语，而是‘多语’了，但说来讲去，也不过那么一套。新加坡人常常自夸通晓双语，说出来才知道程度是那么低。说英语时，老外不明白；说华语时，中国来的同种同文的人听不懂！

10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新加坡有一群西医组团去上海学针灸，我，老邱，老陈都被老潘拉了去。去到那里，对于针灸专家所说的华语，真是一知半解，而那个从马来亚峇峇（土生华人）家庭出身的老陈，更是‘鸭子听雷’。当时，去上针灸课的，有好几组是老外。他们似乎都‘有备而来’，许多听华语讲解都没什么大问题，有好多还操着字正腔圆的华语。其中一个在午餐时和我坐在一起，他问我一个问题，说方才教授所说的华语，他听来不十分清楚。我被他一问，立刻脸红耳赤，无言以对，因为我也是‘鸭子听雷’。

“对不起，我以为华人一定会讲华语，所以才请问啊，新加坡华人不是都懂华语和英语？”

我低着头猛喝蛋花汤。

另一个参加英语讲解那一组的洋大夫，跑过来把食物往桌上一放，对他的同伴认真地‘隆重宣布’：“看吧，下一次来上课时，我要参加那组用华语讲解的，那可以直接明白些。”

老潘用手肘轻轻地碰我，低声说：“新加坡华人，努力吧，别让老外看扁啊！”

从上海回来后，我，老陈，老邱就决心学‘方块汉字’。有

一位病人是退休的华文老师，也是位业余写作者的欧阳先生，他知道我们几个‘老人家’那么立志向学时，称赞我们‘有心不怕迟’，就答应教我们从小学一年级的华文学起。

原以为用汉语拼音来学习，对于我们这些英校生应该不会有困难，怎么知道汉语拼音，英文拼音，国际音标又常常容易混淆，加上医务繁忙，不知有多少次想停下来了。可是一想到那个老外的话，加上近年来到外国去看到的情况，东南亚国家不必说了，政府都让小学重新开办华文班；即使西欧各国，澳洲，美洲等地的大学，都增设中文系，于是，我和老邱这对‘难兄难弟’又互相鼓励，再拿起课本来，但老陈放弃了。

欧阳老师毕竟是有经验的语文老师，和我们亦师亦友。用小学生的课本来教我们，也让我们这些‘老天真’，一方面觉得容易有趣，一方面叫我们有‘连小孩子都懂，你怎能不懂的’自问自励心理。更重要的是欧阳老师不只是‘教书’，他似乎有一种‘使命’，把他对几千年民族文化的热爱，和我们分享。他常常把世界华人的努力成果，中国人的骄傲事迹，娓娓动听地给我们叙述分析，不只让我们多听，也让我们多想。虽然他曾觉得教我们这种‘老学生’有些麻烦，比如记性比较差，因为忙，没法准时上课或交作业等等，但是，我们的人生经验丰富，理解力比青少年学生高，反而说话‘投机’；何况我们是忙里偷闲，利用星期六，星期天下午，平日门诊小休的午餐时间学习，这是令他非常感动的。

知道我们都是医生，欧阳老师也能‘因材施教’，常常把医药古国最新的医学医药研究成果当作说话教材，还把报章新闻影印给我们，这些都是英文报章所缺乏的。

“喂，两位大夫，两位郎中，中国发明了‘阴茎增长术’，是世界首创吧！”然后他望着我：“甄医生，你该赶快去中国学学，回来后为新加坡那些需要的男士服务，让他们的妻子啊，女朋友啊，乐一乐！”

我们对着那则新闻剪稿都大笑起来，然后又细心地阅读。用功了8年，对于一般的报章新闻，大致上已没问题了。

“喂喂喂’这里还有一则，上个星期你们忙着出席什么医学讲座的，没来上课。老邱，你念吧，这可是和你这脑科医生有关呀。”

老邱就拿起新闻剪报，慢慢地念：“‘世界第一宗，北京遥控机器人，沈阳成功动脑手术。手术过程经互联网与600多公里外的北京医院联通。手术从9点30分开始，到10点50分 圆满成功。病人一直保持清醒，现场没有刀，剪等器具的碰撞声，也没有血肉模糊的场面，更没有平常医生护士做手术时大汗淋漓的情景。患者的头部只有一个看不清的创口，医生一块只相当于膏药布大小的医用棉纱敷在病人创口处。……手术圆满成功后，病人邹恩忠激动地流下热泪。他患病以来已经长时间吐字不清，此刻只听到他真真切切的说：“我想和爸爸妈妈说点话，见见孩子。……”

“老邱，读得好！没一个错字！8年辛苦不寻常呀！”欧阳老师称赞道。“其实，汉字是比英文等拼音文字容易念和理解的。因为字音字义往往就在字型字声里。你们这样的‘老学生’有心呀！”

后来，由于欧阳老师的鼓励，我们又在每个星期一晚上，去海南会馆上“中华文史课程”。参加课程的都是‘老学生，多，有医生，律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士，济济一堂，才知道好学的，要补尝当年所学不足的遗感的有心人真不少，真是‘活到学到老’，‘书到用时方恨少’。

十一

有一晚，8点40分了，我终于提起勇气，打电话给她。

“大哥哥找我有什么事吗？你夜间不是得去诊所吗？”

“我是在诊所里，今晚来诊治的病人不多，又因为下雨。你在忙吗？”

“正在收拾行李，下周学校假期时出国，带领学校华乐团与北京最优秀的中学生民乐团‘金帆’作联合公演。”

“只知道你喜欢西洋音乐，不知道你也喜欢华乐。”

“兴趣是可以培养的。我为了负责乐团而去学二胡，以身作则嘛！可惜学了初级，没时间继续学中级。……你和邱医生的学习情况，老林都告诉我了，很不好意思，与你们学华语华文的坚持精神相比，我太差劲了。”

“兴趣可以培养’那么，感情呢？感情可以培养吗？”我故

意问她。

“那得看情况。”她淡然回答。我约她星期六出来吃晚餐，同时向她请教，我已把她的《千禧一情诗99》看完。

星期六下午5点，我去载她。

“嫂嫂呢？你不必做司机吗？”

“和太太团去吉隆坡购物，那里有一间大商场开幕了，什么名称我忘记了，昨天的报章有大幅广告，吸引新加坡人和游客去‘瞎拼’。”

我们先到麦里芝蓄水池，在长椅上闲坐。

“夕阳无限好。”我说。

“下一句知道吗？”她侧着头问我。

“考我呀？……‘只是近黄昏’。黄昏又怎样？黄昏可以是很美的。我就是不喜欢‘只是’这两个字。老林说，也有写作‘可惜’的，那就更不好。感觉上总是不舒服。”

“老师有叫你去读唐诗吗？”

“有。我去书局买了一本《儿童唐诗选》，文字浅白，图画也很精美。儿童都可以读懂，我为什么不能？不过它只有20首。读完了，能背了，我再去买高级一点的。哈，华文，真是越读越有趣的。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常在报章上大喊华文难念。我当年没机会念，幸亏现在还有机会。”

“全世界的人，任何国家的人民，都天经地义的讲母语学母文，然后再读第二甚至第三第四语文。只有新加坡华人是不读华文的，动则怨天怨地，甚至为了不要读华文而吵着要移民！有个年轻华人在报章上说‘他不是华人！我们的吴作栋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提到这件事，他问那个年轻人你说你不是华人，那么，你是什么人呢？是金发蓝眼的‘红毛’吗？新加坡人喜欢称第一，这点全世界没有的现象，也可以入《健力士记录》。”

“以前认为读华文没前途，现在还会吗？”

“有没有前途，那就看个人的双眼了，有些人是近视的，有些人是患上白内障的，或严重散光的，等等眼疾，连医生和视障协会都没法帮他。华文有没有前途？这得看个人的目光了。其实，

新加坡那么个小岛，只有几百万人口，读不读华文，对华文的存在有什么影响？全世界的华人那么多，加上老外读华文的也越来越多，新加坡华人不读华文有什么了不得的！”

“其实，华人不愿意读华文的，就让他们不读吧。让那些有兴趣的，认真的学生少些阻碍。前途是他们自己的。”我安慰她。

“华文真的那么难学吗？还是因语文政策的不断改变，再加上少数‘有心人’的大事渲染叫嚣，造成了一种‘气候’？我们当年就读华校时，老师也鼓励学生把英文学好，这会‘多一双眼睛，多一个嘴巴，多一双耳朵’，那时，我们的英文要达到60分才能升班。我们从没怨英文难念的，它还是外语啊！”

“对呀’看你的英文就很好，老潘说你在Raffles这间170多年的名校教《Confucian Ethics in English》。你也有机会被选去做校长啊，政府对于‘华校生’，你们这些‘精华’，还是公平的吧。”我直觉地说。

“哪儿有公平这回事？1979年，教育部选了整万名教师去面试，目的是要培养选拔教育行政人员。但还没开始，就有二三千老师放弃了，因为面试全用英语进行。三轮面试之后，有180名教师被升级为校长或副校长，还说是要‘平衡教育’，华校出身的被派去英校做副校长，像我就是。我被派去Crescent Girls做副校长，这间水准相当高的英文女中，开办多年，它的华文校名‘克信’还是在那时才定下来的。再说回头吧，老实说，我当时执教的中学，那位下午班主任老柯在管理行政，训育等方面，就比我强不知多少倍！我根本就没做过主任，也没兴趣做行政工作，我只喜欢教书。而那时是在选行政管理人员啊，又不是选英文教师。如果公平，为什么当时那三轮面试，不根据语文背景，让面试的人用他最优势的语言进行呢？”她说着，依然有些愤愤不平，为那些有能力的‘精华’。

“说到学语文这一点，我就羡慕老潘。他当年虽然进英校，但是，父亲有眼光，在家找人教他读古文。加上家里3个姐姐和堂姐妹，都是进南华，南洋女中的。老潘听多看多了，所以也知道什么巴金，冰心，茅盾，鲁迅的还跟着她们看书。真的成了精通双语的‘精华’和‘精英’。”

“这是父母有眼光，他也好学。更重要的是那时的社会，还有那种学语文的环境，不像现在。我那间‘高高地矗立在裕廊山上’，‘树树相思’的母校，连三轮车夫都‘义踏’筹款的民办大学，被连根拔起了，被砍头了。”她叹气了。

谈起语文问题，她那灿烂的笑容就立刻消失了，有的是无奈。

“不过，这么多年来，有机会时，我还是努力教华文，只是认为世界上每一个人读母语母文是‘天经地义’的，并不是‘预知’中国有今日的国势与经济发展。我没有‘神眼’。”说着，她又露出了皓齿。

我轻轻拉她起来，慢步走过曲桥，绕过花钟，走作停车场。

“把各种各色小花在地上种成花钟，构思也真够美妙。”她停下来一阵子。

“够有创意吧！看看花钟上的时间，是不是比看手表上的时间美好？”我也凝视着花钟。

“这种说法很文学，也很艺术。听起来不像是医生说的。”她含蓄地说。

“我也喜欢文学艺术，从西方到东方。东方方面，你就费些精神和时间，指点指点我吧。愿意吗？”我们上了车，在车里，我诚恳地附在她耳畔说。

快 7 点了，她提议就去蓄水池附近的汤申大厦里的食阁，吃客家酿豆腐。

“就这么随便解决吗？”我怕在这些地方请她，会显得小家子气。

“不随便嘛，传统风味，经济实惠。”

“我听老林说，你的厨房手艺也很好。”

“去世的家婆和母亲教了我几招，‘客家酿豆腐’，‘芋头扣肉’，‘八宝鸭’等等，还可以上桌。离婚之前，家里常常请国内外的文友来餐聚。香港的几位文友还为我定名‘简爱小馆’，叫我退休后去开食馆，他们都要参股呢！烹饪也是一门艺术，当你看到朋友们吃得津津有味时，那才叫满足。”

“我可以参股吗？可以跟你去‘简爱小馆’做洗碗碟的工作吗？”

“大哥哥，专科大医生啊，别开玩笑了。”

十二

星期六下午，我们去义安文化中心参观‘墨澜社’的常年书画展，老潘有好几幅作品展出。我们也约了她出来。

参观之后，我提议去‘良木园’喝下午茶。老潘，老林，老邱，都因为和家人朋友有约，匆匆地喝了杯咖啡，吃了片蛋糕就走了。

我们几个人之中，老林18岁时在中国福州娶了比他小两年的传统女性美慧。美慧人如其名，秀外慧中，温柔敦厚，外表也和老林非常登对，真是‘才子佳人’。美慧婚后就在家做主妇，相夫教子，跟着老林，也常常学习看看书报。她更能容忍谅解风流倜傥，出口成章，下笔成联的‘福州才子’老林年轻时的‘逢场作戏’。1949年，老林放弃了福州教育部秘书的工作，携妻带子的到新加坡，熬过好多年艰苦的生活，但妻子毫无怨言。很使老林觉得宽慰的是到如今她已80多岁了，我们都喜欢吃她煮的福州名菜‘红糟鸡’，她一听到我们要上她家，就兴致勃勃地进厨房烹饪，对我们殷殷招待。她不但抓住老林的胃，老林的心，她也抓住老林那些良朋知己的胃和心，使老林备受羡慕。加上夫妇俩都喜欢看传统戏剧，到如今真是‘白头偕老’。

老潘娶了个受英文教育，到过外国受训的物理治疗师，也能‘夫唱妇随’，至今老夫老妻了，也还‘出双入对’，令人羡慕。妻子和老潘合作，只是诊所招牌上的名字，她的比老潘的还要大，虽然她的个子比老潘矮小得多，老林‘赞‘她‘娇小玲珑’。妻子精打细算，擅长投资，为不善理财的老潘，买屋又买地。只是老潘成了‘失匙夹万’，有钱开不出来用。看到好字好画或别的‘心头好’，想买也‘有心无力’，常被老林挖苦。老潘也常常说没钱就没权，大吐苦水，传统家庭生长，虽说是英校出身却家学渊源，中文水准也不错，爱艺术又爱美的老潘，常常因为妻子以‘朴素就是美’为理由，‘不修边幅’而叹气。有一回，老潘的一个初认朋友竟然以为她是菲佣。也许因为这种心理上的缺憾，老潘对于美女，也就特别爱看爱搭讪。此外，妻子不看老潘的书画，根本也看不懂。她也‘看死’老潘的动弹不得，因为她钱财大权

在握。

老邱呢，娶了个小学英文教师。都以为‘医治肉体’的医生和‘医治灵魂’的教师是最好的搭配，天赐佳偶。怎么知道这女教师脾气之大，令人跌了眼镜。后来，终于因为辱骂邻里，毒打女佣断了肋骨而被控上法庭，大幅照片见报。妻子被教育部停职后，常常去联络所跳什么土风舞，排舞的，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aunty’，参加了许多联络所的活动，呼朋引伴的来家里唱卡拉ＯＫ。只要老邱给她足够的钱好花，也不干涉老邱。当然，她也‘看死’丈夫没什么兴趣和能耐，自己就放心享乐。老邱能屈能伸，夫妇俩也就‘白头到老’。如今有了孙子，妻子有时也去儿子的家帮忙着照顾，让老邱乐得更自由自在，他就没日没夜的找我。

最可怜的还是老陈。他来自马来西亚乡镇，父母卖了祖产小胶园，让他出国读医科，回来后开诊所。妻子婚前是一间百货公司的收银员，有几分姿色，身材也高挑，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的。她是因为胃痛来求诊而认识老陈的。医生嘛，年轻多金，于是，在三四十年前少见的‘女追男’戏剧上演了。人说‘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纸’。收银员工作是轮班的，她一有空，就到诊所来，帮忙护士，清理诊所。遇到老陈的朋友，不经介绍，就挨近老陈，自动把头靠在老陈胸前。看她那副贤淑，小鸟依人，尤其是当她说胃痛时那种‘西子捧心’的楚楚可怜样子，很使老陈动心，不到半年就结婚了。婚后不久，妻子就吵着不要和父母同住，又嚷着老陈买私人公寓给她娘家。父母不要儿子为难，就自动从私人公寓搬回政府组屋诊所楼上的小地方居住。妻子接下来又常到诊所去‘帮忙’，用维他命当药丸，敲诈病人，害得老陈被告发而停医５年。老父因此气得中风，不到两年就去世了。老母也因打击而变得痴呆，有口难言。后来，老陈发现一个人生活的老母，被女佣虐待，一身瘀青，就把老母带回去同住。妻子因此大吵大闹，丢碟摔碗，老陈只好付大笔赡养费，并争得儿女的抚养权，提出离婚。

我呢，诊所是岳父资助开设的，我也懒得理财，向来把全部收入交给惠娟管理。但是，老潘‘没钱就没权’的‘教训’提醒我，这几年来，我每月把四分之一的收入，存入自己的户口，那是我的‘私房钱’。婚后才发现来自怡保的惠娟是不喜欢看电影

的，我就乐得和老邱结伴上电影院，去他家看DVD，许多不朽的经典电影名片如《飘（Gone with The Wind）》，《暴君焚城录（Quo Vadis）》，《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等，都令人百看不厌。有一回，老蔡向我借看一部五六十年代，荣获11项‘奥斯卡（OSCAR）’金像奖的影片《Ben Hur（宾虚传）》，我找遍整间书房都找不到。女佣问我是不是找录像带，因为她看见惠娟前些日子丢了一些。惠娟回来了，我只淡淡地对她说：以后别随便进我的书房。唉，男人可以容忍妻子放到满天满地的化妆品，为什么女人就看不惯丈夫多存放录像带？

医生也得常常出席医药座谈，这往往不是为了专业的兴趣，有些主讲者实在很差劲，老潘就常常说：“我们吃盐比他吃米多，过桥比他走路多。”可是能忙里偷闲，在餐馆俱乐部举行讲座，提供丰富午餐茶点，更重要的是能和其他医疗界朋友欢聚闲谈，增广见闻。后来，眼看时势所趋，老潘又鼓励我们学华语华文，也跟着他常常到中国去，生活内容有了改变，我和惠娟就更加‘各自为政’了。

那位有名的书报编辑老杨就曾摇头笑我们：“医生的IQ(智商)都很高，EQ(情绪智商)却很低。一个个都给这些小女人整得‘不亦乐乎’。”

有一个晚上，我们到莱福士城俱乐部吃晚餐。虔诚的佛徒老林谈到‘来生’的问题。

“如果有‘来生’，我还是愿意过着简单，与世无争的生活，也继续我这一生的夫妻情缘。你们呢？”他一脸的满足得意。

“来生继续愿意做医生，能医人毕竟是好事；至于夫妻嘛，唉，不说了。”老陈摇头叹息。

老陈一说完，我们都苦笑点头。‘来生’？再说吧。

我沉默在思索中。猛抬头，才发现她以温柔的目光望着我。

“对不起，我突然想到一些问题。”我喝着不加糖的白咖啡。

“离开诊所，还想着病人的问题？”她关心地问。

“这一回可不是想着病人的事，而是想到一些人生问题。你有什么宗教信仰吗？”

她摇摇头，“只是在清明节时去拜祭母亲。这不是宗教信仰吧。”

“你相信有‘来生’吗？”

“时常听到，不知道有没有。”

“如果有呢？你有什么愿望？”

“愿望？……我还是要做华人，做一个真正的华人。你呢？”

“除了这，我还希望再遇到你，早一点听到你叫我‘大哥哥’。不让你在婚姻的道路上摔跤，也不让我自己苦闷一生。”

她低头含笑不语，使我想起慕琳。其实，我更喜欢看她露齿而笑的样子，看她整齐的牙齿。而她那熠熠的深邃的眼睛，分明的双眼皮，这些都是慕琳所没有的。还有吗？她还有多少特别的地方是慕琳所没有的？当年遇上慕琳，是‘恰当的时间，遇上不恰当的人’；那晚初见她，是‘不恰当的时间，遇上恰当的人’？30 多年之后的重逢，才叫我‘恨晚’！

5 点了，自助下午茶也收摊了。我们就开车上花芭山去。凉风习习，星光灿烂，从山上遥望海港，也自有一番宜人景致。船只灯光摇晃，高楼灯光错落有致，而缆车像一只只流萤，在夜空里滑翔。新加坡夜景，以此最撩人了。

我们并坐在长椅上，晚风如醉，谁也不多说一句话。

8 点了，我们驱车下山。

她一路上哼着 R. Wagner 的《Evening Star（晚星）》，轻柔的歌声在晚风里飘。我慢慢地开着车，只想多些时间和她在一起，听她的歌声。

“《冰心小说选》，你一定看过吧？我最近在看，是欧阳老师借给我的。冰心在一篇小说里写到女人有三种。第一种是一看不好看，但越看越好看；第二种是一看觉得好看，越看越不好看；第三种是一看就好看，并且越看就越好看。你是属于哪一种呢？”

她一路上都不回答我的问题。在要下车时，她才转过身来，低声地说：“我是属于哪一种女人？这不应该由我自己回答。”

我捉住她的手，轻吻着：“晚安。”

然后让她悠然下车。

十三

今年二月汽车的拥车证大跌，车价也随着猛跌，车行挤满了看车购车人士。她的‘Concerto’，用了8年，已经常常发生毛病了；我的BMW（宝马）也用了7年，就约她去车行看看，是不是有适合的，以便换新车。

朱依玲，那个BMW车行经理，一个女强人，甜言蜜语地赞她“医生太太啊，你看，脸容身材，都被丈夫保养照顾得多好！比你实际的年龄至少年轻20年岁，说出来没人相信。那些化妆品公司，健美院，应该请你去做模特儿，代言人，比叫那些年轻女明星做广告更有说服力呢！”

朱依玲对她的称赞并不完全是讨好她，见过她的朋友也都这么说。

那天在老林家练书法，练完时老林教我喝唐茶。老邱问她‘养生之道，她指着那只茶杯上的字：“‘清心可也’可读成‘可清心也’，‘心可清也’，‘也可清心’。”

她变读得那么快，我还没听明白，老林就说：“‘清心’二字，说来容易做来难。”

“是啊，把方法说出来，让我们听听。”老潘说。

“很简单嘛，只是‘心清’。尽心尽责，做个好老师；心无‘旁骛’，做个好母亲，‘行有余力’，就一心做个好作者。乐观积极，保持良好优雅兴趣，生活有规律。”她娓娓而谈。

“小简总是那样‘轻描淡写’，说话‘四两拨千斤’。唉，做人就是难在‘清心’。我信佛，可不‘六根清净’。今天的社会风气，人心不同，有多少人是敬业乐业的？有多少现代女性能家庭职业兼顾？在母语母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有多少作家还能坚持不懈？”

“我也有许多难处：教书容易诲人难；生儿容易教养难；写作容易创新立意难。样样都难，很难，真的很难。”她叹气。

“就因为难而能不放弃，能克服，才更觉难得。”老潘说。

在送她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问她：“你离婚多少年了？”

“都忘了，20 多年吧。”

“对不起，提起你的伤心事。”

“没关系，都那么久了。”

“你离婚时还不到 30 岁，为什么不再结婚？”

“因为我深爱着3个孩子。我可以不要丈夫，但不能不想孩子。而且，结婚容易离婚难。他好赌，又没正业，我许多文友都因为我的关系借钱给他，有的我还了，有的不要。当我‘奉儿女之命’，听他们的劝告而决定离婚时，他在马来西亚的老家，后来就无踪无影。但因为分居已好多年，‘婚姻自动无效’。我还付那3600新元律师费。”她平静地说。

“一双手养三个孩子，你不累吗？”我怜惜地问。

“累，很累，单亲家庭，压力很大，幸亏儿女都很争气，学业成绩好，行为端正。”她叹了口气，但又展现出宽慰自豪的微笑。

“所以老林赞你是‘另一种女强人’，真正的强人。”

“他老人家过奖了。还是一句话‘清心可也’。‘心如止水’，集中精神，可以把许多事情做好。”

我沉默了一阵子。

“提到女强人，我不知道你们男人对这个称呼的真正含义。每个女人天生的性格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就会选择不同的生活道路。那些只愿意留在家里做贤内助的，就不是女强人吗？提倡‘女权’，并不是为了制造‘女强人’，让她们在同一个领域里，和男人争一日之长短。我只希望女性能有自由，通过不同的行为，和男人有相同的机会，受到尊重。比如在商场上凭努力智慧，被升为女总裁，请男士们不要嘲讽地，一百个不愿地称她‘女强人’；愿意在家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不必自卑，更不应受轻视，被叫做‘煮饭婆’；女人被强暴了，不会被男人反咬一口，认为那是因为她们穿得少而咎由自取，活该！……”

我这个男人静静地听着，也静静地深思着。到翠峰路了。在她优雅地侧身下车时，我抓住她的手说：

“My dear，你是冰心所说的‘三种女人中的第三种’。”

十四

那个在日本统治新加坡前曾在当时著名的‘和尚小学’（男校，学生都剃光头）养正读过两年，后来又转去珍珠山英文小学的老邱，突然‘饮水思源’，慨捐2万元给‘母校，养正，作为‘冼星海百年诞辰纪念音乐晚会一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费用。

“真是新加坡的光荣，我们养正小学的光荣！大音乐家冼星海是我们的校友呢！喂，我有6张‘贵宾票’，到时我们一起去。喂，我要约小简也一起去。”老邱来电时兴致勃勃地说。

听音乐，看舞蹈表演，看展览，都是她的兴趣，她早都买了入门卷。老邱叫她把票送给朋友，另请她与我们一起坐贵宾席。当晚负责指挥的是‘要带领新加坡华乐团走向世界音乐探索之旅’的叶聪。他愉悦地说了“保卫黄河”之后，一转身扬起指挥棒时，全场已响起如雷不绝的掌声。半场休息时，老邱还坐在她身旁，由她帮忙着，念着特刊里的《黄河大合唱非听不可》：中国著名诗人光未然因为1937年武汉被日军占领，带领抗敌剧团渡过黄河转入另一个抗日根据地，途中目睹黄河急流险滩及船夫与黄河巨浪搏斗的英勇形象和不屈精神，于是写下并朗诵《黄河》这首诗。冼星海听了以后，就在一个简陋的土窑洞内，用6天的时间，抱病根据这些感人诗篇，谱写成这部大型音乐名作。1939年4月首次演出，反应非常热烈，迅速传遍中国。黄河大合唱共分8个乐章，乐章开头都有配乐朗诵，为合唱，重唱及独唱做出有效的前导。”

叶聪带领70名演奏者，120名演唱者谢幕多次仍欲罢不能，听众的情绪简直高涨到顶点。

老邱在车上还不停地哼唱着那几句：“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啦啦啦啦啦啦啦……”

“老邱，请别哼了，你唱来唱去都不过这两三句。”我笑着老邱。

“哈，等着听吧，不久，我就会把整首唱完给你听。别忘了，有位女高音在这里呢！电话手机这么方便，又不必交学费不问白不问。“老邱认真地说。

“下个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7点半，你有空吗？”我向着车

前座坐姿永远挺直的她，问道。

“什么事呢？”她侧过身来，看着我这个司机。

“济世慈善留医院举行常年慈善晚会，我想请你参加'，星期六晚上，我已经定了一桌餐券，而星期天晚上是请你看粤剧，不知你有兴趣吗？这些都是为留医院筹款的。”

“小学时，我也常跟邻居沛叔去机器行唱粤剧，用童声唱，也很好玩。许多大曲小曲我都练习过，比如《客途秋恨》，《情僧夜到潇湘馆》，《再折长亭柳》，甚至讽刺惹笑的《梅知府》都唱得‘有板有眼’。机器行缺乏‘花旦’，我就勉强勉强充当‘小花旦’，机器行里的哥哥叔叔对我都很好，他们教我唱，唱错了，唱走调了，大家就乐得一笑。”她回忆往事时，那一脸的笑意，另有一番风情。

“你看啊，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老邱挖苦我。

“我还是不去了，怕不方便吧。”她婉转地说。

我明白她的意思，就立刻说：“我把老邱，老林，老潘都请去陪伴你。这回，我们请了当红影星和名伶来演在香港首次演出时很轰动的新剧《飘萍浮踪》。”

“我看过报章报导了，写的是粤剧名伶，那位反串小生王的任寄萍，她的最佳拍档白云飘和名编剧沈亦浮三人的感情和如何为粤剧发展所作的努力。是新编剧作，挺有意思的。”她滔滔不绝。

“那就去吧，两晚都去吧。”我温言细语地请她。然后又对着后座的三个老友说：“喂，你们的老婆如果要去的话，请明天通知我。”

“不必等到明天，现在就通知你，我那个女人对这些没兴趣，你不要花钱。”老潘和老邱立刻说。

“我那个女人肯定有兴趣。我们虽不是广东人，可是有字幕，可以帮助。”老林高兴地说。

“也有英文翻译字幕，虽然有些翻译得不怎么好，但至少可以帮助你们这些‘精英’。”老潘说。

“我们这些在牛车水生长的人，不管读什么语文学校，哪个不会讲方言？也不知道政府为什么要孩子们停止用方言，以我现

在学华文华语的经验，懂得方言反而是有助于学华文华语的．除了极少数语法的问题外，但不严重。”我说。

“停止用方言，第三代和第一代就产生了代沟，没有了祖孙之情。又因为强调英语，认为菲佣可以帮助孩子，第一代也得用没文法，荒腔走调的英语和孙子及菲佣交谈。‘新加坡英语本来就杂了，现在还加上‘菲律宾英语’，叫老师头痛。我那个在小学教英语的侄女就说过‘我们教小学的老师，宁可孩子完全不懂英语，像一张白纸一样，让我们涂上纯正色彩。已经先入为主地涂得五颜六色了，然后进了小学叫我们先得把颜色擦掉，怎么擦也不能变回白纸了，真是事倍功半。”老潘为他那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侄女叫屈。

“方言的美妙生动，反映生活的广阔面，是大家都知道的。粤剧更是高水准的古典文学。香港有位闻名中外的作家舒巷城，就是一位英校毕业生，在政府部门任高职。他能写出那种高水准，非一般大学文科毕业生，一般华文作家能相比的诗歌小说作品，完全是因为从小就喜欢看粤剧。他学习华语华文，全靠看广东大戏！”她侃侃而谈，我们都听得傻了。

“喂，新加坡的‘精英’，听听吧！”老潘大声说。

到她家了，我们互道晚安。

“两晚我都去载你。”老邱下车为她开车门，拍拍她的肩膀，亲切地说。

“喂，老邱，你怎么对小简那么殷勤啊？小心，你老婆下回打断的可能是你的肋骨呢！”老林在老邱钻到车前座时，大笑着‘警告’他。

“喂，你的肋骨被‘恶婆娘’打断了，我这个骨科医生也没法医治呢！”老潘也和老林一鼻孔出气。

我脸上没笑，但在心里“苦笑”。

节选自中篇小说《晚晴》，收入在小说集《夜正年轻》
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 年

遥远的期待（节选）

风沙雁

作者简介：

风沙雁（1943 —）原名欧清池，又署瑶岗。祖籍福建龙溪，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荣誉学士、日本上智大学比较文化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历任新加坡移民厅助理厅长，新加坡驻日本大使馆三等秘书，《南洋商报》资料室主任，《联合早报》社会委员、执行级编辑。曾任新跃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1990 年获美国运通卡新闻奖。1960 年代末开始文艺创作，《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委之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创会人之一兼任秘书，《新世纪学刊》和《新世纪文艺》创刊人之一兼任主编，《新华文学大系》联合总编辑。著有诗与散文合集《砂砾集》；杂文集《矛盾集》和《文学絮语集》；散文集《樱花飘落时节》、《枫叶初红忆扶桑》、《哀思集》和《风沙雁文集》；诗集《风沙雁短诗集》；长篇小说《追逐阳光的人》、《遥远的期待》和《梦幻岛纪事》；学术论著《方修及其作品研究》和《新华当代文学史论稿》；政论集《新加坡人眼中的亚洲》。

第一章：归来

六

王弘扬经过此次打击后，颇有点心灰意冷。他辞去外贸公司的职位，前来晨报入行，抱着的是为民族文化献出力量的理想，因此无论在编写两方面都尽力而为，也常常走笔至边界线，叫好些读者为他捏了把冷汗。譬如有一回，弘扬因公出差到韩国十天，那段日子，言论版没弘扬的评论文章，他的一位小学时代的老师苏祝寿就打电话到报馆询问，弘扬为何不写时评了？同事告诉他弘扬到韩国公干，十天后就回来，他才松了一口气。后来弘扬在路上碰到他的苏老师，两人谈起此事，弘扬感动得快要掉眼泪。

又有一次，一位年约四十岁左右的读者，一大清早就跑到资料室说要找王弘扬谈些有关民族文化与语文的事，弘扬感觉到这位读者神色有点异常，就骗他说弘扬下午才会来上班，有什么意见他可代为转告。那位读者十分严肃地说："请你转告弘扬先生，他太天真了！天天在呼吁如何提高母语水平，他被人骗了！其实，人家是不要母语的，请你转告弘扬，我希望他快快清醒过来，别再被人蒙在鼓里，卯足傻劲地写评论呼吁提高母语水平。

"好的！好的！我一定转告弘扬先生。"弘扬装得若无其事地把这名读者给打发走了。

当然，读者群是形形色色的，这当中自然也有骂弘扬的时评是小骂大帮忙，或甚至是应声虫的叫声的。这种人生来就只会出一把嘴，这张嘴只会批评别人以抬高自己，却从来不会照照镜子骂骂本身。这种人甚至推波助澜，把有关弘扬的似有实无的谣言加以夸大渲染，非把他涂抹得黑头黑脸决不罢休。

好了，王弘扬现在少写时评了，没编言论版了。总经理王如旧答应给弘扬更重要的工作的承诺也没兑现。弘扬被冷藏了，他沉寂了下来，他让日子苍白而无味地滑过。

"不能再这样沉寂下去了，"王弘扬有一天这样对自己自言自语："我要在沉默中寻找突破。"

弘扬决定向学术进军，他报读国立大学博士课程了。

自此，弘扬用二分之一的精力在工作上，另外一半精力则用在研究本地文史课题上。桃花源岛开埠以来两百年了，许多文史的课题尚未有人深入做有系统的研究，在这方面做点研究，也应对国家的文化建设有所帮助吧！弘扬这么想。

老总柳捷敏依然少来资料室，偶尔进来都有要事要办，但即使进来也不似以往那样前来跟弘扬闲聊，有时恰巧与弘扬碰面，他对弘扬也只发出苦笑，这笑含意暧昧，似乎带点歉意和悔意，却又带点不承认错误的意味。弘扬看在眼里，心知肚明，也不主动和捷敏妥协和解。弘扬知道，自徐光荣接编言论版后，由于此人家境富裕，他在报馆工作所得薪水只用来买包，无关生计，且他生性谨慎，为人和蔼，不想得罪权贵，因而他所选刊文章，观点都是中和公允之论，不涉及敏感课题。好些读者来电投诉：言论版无言可论。有些甚至追问，王弘扬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让弘扬编言论版，多写时评？老总柳捷敏自己就接到不少这样的投诉，但碍于面子，他不想重新起用王弘扬。

晨报报份渐渐下跌，商报报份微微上升。王弘扬在苦闷中度日，他把精力用来做学术研究与看书。

这一天天气特别酷热，资料室内冷气已调到十六度，空气却依然有点沉闷，下午十二点半，老总柳捷敏一手推开大门，碰的一大声，冲进资料室，众人吓了一大跳，抬头一看，只见柳捷敏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神色慌张，左顾右看，像在寻找什么人似的。他不作声，在每格资料柜间巡视，一见到王弘扬，不由分说，直冲他大声地说：“弘扬，弘扬，我刚和他们开完会，他们不要母语了，他们不要母语了！”说完就冲出资料室，大门一反弹，又是大碰一声。王弘扬刚被柳捷敏这一怪异言行惊得悟不出个道理来，柳捷敏却又再冲进资料室，大门又重重碰了一声，他又冲向弘扬，喃喃地说：“弘扬，弘扬，别再做了，他们不要母语了，他们不要母语了！”说完后，柳捷敏又冲出资料室。

第二章：困境

三

潘准希并没有直接告诉弘扬被降级的原因，一周后，他只对弘扬说：“我调查的结果是你的前主任萧岩斌说你的表现不尽理想！”

连天天与他一起吃饭的，自称关心他的工作与个人生活的萧岩斌都可以落井下石，弘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他当年满腔热忱，满怀理想地入行，而今所遇到的新朋旧友 都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设计谋陷害他，或西瓜靠大边地看风转舵帮着上司做推手把他贬了下去。弘扬的理想破灭了，他的天真的梦醒了。文化界与官场一样，处处都在争权夺利，所谓的见义勇为，仗义执言都可以抛到天边去，那只是书本上的道理，在桃花源岛这个人人讲求实利的社会，只有傻人才会遵守的。

编采部的同事见到弘扬，有投以怜悯眼光的，有报以同病相怜的神色的，也有对他微笑而在微笑中带着“你也有今天的下场”的得意神情的。对于这种种表情，弘扬都一一承受下来，最叫他不能释怀的是有才干的人为什么处处被排挤？经过此事件后，弘扬似乎变为另一个人了。他前半生在公共机构工作，以为和来自英文源流教育的人在一起工作有点隔膜，来到这个几乎百分之百的职员都是同样来自华文教育的人在一起工作却更为生疏，你挤我，我挤你，那种挤来挤去的程度甚至比公共部门还要严重。而且，弘扬在公共机构，由于对英文源流的同事构不成威胁，倒相对的安宁，而今在报社既招人妒忌，并招人议论，遭人排挤，那处境是更为可悲的。这叫他忆起儿童时代，他与玩伴时常截住河流，淘尽一段河床的河水来捉泥鳅的情景来了。当河水渐渐淘干时，泥鳅可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时，它们便会彼此撞来撞去，务必把对方挤出生存的空间才罢休。在华文报社会地位日降，读者日减，华文教育者的生存处境就如河水即将被淘干的泥鳅那样，只有靠排挤别人来求生存求发展了。

南淡晨报的报份近来不断地下跌，为挽回颓势，王如旧调动南淡晚报副总编辑张松青来晨报进行小改革。张松青是王如旧的爱将，与广告部经理关祥庆被道义称为如旧的哼哈二将，加上策划主任陈环东，有时也被同事称为 “一家大小四口子”。

张松青的到来给王弘扬带来较大的呼吸空间，至少松青是赏识弘扬的文才的。而且，午夜放工时，松青总会约弘扬及其他几

位较谈得来的编辑去夜宵，大家有说有笑，把一天工作来的不快与疲劳都冲散了。

张松青恢复华文报每个星期天随报奉送一份八开式的十六版副刊的传统，借此充实报章副刊的内容，并吸引新的读者群。松青也从改革版面与打更精彩且富神韵的标题着手进行革新，在松青的领导下，在众编辑同心协力的努力下，报份慢慢上升。加上此段期间发生了几桩震撼人心的大事件，如蒋经国逝世、鹰航失事等等，把报份拉上前所未有的数字上去。王如旧心情转为愉快轻松，时不时在半夜探访编采部，遇有突发事件，工作人员得留下来赶工时，他还会买些包点点心慰劳众员工。

因为松青的关系，弘扬也担任起一些较为重要的工作，如协助修饰标题、主持会议，但这样一来，却引起魏道义更大的不满，而经常挑弘扬的小毛病。因此松青的到来虽然带给弘扬不少的欢乐，却也带给他不少麻烦。例如那天魏道义就拿着一张大版走向弘扬说："你这标题'因打死人坐牢'好像有些歧义？"

"我的意思是犯人错手打死死者而须坐牢。"弘扬和气地回答。

"但读者会不会误会为因为犯人打'死人'而坐牢？"

"那应该不会。如果犯人打的是'死人'就应该叫做打'死尸，而不应叫做'打死人'，而且没有人会去打死尸的，这是普通常识嘛！"

魏道义知道自讨没趣，急速走回房里。

像这样的故意在鸡蛋里挑骨头的举止，是魏道义的惯技，而这正是他用来对付异己的手段，弘扬、南阳等等都是道义的眼中钉，便经常得应付这种可笑而又无聊的为难。

在这一天的社论会议上，大家刚决定当天的评论课题后，魏道义却莫名其妙地抛出这么一段话："有些人自以为学历高，就看不起其他同事。其实，学历与新闻工作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新闻工作靠的是天分，我们晨报好的采编人员都是至多只是高中学历，大专以上学历而工作表现特别好的，几乎没有一人。"

这番话在众社委中引起议论纷纷。一踏出会议室，社委陈北秋便向着王弘扬微笑着说："这话是针对你而发的，哈哈，你王弘扬以为在攻读博士学位就有前途吗？道义的话告诉你，他会整死你的！"

“难道他只有剑桥九号文凭就与新闻工作有关系吗？”弘扬反驳道，并对陈北秋和蔡名杉说：“你们两位也别幸灾乐祸，你北秋不也是在攻读日本大学的博士学位吗？你名杉不也是一侨大学的硕士学位拥有者，你们二位的学历不算高吗？”

“道义的话的确是针对你的。”言论堂堂主萧岩斌说：“不过，北秋与名杉也别得意，道义也是会对付你们的。前天他就对我说，弘扬既然接受指示翻译日文报章的评论文字，同样是社委，为什么北秋和名杉就不做呢？”萧岩斌说：“我还没把他的指示传达给你们两位呢！”

“社委要做翻译工作，那不是很低格调吗？弘扬愿意做，那是他的事，我为什么要学弘扬呢？聘书上有注明社委要做翻译的工作吗？”北秋顶了岩斌几句。

“如果有额外的酬劳，那又另当别论，否则为何我们社委要做翻译工作呢？这是道义的阴谋，他刻意要羞辱我们社委，弘扬你这傻子却上了他的当！”蔡名杉露出两排有点斑黄的牙齿对弘扬傻笑。

“哎呀！这魏道义就是这样，自己没学历就整天嘲弄高学历员工，赞扬低学历职员如何能干如何表现杰出啦。有一回，他和某一要人谈话，也提及报馆内杰出的编采人员都是高中学历以下者，想不到那要人当场驳他：‘你别告诉我这些低学历的杰出员工都因经济原因上不了大学。在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有哪一位会因家穷而无法深造，以致无法全面发展他的才华的？更何况我们有技能发展基金等待有心向上的员工申请？你这样的谈话分明是失责，而且似乎有意在贬低高学历员工的才华。’据说，道义当场满脸红透吓得半句话都不敢哼。”社委孙介仁微倾着高大的身躯，拖着脚步赶上众人，边说边扶着楼梯栏扦攀上二楼。

第五章：串连

二

东方之珠岛的初秋天气已转凉，太平山上的下午阳光灿烂，微风吹来却总带点寒意，从山上俯瞰下去，维多利亚海湾风平浪

静，浪花层层叠叠涌向岸边又退了回去。山下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与疏落有致的平屋构成一幅富裕而安详的景致。

该岛名学者程捷成，杨果与王弘扬，傅诗韵用过午饭后，此刻正坐在树下茶室品茗。

程捷成是真理邮报副总，当年因眼见军队在天安门镇压学生，愤而为文抨击当局以致被报社停职，当时他一怒之下孑然一身远赴温哥华疗伤。是年还受王如旧器重的王弘扬刚好也被报社派往加拿大写一系列美加移民问题，通过野草的介绍，弘扬与捷成认识上了并在温哥华深谈了一整晚。翌年，程捷成就回到东方之珠岛，继续在真理邮报任职。杨果就是当年捷成拉来与弘扬一起畅谈的朋友，此君原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去年受聘中大，便也回乡讨生活。

“时间过得真快！弘扬，我们在温哥华见面至今有几年了？”捷成问。

“大概有四、五年了吧！你那时的心灵刚刚受伤，在谈话中还慷慨激昂地对我吟出龚自珍的那两句诗句：‘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呢！”弘扬陷入回忆里。

“王太太，你看弘扬的记忆力多好啊！”捷成说：“我当时说了些什么话，连我自己都忘得一干二净，弘扬却还记得我所吟的诗句！”

“他这人呀没什么本事，就只有记忆力特好！”王太太对弘扬打了个调皮的眼色调侃着说。

“记性好是做学问的有利条件呀！”杨果说：“过目不忘是大学问家的本钱呢！”

“你们别听我太太胡说，我现在的记忆力已大不如前了，年轻时我倒真的背诵了好些诗词及好文章。”弘扬说：“对呀！你们二位的近况如何？”

“我已退休了，文章也少写了，但还为真理邮报写一个专栏，多是有关文史哲的小文章。”捷成说：“杨教授还在中大教书，经常为《学衡》杂志写论文。”

“我学的是历史，就多写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问题的文

章！”杨果说。

“我们此次来这儿是想请二位担任我们新创办的年刊杂志《新时代学报》的顾问，如果能够惠赐大作，那更求之不得！”弘扬单刀直入提出要求。

“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杂志？”捷成与杨果异口同声问。

“是专门探讨中国文史哲及马拉诗雅及桃花源岛文史课题的刊物。你们知道的，这二十年来中华文化在桃花源岛上已式微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再不努力做点抢救的工作，会对不起我们的后代！”弘扬解释着。

“哦！是这么有意义的义举，我们一定鼎力相助！”杨果与捷成几乎同时答话。

“上个月我碰到自东方之珠岛回桃花源岛的杨远帆，他对我说你们那儿的南方书局的老板已聘请他担任总编辑，要他负责联络你们岛上的及马拉诗雅国的作家，预计要为一百名作家出版新著，若再配合你们的学报，应可为两地的华文文坛掀起一阵复兴中华文化的风气吧！”杨果带着赞赏的语气说。

“远帆兄数月前回来桃花源岛就是为了担任南方书局总编辑一职，他与弘扬见过一次面。远帆的归来，说明只要有思想认识的都看到挑花源岛文化上的问题所在。”傅诗韵说。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蓬勃发展，引得全世界各国的民众都在赶紧学习华语华文，你们桃花源岛岛民还在抗拒学母语吗？”捷成问。

“总是有那么一小撮人在抗拒潮流，他们多是受英文教育又不懂母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子女在学校的母语成绩非常差，如果再提高母语水平，这一小撮学生就可能在升学前程上遇到大阻碍，因此他们的家长总要负隅顽抗！”弘扬说：“因此桃花源岛现在一方面取消母语不及格不能进入大专院校的规定，另一方面却也让民间自动自发地学习母语！”

“应该说桃花源岛的民众已掀起学习母语的热潮了，民间的读书会开办文史课程，新创办的学院如东亚文史研究院也开设各种文史哲课程，私立崇文大学的汉学系年年都找收到上百名学生，

情势可说一片大好！”傅诗韵补充说：“有些宗乡会馆也在开办中华文史哲课程，有些则在筹办文化学院，可以说大家都在纠正过去三十年来教育政策所造成的对民族文化的破坏的偏差。”

“桃花源岛岛民未免太现实了吧！学习自己的母语及文化也要与经济利益挂钩，太不像话了！”杨果感喟道：“万一有一天中国的经济衰退了，你们的岛民不是又不用学母语啰！”

“这有可能呀！一点也不奇怪。所以有一位专栏作者便嘲讽地说，他预期印度五十年后一定会崛起成为亚洲经济大国，大家现在应该赶紧学好印度文。”弘扬笑着说：“桃花源岛岛民这些年来已变得非常唯利是图，灵魂都快被抽空了，因此名剧作家郑贵海曾写了一部讽刺剧叫《太监的儿女们》，太监那会有女儿呢？那都是在讽刺我们的后代在灵魂上已被阉割了。”

“这样说来，桃花源岛上清醒着的知识份子倒是不少的，这是你们的希望所在呀！”捷成说。

“‘子规半夜犹泣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们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来办这份学报的！”弘扬坚决地说。

“哇！这秋风倒真的好冷呀！”捷成打了个寒颤，天气骤然转阴了，呈现在四人眼前的是乌云密布，太阳不见了。众人俯瞰海面，但见波涛汹涌，岸边花草树木摇晃得很厉害，看来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四人在这露天咖啡座喝茶原本无比惬意，且谈兴正浓，若就此返回旅馆未免扫兴。

“我们移到室内继续聊吧！”杨果这么一说，四人都走进咖啡馆内。

四人坐定不一会儿，大雨果然倾盆而下，狂风像条巨龙疯狂奔来，把露天咖啡座的桌椅阳伞吹得东倒西歪，桌上的杯碟也被横扫在地。狂风一阵紧一阵松地刮着，雨丝粗如面条狠狠打击着地面，溅起片片雪白水花，像是满地开遍白花，不一会儿功夫，之前的美景完全陷入一片迷濛中，四人一边看着景色的转变一面继续地聊着。

“弘扬兄，你们筹办学报的资金问题怎样解决？像学报这么高水准的刊物销路将会如何？”杨果问。

“我们有好几位好友都愿意资助学报。”弘扬说。

“一两期是有人愿意资助的，长久下去怕就难以为继的！”杨果继续说：“我倒有个建议，学报不妨招收贺辞或广告，这样一来既有较固定的收入，也不会欠人家太多的人情。”

“这的确是个实际可行的方法。”捷成说：“办刊物资金有来源最为重要。”

“谢谢你们两位的意见。”弘扬说：“我们原本也是想招收广告贺辞，现在你们也这样认为，足证英雄所见略同。”我们较担心的是没有足够的，有水准的论文来刊登，因此真希望你们能给我们供稿。”

“有稿的话，我们一定会电邮给你的。”捷成说。

“我们初创学报，资金不足，无法付给作者稿费，只能以杂志代酬。”傅诗韵说：“真不好意思。”

“千万别这么说，我与弘扬兄虽然不是深交，却很为他的义举感动，我在报界服务这么多年，搞文化事业的辛酸苦辣是遍尝的了，那会介意写稿有没有稿酬呢？”捷成说。

“君子有成人之美，力之所及，我们一定协助你办好学报的！”杨果说。

“我们一言为定，我在此谨代表学报同人先向你们致以谢意！”弘扬与捷成、杨果握手道谢。

太平山的暴风雨肆虐到傍晚才停息，四人下山时，东方之珠岛已是万家灯火，处处一片繁华景象了。

第六章：远行

四

王弘扬与傅诗韵刚办完住宿手续，两人正想步出旅馆去享用午茶，忽然听到有人在喊“弘扬！弘扬！”

弘扬回头一看，不由愣了一下，说：“哦！武德，家强，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我们不是约好今晚见面的吗？”

“我和家强今天刚好有空，大学放短假，闲着没事，另一方

面也急于想与你们相聚，便相约来迎接你们。”武德笑眯眯地说：“啊！诗韵，经过长途飞行还好吗？”

“还好，还好！我们前晚在东京休息了一晚，今早才从日本飞过来，所以并不那么累。”诗韵说。

武德姓曾，当年南大一毕业，申请到一份奖学金来到夏威夷大学深造，因成绩优异，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就留校执教。家强姓林，是南大地理系高材生，毕业后直接到多伦多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后留在加拿大发展，创办四海学院，栽培了不少英才，名噪一时。最近因厌倦了行政工作，把四海学院顶了出去，转来夏威夷大学执教，与老同学曾武德情同手足。二人闻知弘扬创办学报，且受邀担任学报编辑顾问，因此特别提前来与弘扬夫妇相聚。

四人在长窗落地的咖啡座坐下后，各自叫了饮料便闲谈起来。

威基基海滨沙滩洁白无比，那波浪一层紧接一层，连绵不断地涌向岸边大力冲击着沙滩，才又缓缓退去。在沙滩踏浪的俊男美女，在海滨游泳嬉水的弄潮儿，人数甚众，在蔚蓝晴空的映衬下，从远远看过去，这一切像是大自然的点缀品，把夏威夷浪漫又带点懒洋洋的气氛完全衬托出来，此时耳边似乎传来八十年代电视侦探连续剧《夏威夷 Five O》的主题音乐，实在叫人兴奋不已。

“家强，你不再办学专心教书，日子应该过得很惬意吧？”弘扬问。

“我教都市规划与城市重建这几门课，都是我的研究范围内的，就不那么辛苦了。”家强说：“那弘扬你的近况又如何？看来你在报社的职务也不重吧？竟然还有时间办学报。”

“他是被人家架空了，工作太过单调了，才想在外面搞点学术研究来调剂调剂乏味的生活。”诗韵代弘扬解释。

“也不能说办学报纯为调剂生活，这多少也有点弘扬中华文化的理想在内。”弘扬补充道。

“老王有这样的想法，我甚赞同。我当年离开桃花源岛纯因欲献身而无处，可在海外这几十年来，我还是时时尽力为当地的华社做事的。”武德说：“知识分子不应只求独善其身，只要能力做得到，我们总该多为民族或族群做点事。”

“武德兄是夏威夷华社的好多个组织的领袖呢！”家强说：“他真的是走在时代的浪尖上的好知识分子。”

“家强，别这样吹捧我了，我只是在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而已。”武德啜了口咖啡继续说：“像最近日本当局批准窜改了史实的教科书，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卑劣行径，美国人记忆犹新。美国华侨在二次大战中遭受到日本蝗军的蹂躏，这段历史总不能被抹去被掩盖起来的。我现在正在发动全美华人签名反对日本窜改史实，反对日本申请‘入常’的梦想。”

“武德兄这种为民族和族群文教事业献身的精神真叫人感佩！”弘扬说：“这些年来你在美国华社这么活跃，相信对美国华族的动向及状况一定了若指掌，我真希望你和家强都能为我们的学报撰稿，并成为我们的编辑顾问。”

“如果是关于华社状况的文章，我写来就比较容易。”武德说：“都是老同学了，力之所及，我一定会协助你的。还有家强兄，你也把你对加拿大的华社的情况整理出一些文章来，好为弘扬他们的学报创刊号打响第一炮！”

“行吗？弘扬，写加拿大华社问题的文章行吗？”家强笑问弘扬。

“当然行！”弘扬说：“不过，如果你们能着重评价美加华社的文化发展情况就会更为理想的。”

“我们的学报着重探讨的是桃花源岛和马拉诗雅两国的华族文史课题，并及中国文史哲问题，但也欢迎有关世界各国的华社及华族文史问题的文章。这学报可说是应环球化时代而创办的，我们固然强调突出本土色彩，但也重视环球学者的卓见！”诗韵说。

“请容我说些夸大一点的话。当前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是美国，它推行的是霸道文化，而目前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只有中国，中国能做的事情真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当是推广中华文化，这些年来，中国的音乐有一些已传入欧美，但为数还是太少。这一两年中国计划在世界各国设立一百所孔子学院，我个人认为这是颇具远见的计划。”武德说：“孔子学院应该只是文化机构的名称，除教导外国人儒家思想外，也应传播中华文化方方面面的知识。我认为以和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是足以抗衡美国的霸道文化的。”

“创办孔子学院以弘扬中华文化，那是中国可以做的大事业。身为所在国的子民的我们，可以做的工作是培育我们所在国的族群对本族文化有所认识与了解，而这正是这些年来，我总会利用业余时间在一些民间组织教导中华文史课程的原因。”弘扬说：“只有积极地做这种保留中华文化的种子的点滴工作，我们才有可能把中华文化弘扬开来！”

“弘扬这话说得深富哲理。”家强说：“但弘扬中华文化也不纯为我们的子孙保留着传统，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也是间接抗拒霸道文化的策略呢！”

“夸大点说，在这举世纷纷扰扰的时刻，中华文化或许是化解霸权国家侵占别人国土，而恐怖主义处处破坏别人家园的冤冤相报的局面的良方。”武德说：“美国文化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而美国当前推行的是霸道的政治上的单边主义，中国的崛起势必促使它的文化也会逐渐普及世界各个角落，这种以和平为依归的中华文化与带侵略性的美国文化的相互冲击抗衡，很可能会激醒世人抛弃美国文化转而接受中华文化，而这种趋势若顺利发展下去，我相信世界也许会变得更祥和点。”

“人类曾为了寻找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而奋斗两百多年，到了目前人类似乎已来到一个理想幻灭的年代。”弘扬望向窗外说。

夕阳已慢慢西沉，在海的那一角天边浑红一片，映得海面也红彤彤的。弄潮儿看来较先前更多了，而晚风似乎也刮得更为猛烈，掀起的层层叠叠的浪花像匹匹振鬃奔来的野马那样凶猛，着着实实地大力地拍击着沙滩，而后才缓缓退去。高耸的椰树的叶子摆来又晃去，像是要把天边的残霞都扫净，晚霞却又温柔地携着海鸥在海面上漫舞。

看着此景，弘扬无限感慨地说：“一个理想的幻灭，竟把人类推向互相残杀的深渊，看来人类活着是不能没有理想的！”

“老王，你倒无须如此哀叹！”武德说：“欧洲进步人士实际上已在重新出发追寻新的理想，绿色组织便是一例，更何况世界上已兴起一股放弃追求无限的物质文明，而走向寻求灵魂洗涤的人生境界热潮。诚然中华文化若能普及全球，以它所蕴藏的精深博大内容及其兼容并纳特点，或许也是人类走向和平共处的康

庄大道的路标，这也说不定的！但万里之行，起于跬步，而弘扬你们这一群有心人创办学报，也可算是万里之行的一个起步吧！”

“武德这结论说得真好！”家强说：“今晚我请你们到夏威夷文化村享用晚餐，诗韵你一定会喜欢观赏当晚的文娱表演节目”

诗韵听了乐得拍手叫好！

夏威夷傍晚的海滨的景致，对这四位在热带长大的人来说，并没有给予他们太大的震撼，但飘在晚风中的，带有浓郁抒情意味的夏威夷轻音乐，在波涛汹涌声的搅拌下，在残霞余晖的映衬下，却叫四人都禁不住兴起一股不如归去故乡做点实际的，可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工作的意愿来。

第九章：眺望

五

“中华民族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一百多年里受尽各国的欺辱，现在终于强盛了，但长期受辱在心灵上造成的创伤，使得一部分人过于自负，另一部分人又过于自卑。我接触过的中国人不少，对此深有体会。”远帆说：“长期关闭自守，突然改革开放，人民缺乏国际交往经验，也缺乏凡事应从国际视野的角度来剖析的经验，这就是中国人这二、三十年来到处受人非议的原因，强调用英文来教导儒家思想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

“这些年来，我每年都到秋海棠叶国讲学，从北至南，从大都会到小市镇，从大专学府到党校。我想极力鼓吹的就是：别一味崇洋媚美，别一味向往美国的所谓民主。”曾武德说：“我告诉我的学员们，美国的民主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理想的民主制度，那是高高挂在天空让全世界人看的；另一个是真实的民主制度，那是给执政者及其追随者遵守的。理想的民主和真实的民主的巨大差别，就像在学校教导的伦理道德和社会上的实际伦理道德那样有所不同。”

“一个长期关在家里少与外人接触的孩子，突然允许开门出去结交朋友并共同游戏，这些孩子们一时之间是会手足不知所措的，而且也不懂得游戏规则呀！”吴恩世笑笑地说：“多给这些

孩子们一点时间，慢慢地当他们掌握了游戏规则，情况就会有所不同的。”

“崇洋媚外的确会导致对本族文化的妄自菲薄，但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有其历史和文化上的因素。五四运动掀起的反对旧传统文化，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孔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几乎都把民族传统文化批得一无是处了。”林如阳说：“文化是有继承性的，一味的反对旧文化，甚至古典文学也不受重视，这祸害是无穷尽的。最近我读了刊在《新时代学报》的一篇访问录，一位学者讨论了中港台新马的中文系的异同，他非常感慨大家都忽略了国学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位学者有些看法很不错，大家可以探讨探讨。”

“我想台湾对传统文化应该很重视吧！”黄瑞秋说：“台北不是每年都举行祭孔节吗？”

“这倒是真的！”林如阳说：“台湾对传统及古代的文化是较为重视的，但也有偏差，不是三言两语道得尽的。”

“我刚在夏大设立了‘跨东西文化研究中心’，各位不妨一起加入研究阵容，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课题是我们很欢迎的。大家集思广益，一定可以为中华传统文化与文学找到一个定位的。”安谊说。

“弘扬在两所大学任教，每年所教的学生为数颇多，何不把他们也组织起来，加入研究阵容？”梦芝说。

“学员人数是不少的，但有兴趣又有能力从事学术研究的却不多，得慢慢培养，慢慢发掘。”弘扬说。

“我记得安谊在发给我们的电邮中曾提到，‘跨东西文化研究中心’会办一份刊物，就不知这刊物的内容会不会和《新时代学报》的重复？”诗韵问。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安谊说：“我怎么会和弘扬与天骥，恩世抢市场呢？我们将着重刊登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课题的文章！”

“中日文化的异同，这课题也应该可以接受吧？”沉默了好久没发言的今富一雄说：“如果可以接受，我就研究这课题。”

“那当然可以接受！”安谊说：“天骥就来研究世界华文文

学吧！”

“他忙死啰！”莫太太说：“教书已经够他忙得团团转，那还有时间做课题研究。”

“到时再看吧！”天骥笑笑地说。

“与你们闲聊，收获真不小。”黄瑞秋说：“老实说，我们在汶莱，日子是过得很优雅，可就是缺少鸿儒可以切磋学问，我真羡慕天骥在杭州大学执教，能有那么多机会与同好共同研究问题。”

“你和梦芝也可以来这儿游学呀！”莫太太笑着说：“这样我们也多了两位好友，生活会更多彩的。”

“我们更欢迎大家到鹭鸶岛来，并加入‘跨东西文化研究中心’。”夏太太说：“鹭鸶岛变化真大，几乎可以说每三个月小变一次，每年大变一次！”

“同意！非常同意！”徐梦芝转向黄瑞秋说：“瑞秋，你还记得去年我们乘德士到鼓浪屿轮渡码头的情景吗？我们两人当时都错愕了良久，这是鼓浪屿轮渡码头吗？它雅致得让我们认不出来了！”

“鹭鸶岛的变化的确很大！”吴恩世说：“去年我带了一个乡团回乡探视，在鹭鸶岛呆了三天，无论是街道，商店、旅店都面目一新，与我两年前去时的情况截然不同。秋海棠叶国一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人才辈出，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我看不用几年就追赶过桃花源岛了。秋海棠叶国在软件方面的建设，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我看得一两代人的时间，才有可能把国民素质提高至先进国的水平呢！”

“秋海棠叶国一切以政治挂帅，这对文化的建设非常不利，对国民素质的提高无形中也起了阻挠的作用。”弘扬说。

“以政治考虑为治国的优先条件，我们桃花源岛也不例外。”莫天骥说：“弘扬，你今年不是提名袁治文为文学奖候选人吗？结果不是又失败了。这难道不掺有政治因素吗？”

“是有关当局一名职员亲自来找我提名的！”弘扬辩解道：“而且，我只负责写推介文字，提名人还是他们委员会中的一名要人呢！”

“这不就更证明我们桃花源岛一切也是以政治考虑为主

吗？”莫天骥说：“我在这儿生活了三几年后，真的不想回桃花源岛了！”

“你这话就不对啰！”弘扬说：“为政者与人民大众是要分开的。我离开报社这几年来，在学术界工作中接触了不少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学员，自然也教导尚未有社会经验的年轻学子。我发觉桃花源岛有一股潜伏着的先进潮流在汹涌着，这股先进潮流以人文关怀为主，有别于现今的一切以政治利益为考量的潮流，这是桃花源岛的希望所在。这群拥护这股先进潮流的知识分子，不以追逐物质享受为人生要义，他们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意境的提高。因此，这几年来，有人创设东方人文研究所，有人在夜间修读中华语言与文学系的课程，他们的人数不少，是超出我们大家的想象之外的！”

“衣食足而后知廉耻！”贾池说：“这么说来，桃花源岛倒真的有了新希望！”

“民众在精神上的返璞归真，在文化上的回头深入探讨民族文化与传统的奥秘与精义，对我来说，这是一把燃火，一股潜伏在地下的先进思潮，是我余生的远景，是我们大家的遥远然而不是不可实现的期待！”弘扬用低沉的语调说。

“好！”安谊说：“这是一个遥远的期待，然而它也是我们前进的燃火！”

“来，干完这杯，干完这杯我们就上岸！”吴恩世站了起来，举杯遍碰两宴席的好友，提高声调说。

十五人上得岸来，上弦月已悬挂中天，月畔众星闪烁，湖面平静似镜，游船已停驶，三潭印月的镰刀型月影清清楚楚呈现在湖面，湖中小洲灯光迷蒙一片。由苏堤看出去，湖畔建筑灯火还是那么辉煌。抬头一看远山，“松排山面千重翠”，而千松由于都挂满灯泡，更把夜的西湖烘托得无限温馨，一片浪漫。

节选自长篇小说《遥远的期待》
新加坡：风云出版社，2008 年

华校生的残记（节选）

尤　琴

作者简介：

尤琴（1951 —），原名许惠娜，又署悠雁。祖籍中国广东省湖安县，生于柔佛麻坡，7 岁来新，现为新加坡公民。1975 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中学华文教师，现已退休。学生时代即开始写作，擅写散文和小说，曾获人协主办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优胜奖（1979）、新加坡文化部主办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优胜奖（1983）、小说《游离分子》获第五届金狮奖小说组推荐奖首奖（1991）。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已出版的著作有中篇小说《小岛醒了》、《华校生残记》；小说《花开花落》；小说散文合集《炮台岛上》、《山风冷冷》、《尤琴散文小说选》、《婚事》；散文集《我要阳光》；小说游记合集《游离分子》；小品文《枫叶红》、《长相思》、《繁花世界》等等。作品也被收入在《新加坡女子作家小说选》等书。

学生会成立了

“嗨，日原，快点吧。”同学在门外催促我。

“好了，来了。”

作为一个学生会的竞选者，我今日格外忙碌。我代表政行系出来竞选学生会会长。昨晚和一组同学，也是我班的支持者，开会到深夜。

这两个星期，我白天和同学开会谈论，制定活动方针、背演讲稿、下午，去市区印刷我的人头海报、四处张挂布条、分发宣传单、夜访各宿舍的男女同学，只为了一个目的：投我一票。

我在中学时代，已经是学校的活跃份子，是学生警察部队的领袖，荣获无数的服务奖状。

今天要公开演讲，对我来说，不是问题。问题是我的竞争对手，来自化学系和会计系的两位同学，不是等闲之辈，我得好好应付。

今天，逃了上午两堂课，中午时分，就和支持者一起去永祺厅。永祺厅是大学生用膳的地方，由于有包膳，人潮很多，大部分的一年级学生，刚踏入大学门槛，人生地不熟，多数人选择由餐厅提供的包膳服务，同学升上二年级，他们精明了，多数和自己同学一起点菜吃饭。所以，说服单纯的大一学生，投我一票，也比较容易。

我们走到永祺厅的布告栏观看，挤满了人。布告栏的内容真丰富，售课本的个人启事，各团体、各学会招收新会员通告；狮子学会今晚义演“我心碎了”。

我不禁会心一笑，此时此刻，会长竞选已经到了白日化地步，放映如此电影，真有意思，谁输了就去看吧。

海报设计花样百出，出尽法宝，以吸引同学的眼球。

贴的最多的是竞选学生会的人头海报，候选人的照片，到处张贴树干上、走廊处也悬挂着白色布条，写着“为同学争取更大的福利，请投 XXXX 一票”。

我注视自己的人头照，忽听见后面女生的对话。“刚投过中文学会的票，现在投学生会的票。”

“将来学生会成立后，不晓得会给同学带来什么好处？”

“这要看什么人出来搞活动。”

“我参加过他们迎新周的活动，替菜农修路，访问老人院，还有迎新晚会，节目相当不错。”

这样的评价，令我感到欣慰。我不禁转过头去，我伸出手，“你们好，我是柳日原……请投我一票。”

“好！谢谢。”圆脸短发的女生礼貌的回握。

“你好，我投你一票，你将来要好好做事，为我们学生争取利益呀。”

“好的，好的，你是……”

“我是中文系的贵薇，她是杨真。”

“以后多多联系，你们的会长林仕明，我认识，昨晚我们在宿舍门外相遇。”

想多聊几句，却给同学拉走，说快轮到我上台演讲，争取选票了。

永棋厅闹哄哄地挤满了人，我站在椅子上，激昂地说：

“……学生会被关闭了六年，整整六年，同学们想一想，六年的时间，多么漫长，同学们的心声，无从传达上去，同学们的福利，无人关心，还有包膳问题、交通问题、宿舍问题、研讨课问题，这许许多多问题，有待我们去解决，现在这些问题，转眼便可以解决了，你们只要投我……柳日原一票！我个人很乐意站出来，为同学争取各种福利……”周边响起一些鼓掌声。

我汗流夹背地要走出人群中，“哼！吹牛！”有人轻蔑地说。走经同学群中，耳根忽然听到这句话。我心一沉，当作听不见，快步闪入人潮中。这种话，是泄愤的话，他们以为学生会是傀儡，不会，我柳日原，如果做了会长，学生会将是大学生真正的学会！我会向校方要求，废除一些不合理的制度，第一个要废除的是：撤消“校卫团”。

1964年，根据报章记载，当时的教育制度更改，中学生罢课罢考，大学生也积极支持，严重地引发冲突事件，当局于是关闭学生会，派警员驻住大学，不断逮捕列入黑名单的同学，校卫上宿舍抓人，也时有所闻。

这简直侵犯了人权。所以，我若当会长，就要为广大的学生，争取福利。

解散合唱团

这个令人吃惊，震撼的消息，身为团长，我今晚上要向150个合唱团员宣布，是多么难以启口，残酷的消息。南大学生会才刚刚成立几个月，同学们正紧张地准备年终考试之际，会长柳日原，三天前，居然拿着章程来，通知我："一书，你们的合唱团是非法的，一星期内，解散合唱团，然后加入学生会管辖下的'文娱协会'。"

我这几天为这件事，忙得头昏脑胀。我们五大团体干事连夜开会，也派代表去交涉，都没有结果。所以今晚上，合唱团、舞蹈团、口琴团、话剧团和华乐团，决定向各自的团员公开真相，并且分发表格，重新填写团员姓名，加入"文协"，我恳切地祈望，我们不会流失一个团员。

座落在半山腰的学生会的天台上，一阵阵寒风拂面而来。

团员们肩挨着肩，围坐在地上，在月光和日光灯的照射下，六七十个影子被拉得绵长，密聚。

大家迅速腾出位子，让我坐下。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沉稳说："……合唱团，从前是由大学的辅导处管辖，现在学生会成立了，他们设立文娱协会，组织里一样有合唱团、舞蹈团、华乐团、华语话剧团、口琴团，因此，我们这个合唱团，必须面临解散……"

"啊！为什么要解散我们现有的团体？"

"不解散可以吗？"

"岂有此理，这就是关闭6年的学生会，带给我们的福利吗？"

"我们可以拒绝解散吗？"

消息来得太突然，大家忍不住议论纷纷。

我不慌不忙地说："基本上，我们没有否定文娱协会。加入文协，是我们五大团体的共同愿望，只希望简化它的入团手续，不必经过解散，直接进入文协，执委也不必改选。可惜，这个要求被学生会拒绝了。他们一定要我们解散团体，规定所有团员重新报名。这个问题，需要在这两三天内解决，因为考试快到了，

大家都忙。我们要求学生会，把事情拖延到考试后才进行，学生会也一口拒绝。”

“学生会！学生会！学生会这么不讲情理，强人所难。”

“难道它成为大学的傀儡？”教授卖国愤怒地说。

我向他点点头，扫了全体团员一眼，“如果我们坚持不解散的话，就变成一个非法组织了……”

大家着实吃了一惊。

“如果合唱团和其他姐妹团都必须解散的话，解散后怎样展开工作？这些问题需要与大家讨论，因此，在同学们忙着准备考试的时候，我们召开紧急大会，是不得已的事。现在，请大家分成5组，交换意见。”

“其实，解散后，又再报名进入文协，是很麻烦的事，这只是形式而已。”女团员皱眉说。

这时，有人递上茶水和饼干。大家精神为之一振，也不畏惧寒风砭骨了。

“以后活动就要受他们限制了。”

“无论如何，解散后再进文协，对合唱团或其他姐妹团都很不利，你们想，今年开学刚吸收一批新同学，联系工作还没做好，又面临解散，肯定有些同学，会趁便退出团体。”小组组长史昭理向大家分析说，“……学生会成立文娱协会，他们的目的，是想削弱目前的五大团体的势力。我们五大团体，团员约五百多人，占学校学生的五分之一人数，只有五大团体联合起来，才能做事。”史昭理沉着声说。

史昭理是我们合唱团的好伙伴。

那晚的会议十分顺利，团员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后，都自动地填写了报名表格。

“做得好。”卖国向我拍拍肩膀，以示鼓励。

两个星期后，我们也重选了合唱团干事。

杨真，成了我们合唱团里最年轻的干事。

紧张的考试结束后，我们立刻组织筹委会，策划“假日营”

的活动。

工作分得十分精细。一个假日营筹委会，细分成十多个股，有节目股、食物股、配备股、守夜股、场地布置股、壁报股……。

参加人数不下八十名，而负责工作的就有五十多人，合唱团强调人人工作，人人游戏。

假日营内，墙上、柱上、甚至门上，到处贴满激动人心的标语：

“友谊花朵遍地开，欢迎新人入团来。”

“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照顾。”

在海风中，在椰树下，一批意气风发的年青人，他们载歌载舞。

神采飞扬的史昭理跳上舞台，朗声说：“大海是我们的舞台，椰树海涛是我们的背景音乐，让我们，向伙伴汇报我们的集体创作吧！”

短剧中，有的歌颂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有的反映胶工的艰苦生涯，揭穿资本家伪善的面目。他们诅咒这令人窒息的时代，他们坚决捍卫健康文化，誓言与恶势力展开斗争。

在短剧里，资本家的角色，常常由卖国饰演，他也挺能和我们配合，一会儿是趾气高扬的老板，一会儿是垂头丧气的汉奸，跨组演出，成了全团的红人。

一首首的歌曲，唱出青年人的理想，青年人爱祖国爱人民的心声。

还有大组座谈会，大家都热烈的发言。那种高涨的情绪，一直保持到离开假日营，兴致仍旧不减。

莫晓婷和史昭理，领导大家毫不疲乏地高声歌唱：“我们是青年的一代，是为真理而奋斗的接棒人，为了创造美好的未来，把一生献给人民……”

激动人心的歌曲，带动了全车同学的情绪奋昂，歌曲一首唱完又一首……“团结紧呀团结紧，我们同学一条心，我们永远跟着真理走，打倒不合理的制度，走向自由光明世界”一直唱到学校大门。

我原先担心学生会的事情，影响大家的兴致，如今，阴霾一扫而空，合唱团依然用歌声，用活动，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我企盼这股在暮色中依然嘹亮的青春之歌，可以撕裂这个社会的伪善面具，可以动摇这个国家的栋柱。

请让腐朽的毁灭，让新生的力量成长。

中文学会的巨变

应付了紧张的考试，紧接着一个月短假。

除了合唱团的假日营外，中文学会也举办一个为期三天的假日营。

在中文学会的假日营中，大家都玩得很愉快。苗贵薇虽然是新手，却独挑大梁，喇叭扬声器里老是传出她的声音，她主持游戏节目，土风舞示范，小组组长，她的身影，闪现在任何一个角落。

我冷眼旁观，她被中文学会重用了，心里起了微微的荡漾。

晚上，大家聚集在海边聊天，听林仕明谈过去中文学会的历史："过去的中文学会，是由孙XX等人控制着，他们持着执委的令牌，却不做事情，他们开会，吃喝都开公账……"

"太岂有此理了！"苗贵薇睁大眼睛喊起来。

"出版会刊时，他们欠了印刷馆不少钱，等到他们要卸下执委的重任时，就顺手把同学捐给中文学会的书籍，一本一本地带走了……"同学发出轻呼声。"当时我们接手，很辛苦啊，印刷馆常常向我们追债。好不容易还清了债务。你们看！学会的工作多么不容易做。我很希望，大家会珍惜这个成果。"林仕明语重心长地说。

"原来以前的学会，是这样糟糕！"苗贵薇轻蔑地说。"看来刘雪儿这一批人进来，也是有野心的，我们要提防。"

我心里想：我不但要为合唱团，也应该为中文学会，尽一点力量。

崇敬地注视着林仕明，我心里却涌起一丝怅然。我无法从他的眉宇间，搜索到他对我的任何感情，而我却为我的感情，为那些点滴的记忆所围困了。

王洛雁在假日营里，也一句话都不说，但是私下却半认真半开玩笑对我说"杨真，中文学会也许以后就靠你了……"

"少不了你。"我说，她白了我一眼。

最后一天是文娱表演。王洛雁的小组，表演短剧"逼迁"。这个剧本的内容是怎么谈出来的，她说也不甚清楚，只是当时一组人，围在一起讨论，谈着谈着，有人提议表演这样的内容，其

他人不反对，“逼迁”这个短剧便诞生了。

我没有意料到，短剧会拖垮整个中文学会。

内容大意是说住在木屋区里有一家人，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替人洗衣服，女儿当建筑工人，家境贫困，加上百物高涨，木屋面临逼迁。她们找不到适当的屋子，只得一再拖延。结果有一天，忽然来了一群凶悍大汉，把她们的屋子捣毁了……

大家见王洛雁悒悒寡欢，不大合群，就随便派她演群众。

短剧演出时，很有气氛，尤其表演拆木屋的情节。忽然间，几条彪形大汉，涌进舞台，手持木棍，哗啦哗啦两三下，就把舞台上的椅桌全部推倒……在台上台下众人的惊惧中，在二胡的悲戚声中，大家的嚎哭声、谩骂声和吵闹声，众人扭打成一团，看得观众激动不已，我也恨不得也冲上舞台去赶走恶人……。台下观众看呆了，忍不住热泪盈眶，表演完毕，大家掌声久久不歇。

在第三天晚上，林仕明忽然召集了我、苗贵薇、王洛雁，说想和大家聊聊天。

“学会最近发生一些问题，你们知道吗？”

大家摇摇头，苗贵薇问：“你是指刘雪儿她们吗？”

“是的，”他凝重地点点头，“为了学会出版的刊物《春雷》。”

“《春雷》？”

“雪儿说：他们是吃官家饭，不同意出版反对政府的刊物。”

“《春雷》不过是反映目前的现实问题，吐一吐工人心声罢了，怎么算是反政府的刊物呢！”我有些忿忿不平。

还想再谈下去，却来了组长，把林仕明叫走了。林仕明端起绿豆汤，临走前匆匆对我们说：“有空再谈。”直到离开假日营，林仕明都没有进一步详谈。

林仕明是总务，十分忙碌，这边小组召集需要他，那边厨房配备算点也找他，假日营主人要找他，看他跑上跑下，没有一刻闲空。似乎所有的工作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

我看在眼里，难过在心里。卓莲玉一直在他身边协助他，我常常站在远处凝视他。说也奇怪，任何分组，我从来不会分配到和他同组。

有时，两人的眼神无意间接触了，我也急忙移闪。不知为什么。我老觉得他有话要对我说……但我已经不想和他有纠葛，中文学会是属于贵薇的，莲玉姐的。我的心，已经交给合唱团了。

车子开动了，卓莲玉和张川智，站在车座中央，带动同学唱歌，林仕明起劲地吹着口琴，教大家一起唱："……别躲在图书馆，要出去闯一闯，看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宽广……"

新同学不会唱歌，头斜了一边，打起磕睡。

"中文学会和合唱团的假日营，有很大的不同。"王洛雁若有所感地对我说。

王洛雁参加了合唱团，自然能感受到，合唱团人手足够，每个团员都分配到工作，大家齐心合力把工作做好。反观中文学会，人手不足，仅靠十几个执委，忙上忙下，无法动员到全部同学。也有不少同学，袖手旁观，不愿参加活动。

总说一句，就是自由散漫，喜欢搞小圈子，团体集合时，他们也常迟到。总之，要在中文学会里展开活动，真是不容易啊。

假日营过去了，年中假期结束了。

开学第一天，踏进讲堂，我看到刘雪儿施施然地走上讲台，取起桌上的麦克风，注视着全场同学。

我一阵不安，又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大家见状，说话声慢慢减少。

刘雪儿拿起麦克风，神色郑重地说："各位同学，我既然被大家选出来当执委，就必须尽责任，学会最近发生的事，我必须告诉大家，否则，就对不起大家了。"

同学发出笑声，欣赏她的幽默。

"近来，出现一些谣言，说我们几个人，进入学会是有目的的！"她提高声量，"说我们是要进行'破坏'！什么叫作'破坏'，我们不晓得，这些人如果蓄意诽谤我个人名誉，只要证据充足，我一定把他控上法庭！"说得声色俱厉。

全场立刻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惊吓了。

我整颗心坪坪乱跳，好像要从口里跳出来。

“岂有此理。”苗贵薇眼珠圆瞪，发怒要站起来，我急忙按住她，“听她说什么……”

“我们本着‘为同学做事’的心意，进入中文学会，可是在会议上，许多通过的事项，都对我们十分不利，他们要继续出版《春雷》，就是一个例子。这本刊物，内容如何，相信大家心里有数，不必我讲；里面的文章，大部分是……‘反——政——府’！”她把“反政府”三个字，念得特别缓慢和大声。

“反政府”三个字，极有份量似的，刹那间在人人耳侧回响。

“嗯啦！我早就知道，这种刊物，我不看的。”

“我呀，我拿了不知要丢在什么地方才好。”

我和苗贵薇不禁由吃惊转为愤怒，原来辛辛苦苦办出来的刊物，竟被同学如此糟蹋，批评得一文不值。我们直觉得四周好几道冷冷的眼光射在我们身上。

“我们是吃官家饭的，”刘雪儿见到了预期的反应，就继续说：“反政府的刊物，是不能出版的，可是他们坚持要出版，开了几次会议，都无法得出结论。于是，我们四位一年级的代表……决定集体辞职！”

“辞职？啊，太严重了。”有人轻声说。

“四人的辞职信已经呈上去。我告诉他们，除非不出版《春雷》，我们才会考虑留下来。”

台下一阵窃窃私语声。

我紧皱着眉尖。这些事情，怎么没有听见林仕明提起呢？不能怪他，我自己一直忙于合唱团的工作，最近很少碰见到他了。一想起他，心一沉，情绪又低落了。

恰好古教授走进来。大家立刻起身行礼。

刘雪儿堆起笑容，微笑欠身说：“对不起，对不起，教授，我想借您几分钟讲话。”

“没关系，没关系，你只管讲吧。”教授把公事包放在桌上，翘起二郎腿，一副悠闲自在的模样。

我和苗贵薇相视一眼，她已经气得像快爆炸的地雷。我往后望，坐在后面的王洛雁向我摇摇头。

刘雪儿大声说："其实，学会是由一小撮人在把持的，他们都是青年人，我佩服他们的干劲，可是我对他们的无知，感到可笑，此时此地此刻，怎么能搞出反政府的东西。为了《春雷》的事，古教授也曾经从中调解，每一次劝解，都不得要领！"

古教授闲目微微点头，凝神倾听。

"他们不知天高地厚，尽搞一些反政府的活动，你们知道这次的假日营，他们在搞什么活动吗？"

空气在刹那间凝住了。讲堂十分宁静，宁静得令人不安，令人心里烦躁。

我和王洛雁遥遥相视了一眼。

"他们啊……他们在假日营里搞一个文娱晚会，演出什么'逼迁'事件……。"

"糟了，我有参加啊……"女孩轻呼，引来了不少眼光。

"谁叫你胡乱参加。"

"我怎么知道，是学会同学鼓励我参加的。"

"哎呀，你真傻，你被人利用了——。"

"这出戏，反映政府压迫人民搬家，使人民没有居所。这是多么严重！他们捏造事实。如果各位有兴趣，我还可以提供相片。"

这句话令我和苗贵薇气得脸胀红了。啊，原来学会里竟然有内奸，内奸是谁？

"最后，我盼望同学们不要上当。好了，我的话就讲到这里，浪费了同学们宝贵的时间，同时，也谢谢古教授的慷慨。谢谢。"刘雪儿向教授点点头，带着得意的笑容施施然走回座位。

"这次学会的事情，闹得很僵，"古教授对着麦克风说："执委开了几次会议，我这个当顾问的，也被请去列席旁听，双方面都不肯让步。唉，真希望问题能好好解决。"教授说了几句后，拿起讲义，又照本宣科了。

我真是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飞出去，去告诉林仕明……或

许，他已经知道了。三个星期前的假日营，难道他是要和我们详谈这事情？

是为了这事吗？我们一定要帮忙了。接下来要上研讨课，王洛雁说不可以翘课，以免被同学知晓，更加看不起搞活动的同学。苗贵薇却说不管，一溜烟走了，她通风报讯去了。

我们默默走进研讨室，里面坐满了人。大家把目光投注在我们身上，瞳仁中仿佛包含着谴责、同情、卑视、嘲弄。我心中十分恼火，王洛雁却一脸坦然，坐定后就从书堆中翻出杂志，安详地看书。

下了课，我正待开口，“你去吧，我有课不能去。”王洛雁说完，就漠然走开了。

男生宿舍内，地上围坐了人，所有执委都在场。大家脸色凝重，没有人说话。

半晌，林仕明平静地说：“刚才发生的事，大家已经知道了，现在我们来商量：到底要不要去澄清，大家有什么意见？”

“不澄清又怎样？澄清又怎样？”有人不明所以。

“刘雪儿的用意：是打击学会，使同学产生恐俱感，以后不再支持学会。我们去澄清，可以制止对我们不利的谣言。”

“这样说，应该去澄清了，”苗贵薇急于发言：“不然，同学们都对学会产生误会。”

“我们要考虑周详，怎样去澄清？由谁去？如果刘雪儿反派驳，闹得不可收拾，我们应该怎么应付？”林仕明又提出一个使大家感到棘手的问题。

大家堕入沉思中。

午后阳光，乘着风吹帘动的隙缝，钻了进来，光源投射在地面上，投在张川智梳得整齐光亮的头发上。他看了大家一眼，见无人注意他，就把身子稍移向一边，避开了阳光。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全落入苗贵薇的眼里。她暗自偷笑。

过了一阵子，这股沉寂的气氛由张川智打破，“我想，我们上台去解释，《逼迁》这个短剧，只是演戏罢了，不能代表中文学会的立场。”

“澄清只是缓和局势罢了，整个事件并没有解决，究竟要不要出版《春雷》……”卓莲玉的话未说完，张川智已不满地打断说：

“唉，你不要把问题拉远了，现在讨论的是：澄清的事，不要扯到《春雷》去，这个问题谈了又谈，烦死了！”

这句话激怒了卓莲玉，“可是这件事，分明是由《春雷》引起的，他们不愿看到《春雷》出版，就利用演短剧的事情，大肆渲染，我们解决问题，应该找源头，不能老是在枝节上兜圈子。

不满意卓莲玉严厉又毫不留情地当众批评，张川智提高声量说：“讨论《春雷》的问题，可以另外定时间，现在我们谈的是‘澄清’的问题。”

卓莲玉还想开口，林仕明举手制止了她，态度平和地说：“既然大家都赞成上台去澄清，那么，明天派个代表去讲几句，这些是枝节问题。我赞成莲玉的说法：《春雷》问题没有解决，其他问题也无法解决。今天刘雪儿上台把学会轰炸一阵，也许明天她又翻出什么新花样，所以，我们必须深入讨论。大家要用冷静的态度，讨论问题，才能达到效果。”

卓莲玉脸上露出一现即逝的微笑。

张川智掠过不耐烦的神色。

执委陈晶秀撩一撩她的头发，转换坐的姿势。有的人紧盯着壁上一幅写“俯首甘为孺子牛”大字思索，有人索性闭上眼睛养神。

苗贵薇呆坐着一动也不动，样子严肃。

我看着大家，也不知如何是好。

林仕明静静地看了大家一眼，忽然提议说：“大家先喝杯水，好吗？”

室内气氛顿时轻松起来，斜坐着的人都纷纷站起来，涌向放着茶水的角落。

我倒了两杯白开水，迟疑一下，才端到卓莲玉面前。卓莲玉看我一眼，说声谢谢，就接过杯水，仰头即喝。

我仿佛看到卓莲玉眼中流露出的一丝关怀、友爱、倔强和信心。我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佩服她，一方面又对她抱着一股敌意，特别是看到林仕明的眼光，投射在她身上柔和的温情。除了压抑

着，我还能怎么样呢……

喝过水，大家又坐回原位。

林仕明用恳切的语气对大家说："我希望这次讨论，大家不要意气用事，认真谈一谈。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是牵涉到整个学会存亡的问题。"

"……"大家都缄默不语。

"刚才会长说过：是牵涉到整个学会的事，刘雪儿不肯出版《春雷》，你们又坚持要出……"执委陈晶秀说。

"那……你的意思呢？"一杯水和片刻休息，卓莲玉的情绪渐渐平息下来，她平静地问。

"我……过去几天开会时，我早说了，我是中立派，我没意见。"

卓莲玉急了，"那不行，人做事情，总有个立场。"

"……"陈晶秀沉吟一会，见大家把眼光集中在她身上，便下决心似地说："既然刘雪儿认为《春雷》的文章太激烈，我们就……不要刊登这一类文章。"

"我反对！"

"我赞成！"

卓莲玉与张川智的声音，几乎同时喊出来。

没料到这句话竟出自平日文静的陈晶秀的口。更令我吃惊的是张川智的转变，当初他口口声声要与刘雪儿等人斗一斗，面临考验时，他却改变初衷，怎么回事？

卓莲玉的想法大概和我一样，她涨红了脸，"你……"说不下去，转头看林仕明。

林仕明愣着，情绪好像也起了波动，他勉强地点点头，示意张川智讲下去。

张川智便振振有词地说："刘雪儿四个人辞职了，接下去的后补者，都是他们的人，只要他们一进来，一样是坚持不出版《春雷》的。既然这样，我们就无法一直强调……原来的立场和原则，我们可以改变，刊登一些软性文章，不一定是风花雪月的，只要有生活气息就可以了，《春雷》的寿命，才可以活得更长久。"

“不！不能。”卓莲玉强烈地反对，“这是走修正主义的路线，向他们妥协，我们怎么对得起大学外面广大的读者！如果要这样，我宁可不出版，决不能使《春雷》变质。”她把“变质”念得斩钉截铁，目光如炬地瞪着张川智。

对方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为了学会，不要把事情闹大，我认为双方应该退让一步。”也有执委小心翼翼地说，意在打圆场。

“不行！不行！”卓莲玉几乎是急躁地嚷着：“如果要向他们让步，我决不当《春雷》的主编，我辞职！”

“你是走极端！”张川智发火了，剑眉高高挑起。

“你没有考虑到学会！”另一执委也反对她。

“考虑！考虑！我就是考虑了！”卓莲玉圆睁杏目，几乎暴躁的叫吼：“两年前，学会是什么人在搞的？什么迎新晚会、假日营、中秋联欢会，尽是低级趣味的游戏、舞会！浪费公款，拖欠印务馆的钱，追到我们的头上来！图书馆的藏书，一本本减少，这是谁干的！搞出版，刊物内容灰兮兮的，被外边的读者抨击，说是‘云南园中的一根毒草’！大家还记得吗？”她略停顿，特地提醒说：“文艺应该反映现实，深入生活，为群众服务，这是目前的健康文艺刊物，所坚持要走的路线，我们怎能刊登那些软绵绵的文章！”

气氛僵住了。一秒，两秒，三秒……二十秒。

“好吧，”张川智斩钉截铁地说，“既然这样，我决定，辞职不干！”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丢下一屋子人的惊愕。

“川智！川智！”大家追喊着他。

我呆愣着，不知所措，我的目光又和林仕明遥遥相触，他难受得抱着头，低低垂下……我看了真痛心，我能帮你什么吗？仕明，请你开口吧……

他们出事了

这一天傍晚，我与大家吃过晚饭，走进洗手间，莫晓婷突然

从身后追上来，附在耳旁说：“团长要见你。”

我吃了一惊，见对方脸色凝重，不便追问。两人找个借口，悄悄溜开，然后一起来到男生宿舍。

莫晓婷先往后张望，再小心翼翼的敲门二下。

“谁？”

“杨真，晓婷。”

邢一书轻轻打开门，把我们迎进去，又轻轻掩了门。我见他举止神秘，心中孤惑，正待发问，邢一书已沉声说：“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仕明他……”

“他怎样了？”我的内心立刻一阵紧缩。

“他昨晚从工地被带走了。”

犹如晴天霹雳，敲得我五脏六腑全裂碎，我几乎站不稳脚步，眼泪不禁潸潸而下。莫晓婷连忙扶着我。

“走这条路，是要有心理准备的，”邢一书望着我，颇不以为然地说：“杨真，这正是考验他的时候，如果他能够坚持不提供线索，就是人民的好儿女，如果他投降了，就是人民的敌人，总有一天会被人民清算的。杨真，晓婷，你们要记住我一句话：如果你们心中没有准备牺牲的意志，就不要参加，以免危害了其他伙伴。”邢一书十分严肃看着我们。

我低头揩了眼泪，低沉地说：“我不会……”

邢一书看了我一眼，点点头，“仕明出了事，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安全。”他叹一口气，脸上掠过一抹悲戚的阴影，“我打算今夜乘火车回北海去，会躲一段相当长的日子。”

“那……我……们再也见不到你了？”莫晓婷说话时嘴唇颤抖着。

“是，我大概不回来了。我唯一不放心的，是合唱团的工作，你们以后，要协助副团长。”他沉重地一再叮咛。

我们不约而同地点头。

邢一书拎了早已经收拾好的简单行李，沉甸甸地走出了宿舍，“别送了，给别人看见不好。”他回身看看我们，又温柔地看了莫晓婷一眼。

我们依依不舍地和他道别，目送他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

巴士车轰轰的巨响，划破夜的长空，想必邢一书已经登上巴士远远去了。我缄默地走着，转头一看，莫晓婷脸上都是泪痕……顿时，我也难掩悲痛，一时泪如雨下，她拍拍我的肩膀，掏出手帕替我抹去眼泪，“不要哭……坚强呀，他会没事的。”我不知道她在说谁没事？团长？还是仕明？

她见我情绪略稳定，说声保重，就转身就离开了。

我孤独的，失魂地踉跄地走着，所有他的一切，都消失了，他那亲切的谈话，洪亮的声音，留给我永恒的记忆；他所树立的榜样，他的每一句话，铿锵有力，他的每一个行动，都令人敬仰，他虽然消失了，可是，我永远永远忘不了他。今夜，我不仅失去敬爱的团长，还失去了林仕明，啊，仕明，我几乎是从心中喊出他的名字……每喊一声，仿佛心口就溢出一口血啊……

我迷惘地走着，走着，身体摇摇欲坠地呆立在门口，苗贵薇吓了一跳，“你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

我摆摆手，推门而入，反手把门关上，疲乏似的双手撑着床缘，缓缓坐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快说呀？”

“仕明被带走了……”我泪水滚了出来。

苗贵薇惊吓地后退了两步，手掩着嘴角，说不出话来，她双眼露出惊悸，好一会儿才镇静下来。她拍拍我的肩膀，说：“别难过了，我只希望他平安无事。”忽然想起什么，她眉尖蹙紧，沉声地说：“不知道他会不会……招出我们的名字？”

我暗叹气，痛心地说：“你怕什么，我们又没有做什么事？招出来又怎样？我相信仕明的为人，他绝不会……做这种出卖伙伴的事，他光明正大！”

“但愿如此……”

彼此陷入缄默中。我走进浴室，洗脸，抹干了脸，走出浴室，苗贵薇从书桌上抽出一篇文章，“你替我看看，署名小崔写的，他骂教授是‘变色龙’，真有趣，能不能发表在《迎新专辑》上？”

尽管情绪低落，我还是接过文稿，低头仔细地阅读。这篇杂文是讽刺大学里，某些学生及教授的求学和治学态度，前者是“学”，后者是“教”，两者都有共同点，就是态度不认真，立场摇摆不定，因此小崔讽刺他们是“变色龙”。

“不要登出来吧，可能会激怒一些教授。”

“怕什么，又没有指名道姓，他们怎么知道写谁？”

“总之，要慎重处理，最好召开编辑会议，大家讨论了才决定。”

“已经来不及了，我只把稿件交给编委主席看过，他说没有问题，这篇文章很短，登在不明显的版位，应该不会引起教授注意。

我默默无语，假如我预先知道这篇文章，会酿成大祸，一定会极力阻止。

节选自长篇小说《华校生的残记》
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13 年

神农后裔（节选）

馨　竹

作者简介：

馨竹（1949 —）原名曾琳琳，又署白芙、伊人。祖籍福建泉州，生于新加坡。毕业于中正中学、中华女中、厦门大学文学士。曾在厦门、福州和上海学习中医，并担任本地中医学士学位课程的临床导师。退休前任中学教师，现为自由撰稿人。作品《母亲》、《但愿人长久》、《深沉的思念》、《红豆寄情》和《角直水乡情》分别在国内外获奖。短篇小说《婚事》在1999被搬上电视荧幕。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的著作有《第一个梦》、《夏季里的秋天》、《情结》、《百态园》、《母亲》、《龟壳里的人》、《晚风送我到河畔》、《馨竹小说选》、《神仙也烦恼》、《神农后裔》等。

“红花”与“红藤”

……

目送徐峰走后，程雪的思绪开始围绕着徐峰这人转悠起来。她摸不清徐峰今天上门来的目的何在？表面上说是给她介绍病人，然而，从刚才那个角度看来，他分明就是前来找茬儿的。突然，她想起那天晚饭过后，一位患有崩漏的妇人匆匆来到她的诊所，哭丧着脸说道：

“服了你开的药方后，情况比早先更严重。现在血漏不止，你说该怎么办？”

蓦地，程雪的心“噗地”往下沉了一大截，灼热的汗珠顿时将她浑身的衣衫全溻湿了。

怎会呢？她百思不得其解。

这病人身体虚弱，她开给对方的是益气提升的北芪，外加一些固涩健脾的药物，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现象。到底什么原因使得病人崩漏不止？她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取出患者的病历卡，再仔细浏览一番。

“北芪补气升提，生地凉血止血，煅龙牡固涩收敛……，这明明是针对崩漏的处方，为什么会血漏不止呢？”

程雪紧紧拧着眉头，严严地闭着嘴唇在思索着，但始终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到底毛病出在哪儿？

“啊——”这时，妇人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猛地敲着自己的前额，说道：“对了，当天我到妙春堂配药时，那店里的伙计阿兴说少了‘红藤’这味药，于是把少东家喊出来，那脸蛋长长的少东主看了处方后，便交代阿兴把‘红花’替代‘红藤’。我虽然对草药不熟悉，却也略略明白‘红花’对我似乎不怎么适合，但是……”

没待病人把话说完，程雪心里不由得“哎呀”的一声，猛跌在椅子上。

“红花”与“红藤”根本就是两种不同功用的药物。红花破血之功何其峻猛，如若妙春堂那位少东主果真擅自篡改她的方子，把五钱的红花当着红藤配给病人服用，后果简直不可设想，这就如药工误将“麻黄”当着“麻黄根”配给虚汗的患者，而闹出人

命的结果一样地可怕！

唉！好糊涂的家伙。

然而，细想再三，身为一名医者，那位少东主不可能不谙识“红藤”与“红花”这两种药物的区别，何况妙春堂还是家百年老店，不可能如此草率，犯下这样的错误。再说，稍有医学知识的人，也不至于把“红花”代替“红藤”配给病家。难道那少东主存心与自己过不去？可是她与对方素昧平生，更无瓜葛……

程雪疑窦丛生。

“——”程雪双眼直愣愣地望着面前那名女病人，心里掂量着该么对待此事。

“到底有啥不妥？”女病人脸上画满问号。

“——”沉吟了半晌，程雪依旧无法说出个子丑卯酉。

红藤也好，红花也好，既然发生了这事，她只能设法面对和解决。于是程雪取出了钢针，吩咐病人躺卧在床上，然后在对方的隐白、地机、三阴交等穴扎针，接着，又燃起艾条，在关元和百会穴上温灸片刻，才伏在案上，提起笔来圈掉方中的红藤，以他药代替。

“程医师，你为何不自己也开家药材铺？这样一来，方子就不必外流，同时也给病家带来了不少方便。”针灸完毕，那妇人边从床上坐起身来，边笑着问道。

开设药材铺？程雪何曾没有考虑过？她的理想就是拥有自己附设的药材铺，以便让提炼药没法配齐的方子，能够在铺里配给病人，这样也就能免掉“红花”当“红藤”的错误发生了。如果还能有个值得信赖的药工替她抓药，就能够让她安心地诊病，竭尽全力开展自己的业务。然而，她不敢有这种奢望。为了学医，这些年来，她几乎已花尽她所有的家当了。目前她所拥有的这爿小得可怜的诊所还是家里亲友凑钱开设的。以她现今的经济能力，想为自己开家药材店，简直是天方夜谭。

啊！她不能有这种奢想，也不敢有这种奢想。只要能够学以致用，能站好自己的工作岗位，为病家解除痛苦，她已经感到满足了……

“你认识妙春堂的少东家吗？”当程雪正沉思时，病人突然这样问道。

“没听过他的名字。”程雪摇摇头说道。

她确实不认识妙春堂的少东家，也没听过对方的名字，她只知道妙春堂是镇上颇有声誉的百年老店，而老店主的为人也很有口碑，因此自开诊以来，她介绍许多病人到妙春堂去买药，可就从来没动过脑筋，或打过算盘，想从对方那儿得到什么好处或些许回扣。她相信妙春堂卖的是地道药材，而且童叟无欺，更认为只要对方能诚信待客，她也就不必要计较个人的得失了。

“我看呐，那少东家和他父亲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病人鄙夷地打鼻孔里发出几声冷笑：“咱们不喜欢他，背后都叫他‘马脸’。”

“——”程雪瞧着她，不作声响。

“你晓得吗？”病人陡地压低了声调，“那天我前去配药，那少东家见是你的方子，竟说这药方会吃死人，叫我千万不好服用。我忍不住反驳了他，怎料他的话却多了起来，在我面前对你百般中伤……”

“我不认识他，和他又没有过节，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来破坏我。”那妇人没把话说完，程雪连忙插嘴道：“也许你听错了，对他的话有所误解吧。”

“我又没有耳背，怎会听错呢？”

“这……”程雪满腹狐惑。

“人家说‘同行如冤家呀’！”妇人敛起笑容，语重心长地说道：“难道你没听过这话？”

“我问心无愧，就不怕他中伤。”程雪依旧泰然自若。

“这种小人，还是提防些……那妇人瞅着程雪，似乎还有话要说，却是欲言又止。

霍地，只见窗外乌云满天，也许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妇人于是告别程雪，匆匆转身离去。

医术与吹嘘

……

顾伯涛的讲座终于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当程雪准备打招呼时，却见身旁的谭德立像弹簧般地蹦了起来，然后一个箭步上前去，接着，朝顾伯涛深深地鞠个躬后，便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久久不放。

霍地，程雪见谭德立那扁平脸上的鹰嘴鼻，仿佛叼住什么似的，在灯光下格外刺眼……

听完顾伯涛的讲座后隔天，谭德立一大早起身来到了诊所，将一块写着“本医师赴外地出诊，暂停营业一天”的牌子高高地挂在诊所门上后，便驱车到顾伯涛下榻的酒店，热情万分地把他请出酒店，然后带他到S镇的名胜区游览一番，直到日偏西，才将车子停在一家火锅店的门口。

“来客火锅。”身子坐定后，谭德立向前来招呼的伙计说道。

“还要点什么饮料吗？”伙计问道。

“——”谭德立迟疑着。

“给我们两杯清茶就够了。”

听得顾伯涛这样地吩咐着伙计，谭德立将眼珠子骨碌碌地一转，连忙顺口说道：“好吧！就来两杯清茶。”

不久，伙计将汤水和各式各样的配料端了上来，满满当当地摆了一桌，谭德立举起杯子，对顾伯涛说道：

“晚生今天有幸结识先生，现在以茶代酒，敬先生一杯，祝您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你我都是同道中人，不必说这些客套话，倒是今天你陪我四处奔走，花了不少宝贵的时间，现在让我也回敬你一杯。”顾伯涛举起了杯子朝谭德立说道。

“您千里而来，有机会奉陪，这是晚生的造化，若不影响先生，今晚倒有事相求。”谭德立那张扁脸上挂满阿谀的笑容。

“若是你业务上遇到难题，日后大家可以切磋讨论，只是今晚我想早点休息。”顾伯涛伸出箸子，从小碟里夹了些青菜放入

火锅里。

此趟他受邀到S镇来进行学术交流，还想顺道探望阔别多年的程雪，然而自他下了飞机后，便被许多不同的脸孔团团地围住。他除了白日讲课之外，夜里还要应付一批批上门求诊的病人，以及慕名前来讨教的同行。在他下榻的客房里，昼夜不分地挤满着访客，让他整日价忙得晕头转向。今天他好不容易地谢绝众人，想抽空到程雪的诊所去看看，以了解她的业务，不料天没大亮，谭德立却上门来，死乞白赖地非拉着他四处溜逛，说是难得见他一面，今日特地转好闹钟，摸黑起床，为的是想尽地主之谊，带他游览S市名胜。对方的盛意拳拳，使他无法回拒，只好打消原有的计划，改日探访程雪。

谭德立的确十分殷勤。一路上对他毕恭毕敬，热情地招待，叫他实在过意不去。尽管他身子硬朗，但在外走了一整天，加上数日来的劳累，也让他感到力不从心，无法继续振作精神，毕竟是年纪大了！

“啊！您误会了。”只见谭德立对他歉然一笑，旋即立起身来，从汤锅里捞出个虾球，挟到顾伯涛碗里，“晚生不敢妨碍您休息的时间，只是有些事情，非得恳求先生不可。”说着，斜睨着一对眼睛，偷偷地窥视着坐在身旁的顾伯涛。

“有事尽管说吧！”顾伯涛放下手中的筷子，正视着对方，“能力所及，我一定相帮。”

“哈——”谭德立打心里没笑出声来，“这下机会来了！”于是，他连忙正襟危坐，说道：“是这样的，先生名气如雷贯耳，许多病者都希望有机会见到您，为他们把一把脉，诊一诊病。现在，听说您光临此地，又晓得晚生与您相识，因此，争先询问先生下榻之处，要求我为他们引见，使得我那局促不堪的诊所，几乎被人踩破门槛。我告诉他们顾教授很忙，无法抽身，岂料病患越来越多，把我缠得无法消受……”话说到这儿，谭德立顿了一顿，偷出双眼瞅着顾伯涛，作进一步试探。

“嗐，这人嘴里吐出来的话，甜得叫人淹心，到底又有啥花头？”顾伯涛心里想着。于是，他将身子靠在椅背上，把眼睛衔在谭德立身上，说道“病患那么多，你又怎样应付？”

“晚生斗胆！”只见谭德立摊开双手，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晚生被他们缠得无计可施，只好替先生预约了他们。”

“啊——”顾伯涛倒吸了一口气，“没想到他竟玩这一招。”

“我也是出于无奈的。若是不答应，恐怕他们不肯罢休。心想先生仁心济世，有着菩萨般的心肠，肯定不至于对这些病黎见死不救吧！”

咋办？顾伯涛心里暗暗地思忖着：谭德立这人看似憨厚老实，谦逊有礼，骨子里却另有文章。他先斩后奏，预约病人，为一己之私，发他人之所难，实在太不应该。但是站在医者的立场上，却又不能罔视病人的疾苦，再说，他初来乍到，也犯不着得罪谭德立这等人物。

“好吧。”顾伯涛正色道：“救死扶伤原是医者本分，既然你已经约好了病患，那我就腾出一个晚上给他们治病。”

“那太好了！我先替那些病人感激先生，后天晚上就载您去诊所。”谭德立把眉毛和鼻子笑成了一团。这时，他真恨不得弓下身子，捧着顾伯涛的屁眼亲嘴呢。

见谭德立一副喜不自胜的模样，面对着眼前各式各样的食物，顾伯涛却味同嚼蜡。于是隔了半晌，他立起身来推说身子困了，想回酒店去。谭德立马上掏出腰包结账，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顾伯涛扶进车里，接着，又转过身来，到路边一家咖啡店的点心柜里，取出了两个大包，乘着四周没人，用劲地把那大包狠狠地捏了又捏，才扬声对店里的老板娘说道：

“付钱呐！两个小包。”

把钱递给老板娘后，谭德立连忙转身进入车厢，将那装有“小包”的纸袋塞进顾伯涛手中，说是给他当夜宵，然后才发动引擎，往顾伯涛下榻的酒店驶去……

自从顾伯涛到谭德立的诊所看诊后，谭德立人前人后总是老师长、老师短地称呼着顾伯涛。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顾伯涛当他的老师当然绰绰有余，虽然对方在自己的诊所只呆过一个晚上，但这就足以让他和顾伯涛攀上了师生关系，只要能沾上那么一点边儿，对自己将来的业务可大有裨益呢。于是，在顾

伯涛离开S市后，谭德立便把一块烫着金字的牌匾高高地悬在诊所的大门上。

“歪了！再偏右边些。”

谭德立正指挥着一名小伙计为他安装匾额，那匾上烫印着“顾伯涛门生谭德立”等几个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灿灿的，格外耀眼。

当然，他是瞒着顾伯涛偷偷地把这块匾额挂在门上，否则顾老得知此事，必然气得五雷轰顶，心肺爆炸，并大呼冤枉：“何来得此‘高足’？”

“你瞧，这样行吗？”小伙计摆正了匾额，转过头来问道。

“不行！再偏右些。”谭德立抬起头来疾声嚷道，同时不停地向伙计比着手势。

“这顾伯涛是谁？”小伙计依照他的指示，把牌匾再稍稍地挪向右边，才歇下了手。随即，又双手叉着腰，仰起头朝牌匾仔细端量一番，半晌，才回过头来憨兮兮地问谭德立道。

“你没看过最近的报章吗？他可是上海中医界鼎鼎有名的老前辈呢！”谭德立扬起了眉毛，眼眸里带着些许的惊讶，又显出几分的不满。

这也难怪，当小伙计的除了打杂及供人使唤外，哪识得顾伯涛这等人物？况且他又不学医，连伤风、感冒也分不清楚，又怎风闻顾伯涛的名声？

“中医界里有哪个不认识他！”谭德立旋即又补充了一句。

“哦——”

小伙计把嘴巴圈得圆圆的，不住地朝他点点头。

“他老人家的医术很有口碑，无论内科、外科，他都能治，尤其针灸更是一流，而癌症病人，只要一经他的手，都能起死生，前阵子他到店里来，就不知医好多少癌症病人，病家对他是感恩戴德呢。”

谭德立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地向小伙计吹嘘着。

“他果真这么高明，看来是位神医了。”小伙计听得高兴也

搭起腔来。

“当然。”谭德立打鼻孔里哼哼了两声：“他在上海行医，求诊的非富则贵，连国家领导人请他治病也得派转车接送……”

“他专为有权有势的人治病，看来也不值得敬重。”

没待谭德立把话说完，小伙计便带着鄙夷的口吻接了话。

“不！”谭德立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穷人与富人顾老师都一样看待。至于贫苦人家，他不但赠医送药，还亲自上门复诊呢。”

“这样的医生真是难得！”小伙计说着，嘴巴还啧啧作响，“有这样的老师，真替你感到高兴哩。”

小伙计说得不错，能与顾伯涛结缘不仅是自己的荣幸。同时还可借他的名声招徕病人。啥，这块匾额一挂上去，病家肯定闻风而至。那时，他非但可以名扬四方，连荣华富贵也会接踵而至，那时他可以添购名车、别墅，可以跻身上流社会，可以让周遭的人对他侧目，可以成为中医界叱咤风云的人物。

他真庆幸自己的脑袋瓜聪明，晓得抓住时机，晓得以顾伯涛作为自己的垫脚石。那天，他只花了一天的工夫和一顿晚餐，就将顾伯涛噱到诊所来看诊。那晚，顾伯涛足足诊了三十几个病人，单单诊金就将他的荷包塞得胀鼓鼓的，使得他的嘴巴一个晚上笑得无法合拢。

顾伯涛这老先生也怪，虽然医术高明，脑袋瓜却是迂腐的。记得那晚，病人全走了，他关上店门，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预先准备好，内装一百大元的红包，塞在老先生的手里，聊表自己的心意，没想到对方横竖也不肯收下，倒反而向他说了一堆大道理，而这番大道理他根本没法听进耳里。心想：当今这世道，哪个不想扬名？哪个不想牟利？顾伯涛的清高实在愚蠢得可笑，他谭德立才不屑学这一套呢……

“你看看这位置可好？”

当谭德立正陷入沉思时，又听得伙计这样喊道，于是他回过神来，只见对方正拿着榔头，准备往墙上敲打。

“慢着！让我再瞧瞧。”

谭德立连声喝道。这块与他前途攸关的牌匾，位置一点也不可马虎，非得左看看、右看看之后，才放心地让伙计钉在大门上，否则走了方位，挡了风水，那可就大大地不妙了。

“欸。”小伙计对谭德立过于谨慎的态度，似乎有些儿不耐烦，于是，瞅了对方一眼，嘴里兀自嘟囔起来：“医生凭的是本事吃饭，这块牌匾即使有魔力，也成不了聚宝盆。”

“行了，你就给我钉在这儿。”

这厢，谭德立也不理会伙计的唠叨，抬起头东看西看，确定了正确位置，便敞开喉咙嚷起来。过后，他似乎有些不放心，又大声地吩咐着：

“你给我使点劲，务必要钉得牢靠些。”

“放心好了，保证不误事！”

伙计应声道，接着，举起榔头直往墙上敲去，只见墙灰剥落，沙石飞溅，纷纷落在谭德立头上、肩上和衣服上……

在一片叮叮当当的声响中，谭德立兴奋地眯觑着双眼，把手搭在额前，监视伙计操作，同时他的心也随着榔头敲击墙砖的节奏，在欢悦地跳跃着。

“这面墙太硬，得用点力气。”

伙计在上头边说边使劲地挥舞榔头。

“哎——哟！”

伙计的话还没说完，只见谭德立双手紧捂着头颅，痛苦地倚在墙角上哀号着。

原来，一块从墙壁上剥落的石块，正不偏不倚地击中他那自认为聪明的脑袋瓜……

机会对一个人的成败起着重要的决定因素。当年刘备懂得抓准时机，以汉室后人身份三顾茅庐，感动诸葛孔明为他鞠躬尽瘁，才得以三分天下，称王蜀地。本章的主人公谭德立也深谙个中道理，懂得如何利用机会为自己造势，以提高知名度。果然，自从那块刻有“顾伯涛传人”的匾额挂上之后，前来找他求医的人纷至沓来，让他终日价忙得人仰马翻，应接不暇。……

患“骨蒸”的老太

……

即使长时间的等候，病患也指定非要她诊治不可，如今，她怎会无端端地放弃这份工作？

程雪感到费解，一连串的疑问在她脑袋里转悠着。

林菲是个孝女，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虽然标梅已过，却仍然保持单身。据程雪所知，每天一早，她除了预备早餐和替母亲洗澡之外，在出门前还得把煮好的午餐装在保温瓶里，供老人家享用。虽然林菲上有兄长，但她总是体恤哥嫂住得远，故此自愿地扛起照顾母亲的重任。

提到林菲的兄嫂，程雪打心底就感到不屑。虽然林菲的大哥在银行担任要职，可以一掷千金，请朋友到酒楼享用山珍海味，或举家出国旅行，却从没有分文落在母亲的手里，更别说经常去探望她老人家。林菲是一名实验室管理员，原本薪水菲薄，加上奉养母亲，日子过得干巴巴的。虽然她每用一分钱，都得拨上几次算盘，却从不向哥嫂吭声。程雪非常敬重她的孝行，但却为她的际遇感到不平。好几次，她向林菲提议，要对方向哥嫂开口，共同出钱聘请女佣帮忙，或索性将母亲送入疗养院。然而，一提起这个问题，林菲总是认为求人不如求己，最后，说得眼眶泛红，连声音也硬咽了……

尽管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林菲却丝毫没有放弃学习中医的志向。她认为中医具有其独特的理论，中医治病不仅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根据五脏相生相克的道理，去了解病情的转变与预后。比如：五脏皆令人咳，因此咳嗽并不仅限于肺部出了毛病，还有可能与他脏腑有关，因此治疗咳嗽，不该只从肺部着手，还应从其他脏腑找出病因。又，脾病可以传肝，肝脾可以同病，肝病也可以传心、传肺等等。掌握了这些理论，不但使她能够更悉心地照顾母亲，而且对身边的亲友也有所帮助，同时在面对疾病时，不至于束手无策。她经常与程雪分享治病心得，其中使她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治愈了一名被便秘纠缠了十几年的老头。她从对方儿子的旁述中，得知老头因患了这毛病感到十分苦恼，虽然

经过多方治疗，却总不见效果。为了通便，老头还仿效医院里的护士来个自行灌肠，结果导致肠道出血紧急送院。林菲从对方绛红的舌象中，断定老头的病因乃属于肾阴亏虚，于是用北芪、首乌、生熟地、当归、怀牛膝、配伍桃仁、肉苁蓉等中药，就解决了对方的痛苦，乐得老头每次复诊时，总竖起拇指对她夸奖不已……

“到底什么原因使得一向热爱中医的林菲做出这样的决定？而刚才她提到的“怨气”所指的又是怎么一回事？”程雪百思不得其解。

“你为何有这样的打算？”程雪双眼瞬也不瞬地盯着对方，然后提高声量，问道：“快点从实招来！”

“倒也不因着什么原因，只是看不惯医院里的某些人。”

林菲伸手撩拨着额前的刘海，神情显得有些激动。程雪为她倒了杯开水，递到面前后，然后把手搭在她肩上，戏谑地规劝道：

“怒气伤肝，千万别跟自己过不去！”

“康健医院的病号拥挤，我经常提前去门诊，不料影响了挂号员吃饭的时间，个个给我脸色看，尤其是那位何小姐。后来，我明白了个中原因，于是便准时开诊，结果又没法子在规定的时间内看完病号，因此她们又嫌弃我手脚慢。每当门诊时间还没结束时，那个何小姐就做出各种各样的声响，不是‘哐啷、哐啷’地关上铁门，就是重重地拉着椅子，再不然就是狠狠地把文件夹甩在桌上，发出极大的声响，搞得我心神不宁，没法儿集中精神诊病。”林菲调匀了呼吸，娓娓说道。

“你既然喜欢这份工作，对这些人就稍加忍耐吧。”程雪劝慰道。

“我已经够忍耐了！”林菲微蹙着眉头，“我知道自己诊病时间长，妨碍了他们，便经常买些小点心去慰劳那群家伙，惟恐她们给我脸色看。”顿了顿，又说道“你知道吗，当他们在我面前哐啷哐啷地拉上铁门时，我的心也会随着这声响在激烈地跳动而惶恐不安。”接着，她又长长地叹了口气，“你倒说说看，做医师做到这般地窝囊，岂不是很悲哀？”

程雪的心在往下沉，林菲的话让她想起刚出道时的某些情景：好多年前，她在某个慈善机构当义务医师时，有些挂号员虽然职

位低微，但架子却像“大老爷”似的。他们对新来乍到的临床医师，总是不假辞色，甚至给他们瞧脸色。这些初出茅庐的医师对“老爷们”只好百般巴结、讨好，才有病号分给他们，否则就活该坐冷板凳，即使望穿秋水，也绝不会有蚊子或苍蝇飞进你的诊室。记得有一次，她的同窗刘丽云气呼呼地找她诉苦，谓明明就约了友人到医院诊治，可是，当对方报上名字要找她诊病时，那名挂号员竟连眼皮也没抬起来，就朝着对方说道：“刘医师病号已经满了，你改回再来！”刘丽知道了情况，找她理论，对方竟睬也不睬，还叫她有本事就尽管到上层去投诉。

说真的，这些挂号员薪水微薄，工作时间长，谁都没有好心情。虽然他们口口声称为了慈善事业，不在乎工资，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年头能有一份工资糊口，谁都会趋之若鹜，何况自己或家人生了病时，不经院方的同意，就能大大方方地从药架上随意取药。在他们眼中，慈善机构的捐款来自公众，而他们既是公众的一份子，就能享受这种特殊的福利，何况本身还是院方的职员呢。当然，其中也有真正献身于公益事业者，他们敬业乐业，满足于菲薄的工资，满足于自己的工作，坚守在岗位上发光、发热，这等人是值得敬重的。然而，在这些可敬的人当中，也有些害群之马。他们靠着裙带关系谋得工作，因此拿着鸡毛当令箭，跋扈嚣张，镇日价东挑西管，而且说话的声音特别响亮，对前来求诊的病号就像是在施舍马路边的乞丐般任意地叫嚣。虽然如此，他们也会带眼识人，懂得巴结上层，即使公众的投诉纷至沓来，她们也能稳如泰山，屹立不倒。这等人都是些皇亲国戚，因着靠山硬、腰杆挺，连院方也不敢得罪她们，惟恐影响捐款。日子久了，她们谁也不放在眼里，谁也拿她们没办法……

“那晚，看了最后一个病人，我抬头望向壁上的挂钟，还不到十点，心想：今晚倒好，能准时下班。不料到了柜台，何小姐已经黑着脸在那儿候着，配药的高女士站在她身后，边望着大厅的挂钟，边眨眼向我示意”说着，林菲感到心房突然异样地跳动起来，连喉头也有些儿发涩，说话的声音在不停地哆嗦着，“天呀，我这时才发现原来是诊室里的钟停了，我又害她们做超时工作！”

“你没向她解释清楚？”程雪问道，又为林菲倒了杯开水。

“当然。”林菲努力地克制着激动的情绪，“我连忙告诉她，不是我有意拖延时间，而是诊室里的挂钟坏了，她若是不信，可以进去瞧瞧。”说着，林菲举起杯来，一口把水喝完，半晌，又说道：“但是，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就拿起一沓文件，狠狠地摔在柜台上……”

“你应该把这情况反映给院方。”程雪建议道。

“那又能怎样？”林菲咬了咬嘴唇，瞅了程雪一眼，“这女人深谙马屁术，懂得与上层搞好关系。有一回院长迟到，结果直到深夜11点半，才把病人都打发走。当时，这女人就不敢向他摔东西，反而笑脸相迎，不但端上热茶，还不忘阿谀两句：‘您辛苦啦，医院就须要有像您这样任劳任怨的领导。’当院长转身离开时，她还在背后高声嚷着：‘记得，回家好好休息，别累坏身子！’”

“——”四周是令人窒息的沉默。

啊！世上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人，而且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左右逢源、八方讨好，才能在同侪中呼风唤雨，展现他们的威风，也只有这种人才能成为不倒翁，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这种人真是不简单，他们能随时唱白脸，又唱黑脸，他们脸上的表情在时刻地变化着，为的是打击别人，保全自己。林菲个性懦弱，肯定无法应付这样的人物。

程雪心里暗忖着，面对老友的困境，她该怎样去解决对方的苦恼？

良久，她终于开口了：

“不如，你到XX药行坐堂，我那儿有熟人，待遇肯定比康健医院高。”

“谢谢你的好意！”林菲脸上这才露出一丝笑容，“我也曾考虑到这些地方兼职，但深怕有些药行规定了营业指标，而我却无法昧着良心向病人开刀，尤其是癌症末期的病患，他们为了治病已经倾其所有，难道我还忍心落井下石不成？”

“好一颗金子般的心！”程雪暗暗赞道。

当今世代，哪个不想攒钱？那些无良医家，岂不个个挖空心思向病人榨取金钱？只要病家上门，成千上百的钞票，就会落入

他们的口袋。程雪记得小时候，她家附近就有个祖传的医师，门前挂着“月事包来”的招牌，上门求诊的，多数以堕胎为主。那个年代，堕胎是违法的，为此，这名医师便和某些无牌西医挂钩，在诊所里偷偷地干起这种行当。当然，他们也兼治各种疾病及针灸。程雪的姨妈曾因头痛找过这类医师治病，可是第一次上门，就因着身上带去的钱不够付费，结果被留在诊所里，非等到姨丈送钱来才肯放人。

当今世代，哪个不想攒钱？在这金钱万能的商品社会里，能住洋房，驾豪华汽车，就能羡煞不少人。钱！钱！钱，多少人梦寐以求。为了钱，多少人昧着良心做事；为了钱，多少人出卖情感和灵魂；为了钱，多少人情愿丧失了宝贵的性命。像林菲那样的操守与医德，在当今社会里已是凤毛麟角了，然而这种人也只会被人取笑为“傻瓜”或“笨蛋”。这种“傻瓜”和“笨蛋”不敢想方设法去敲诈病患，也不敢向前来求诊的患者多要些钱，有时除了免费治疗外，还贴钱买药送人，因此这类的“傻瓜”与“笨蛋”是要注定倒霉的……

一场激烈的舌战

……

会议在下午三点钟开始，时间未到，长长的会议桌早已坐满了人。出席者有程雪、王晓松、徐峰和一些不同的脸孔，当然还有白仲奎和他的亲密战友——尤梓。

以“战友”二字来形容两人的关系，是再贴切不过了。因为无论任何议案，或各式的斗争，他俩都会站在同一条阵线上，同一个鼻孔出气，以击垮敌人及争取自己的利益为后快。他们的共同“敌人”就是詹雨桐。论年龄，他俩在中医界里算是晚辈；论权势，有个詹雨桐压在他俩的头上；论威望，他俩远远不及詹雨桐。为了树立名声，居领导地位，他们必须把共同的敌人击倒，才能执中医界之牛耳，否则永远屈居人下……

“为了进一步地发扬中医，在编排课程时，本人打算从今年开始，废除经典著作，而以现代医学来代替，也即是学生们不须

要修读《黄帝内经》、《金匮要略》、《温病学》和《伤寒论》等作品，不知各位有什么意见？”

会议开始不久，身为教务主任的尤梓便立起身来，开始发言。

“我反对！”尤梓的话还没说完，詹雨桐立即举手抗议，“我不反对增加现代医学这门学科，但是现代医学虽好，经典著作却是中医的精华。它详细地记载着病因及病理的变化，还有药物的应用和方剂的组成。历世历代的医者，都必须好好地掌握书中的条文和道理，我们这一代怎可废弃不用？如果以现代医学来替代中医经典，那就好像是‘和尚穿西装’，不中不西的，因此我坚决主张不可废除经典著作。”

随着詹雨桐的话音刚落下，会议室里立即沸腾起来。

半晌，只见徐峰举手响应道：“这些经典著作是两千多年前的作品，早已跟不上时代了，还念它来干嘛？因此，我表示赞成尤主任的说法。”

“我也赞成。”王晓松附和着。

“我支持詹校长的说法，应该保留经典著作，绝不能废除。”程雪发言了，她对徐峰和王晓松的看法很不以为然。

“古人有那么一句话，叫着‘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些经典著作简直就是老八股，早已经过时了，所以为了发扬中医，我们就不该墨守成规。”王晓松言之凿凿，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模样。

“当然，我也赞成发扬中医。”程雪神色凝重，把眼神直逼着王晓松，“虽然这些著作在你们眼里不值一文钱，但它却是中医的根本。试想：一棵大树没有了根，又怎么披枝散叶，开花结果？”

“这些东西佶屈聱牙，读起来费劲得很。”王晓松歪着脑袋，诡眉诈眼地说道。

“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如果认为经典著作深奥难懂，那就要怪自己的水平不够。”程雪一针见血，对王晓松的话进行反驳，“如果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我们可以删去比较次要的条文，保留经典著作的精华部分，要求同学们再下苦功，必定能融会贯通。”

“何必那么麻烦呢？”王晓松掀开了嘴唇皮，摆好应战的架势：“《黄帝内经》里的阴阳五行、脏象学说，还有养生之道，

基础学全包括在内，而《内科学》则涵盖了《金匮要略》的内容，学与不学，又有什么两样？”

“虽然没有两样，但是能接触原著，就能更加深入地明白作者的原意，进一步探讨书中的精髓，这总比涉猎浅译本要强得多。”

“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王晓松依旧坚持己见。

“程医师的话也有道理。”在座的有人说道。

“……”王晓松一时语塞。

眼看王晓松即将败下阵来，白仲奎连忙朝坐在他对面的徐峰眨巴着眼，示意他加入阵容，以壮声势，然而徐峰却正襟危坐，纹丝不动。

徐峰一向是他的爱将，在这紧急关头，干嘛不帮自己人说话？难道他没注意到自己的眼色？于是白仲奎又伸出脚来，在徐峰小腿上轻轻踢了几下……

徐峰朝他别别扭扭地笑着，接着，把脸偏了过去，按兵不动，还缩回他的双腿。

“这家伙怎搞的？”白仲奎百般费解。

当然，徐峰肯定明白对方的意思，但是白仲奎要他“征讨”的对象却是程雪。他虽曾经与程雪交过恶，曾经妒忌过她、千方百计地中伤过她，可如今局面已经改观了，程雪是他心仪的对象，他不可能因着白仲奎去得罪程雪，不但不能得罪，连讨好程雪、拉拢程雪，他都唯恐不及呢。

徐峰心里怀着鬼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隔岸观火，然而白仲奎却丝毫不肯放过，索性指名要徐峰发表意见：

“徐医师，说说你的看法吧。”

“我……”徐峰涨红着脸，思索着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场面。突然，他脑袋一转，立即笑吟吟地说道：“我同意多数人的说法。”说完，他感到有些得意，觉得这番话十分得体，既不得罪白仲奎，又不招惹程雪的讨厌，于是他抬起眼皮，偷偷地瞅着程雪，发现她正把目光投到自己身上，便笑着向她眨了眨眼，不料程雪很快地就把视线移开。

“既然如此，我们不如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修读经典著作。”听徐峰这样说，有人提议道。

会议室里又开始闹哄哄的。

“好，现在就投票吧。”为了会议能顺利地进行，詹雨桐于是立起身来，向大家宣布。

一场神圣的投票活动开始进行了。尤梓给每人发出一张白纸，要众人将自己的意愿写在白纸上，然后投入会议桌上的空罐里……

一阵忙乱过后，进入唱票的阶段。为了表示公正，唱票的人把白纸上所写的符号，逐个展现在众人面前，然后由另一个人在黑板画上记号，以计算票数。最后，计票结果，尤梓以一票之差，了遂心愿。

“雨桐兄，这回你该没话可说了！”看到黑板上的战绩，尤梓乐得边在椅子上乱颠着屁股，边瞅着詹雨桐得意地说道：“那可是多数人的意见哦。”

投票的结果怎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詹雨桐和程雪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尽管心中有所疑惑，都认为投票必然有诈，但事实摆在眼前，也只好接受大家的表决。其实，在会议之前，尤梓早已联合王晓松和一群跑腿们，四处请客拉票，务必要达到目的不可。表面上，他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减轻学习压力，借此吸收更多的新生，实际上，这次的行动却只是牛刀小试，他希望借着投票来掂量自己的能耐，如果投票胜出了，不但证明他在医专的实力，同时也给詹雨桐来个当头棒喝，因为他凯觑校长的职位已经很久了。所谓“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在挤进救死扶伤的行列之前，他不过是个乩童，靠画符和跳神为生，虽然收入颇丰，但再怎么说，医师的社会地位总比乩童要强得多。乩童在人们眼里只是一名神棍，靠着招摇撞骗过日子，而医师则不然，医师这行业备受人们的敬重。如果将来自己成了华佗或扁鹊在世，那可要青史留名呢。于是他开始钻研岐黄之术，后来经友人介绍，认识了白仲奎，在对方的引荐下，参加了医药公会，成了名副其实的医师。经过数年的努力，又得到了白仲奎的栽培，他竟然也当上了医专的教务主任。

白仲奎是他的恩人。除了感恩之外，他惟白仲奎的马首是瞻。这些年来，大家在一起厮混，他熟谙对方的野心：白仲奎绝不愿意屈服于詹雨桐之下，只当个医药公会的副会长。虽然，詹雨桐在中医界里声誉卓著，地位看似坚不可摧，但手段人人有，就看你怎么个玩法！

这次的行动，在尤梓眼里只是初步的胜利，接下来，他还得完成另一项任务，那就是与白仲奎并肩作战，坚持降低收生水平，因为新生的名单中，有白仲奎的新欢……

白仲奎祖上专治花柳病，传到白仲奎已是第五代。累积了几代人的经验，白仲奎对中医外科有其独特的见解和治法，因此求诊病人络绎不绝，由于长期与这类病人接触，在耳濡目染之下，白仲奎也喜欢寻花问柳、嫖妓野合。这回，他相中了一名舞小姐，对方虽有沉鱼落雁之貌，但肚子里没有墨水，却偏偏喜欢岐黄之术。

“你是医药公会的副会长，难道就不能替我想个办法？”舞小姐常在他枕边娇嗔。

“我当然有办法，可是你一个字也不认识，叫我怎么开得了口？”白仲奎对舞小姐的要求感到无奈。

“我不管，你非得给我弄个学额，让我成为医专的学生！”说着，对方转过身子，给他来个爱理不睬。

他俩常为这事闹翻，白仲奎也往往为此深深地感到烦恼。说真的，平日他医务繁忙，确实希望有个帮手，可是家中的黄脸婆，除了替他生孩子之外，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如今，他的相好虽喜欢学医，却目不识丁，既是目不识丁，又怎能背诵汤头歌诀，怎能识别药物，怎能候脉处方呢？

“不如这样吧，”舞小姐提议道：“先让我踏进医专的门槛，然后才考虑读书识字。”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然他是副会长，有啥理由不让自己的相好没法念上医专？

就一言为定，白仲奎叫人取来报名表格，填上舞小姐的名字，学历那栏任由空白。表格填好后，便交由尤梓处理……

此刻，眼见詹雨桐败下阵来，尤梓心中沾沾自喜，于是他昂

头立起身来，轻轻地咳了两声，然后，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说道："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现在，我要向大家汇报，今年度共有137名新生，比去年多了二十多人。这可是学院成立以来，收生最多的一年。"接着，他把录取名单传给在座的每个人。

"这全是尤主任的功绩！"王晓松立刻回应，一副溜须拍马的模样。

"是呀！"有人附和着。

从尤梓手中接过名单，詹雨桐眯起双眼，逐个仔细查看。突然，他放下了名单，皱起了眉头，紧紧地闭着双唇，努力地在思索着。

陈安妮？这名字好熟悉，仿佛在哪儿听说过。

良久，他想起来了：陈安妮也许就是那位舞小姐。……

节选自长篇小说《神农后裔》
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3年

时代风云画廊

中长篇小说

巨浪（节选）

贺　巾

作者简介：

贺巾（1935—）原名林金泉，又署韦嘉、于琴、高静明、贺立、古戈等。生于新加坡，目前侨居泰南。曾就读于华中、中正。曾任教师、电台广播员、商行书记、农物业等。学生时期，积极从事学生运动，五十年代中被迫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斗争。八十年代初到泰马边境参加森林游击战争，直到1989年12月战争结束。1951年开始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青春曲》、《沈郁兰同学》、《小茅屋》、《青青草》等皆为名篇。这些早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后来被结集为《贺巾小说选集》（1999）。1960年代因流亡而停止写作达十数年之久，直到1980年代再执笔创作短篇集《峥嵘岁月》，于1999年出版，随后写了两篇长篇小说《巨浪》（2004）和《流亡》（2011）。

第七章　山岗歌声

随著对H中情况调查的深入，进退之间的问题，也就益加明

朗。实际上，H中虽有警察把守，大门几乎是敞开的，中一的同学不但可以到校内打球，有的还趋前去与礼堂大门的司阍寒暄。那位善良的大胡子老人，总是喜欢笑眯眯地用马来语与学生逗玩。这时，他总是把黄仲涵礼堂的钥匙搁在柜上，可以轻易取得；再说，由于六月初是回教斋禁节，守在校门口的警察，每天下午六点左右换班，总有二十分钟的空隙，在这时候，适龄同学趁机一哄登上山坡，校内的小同学则夺取钥匙打开礼堂大门，作为内应，等适龄同学都进入后，把大门关起来，以待次日各校同学前来支援。——这个设想是符合实际的。这个计划，经过反复推敲，主席团认可。“再度集中”的决定，便付诸行动。适龄同学分成十一个小队，约定各人自带面包茶水，以备次晨食用。各小队秘密分布在山岗周围待命。

六月二日下午六时，刚刚下过一阵细雨，一百多个适龄青年，从H中校园四方，趁著警察换岗，一举登上，占领了黄仲涵礼堂；除了最后一小队因迟到，来不及进入，被警察冲散，有一位同学被捕以外，其余都顺利集中。这时，天色已完全暗下来了。

警察发现学生占据校址后，数辆警车忙乱了一阵，并在礼堂外把守。也许是考虑到校址毕竟是私人财产，次日凌晨又退到山坡下，在武吉知马路遥望著监视。

上午八点多，各校同学，分作多路，纷纷涌上山坡，前来支援；适龄同学也把礼堂大门打开。这时，会合起来的男女同学，共有一千八百多人，纠察队立即站岗维持秩序，并防守警察冲入。（昨晚被捕的那位同学，由主席团打电话向警局交涉后获释。）

事务股在餐厅忙碌起来，先煮了一顿江鱼稀饭应急，后来这种稀饭便称为“五一三”粥。招待股则总结了“五二二”失败的经验教训，设法做好招待家长的工作，并在招待室用桌椅设障碍，以防家长硬攻强拉。

主席团的同学并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顺利，一时反而不知所措，有的无所事事，有的到炊事处帮煮饭。正坡在楼梯口发呆，后来，经行委的人提醒，才领悟到要继续同当局争取免役。于是，派人去找法律顾问、安排招待记者、发表声明等工作，一一忙开了。

主席团的声明，简洁扼要：“这次学生集中，不达到免服兵

役的目的，决不罢休；必要时，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华校中学生的再次集中，既成事实，并引起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殖民地政府连连恐吓：学生如不解散，将切断水电供应，让一仟多人，连一天都待不下去。接著又说，政府将考虑长期关闭全星华文中学。另一方面，星洲代督顾德连忙把前往日本进行商业考察的著名侨领 Mr. K. L. 请了回来，充当调解人。

工农会及时派代表团前来慰问集中的学生，大家欢聚一堂，唱歌跳舞。

陈天柱受委为生委主任，把安排集体生活的重担挑起来。每天清晨，全体同学做早操，七点以后，洗刷、搞卫生，八点正分级上课，由同学自任老师，并采取讨论方式学习，晚上在礼堂举行文娱晚会，自编自导自演学运斗争的节目。

郑义搞了个“五一三”合唱团，徐敏则搞集体舞，内容丰富多彩，很受同学欢迎。山岗上时时扬起嘹亮的歌声，萦绕在武吉知马的翠岭白云间……

小数点当事务股，绑著围巾，在厨房里忙得像个大师傅。梅丽又唱歌又跳舞，像树上活泼的小鸟；韩莉莉和惠贞都当纠察。这样一个高大一个小巧，相映成趣。蔡楚云和王丽卿被吸收到文书处协助。

那天清早，男女同学做完了早操，在徐敏的指挥下，拉起手来，唱道：

“拉起手
我们要勇敢前进，
拉起手
向殖民主义斗争。
我们爱那受苦难的人民，
我们走在解放的最前头。
嘿嘿嘿！”

接著，全体列队，合唱〈五一三是我们的节日〉：

“五一三我们的节日

那天血染皇家山。

为争取免役挨苦难，

我们团结像一个人一样。”

对于集中在H中山岗的学生，英殖民当局又气又恨，屡次要进行破坏，并企图驱散。有一次警方说：有XX家长要找回其失踪的子女，要强行进入校内，被纠察挡住了。但他不甘心，不久又带来一个“家长”，在一个便衣人员的陪同下，手持相片，硬要进入校内寻找。纠察队请示了主席团后，让他们进入，但严加看守。那个“家长”是个中年汉子，脸色青白，神色慌张；那个陪同的便衣，却又四处张望，心不在焉，同学们一眼就看出，来者不善。他们看到一千多人的集体，有组织、有纪律，秩序井然，无懈可击，最后，只得灰溜溜走出校门。这时，背后传来了一阵歌声：

“我们是战斗队，

人民的江山

靠我们来保卫。

消灭压迫，

打倒恶鬼，

我们坚决不后退！”

过了几天，英殖民当局派遣特务到H中附近的马来甘榜散播谣言，说甚么华校学生五月十三号挨了警棍，现在要找马来人报复，学生已集合在H中，随时会对马来人采取暴力行动，吁请马来人提高警戒云云。这个消息传来后，行委和主席团都感到事态严重。英殖民主义者的惯技是挑起种族冲突，借刀杀人，坐收渔利。这在马来亚的历史上，已屡见不鲜了。

主席团立即找来会讲马来语的同学，组成了工作队，徐敏也热情地参加了这一工作。他们下去找马来社会的知名人士联络，并一同到马来甘榜澄清，学生们说：“我们不责怪马来警察，因为他们是被白皮人雇请的。迫害学生的是白皮人，而不是马来人！”他们还会见了马来村长、宗教界长老，表示了“搞好民族团结的愿望”，并一同召开群众大会，向马来同胞宣传“华巫一

家亲”的思想。后来，他们也接受马来同胞的盛情邀请，到家里作客。使马来村民吃惊的是，这些男女学生，看来还是“孩子”，却能熟悉马来人的风俗民情。他们再三说：很受感动。他们祈求上苍保佑学生们安康。接著，报章上又发表了华校学生的〈告马来同胞书〉，使事情很好地告了一段落。

英殖民当局进行种族挑拨的阴谋失败以后，终于把侨领Mr. K. L.“推到台前来了。这位老先生，约主席团到他的办事处楼上会谈。

主席团一行九人，搭巴士到小坡大马路转车，在路上，正坡想起正海来看他时说过：Mr. K. L. 是代督安排来处理此事的，背后有压力，应该采取谅解和争取的态度，尽量避免对抗，更不能打击——他夹在中间是有苦衷的！

下了车，走到Mr. K. L. 的办公室楼上，见了面，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商人，五十岁上下，直竖的短发已经斑白，戴著深度近视眼镜。他摆出长者的架子，也不同主席团的人员握手，劈头就责问道：“为甚么六月三日早上H中的杨校董要你们解散，你们百劝不听？如果再不解散，造成华文教育危机，你们将是千古罪人！”

首席代表正坡严正地说：“如果华校被封闭，成为千古罪人的是英国殖民当局，而不是我们。您说对吗？”

Mr. K. L. 从沙发上跳起来：“我感到痛心！啊呀，华校就这样完了，呵呵呵！……”

“老先生，对这件事，您总得说公道话嘛，怎能凭白无故，单单责备我们？”

正坡再凑前耐心辩解。

Mr. K. L. 挥挥手，不欲多言。

一会儿，电话铃响了，他匆匆去接，不断点头称是，接著，放下听筒，对学生代表们说道：“政治部知道你们来了，立刻来了电话。你们看，事情是严重的！”

“怕甚么？我们是光明正大的！”正坡说：“老先生，为了维护华文教育和华校学生的切身利益，我们愿意做出一切牺牲，包括坐牢！”

“啊！你们就要听话，好好解散！”

“只要当局答应我们的合理要求，我们立刻解散！”

“政府要你们先解散，然后安排时间，派代表同它谈判。”

“五月十四日，我们接受总商会的劝告解散了，并同它谈判，结果怎样？它背信弃义，突然命令华文中学提前放假，还派警察封锁华校，恐吓要抓学生。我们五月二十二日的集中，被强行驱散，之后，它对我们置之不理。现在，难道要我们第二次受骗上当吗？您是华校董事，理应替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

Mr. K. L. 刚刚坐下，又从沙发站起来，扭曲著脸，沙哑著嗓子说：“我……我的话你们都不听，还叫甚么董事？怎样，解散不解散？”

“不！”正坡明确答道。

“好，好，呵呵呵！”老人家赌气地跑到房间去，表示痛心疾首，而把学生代表撇下，久久不出来。

正坡走到房门口说：“既然老先生心情不好，那么，我们就先告辞了。”

Mr. K. L. 伏在床上，一动不动，不知是头晕还是哭泣。

主席团九人，只好走下楼来。

在街上，几个便衣警察，紧跟在学生背后，故意做出恐吓的样子，可是主席团的成员，若无其事，一路上还是谈笑风生。

回到集中地点，全体同学，当晚开大会，正坡把会见 Mr. K. L. 的经过，作了报告。同学们听了义愤填膺。但正坡劝慰道：“这只是第一回合，我们还得耐心进行谈判。”

第二天上午，墙报处有一幅漫画，一个胸前挂著大算盘的大肚皮，在一个高鼻子的操纵下，指手划脚地呵责学生。许多人围观著，并热烈议论。这幅画的作者是蔡楚云。

当晚，这幅画又被取走了，代替的是一幅五一三警察殴打学生的场面，画题为〈魔手〉，展现著红毛警长毛茸茸的大手臂，扼著一个小同学的颈项。于是，又一次引起众人的围观和热烈的议论。

天柱在礼堂门口，让人搞了一个无人看守的“自动付款”书报摊，各种货品标明价钱，顾客自行付款、找零钱。突然，见梅丽匆匆跑来说：“女浴室外面，有个男人捣乱。”天柱立即带领

了几个纠察前往。原来是饶立敬要强入女浴室，而里面正有女同学在冲凉。他被阻挡后，又想从后门爬进去，正在冲凉的女同学吓得直叫。天柱来到后，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冲过去一把揪住饶立敬的胸襟，责问他要干甚么？

“我是学校的管理员，要检查东西。”

天柱猛然记得那天到总务室来探头探脑的也是他。个子高大的韩莉莉，怒气冲冲地说：“放屁，你明明是要偷看女同学冲凉！”

天柱咬牙切齿地说：“我早就认识你——饶立敬！”

“放开手！……”饶立敬铁青著脸，大声喊叫。

“你说：你究竟要干甚么？”天柱火上心头，正想狠狠挥手往他脸上一拳！

这时正坡赶到，他拦住了盛怒的老友，严词警告饶立敬：“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这次放过你，下次再来捣乱，我们就不客气了！”然后对天柱说：“放开他吧！”

天柱的粗手臂猛地一推，饶立敬向后踉跄了几步，差点跌倒。他正要找下台阶，这一下子，沉著脸，悻悻而去。女同学们送他一顿嘲笑。

“他就是企图制造事端，好让警察找到借口闯进校门来。”正坡拉著天柱的手，低声说。

天柱还在气头上，把老友的手推开，恨恨地瞪著那家伙的背影无言。

“哼！太便宜了他。”韩莉莉对女同伴说。女同学们还三三两两，在议论著这件事。

回到总办事处，徐敏把主席团的衣服，洗好熨好，送给各人，天柱的也在内。

她还特地送了一条“祝君早安”的面巾和一把牙刷给他。主席团的同学都说：

“敏姐真是个好妈妈！”

梅丽不知几时跟了来。她比著手势对天柱说：“你用两个手掌作面巾、一个手指作牙刷的日子，可以结束了！”

众人听了哈哈大笑。

天柱走下楼，看到招待室来了老同学：一个是皮肤黝黑的唐顺天，另一个是态度庄重的徐林；一个与正坡密谈，一个与敏姐说著甚么。他上前同他们招呼一声也就走了。

有一天，阿吉兄驾著广告车来到山岗上看望学生们，其实，这事他已考虑了许久，不敢轻举妄动，先是从家里搭绿色巴士到H中看看，只见来往的市民络绎不绝。这次又看到好些学生家长到他店里买了许多食品，送到这里，他就趁著端午节，让大妹包了一些粽子带来作礼物，慰问学生。他的到来，也只不过像普通学生家长一般，并不惹人注目。当时，正坡忙著开会，倒是由天柱接待了他，带他到校内各处走走，他不但看到男女学生安静地上课，也看到他们的生活程序井井有条；他看到了大门口一幅漫画，画著市民提著一桶牛奶，支持五一三的学生，题目是〈咱们是一家人〉。这是当天皇家山附近的实景写照。在大门口还有一个“无人贩卖部”，同学们买书刊和日用品时，自己交钱，自己找零钱。这简直是君子国才有的事。这时，他又听到广播机传来了呼唤同学的名字，以后又有新闻报告，接著还听到革命故事〈真正的人〉。阿吉兄称赞道：“这里像是一个小国家！”天柱谦虚地说：“哪里，我们还有许多做得不够。有空叫阿嫂也来看看。”

“好。”阿吉兄点点头。当他要走去停车场时，正坡赶来了。阿吉兄低声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自由报〉又复刊了！”

正坡笑著说：“好啊！”

阿吉兄关了车门，发动马达，缓缓把车驶下山坡。

听说Mr. K. L. 要召开学生家长大会，日期定在六月十三日，地点在他的办事处附近的一间俱乐部，目的是要迫使家长再一次冲进校内，把子女带走；有的家长已受到邀请。行委和主席团研究了这一紧急情况，决定将计就计，在同一天举行家长大会，把家长们争取到山岗上来，站到学生这一边。这就必须大力动员纠察和志愿人员，到全岛各个角落，把家长们请来。工作人员甚至到最边远的裕廊十八条石和林厝港等地。踏著脚车去到这些地方的人，包括了黑玫瑰李玉娴。这一组人，当晚受到了主席团的表扬！

家长们这一天来到学校，看到学生们生活秩序井然，感到非常满意。他们对子女们有更多的了解，理所当然地站在学生一边，支持他们争取合理的要求。

“六一三”这一天，千多名家长和工友在礼堂开会，同学们在楼上一边拍手，一边唱〈欢迎歌〉：

“欢迎哪欢迎

家长工友们，

热烈来迎接我们敬爱的人。

拿甚么东西献给您呀？

努力的学习，

勤劳的工作！”

礼堂内外都坐满了人，阿吉嫂带著孩子在丈夫的带领下，挤进了黄仲涵礼堂。她看到了那位常常来买皮蛋的女学生，也看到了正坡、天柱等人。但大家都忙著，也顾不上多谈几句。招待股派了一个女同学来陪他们。阿吉嫂见到了会场沸腾的气氛和激昂的发言。正坡在讲台上主持了会议。为了方便家长们，特地安排了三位同学当粤、闽、潮语的翻译员。家长们强烈地表示，支持学生“免役”的要求，谴责当局的无理迫害。有位家长形容道：“当老鹰来捕捉小鸡时，母鸡尚且懂得拼著生命保护小鸡，何况我们是人！”语音刚落，掌声雷动。

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了一位老工人，用福建话说：“红毛人——猴就是猴，不会讲道理的啦，我们就要把拳头捏紧，马步站稳！”

又是一场轰动！

啊，是陈格，天柱的父亲。这完全意外！朱大哥从人群中走下楼去，与爸爸见面。原来，他是姐姐陪同而来的。老人家看了看儿子，显然瘦了些，却还精神，便安了心。姐姐说：“阿爸怕警察又冲上来打你们，叫你们要多加防备，打不过就退，不好硬拼。”

会场外，姐姐对他说：“潮州成的事，还没说成，我还要考虑。”

天柱低头不语。想到姐姐的未来，心里沉重。他看到爸爸只在一旁抽烟，样子更形苍老。

在走下山坡时，陈格自言自语道："终归不去当兵是对的……哼！"

天柱万万没想到，爸爸就在这次斗争中有所转变。他又想到正海也是在警察殴打学生之后，改变了对英国人的看法。

好啊，斗争使人进步！

正当天柱要转回头时，赫然看见 Mr. K. L. 和几个中年人，怒气冲冲地走上山坡来。原来他是在俱乐部等家长来开会，可是，门可罗雀，于是赶到 H 中来。不知怎的，把轿车停泊在武吉知马大路旁，悄悄步行，大概想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会场上抢镜头。天柱和站岗的纠察把他拦住了。

他记住正坡的话，要团结校董。于是，客客气气地说："老先生，这里的家长大会就要结束了，可惜您来迟啦！"

"怎么，不让我进去？"他急得口沫四溅地说："我是这里的董事，我一定要进去！"

"您可以进去，但不是现在。因为今天的会议与董事先生无关，所以……"

"我非进去不可！" Mr. K. L. 叫嚷起来。

"请等一下。"天柱和纠察把 Mr. K. L. 一伙挡在山坡的柏油路上。

那几个中年人，见 Mr. K. L. 并无授意，也只作旁观。

"太不讲理了……" Mr. K. L. 大叫大嚷道："我是学校的董事！"

"老先生不是在俱乐部也召开了家长会吗？"天柱说："还是您动作快呀！"

"岂有此理，走，走！" Mr. K. L. 气咻咻的叫随员退下，上车前又望著礼堂兴叹。

当晚的文娱节目，多了一出母鸡保护小鸡与老鹰搏斗的话剧。台上台下一片欢腾，同学们的情绪高昂！

当晚十点过后，敲钟休息。天柱在礼堂周围巡视，有位纠察报告说：刚才有一对男女同学躲在校园角落讲悄悄话。他原以为是郑义和许辉英，一听，却是符民和尹秋红。天柱知道：符民与尹秋红的恋爱关系，最近突然插入了谢齐，因而有了裂痕，正在连夜修补。他对纠察员说："敲钟以后，他们就各自离开，看来

没有犯规。”纠察员点点头。

夜深了，天柱走到休息处，站岗的惠贞对他说：“行委和主席团叫你‘看电影’（即开通宵会的暗语）。他连忙赶上楼去，会中讨论了绝食斗争的问题，争论之所在是：主席团应不应该参加绝食？有的人认为应该，有的人认为不应该。结果是，基本上参加，这样以身作则，影响更好，如果临时要出发工作，再机动处理（除非万不得已）。但更大的争论是：在绝食之后，适龄同学还要不要去坐牢？主张要的认为：这样政治影响好，悲壮地告一段落，会留给全国青年久远的震动。不同意的一方却认为：既有绝食在先，就不必再去坐牢，而应该考虑其它的集体行动。会议进行到天亮了，还是没有结论。结果如何？

让主席团斟情作最后决定。

起床的钟声已响，各队同学已在操场上做早操，接著，卫生股开始冲洗厕所和冲凉房，炊事股也在厨房忙碌著。

山岗上的黎明，充满著勃勃生机。

天柱低沉地咳了几声，又觉得有点畏寒，大概是感冒了。

他回到休息处，打算小睡一会儿。

朦胧中，惠贞把他叫醒。她带来一位医务股的同学，把他叫去量体温。

李欣约见了正坡，地点依然是武吉班让山。这次，他笑脸相迎，不知喜从何来？正坡向他汇报了学运斗争的情况，以及目前斗争的策略，请示是否要集体去坐牢，或是再采取别的斗争形式？因为一旦集体绝食，总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现在等著主席团拿主意了，李欣毫不犹豫地说：“集体坐牢！”因此，又安排了万一坐牢以后的联络办法。但是，使正坡意料之外的是，他交代把梅丽、惠贞的组织关系调回给天柱，目的在于加强学运斗争。

“但是，我们一去坐牢，她们的组织关系就断了！”正坡提醒道。

“那……”李欣的手指弹了弹，说道：“那就等斗争告一段落再调吧。”

接下去，李欣指示：今后正坡是搞公开的，而天柱就得负责秘密工作。

在走下山坡时，李欣再三强调，我们这条线，一定要把学运的领导权牢牢掌握！

正坡正感到怀疑，用长眼询问老李。他想：学运工作，靠的是许多地下小组共同协力，怎能单靠我们一条线掌握？但他来不及细问，匆匆赶回山岗。

回到H中，当正坡把经过告诉老友时，朱大哥指著招待室，让他看看即将转换组织关系的两位女同志的情况。原来，当时梅丽的父亲梅友成来看望女儿，把惠贞也叫了来。因为这姑娘从小没了妈，常在梅家过日子，久而久之已像是一家人了。梅先生一定要她们当著自己的面，把蛋糕吃了，方才放走。两个姑娘在同学们面前忸怩起来，慢慢吃著。朱大哥叹道："你看，还很娇气呢！"

"谁能像你那么野？"

"我真不明白，老李为什么要把她们的组织关系调来调去！"

"显然是由于火炎行动不便。反正等到学运告一段落再说。正坡说："不过，火炎还要求继续与梅丽通讯。"

"这样组织严密怎么办？"

"只要他们谈的是私事，也许不大要紧。"

天柱不语，望著招待室沉思。显然他不太同意这样做。这时，他又咳了几声。

"怎么，你不舒服？"正坡看了他一下。

"已经吃了药，不要紧。"

正坡听了，便也走上楼去。

梅丽和惠贞手上提著水果，嘻笑著从前面走过。天柱把脸转向别处，当作没看见，心想：这样娇嫩，需要经过多少锻炼，才能成长为战士？

六月中旬，按照原定计划，即将展开绝食斗争。天柱被邀请到秘书处帮写标语。同学们喜欢他的何绍基体，苍劲有力。他挥毫写下"宁坐牢，不当兵！"

"华校学生的骨头是最硬的！"几个大字。

这时，楼下操场上，同学们在唱〈青年团员之歌〉：

“……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

一路平安吧！”

在适龄同学的誓师大会上，正坡说：“我妈妈那天来看我，叫我要注意身体，要是哪里不舒服，就快快回家吧。我说：不行，现在我是属于大家的，不是母亲一个人的。妈妈急了，哭著说：我是母亲呀。我说：他们呢？他们是兄弟呀，我的同学，也应该是像你的孩子一样，难道能眼看著他们被抽去当兵，而不管吗？我与这些同学，情同手足，有难同当；您不能只是关心我一个人！”

“对！”同学们大声喊道。

符民也说：“这几天，我向亲人们道别，随时准备去坐牢。他们都哭了，我忍不住，也流了泪，三条手帕都湿了！”

天柱说：“我没有妈妈掉眼泪，只有爸爸说几句。他是个码头工人，大老粗，平时对我很严厉，总是骂我多些，这次却是关心起来了，教导我说：‘红毛猴，是禽兽，在它面前，要当一名好汉！’有爸爸这一番话，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同学们热烈鼓掌！

接著又有几个同学发言。

这时，有两个内地来的X中同学在会上供认，他们是被某方面收买的职业学生，当著同学们遭难的时刻，他们良心发现，现在向大家保证，立刻悬崖勒马，决不损害同学们的利益！他们是因为家庭穷困，被某方面的人所利用，现在决心“要做人，不做狗！”

于是，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散会后，天柱回到自己的休息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著明天就要开展绝食斗争，当局会不会进行破坏？他放心不下，又起来走走，偶尔还有咳嗽，他走到礼堂前，蔡楚云和王丽卿正在看墙报。女画家走过来对他说：“今天我们班开了一个会，同学们在会上向黑玫瑰道歉，说，过去误会了她是有问题的人物，现在经过斗争的考验，证明了她是属于我们的。黑玫瑰却微笑著

说："没有关系，公道自在人心。"

天柱问她，黑玫瑰呢？她说，睡觉了。他抬头看看王丽卿。她只是专注地读著墙报，天柱想同她交谈几句，一时找不到话题。

"朱大哥，"马尾巴问道："绝食斗争以后，要是你去坐牢，文艺界有甚么交代吗？"

"呵……"天柱又咳了几声，说道："那你就帮忙校对〈垦荒〉的稿件吧。"

"我？不行，自己的错别字一大堆。"她努一努嘴，指著王丽卿说："还是她，我会动员的，你放心。"是啊，她俩都是〈垦荒〉的社员。

王丽卿还是全神贯注地读墙报，当作没听见。她是故意不要与男同学显得太密切的。

马尾巴说："喏，刚才火车头在找你，叫你去餐厅，我差点忘了！"

天柱点点头就走了。

原来郑义弄来一些面包，让老友作夜宵，并说："吃吧，明天就甚么都不能吃了。"

天柱吃著，低声问道："同学们的情绪怎样？"

"不错，真的！"

他吃完面包，感到夜的寒风阵阵，回到自己的休息处躺下了。

次日，原来热闹的课室，突然显得一片静寂，全校各处，早已挂满了横幅标语。

清晨，各报记者都纷纷来采访，有的拍了餐厅的实景：整齐排列著倒盖了的盘、碗和空无一人的餐厅。绝食的新闻公布后，社会上轰动，家长们先后涌上山岗，表示了对学生的支持，有的索性要求在校留宿，以便共同对敌；工友们则担心警察会趁机进攻校园，暗中采取了戒备措施。

警察加强了在校园外的巡逻，并多布置了几处哨岗。

有位中年男子，西装革履，结著领带，在礼堂门口坐著，要叫郑义来见。此人原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中国大陆解放后，

虽已丢官去职，却仍官气十足。当同学们邀请他到招待室时，他却动气地拍著桌子说："是我要见他，不是他要见我！"

天柱听到，走出一看，十分生气，立即走上前去说："郑先生，这里是我们华校学生集中地，不是您的办公室！"

"做长辈的是我，不是他。"

"不分尊卑，各阶层的父老乡亲，都是在招待所会见我们的同学，您要是不去，就恕我们不招待了。"天柱说罢，转身挥手叫招待员引他走。

"原来……原来你们已经在这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郑新浩先生不甘心地挪动脚步，嘴里还讥讽著。

"现在根本谈不上，请郑先生不要乱套帽子！"天柱远远地回敬他一句，走了。

郑新浩随著招待员到了那儿，郑义同学早已恭候多时了。

由于提防家长强拉子女的事重演，所以与家长谈话都是隔著一张台子的。

郑长官见到这情景，竟说："这岂不是像在牢狱中会见犯人吗？"

"国民党的牢狱，恐怕没有这么体面吧！"郑义对老子不客气地说。

"混帐！"郑新浩骂了一句，发威道："去，去收拾衣服，跟我走，不然断绝父子关系！"

"你做了那么多年的官，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郑义反而责问他。

"我不同你辩论政治，我是长辈，我命令你立刻走，免得饿死在这里。"

"如果长辈昏庸、颟顸，我决不服从！"郑义坚持著。同学们看他一向滑稽的脸，此刻变得这样严肃，反而觉得好笑。

这时，小数点匆匆赶来。她和气地说："郑伯伯，请您冷静点，听我说：我们现在在进行集体绝食，为的是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同时，也是在维护著华文教育，并不是故意违背长辈的意旨。我们进行绝食，身心备受痛苦，要是长辈不予谅解，那……那我们

岂不是更加难受了吗？”

“你这样说，比较合我心意。我也是为人父母者，怎不疼爱自己的亲骨肉呢？”郑新浩找到了下台阶，接著随便谈了一阵，就从口袋里摸出十块钱，交给孩子，走了。

郑义一转身，扬著那张红老虎，扮个鬼脸，招待室的同学，禁不住噗笑起来。

绝食一天过去了，黄昏，火炎陪著梅友成先生来到山岗，通过广播机，把梅丽叫到招待室来。这次却没有叫惠贞。

梅丽听爸爸说：母亲有急病，必须立刻回去帮著照顾。她是家中的长女，应该尽这孝道。可是，眼下大家都在绝食，这时离开大伙儿，实在为难。她急得哭了，叫爸爸等一会，连忙去找惠贞，商量了一会，决定先回去看看，安排妥当了就回来。她向班级组织请了假，也来不及告诉徐敏，更来不及通知正坡或天柱了。离开时，她从同学们沉著的脸色看出了不满！

当她坐上父亲的小汽车时，心情还十分矛盾，同学们的斗争，正在紧要关头，而母亲偏偏病重。为什么这么倒霉！？

“回去看看，要是病情稳定了，可以考虑再回来。”火炎靠在她身边安慰道。

“阿妈怎样？”她探头到前座问父亲。

“胸口痛，不能做家务，所以……”梅友成一边驾车，一边说：“这实在不得已，改天向同学们解释吧。嗯？”

梅丽真想快快看到病中的妈妈，也没有心情看车外的景色，更不知道车已开到了哪里。

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代表，印度裔的 Mr. O. T. 和陈正海等人来到 H 中，徐敏注意到云志平并没来，他也是该俱乐部成员，为什么不跟著来呢？这对她未尝不是一种遗憾。马大同学是前来支持华校学生的，并带来了国际学生组织的慰问电。正海私下对弟弟说：“昨晚政治部人员还到家里来，目的是要逼家人拉你回家，我生气地对他说：‘你们自己去 H 中找他！’”

“等著吧，看谁是最后的胜利者！”正坡自信地笑著。他让招待股和马大同学叙谈，自己去找主席团商量。

集会的钟声响了，男女同学纷纷集中到礼堂。正坡在台上朗读国际学生组织的来电："值此同学们绝食之际，谨致以热烈的支持和衷心的慰问！"

全场欢声雷动，立即唱起了〈咱们学生有力量〉的战歌。

虽然大家都在绝食中，但是，大家都精神抖擞！

散会后，正海对主席团的同学说："现在的形势对你们非常有利，你们的斗争不但引起了全国，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了，英殖民者在政治上极端孤立！"

他们还和马大同学研究了组织全星中学生联合会的可能性。天黑以后，马大同学才离去。

这时正好阿吉兄驾著车来到。他满怀高兴的对正坡说："刚刚遇到你哥哥和一个印度人。看来，受英文教育的人也站到你们这一边了，如果警察再打学生，社会人士一定会同它拼命的！"他拿出一些高丽参之类的补品，对正坡说："万一有同学在绝食中支持不住，用上它。这是我妻子再三交代的。她总是想得比我周到些。"

正坡陪阿吉兄探望了在绝食中的同学，然后又赶著去开会了。

绝食进行到第二天晚上八点多，下著连绵细雨 Mr. K. L. 坐著汽车到来了。他先到礼堂周围的教室参观了一会，回到招待室，带著悲天悯人的口气说："天气这么冷，大家都睡地上，这样进行绝食，要把身体搞坏的。"

"受这些苦，也总比被拉去当炮灰强！"正坡站在他旁边，回答的还是那句话。

"总可以考虑采取别的形式嘛。"Mr. K. L. 说罢，他的随员打开一盒苏打饼，劝同学们吃一点。

"不，不！"同学们坚决拒绝。谁都知道，只要伸手去拿饼干，在场的记者就会用镁光灯一闪，把镜头摄入，绝食斗争就会遭到破坏。

"那么，叫我们如何是好？"Mr. K. L. 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于心何忍啊？"

"那么，您就赶快去叫当局接受我们的要求，准予学生免役，甚么事都解决了。"

正坡顺水推舟。他看到今晚这位董事来此，不像那天在他的办公室楼上那样装疯卖傻，又不像那天要冲进学校那样嚣张，看来是个好兆头！

“恢复正常，甚么话都好说。”Mr. K. L. 喃喃地重复道：“甚么话都好说……”

“是不是当局已经答应了？直说吧！”天柱在旁听得不耐烦，逼他摊牌。

“不，不，我只是以私人身份来看望你们的。”他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与当局无关，无关！”

“那么，也不是以董事的身份来看望我们的啰？”徐敏望著他问道。

“这？”Mr. K. L. 感到为难，继而动怒地说：“刚才都说明白了嘛！”

“请您说话冷静些，”徐敏说：“不要好象对奴才……”

“啊！奴才。”Mr. K. L. 暴跳起来，神经过敏地责问道“甚么，你说我是奴才？”他赌气地转身怨道：“枉费我一片苦心。”于是忿忿不平地走了；他的随员忙跑前去开车门。

这时，雨已止了。正坡把他送到汽车边，又推又拉地说：“老先生刚才听错了，那位同学并没有说您是奴才，而是说：不要把我们当奴才。”

“好，好，好。”他阻止了正坡再往下说。钻进车厢里去了。他虽年过半百，举止还是灵活的。

接著，同学们议论开了，敏感的人都认为 Mr. K. L. 是当局委托来探虚实的，并有妥协之意。看他喜怒无常，显示了内心的矛盾；但也有同学认为：他完全是以私人身份来访问，所以态度上要突显长者的尊严。

天柱是持第一种看法的。他想：如果 Mr. K. L. 没有当局所透露的消息，那么，六一三他那股盛怒劲，如何会降到今天这个样子？

他回到礼堂大门，站著看墙报上的漫画，心里却在思考著下一步的计划。这时，有个女同学走过，一看，是蔡楚云。

“马尾巴！”天柱叫住了她。

“有甚么指教？”她歪著头问。

“还搞创作吗？”

“饿瘪了，还画得动吗？”

“那就休息吧。”天柱取笑道：“原来没有巧克力吃，就不会有灵感了！”

“去你的！”女画家说：“我曾构思著这样的场面：好些人躺在地上，有的坐著说话，有的读报，可是，又觉得这样的场面显不出昂扬的斗志。”

“我想……”天柱建议道：“他们应该把视线集中在一点上，仰望著前头的旗帜！”

“哈，对了！果然有所指教。”她猛地往天柱肩膀一拍，转身就走了。

“喂！……”天柱喊她，想再详加说明。结果，那面旗帜是甚么样的，也没说清楚。

细雨又下了，山岗上寒气袭人。天柱在排好的两张学生椅子上躺下，偶尔还有几声咳嗽。四下已是静悄悄的了，他把身体缩成一条虾似的，正要入睡时，感到身上有东西轻轻披上。他一个翻身，摸到一条沙笼。

“谁？”

没有响应，走廊上一片空寂。

“哪一位？”他坐起来。

“徐敏给你的，爪哇出产的沙笼。”惠贞走前来说明。原来她是在黑暗中放哨的纠察。

既然这样，就盖在身上吧。

咦，这沙笼分明有一股女性的香粉味，叫人想入非非；只好又折起来，当著枕头，然后很快就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天柱被杂乱的声音吵醒。原来，同学们拿著早报，在争论本坡新闻中的一则消息：“在籍学生准予缓役，惟须履行登记手续。”分明这是当局接受要求的表示。这与昨晚 Mr. K. L. 到来的表现完全相符。可是，有些同学仍在争论说：“我们要

求的是免役，而不是缓役。”

其实，斗争的胜利已来到面前。上午十点钟以后 Mr. K. L. 派他的职员来说明此事：只要学生停止绝食，到他的俱乐部去办登记手续，保证在学期间可以享受免役权利。接著 Mr. K. L. 本人打电话来同主席团人员解释各点细节，事情完全证实了。

于是，形势急转直下，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全体同学开了大会，宣布停止绝食，在一片欢呼声中散会。可是，许多人久久不肯离去。他们感到快要分散了，不免惜别依依。

适龄同学分批去作体检，并办理手续，领到了缓役证明书。

六月二十八日，在 H 中礼堂举行了叙别会。当马大同学递来国际学生组织的贺电在会上宣读时，全场掌声雷动，接著，主席团又宣布：中学联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了。于是，又一阵欢呼，仅仅二十多天的集体生活，竟使同学们难分难舍，有的女同学满脸是泪——这是喜极而泣啊！

梅丽这一天赶回山岗。原来，她妈妈正是担心她的安危而急出病的，因此，她一时也走不开，现在却是情绪低落地回到了集体中来。由于她是在绝食期间离队的，已被同学们看作‘另一类’了！她委屈。可是，要向谁申辩呢？

明明自己是‘因私忘公’啊，惠贞在旁宽慰她，但说不上两句，不断有同学来话别。

她悄悄走到天柱身边，望著他无言地流泪。他沉著说：“斗争的道路还漫长，今后让行动来说明吧！”她默默点头。

同学们穿来走去的忙著道别，谁也没留意梅丽。这时徐敏跑来对天柱说：“前几天下坡，顺道去你家，你姐姐交代说：你的一个姓龚的朋友，从牢内来信，说已判了五年刑期。”

天柱知道，这说的是龚世全！

“徐林这几天没来过吗？”天柱有意要转换话题。他觉得在这场合谈狱中老友，不太恰当。

她奇异地望著他，缓缓地说：“来过了，可是纠察不让进……”

“哼，关门主义！”他叹了口气。

韩莉莉走来，把徐敏拉去，说是云志平找她。

天柱站在化验室门外良久，摸出一把小刀，在一棵槐树干上刻下了“勿忘五一三”。

当晚，从礼堂门口到学校大门数百米的路上，两旁点燃著腊烛，象征著学运前途光明；又似乎象征著青年学生在燃烧著自己，照亮著别人。

正坡和天柱向同学们握手告别，也同梅丽、惠贞挥手说再见。后面走来了蔡楚云，把一块巧克力塞进天柱嘴里，说：“给你创作灵感！”同学们为之哗然。

绿色巴士缓缓驶下山坡，歌声，笑声飞扬，在武吉知马大道上，两旁的英雄花啊，悄悄站立，行著注目礼！

这天晚上，阿吉兄看到绿色巴士满载著男女学生，在十字路口，分为三路，驶向星岛各地，心情激动地对妻子说：“真好，学生们胜利了！”

他们夫妇俩，这天晚上，关了店门，还久久地看著这条‘拉丁街’，是不是还有最后一辆绿色巴士？阿吉兄觉得：似乎青年学生把青春活力注入了他们的生命之中。

巴士走远了，可是，他们唱的歌——〈胜利的旗帜〉——还分明留在耳际：

“胜利的旗帜
呼啦啦地飘，
千万人的歌声
地动山摇。
爱祖国，爱人民，
全星的学生心一条。
象太阳在高空照！
……”

节选自长篇小说《巨浪》
马来西亚：朝花企业，2004 年

奉献（节选）

原　甸

作者简介：

原甸（1940—）原名林佑璋，又署万福士、橹丹、司马心等。祖籍福建闽侯，生于中国上海，七岁时随家人迁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曾于1965年至1984年居住香港，1968年以司马心为笔名，出版根据奥·亨利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本《最后的藤叶》，后者多次在香港舞台公演。曾任《争鸣日报》编辑、《联合晚报》副刊编辑、《联合早报·文艺城》主编、新加坡青年书局总编辑。著有诗集《青春的哭泣》、《原甸诗选》、《写在中国的诗》、《诗的宣言》、《新年代前夕》、《香港风景线》、《香港窗沿》和《原甸三十年集》；长篇叙事诗《水流千里》；文论集《香港·星马·文艺》、《我思故我论》和《我的文学不归路》；文史论著《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长篇小说《活祭》、《奉献》和《重轭》（统称“探索三部曲”）等。

8

许多人在两边岸头都搭好了天地线，一包包的鸦片藏在鞋底下，一上了红灯码头便第一时间交货，握着一张张盖着英皇乔治六世人头的殖民地印钞便往恭锡街去找琵琶女了。

这一家人是乘搭“万福士”号飘洋过海来的。这一艘“万福士”号，在四十年代末是风光八面的大轮船，客货两载，排水量达到三千吨，载客量可容纳整百人，而且用蒸汽推动，每小时可以十二海哩的速度前进。船上的大小水手活儿都干得欢，他们当中许多人在两边岸头都搭好了天地线，一包包的鸦片藏在鞋底下，一上了红灯码头便第一时间交货，握着一张张盖着英皇乔治六世人头的殖民地印钞便往恭锡街去找琵琶女了。

反正殖民地政府也管不了这么多，检查的时候虽然板着一个铁板脸，但一包不薄的红包递过来了，也就摆个狠狠的架势向你挥挥手便一切顺风扬帆了。

船在南中国海向南洋航行的时候，整船的“番客”都兴奋莫名。每个人都抱着一个彩色斑斓的梦，一个众人同一的美梦，虽然模模糊糊，但是黄金白银都在其中闪烁则是明白不过的。每天一大早，许多人都睡不着觉了，纷纷的摇摇晃晃地扶着梯柄从统舱间爬上来，蹬在甲板上拖长脖子尽朝南望，就是盼望着南洋的一片新天新地能在眼帘前出现。这些“过番客”都是在泥巴土块里滚大的，因此一路上呕呕吐吐着，总算感觉火轮的机器逐渐减慢下来了，有人转头向偌大的舱房里大声喊着：

“见陆地了！见陆地了！”

火轮徐徐的朝红灯码头海面移近去，船舷两旁水滚似的白浪花都渐渐地平伏下来了。人群推推搡搡地挤上甲板，扛的扛，提的提，前呼后拥，有谁被撞了一把便出口把对方的娘骂了一顿，但被骂的却也不吭声，反正大家的目标都不在身前身后的人，全在视界清晰可见的这块新地方。

“喔！汽车不少哇！”有人啧啧的惊叹着，因为船上的人都可以看到陆地上的汽车了。

“哪儿像我们乡下，有的只是牛车。”这话题有些回应，声

音里也都带着欣喜。

但是，大家忽然感觉到这里的天气热得出奇，好像一个大锅炉就在你的身边沸腾。

“哇南洋，一块热土火地呀！”有人大声的说，接着是呼呼地吐着气。

“你怕热，你回去，有金掏还怕什么鸟热！”有人狠狠地回应，十分不屑。

周围是一片的笑声，说热的人与出口骂人的人也都被掩没在笑声中。轮船黑不溜秋的两口大烟囱在烈炎下越发乌黑了，像两截大黑炭，呼呼地喷了三几口气，便静了下来。几天来大口大口地吐着气的浓烟，霎时间都稀稀薄薄地化成了游丝一缕一缕的朝天际抽曳开去。

“到了到了……”大小水手前呼后唤地扯着嗓子，像赶一群畜牲般：“快准备了，快准备了……”

他的爸给金灿灿的阳光眩迷着眼，匆匆地瞥了一瞥跟在身旁身后的女人与两个小孩，不无恫吓地说：“跟着走啦！丢了哭娘都没用，知道嘛？”

他与他的老哥，岁数相差不到两岁，两人在乡间老拖不断的鼻涕，到了这热土火地，突然都干净了。四只小手也懂得牢牢地扯着老爸的裤裆不敢松手。老爸把一个重重的木箱子扛在肩头，让一个塞满拉七杂八的包袱让女人挽着，一伙人便前推人后被推地往前挪动着脚步。

船舷边早就有了几个白皮肤碧眼勾鼻的西洋人，查看着这些“新番客”手中的入境证，有时马马虎虎，一脸不耐烦的向你挥挥手叫你过；有时忽然一上一下的扬扯着眉，碌大两颗圆鼓鼓、鱼瞳子一般的眼珠子，朝你喷着凶焰狠狠地瞪着，“番客”生平第一次见到这般模样怪异的西洋人，再加上这般凶巴巴的神情，不免都微微地哆嗦着。

船舷边又有几个黑皮肤的家伙，高头大马，比大家都高出一颗头颅，满络腮胡子，从两颊一路拖下来把下颌都包着了，连嘴巴都看不见，淹在黑浓浓的胡子里；头顶像戴着一顶帽子，但仔

细一看，却不是帽子，看来是用一匹长布裹卷着。他和他的老大看着看着，都想到了乡间九里湾市集旁的那座关帝庙，庙门左右两扇上面画的两个镇门神的模样，与眼前的这几个人倒很相像。只是镇门神手上一个横握着大关刀，一个则是向上戳着一柄三叉戟；而船舷边的这几个大胡“黑将军”则是挥舞着警棍子，一直在那里呼喝着，推推搡搡地催促着人们加快脚步，往靠着“万福士”号的几艘大舢舨里塞。

“哎呀！还得坐船呀？”有人吃惊地叫着。

这惊讶一下子传染开了，人人心中都卜卜的七上八下：

“是呀，为什么还得坐船？”

“不是到了吗？”

“坐上这些船又要去哪儿呀？”

……

这些大舢舨在乡间都不曾看过，粗厚笨重，像在一个大树桐的中间挖个窟窿似的，人便往里头塞；也像是一口大棺木，一口放大了的大棺木，不但形状像，而且每艘舢舨的四面船壳也都漆上涩哑然的黑灰色，只在船头的方向画上两个大圆圈，涂满猪血般的朱砂红；然后在红圈圈的中间再泼上两团厚重的黑墨，象征了这些舢舨的生命和显示了一定的“杀气”，好让海上的大小邪煞都要让路三分。

这几口巨型的“棺木”四面船舷比人高，空旷旷的，连个遮荫挡雨的蓬盖也没有；沿边有几条长木板钉着，算是座位了。先头上来的人一早就把这些可安下半个屁股的空间占据了，剩下的就全部贴背抵肩的挤成一团在舱间摇晃着。

一艘艘舢舨载满了人就卜卜卜卜地启动了。

“载我们去哪儿呀？”他的爸一脸惶惑，朝身旁的一个汉子问了问。

左右听到的人也都不约而同的朝这个汉子望着，大家也真希望有个答案。

“去棋樟山啊！”这汉子向对方瞧了瞧：“这是洋人管的地方，怕我们唐山来的身上不干净，有病，所以要到棋樟山去住三天，

没有肚泻呕吐，才准上新加坡嘛！”

这汉子答得施施然，似乎是摸通了这块洋人管辖地方的一切清规戒律，说的时候又特地显得一脸的气定神闲，令人觉得他真是识多见广，因此大家都不禁对他油然尊敬起来。

“你是文昌造福村来的吧？”汉子又亮了一招。

“哎呀！你真眼利。”他的爸又惊又喜。

“我一听你的口音就知道了，我是你隔村的，上寮村人。”汉子虽是好表现，但人还纯朴，话语间摸得到丝丝乡情：“现在我们同乡又同船，也真是天意人命的安排了，到了番地，大家要多照应便是了。这番地你有什么人没有？”

他的爸惘惘然地摇摇头。眼前这一个邻村乡亲却成了一个异乡故旧了。在棋樟山三天，一个小荒岛，有遮盖的室内容不了全部的“过番客”，他们一家四口人只得在一株芭蕉树下靠一张帆布遮风挡雨；泥土里不时的爬出一些热带昆虫，赤褐色的蜈蚣穿梭其间，每一尾的长度都有巴掌大。这三天，长得像三年呢！

9

当另一轮更猛烈的水力像机枪一般向人群扫来的时候，他一把把英拖到身后，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她，水炮像拳头一般朝他脸部挥了几拳，他仿佛陷入在一堆倾倒的水泥之中……

邻村的汉子有一个堂兄弟，两年前过番来，干的是咖啡店打杂的活。汉子上岸后便投奔他的堂兄弟去了，分手的时候，留下了他堂兄弟的联络地址，依然老气横秋地说：

“哪！老乡呀！番地金矿是没有，刀子倒有两把，一把是剃刀，一把是菜刀，我们这些逃荒人，要嘛去做剃头匠，要嘛去做厨房伙夫！你想清楚，没有别的路，就来海南街找我们啦！”

他的爸惘惘然地四周张望，眼际所见，一排排两层楼高的小店屋，泛黄泛灰，一片衰残景象，倒有点像乡间祭神拜鬼时推出焚烧的阴府冥屋；他的爸不禁打了一个寒噤，脚踩着这块热土火地，一股冷飕飕的寒气却从脚板底迅速地直沁入心脾。

靠着邻村汉子的引领，他的爸开始了在这南洋新天地的人生另一页，先是在海南街的一间咖啡店里当个操刀的厨子；三年后，在同乡会的一个宗亲介绍下，替一户英国人家做管工了。

南洋这小岛，被英国人管理了一百多年，因为地理水路太重要了，英国人把这岛看成了皇室宝冠上的一颗大钻石。日本人从马来半岛挥兵直下的时候，岛上的小酒吧还是歌舞升平的，因为“威尔斯太子号”据说是海上的“马奇诺防线”，但是“马奇诺防线”摧枯拉朽，倒了；“威尔斯太子号”也挨不住日军的轰炸，沉了。

1945年8月15日，日军头目山下奉文一边揩着额角的汗滴，一边颤巍巍地签下投降书后，曾扛过白旗的英国人又扛着米字旗重新登陆了。二度管治这小岛。

他们的东家正是英国陆军部派驻海外的一名文职军官，家中只有三口人。娇妻忙得很，每天都到米芝路的英国军人俱乐部去健身游泳，然后就去逛罗敏申百货公司；下午时分便泡在莱佛士酒店的咖啡座享用下午茶。因此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极需要保姆看顾，他的妈便当上了保姆了。而做丈夫的对食物又特别的讲究，在聘请厨子的时候，要他的爸下厨去给他烧一块七成熟三成不消血的丁骨牛扒。这事难不倒他的爸，因为在乡间每年盂兰盛会，酬神台上的三牲过油锅工作全经他的手，下厨一事犹如庖丁解牛了。当日洋东家看着他的爸从厨房里端出那块油香扑鼻，色泽滋亮，肉质嫩滑的牛扒，心中已有几分满意，一口咬下，七成熟却不硬，三成鲜却不腥，当下吃得眉飞色舞，便决定聘用他的爸成为这一家人的家厨了，并把屋后的那一间矮砖屋让他们全家住下。

从此他便在荷兰区里滚大了。在学生时代，同学们听说他的住址是在荷兰区，个个都欣羡地睁大眼珠：

“你好有钱啊！”

我有钱？在小孩的时候，他就发觉：人心好简单。

“哎呀！你好富啊！位在高尚住宅区。”

一次，英也这么喊，那已经是在他们同台演出《打黄狼》歌剧之后，大家都在中学的最后一两年，虽然分属不同的学校，但却常常忙在一块，特别是在那一场福利巴士工友大罢工工潮中。

当另一轮更猛烈的水力像机枪一般向人群扫来的时候，他一把把英拖到身后，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她，水炮像拳头一般朝他脸部挥了几拳，他仿佛陷入在一堆倾倒的水泥之中，待站稳了脚，下意识地摸摸湿漉漉的脸颊，发觉眼镜已经被水龙冲走了。但还好，他的近视度并不太深，他拖着她随着人潮流去……

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

“有人被打死了……”左右的人群中有人稍稍地说。

“尸首在前面被人抬着……”左右的人群有人哽咽着说。

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

他摸回家的时候，他的爸一把揪着他从后门拖进屋内，门一掩上，用背顶着门板，怒气冲冲然而却把声量压得极低。

“你嫌日子太平安呀？外头这么乱，你也去凑热闹？”

“我受不了，他们太不讲理……”他咬着下唇，怒火难灭地说。

“不讲理，关你屁事，你重要的事是读书！”老爸声量大了些，但很快又压低下来：“红毛东家在问你，你知道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啊？你乱七八糟，别让他知道了，啊？”

妈从厨房里端出一碗面线汤，碗面还舞着几缕热气，两粒煮熟剥壳的鸡蛋半浮在汤面上，她一脸的愁容：

“快把这碗太平面吃下吧！回头去给大伯公爷上上香，阿弥陀佛啊！”

他却怔在一旁，望着这碗太平面，想着黑压压的人群，满天飞舞的歌声，求救命般呼喊着的镇暴车和救护车，几条水龙的喷射，力道像大锤子，他依稀记得，有一个青年像一柱木桐一般的被水柱冲着在地上打滚着，英很勇敢，想奔过去扶他，却被他及时拖回，一道水柱就马上压过来了，他掩护着她，眼镜刷的一声便飞走了……

英也该回到家吧……他想。

“把太平面吃下吧！”老妈推推他的手臂，又递来一件干衣服：“全身衣服都湿了，快换一套，又要伤风了……”

他的爸呆坐在一旁，掏出“海盗”牌廉价烟，连划了三根火柴都不着火，恶狠狠地骂着：

“干他老母！”

10

市面戒严了三天，戒严令终告解除了。报上大幅大幅的照片，全是暴乱的场景，水炮冲散群众，警棍带着血滴，有一幅特写照片，一个青年满脸披血，怒目圆睁，迎空挥着拳头……

市面戒严了三天，戒严令终告解除了。报上大幅大幅的照片，全是暴乱的场景，水炮冲散群众，警棍带着血滴，有一幅特写照片，一个青年满脸披血，怒目圆睁，迎空挥着拳头……

他的爸木然地蹲在木凳上，双唇夹着烟支，一大截的灰烬摇摇坠坠地半吊着，略吸一口，那段烟灰便打个滚落下了，像玻璃碎一样散在地上，灰灰黑黑的。

老伴正在走进走出，忙着帮儿子收拾衣物，外衣内裤，手巾背心，折来叠去，但却又挑挑选选，反复地东拾西捡着。

“你替他搬家呀？什么X鸟都别准备，到学校去一把揪他回来就是了……”

他的爸怒冲冲地喷着烟，含含糊糊地咕哝着：“供他读书，他却忙着闹事……”

好几次，他的爸忧忧愁愁地对他说：

“顾读书吧！拉七杂八的事别管了。”老人家的心头也确是压着一块大石推不开：“我们家只剩下你一个孩子了，你的老大，你知道啦……”

他的爸每每讲到他的老大，发皱的眼皮上下便湿润润发潮。过番几年，看看多少同乡仍然死挨硬撑，日子过得并不稀松，有些人住进义顺区的树胶园，天麻麻亮便依着胶树一株株一刀刀的

割着胶汁，一桶换它一分钱；有的每天蹲在石叻河边，等着那些从印尼来的大小驳船，大家向工头抢着一个牌子便把米呀胡椒呀茨粉呀一包一包的扛进货仓。当年一个叫阿贵的同乡就在扛货走架板时不慎连人带货包全掉落河水去了，没有人下去救，三天后尸首浮起来的时候，也正靠着岸边的石级，一只肿胀的手掌还扒在石级上，仿佛仍想上岸来当轮回后的苦力呢！

想到别人的境遇，他的爸便不由得不由衷的感谢自己乡间的风水了，屋后的一条小河，听说水流到此处都比上流清澈了许多；村上的风水佬常常咿咿哦哦地说：这是龙舌尖头落下的一滴唾涎啦！他今天能当上英国殖民地军官的家厨，日子不好不坏都定了下来，恐怕与这一滴龙涎不能分吧！

只是没料到，乡间土八路闹事，琼崖游击队造反，人到了南洋，就连这热土烫地，也有个鸟事在闹。老人家不能想多，想多了他便呆呆地发傻着，特别是他想到他的大儿子，开始几年，老大跟着他在海南街的一间咖啡店里端盘洗碟的时候，店里来往的人闲杂得很，有几个眼神永远带着不安的青年小伙子常去店里聚谈，每次声浪都压得低，个个左顾右盼，偶尔有人看他们几眼，他们便干咳嗽几声，明显的把一些话吞下了。这些家伙是干舍的，他的爸也不免心中有狐疑，但看他们相貌举止又不像偷抢盗窃之辈，眉目间倒都泛着些良善神采。家中的老大，不久后却跟这些人混得如胶似漆。一群人虽说不是有什么学问，但书籍文件却常在彼此间传递，而且好像比钞票还贵重。老大与这些人混久后，从此也变了性，夜间咖啡店打烊了，过去是一头埋进枕头便呼噜呼噜睡得像头猪，现在却精神抖擞，躺在木板床上翻东看西，木板床被压得吱吱响，吵得老人家难入眠。

英国人那时候抓共党也抓得凶，一条“紧急法令”颁下后，一切都不客气了，沿街搜身的时候，衣袋里有什么本子纸张，只要上面印着五角红星或镰刀斧头一类的，二话不说，便像抓鸡子般的提上警车呼啸着回去审问了。丝丝街那幢白垩灰色的情治机构，夜里常灯火通明，亮着像嗥狼般的眼，半夜三更还常传出受审人受刑时的嚎啕哀号，听得人毛骨悚然。这个岛上的居民，在日治时期才尝过天昏地暗的日子，没想到光复之后，英军重新登陆了，恐怖的气氛重新漫掩而来。

老大在一个半夜突然失踪了，老人家第二天起身煮水泡茶，只见光秃秃的木板床上留下一纸字条，写了一两句“抗英”之类的口号，然后附上一句安慰话：“在胜利的日子里，我们再相会吧！请保重！”

晴天霹雳，老大投共去了。马来半岛的枪声正打得紧，尤其是柔南一带，马共游击队把英国人的橡胶园搞得无法生产了，地方上的军警常吃了土炸弹。至于这海岛，一巴掌就盖住了，老大能往哪儿跑？肯定是北上进入丛林了。

老大失踪一个月后，果然从笨珍邮递来了一封信，满纸都是造反革命的文句，看到老爸光了火，大骂这是一个“天寿仔”，上有双老都不顾了，去革他妈的命，去打他娘的洋鬼子。

“干他老母！当是我们少生了一个儿子。”他的爸常常这么嘟哝着。每当老伴在唉声叹息想宝贝儿子的时候，他的爸就霹雳拍啦出这么一句怨怼话，一方面为安慰老伴，一方面也为自己顺顺气。实在嘛！天下父母心，有谁不爱儿子的？

从此，两老都把一颗心放在这小儿子身上。为了供养这小子，他的爸煎牛扒的时候不敢分心，而且特别加多两粒蒜头，因为洋鬼子东家对蒜头情有独钟；他的爸摸透了这洋鬼子的心和胃。因此，这洋鬼子的家厨也特别的受到东家的喜爱了。

“你愣在那里干什么？”老伴推一推他其实也习惯了，老头子发愣的时候，想的不外是乡间往事和老大的离家投共的事了。这里她已经把一些衣服杂物塞在小袋子里递给了老头子：“趁着今天可以上街，你快些去吧！能说服他回家最好。我不能走，东家的孩子我得顾。”

11

空气中还飘忽着一丝刺鼻的瓦斯气体味，直钻入人的喉咙，给人热辣辣的感觉。他的爸有点受不了，在巴士上老呛个不停。

戒严令下全市昏昏迷迷地沉睡了三天。星雨般的噩梦不断地闪击着，在每一个梦境深处，霹雳拍啦地响着令人心悸的爆裂声。整个岛屿瑟缩着，被恐惧与不安牢牢地掳攫着。

三天过去了，戒严令解除了，城市又开始生命的蠕动，然而却像一名伤员，躺在担架上，多处包扎着绷带。烈风吹着怒火把这个岛城摧残得消瘦憔悴。近月来，罢工像四散的星火，到处冒着猩红的火点；学生们走上街头；发狂般地呐喊，尽在宣泄他们抗议和不满；警车扯着长长的警笛，把市民的心都拉崩了。

因此，戒严是意料中的。谢天谢地，戒严令终于解除了。

空气中还飘忽着一丝刺鼻的瓦斯气体味，直钻入人的喉咙，给人热辣辣的感觉。他的爸有点受不了，在巴士上老呛个不停。车上的人个个也都神情凝重，眼瞳里飘忽着明显的不安。马路上也显得格外荒凉，虽说已经解严了，但两旁店铺还是深闭着，连赶早市的咖啡店也有许多仍然没有开店营业。许多街灯柱子歪斜着，许多灯罩都被击破了，裂着一张张破烂的口，像还在呻吟；有几处巴士站都被火烧黑了，黑不溜秋的像从炭堆里搬出来的；马路两旁东一堆西一堆随处都见到灰烬，仿佛全岛市民这三天都在路边焚烧冥纸，轰轰烈烈地在祭神拜鬼……

巴士经过纽顿交通圈的时候，交通遇上了阻塞，车上的搭客惊慌地探头车窗外，一心怕又有什么骚乱场景，但见路上军警正忙着指挥来往车辆，让一辆重型拖车艰辛地把一辆被烧成烂铁般的汽车吊起，徐徐地移开。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连巴士似乎也松了一口大气似的，呼呼地吐出一股浓烟，卜卜卜卜地继续开行。

他的爸局促不安地摸上了这座校园的山坡，这所建筑巍峨的校园俯卧在一个山岗上，在到处是平原的岛城，这块隆起的山岗确是稀有的高地。拓荒的先贤们在温饱之后，便开始文化的播种和教育的耕耘，在陈嘉庚的带领下祖辈们在1919年便在这块山岗上办起了一所名扬遐迩的中学，开始百年树人的教育大业的传薪递火工作。

1949年10月，有人在校园里升起了五星红旗，说是庆祝新中国的诞生。从此，这校园便掉入了无尽的梦魇，整所学校便像安在风口之处，劲风狂啸。

1954年5月，儿子在总督府外挨了警棍，包着绷布给人扶了回来，他的爸已经知道这老幺也开始中魔了，从此心中每日七上八下。社会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他的爸便老瞪着墙上的钟，嘀咕

着怎么还不见儿子回来。心中抱怨着学府到底像什么话，怎么把学生教得好又不好坏又不坏；儿子你说他胡闹也不像胡闹，因为出口也都是头头是道，条条是理呢！幸好伤口是在皮肉上，一星期左右便愈合结疤了。他的爸有几次开口劝他一两句，反被儿子说得哑了口。

“阿爸，你还反对吗？他们要我们去当兵，州府从南到北都在乱，他们不想从英国祖家派兵，却想在我们这里找炮灰，大哥去哪里，阿爸你也知道，你要我拿枪去打我的哥哥吗？阿爸……”

他的妈听了只顾在揩眼泪；他的爸回应了几声叹息，烟支一支接一支地抽……

校园的大门口，飘着一幅大漫画，他的爸从下面走过，两耳听到风扯着这幅布漫画在巴啦巴啦地响，已经有几个学生过来表示了热情，伯父前伯父后地呼唤着：其中一个女学生，剪着平头短发，用一把大发夹把额前过长的流苏往一旁夹住，一张脸被日头晒得红彤彤，两堆高耸的颧骨特别显眼，像两块火炭。她一眼便认出是他的爸了，因此抢先过来笑眯眯地说：

“伯父，您来找他啊？”

他的爸也认出这女孩：

“你是阿英，你也在这里，不回家？别让你妈挂念呢！”

英是学生集中抗议委员会的接待组人员，她把他的爸一直引进家长接待室：

“伯父，请往这边走，到家长室歇一歇。”

自从三千学生在这所校园里集中闹学潮之后，每天都有一批批的家长、工团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扰扰的前来探访慰问。有的家长拖拖拉拉，一心就是要把子女拖回家；有的则是意气风发地表示大力的支持，大赞年青人的斗争行动好得很，一极棒。一些工团代表更运来大包小包的食品与日用品，杂七杂八，有老人唛的麦片啦、有太平饼干厂的奶油夹心饼啦、有一箱箱的黑人牙膏啦、有用粗麻袋包装的暹罗米啦……接待处的学生最高兴接待这些“正义人士”，最怕接待前来动员孩子回家的死硬派家长，尤其是阿婶阿嫂们，哭哭嚷嚷，吵吵闹闹，最难应付。

全市暴动了三天，戒严了三天，接待员人手立刻加添了，大家都估计到今天来访的家长必定倍增。英是接待处的组长，一早她就把负责接待的同学召聚一处，作了各方面的安排：

“记住，一定要耐心，要说理，争取家长的支持……”

他的爸被英引进了一间大课室，这是一间上音乐课的厅堂，那一台三脚大钢琴的巨型琴盖已经合上了，上面铺满纸张和浆糊一类的文具用品，粘乎乎的浆糊斑斑驳驳的贴在琴盖上，像是圈圈点点的鼻涕。就在这台大钢琴边，大家从校长室搬来了一套布垫沙发，就当成了来访家长的接待处了。

“你没听见扩音机在喊你呀？你的老爸来了，在家长接待室呢！”有人跑进保卫室把他喊住，他正在与保卫组的七八个同学在推敲着今晚使用的夜间口令。

“‘戒备’，用‘戒备’好不好？问你：口令？回答：‘戒备’，你们看好不好？”

大批学生集中在校园，也简直是半个师团，每晚九时分批进入全校园的课室席地就寝，保卫组就肩负保安的重任；因此夜间巡察，警觉性要特高，两人在走道梯间相遇，便得厉声喝问“口令”，回应合令，才让对方放行。

扩音机再次的在呼叫他的名字，他听得出，那是英的声音：

“……请快到家长接待室，你的父亲来探访你……”

他一踏进家长接待室，老爸用灰色的眼神在他的脸上飘忽着，眼神中有一种漠然。他还没开腔唤阿爸，他的爸便一把拖他到一个角落，这时候老人的眼睛却微微的湿润着，焦虑布满了两眼睑，喉间溢出一声混浊的声音：

“你中邪啦！那天刚回来，半夜又摸出去，到学校这里闹事，你读书，读蒙了头啦……”

“爸呀！你没看到他们的野蛮吗？学生联合会被封了，我们的同学被抓了，他们还要开除一百多个同学，阿爸，你不能只想你的孩子，你也应该想想大家嘛……”

他再把他的爸扶到椅子上，英从旁端来了一杯咖啡过来，礼貌地说：

“伯父，喝杯咖啡，歇一歇吧！您老人家也辛苦了，今天戒严令才解除，您便摸到我们学校来……”

他的爸心中沸水一锅，怒火一团，但在这个家长接待室也不便太失态，被儿子按在椅子上，手中接过英端过来的杯子，一时沉默不语，但一颗心却在胸腔里翻来滚去……回想这一生走的路坑坑洼洼，真不平顺，能够把家移到南洋番邦地，何时不是一步一惊心呢！乱世求存只图大小平安，米缸不缺粮便是了。他母的老大却受了南洋共党妖言蛊惑，到州府山地去当山老鼠，至今是生是死都不知，几次到大伯公庙里叩拜求签，连神算庙祝也支支唔唔的解得不清不楚。现在这小幺也管不住了，福利巴士工潮引发了大暴动，老伴看儿子平安归来宰了鸡鸭备好烧肉酬神谢恩，不想外面风不息浪不平，半夜儿子又借故溜出，到校园集中抗议了。

“阿爸，你放心吧，没事的，这是正义的，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儿子还在一旁唠唠叨叨着。

这间家长接待室人来人往忙得很，十来个男女学生，个个笑容可掬，谦恭有礼地分头招呼来访的家长。这里搀扶引座，那里殷勤问好；这里递茶送水，那里恳切交谈。家长中有立意不变的，任由你如何的晓以大义，动之以情，他们就是雷打不动，一心一意要把子女拖回家，因此责骂子女不孝之声不绝于耳；有的眼泪扑簌扑簌地下，希望能软化子女，一道回家。但也有一些慷慨激昂的家长，气薄云天，高声誓言决心支持学生斗争，坚决成为学生的后盾。一个家长接待室一片宣腾热闹，校园外特大音量的扩音机则震耳欲聋地反复播放着学生们自己编写的歌曲：

同学们的队伍无比坚强

百战百胜无阻挡

团结的力量坚如钢啊

敌人见了心就寒

五一三　大流血

同学们呀不妥协

为了真理争到底　决不妥协

站在斗争队伍最前线

……

歌声好像一把铁锹一样一下一下的锤击在他的爸的脑门上，老人家有点昏昏噩噩，愣愣的愕在那儿，感到无可奈何。看来这孩子态度坚决，决心闹到底了，一时心里后悔没有拖老伴来，女人家容易哭，说不定落两滴眼泪有作用呢！他的爸在这里倒抽了一口气，怀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对着孩子嘟哝了一阵：

“阿仔呀，你要想到，我们是吃那个红毛军官的饭，你也知道那红毛军官是专门对付山老鼠和左仔的，万一给他知道你混在这里，这不好嘛！昨天我在厨房里给他做西冷牛柳时，他进来吩咐我要加多些蒜头粉，你知道，他还问起为什么这些天都没看到你呢？唉！早点跟我回去，别出乱子了……”

“欢迎老婆婆……”

“欢迎老婆婆……”

外头忽然人声沸腾，夹着钹声锵锵，闹哄哄地涌进一群男女学生，一路掌声不绝，前呼后拥地围着一个老婆婆进来。这老婆婆约莫有七十高龄，但身躯硬朗，一个皱纹起折的脸被阳光晒得红彤彤，像一块红泥巴，横七竖八的皱纹在脸上挖开，像菜地埂边的小沟渠。老太婆憨直地一路笑着走进来，笑呵呵地咧开一张空洞洞全无牙齿的口，宛如一只空心的瓦泥色的冬菜瓮罐子。

“老婆婆，请坐请坐……”学生们叫喊着。

“老婆婆，您辛苦了……”学生们叫喊着。

老婆婆却屹立地站着，把移过来的椅子推开，为了显示她的壮硕，她有意的挺立着腰板子，站在人群中央，宛如一尊雕塑；手中拎着一个竹篾篮子，里头堆满金灿灿的鲜鸡蛋。老婆婆只顾憨直地咧着嘴笑着，面对着一大群热情的年轻孩子，她的口舌更笨拙了。英也走过去，站在老婆婆的身旁，向老人家嘀咕了什么，但人声嘈杂，声浪飞扬，大家也听不清。老婆婆伸着巴掌往脸上的汗一甩，顺手便把手中的那篮鲜鸡蛋递过去，让英给接住了。

“你们好辛苦，一个个离开家，吃这里，睡这里，我给你们带鸡蛋来，这都是我家自己养的老母鸡生的蛋，你们摸摸看，咯，

这几粒还温热的呢！你们炒饭，打几粒下去，很香，也很补……”老婆婆说着说着，把篮子里搁在面上的几粒鸡蛋再挪一挪摆正着。

“阿婆，你家住哪儿呀？”有人高声地问。

“远咯，我在大成巷韭菜芭，养鸡种菜的，这几天乱，不能来，今日天一亮就出来，因为可以出门，他们让人家走，不会开枪杀人，不是吗？今天可以出门，我就来了，很早就出来，但我不会坐巴士，花很多时间……”

“阿婆，您有孩子参加我们的斗争吗？”英扯着嗓子问。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都做阿爸阿妈了，我有一个孙子，我大儿子的孩子，我的孙，他也在这里，他跟你们在一起，我支持我的孙子，我支持你们……”老婆婆结结巴巴着。话没完，又被一阵潮水般的掌声淹没了。

“过两天我会再来，我儿子的鸡场，还有一批蛋，我替他送来……”

“欢迎我们的老妈妈！”有谁带头喊口号，周围都呼应着。

“亲爱的家长们，”英跳上了一张椅子，微微地向前弓着身子，双手卷成一个话筒子，围在嘴角边大声地向家长接待室内的家长们喊话：“我们向这位老婆婆看齐，好不好？我们向这位老婆婆学习，好不好？支持我们的学生斗争，支持……”

“向老婆婆看齐！”

“向老婆婆学习！”

声音在四壁回荡着，浑成一团，闹腾腾的一片，有几个家长也跳了出来，哗啦哗啦的喊了一些话，比比划划的向空中舞着拳头，声浪变成了潮水，他的爸被汹涌的声浪震得昏头昏脑，头脑里嗡嗡地响，像成串的打死着的结都堵在脑中。发愣地坐着，目光是呆滞的。

“阿爸，你放心吧！你回去吧！”

儿子在耳边不住的嗡动着嘴唇劝告他。

唉！儿子管不住了。他的爸这么想，心中很沉重。

12

幸福像钟摆，一忽儿在左，一忽儿在右，你抓不定哪一个方向是它真正的定位。

这一个午后闲适而慵懒，窗外飘忽进一缕缕淡黄色的阳光，把窗花的格子映贴在墙壁上，窗格子的影儿沉灰灰，像墨笔拖着浓汁，四周漶着不均匀的灰白。风扇拍拍地吹拂着把他和英的思绪都吹得飘飘忽忽左摇右摆，昔日学生时代片片断断的生活场景，像画板似的一页一页的在脑际更迭着。

偷得浮生半日闲，英深深的感受到这一句古诗的深遂意蕴。每天她眼睛一张开，便被日复一日的工作潮水卷着走，有时在交通红灯前停下车，却神经兮兮地惊问自己为何停顿下来；有时车子明明在以八十公里的速度在行驶，却质疑自己的车子有没有在开动。我神经质吗？她拍拍自己的脑袋，老感觉到一只无形的巨掌总摁在自己的背脊上推着自己走。今天她忽然感觉贴在自己背脊上的那只巨掌不复在那里了，文件、数字、电话、计划书、报告、法律顾问、秘书小姐，在这半天都消失了。空气软绵绵地把她包围着，她全身的细胞张张合合得极其舒畅。今天的身体才是属于她的。她可以把自己从公众的焦距点上完全的挪开，把一切束缚着自己的肢体语言和酬酢礼仪完全的搬开。

现在她疏懒地斜靠在沙发上，双腕闲适地搁在沙发扶柄上，对着这一位老同学，海阔天空地闲话往事。

而他，瞟了一眼手表，拨了一通电话，把一个学生的补习课推到翌日。英听着他在一旁胡诌着一些谎言，什么“感冒“、“看医生”、“休息”，忍俊不禁地笑了：

“你倒会编谎言，真是一个天才！”

“这世界早就被谎言淹没了，不是么？我只是骗我的学生说我身体欠适，可没伤害任何人呀！而这世界多少伟大的谎言每天都在生产着，虚伪的蜜糖搅拌着真理，逼你喝下，不是么？”

英嘬一嘬嘴，瞟一瞟他，用一只手掌托着一边的脸颊，她不想谈这些极其容易触发牢骚的话题。改口问：

“难道你不想改变一下工作？”

他笑了，极其的暧昧：

“补习老师，这是我的绝路，也是我的生路。我看到家长们如何期盼我能成为他们孩子功课的救世主，我没有高兴，我只有内疚，而且有说不出的惭愧。你知道，在我们所有的政策中，教育政策的变化宛如魔术；当然，我这里说的是我们的华文课程。像走马灯一样，家长们恐怕都眼花了，他们在我们这些补习老师的面前上香祈拜，希望我们能像神仙一样的把他们处在炼狱一般中的孩子们拯救出来，给他们有体面的成绩。然而，天呀！我又懂得多少我们的教育政策呢？我每次含含糊糊地向家长们解释一轮又一轮新出台的教育政策，我都糊涂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解释些什么，家长们恭敬地听着，我真罪过，我真是有罪的……”

“你有罪？所以你上教堂，去求赦免？”英窃笑着，但看看他两道眉毛悠悠地垂下，痛苦在几条深刻的皱纹间游移，她也便噤声不语了。

“我确是带着罪感上教堂的。”他啜嚅着。

她对于宗教实在是淡漠的，小时候母亲常拖着她上观音堂，抓一束香给她，替她点燃了，叫她在蒲团上跪下，妈在一旁喃喃一阵，便指引着她步向前去，在一个圆桌般大的铜香炉上把香插上，每次到此她以为便完事了；却又见她的妈还合什双掌，默念一番，然后才拖着她慢步而出。记忆中，妈妈的脸色在这时候焕发着光彩。因此，她也很喜欢跟妈上观音堂，看到妈高兴，她也高兴。而坛上的那一尊与人同体积高的菩萨——后来她恍恍惚惚地明白了这尊菩萨便是观音娘娘了——白玉般的鹅蛋脸，彩光满溢，在两只微张着俯瞰众生的凤眼与两弯盈然相吊的娥眉间，幼小的她总感觉到这尊菩萨的详和怜爱，令她喜悦，好几次在与妈妈走出观音堂时，在跨出门槛时忍不住再回头向观音娘娘望一眼。

后来，长大了，进到中学，完全是另一番的生活场景。学潮像波涛一般汹涌而来，高年级的同学在他们低年级同学的心中，比老师还棒，他们似乎无所不知，而且讲的都是课本以外的东西，蛮有吸引力的。她第一次从一个高年级的老大姐处听到“世界上没有神”这一句话，老大姐说，不管是什么神，都是鸦片，是毒害人民的，要人民乖乖听话的。从此她听到了一些新名词，其中

有一个词汇："唯物论"。太玄了，但她觉得，有意思。

他，也是唯物论的信仰者，而且，唯物主义在他的口中显得更加的丰富，他懂得费尔巴哈，他懂得黑格尔、他懂得马克思……这些对她完全是新到手的课文。在大学的时候，他对她讲到了马克思，便压低了声音，仿佛是做了一件错事。

然而，二十年了，多少的事发生了变化，眼前的这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是洗礼了。这个，她知道。

"你好可悲。"她顿了顿，冷冷地挖苦他："你只不过在十字架上找个寄托，求得灵魂短暂的释放。"

"这样的评语我听太多了，正如当年我听太多唯物哲学的调调一样。十字架对你是简单的，两根木头的交叉罢了，但对我，我是把它看成人类的良知、人类的道德、人类灵魂的是否得救，全部在上面。"

"教堂，难道没有污秽吗？"她发出轻微的挑战。

"谁能没有污秽呢？但至少，教堂里的人都盼望着悔改，在这群人中，他们有较少的虚伪，而且他们追逐着爱。世俗的人，也许觉得他们简单……哎！你知道，《圣经》上说，耶稣喜欢的正是像小孩一般纯洁的心呢！……"

"我想，你最好的职业是传道。"她嗫嚅着，明显的在挖苦。

"传道？我们都曾经做过传道，我们都曾经是狂热的传教士。我们传过人类的平等，传过社会的正义，传过公平、民主、仁义，哈，现在想起来，多可爱。"他忽然笑了，笑得不无几分阴森，令她打个寒噤。

"然而，人可以救人么？有罪的人可以救人么？对着犯奸淫的妇女，耶稣不是说了吗？——谁无罪就请他向这妇女丢掷石头吧！没有人敢动手，人群都散开了；犹太人比我们都可爱。今天，我们到处看到人们伸开手掌，大声在疾呼：我是何等清白，但我们都看到他们手掌心上的斑斑污垢，甚至血渍。"

"你真是悲天悯人的大好人。"英不无动容地说："我想像你这样的人，会活得好寂寞的。"

"我习惯了，几年前，我想爬出寂寞的坟墓，我在一个华社

里混了一个时期，结果越混越寂寞，越混越痛苦，华人社会，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改变奴性的一面呢？……”

“天呀！你这是对一个族群的天大不敬，留点情面吧！”英哀求着。

“情面？怜悯是一把两刃剑，这有什么意义呢？”他向后仰一仰，十指交插着，两掌架着后脑勺，斜睨着她：“小方，我是给小方拖进去的，你还记得小方么？”

怎能不记得小方呢？她想。一个学联组织的积极分子，一个爱在众人面前发言的进步学生，他的嘴巴像一尊炮口一样，同学们都喜欢听他发言。每一个学生会议，人人心中都在巴望着小方上台讲话，众人焦急与充满期待的眼神全凝聚在小方的身上；太动人了，小方天生一副好口才，而且嗓子特别有磁力。他一上台发言，台下的人谁都不再说话了，大家屏息静听，听他那一响响霹雳啪啦像鞭炮燃放一般的演说。他又特别的懂得控制群众的情绪，当众人的心都听得进入状态时，他会戛然而止，用炯炯的目光横扫着全场，这时候众人的心都被高高的吊起了，因为大家知道小方必当有更激动人心的震撼。果然，不出十秒，他会雷霆万钧地喷发出连珠炮式的呐喊，竖一根食指直笃直戳着天花板。

“太棒了！”许多女同学都惊叹着：“小方真是天才的演说家。”

那时代有一个工会领袖叫詹密星，是一个鼓动群众情绪的煽动家，大家都把小方称为“詹密星”。

她点点头：“我认得小方，学联的干事，学运分子。”

“那是一个小团体，但乌七八糟，外面喊好，它也喊好，有些东西明明不好，但也忙着喊好，完完全全的应声虫；华人社会，出这样的华社，悲哀啊！”

“先生，你太理想主义了。”英明白他讲些什么。

“那个小方，二十年前的学运份子，依然能言善道，大小场合，都见到他像一只工蜂一样在飞，为华社呀、为团结呀，他喊得最响，但桌子下他忙着拉帮结派，忙着争权夺利，把一个小团体的领导权看得比大总统般的重要，这些小东西，真没出息。”

“那么，你混不下，你走了？……”她明白。

他点点头："我宁愿选择寂寞，寂寞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幸福——这真是最难解读的词汇。她的脑袋给他口中的"幸福"敲击得火花四溅，年轻时候，她、他，或者小方，或者一整个时代的青年，都把幸福与众人挂钩，把幸福看成众人共享的喜悦。然而，幸福像钟摆，一忽儿在左，一忽儿在右，你抓不定哪一个方向是它真正的定位；幸福像一阵烟雾，在它初冒出的时候，它是浓重的，然而，当你定睛想看清它，它越稀薄，越朦胧，当你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它仿佛化成了一张透明的纸，令你所能看到的都是四周的现实。其实，幸福能变成众人的事么？她真怀疑，幸福的本质还是自私的，她想：我今天不是挺幸福的么？我能怀疑自己幸福的么？没有理由怀疑。豪门公子的太太，数家上市企业的董事，手上成堆已发展和待发展的房地产，还有这家公司那家公司占百分十几百分二十几计数的股票……出入上流社会，交游非富即贵，你能否认这一切不是众人羡慕的幸福么？至于代价？这世界有什么是免代价的呢？更何况幸福？至于眼前的这个人，这一个寒酸潦倒落魄牢骚满腹无事顺眼的老同学，什么是他的幸福观呢？看来他的幸福观也是多元的了，绝不单一。是的，他连寂寞也看成是幸福了，然而，可能么？他不是信仰了基督吗？那肯定他也应该把他的信仰看成幸福了。他年轻时候，向众人谈论社会主义，那时他肯定也认定社会主义是幸福的，那么，今天，他想到的社会主义，仍然是幸福的？

"不知道，我不知道……"她突然发出了声音。

"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他吃了一惊，不明白她不知道些什么。

节选自长篇小说《奉献》

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 年

赤道惊蛰（节选）

丁　云

作者简介

丁云（1952 —），原名陈春安，祖籍福建安溪，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巴生。1988 年南下新加坡，现为新加坡永久居民。曾在新加坡电视台担任编剧、编审，目前全职写作。1974 年开始文学创作，擅写短篇小说、微型小说、散文和评论。1982 年以小说《围乡》获马来西亚作协／通报小说奖冠军；1995 年以小说《走出孤岛》获新加坡金笔奖；2006 年以《赤道惊蛰》获马来西亚双福长篇小说奖优秀奖；2008 年以短篇小说《最后的义顺村》获选为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主办“读吧，新加坡！”作品之一，并被翻译成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结集出版；2009 年以短篇小说《最后的 THAI SONG》和《盲坑》获第一届海鸥文学奖；作品也被收录在《马华当代文学选》、《新华文学大系》。2006 年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访问日本，并在东京、大阪、仙台、函馆主讲文学课题。已出版的著作有：短篇小说集《看山岁月》、《最后的义顺村》、《迷途的黑鲸》和《丁云短篇》；中篇小说《无

望的都市》和《鲸祸》（儿童科幻）；长篇小说《赤道惊蛰》、《惊栗岛》；福音短篇集《男孩不哭》和《苦水变甜》；散文集《樱花路》等。

第七部：纽约深眠

（1989-94）

（6）第二生

——你要相信，人，不只有一生。

——如果给予你第二生。你准备完成什么愿望？再赴死荫的幽谷？

癌症治疗的过程似赤裸着身子，匍匐爬过荆棘丛。

先是手术，然后进行化疗，跟着长期吃药。

白光、痛楚、呕吐、掉头发，整个人就像被放置在搅拌水泥的铁斗内，不断旋转、颠簸、撞击、震荡。很多画面，似曾相识，像是重复的！治疗的过程，与被囚禁、折磨、掌掴、凌辱的过程何其相似啊！不仅仅是肉体的挫伤，精神也被凌迟，脑细胞被扭结成一团，然后凝固成无数的细小的晶球体，每个晶球体，储藏了她晦暗、痛苦的记忆。她想遗忘，想剔除，想摆脱这些记忆……但记忆的晶球体围绕着她，掩埋了她，她终究无处可逃！

槿花终于爬过了荆棘丛，从血淋淋的剧痛中震醒过来……

她睁开了眼，就看到了罗诗杰的于思的脸！

“诗杰……诗杰……我……”

“医生说，你会好起来的，不要放弃啊，阿槿！”

槿花感到太意外，太不可思议了，太悲喜交织了。但她虚弱得一时难以表达自己对诗杰的渴盼与思念，她连手也举不起，只能转动眼珠，表达自己的欣喜与盼望。诗杰意会了，他伸出双手，牢牢地把槿花搂在怀里；怀里的她是如此瘦弱、憔悴、颓靡，恰

像棉絮一般，轻若无物，真担心一阵强风，会把她轻飘飘地卷走。

他紧紧地搂抱住了她，亲吻了她的额头，却吻下了几许脱落的头发。

他震动了，惊悚了。这么如鲜花般的生命，像挂着露珠的观音竹，挺然而立，且这么关心社会，关怀弱者，爱憎分明的，个性强拗的女子，究竟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

离开了医院，诗杰安排她住进靠近医院的小公寓。

诗杰照顾她生话起居，每星期陪她回去作复诊一次，继续作化疗。

但槿花身子羸弱不堪，脸消尽了肉与光泽，牙齿因吃多了止痛剂，每一根都泛黄，摇晃欲脱落。头发也几乎掉光了，剩下疏疏落落。她不肯梳洗刷牙，甚至不肯起身，洗抹身子都在床上进行。她这样一直躺着，渐渐的，连走路的功能也失效了。且因为长期的沉默，连说话的本能也快丧失了。她不理会诗杰细心的呵护、照顾与鼓励。她的生存意志，颓靡如坍塌的沙堡，她的生命，犹如被暴风雨袭击过的嫩甘蔗园，东倒西歪，断肢残缺，奄奄一息！她就这么静静地躺在窗前，望着对面建筑的窗口的一株攀爬在墙上的长春藤。她觉得，生命在中央公园的长凳上那一刻，早已终结！再无求生的欲望，活下去的勇气。她想起了奥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年轻、贫穷、潦倒的女画家，画卖不出去，连颜料也快买不起，在冬天的时候，偏偏感染了肺炎，她想起自己失意、挫败、一事无成的人生，决定放弃了挣扎．放弃了与病魔的抵抗。她数着窗外在寒风中抖索的长春藤的叶子，平静地对自己说：“最后一片叶子掉落，就是我生命的终结时……”

槿花喃喃的，也对自己说：“当最后一片叶子掉落，我的生命就结束了！”

但长春藤的叶子始终没有掉光，顽强地留下几片。

因为，冬天已经过去了……

但槿花没有感染丝毫初春的气息。

葛藤长出了嫩绿，又如何？燕子筑巢，又如何？

生命的记忆还是滞留在晦暗、潮湿的残冬里……

诗杰仍然耐心，不厌其烦照顾她，扶她上厕所，煮粥给她吃，为她洗衣，帮她洗澡……他看到她赤裸裸的身体，感到一阵震撼、辛酸。天呀，她至少瘦了整整二十磅啊，一下子瘦了二十磅，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简直是皮包着骨头，像人干一样。头发几乎秃光了，两个眼窝，深深凹陷了下去！他用海绵洗抹她的身子，强忍住要滴下的眼泪。这还不够可怕，可怕的是，尽管病魔折磨得她如此消靡，她脑海中的恶魔仍然缠绕不去，时不时发作，头疼欲裂、嘶喊、全身颤抖、大汗淋漓，最后，她往往狠狠咬住了诗杰的手臂，才能歇止。诗杰忍痛给她咬，抚摸着她的脸，唤着她的名字，让她慢慢平复下来。

诗杰搂住这个像风中枯絮的女子，不禁悲悯：

“阿槿……你究竟遭遇了什么啊？究竟是谁把你折磨成这样子的啊？”

攀爬在墙上的长春藤的叶子仍然不掉，而且越来越饱满郁绿。

“罢了……罢了……也许我注定要活下来吧？”

精神恢复了一些，她慢慢喝着粥水，开始叙述自己的遭遇。

——“茅草行动”后，各种华教运动、环保、民主改革力量尽被瓦解。

——她离开了她的祖国，滞留在南端的小岛。但在回国后，即被捕！

——在牢里，他们对她施与各种惨绝人寰的折磨！精神、肉体都受到残害、挫伤。

——在黑牢，一直支持着她的是雄叔，从挖开了砖头的隙缝中，不断跟她讲话，灌输她坚强、不屈服、不倒下去的信念！且不要让他们栽赃，不随便承认自己从未犯过的罪行，不签署任何“悔过”的文件。但后来，她才赫然发现，原来雄叔早已病逝在黑狱里……她沿着雄叔踏在尘埃上的脚印，寻找雄叔最后的足迹，终于，她站在审问室雄叔的最后脚印上，感受雄叔最后一刻被狗腿子殴打、施刑的惨烈画面。

——她通灵的感应，真真切切感受到一个勤恳农民，一个老

好人灵魂的悲号！

——后来他们释放了她。她选择了自我流放，来到了纽约。

——在纽约，她遇见中国来的民运分子向宏，两人同居，度过短暂温馨的时光。后来，为了上大学，为了绿卡，为了去硅谷寻找他的新梦想，他遗弃了她。她又穷又病，在冷寂的纽约，在如坟墓般的旧公寓楼房里，渺茫地等待着出版社的消息，卑微地等待他寄来的生活费。当然，在酒吧、在后巷的暗窖、在唐人街的厨房，随时是“雄性兽”的窥视，时机一到，便粗暴地，迫不及待地攫取她的身体，作为凌虐的、发泄的工具！

诗杰听着她断断续续的叙述，心都揪紧了。

“阿槿……你……既然纽约那么寒冷，那么晦暗没有希望，你为什么不回家去呢？至少，回去之后，有亲人，有妈妈，有朋友，有一处可以疗伤的角落啊！”

“不！我不能回去……”

“为什么？为什么？你在害怕什么？”

“他们……他们不知又会以什么罪名抓我！说我是共产党！说我颠覆政府……不要忘了，他们有‘内安法令’，随便可以不经审讯，扣留你两年，再一次逮捕我，我肯定会死在牢里，出不来了。你知道吗？他们折磨我，殴打我……我头脑受到重击，甚至失去了分辨颜色的能力……我……我睁开眼睛，眼睛所看到的血迹、鼻涕、衣服、壁虎、茶杯、报纸、灯泡，全都没有了颜色。他们释放了我，长途德士载我回家，经过了霹雳州的平原、甘榜、新村的屋子，经过连绵的木薯芭，还有树叶枯黄的橡胶林时，都……都没有了颜色，这……这太可怕了，你知道吗？没有黑白，没有红、蓝、橙、黄、绿，这个你熟悉的世界，竟然没有了颜色！天呀…还有，你知道吗？他们……他们在我脑袋里装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不断对我发出声音，发出警告，说我逃不了，无论逃到哪儿，他们都会找到我！每一次声音出现，我的头就痛得要裂开来一样……我……我宁愿死在纽约，也不会回去的。”

诗杰不知该劝慰什么好，他无言地把槿花枯瘦的身子抱在怀里。

……

槿花放弃了化疗。也放弃了吃药！

诗杰无奈，望着越来越消瘦的槿花。

槿花一次又一次的午夜梦魇，一次又一次发狂，咬痛了诗杰的手臂、手掌、肩头。诗杰习惯了忍痛，槿花每每在歇斯底里后，发现诗杰的齿痕，她含着泪水，颤抖着声音说："诗杰……你放弃我吧，求求你……就放弃我吧！"

"不！我不会放弃你的……舍弃你一次，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我不想再让自己活在悔恨的阴影里……"诗杰蕴满歉疚，蕴满怜悯。他应该深深记得吧？当初是怎么离开槿花的！因为跟义姐有过暧昧关系，介入了两人之间！他完全屈服于义姐的肉欲与权威。

后来，他跟哥哥决裂，在同一个选区竞选：结果，在短兵相接时刻，他与嫂嫂槿秀的私生子丑闻被捅了出来，他踉踉跄跄，无地自容地放逐自己，不告而别。他始终亏欠了槿花——这个从少女时期就偷偷暗恋着他的女人。如果当初不是他这样子逃避，不顾而去，槿花的际遇会变得如此吗？他无从知晓答案。

——他只知晓，他绝不能再一次舍弃她啊！

槿花感动地卷缩在诗杰怀里啜泣——没有泪水的啜泣。

精神平复一些，她省起什么。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回国了一趟……去过你家，是你母亲给了我你纽约的地址！"

"你回国……干什么呢？"

"处理一些我父亲的遗产问题……你应该知道，我爸爸'合作社舞弊'的官司了了，他被判入狱，后来得了怪病，全身长出鳞片，变成了半人半蜥蜴一样，上吊死在牢中……我没有去……参加丧礼，他们把他火化了，我……也没看过他临终前的样子。关于他是不是变成半人半蜥蜴的事，我都是后来听人家转述的。"

"他是受到了我弟弟的诅咒！才会这样的……他是罪有应得……"

"人家说，怨生不怨死，我不想再谈论我爸爸……反而是我哥哥，还有我义姐，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继承了爸爸的自私、贪婪、谋略、

巧取豪夺，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竟然把父亲拥有的所有产业、生意、债券，反反复复，偷龙转凤，伪造文件等，把一切占为己有。你猜当遗嘱一宣布，我只得到什么吗？”

“得到什么？洋房？负债累累的报馆？”

“都不是……其实我什么都得不到，他们只把爸爸留下的几幅水墨画给我！他们对这些东西当然瞧不上眼，当然不会争。结果呢，我也不跟他们多说什么，拿了几幅画，就走。想不到后来找到专家鉴定，发现原来是齐白石的画作。我全部把它卖了，得到一笔钱，就彻彻底底跟马来西亚告别了，再回到了纽约。”

（7）流亡者的思辩——不如归去！

秋天快过去时，诗杰的朋友来拜访他。

他们都是流亡国外的知识分子，蓄留胡子，风度翩翩，永远带着呢帽的泊拉XX。著名左翼报人赛XX，曾经因搞国民觉醒运动而引人瞩目的古玛XX，还有一些不同国籍，来自缅甸的年轻学生班达XX，菲律宾的学生阿奎诺XX。诗杰笑说赛XX，泊拉XX，还有古玛XX与槿花算是难友！难友？槿花追问，才知晓，原来这一班人，都曾经在‘内安法令’下坐过黑牢。唯有诗杰是最干净的，无瑕疵，没有“黑底”。谈笑声中，一个个轮流介绍过了，槿花骤地对泊拉XX有种似曾相识之感！

诗杰介绍泊拉XX时，特别强调。

“槿花，这位就是泊拉，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吗？”

“知道……让我想想……”蕴藏着的思绪与记忆又齿轮一般开动了。

“泊拉？他当年在保释期间潜逃出国，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呢！74年吧……华玲反饥馑大游行，泊拉就是当时的其中的一名学生领袖，涉及轰动一时的新山木屋区事件。那时，有一群贫穷的马来村民强占土地，兴建非法木屋，不久被逼迁。泊拉知晓了村民的困境，便率领一批大学生到那儿，声援他们。虽然，后来在镇暴队的干预下，铲泥机还是铲平了非法木屋，但泊拉无畏地带领学生，与镇暴队对峙！后来，他被警方逮捕，不对不对……

他不是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的……警方是以煽动暴乱罪提控他的。75年他被保释在外，却潜逃到国外，一直过着流亡生涯……”

“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泊拉XX惊讶。

“因为……我一直在收集你的资料，曾经想写一篇报导，但主编否决了。”

“哦哦……陈槿花是位记者！她很本事的，记得‘万津湾’土地舞弊事件吗？就是她挖出来的，使到某些政要暴跳如雷。政府当时正在大力施行向东学习政策，结果日资电子厂竟然与州政府勾结，夺掠农民的土地，他们的舞弊行为，简直太可耻了。”

“哦哦……原来就是你，诗杰提过……你被捕的事。”

“是场冤狱，‘内安法令’，真的恶名昭彰啊！”诗杰说。

“不要提不愉快的过去了，泊拉XX先生，你在国外，做些什么？”

“我在美国读电影，后来，拍了些记录片，还可以谋生。不过流亡生涯，寂寞、苦闷，脚踩着是别人的国家，别人的土地，接触的都是说洋文的鬼佬！感觉很痛苦，没有机会说马来语，遇到你们真好，可以畅所欲言，痛快说马来语了。”

泊拉XX突然以马来谚语说出两句令众人心弦颤动的话：

“尽管外乡下着的是金雨，

但还是家乡的石雨好……”

槿花也感触良深，细细咀嚼这句话。

“但听说……我的名字还在通缉犯名单里，我怎么回呢？”

泊拉XX忧郁地，不断喝着苹果茶。

赛XX、古玛XX等都热烈参与意见。

“也许，不是那么悲观吧，我们或许可以回去呢？”

“回去？也看回去干什么，做个顺民吗？写悔过书？”

“可以组织新的政党啊！最近国内好像弥漫新的气象。好像推出浮罗交怡国际海事与航空展……将国家能源私有化，也推出了第二代国产车。不仅如此，修宪风波自92年钩球教练戈梅斯被殴打的事件爆发后，x统与苏丹的关系紧张拉锯着，终于在93

年的国会中通过了接纳统治者法律豁免权的草案。看来，跟我离开时的情景完全不同了。”

大家感兴趣，全围拢过来，热烈讨论。

“组织新政党？恐怕很难吧……经济蓬勃，但政治生态上根本无改变。”

“对！经济的蓬勃发展，掩盖了侵犯人权，官僚作风，贪污舞弊、朋党等弊端。”

赛 XX 比较冷静，他以新闻工作者的观察加以分析：

“对不起，泊拉 XX 先生比较感性，我可比较理性。我想各位应该看看在最近发表在纽约 XX 时报的一份报告！检验政治自由民主的指标不外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个人安全，是否发生任意的扣留与逮捕行为；虐待以及残酷的手段对付扣留者？二是法治，是否设有公平的听政会；作司法检讨，检举违反他人权利和自由的政府官员？三是政治参与，是否有结社及集会自由？是否存在迫害政敌的事件？是否有公平的选举？四是言论自由，是否设有约束言论、思辨自由的机制？箝制媒体？或通过有形无形的商业管道，拥有媒体的大部分股权？五是平等的机会。政府是否在宪法中规定不分种族、性别、宗教、肤色，一律拥有平等的就业、参与群体活动、政治活动的机会？而避免在这些过程中产生种种歧视与不平等现象？就根据上述各项分类的评估……你们猜猜，马来西亚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几？”

“发展中国家？十名以外吧？”

“应该在二十名以内……”

“错了，它排名是五十四！比科威特、韩国这些国家还落后！”

“想想也是……”泊拉 XX 有些悲观的。“我们的国家还紧紧抓着英国人留下的‘内安法令’不放，以前说是用来对付马来亚共产党。现在呢？政府跟马共已经作了‘合艾宣言’，签署了和平条约了，马共也都放下武器，归国落户了。他们还要利用这个法令，来对付谁呢？政敌？异议者？还是他们眼中的回教极端主义分子？”

“不仅是这个‘内安法令’呢……还有官方机密法令、大专

法令、警察法令、印刷与出版法令，都是他们的杀手锏。这些法令不废除的一天，我们回去都无意义。”古玛XX说。

槿花本来没用心听的，无意间听到什么……突然插断了古玛XX。

“对不起……我刚才好像听到……什么合艾宣言，签署和平条约……”

“哦，你不知道吗？这已经是1989年的事了。”

“1989年？我在年中已经去了纽约……”

“新闻有报道啊，这样轰动的事！”

“喔……我刚刚到纽约，整整半年没有碰触报纸。”

“详细情形是这样的……”诗杰拉开槿花，耐心向她解释。“在泰国政府的筹备下，大马政府与马共进行了五个回合的会谈，最后终于达成了一项结束50年来武装冲突的合约。合约是在1989年12月2日在泰国合艾签署的。过后，马共的党主席阿都拉西地也于同日，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他形容合约是公平而合理的，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国家的繁荣昌盛，他呼吁各族人民，包括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加强团结，并肩争取民主与社会正义！以真正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

“那……不是等于投降吗？”槿花一时困惑。

“不是投降……根据报道，马共答应放下武器，可以回归家园，以及选择留在泰国南部，包括勿洞等几个和平村居住。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经商，过普通人民的生活，回国后，也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国内的政党，或组织自己的新政党，但……不允许宣扬共产思想或马克思主义为政党的理念。在这个协约下，已经有好几批前马共，回国安居了。哦哦……我好像有份剪报，是两方签署的联合公报，你看看……”诗杰翻箱倒柜，终于从行李箱搜出那份剪报。

〖泰王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马来亚共产党联合公报〗

一：泰王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马来亚共产党基于和解与和平的共同愿望，达成两项关于在整个马泰边境地区和马来西亚停止一切武装活动和实现和平的共同协约。一项是泰王国政府第四区内部安全行动指挥部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协议，另一项是马来

西亚政府与马来亚共产党的协议。

二：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解散后的前武装部队成员向泰国与马来西亚保证尊重这两个国家的法律。并为了人民的利益与参加社会经济发展。泰国与马来西亚政府将公平对待这些成员。马来西亚政府将在适当的时候允许原为马来西亚公民和成为马来西亚公民的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解散后的前武装部队成员，在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与法律范围内，自由地参加政治活动。

三：三方确认，这项光荣的和解将为马泰边境地区和马来西亚带来繁荣、稳定和安全。

四：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亚共产党对泰王国政府为举行三方和谈提供方便，以及促使和谈圆满成功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

槿花看着剪报，惊喜不已，遂想起了哥哥卫民。

“如果……哥哥还活着，他不就可以回国了吗？”

可是，春耕写信来，怎么从来没有向她提起这回事？难道……哥哥真的已经死了？不过还有个可能——他也许选择留在和平村吧？瞬忽间，槿花涌起千般情绪跌荡，万般甜酸苦辣。挣扎在放弃与苦苦的等待之间，终于，一切有着落了。而偏偏，这个讯息，迟了好多年。槿花闭上眼睛，仿佛疲惫睡着了，其实她思维在动，处于亢奋的状态。

诗杰那班朋友依然在继续政治的话题。

“世界都是一样，乱糟糟……没有一方净土……”

“我比较留意弱势者的农民……92 年，在梳邦农场，38 名在一段六百英亩地上耕作的农民，遭受高尔夫球场与度假村发展商的驱逐！这些农民从来不曾停止缴纳租金，且通过多年来不断出口热带鱼、鲜花与水果，为政府赚取丰富的外汇。但是，在有关土地被发展商购买去之后，他们未得到分文的赔偿，就被粗暴地驱赶！”古玛 XX 说。

“还有森州有毒废料中心的处理事件，安邦双溪武吉的木屋区事件……太多太多了。”

泊拉 XX 难掩激忿：

“他们自诩为清廉、可信任、有效率的政府，但新经济推行二十多年来，政府里公共部门，弥漫着浓厚的投机主义，贪污、朋党、勾结主义横行。轰动国际的‘土著金融丑闻’，没有深加追究，多少涉案其中的人逍遥法外？被私吞的纳税人的钱也追不回。还有柏高水坝，还有五十亿元军火交易可能涉及舞弊事件……却在高经济增长率，国产车的成功，槟威大桥，本区最大的体育馆，将要建造的世界最高建筑双峰塔，吉隆坡轻快铁等等的光芒所掩盖。”

“所以我说世界没有一方净土！”

“对！从天安门到刚果，到萨尔瓦多，到南韩……到尼泊尔，不是民主的幼苗受到摧残，就是伪民主充斥。”诗杰加入议论，感慨万千。

一直沉默的缅甸学生没有出声。

“班达 XX……想听听你谈谈缅甸的情况……”

班达 XX 长着浓眉，黝黑的皮肤，个子瘦小。他的英语很好，叙述很有感染力。

“缅甸……是个美丽的国家。在我们那边，搞民主运动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艰难……因为，我们有一个军人政府！我来自北部的一个村落，对野象有很深刻的认识，野象出没，经常毁坏农作物，有时，也攻击村民。我们只能在它们出现的时候，举家爬到树上，避过了灾祸。”

众人对班达 XX 的叙述很好奇，静静听着。

槿花禁不住也被吸引，她睁开了眼睛。

“我不知该怎么说，也不知道这样的观察对不对……象群肆虐，但当北部非法砍伐森林者抓到了野象，就训练它们成为驯象，在驯象身卜套上铁链，帮他们倒树、搬运木桐。军人政府呢……最希望我们个个都变成驯象！理由当然很堂皇，因为驯象不会破坏农作物，不会造成人心惶惶，还帮忙了经济发展。但我每每看到加诸在野象身上的铁链，在驯象师傅的鞭子与吆喝指挥下，劳作至死。我就会想，我宁愿自己是一头野象，因为……我们是缅甸的国民，为什么没有权利选择自己活着的方式？”

众人都沉默了。

“我们是缅甸的国民，为什么没有权利选择自己活着的方式？”

班达XX的话，萦绕、盘踞在众人的脑海，久久不去。

曲终人散。已经是夜深了……

那夜，槿花无眠。

……

清晨，诗杰还在沉睡。

槿花悄悄爬起来，披上寒衣，挣扎着，扶着拐杖，走了出去。

她沿着崎岖不平的石头路，一步一步挣扎、颤抖着，往前走。迈出每一步，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尽管双脚不断颤抖，她仍然坚持，不放弃，甚至最后丢开了拐杖，扶着嶙峋的墙，一步一步继续走！仿佛有个声音，不断在耳边催逼着她：“我可以回去了，我一定要回去……”追寻哥哥的愿望，折腾了她近二十几年了，心力交瘁，但始终没有答案。如今，总算有讯息了。和平了，武装斗争已成为过去了。哥哥可能在和平村，也可能死了，她终于可以找到一个真真切切的答案了！

“哥哥……你是否还活着呢？你在哪里啊……”

槿花乏力，软倒地上……

但还是挣扎着，爬起，继续吁着气，咬紧牙根，一步步行走。

诗杰寻来了，看见槿花恢复了活力，恢复了信心，高兴拉紧槿花的手。

“阿槿……你可以走路，老天，你终于可以自己走路了……”

……

往后，槿花一点一滴的逐渐康复。她不再拒绝吃药，饭量也增加了。

她每天作运动，自己清洗衣服，心情好的时候，要诗杰陪她走走。

槿花与诗杰不断交谈，从国家、民族民运、生命的意义、爱，作反复的重温。许许多多的往事，都历历在目、仿如昨日发生。

——木薯芭偷挖木薯。

——秋千上哥哥的身影。

——水淹咖啡园，为保卫自己的农田，最终倒在血泊中的父亲。

——雨青、山离、阿桑，鸿雁楼的相知们。

——林明矿区的灾变、邂逅亚七。

——顶示噩耗的乌鸦、沼泽的追捕、举枪自轰倒在血泊中的亚七。

——老华教斗士在中华大会堂石阶上枯坐，等待逮捕的孤寂身影。

——天后宫、逮捕、黑黑营、掌掴、拷问、折磨……

所有的影像，似长霉菌的录像带，播出晦暗、模糊、震跳的内容。

槿花心血来潮，说要练习荒疏许久的毛笔字，诗杰给她弄来毛笔与砚墨。

槿花初握笔，手抖着，慢慢地才稳住了。她写着古老农历的二十四节气。

——立春、雨水、惊蛰

——春分、清明、谷雨

——立夏、小满、芒种

——夏至、小暑、大暑

——立秋、处暑、白露

——秋分、寒露、霜降

——立冬、小雪、大雪

——冬至、小寒、大寒。

诗杰看住槿花慢慢写完二十四个节气，感到欣慰。

“阿槿……你回来了，那个锲而不舍，择善固执的你终于回来了！”

槿花反而感慨万千，指着“惊蛰”两个字。

“惊蛰！是指动物冬眠，蛰伏起来，不食不动，直至立春的雨水，春冰溶化了，被惊动而纷纷苏醒过来！……但看南洋华族的百年历史，经过了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期到了，却为何始终不醒来呢？这个赤道的蛰伏期，太漫长……太漫长了……”

……

槿花在迅速的康复中……

奇迹般的，她的头发全长出来了！

她的脸上，也开始有了红润的颜色。

诗杰给她倒了热水在浴盆里，槿花说她可以自己洗澡了。

“浴室里滑……我怕你跌倒……”

“不会的……如果跌倒，我再喊你，好吗？”

“那你……不要栓上门……”

槿花自己舀起温水，自己淋浴，洗头发。洗浴后，槿花裹了毛巾出来！诗杰帮她梳头。他看到她渐渐丰硕起来的肌肤，红润的脸，乌黑的头发，他开心，禁不住亲吻了她的脸颊。

“我真的好开心，你终于活过来了……阿槿……”

诗杰特地把藏在柜子里的久远岁月的小镜子拿出来。

“来……照照镜子，阿槿，你好美……”

槿花还有些踯躅，有些忐忑。

“别怕，阿槿……别害怕看到你自己！”

槿花战战兢兢的，终于鼓起勇气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脸容。

槿花的眼泪，像春水涓涓流下脸颊。

“诗杰……我活回来了，都亏了你，是你救活我的……”

那夜，他们睡在一张床上，两情相悦而缠绵。

仿佛回到了吉隆坡昔日的雨楼公寓，回到他们缱绻的时光。

诗杰诚恳示爱：“阿槿……我心里再没有羁绊，没有牵挂，没有任何阻碍。我爱你……阿槿，我要跟你永远在一起！我们曾经错过了很多次机会，是老天注定吧……在纽约，在你濒临死亡的一刻，我把你从死神手中抢夺过来了，我不会再让这个机会溜走了。你是属于我的……我们回去纽约，马上结婚，好吗？”

“不！诗杰……不……”槿花惶惑了。

“为什么不呢？你还有什么牵绊？”

刹那间，槿花涌起了无数黯痘画面。想起了亚七，那么刻骨铭心的爱恋，但他却选择了作孤独的狼，选择了悲剧的宿命！想起了在她生命中最晦暗的时刻短暂出现的向宏。也想起了与诗杰

的温馨画面——在野地采撷山芋叶时去寮子里避雨，青春的迷惘，朦胧，第一次对诗杰产生暗恋。但他的目光，却倾注在槿秀身上！还有，因为他错把她当作是槿秀，错误的一次拥抱，令她产生青春期的绮梦。他毕竟是她生命中的初恋啊。经过际遇跌荡、重重波折，这个男人终于向她求婚了。何其幸运，不是吗？他的胸膛，她曾经伏在那儿哭泣，他的肩膀，曾经是她疲惫时的依靠。她病、她消沉、她濒临死亡时，把她从死荫的幽谷拉拔出来。还有哪个男人，会对她如此好呢？爱，难道不是患难中的扶持吗？

但她还是惶惑地选择了逃避与婉拒。

“诗杰……我知道你爱我……可是……我的生命已经伤痕累累了，走过了死荫的幽谷……我不敢奢望什么！不敢再有承诺。因为……我也不知道，何时癌症细胞会再来侵袭……我不能陪着你走完人生全程啊，诗杰，对不起……”她冷静地祈求；“诗杰……别人拥有一次生命，我多了一次，还有什么好遗憾？好埋怨呢？谢谢你……我别无所求了，只希望，你帮我买两张机票，陪我回去马来西亚一趟，好吗？”

“你想回去？回去干什么呢？”

“我想回去探望我妈妈……然后，我准备去一趟泰南和平村，找寻我哥哥卫民……不管他活着也好，死了也好，我都要得到一个答案！这是我半生来的心愿，也是我爸爸，我们一家人的心愿啊。”

“好吧……我陪你走一趟！”

槿花感激的紧紧拥抱住诗杰。

“谢谢你，诗杰……谢谢你……”

第八部：历史的深寒

（1995—）

（5）遗忘，是最好的疗伤药

阳光很猛，晒得柏油路蒸发起一阵热焰。

车子朝着朱卡的方向奔驰。沿途是稻田、农舍、盐田、沼泽

地带偶尔闪过几株海底椰树。车子渐渐离开了柏油路，转进了路旁的马来甘榜。沿途见马来村民在剥椰皮，有的在树下的吊床休闲，村童在玩陀螺嬉戏。越过小甘榜，再驶向更荒凉的异域。道路是黄泥、砂土、水坑处处，车子不断颠簸，简直把槿花的肠胃都搅翻了！她感到不适，捂着胸口。

“你不要紧吧？”诗杰递给她风油精。

“还可以……我没事……”她搽着风油精。

“不要望外面……视线保持平视，会好一点。”

偏偏槿花难耐诱惑，贪婪地饱览路旁的风景。她不想再错过什么了，“预示”中的画面：无数的玻璃瓶子、木雕、握雕刻刀的伛偻身影……也许任何一样，都会突如其来在视线中闪过吧？谁知道呢？这该是她最后一次机会了。她怎能再疏忽，再错过什么呢？车子越过了荒凉的沼泽，又见阴翳的树胶园。树是嫩树，树龄不大，手腕大的树身，但已开始割胶了。每一棵树身都吊挂着杯子，割破的树皮，淌着乳白色的汁液，沿着弧形的沟，流在杯子里。橡胶树其间，还栽种着黄梨，一排排，整整齐齐连绵而去。

“还有多远啊？”诗杰问司机。

“就到了……前面就是了……”

槿花与诗杰互望，难掩兴奋。

果然一会儿，车子已来到了那座隐藏在野林中的寺庙前。

周遭一片静寂！宛若嵌在山林间的碧湖一般静寂。只见寺庙篱笆外有几档小贩，摆卖着水果、黄梨、罐装饮料。还有一些纪念品。狗儿懒洋洋地卷缩在树荫下，似睡着了。小孩则睡在吊挂在凉荫下的沙笼摇篮里。一两个僧人在搬运着水泥与砖块和玻璃瓶材料，修补围墙。除了僧人修墙的缓慢动作，一切静寂，静寂得时间也仿佛凝固了似的感觉，仿佛一切活动都停顿了，世界在这一刻被抽空了。没有了纷争、烦恼、仇恨、忧伤。

槿花下了车，在烈日下昂头望那座宏伟的寺庙，她惊讶住了！

那怎么可能呢？虽然听说了，来之前就听说了，这座寺庙全是一个一个玻璃瓶子砌造而成的！她还半信半疑，眼前的景象却令她眩目。那真的是玻璃瓶子啊，成千上万……不不，至少是十万，甚

至不只这个数目！就全靠这些玻璃瓶子，一个连接一个，以水泥堆砌而成，居然能建立起这座双层楼高，还有一个尖塔的寺庙。

这……简直是鬼斧神工的奇迹啊。

“阿槿……是这里了，肯定是这里了！”

“诗杰……我们找到了，找到了……”

槿花不由自主走上了石阶。石阶的栏杆也是一个个玻璃瓶子堆砌成的。

她与诗杰脱下鞋子，上了寺庙二楼，大殿里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槿花禁不住肃然合十膜拜。寺庙的隔邻，是另一座建筑，依然是玻璃瓶子砌成的，是游客的休闲处，摆卖一些雕刻、珠链、书籍、汽水等。有个僧人在为游客解说签语，并洒上花水赐福。——槿花看见了，摆卖的木雕品中，赫然是鲁迅，还有毛泽东！

几乎是直觉的，她知道这次找对了地方。

槿花屏息，手在木雕品上抚摸过，她慢慢走进了后堂的斗室。

斗室光线昏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木雕，满室的木雕！摆在桌面上的，搁在窗前的，床头、堆在地上的，全是木雕。而且来来去去，全是同一批人的脸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大林、毛泽东……鲁迅……天呀，原来她“幻觉”中闪现的画面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那么……雕刻者……该就是哥哥了？槿花抚摸着一个个的木雕，百感交集，望住那个正在埋头雕刻的伛偻的背影，唤了声：“哥哥？”

那人终于搁下雕刻刀，缓慢地回过头来……

他头发已经灰白了，瘦削的脸，空蒙茫然的眼神，迟缓的动作……天呀，这是哥哥卫民吗？这怎么可能是哥哥卫民？槿花犹记得，他神采飞扬，气宇轩昂的样子。他被父亲责骂，慨然宣示他的革命主张的神情！他一身白衣白裤，在校园荡着秋千，荡得老高，像要飞向蓝天一般！他对着妹妹讲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他对着女同学朗诵诗歌：

——倘若……

我们不能如山一样的镇守！

便沦为云一般去流浪……

像非洲土人被驱赶上奴隶的船舶，

从此没有了云，没有了故乡……

那个神采飞扬的哥哥呢？那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青年呢？他怎能早衰、颓靡、伛偻成这样子啊？

更令槿花感到意外沮丧的是，她连唤了他几声“哥哥”，他始终茫然以对。他仿佛看着一个陌生人，看着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看着一个生命与他完全无涉的人！

“哥哥……你活着，你真的还活着啊！”

槿花忍不住扑在卫民身上：悲喜交集地哭泣。

但卫民始终茫然、腼腆、困惑地推开了她。

“你……你是谁啊……我们……我们认识吗？”

“哥哥……我是阿槿啊，你怎么啦？你什么都忘啦？爸爸死了，妈妈也去世了……他们在生前，一直期盼着你回家呀！我们一直等待，等待……等待到战斗过去了，等待到你们部队退守马泰边境，等待到终于签署了和平条约，妈妈等待到头发也白了，病了……去世了，一直没有任何的音讯。你究竟……究竟是为什么不回家呢？为什么啊？”

“我……我是谁？我还有家吗？”

“哥哥……你真的……什么都忘记了吗？”

槿花心揪紧了，欲哭无泪的。太荒谬了，太不可思议了，不是吗？二十年了，熬过了多少个寒夜梦魇？走过多少荆棘满途，血泪斑斑。她以为哥哥早已葬身森林的沼泽中了，尸骨无存了。但抱着一股执拗的信念，她没有放弃，她继续耗尽心力，一步一颠簸地找寻，终于找到了他！但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答案：“我是谁……我还有家吗？”这答案……太残酷了吧？太令人啼笑皆非了吧？她历尽艰辛，死去活来，染了痼疾，终于锲而不舍找到了哥哥，但哥哥竟然失去了记忆，遗忘了一切？遗忘了献身革命！遗忘黑森林里艰苦的战斗！驳火、饥饿、受伤、撤退、长途跋涉、肃反运动，等等等等，他都忘了吗？每一个画面？临走的前一夜，

他与爸爸激烈的争辩，与妹妹的深谈，他都忘了吗？遗忘了他的所有革命理论吗？遗忘了国际歌？遗忘了他的战友？同伴？惨烈的考南康战役？挖地道？所有的所有……但他为什么潜意识里把所有的木雕刻塑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鲁迅等的脸谱呢？

槿花不甘心啊！她真的不甘心啊！

“哥哥……我是阿槿，你的亲妹妹啊！你再想想，真的忘记了一切吗？忘记了我们曾经梦想拥有的那片翠竹林吗？忘记了木薯芭吗？忘记了你警察抓去，被殴打的伤痕吗？……忘记了我们一起唱过的歌吗？”槿花哼起少年时他们共同唱过的歌，图勾起卫民的记忆。

——拿起了锄头锄唷，拿起了锄头锄唷，锄呀锄起野草呀好长苗……禾苗长得高，大家收成好，拿起了锄头锄唷，拿起了锄头锄嘀，锄呀锄起野草，好长苗。

槿花尝试用尽一切方法，引导着卫民的记忆：

木薯芭、荡秋千、打篮球、仰慕他的女同学、砍竹、与爸爸的争吵、母亲给他煮的面线鸡蛋、有次他派传单，被警察抓了，殴打得背部满是瘀伤，母亲含着眼泪帮他搓揉跌打酒的情景！他都忘了吗？他怎么能忘啊？还有，临走前那一夜他对她讲述的社会主义理想；

“XXX 指出资本主义这样的客观现实：工人不断受奴役，他们的生产力量，数量越大，他们就更贫穷！工人们制造的商品越多，他们自己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所以劳动者应该觉醒，团结起来，摆脱加诸在他们身上的镣铐……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什么可以丧失的劳动者来说，根本不是一种损失！而且，他们必须通过旧社会的灭亡，才能获得一切。”

卫民似乎有些微触动，旋即，恢复了茫然与颓靡。

他木然地、迟缓地转身去继续他的雕刻。

他雕刻得那么用心、专注，每一个塑像，虽然是重复的，但几乎保持一个模样，没有大小，瑕疵，像嵌在寺庙墙上的每一个玻璃瓶一样，均匀完整。

“究竟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啊！”

“阿槿……算了，凡事不能强求啊……”诗杰劝慰。

“可是……我真的不甘心啊……”

在她悲愤、沮丧、彷徨、无所适从的时刻，突然有个声音却把她唤回现实。

“你不要伤心了，你应该接受事实……陈小姐。”

槿花回头，见到了随后而来的老马共阿炎。

“你想知道你哥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吗？”

槿花、诗杰齐困惑，渴盼地望住那个老马共。

老马共淡漠的脸上，骤地涌起了一阵不易觉察的微微战栗。

哥哥卫民究竟遭遇了什么？一定很可怕吧？

“我原是隶属八支队的，但你哥哥……是后来撤退到马泰边境，才拼入我们的队伍的。他那时已经意志消靡，毫无斗志了！听说他曾经在芭里吃野菜中过毒，体内的毒素一直没有完全清除，所以身子虚弱，粗重的挖地道工作，他几乎没有参与。几次政府军的空袭，他惊惶失措，拖累了同伴。肃反运动一来，他自然被冠上许多莫名其妙的罪名。我也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快就采取行动！他们带他到山坳，叫他背转身，一颗子弹就朝他后脑开了。队伍里没有人敢说什么，等我悄悄摸黑赶到那儿时，他已经血淋淋躺在山沟里了。我爬下去，发现他还有一丝鼻息，就把他扛到村里，把他交给了一个泰国僧人。泰国僧人就带他来到这座玻璃庙藏身……他妈的，他的命可真的硬呢！子弹刚刚嵌在他脑袋壳，一直没有取出来。奇迹般的，他竟然活下来了。但他所有的记忆，都遗忘了，遗忘得干干净净……其实这样也好，不是吗？有什么好值得记忆的？芭里的武装斗争，内部肃反运动，都是血淋淋、粘糊糊，像婴儿诞生时的血污与羊水搅拌着，一团糟的……能遗忘，岂非是好事？”

槿花几乎简直难以置信，望着老马共。

哥哥竟然遭遇那么可怕的死去活来，能遗忘一切，真的是庆幸了。

“哥哥……头壳里还嵌着子弹吗？”

“他能活下来，真的是奇迹了。”诗杰也百感交集。

“合艾和平条约签署了后，我有经常来探望他。他却连我是谁也不记得了，听庙里的和尚说，他偶尔会头痛欲裂，满地打滚，但念了经，就抑制住了。他就这样躲在玻璃寺庙一角，帮忙泰国僧人建造、修补这座玻璃庙。闲空的时候，就自然地拿起刀和木头，潜意识般的不断重复，雕刻下这些人像。”老马共慨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什么都忘了，偏偏记忆中还存有马克思、列宁、鲁迅这些人的脸谱呢？是不是……意味着，这场民族解放的革命，所有的战斗、潜伏、饥饿、学习、肃反……都是不值得记忆的惨痛过去？而只有这些人的思想、学问，还有火花？还有智慧的闪光？值得记忆……”

槿花望着哥哥伛偻的身影，眼泪慢慢滚下。

“可是……我还是不甘心啊……难道亲情就是该抹去的记忆吗？”

“你不甘心什么？我们……那些千千万万的死难的老战友就甘心吗？”老马共苦笑。“人们不断地质问，为什么马共会失败？东欧共产阵营为什么会解体？社会主义为什么会走向末路？你一言我一语，但都是事后孔明……冷眼看世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早已在绝大多数共产党身上荡然无存了！虽然，几乎所有的共产党还标榜着‘忠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他们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根据他们‘本国具体情况’，有着不同的诠释。因此，什么‘共同崇高理想’，什么共同的长远利益，都是虚假的美言。绝大部分所谓的共产党在兄弟党的关系中，充分体现了市侩气与功利主义，一切从实利出发！因此，你可以看到，我们被切断了支援，被残酷地遗弃，这才是我们战败的最大原因啊！”

……

槿花委实不愿去探索革命的悲凉尾声的根由。

走过跌跌撞撞的岁月，从偷偷读着鲁迅的杂文，收集有关马共的每一份剪报开始。生命中充斥着这些革命、理想、血污、梦魇的记忆。够了，真的够了，为了这些，生命背负着重担，匍匐着前进，够了！为了它，牢狱、拷打、污蔑、挫伤、屈辱、躲藏，消耗了她大部分的青春岁月……最璀璨最美好的时光，都虚耗了，最刻骨铭心的爱恋，都耗掉了。够了，真的够了，摆脱它，让她

喘口气吧，行吧？

但她不舍得就这样离开哥哥……

尽管诗杰一再催促，她仍然坚持留在泰南。

槿花每天给哥哥送饭，看着他工作。哥哥重复着每天的工作，像课业一般，搅拌水泥，把玻璃瓶子一个个嵌入墙壁，糊上水泥，让它牢固。闲暇时，哥哥就默默地、专注地、眷恋地从事自己的雕刻！生活就像溪涧流水，潺潺而去了。生命的延续，犹似森林里的山藤，炮火蹂躏、刀砍、脚踩踏，但一阵山雨过后，悄然又长出嫩绿，见山壁，便攀岩而上，见洞穴，便穿越而过。见石头阻挡，便扭弯自己，旋绕而过。山林的静寂，寺庙的详和，晨钟暮鼓，岂非是走过战火、满身鳞伤、遍体血污、沾染泪水的生命的一个最佳驿站？最佳的归隐处？槿花看着躺在树下吊床睡着了的哥哥，在夕阳余晖的暮鼓声中，她突然间大彻大悟了。找寻了二十几年，万水千山，颠簸跋涉，一步一血路，究竟她想找寻回的是什么？是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是……找寻回像柏林围墙般倒塌，像纸鸢般飘远的解放？革命？“社会主义”的理想？第五友谊村蒙尘的有关于马共历史的书籍、大王根、纪念品，年轻马共向游客阐述的，是不堪回首的革命梦呵，饥饿、挫伤、血污、躲藏、内斗、清算……只能靠绑输精管的悲凉笑话，‘大王根’壮阳药的传奇，来填补对革命对生命对历史的嘲弄！

而遗忘，岂非是最好的疗伤药？

遗忘。岂非是哥哥最好的归宿？

槿花把母亲的那张素描留下来给哥哥……

在夕阳余晖中，她终于向玻璃庙挥手，向那沉睡如塑像的不屈灵魂挥乎！

“哥哥……再见了，哥哥，愿你长命百岁……”

德士辗过泥泞，在滚滚的黄尘之中慢慢远去了。

节选自长篇小说《赤道惊蛰》
马来西亚：爝火出版社，2007 年

梦里阳光灿烂（节选）

宋　雅

作者简介：

宋雅（1938—）原名蔡镇华，祖籍广东澄海县，生于马来亚柔佛州峇株巴辖，后随家人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1962年进入报界，直到1998年退休。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已出版短编小说《呵，我是青年了！》（1959）、《绿色的藤叶》（1961），中篇小说《永别了，忧郁！》（1968），中短篇小说集《赶上时间》（2005），短篇小说集《大鼓雷鸣》（2010），长篇小说《梦里阳光灿烂》（2010）、《赤道上的冬天》（2014）。小说《大鼓雷鸣》获1983年第二届金狮奖推荐奖、《梦里阳光灿烂》获2012年首届方修文学奖优秀奖。

第2部

（七）

“5•13事件”引发的学潮平息了。

各家华文中学恢复上课。学潮的余波所带来的暗流，仍然在各中学里滚动……

各校学生选出代表，成立“学生免役代表团”，该团阵容庞大，共有55人，都是各校精英学生。

代表团主要任务，是保障学生们的权益，不再被征召入伍；同时也深入社会民间，争取各界人士支持，以及筹募捐款，作为官司诉讼费用。

他们为被判罪的40位同学上诉，要求辩护律师李光耀先生，聘请伦敦皇家律师布里特，来新在高等法庭抗辩。

布里特要收取三万元律师费，学生代表团答应了。他于是飞来新加坡，第二天，五、六千名华校中学生，在羽球馆举行盛大茶会迎迓贵宾。布里特以英语演讲，由一位精通英语的学生翻译。学生代表团的领袖，也上台演讲；律师和学生领袖的演说，引起全场热烈掌声，激情欢呼。

在基里玛路这座羽球馆内，像个大火炉，散发的热流，激荡了在场数千学生，羽球馆内沸腾了。

学生们情绪亢奋，但是秩序井然不紊。人人手上都分到一盒蛋糕、包点、香蕉和花生，茶会结束后，学生都自动将花生壳、香蕉皮放入纸盒，由负责清理会场的同学收集带走。学生们散会回去后，羽球馆内清洁干净。

数千学生的纪律表现，让布里特律师非常感动。

翌日，各家日报都报道，这盛大集会的新闻；另一家二日刊《新报》，图文并茂，详尽报道大会过程情况。

这家刚崛起的《新报》，是由资深老报人傅无闷、李西浪和黄科梅等人创办的。该报的崭新面貌，让社会人士耳目一新；该报坚守正义立场，报道学生、工会以及进步团体的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爱戴。

被判罪的学生们上诉那一天，上千中学生在高等法庭对面大草场集合，布里特抵达法庭时，大草场上发出雷鸣般震耳的掌声。

开庭第二天，控辩双方陈词完毕，法官维持原判。

不过，审案当官表示，假使学生签下保证书：18个月内行为良好的话，他就将会撤消监禁的判决。

法官向被告学生逐个询问，学生们都拒绝了。他们宁愿坐牢，也不屈服。

“好样的！”草场上的学生们，也学石抗说这句中国北方话，夸赞不怕坐牢的同学。

“学生免役代表团”不为这个判决所动摇，他们决定继续向伦敦枢密院上诉。

学生们像往日一样，照常回校上课。课余，却私下议论纷纷，多数同学表示，坚决作为被判罪学生的后盾，要向英殖民地政府抗争到底。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激昂的歌声，在各间华文中学里，像汹涌的波涛，掀起的澎湃浪潮，在学生们的心坎里翻腾……

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石抗、清原、秀琴依旧勤奋读书。年底会考，过关了，并且取得殊佳成绩，国、英、数三科都获甲等。

翌年，他进入一家日报当见习记者。那年他已22岁。

清原出生于昔加末，那是柔北的市镇。他少时在那里度过好长日子，日本鬼子兵南侵后，他才随家人到新加坡来。

他有语言天才，广府话、客家话都会讲，由于他长住后港，潮州话讲得特别流利。后港的教堂很多，七条石一带，人人都称“神父地”，一座天主教堂，附近一带地区都属于教堂产业。清原为了学讲英语，每逢星期日也上教堂，听修士解读英文圣经；他也参与教堂Sunday School跟一些年轻人学讲英语，所以他的英语也讲得很流利。

报馆认为他的潮语流利，又会讲几种方言，于是派他驻守新山办事处，负责采访新山新闻，新山潮州人很多。此外，须要时常到各市镇巡回活动，如到巴株、居銮、芙蓉、昔加末、马口等地，跟通讯员联络，并且拜访各地闻人，借此推销报份，或争取广告。他的工作委实很繁重，但他却干得蛮起劲，毫无怨言。

秀琴好久才能与他见面，使她常有孤独、寂寞的感慨。

因此，她时常在星期日去石抗家。

那年，秀琴已21岁了。

她的穿着一向很朴素，那天，她穿了一件浅蓝的长裙，柔软黑亮短发微弯的贴着耳旁，衬托出她的脸庞，像明月般皎洁，而且笼罩着一层安详的光辉；眸子里流溢着梦幻般恬静的神情。予人感觉，就宛似一朵纤尘不染的百合，玉洁冰清，质朴无华；而那常挂在她唇角的微笑，尤使人感到亲切又柔和。

“琴姐，你越来越俏丽了。”

“你别逗我，我可是你的老大姐哩！”

闲聊、逗笑之外，“姐弟”也常为这沉闷的日子，深感浮躁、不安。尤其是石抗，近来，他老爸常来电警示他要安分守己；有时还悄然来探察石抗的行动。

石抗埋怨地向秀琴诉苦。

“老爸关怀儿子，那是十分自然的事。你爸爸说得有理，就该听他的；讲得离谱，也不要顶撞，或者生气……”

秀琴又说“清原哥到新山之前，曾经交代我，好好关照石抗小弟！你要听我的话哦，如果我批评你，那也是传达清原哥对你的关心。”

“知道了，谢谢清原哥。”

“对我呢，不用谢了？”

“谢了：琴姐，”石抗又提议：“我们有空，就坐火车去新山探望清原哥，同时到那儿游玩。”

“他呀，不一定常在新山，要去见他，需要提前几天拨电给他。其实新山也没有什么好玩的。”

石抗有点失望。他那双大眼睛流露的目光，不停闪动，旁人一看，就看透他的心思。

“好吧，等放假再说吧。”秀琴安抚他，接着问：“对了，那本《大众哲学》，你有没有仔细读它？”

“已看完了，这本理论书，深入浅出，容易看懂。”

“你有什么感想、心得？”

“它启示我，对事物的分析，要客观，不要片面或以管窥豹，只见一斑点，就妄作定论……”

“石抗小弟，你已长大了，见识也扩大了，真行！”

“我已把这本书转给克难同学，他去年搬迁到芽笼去居住，所以转入中正总校去。”

“希望他读了这本书，能克服一切困难。"

（八）

1955 年 2 月 15 日，因“5.13 事件”被捕的学生，他们最后一关上诉，遭英伦枢密院驳回了。

华校中学生感到失望、愤懑。

各中学学生在课余集会，“免役代表团”领袖，发表激昂演说，呼吁同学们不要气馁；同时也抨击殖民地统治者，对人民的强权压制政策。

“2•15”恰是新加坡沦陷纪念日。13 年前的今天，英军白思华将军，带领属下官员持着白旗，走入武吉知马福特汽车厂，向日军将领山下奉文签下投降书。

有的同学以这个历史上可耻事件，在集会上，暴露英殖民地统治者的丑陋面目：

“当年英澳印 10 万联军，竟抵挡不住三万日军，从北马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临危时，才从监牢释放大批政治犯，仓促组成义勇军，两千热血华族青壮年，加入义勇军；英军当局只发下一些‘老爷’（闽南语：落伍、陈旧的意思。）枪支，就这样上前线血战，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他们多半牺牲了……

“华人义勇军的英勇奋战，也使日本鬼子兵不少官兵伤亡；日军第 18 师团指挥官牟田中将，在林厝港登陆时，也中弹受伤……”

“日军攻陷新加坡后，立即展开报复行动，在大检证时，抗日人士、知识份子，以及被认为可疑的无辜百姓，被押上罗厘，载入山芭，载往海边，全被枪杀了，被屠杀的人，多达七万余。”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英军厚着脸皮，重返新加坡、马来亚。和平第一年，人民在2•15纪念日集会悼念牺牲的同胞，竟被英军当局派出军警镇压，四个平民当场被枪杀，10位著名民主人士被捕、驱逐到中国去……”

同学们上了一堂，悲壮又哀伤的历史课，他们咆哮了。

“我们要向英殖民地主子讨回公道！”

“我们要政府无条件释放被判罪的同学……”

石抗也参加这次集会，当天下午，他带着一颗激愤的心回家。

雨季的黄昏，天色阴沉灰暗。

“这么迟才回家？”老爸坐在前厅，神色严肃。

“爸，你有事？”

“我是来探望阿青嫂。”

“她已恢复健康，气色很好。”

“亦新来信报喜，他已结婚了，娶了一位山地姑娘。”

“山地姑娘，会说国语吗？”

“台湾的国民教育制度不错，小学教育免费，山地少年儿童都入学念书，当然会讲国语。”

“比新加坡进步，英政府才不管我们华人的教育……”

“别乱说话，会惹祸的。”

“我知道了。”

石抗心里为亦新感到欣喜：山地姑娘一定好漂亮，那首《阿里山的姑娘》不是这样赞美吗？想到这里，他抬头问老爸：“爸，我们要寄贺礼去呀。”

“我老早就汇钱去了。”

其实，石抗早就听细妈说，老爸经常汇钱去台湾送给亦新。

“阿青姨就盼望儿子早日成家，生活安定后，接她去台湾。”

“快了，阿青嫂，很快就会去。”文祥突然转了话题：“近来，工潮迭起，局势很不安定，你绝对不可参加那些活动，这不是闹着玩的。”老爸的语气变得严肃、脸色也很沉重。

“我知道了。年底，我就要会考，现在已更加关心功课，哪有时间做别的事。”

“这样就好。”

老爸说完，到前园、后园巡视一番，回到屋里对石抗说：“我打算把屋子重新装修一番，年底之前就做，不妨碍你温习功课吧？”

“不会。园地宽阔得很，我到处可以念书温习。”

“好了，我回店去了。”

文祥回老家来，其实有其用意，不止是探望阿青姨，另一个目的，是突击观察石抗的行动。因为岛上气氛，近来阴霾密布，使人压抑，沉闷又紧张。

年中五月间，在亚历山大路的福利巴士公司，爆发工潮。

巴士公司资方勾结黑道人物，雇请黑道份子当司机，强行出车，惹怒了罢工工友。于是，300 多名工友聚集厂外，组织纠察队阻止厂方出车。

华校中学生一批又一批，乘坐罗厘涌到车厂外。他们捐钱，运送粮食，支援罢工行动。

男女学生们在那里，唱歌、舞蹈，慰问工友，鼓舞工友们的抗争士气。

石抗没法参与这次活动，只是捐了一笔款项。因为他老爸派了两个伙计，到树林道家来监守石抗。两伙计上午驾车载石抗上学，下午放学又载送他回家。

起初石抗千方百计想逃出去，那两位伙计求饶：“细舍，你一走，就打破我们的饭碗，我们要养家糊口啊！求求你了。”

石抗眼见他们一副可怜相，心软了，只好呆在家里发闷。

秀琴则带领上百名中华同学，加入慰问行列。

警方竟派出大批武装警察，到车厂外，布阵包围，企图驱散罢工集会的工友。警方起初用强力水炮（灭火的水龙），猛射工友和学生们。

现场附近，巴士公司正在扩建停车场，到处堆积花岗石和碎石。在几支水炮冲射下，坚硬的碎石，甚至大石块，像被炸飞的

弹片，四处纷飞，击中周边人群。不少工友被尖利的石块击中，淋湿全身的水，这时掺着殷红鲜血从伤口溢淌出来，染红身体。

旁观的群众悲愤怒吼，他们也投入工友行列中，顽强抵抗警方粗暴行为，一场激烈的肢体冲突爆发了。警方挥动警棍，抛催泪弹，工友和群众则抛石头还击。

眼看两个警察扼住一位少年的喉咙，秀琴毅然冲上前去，愤怒呼号："你们不可以粗野打学生！"

这时，又有两位警察跑来，猛力拉扯秀琴的手臂和头发，把她推倒；秀琴的头部撞到石块，鲜血从她额头直冒出来，满脸的血水流淌着，她昏迷了。旁边两位男学生搀扶她起来，往外疾奔：离开骚乱现场。这两位男生截住一辆德士，将秀琴送到汤申路一间私人医院。

入夜时，福利车厂外的骚乱更剧烈了。到凌晨时仍未停息。比起皇家山 5•13 事件，这场警民冲突更加血腥。

骚乱犹如燎原烈火，蔓延狂烧……

在冲突中，有两名警察殉职，20 几名平民受伤，一名华校生中弹，入院后不治身亡。一名美国通讯社记者，被群众误认红毛便衣警官，不幸被殴毙。

这场哄动社会的大骚乱，终于迫使英殖民地主子施压尽速解决工潮。两天后，在首席部长马绍尔干预下，车厂资方只好妥协；于是在有利劳方的条件下，工潮迅速解决了。

在安微尼亚山医院，秀琴住入单人病房治疗。这是那两位护送她的男生的主意，他们认为进入私人医院，而且住在单人病房，比较安全，免遭警方查问麻烦。不过，私人医院的单人房收费高昂，绝非一般平民负担得起。

新民校友们获悉秀琴住院留医，纷纷前去探访。

石抗和清原是最先探访的校友。

秀琴躺在病床上，左眉上额头，敷贴一片药布。

"还痛吗？"清原和石抗关心地问。

秀琴那苍白的脸，呈露一丝笑意，她傲强回应"不痛！缝了

十几针，没事。”

“什么时候才可出院？”清原问。

“专科医生说，等头部检查报告出来，如果没有脑淤血的现象，就可出院，大概明天吧。”接着，她忧虑地说：“这里的收费蛮贵喔。”

“琴姐，放心养伤，校友们会负担这笔费用的。”

“谢谢大家了。”

过了两天，午饭后，石抗和清原来接秀琴回家。

她左额角上，有一道两寸长的疤痕。

“我破相了。妈看了一定很伤心。”

“这不是破相，是光荣的烙印！”清原的语气，饱含激励，又夹带怜悯。

“是呵，琴姐，你还是那么灵秀美丽。那烙印，是令人感到光荣的，好像战士的勋章。”

“小抗，别太夸张了。”

“不，小抗的譬喻，真贴切，这是英勇救人荣获的勋章。”清原有点激动。

“应该感谢那两位中正男生，如果不是他俩紧急抢救我，搀扶我冲出包围圈，我可能要被践踏丧命了！你知道，当时，警方已开枪了……”

“我认识那两位同学，改日我带你去向他们道谢。”

秀琴绽开了笑容，像朵向日葵，迎着朝阳光芒闪烁，显得自信又傲强！

（十二）

在马来亚独立前几月，英殖民政府展开大逮捕行动，清除亲共活动份子。

1957年，农历新年刚过不久，田清原在昔加末与通讯员会议时，突遭军警包围，共有五人被拘捕。

警方人员也在新山，搜查清原的办事处和住家，取走一批书籍和文件。

秀琴急电通知石抗。

“清原哥被捕了，你千万不要来新山看我，我没事，可是这里的气氛好紧张。”

石抗还没问清楚，秀琴已挂上电话。

他怔住一会，颓然半卧在厅里的沙发上，发愣……

清原被捕，他并不感到意外，令他忧虑的是，清原有什么证据落在警方手里。

使他尤为忧心忡忡的，是秀琴的安危，他深恐秀琴也受牵连他不敢打电话到新山去，就怕电话被窃听。秀琴不让他去新山探望，新山与新加坡仅是一水之隔，可是现在他感觉，两地的距离是多么遥远。落入魔掌的清原哥，他的高大健壮身影，老是在他脑海浮现。

在这星期日，石抗独自呆坐在凉亭里。兼职的印籍园丁，在朝阳下清扫园地，修剪花草，他劳作时，不时偷偷窥望“小头家”石抗的异常神情。

中午时分，烈日当空，亚玉请石抗去吃午餐，他摇头摆手“没胃口，你们先吃好了。”

阿青姨拖着蹒跚脚步，劝请石抗回屋去。他仍不听话，伏在石桌上，一动也不动。

亚玉捧了一碗面线，到凉亭来：“石抗啊，你没有胃口，就吃这碗清淡的面线吧。”

面线还冒着烟，直到它凉了，石抗依然没吃上一口。夕阳西下，余晖逐渐消淡，暮色带来阴郁的暗影，掩没了花园的艳丽色彩。石抗仍伏在石桌上，形形色色的幻觉，一起在他脑海里萦绕。

亚玉又来催请石抗吃晚饭，他冷淡地回应：“我吃面包好了。”

他迳直回到房里拿浴巾、衣服到浴室去。

用冷水冲凉后，他像在恶梦中醒来，精神稍为清醒。可是仍有一股阴影，迷蒙着他那双眼睛，黑色眸子像沉浸在浊水中，迷

糊不清……

“阿抗啊，咖啡泡好了，你要吃的面包，也烤好了。”阿青姨在厨房呼唤。

“谢了。”石抗一手拿杯子，一手捧着盛放面包的盘子，回到房里去。

喝了几口咖啡，勉强吞咽两片面包，他就躺在床上，霎那间又起身：走到书桌旁，拿出高中毕业特刊，他翻阅看，目光落在清原的人头照片上，许久、许久……

“农历丁酉（鸡）年，元宵那天，清原哥在昔加末被红毛警官逮捕了。”他在日记簿写着：“元宵是华人团圆的日子，也是华族的情人节；非常不幸，琴姐和清原哥这对夫妻，却被黑手粗暴地切割分散了，要到哪年哪月才能团聚？——真是无语问苍天啊！”

“琴姐一定万分心痛，清原哥身陷黑牢，一定受尽各种残酷的拷打、折磨……”

“我真想长歌当哭，为他俩的不幸际遇，引吭高歌，抒发心中的积郁。”

他放下笔，取出口琴吹奏那首《茉莉花》，原本是悠扬、愉悦的曲调，这时却蕴含着浓浓的愁意，他整颗心沉浸在悲愤、哀伤的情绪中，但他还是吹奏着。秀琴的清脆歌声，像在他耳边缭绕：“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

他那双大眼睛，不由自主地淌下两道热泪来……

“那愉快的日子，或许不再重见了……”他悲恻地自语。

马来亚独立的前两月，秀琴大腹便便的，回来新加坡，她打电话给石抗，约定在杨厝港实里达一个村落里会晤。

石抗立即动身，准时赴约。

在村落里的一间小茅屋，石抗见到秀琴。

“清原哥已被驱逐出境，到广州去……”这是见面时，秀琴第一句话。

“这么快，就被送走了？”石抗非常诧异，那双大眼睛，流

露怜悯目光，凝视秀琴；她很憔悴，往日润滑的脸庞，呈现忧伤的神情，而且有些发青。

“琴姐，你瘦了，已怀孕要保重身体啊。”

“小抗，我是逃亡来的，在清原的战友安排下，我化装为农妇，在振林山那边乘小船，偷渡到裕廊，然后才来这里。”

“清原的战友？”石抗显现敬佩的神情，凝望秀琴：“琴姐，你是反殖斗士呵！”

刹那间，石抗脑海里萦绕着几位女烈士的幻像：那是苏联的卓娅，中国的赵一曼和刘胡兰。他注视秀琴额角的疤痕，许久许久。

“小抗，你怎么老是看着我，有什么不妥的？”

“琴姐，你是卓娅、是赵一曼……”

秀琴打断他的话，“我哪比得上她们。”

“总之，我敬佩你。”

“好了，这事千万别张扬；我迟走一步，恐怕就落入红毛鬼的魔掌了。我相信他已派人到海南园，盯梢我老家。”

“所以，你不敢去见你母亲？”

“嗯。”秀琴点头，接着细声说：“过些日子再设法跟我老妈联络。”

“这事我可替你安排。”

“谢了，小抗，这事不急。”秀琴手按腹部：“产期快到了，我有个要求，请你协助。”语气忧虑又无奈。

“琴姐，需要我做的，我一定尽力去做。”

“小抗，我坦白告诉你吧，我本来打算将孩子交给老妈抚养，但是……”秀琴硬咽了，说不下去。

“但是什么？你有苦衷，尽管说吧，难道你还不信任我？”

秀琴凝视石抗，夹着叹息缓慢地说：“日军攻陷新加坡后，我的亲生父亲在大检证时，被鬼子兵抓去枪杀了，我的亲生母亲接连几个月，到处寻找爸爸，听说他被枪杀，在马打依干海边那里，尸体已被海浪卷走了，我母亲神经错乱了，竟在那里投海自

杀……”

“唉，”石抗沉重叹气，他不知如何去安慰秀琴。

“那年我才九岁，远房伯父收养了我，养母，就是我现在的老妈，她很疼我；养父养母膝下没子女，把我视为亲生女儿，抚养长大，送入学校读书。养父是在远洋轮船当厨师，每趟出海，总要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每次回来，都买了好多新款衣裙给我，十几年了，养父养母从没责骂我一声……”

“琴姐，那是你很乖巧、勤劳，读书成绩又顶呱呱……”

秀琴岔断石抗的话，继续说：“我妈现在已老了，60岁出头，我怎能再将孩子托交她抚养呢？再说，我老爸也要退休了，我没法报答爸妈养育大恩，如果反而要拖累两位老人，岂不太不近人情吗？”秀琴眼眶微微发红，黑亮的眸子迷蒙了。

“琴姐，别伤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孩子生下了，我会雇请褓姆来抚养……”

“我要你协助的，就是这件事。孩子生下了，须要注册，我拜托你代清原，当婴孩的生父，否则，一个纯洁的小孩，被人当作私生子，前途就蒙上抹不去的阴影了……”

“我明白，我就照你的吩咐，请放心。”

“可是，这事着实太为难你了。”秀琴的语气感激又无奈。几滴泪珠夺眶溢出，在那苍白的脸颊，流坠下来。

“我不觉得有什么为难的，相信我。”

秀琴闭上眼睛，像沉思什么，少顷，她张开眼注视石抗，徐缓又认真地叮嘱：“小抗，这事，千万别让我家人知道，也不要让同学知道，牢记住哦，要守秘。”

“琴姐，我永远牢记着，要守秘。”

“这就好，谢了。”秀琴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放低声量，再三吩咐石抗：“小抗，你家里藏有什么禁书，要立即移走，我是被警方盯上了，恐怕会连累你……”

“不慌，我晓得怎么做。”石抗坚定地回答，可是，他心底却有一股疑虑的阴影在摇晃。他真担心，秀琴也会遭遇不幸。

石抗很想细问她，关于清原的事，却又深恐刺痛她的心，怀孕的女人，是不能受到刺激的，于是，他把要问的事，深埋在心底。

静默一阵，石抗关切地问："孩子的名字，你想到没有？"

"女的就叫恬恬，男的就叫小原。"

"恬恬是个好名字，小原也是……"

两人默默对视一下，秀琴才缓慢、微弱地讲述清原被捕入狱的过程："清原被捕后，就被押回新山政治部，被拷问，一个月后，又被送入居銮集中营去……"

"据说，他是被人出卖了，叛徒供出一切秘密，红毛人情报员，从清原到新山去工作那天起，已派人暗中钉梢他……"

"我到居銮集中营探望清原时，红毛警官恐吓我："你丈夫曾到北马边境去，跟'恐怖份子'（马共）联系，如果他不老实说出真相，那就要一辈子坐牢了……你要劝他，跟政府合作，那么，他马上可以获释，你们夫妻又可团聚……否则，连你都会被抓！"

"我当然不会上当，也不怕威胁，他们要抓，就抓吧！"语气很倔强、坚决。

"好样的！琴姐。"

"孩子生下后，我就回去中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孩子就全靠你抚养了，拜托！"

"琴姐，什么拜托，你又来这一套，真叫我受不了。"石抗心底有个谜团，秀琴为什么不把婴儿带走呢？可是我不敢问她；唯一揣测，或许她有其难处。

翌日上午，石抗向学校请了事假。送秀琴进入一家私人产科医院，办理手续后，又匆匆赶回学校教课。

第二天半夜，石抗接到医院来电，通知他秀琴安全产下婴儿了。

他立即出门，乘德士赶到医院。

秀琴在病床上昏睡。

石抗坐在床边椅上，默默看着她，秀琴的脸色苍白，发青的嘴唇，呈现干燥的白色样子。

或许听见石抗急促的喘息，秀琴微微地睁开眼睛。

“你来了，几点了。”声调绝细又乏力。

“已是凌晨三点。”

“是个女婴，还在婴儿加护房里。”

“那就叫恬恬啦！”

一位欧亚籍高级女护士走来，用英语问秀琴：“你想吃点什么？”

“我要一杯牛奶，和几片饼干。”

护士走开时，望了石抗一下，回头又问秀琴：“你的丈夫？”

“是的，密司。”

“你好幸福呵，丈夫这样 handsome!”

石抗腼腆，畏羞的低垂着脸。

“由她说吧，她是夸赞你呢……”

“我好想去瞧瞧恬恬。”

“你去请那位护士长带你去吧。”

于是，石抗由一位女护士带领，来到加护房外，隔着一层玻璃，到处张望。

“咯，就在左边第三个婴儿床上。”女护士指点他看。

石抗凝望许久，才回到秀琴床边来。

“真可爱的小女婴，脸型、小嘴巴，很像你，她睡很甜。”接着，石抗问：“小恬恬为什么要在加护房里？”

“医生说，怕她缺氧，没事的，明天就可出院了。”

“那我赶回去，清理房间，让你和小恬恬居住。”

“别这样做，这事，我连家人都瞒住，我早已托人租了一房间，在新民中学后边的哥文路，这事也是清原的战友安排的。”

“褓母请到了没有？”

“也办妥了，放心。”秀琴刚喝了热奶，吃了饼干，同时医生又替她注射一剂补药。她的脸色逐渐恢复微红的血色，声音也没那么细弱。

石抗看了，嘴角也挂了一缕微笑。

“石抗弟啊，小恬恬的事，千万要保守秘密。万一，我不能再返回新加坡，小恬就送给你，答应我。”

“琴姐，我听你的，一万个放心。”

“你应该回去歇息，明早还要教课。”

“明天是星期日。”

“唉。”秀琴叹气：“我什么都搞糊涂了。”

“你要照顾身体，暂时抛开一切烦恼，为了小恬……”

“是的，为了小恬，你绝对要保守我们的秘密，将来，小恬长大了，才不会让人说三道四，伤了她的心灵……”

“我明白。”

“行了，你回去吧。”

“好，明天什么时候，我才来接你出院？”

“我会打电通知你。”

“明天见！”

石抗走出医院，仰望东方天际，朝阳冉冉升起，红霞渐渐伸展开来，他走入院外停留的德士：“到后港五条石爵顿路那边的树林道。”

“Yes, Sir.”司机原来是位马来人，但他听懂那些路名。

一路上，石抗突然想小恬的出生日期：恰巧是5月13。——那是新加坡历史上，反殖运动的伟大日子。

翌日清晨，秀琴来电：“石抗弟，护士长说，我吃午餐后，就可出院了。”

“正好，是我下课时候。”

放学后，石抗赶到医院去。先探望秀琴，瞧瞧小恬恬，才到楼下办事处，为恬恬申报出生注册证。

他毫不犹豫的，在表格上婴儿父亲名字空格里，填上自己的名字。

领取出生注册证后，就搀扶秀琴，携带她那盛放衣物的手提袋，秀琴则抱着小恬恬，坐入德士到后港哥文路去。

在一列洋屋中，走入靠近角头的一座屋子。

屋主是个欧亚籍老妇，她的女儿已出嫁，儿子到澳洲留学，留下两间空房，一间是在厅里，另外一间在厨房后边，那是给佣人住的。这两间空房，租金总共是90元，包括家具在内。

秀琴说："很便宜，这位女屋主很善良。"

"我去购买婴儿睡床，还有你的睡床的床布、被子，也要买新的。"石抗说完，就走。

一小时后，石抗坐在家具店的货车回来了，工人把小睡床、床布、枕头、被等物件，搬入房里去。

傍晚时分，褓母也来了。她是一位中年妇女，身材瘦长，满脸笑容，显得慈祥和蔼。她自我介绍："姓李，名绍红。"

"就叫我阿红好了。"她对秀琴和石抗说。

"你是长辈，应该称呼你阿红姨。"

"随便怎么叫都好。"

石抗买了一包炒面，要给秀琴当晚餐。

阿红姨把那包炒面打开，仔细看看，叮咛秀琴："不要吃虾，只吃面和青菜。"

忙了一阵子，秀琴叫石抗回家歇息。

石抗走到门口，阿红姨追上来，吩咐他，"明早记得买麻油、红槽酒，还要买一只新鲜母鸡来。"

"我明天要工作，这样吧，麻烦你去买吧。"石抗交给她几张10元钞票。

"太多了，太多了。"

"阿红姨，以后她母女的食物，就由你处理；我还需要再交钱给你呢。"

暮色下，石抗踱步回家。在路上：他盘算：褓母的工资；秀琴坐月的食物、补品；婴儿的奶粉等等，还有屋租，加上自己修读大学函授费用，粗略估计，需要千余元，这是大难题。

他回家坐在沙发上，冷静思索，如何解决当前面对的种种难题：

向老爸坦白叙述校友有难，急需替她代为养育新生女婴；老

爸虽是开明的人，也是富有同情心的，但他向来就深怕儿子卷入政治漩涡，当他获悉清原是政治犯，被驱逐出境，而秀琴又是逃亡中的反殖斗士；老爸或许会出一笔钱给秀琴，让她把女婴交由养母抚养；接着必定强迫儿子出国留学，远离政治斗争日愈激烈的新加坡，这是石抗绝对不能接受的事。

石抗还有一个忧虑，秀琴当前处境非常危险，随时会落入魔掌；他为秀琴抚养小恬恬之事，让细妈的大哥知道，那麻烦可大了，他曾是华民政务司高级官员，跟他交往的，多半是政府人员，其中有政治部警探，如果一旦获知秀琴企图逃亡出境，必然狠下毒手，以博取争功机会，那么，秀琴的下场如何，这是可想而知。

石抗沉思好久，终于下定决心，遵从秀琴的叮嘱，保守秘密。于是他唯有隐瞒真相，编造故事向老爸撒谎，善意的谎言毕竟有其意义。

于是他立即拨电给老爸："爸，有件事，要请你帮忙解决。"

"什么事？讲。"

"我跟女友同居，产下一个女婴，现在租住洋房……"

"年少轻狂！荒唐。"文祥语调气愤至极，只说这句话，就挂上电话。石抗泄气地坐在椅上愣呆、发慌心中只是担忧怎样解决当前难题，而忘却自己所受天大委屈！——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老爸严词怒责。

他脸呈现失望神情，那双黑亮的眸子暗淡了。

电话铃声响了，石抗起身接听，是细妈的声音，温和又关爱。

"抗儿啊，别担心，有什么难处，细妈替你处理，明天我就送钱给你，你什么时候在家？"

"细妈，谢谢你哦！明天下午三点左右，我到店去，你不用来。"

隔天下午放学后，石抗立即乘德士到新加坡河畔去。

踏入店，文祥在办公室里，石抗叩门。

"进来。"

文祥抬头，望了石抗一下，"上楼去，细妈正等着你。"老爸的语气突变得温和，石抗紧绷的心情顿时松懈了。他疾步上三

楼去见细妈。

细妈给他一个大红包，还有一些补品。

“傻孩子，你爸是一时糊涂，才责怪你，其实他正为这事担忧哩。”细妈盯视石抗一下，她顿时神情略为凝重，放低声量继续说；“你爸接到你的电话后，冲上楼来，大发脾气，自责管教不严，才使你那样荒唐，做出败坏门风的事，后来……”

“后来怎样？细妈请你说下去。”

“我劝说他，事情已发生了，就要妥善处理，总不能逼你抛弃那姑娘和孩子，那岂不是伤天害理？”

“爸爸又怎样回应？”

“他终于冷静下来，沉思好久，才开口说，也罢，就听你的，抗儿绝不能伤害人家的女儿。接着，他要我向你索取那姑娘的相片，我记得你曾送来两本毕业特刊，因为你爸曾出钱登广告赞助特刊出版，一本是华中的，一本是中华女中的，里面有秀琴的相片。我就到房间取出来让他看。”

“然后呢？”

“他翻阅特刊时，我指出秀琴的相片，他仔细注视好久。”

“然后呢？”

“你老爸说了一句话，这女生很清秀。”

“就只说这句话。”

“抗儿，这已足够了。说明他已接受她为媳妇了。”

“谢谢细妈，也感谢爸爸体谅，我要回后港了。”石抗又告诉细妈，他租了一间洋房给秀琴住。

“我不明白，怎么要在外头租洋房，不送秀琴母女回老家住？”

“细妈，我做错了，原本是想把这事瞒住。”

“真傻，这种事，能瞒多久？”细妈虽有责备之意，但语气却饱含深切关怀与怜悯。

“是我错了，洋房已付租金，等秀琴的女婴满月，就回老家住，请你替我向老爸解释。”

“这样做才对，”细妈关爱地问：“请了褓母没有？”

“已经雇请了，是一位勤劳又善良的中年女人。”

“她有照顾产妇和婴儿的经验吗？”

“有啊。”石抗详述阿红姨如何照顾秀琴母女的事。

“这样，我和你老爸就放心了。”

“没别的事，细妈，我就回去了。”

“好好从旁关照秀琴母女。”细妈柔和的叮咛。

石抗顺道去大马路中华书局，买一本日记簿。心想，从今天起，我要写下小恬的成长过程。

这天傍晚，他探望秀琴后，回家沐浴，吃晚饭，回去房里，打开新买的日记簿，伏案写着：

“5•13，小恬恬出生了。5•13，是新加坡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呵！

“小恬恬，将来一定会像琴姐那样，美丽、善良、气质高雅，声音清脆……”

“小恬恬呵，你可知道，我为了你，今天被老爸责骂：‘年少轻狂！’这是我自懂事以来，老爸第一次愤怒斥责我，心里好难受啊。”

“但是，为了小恬恬，我就心花怒放，好开心哦。”

写完日记，他又将旧的日记簿用纸包装，放入衣橱的抽屉里，再上锁。

“过去的已成历史，但愿明天会变得美好！”他在心里自语。

节选自长篇小说《梦里阳光灿烂》

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2010 年

敬你一片蓝天（节选）

陈歌秀

作者简介：

陈歌秀（1936—）原名陈国首，新加坡公民。毕业于新加坡华侨中学，曾肄业南洋大学。1959年加入星洲日报成为外勤记者，1971年获德国政府奖学金到柏林国际新闻学院深造，1979年到柬泰边境采访；也曾演出电视剧及舞台剧，为一名活跃的业余话剧演员。早年曾发表多篇短篇小说，也创作剧本，曾在1972年新加坡文化部及电台联办的“剧本创作比赛”中获奖。出版有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朝阳》（2009）、《敬你一片蓝天》（2011）和《绿洲边缘》（2013）。

劫数难逃　生死未卜

伊斯兰堡的太阳起得早，四、五点天边已泛白，一层薄雾在空气中移动，天气有点凉意。

他们早起，匆匆吃过早餐便准备上路。那辆由司机驾驶的白色联合国爬山车准时到达，又青和永青都穿上了她们必备的回教妇女装束，随身带着需要的证件与物品登车，永青和司机同坐在前座，车子就朝巴基斯坦西北的公路驰骋。一路上，公路的状况还算通畅，路两旁有的地方比较靠山，山也只有约三、四层楼的高度。不久，他们的车子再过一条河，那就是加布尔河，河水浑浊，污染严重，垃圾成堆又脏又臭。路边还有一些政府军的设施。

过了加布尔河，即进入白沙瓦所属的西北前卫省。再过些时候，他们便到达了白沙瓦。他们的营地是在白沙瓦的郊外。

难民营是一所门口不设检查站的营地，由于许多难民都到营外或巴基斯坦的其他地方工作，出出进进频繁，所以就不加以限制。此外，还有不少难民已经回去阿富汗，营里也没那么拥挤了。不过他们有的还是游走在难民营与阿富汗之间，来来去去非常自由。

离娜鲁尔的婚礼时间还有两个小时，蓝又青却迫不及待，想直奔去举行婚礼的一家餐馆。后来只好先把她载到那儿下车，子敬和女儿就坐原车离开现场到难民营去。临走时还再三嘱咐：

“母女相聚，玩得开心一点！”

“蓝妈妈，您要多加小心哦，我们一下子就过来和您会合。”

蓝又青转过头来给他们父女一个微笑并挥挥手，车子便开走了。

当天刚好有市集，市区的街道上特别热闹，人声车声熙攘吵杂，几乎乱成一团。

刚踏进餐馆，新娘子娜鲁尔即奔出来迎接，她拉着又青的手，好兴奋地以不甚流利的华语喊：

“妈妈，妈妈，你来了，我高兴……”

蓝又青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接着两人就紧紧地抱在一起，许久才分开。英语比较能够在母女间传情达意。

“娜鲁尔，你今天真漂亮，我差一点就认不出来了……新郎官呢？新郎官在哪里？我想看看他，看他有什么本事娶我这个漂亮的女儿？”

“法奇尔，快来，快来见见妈妈！”娜鲁尔向店里喊着。

少顷，新郎官便出现在蓝又青的面前。

法奇尔是位壮汉，外形虽然有些粗鲁，却很羞涩，脸上的表情、稚气未脱，一直腼腆地笑着打躬作揖。

“来，我介绍。这就是法奇尔，这是我妈妈，从新加坡来的。”

法奇尔与又青握手，脸上堆着笑容不发一言。

“你要好好地待我女儿呀，不能像阿富汗人那样欺负女人，知道吗？”又青好言嘱咐。法奇尔频频点头回应。他目前在白沙瓦当厨师。

娜鲁尔的兄姊们也个个到齐，他们都已成家，同时还带了好多孩子来参加婚礼。

蓝又青今天穿着一件从头到脚一件式的蓝色印花长袍，头上也包着围巾，俨然是个阿富汗女子，异常新鲜别致。讲话的时候，把遮到嘴边的围巾拉到一边，露出庐山真面目，非常有吸引力。其中有些老难民还认出她，这位曾经为他们服务过的蓝护士。大家因为语言不通，惟有指手画脚，喋喋不休，场面显得很逗趣。

吴永青在来之前已和负责这所难民营工作的同事约好在难民营门口见面。会面之后，他们和吴子敬三人便到营中巡视与了解现状。目前，很多难民都到外边工作，有的也回阿富汗老家，人数锐减了很多，营里的运作也没以前那么紧迫了。

在婚礼上，蓝又青把装在袋子里的两样东西——医生用的听筒和量血压仪器拿出来交给娜鲁尔，并当众向她示范如何应用。娜鲁尔欣喜若狂，一直拿来检验，参加婚礼的一些亲友也涌过来看热闹。

接着，蓝又青从皮包里掏出一笔钱塞到娜鲁尔手中，说：

“今天是你结婚的好日子。我也没带什么礼物。这些钱，你就用来支付你的宴会费用吧！”

正当婚礼聚会达至高潮时。突然之间，一声惊天的轰然巨响，同时还闪着极亮的白光，只听到玻璃碎片散落满地、有几间脆弱的房子也应声倒塌，四处火光熊熊，市集里的人到处蹿跑，人的嘶喊声、哀号声、烈火焚烧的声音夹杂着烧焦的气味一片混乱。

就在爆炸声传出的一刹那，蓝又青感到头晕目眩。她急忙把

身边的娜鲁尔推倒在地上，自己就伏在娜鲁尔的身上，一根木梁子当场掉落在她背上，她一时只觉得一阵巨痛，人便昏厥过去，此后的一切的一切，她都懵然无所知。

当吴子敬和女儿到达现场之际，事件已经发生。先前在途中，他们已听到一声很刺耳的爆炸声，可是不知发生事故的确实地点。如今到了现场，见到现场狼藉不堪的凌乱样子，他们简直急昏了头，子敬冒着烟熏大声喊：

“又青！蓝又青！你在哪里？”

他们一直不停地喊，使劲地喊，可是一点回音都没有。

后来，还是吴永青找到了婚宴餐馆残垣断瓦的门面。她还认得出来，过去每到白沙瓦巡视时，必定偕同事到这间餐馆用餐。没错，她认得确实是娜鲁尔的婚宴地点。

吴永青三步做两步，直闯布满瓦砾的餐馆，她听到四处都是人的哀号和求救声。她尽力大声喊：

“蓝妈妈，蓝又青妈妈。您在哪里？您到底在哪里？我是吴永青，您听到吗？”

还是听不到回应，她急到哭出来。

突然间，在迷蒙的硝烟中，她踢到一根大的木头，放眼望下，她发现木头下有人被压着。依稀看到被压着的人身着蓝色的印花长袍，她想起了蓝妈妈在事发前也是穿着蓝色印花长袍。她骤然惊悟被压的必定是蓝妈妈。她奔过去将被压者侧脸上石灰粉抹拭去，一看之下果然是蓝妈妈。当时蓝又青是伏着身的，背部被一根粗重的横梁压着，她身体下方还压着一位新娘打扮的女性，同时还在一旁捡起一个属于又青的皮包。

吴永青试图将压在蓝妈妈身上的横梁移开，可是不得要领。后来，还是几位见义勇为的男性帮她完成了任务．她不敢将蓝妈妈的身体移动。因为由现场的实际情况看来，蓝妈妈可能伤及脊椎，移动也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她频频用掌心轻拍蓝妈妈的脸颊：

“蓝妈妈，蓝妈妈：您醒醒，醒醒吧，现在没事了！”

看到蓝妈妈没有反应，吴永青赶快摸她的脉搏，脉搏还有微弱的跳动。再把耳朵贴近她的鼻子，还有呼吸。便伏到她的耳边

大声喊：

“蓝妈妈，您要挺住，您不能死，绝对不能死，我们需要您，您听到吗？”

这时，吴永青发现蓝妈妈压着的那个新娘身体在蠕动，连忙把那人从蓝妈妈身体下拉出来。那人懵懵懂懂了一阵子便清醒过来。她发现蓝妈妈不省人事，于是扶着她的身体用英语哭喊着：

“妈妈，你醒！你醒！”吴永青以英语问新娘装扮者：

“你是娜鲁尔吧！不必担心，她还活着。我们在等救护车将她送入医院。”

这时，吴子敬一直被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挡在封锁线外，进不了现场。他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无能为力，一直在原地打转。

没多久，救护车终于到来，吴永青对救护人员说：

“你们扶她的时候要小心，恐怕是脊椎骨折断了，要特别小心。”

吴永青上救护车陪蓝妈妈到医院。临走前，她吩咐吴子敬和娜鲁尔坐联合国的车尾随到医院会合。

救护车不停地在爆炸地点与医院之间奔驰，警车上的警号声也不停地传播着让人听了心惊胆跳。现场尸体横陈，血溅满地，惨不忍睹，极其恐怖。

据初步调查结果，认定是一起炸弹爆炸事件。估计约有七人丧生，几十人受伤。伤亡人数还会逐步增加。事件之后，暂时还没有任何组织出面承认干案。不过一般推测，这是当时塔利班的干案手法。

几十名伤者的到来，把规模不大，设备不齐全的医院搞得乱糟糟：有找孩子的、找父母的、找妻子或丈夫的，人声鼎沸，搞到医务人员晕头转向。

蓝又青是最先被送来的几名伤者之一。所幸当时医院的运作还算顺畅，她立刻就被送进检验室，皮外伤反而很少，只有几处石块飞来击伤的伤口，血流得也不多。造成她昏厥的应该是背部脊椎被屋梁击中，以及发生爆炸时的震动力所致。医生替她敷药包扎好伤口之后，便推她进 x 光室去照相。

吴子敬到医院见了女儿，还心有余悸地喃喃自语：

“要是当时坚持不让她先下车去餐馆，跟我们到难民营去就不会遇到……要是她真的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几十年好不容易才找到她，以后就永远都找不到了……”

娜鲁尔与丈夫此时也抵达医院。丈夫手里还拎着又青给娜鲁尔内装有听筒和量血压器的包包。娜鲁尔见到吴永青便急忙问她：

“蓝妈妈情况怎么样了？醒过来了吗？”

“还没醒，正在照X光。”

“只怪我不好，为什么不把婚礼订在另一天？为什么偏偏又是今天出事？都怪我……”

“我们都别自责了。她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又遇上错误的人为事件。这种事件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谁都预防不了的。我们都应为她祈祷和祝福的。”

“我们刚才已经为她祈祷了。她这么好的一个人，上苍一定会保佑她的。”娜鲁尔的丈夫也表态。

娜鲁尔以不流利的英语说：

“妈妈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她也就没有我，我知道这一次也是为了保护我而压在我身上，她又一次救了我。她那么照顾和爱护我，我永远都感激不尽。”

说完了，娜鲁尔即声泪俱下。

稍后，X光结果出来了。医生证实蓝又青的两节，即第四和第五节脊椎骨折断兼骨碎，必须动较大的手术。她之所以失去知觉料必是这种原因。这个骨伤，也有可能造成她下半身终生瘫痪，而爆炸时的强光和巨响，也有可能造成她脑震荡、失明和失聪。

医生进一步阐明，白沙瓦医院的技术与设备都难于满足这个任务，希望他们另请高明。

到了这关键时刻，吴子敬父女唯有另辟蹊径。吴子敬想起在伊斯兰堡家中，又青曾经告诉他：她每次出国都有买保险，同时随身一定带一个副本。他立即将女儿在现场捡回来那个又青的皮包，打开来看到里面有个牛皮信封。将信封打开，果然那份保险

合同随即出现眼前。他找到了联络SOS紧急救援的电话，便立刻以手机挂长途打回新加坡，说明了整件事发生的经过与伤者的状况。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与交流终获同意，并约好时间和地点派飞机到来接她回新加坡就医。

由于她较少皮外伤，血流也不多，院方不给她输血，只为她打点滴，目前仍处在昏迷状态。

据估计，新加坡方面将派医生和护士各一名，于翌日下午三时左右乘SOS援救专机飞抵伊斯兰堡机场。白沙瓦并不属国际航线，飞机不能直接通达。因此，他们就得在翌日早上从白沙瓦乘救护车到伊斯兰堡机场等候。离境手续一概由吴永青一手办理。联合国的车子也尾随回到伊斯兰堡。

SOS专机于下午三时许抵达伊斯兰堡机场，经过近一小时的添油和检查机件，飞机终于载着伤者、医生、护士及随行护送的吴子敬父女一块飞回新加坡。

飞机上除了一张折叠式的病床之外，还有几张颇宽阔的座位。蓝又青仍然处在昏迷中吊着点滴。医生检验她之后，对吴永青说，又青的体温血压和脉搏都很正常，行程中应该不会出什么状况。护士则以湿毛巾为她抹去脸上和双手上的污迹。

在飞行中，吴子敬不时走到她身边俯下身拉着她的手，和她说着话，百般的关切和怜惜。他为她的失去和付出，终其一生都报答不了。渐渐地忍不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激动地在又青耳边哀求着说：

“又青，请你不要这样就走了……我有许多话想对你说……你就醒来听听我说说好吗？……我真的不希望你走……你也不应该就这样子走。你经历过那么多的战乱和灾难，都没有一次倒下……如今你就想这样一走了之，你不能这么狠心……上一次，你一走就是四十多年，这一次，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让你走的……你明白了，就别走……唔……”

女儿看到父亲那副模样也被感染了。她眼眶湿润，走到父亲身边把手搭在他肩上劝慰：

“爸，您别这样好吗？蓝妈妈一定会醒过来的。以她一生的

慈悲为怀，忍辱负重为苦难群众作出贡献，我深信她一定能吉人天相活过来的。您昨晚一直都没合过眼，再不休息也会病倒的。”

“我不困，我能支持。我要看着又青醒过来。”

医生看到此情此景也过来劝吴子敬。

“老先生，你应该多休息，你也要保重身体。她现在还不会醒来，不过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吴子敬站起来转身问医生：

“医生，请你老实的告诉我，她能好起来吗？我是说她最后能苏醒吗？”

“她的体温脉搏和血压都正常，应该没大碍。你别担心，好好休息吧！”

“爸，您要相信医生的话，别再烦医生了，安心休息吧！”

最后，吴子敬只好在女儿的搀扶下，坐在机舱座位上。女儿帮他扣紧安全带，他把头往椅背上一靠，没一会儿便呼呼入睡了。

护士不时为蓝又青把脉、量血压和体温；医生在一旁静静地在纸上写报告。此刻除了听到飞机引擎由外传来的轻微声音，一切都在安静中度过。

吴永青这时走到医生面前询问有关蓝又青的情况：

“医生，你能坦白跟我讲伤者的实际状况吗？”

“我看，由X光照片显示，她的脊椎有两节骨头碎裂，以及爆炸时的震动威力造成她突然昏厥。不过她的身体情况正常、稳定，一般上不会出现什么大变化。到了新加坡，就要靠脊椎手术的成功与否来决定了。对不起，我想知道你和伤者是什么关系？”

“当年，她发现自己不能生育而忍痛离开了我爸这个独生子，她不愿他就此断了后。在万念俱灰下，她选择了走上救苦救难的路。我的生命可以说是她赐予的。”

“唉呀，这真是太伟大了……”

“医生，我想再问你，如果手术失败，她会不会就此瘫痪或变成植物人？”

“两者都有可能，不过，还是有复原的希望，这也要看她的

意志力。”

“现在我明白了，真是谢谢你，医生。”

在飞机上睡了约半句钟之后，吴子敬突然惊叫了起来。

“又青，又青……你……你不能走……”他的话语含糊，听不怎么清楚，好像在挣扎着。

吴永青躺在另一座位上被惊醒。她推了推子敬的肩膀，然后叫他：

“爸……爸……您在说梦话……又青……她怎么啦？”吴子敬睁开眼睛，定了定神，然后哭着脸：

“我……我梦见又青……梦见她……走了，女儿，我很……害怕……很害怕……难道她不说一声就……这样走了？”

“您放心，梦是反的，您别相信。蓝妈妈在床上睡得好好的……您安心再睡一会儿吧，就快到新加坡了。”

他走过去，站在蓝又青的面前，看了她一下，又俯身去抚摸她的脸庞和手。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低头沉思。

女儿一直跟在他身边，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倒了一杯水捧给他。

“爸，您要多喝水。昨晚到现在，您都没吃过一点东西，但水一定要喝。”

“我知道，你放着吧，我会喝的。”

机长在播音机里说飞机将在新加坡机场降陆，提醒他们扣好安全带做好降陆的准备。顷刻间，飞机终于安全着地。救护车早已停泊在停机坪边等候接载伤员。

当在巴基斯坦国内到处走动时，为了预防随时被检查，他们随身都带上自己的护照等证件，也幸亏蓝又青的随身皮包已被吴永青从现场捡回，证件全在包里，因此入境通关手续异常顺利。没多久，他们便出现在中央医院的紧急部门。

紧急部门事前已经接获报告，做了妥善的应急安排。可是，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在紧急部门的入口处早已聚集了不少各报记者在等候作采访。

原来，这儿的保险公司为了宣传自己执行对客户回报责任之

快速的手法，特地通知各报馆派人来采访这则新闻，这无异是别出心裁和别有用心的。

然而对伤者来讲，时间是最迫切的，必须要分秒必争以确保伤者的安危。吴永青谢绝了所有记者对这件事的采访，她好言应承：一旦事情有了个决定之后，她会随时向他们讲述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希望他们体谅她的处境。

蓝又青躺在推床上立即被推入紧急诊室，多名正在等候的专科医生，开始为她做全身的检验。医生们发现她全身并没有严重的伤口，只有些撞击造成的伤痕。他们根据随行医生与子敬父女的反映，为她测量体温、脉搏与血压，还做了脊椎、脑部、眼睛与耳朵的初步检测。接着便送她到各有关检验室做进一步的诊断。

吴永青知道蓝又青要经过各部位的体检和照 x 光是需要很长时间。为了舒缓在外边等候的记者的情绪与时间，她吩咐父亲吴子敬留在现场等候结果，自己到外边跟记者们作个交代。她一踏进紧急部门大厅，记者们都涌了上来。她丝毫不怯场。因为在巴基斯坦当难民的新闻官兼发言人的过程中，她几乎每天都得面对大批记者的提问以及电台与电视台的访问，都已能熟练地应付自如了。

“在场的各位记者们，我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她以流利的英语发言。“我是 Vivian Goh，在巴基斯坦担任联合国难民新闻官兼发言人的工作。不过，我现在是以伤者的一位亲友的身份来透露一些有关伤者受伤的状况与经过。”

记者们都鸦雀无声：相机的闪光灯也不断闪着。

“伤者是一位六十八岁的单身女性，她叫蓝又青。她是退休的接生护士兼医疗护士，过去曾经在竹脚妇幼医院及中央医院服务。在她一生中，曾经有三十多年断断续续的在世界各地的难民营与灾区奔走，参加各国医疗队的义务工作。干尽一切苦、脏、累、险的活儿，她敬业乐业，毫无怨言。她几乎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苦难的弱势群体。”

记者们都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述。

“就在约一星期前，她到达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我接待她到我家住几天。然后开车往西北的白沙瓦难民营，参加她领养的

阿富汗女儿的婚礼。结果当场遭到计时炸弹爆炸，造成七死几十人伤。她不幸刚好在举行婚礼的餐馆中被一根屋梁跌落击伤，当场昏迷不省人事。紧急送入当地医院，由于医院设备不足，结果还是由 SOS 医疗专机送回本地医治。”

记者有的想发言询问，Vivian 制止说“对不起，还是让我说完好吗？”

记者们都静下来了。

“她目前仍处在昏迷状态中，据当地医生初步检验是她很少外伤，流血少，主要是有两节脊椎骨碎裂，加上爆炸时所产生的震动与强烈的光线，可能就是导致她昏迷的原因。目前的诊断还没结果，不能告诉你们什么。好，你们可以发问了。”

“为什么你和她在一起而只有她受伤，你能说明一下吗？”有位记者问。

“当时很巧，因为到了白沙瓦，她急着想见她的养女，我们就先将她载到举行婚礼的餐馆门前放下，那地方前面就是一个市集，人多很热闹。把她放下之后，由于赶时间我们直接就到难民营去巡视。当我们不久后从难民营回来时，到了现场附近便听到爆炸声。我立刻下车冲进烟雾弥漫的餐馆。在那儿，我发现她的脸向下，被一根很粗大的木条压着，一动也不动，当时她的身下却压着她的养女，养女安然无恙。后来，幸好经过几位见义勇为者的协助下把屋梁移开，才悻悻然把她救出送往当地医院。”

“请问你和她是什么亲戚关系？”

“唉呀！就这么说吧，她虽不是我的亲生母亲，却是赐予我和无数人生命的一位伟大的女性。你们将来也许会知道真相。对不起，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这些，就到此为止吧！”

她再进入医院内室之后，记者们对她最后一段话觉得有点蹊跷，但她已不在现场。记者们起了一点小骚动，然后就散去连忙回报馆赶稿。

回到新加坡以后，为了避免太多的牵扯，吴永青不让父亲和记者们有所接触。深怕记者久缠不放，不慎爆出父亲和蓝又青过去的关系而大做文章，转移了整个事件的焦点。何况，吴子敬当

时的情绪还不太稳定。

后来，医院和白沙瓦方面所做的诊断结果相当吻合。院方将她推入手术病房，并为她做一切有关脊椎大手术的准备。

吴子敬把两名当了专科医生的儿子都叫来，和他们商量对策。他们一见到父亲苍白的脸色，精神萎靡都吃了一惊，频频劝他多休息，并应承对蓝又青的情况给予充分的协助。

吴子敬的长子永彬，目前已是一位神经专科医生，而次子永松则是一位眼科医生。他们都自动请缨加入了营救蓝又青的医疗团队，他们分别从脑部、眼睛和耳朵扫描到主要的脊椎着手、各自施展身手。最后，骨科及神经科医生准备在两天后进行手术，以人造脊椎替换两节碎裂的脊椎，神经方面由吴永彬负责。

吴子敬夫妻每天都在家里和医院病房之间奔走。对吴子敬妻子林如茵来说，蓝又青这个女性在她的一生中几乎要比其他家人对她至关重要。因为是又青的一个坚定、大爱无私的至高决定，致使她有机会和高尚品格的吴子敬结合，生育了三名有着精英因子的后代，并在吴子敬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下过着幸福的生活。“饮水不忘掘井人”，这是任何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的认知。同时，蓝又青在四十多年的岁月里，命运多舛，孑然一身都强忍着对子敬的思念，独自一人承受这些痛苦的煎熬，也绝不回头找他，深怕破坏他的家庭，她始终都坚持自己的承诺，这是何等高尚的一种情操啊！直到最后他们偶然相遇，她却处之泰然，大大方方地和他相处，这也是一种崇高品格的表现。至于她对自己财产的付托，也是早就作好的决定，足见她对子敬深信不疑的信任。

林如茵心里也早作出决定，无论如何，她不但不会对蓝又青怀妒忌和吃醋的小心眼，反而会好好善待这位亲如姊姊的女性，只要她活着的一天，她要又青过着和自己一样幸福美好的日子。

如今，吴子敬一家人似乎都对蓝又青的生死存亡竭尽所能，这一点也不为过。他们都将她当成自己的家人般的牵挂和爱护，祈盼她早日康复。

夫妇二人日间都待在病房里陪伴蓝又青。看着她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只有腹胸部位有着轻微的呼吸起伏，他们经常轮流对她

讲许多话。有时讲到触及情感的深处，他们就是含着泪水也继续说下去，一点也不顾忌旁边是否有医生、护士或其他人在场。

有一天，吴子敬从蓝又青的手提袋里的一个大信封里发现一封遗书。那是她随身带着准备万一发生意外时给子敬的。他很想立刻拆开来看，又觉得不妥，因为人还活着。他在病床的椅子上犹豫了很久。拆呢？还是不拆？内心的斗争异常激烈……

再三和妻子商量后，妻子说：

“我觉得应该拆来看，也许其中有隐情，果真是这样，我们可能还有作补救的余地，你说是吗？”

吴子敬的思潮起伏，觉得妻子的说法极可能有正确性，想了想，终于将信封拆了。一封活着的人的“遗书”，就这样呈现在他们眼前。

遗书的字迹写得很端正，足见写的人是经过一番细心推敲之后写成，且经过抄清的。她写这封遗书时很用心思、很安稳坚定。行文走字间都显示出她要交代事情的决心。最重要的还是对过去生活的缅怀。遗书的内容是这么写的：

“敬爱的子敬：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相信我已不在人世。

在读这封信的时候，请你不要为我感到悲伤，更不要流泪。自从我投身入医疗义工的行列以后，我就预知自己的下场会是凄惨的。可能会粉身碎骨，或连尸首都找不到。我觉得这样轰轰烈烈地死去，总比在纸醉金迷、庸庸碌碌中死去来得幸福。

（读到这里，吴子敬夫妇都痛彻心扉、悲痛不已，不禁怆然泪下。）

“一直以来，我总喜欢回顾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那段路，那是最让我回味和难忘的经历。那时候，你不但品学兼优又具多方面的才华，为人谦和善良，是个富正义感、有理想抱负的好青年。由于自小失去了家的温暖，我一直是个孤单阴冷的女孩，不会爱人也不被爱。后来在你的提携和指导下，激励着我向善向上，才成就了今天的我。

还记得那年在学校叙别会里，我们之间不知是谁撞了谁一下，

我手中的物件散落满地，你蹲下来为我捡起，当时你是那么谦虚和友善。当我一下子认出你就是友校的知名舞台演员时，你也同时道破了我是后台提示工作人员的身份。我真佩服你对生活的细微观察能力，还有你挺拔的身材和风采也让我倾慕不已，在梦中有时都会梦见你。然而，冥冥中我总觉得我们之间似乎相隔得那么遥远，我患得患失，认为太完美的事物一般都不会太长久，其间似乎隐藏着一些隐忧。

第二年，在另外一个话剧排演场，因为女主角遇车祸受伤不能再参演，身为男主角兼导演团成员的你，坚持把我从寂寂无闻的后台提示提出去顶替女主角。我当时确实是受宠若惊，只好战战兢兢地接下演出任务。倘若不是你从旁指导和鼓励，我也不会这么容易就过关。你的知遇之恩我永铭心底。

（读到这里，吴子敬的泪水已制止不住的往外流淌。他闭上双眼沉思，回想过去两人在一起的画面……没想到他在她心目中有如良师益友的好形象，他异常感动也更助长了对她的思念。然而事过境迁，人事已非，一切都已挽回不了。再多的思念只能增添心中的不舍与惆怅……）

“我从小失去母爱，一直都在孤立无助的寄人篱下成长。直到你对我表白了心迹，让我的心有所属和感到无比的安适，我不再失落彷徨，天天都做着：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生活的美梦。在你还未表心迹之前，你母亲曾说要我做她的儿媳妇，这固然是出于关爱。我何尝不想进你家门做你的妻子、你妈的儿媳。邱老师把我当女儿般的疼惜，我相信我们一定能相处得很融洽。然而，事与愿违，我们只是有缘而无份。

在陪我回印尼给我父亲探病时，我看出你的真诚是发自内心的，你比我还关切我父亲的病情。在回程的船上，你轻柔地帮我梳理我被风吹散的头发，我当时真有种轻飘飘的幸福感。接着在我耳边说希望在婚后为你生五个孩子组成一个球队，我说要为你生一打，组成两支球队来对打。我当时说的可是真话，你家中已几代单传，真恨不得能为你多生几个，让家中人丁兴旺，不再为代代单传的事苦恼。就是冒着多生容易苍老之忧我也不在乎，干脆就做个看家的老妈子，只要我的丈夫和婆婆满意，也就知足了。”

（吴子敬此时哭得很伤心，妻子林如茵也陪着他哭。她一边安慰一边为他拭眼泪。）

“后来，我的问题接踵而至。先是本来稀少的月事好久都没来，来的时候腹部下侧热灼灼还有些疼痛。最初还以为是小事，但事实不然。我瞒着你第一次去看妇科医生，医生检验后说，那是先天性的输卵管堵塞，拿了药回来服用，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我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你去德国后，我曾两次找妇科医生再检验，得到的结论都一样，还说我这一生不可能怀孕生子。天啊！我如同得了绝症似的悲痛不已。当时，并没有所谓试管婴儿之类的名堂。就是现在千禧年之后，输卵管阻塞的问题在医学上似乎还解决不了。这无疑是要将一个世代单传的人和一个不能生育的人放在一起，让他们断子绝孙，自生自灭？这万万行不通。我开始决定自己一生中最难也是最不愿做出的抉择。

我必须放弃你，远离你，终止和你的一切联系与来往。让你有机会结识到别的女孩结合生子，生多多的孩子继承你的血缘。可我又怎能执行这个决定？我知道，当时我们的爱情已经陷得很深了。我也肯定你也绝不想分手，如同一对不愿割舍的连体婴似的难分难解。

我于是在暗中策划，主动要你和我上床，为的是我还对怀孕的事抱一丁点的希望。你却坚持要等到我们成亲后才履行这项任务，结果在我苦苦的恳求下，你终在半推半就下，钻进我的被窝。可你有言在先，若是怀了孕你一定负责到底。当时我说自己有防备其实是骗你的。怀孕的事后来还是落空了。我再一次看了专科医生，结果还是一样失望。

回到南大宿舍，我整个人瘫倒在床上睡了三天两夜，日夜不分，不吃不喝不上课。我失落、绝望，再一次跌入了无底深渊，世界似乎也抛弃了我。甚至觉得人生也不过如此，生老病死，没什么大不了的，干脆走上绝路算了。人世间的纷纷扰扰我已经感到厌倦，感到绝望……

最关键的瞬间，我骤然惊悟，自己饱读诗书，是个有为的青年，不能生育就无路可走，难道就坐以待毙吗？我彻彻底底地醒过来，我要自力更生，走一条踏踏实实的路．我要化悲伤为动力，开始

焕发精神站起来，迎接另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同时努力学习，争取到大学毕业考的好成绩。痛下最大的决心离开你，放你一条生路。

直到大学毕业前夕的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一则征聘接生护士的医院广告。应征也被录取了。幸好当时你身在国外不在我身边，也算是上天赐给我一次良机，让我异常痛苦又顺利地离开了你。同时也将自己身后的一切有关联系都切断，慧剑斩情丝，做得干净利落。”

“她已经摆明了要你对她死了这条心，她的这个举措确实是用心良苦，也表明了她对你传承后代的事多么的在意，在大爱的前提下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她的精神委实太伟大太感人了。”

林如茵哭着，揽着吴子敬的肩膀安慰着已哭成泪人的丈夫。

“我从外国回来还不断的找她，一直到几十年后还断断续续地打听她的消息。我对她的误解太深了。我只祈望她早日康复，让我们侍候她下半辈子……”

我们为她的健康祈福，但愿她命大福大。”林如茵安慰着。

他们继续把遗书看下去：

“结束了两年半的接生护士课程，我仍旧留在竹脚医院服务。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你带妻子到医院做产前体检。过后我立刻查你们的档案，知道她的预产期后，我时刻都留意她的到来。有一天她终于来了，我还加了班亲手为她接生第一胎。几年里我不知为人接生了多少婴儿，可这一胎的到来却使我有种久旱逢甘霖的感受。我异常的激动，淌着眼泪抱着婴儿走到你妻子的面前表示祝贺。这一举动差一点暴露了我的身份。当下真想给你送去一百个、一千个祝贺，祝贺你已经有了后，我的一番苦心也不致白费。

不久后，我有幸获得机会到中央医院学护理。毕业后，我被选为一个医疗团队的助手，在手术室协助团队医生的工作。我等着在长年累月的工作中学习，积累了足够的技术与经验后，到世界各地急需救助的地方去发挥所长。

非洲的安哥拉，柬埔寨和泰国边境，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数十年如一日，但身在灾难谷底时，时间也确实难熬，我手记里写得比较详尽。

在我从事难民工作有时感到痛不欲生时，反而是我们俩那段刻骨铭心的恋爱，以及对你们吴家上下的寄望与回忆帮我撑下来了。也许当初放弃了你是无私的表现，但我现在又何尝不是受惠者？所以我觉得这段悲痛的日子，我们可算是一起走过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只是身处异地罢了。

在许多的灾难中，最具共同点的就是：受苦受难的都是家无隔日粮的劳苦大众。追溯其因，应该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隔阂，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之间的隔阂，尤其是贫与富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富人以为穷其手法把财富集积在自己身上，就能安安稳稳地享福，岂知有富人就有穷人。到穷人活不下去的一天，社会就动荡不安，到时富人也会受池鱼之殃。”

“她对社会的贫富不均的现象感受很深，理解得也很透彻，也难怪……”林如茵的话被吴子敬打断。

“她在中学时期便有了这样的看法。当时我们搞学运的左倾同学也都有这样的看法。”

“有一年，为了要找个僻静的地方作一些思考，我和一位同伴到中国的大西南去漫游。我们来到一个很僻静的乡村，那里的人口不多，周围几个乡村总共只有几百人。乡村也仅有一间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只有半间废弃的破烂店面，周围围着一些参差不齐的塑胶布片，里面坐着约四十个小学生。有的坐着小凳，有的坐在地上，他们都全神贯注地在听老师讲课。那位老师是一位初中毕业的当地年轻农民。他没钱升学又不愿眼巴巴看着几十个信莘莘学子失学，便挺身而出来当代课老师，每月只得区区的四十元人民币。那些学生年龄由六岁到十多岁，他们每天一早得爬过几座山，过几条溪，上山下坡，沟沟坎坎。逢到下雨天更是艰难，上山下坡过溪都很容易滑倒。为了安全起见老师不放心还要到溪边迎送孩子，孩子有的还拎着小凳到学校当椅子坐。这是唯一的一所复式课堂，约四十个孩子中分为几个班级，上完这一级，让孩子做功课；再上另一级的课。孩子们都井然有序地认真听课，也勇于发问。跟一般城市里的孩子那种娇生惯养的懒样简直是天渊之别。

见到这种情景，我感到很震撼和感动，也为那位代课老师劳苦功高、锲而不舍的精神敬佩不已。后来下了课，我和代课老师

聊起来，才了解到原来学校是得不到政府和民间的资助，有几次几乎都办不下去了。老师甚至连酬劳都没有仍坚持下来，为了不让孩子们失学。

当时，我突然涌上一个念头，真想在乡村里找一块地，建起一所学校。即使只有一间简陋的课室，只要能让孩子们安心读书，努力做学问和学做人。将来总有几个会出人头地，为乡村甚至为国家干点事，那将是一个大贡献。

我回来屈指一算：如果建成一排三、四个简单课室，加上男女教师宿舍各一间，一间厨房及一个卫生间，省点用十万元坡币也够了。加上学生桌椅、黑板及一些教材也是十万元，总共二十万。再加上十万元做日后开销，只花三十万就为几个村子兴建一所学校，那太值得了。因此，我恳求你赶快为我筹备这件事，越快越好。我等着，就是在天之灵，我也要看到这所学校成长。我多么期望自己也能参与这所学校的教学工作。那些孩子个个都那么天真无邪、求知欲又强，真想将他们培育成材。（乡村的地址我另写在后面）

我现在想郑重的告诉你：我早就立了遗嘱。你就是我遗嘱的唯一受益人。一直以来你就是我最信任的人。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我也列在后面，你可以查阅。

我的遗产包括我的两幢房子，我银行定期存款，来往户头和保险所得，总共应该不下两百万元。如果你需要用钱可以拿去用。不过，你必须为我做好兴建学校的事，同时也拨出一些款项作为救济贫困或遇到灾难的本地人，而不是捐给一些慈善机构去让他们的当事人随意挥霍。我之所以不设立一个慈善基金，无非是手续太繁琐，支出项目也要经过严格的调查，太劳神费时了。就只当是你个人捐出去就省事多了。

对了，在为难民工作的过程中，我曾经记录了许多有关难民工作的手记，目前正在整理与写作之中，希望将来能够完成并出版。到时希望你能够协助安排，毕竟你在这个领域的朋友多，做起事来较容易。

在这里并让我向你贤淑的妻子致敬，她完成了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做得那么完美。

永别了，敬爱的子敬和你的家人。”

吴子敬再看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那天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家门口遇见你，除了感到意外也非常兴奋。这似乎是上天故意安排好，让我有个机会把那些悬而未决的往事向你交代清楚，免得你抱憾终生。

在那里虽和你们共度了短暂的数日，却让我感到无限的温馨与慰藉。我非常喜欢你的女儿永青，我想你是为了纪念我而为她取的这个名字吧？她聪明伶俐，善解人意，跟你一样亲和。我真的很愿意成为她另一个“赐予她生命”的妈妈。她和我无论在生活或工作中，都有很多共同点。难怪我们一见如故，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你老大永彬是我接生的，他大约也有四十岁了吧？不知道他有没有他父亲当年的稳重与风采？或者继承了母亲的热诚善良？还有老二，我真的很期望见到他们，看他们究竟长什么样子？当然，还有嫂子，这些年来她也真不容易。”

看完了遗书，吴子敬和妻子默默地坐着。他们各自抹干眼泪不语。吴子敬把遗书放回信封里，低头静坐在沉思。

后来，还是妻子林如茵先开了口，她说：

“子敬，又青真的不容易。当时你们的感情那么深，她知道了自己的缺陷却不把你占为己有，反而委曲求全，忍痛离开了你，成全了我们。她不愧是一位深明大义的伟大女性。你说是吗？子敬。”

“何止这些？后来她竟选择了独自一人走天下，到处为苦难的弱势群体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她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更伟大。”

……

节选自长篇小说《敬你一片蓝天》，
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1 年

流亡（节选）

贺　巾

作者简介：

贺巾（1935—）原名林金泉，又署韦嘉、于琴、高静明、贺立、古戈等。生于新加坡，目前侨居泰南。曾就读于华中、中正。曾任教师、电台广播员、商行书记、农物业等。学生时期，积极从事学生运动，五十年代中被迫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斗争。八十年代初到泰马边境参加森林游击战争，直到1989年12月战争结束。1951年开始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青春曲》、《沈郁兰同学》、《小茅屋》、《青青草》等皆为名篇。这些早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后来被结集为《贺巾小说选集》（1999）。1960年代因流亡而停止写作达十数年之久，直到1980年代再执笔创作短篇集《峥嵘岁月》，于1999年出版，随后写了两篇长篇小说《巨浪》（2004）和《流亡》（2011）。

第十九章

电台

“这里有位老人，
每天黄昏
爬山不懈，
——他在准备新的长征！”

汽车离开市区，大约两个小时后，来到郊外的一处峡谷，渐渐进入一个村落，眼前只见两、三列双层楼房，样子并不像农舍；带路的友方人员说：“我们已经进入电台范围了。这些楼房是中方技术人员的住处；向右拐，就是电台的办公室和录音室；左拐是你们的宿舍。”

我们先来到一处平房，是医务处，屋前有数丛粉红色的桃花开得正旺。汽车再走五分钟，就到我方人员的住处；下得车来，才知道辛红的车跟在后面。她率领我们走进礼堂休息，两位青年端来茶水，热情地招待我们。

坐定下来，我才看清楚礼堂是在一片树荫下，白的花瓣黄的树叶飘落地上；前面走下石阶，有条柏油路，两旁各有两排双层楼房，是男、女生宿舍和家属住屋；屋旁有葡萄架和橘子树。

距礼堂不远的树荫下，有一座别墅式住宅，是首长的住所，戒备森严。马斌和辛红都住在那里。

礼堂的一旁正对着一个篮球场；再过去便是解放军营地，营地周围种着许多蔬菜。听说下午四、五点经常有篮球赛，许多人聚集在宿舍楼上的走廊看热闹。

辛红在友方人员陪同下，带我们走进山洞参观播音室。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在战争期间也可以如常工作。友方人员介绍说，这里设有警钟，一旦发生故障，立刻鸣响，技术员随即投入抢修，力求在最短时间内修复。

走出地洞，我们仰视那高达九十多米的发射台，巍然矗立着，向东南亚作定向广播；在洞口附近的山坡上，有两座坟墓，墓前摆放着鲜花，是我方人员的墓地。我们只是远远看着，陪同人员没有介绍，就带着我们肃穆地向前走了。

上到山岭眺望，有一个游泳池嵌在翠坡之间，池宽二十五米，

长五十米，专为我方人员而设。每逢夏日，这里都很热闹。听说，编委严亮老先生也常来这里游泳。

我方工作人员的宿舍、办公室、食堂、运动场地等，相当于一个小村落；人数约一个连，工作人员被誉为“没有穿制服的战士”。

在这里，技术工作和日常事务，包括炊事、清洁等都由友方人员负责，为我们省却了许多处理杂务的时间，使我们可以专心致志地投入工作。

电台在我们到达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晚上，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我明知老黄同志在这里，但在欢迎会上却没有见到他，后来才知道他生病进了医院。

听年轻人说，在我们到来之前，电台内进行过一场整风运动，“整”了几个被认为是“异己份子”的同志，那些人随即被遣走了。看来，我们是来填补空缺的。我不禁在心里猜想，那两个坟墓是怎么回事？是否与此有关？但初来乍到的，我也不敢多问。

开始工作后，我每天在办公室阅读来自星马的报刊，把重要的资料集中，加以研究；如有可写成广播稿的材料，就呈请编委批准，然后动手写稿件，写好后，交校对组核对资料，然后再由编委定稿，整个过程大约需时一星期；有些资料的内容未能核实的，便压下暂不发表；凡是重要的文章，或是针对重大事件的评论，都由编委执笔；前方如有战斗消息，我们不会立即广播，还要等待马来亚电台的新闻证实，以免摆乌龙，或是张冠李戴。

其实，工作久了，我总觉得这样处理过的新闻，内容未免“过时”；但是，时事评论却很有深度，尤其是对当权者的内幕，揭露得相当透彻。这都得力于主编的博学与睿智。

我写广播稿的顶头上司是马华著名作家严亮老先生，青年人称他为“严伯伯”。他不但工作严谨，而且效率很高，每逢报刊一到，他可以一下子翻阅中英马各种语言的报纸，然后要写些甚么内容，安排哪些人动笔，他已胸有成竹。

严老年事已高，一般会议他不大参加；重要的也只参加前面的议程，便中途退席。他曾心脏病发作，需要紧急抢救，病愈后，现在每天黄昏爬山，锻炼身体，以便争取回部队工作。为免发生

意外，他爬山时，总有一位青年陪伴随行。工余他在自己的宿舍里埋头撰写一九五三、五四年部队忍受饥饿艰苦斗争的事迹。

每逢写稿，我就习惯性地想要咖啡和香烟，但这些东西当时不容易买到。据说，去市区的医院看病时，可以到友谊商店碰碰运气，一般的百货商店（当时称“供销社”）没有卖这类货品。因此，我只好把烟也戒了。

不久，电台出现“乙型肝炎”传染病，我和玉玲也被送去医院作体检，没想到在那里遇见了阔别多年的老黄同志。他们夫妇每天早晚都在医院的花园散步。老黄依然斜着左肩缓缓而行。他看见我们，只是慈祥地微笑着，并不显得激动。看得出来，他的身体相当虚弱，也有些郁郁不乐，我们问起庞先生，他叹口气说：“事先并不知道庞会来，后来也不知道他那么快就走了，可惜已经错过了见面的机会，今后恐怕也很难再见了！”我们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他倒问我们在这里生活习惯吗？孩子的情况怎么样？

我说：“孩子送走后，没有再见到。”

玉玲关心地问老黄的健康状况，老黄的夫人说，老黄主要是负责英文组的工作，电台开播之初，工作忙碌，老黄同志坚持在播音现场指挥，甚至因过劳扑倒在录音室，被紧急送去医院抢救。此后，老黄的身体垮了，成了医院的“老病号”。

老黄不便与我们谈组织问题，便又问了些孩子的事情，才和我们握别。

播音组的袁颖大姐，常在工余问我一些星洲学运的事。有一天她约我们去她家坐谈，拿出一张袁涛与林波的结婚照片给我们看，我才知道，原来她是袁涛同学的胞姐。我仔细看她的样子，圆圆的脸，小胖身材，相当壮实，果然和袁涛极相像。袁颖大姐说，弟弟夫妇已于六十年代末回到泰马边境参加部队工作，多年来都没有音讯，真担心他们被卷入二区的分裂活动。她还说，弟媳回部队前生下一个孩子，由她抚养长大，现在送去学校读书寄宿了。

一经谈起，才知道林波是玉玲的同学，我也认识。

袁颖大姐说：电台的某位领导人告诉她，他从部队动身来中国前，见过袁涛和林波；袁涛是他的警卫，林波是他的医生。他

们俩现在在边区坚持工作，为革命事业做贡献，希望袁颖放心。可是，那是几年前的事了，现在究竟怎么样？做姐姐的还是挂念啊。袁颖大姐一再叮嘱我们帮忙留意弟弟夫妇的消息。

我们来到电台之后，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理论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另一件是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

第一件事的情况，几乎是一面倒地否定了“两个凡是”，肯定了论题。接下去友方的政策会不会有重大的变动，值得我们关注。第二件事，倒是“速战速决”，中国胜利了。此后，部份友方人员似乎对执行“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有所怀疑；我们在此作客，感受上已完全不同了。记得有一次我方人员去市区买东西，因为天气实在太热，我们的同志下车后，一走进百货公司就站到电风扇前吹风。我较慢下车，听到身后的友方人员私下议论道：“哼，现在有些人已进入共产主义阶段，正在‘各取所需’了！”我听了一怔，顿时感到心里非常难受。又想起某位友方人员说起对越反击战时，曾愤愤不平地提到，中国支援越南的袋装大米，在打仗时却被对方用作防御工事的“沙包”，而在中国国内，有些老百姓都没有大米吃，要忍饥挨饿！

我明白“支持”必须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可是，我方不曾讨论这个问题，我也只好把这个想法压在心底。面对此情此景，我更急着想回国上前线。在这里当“贵宾”，增加别人的负担，心情确实不好受！

我曾对玉玲发牢骚说：“我们绝不会长期在这里当贵宾，这样的生活，我们过不下去！”

看到严老每天爬山不懈，夏天还经常去游泳，争取锻炼好身体，我也和玉玲每天清晨跑步，做体操，不分春夏秋冬，希望能早日回国参加战斗。

受中国理论界的影响，我们在内部政治学习中，也讨论了党的方针、路线问题。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战争实践，我们是否还要在任何条件下都坚持走“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尽管有所争论，但领导层的主调还是脱离不了传统的旧框框，即是“支持党的武装斗争道路，是每个党员应尽的义务！”我心想：其实，

“在任何条件下都不改变”的政策，岂不是“刻舟求剑”的做法？

敢于领先质疑这一政策的，是英语组的同志（被我们叫作“英国佬”的），他们多是留学西欧的星马华裔青年，接触过欧洲各国的政治理论，视野比较开阔，思想也比较活跃。他们很快发现了友方政策上的改变（即不再党对党，而是政府对政府了），也听说东南亚其它兄弟党已有了相应措施，所以他们问领导层：“我们怎能无动于衷？”

也许为了表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最高领导一连两个晚上在大礼堂举行了全体大会，引用“华玲和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加以说明，领导说，当年中央一致要求促成和谈，达致协议，结束战争，执行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和谈”失败，战争只能继续下去，直到今天；接下去应该如何斗争？让我们大家思考。

对于“华玲和谈”的积极面，当时谈得并不多。我倒以为，“华玲和谈”是震撼世界的，它衔接了〈万隆会议〉的壮丽篇章！至于坚持武装斗争问题，有了国内、外血的经验教训，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有枪在手，作为自卫总是比较放心的。

在电台，玉玲只须整理资料和播音，不必写稿。她就利用工余时间，参加了马来文学习班。一个星期天，玉玲学习马来文回来，忽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我们的一位老友也来到了电台！”

“谁？”

“你猜！”

“哎呀，我怎么猜？”我迫不及待地：“快说！”

“‘马尾巴’蔡楚云！”玉玲笑起来：“我们中学时的死党！这个死丫头，用画家的一双利眼，一来到就发现了我们。她从礼堂的角落，把我拉到树下，搂住颈项就抱，吓我一大跳！”

“她从英国来？”

“从荷兰。”

玉玲说，楚云把认识我们的事报告了辛红同志，辛红说，可以见面，但劝她不好太密切，否则会被认为搞小集团；再说，也有些严密，谈多了难免互相暴露。但“马尾巴”却大大咧咧地说：“我又不是党员，不受这些纪律约束。”你根本想象不到，她穿

着深蓝色的“卡的”外套，十足是个中国妇女的形像，可是讲起话来急了，难以言表，非得用英语、法语不可；有点像我们喜欢用印尼语单词一样。

“她结婚了吗？”

“结了，”玉玲收起笑容说：“又离了。她不愿多谈这个，她最大的遗憾是来到神州大地而她的姊姊楚姝却移居加拿大了。她姊在文革中遭了难，又带着满腔的冤屈远行，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样过？”

“即使她姊不移民，‘马尾巴’人在电台，也是不让联络的。”我说：“据我所知，我们的人员一概不准与外界的人（包括父母、家人）接触。有一位同志就是这样，她妈妈已经找到这里了，还是不准相见。”

“‘马尾巴’恐怕不知道这事吧？”玉玲说。

“…奇怪，为什么我没有发现她呢？”我喃喃自语。

“刚才说了，她看来简直像个中国妇女，她的马尾巴剪掉了，脸上也没有青春痘了，一下子真的认不出来。再说，她刚来不久，还没有在欢迎会上介绍。她说，她听革命之声广播时，就曾经怀疑我们在这里工作。”

“她有甚么打算？”

“她还想回到我们老家。毕竟我们的根在那里，”玉玲说：“她总忘不了那一片洁白的海滩，海滩边高高挺立的椰子树和树下的马来甘榜（村庄）。她说：心里有许多话要对我们说。”

“那就约她来吧！”我说。

玉玲悄悄请了“马尾巴”在下一个星期天来，她从炊事员那里弄来了一点椰丝，在家里做了几个马来糕。当时，椰子极为珍贵，要从海南岛运来，我们离家多年，能吃上一点南洋风味的点心，也很难得。

想不到这位女画家探头探脑地，拐过篮球场，又到解放军驻营地绕了一圈，才偷偷走来。

上了楼，我问她：“何必这般神秘？”

“你不知道，”她喘着气说：“听这里的青年说：咱们这样非亲非故的串门，是极少有的，弄不好还会得个‘搞小集团’的雅号。”

“怕甚么？”我开玩笑道：“就说你是我女儿！”

“你……阿Q！“她“噗”地一声笑了。

“从解放军那里偷偷摸摸走过，万一发生误会被抓去岂不……”

“去你的！”她打了我一下。

我请她到里面坐，她看见桌上摆着上海牌咖啡和一盘马来糕，拍手笑道：“在精神上已经回到了老家！”

玉玲问她为什么与荷兰丈夫过不下去？她简单地说：“不同的文化背景，不能长久的……你简直想象不到欧洲人对于性的问题会开放到甚么程度，同性恋、老少配已是小儿科；其它的还有……嗨，简直难以启齿……唉，算了，不提也罢。”

她眨着眼带着几分狡黠地问：“孩子呢？几个了？”

“三个，两女一男，都交公了，一个也没留在身边。”玉玲说。

“嗨呀！”她惊叹道：“三个！果然工农兵都齐了；不过，‘老大’不是说过要六个吗？”

“老大？谁？“玉玲一脸茫然。

“马尾巴”使眼色示意：“你的他呀！”

“我们很久不用这绰号，忘了。”我又问道：“你来这里的目的？”

她摇摇头，忙着看玉玲拿来的孩子们的相片，一面专注地看着，一面说：“这像你，那个像他”，后来却又说：“仔细看看，都有些像父母。”

“怎么，我问你呢？”我追问。

“呵…”她抬起头说：“一半是为了寻找我姊，一半是为了找你们，我去到欧洲以后，多次回星，有些事情想对你们说。‘黑玫瑰’李玉娴也托我打听你们的下落。六三年雅加达举行新兴力量运动会时，有些同学去了印尼，希望碰见你们，可是，没有碰上，后来印尼发生苏哈托政变，大家都很为你们的处境担心。这回倒

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哪！”

“我想，我们恐怕不会在此久留。”玉玲说：“我们的目标是去前线！”

“上部队？啊呀，你们又不是当年‘五一三学运’时期的少年，”她惊奇地：“咱们都步入中年了呀！”

我沉重地说：“如果你见过翡翠岛上人民流淌的鲜血，如果你记得半岛五一三的种族屠杀，也许你就会要时刻紧握手中枪。你看严亮伯伯天天爬山，他也想去部队呀！”

“这只能是一种愿望，人们不承认自然规律是不行的。”她激动地说：“我想，不久之后，如果非得有人参军，还是让年青人去罢，而你们……”

“我们是矢志已定的了。”我说：“除非前线烽火已熄，我们才会解甲归田的。”

我们的想法真是南辕北辙，于是大家都沉默了。

玉玲递给她一块马来糕，她接过，又端起咖啡，边喝咖啡边细细品尝。

我望着这位原是富家小姐出身的老同学：她的装束竟然比中国城市妇女还朴素，可是对问题的观点，倒是西方式的、开放的。她艺术家的浪漫气质少了，而增添了哲人的深思。

吃完糕点，她把杯子轻轻搁下，低声说：“到了欧洲，画画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我主要选修了政治经济。我老爸当然很不满，威胁说要经济封锁，我的家人还是偷偷给我寄钱来；以后，我又学会了工读…受法国五月风暴的影响，卷入了左派运动之中。”

也许是回忆起这些年的历练，她触及了大问题，说道：“我们的电台向世界各地播音，其实也应该从四方八面收回反馈，要知道，如今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怎样看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现在一般都强调根据自己国内的特点制定方针政策，而不主张照抄照搬俄国的革命模式，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主张走和平道路；否则，一旦战争爆发，动用核子武器，杀伤力是不可想象的；至于亚洲，我想也不能照搬中国的革命经验。可是，为什么马来亚还模仿中国，提出‘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呢？你们

这样奔赴前线，会不会有点盲目呢？”

“依你说，难道要走和平议会道路吗？”我说：“不久之前，南美智利的阿连德，就是因为坚持走和平议会道路，结果丧命；而古巴的卡斯特罗坚持武装斗争，却是成功了。这岂不是很好的经验教训吗？”

“……可是，卡斯特罗的伙伴格瓦拉，随后在美洲其它地方推行古巴式的革命，却失败了。”楚云说：“我们在欧洲听一些学者讲授，提到俄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这两个例子，都与世界大战有关，也即是战争引起了革命的一类。但是这一经验，运用在现代的马来亚，未必合适吧？”

“按照上面的指示，我们流亡在印尼的这支队伍，是要回到部队去的，”玉玲说：“看来这个决定是不容易改变的。”

“我们会去努力请求的，”楚云说：“讲得难听便是站在你们面前泼冷水，并且还要站到你们后面拖后腿！”

“辛红会批死你！”玉玲拍拍楚云的手背警告她。

楚云执拗地说：“我们找马斌。”

“我们与你们比较接近，有一份情谊，也有一份责任，总要共同面对历史问题。”楚云说：“看来，这种希望是很渺茫，尤其你们奔赴前线了，更不知几时能再见？”

我说：“你看严亮伯伯每天爬山不懈，志在争取回去部队工作；而我们比他年轻得多，却避开这一历史责任吗？”

“我去欧洲这么些年，目睹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变化，一方面是科技迅猛发展，另一方面是道德沦丧，但明显距离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最后阶段尚远…”她又说：“我想，星马也是世界的一部份，这样就不是靠我们飞蛾扑火能解决问题的。在我们国内，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你们决心奔赴延安的精神是可贵的，可是，泰马边境是延安吗？中马国情各异，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吗？”

没想到这位女画家会变得这样能言善辩，我只能简单地说：“我们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想想我又低声劝她：“在我们内部要慎言，搞不好会成为被‘整’的对象！”

“知道。但我豁出去了，”楚云说：“不过，我不是党员，不受铁的纪律的约束。也许你们听说了，不久之前，有一位南大同学上队，不到一星期就在边区牺牲了。据说，他是带了问题上去的。他的意见曾写成一篇题为〈马来亚的社会性质〉的文章，内容是探讨五七年马来亚独立以来，社会性质的变迁，探讨斗争方式是否也应改变的问题。可惜的是他刚刚投笔从戎，就血洒沙场了，大概他连这个问题都来不及提出吧。估计他是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有些科学依据，可惜壮志未酬啊……”

我想想说：“如果我们到了前线，有机会也可以把这问题提出，希望领导上重视，考虑国外形势会更全面些。”

楚云又说：“我觉得，我国的武装斗争，如果没有大国的支持，恐怕是进行不下去的；尤其我们不像越南、缅甸那样与中国领土相接壤，我们只是小国，有三大民族，有政治、思想、文化传统等的不同……”

这时，楼下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急忙下去看个究竟，原来有位青年来通知：下午两点，辛红要见我们，有要事交代。

我回到屋里，听到玉玲低声对老友说：“我们的孩子送走了不回去工作是不行的；而回到国内，我们的身份又不能公开：也很难做别的工作。再说，在这里当‘贵宾’，日子不好过，我们的心情……”她连连摇头。

楚云说：“见到你们，实在难得，如果又要分开，真是舍不得；当年谣言很多，有人说你们已经被苏哈托的军队杀死了。

“无论如何，”我高高兴兴地说：“见到了你确实也是一种收获，我发现你们这些‘英国佬’虽然人数不多，但思想活跃，眼界也比较开阔，很可爱！”

“我们尽管人微言轻，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定请求领导好好考虑，我们国内的战争进行了三十多年，今后的前景是甚么？”说罢，她站起来就要走。

“还可以再坐一会嘛，辛红约我们下午两点才去。”我说：“以我们的情况，身份不能公开；否则，被抓进监牢难免一死，所以不如上部队…”

她站起来说："要谈的话，两天两夜也谈不完……我再不走，大家要去食堂吃饭，外面的人就多了，我很想知道你们在印尼的经历，那是书本上读不到的。"

"我们有空再谈。"我说。

玉玲陪她下楼，一边走还一边继续低声谈着。

下午，我和玉玲来到辛红的办公室。她开门见山就说："前线的'反围剿'已经结束，交通员也来了，你们的一些老友已经奔赴前线了，接下来就轮到你们和另外几位同志啦。今天正式通知你们，希望你们作好准备，我们单位将举行欢送会，你们看，给你们戴上大红花好吗？"

"不必了吧，上队是每个成员的义务，"我说："这种仪式就免了吧。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转头看看玉玲，她却望着辛红欲言又止。

辛红看了她一眼，冷静地对我们说："你们的孩子正在准备阶段考试，就不安排他们来见面了，以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那，"玉玲控制着情绪，硬生生地把嘴边的话吞下，只是嗫嚅着说："那真的没可能见一面？"

辛红重申："还是不要惊动他们比较好！而且也会影响到其他孩子。你们留下的东西，我们会转送，以前的手表我们也没有一下子就送，等到同伴们都有了才一起送。"

我们走出辛红办公室时，正巧看到楚云也从马斌住所走出来，同行的还有两、三位"英国佬"。她似乎没有看见我们，走到大树下，拿出手帕拭眼睛，那是她少有的动作。

事后，听"英国佬"说：他们向马斌建议，不要让我们上前线，因为以我们的条件和能力，做其它的工作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马斌认真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沉思了良久，终于说："部队成员多数是工农子弟，他们去那里，可以帮游击战士提高文化水平。再说，一切都已经部署好了，不能再更改。今后会再详细考虑你们的意见。"

我们临行之前，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有人看见老黄同辛红发生争执，听说是老黄抗议辛红不让我们见孩子。老黄说，见一面，

有可能是最后一面了，尚且不许，是何道理？

辛红同志说："有关的父母并没有提出见面的要求，旁人何必多此一举？"

老黄痛心地问："做领导的，能这样考虑问题吗？"

为此，玉玲挨了一顿批评，因为领导误以为我们向老黄投诉了不能见孩子的事，其实，我们只是找老黄话别，并没有提过要见孩子。这顿批评完全是冤枉的！

不久，玉玲去见辛红时，有一位将要一同回部队的同志托玉玲转告辛红，交待他留下的收音机准备送给谁的孩子。辛红听了很不高兴，斥责玉玲多事，说："那位同志完全可以自己直接来说，何必要靠你转告？"

玉玲不服气，又不敢争辩，回来对我唠叨着："只是顺便说一声，也不是甚么大不了的事，何必发这么大脾气？不是领导召见，谁敢自己直接去找他们？"

我心中惦记的是不能向严老告别，他因病进了医院但他老人家爬山的精神，却一直鼓舞着我。

离开电台前，袁颖大姐约我们去话别，再三拜托我们到了边区，务必打听袁涛和林波的消息，我们答应着："一定会尽力而为。"

楚云也约我们到山坡上，当作是偶然碰到的，一起散步谈心。她含着泪说："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分离呢？现在我也打算申请回国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玉玲拉着她低声说："有机会就找个伴…"

楚云笑着摇摇头。

临行前，友方人员宴请我们吃"大餐"。席间，我们几个再三感谢他们的支持和招待。友方负责人还安排我们在回国之前，先去瞻仰一些革命圣地。

离开电台时，经过医务处，我们来时正开花的那几丛桃树，现在却在秋风中飘着落叶……

出了电台，在友方人员的陪同下，我们先到北京，受到贵宾式的招待。我们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吃了烤鸭、涮羊肉，也爬上

了长城。宾馆餐厅里有一位来自邯郸的青年服务员，我们去吃了几餐饭后，开始和他熟络了，他上菜时直率地说："不用客气，多吃点，赶明儿你们回国就要吃苦了。"

我笑着问他："你怎么知道的？"

"规格呗！"这位小青年笑道："看看招待你们的规格就知道你们是要上前线的—东南亚的同志都这样。"

"哦？"我心想：这岂不是暴露了严密？

那位青年又补充道："我们干这一行的，见多了。"

接着，我们从北京飞往延安，时已深秋，俯瞰辽阔的黄土高原，我心中不免有几分悲壮的感觉。

到了延安，我们在宝塔山下留影，也到延河边散步；乘车到郊外参观时，陪同人员告诉我，保卫延安的战斗中，弃城撤退，毛主席把陈嘉庚先生送的一辆吉普车丢在路上，徒步而行。我心想：果然，支持是相互的。

在参观过程中，我不时想起楚云说的：泰马边区不是延安，不能划上等号，我思考着这个问题，心里感激她的真挚坦率。

回到长沙后，我们再南下G城，在那里等待回国。大家的心情都有些兴奋激动，流亡了这么多年，回国的征途就在脚下了！

节选自长篇小说《流亡》

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1年

攀绝峰（节选）

丁　云

作者简介：

丁云（1952 —），原名陈春安，祖籍福建安溪，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巴生。1988 年南下新加坡，现为新加坡永久居民。曾在新加坡电视台担任编剧、编审，目前全职写作。1974 年开始文学创作，擅写短篇小说、微型小说、散文和评论。1982 年以小说《围乡》获马来西亚作协／通报小说奖冠军；1995 年以小说《走出孤岛》获新加坡金笔奖；2006 年以《赤道惊蛰》获马来西亚双福长篇小说奖优秀奖；2008 年以短篇小说《最后的义顺村》获选为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主办“读吧，新加坡！”作品之一，并被翻译成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结集出版；2009 年以短篇小说《最后的 THAI SONG》和《盲坑》获第一届海鸥文学奖；作品也被收录在《马华当代文学选》、《新华文学大系》。2006 年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访问日本，并在东京、大阪、仙台、函馆主讲文学课题。已出版的著作有：短篇小说集《看山岁月》、《最后的义顺村》、《迷途的黑鲸》和《丁云短篇》；中篇小说《无

望的都市》和《鲸祸》（儿童科幻）；长篇小说《赤道惊蛰》、《惊栗岛》；福音短篇集《男孩不哭》和《苦水变甜》；散文集《樱花路》等。

第 20 章

粉身碎骨

温标神情也充分流露自信。像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子，已经被缴械了，被击倒了，还能威胁到他吗？他有的是时间啊，可以跟她慢慢磨，慢慢耗，消磨殆尽她的意志与倔强。他点燃了根烟，慢慢抽着。他仍然绕着小羽身边度步，不时冷睨小羽，心中暗暗盘算，怎样始能从这个倔强强悍的女孩口中，套出答案来！

小羽被捆绑在一张办公椅上。

拿督温标欣赏地绕着小羽周围度步。

小羽背包里的东西都被搜出来，一件件摆放在桌上。有一张“刘小云”的身份证。有一些钱币。两张火车票根。一些炸药的粉末原料。一把军用刀。当然，还有那把用来杀温标的警枪。温标一样样检视那些物件，随后朝两名手下挥挥手。

“哦，没你们的事了，出去守着门口，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拿督……如果是警察呢？”

“警察？你白痴啊？不会说我不在？”手下唯唯诺诺，退下去，关上门。

温标在桌上的物件搜索，终于攫住那把警枪，眉头微皱。

“这是把警枪啊，你怎么得来的？偷的？买的？还是有人给你的？”

小羽依然装聋作哑。

温标不耐烦喝问：“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来暗杀他？”

小羽始终不说话，怨毒目光一直瞪住温标。

她脑海翻滚着激动情绪。她清楚记得，父母都是被温标所害。她要报仇，就不能这样死去！她的第一座“绝峰”才刚刚开始攀爬，怎能在起点就摔跌？她不能这样窝囊地屈服、认输。可是看来，她目前是处于劣势了。她真的永远没有半点运气吗？真的还没到达“峰顶”，就被摔得粉身碎骨吗？

办公室只有温标，手下都被隔绝在外。

这是个脱险的机会吗？

小羽真的没有半丝把握！

温标神情也充分流露自信。像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子，已经被缴械了，被击倒了，还能威胁到他吗？他有的是时间啊，可以跟她慢慢磨，慢慢耗，消磨殆尽她的意志与倔强。他点燃了根烟，慢慢抽着。他仍然绕着小羽身边度步，不时冷睨小羽，心中暗暗盘算，怎样始能从这个倔强强悍的女孩口中，套出答案来！他心中不无担忧与疑虑。XX拿督死了，杀手老谭也引爆身上的炸弹，自轰了，英姐也坠楼身亡了。警方一直没办法证实他们的身份，自然也无法循藤摸瓜，把乱麻般的线索串连起来，对不？但XX拿督显然留了一招，闻说他留下一封“密函”在情妇那儿。情妇没有把密函交给警方，意味着什么？准备向他勒索一笔？还是，她已经把“密函”交给了XX拿督那方的势力？他们也会采取“以眼还眼”的江湖规矩？

偏偏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年轻的女杀手出现了。

而她拿着的武器，赫然是把警枪！

他怎能不担忧与疑虑呢？

小羽仍然一副倔强，不肯屈服的神色。

温标审视小羽的脸……

突然间，他有所发现！

小羽的脸，瞬间与英姐重叠。

他恍然大悟，终于认出来了。

“喔喔……你……你准是英姐的女儿吧？对吗？”

小羽仍然选择沉默，沉默是她唯一的保护罩。

温标瞪着小羽，不禁赞叹。”嗬嗬……我早该想到了……你的脸，长得太像妈妈了，有她的英气，和刚毅的气质，还兼具了爸爸的温文尔雅啊，我早该想到了，英姐在警方的追捕中，坠楼身亡，而她的女儿却失踪了！我早该想到啊……你爸爸曾经向我提起你，你今年15？16岁了？对不对？他还给了我你的照片，说要做假护照用，啊，是你了，肯定是你了，老谭与英姐的女儿！”

小羽冷静如故……

身份已被揭穿了，沉默仍然是她的“保护罩”吗？

温标盯住小羽，把手按在椅手上。“嘿嘿，你想来杀我？你以为，你爸爸和妈妈都是我害死的？这全是误会啊……我告诉你，你爸爸，还有你妈妈的尸体被弃在殓房里，没人理会。是我给她买棺木，付钱请道士，给他们念经超度，办理丧事的。你应该感激我才对啊，怎么反而跑来杀我了？”

小羽紧抿嘴唇，拒绝相信温标的话。

“嘿嘿，你完全误会了……你们年轻人，就是不懂事，不知天高地厚。我是在帮忙你们啊，我也曾经是马共一分子，我跟你爸爸，曾经是同一支队的老战友，我怎么可能害他们呢？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反正事实就是这样！”温标知道诳骗不了小羽，索性摆出嬉皮笑脸。“哦，你身手不错，真的很不错，也很有胆识。你行刺我，我本来可以轻易可以杀了你，把你埋了，明天，最多在油棕园多了一具没有身份的焦尸。”温标眼神如芒刺，有种令人不敢正视的凛冽杀气。“不过……你那么年轻，又长得漂亮，还没有真正活过，享受过人生，就这样死了，有点可惜啊……好吧，看在你爸爸妈妈的份上，我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

小羽眼神流露些许惶惑。

她觉得她的“保护罩”逐渐被拆除了。

拿督轻轻触摸小羽的头发。“其实……你可以帮我做事，你这么年轻，会开枪，会打游击，会搏击，训练一下，准可以成为一流的杀手！而且你这么美丽……”温标手顺势而下，抚摸小羽精致美丽的脸。“如果你愿意，可以拥有一切，操纵一切，金钱，华丽服饰，上流社会的一切享受，当然还有名声。”

小羽眼神软化，敌意消淡了。

她相信了温标所说的话吗？

爸爸妈妈真的不是他害死的？

拿督继续抚摸她的脸。小羽真的丽质天生，灵气的双眸，精致的五官，黝黑的皮肤，早熟的身材，而且具有一种清纯中夹带反叛冷傲的气质。适当加以雕琢、培养、修复与引导，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的包装下，必然能成为有着致命吸引力的美女！而目前，这颗未经雕琢的璞玉，是他的囊中物，可任由他摆布！

温标突然亢奋起来，他眼中燃起灼烈的欲望。

他身边不愁没有女人，伴唱女郎、舞女、女艺人、情妇？但都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尽管她们都千依百顺，却缺少一种斗智、揣摩、拿捏，“危险关系”的刺激快感。而且小羽稚嫩，介于成年与未成年之间的少女，看起来像幽谷花圃中随时被人采撷的蝴蝶兰。她看来那么无助、那么稚弱、那么不设防……他欲念突然高涨，他随手，就可以采撷，甚至恣意捻碎这花瓣。

他完全是强势的操纵者！

始终都是……

当温标的脸凑近小羽，图亲吻她的嘴唇时。

突然间，变生肘侧！

小羽一张开口，一直藏在口中的刀片露出，她迅即咬住刀片，发难，锋利的刀片一横，即割破温标的喉咙！温标的血冒涌出，踉踉跄跄后退，倒了下去。他卷缩在地板上，伸手捂住喉咙，发出咯咯响，想嘶喊，却徒然发出漏气胶管的嘶嘶声……他抽搐着，抽搐着，鲜红的血迅即流满地毯。

温标濒临死亡之刻，脸上都凝固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始终不能了解，他是怎么会栽在这个“小妞”手中的。

——小羽一直不说话，原来她嘴里藏着致命的一击。

口藏刀片，是一位边区土著老战友教她的，用来被俘虏，作逃生，割断绳子所用。小羽觉得好玩，无意识地悄悄练习了千百遍，真想不到，最终却是用在杀人！作为最后为自己解困的“致命一击”！

小羽仍然咬紧口中的刀片……

她努力弯下腰，用刀片割断捆绑手上的绳子。

她刚刚割断绳子……

骤地闻敲门声！

小羽紧张，急躁地扯开身上的绳索。

手下敲门不见回应，已推门进来，赫然见倒毙血泊中的温标。

手下惊讶，即拔枪，朝小羽射击。

小羽腹部中弹，急抓那把桌上的警枪，连连开枪还击。

手下躲避，暂退出门外……

枪声惊动了所有人，办公室的职员迅即围过来窥探究竟。

小羽负着枪伤，知道门被封住了，准出不去了。

她当机立断，攫了军用刀，打开窗口，攀出窗外。

她迅速沿着窗沿，攀到隔邻，但一不留意，警枪掉了。

两名手下守在门外，怕遭受冷枪攻击，静候一会，见久无动静，撞开门，朝内开了几枪，往办公室一望，渺无人踪。

两名手下急察看，见温标已惨死，惊遽地面面相觑。

“怎么办？老板死了。”

“报警吧……”

“先逮住那个女人再说，是她杀了标哥的。”

一名手下连忙打电话，通知楼下保安员拦截。

另一位到敞开的窗口探头搜索，已看不见小羽的踪迹！

秘书也冲进来，看到温标血淋淋的尸体，惊骇莫名。

“快追啊……她爬窗逃了，准还没离开大厦。”

众人纷纷冲出，猛按电梯，准备乘电梯下楼，追击小羽。

小羽淌流着血，钻进隔邻的办公室，遂引起职员们一阵哗然骚动。她捂着淌血的腰部，踉踉跄跄冲了出去，乘搭电梯下楼。在电梯里，她咬紧牙根，汗水直冒，遮住她的双目。她脑海不断重复闪起妈妈坠楼的情景。她不是没有受伤过，在边区军工部学

习制造炸弹的时候，她曾经疏失，炸伤了手，也曾被毒蛇咬，让爸爸狠狠地砍断了脚趾！反正剧痛的感觉，都是类似的，像针戮般，或者像火灼般，一波接续一波，不断侵袭她的神经线。

她有点昏眩，有些麻痹，还有种“畅快”的感觉！

她兀自得意地笑了笑。

“温标，你这个大坏蛋，还是栽在我手里。”

“爸爸……妈……我终于为你们报仇了……”

她终于攀越了第一座“绝峰”，有种难以言喻的痛决！

电梯似乎下降得很慢……

她望着镜子中的自己，看见渐渐虚弱萎顿，惨白的脸。

她能否比温标手下快一步？逃出这座大厦！

那把警枪，在她攀爬出窗口时已掉了。

手中只剩那把军用刀，她如何冲破温标手下的“围捕”网？

电梯门开，她终于来到楼下大堂……

在等候电梯的职员见到血淋淋的她，齐声尖呼！

尖叫声引来了保安员的注意，莱福枪已举起。

紧随着，温标手下与秘书的电梯也到……

小羽唯有箍紧着一位女职员的颈项，以她作为人质！她以军用刀作为狭持人质的利器！她箍着人质，踉踉跄跄，跌跌撞撞，退向大门……手下等已趋前，毫不松懈，一步一步紧迫而来，且举枪瞄准她！

“不准过来……”

军用刀紧紧贴着女职员颈项。

女职员不断歇斯底里尖叫……

手下互相打个眼色，继续逼近！

他们显然不顾人质安全，欲开枪射击小羽。

但千钧一发间，门口突然出现一人！

竟然是刘海杰……

他怎么会出现的？

海杰急出示警员证，阻挡在小羽身前！

“CID，放下枪！”

两名手下枪口仍然瞄准小羽。

“她犯了什么事？”海杰喝问。

“她……她杀了温先生。”

海杰震动，随即扯住小羽。

“是这样吗？我要扣押她，把她带回警局。”

小羽仍然箍紧人质！

海杰不让温标手下有疑虑的机会，他迅即把人质推开，将小羽扯走。

两人冲出大厦，即刻拦了一辆德士。上了德士，海杰嘶声说：“我是警察……快向前开……快……”德士司机迅即踩油门，飞驰而去。等手下与秘书省起不能轻易放小羽走，追出大厦，已迟了一步，德士已载他们远离。他们顿足，徒呼奈何。

……

德士在公路上飞驰……

司机问：“警官……去哪儿？最靠近的警察局吗？”

海杰烦躁。“向前开……继续向前开……”

小羽显然流了很多血，衣服都染红了，软软地瘫在海杰身上。

海杰焦急。“阿云……你怎样了？喂喂……”

小羽喃了一声。“哥……对不起……我……”即刻昏眩过去。

海杰慌措，朝德士司机喊：“快……快载我们去医院……”

第 21 章

失忆之谜

海杰痛苦地簌簌颤抖，不断抹着脸，越抹，脸上越布满忧郁。他遥望远处的山影。“因为……我怀念着妹妹小云，我心里充满

痛苦和悔疚，我多么希望她没有死啊！那么，她年龄也差不多你这样大了，美丽、可爱、活泼……哦哦，说起来，我父母到底是马共，我完全能了解你的痛苦，比较起来，你父母的遭遇更悲惨，那个温标，真的该死！是我，也会杀了他报仇的。”

到了医院，海杰赶紧把小羽送到急症部。

他揪着个医生。“医生……她中了弹，你们快……快救救她呀。”

护士把陷入昏迷的小羽，推进急症室。

柜台职员要他先到有关柜台向警务人员报案。

“凡是受枪伤的，都必需向警方备案……”

“我就是CID！”海杰出示警员证。

“请问……伤者是怎么受伤的？”

“你问来干什么？”海杰躁恼，把警员证凑近职员眼前，晃动着。“她是我妹妹啊……你们先救她再说，查问什么祖宗十八代的？我是CID，都还没有查问你呢，你反而查起我来了？我妹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唯你是问！”

……

医生终于为小羽开刀，取出腰部的子弹。

然后她被送入加护病房……

海杰静候在病房外，等待小羽苏醒。

静寂如死水沼泽的夜，静寂如坟场幽径般的医院走廊。

病房楼下的急症部，其实一点也不平静！车祸、昂药自杀、坠楼、吸食过量毒品，导致休克者；当然还有情杀、谋杀、黑帮火拼者，匆匆忙忙地送入这个繁忙的区域。谁会理会一宗疑云重重的枪击案？静寂与喧嚣，往往只在感觉的一念间。如海杰此刻眼前的寂静，却仿如喧嚣的“射靶场”！

而城市温标集团大厦的“案发现场”，该热锅沸腾吧？死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而这个“人物”与政界某些党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怎么不热锅沸腾？

他省起什么，去走廊公共电话处，打电话回警局。

马莫一接听电话，马上霹雳啪啦一轮怪责。“阿杰？……你现在那里？你到底搞什么鬼？这么大的案件，死了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你能盖得住吗？你快回来，上司要你做完整的汇报，还有，那个杀了人的女孩不管她是你妹妹，还是谁，你都要扣押她，把她送回来警察总部。”

“喔……你怎么知道我妹妹牵涉在内？”

“你当我们是傻瓜啊？”马莫微微激动。“她把IC，还有其他东西，还有你那把警枪，全留在现场啊！她杀了人啊，杀了温标！你听懂了吗？我不是开玩笑的，喂喂……喂喂……你听到我说话没有？”

“我听到了，谢谢你……马莫。”

“你打算怎么做？要我帮你吗？”马莫语气平静一些。

“这件事……我会自己处理的。”

“喂喂……你怎么处理？喂喂……”

海杰已挂断电话，脚步沉重地走回病房。

……

来到病房门口，马来护士跑过来通知海杰。

“刘警官……你妹妹醒来了。”

“真的呀？谢谢你。”

海杰欣喜万分，赶紧回病房探视。

小羽体质出奇地好，真的苏醒过来了。

“哥……我在那里？”

“你在医院里啊，别担心，子弹取出来了，没事了。”

但小羽挣扎起身，坚持要离开医院。

“我……我不能呆在这儿的，温标的手下，会找到我的。”

“可是你刚刚动完手术……医生说，你失血过多，身体很虚弱。”

“不行……我再不走，他们会杀了我啊。”小羽显得的惶恐与无助。“而且……我杀了人，警方一定也在找我……我不想被

抓走啊，哥哥，求求你……”

海杰拗不过，临时租了辆车，打满了汽油。

他趁护士不觉，悄悄带着小羽离开了医院。

……

车子在开往怡保的高速公路上奔驰。

汽车后座，包扎着绷带，枕着枕头，平躺着的小羽，仍然很虚弱，不断发着恶魇，冒冷汗，且呓语不断。

海杰担忧，频频望后座。

“阿云……如果很辛苦，我送你去医院？”

“不要……我绝不回医院去……”

海杰无奈，只好专心驾车。

小羽睡了一会，精神好一些，便坐起来，茫然望车窗外的景物。

“哥……你要带我去哪里？”

“带你回家啊……”

“回家？”小羽怔忡半晌。“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

“你忘啦？你是我妹妹啊？回家，当然回安邦新村的老家。”

小羽静默一会，像在想着心事。

视线掠过去的是起伏的山峦，葱绿的初耕木薯园。

“可以……停下来一会儿吗？”

“干嘛？你要上厕所啊？”

“我……我想看风景……原来木薯芭，这么美。”

海杰无奈，在路旁停泊下车子。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木薯园，初耕栽种的木薯，长出郁绿的枝叶。

海杰给小羽喝水，帮她抹去额头的汗。

小羽歉疚地望着对她无微不至的“哥哥”海杰。

“真的对不起……你没看……我……我塞在你背包里的字条吗？我……我不是……我不是你妹妹啊，我……我是假冒的，一开始就是假冒的……我只想利用你……我偷了你的警枪，留下的

信，你没有看吗？”

“看了……但是……我还是把你当作妹妹！”

小羽感到意外，难于理解！

海杰认真看住小羽，他神情有矛盾、有怜悯、有迷惘。

“你知道吗？其实……我早就逐渐恢复记忆了。”

“为什么？你怎么会恢复的？”小羽震措。

“还记得……我们那次去泡温泉吗？因为阿云根本不会游泳，她患有畏水症，但你的泳术却那么好……我脑袋突然灵光一闪，部分记忆回来了……在温泉，我曾经教阿云习泳，克服畏水症，但她很抗拒，一直没有办法克服，我很烦躁，骂了她，她很生气我，好几天不跟我讲话……”海杰痛苦的戚着眉。“其实，我不应该逼她学游泳的……是我害死她的……那次，我们去矿湖边采水蓮菜和野莘，她说要去跟村童玩捉迷藏，其实……她是一个人，悄悄到矿湖去学游泳……她是希望自己能克服畏水症，结果，却溺死在湖里……”

海杰身子弯曲，蹲了下来！

这个“姿态”，能抒解痛苦吧？

“你恢复了记忆，为什么不一早拆穿我身份呢？”

海杰痛苦地簌簌颤抖，不断抹着脸，越抹，脸上越布满忧郁。

他遥望远处的山影……

“因为……我怀念着妹妹小云，我心里充满痛苦和悔疚，我多么希望她没有死啊！那么，她年龄也差不多你这样大了，美丽、可爱、活泼……哦哦，说起来，我父母到底是马共，我完全能了解你的痛苦，比较起来，你父母的遭遇更悲惨，那个温标，真的该死！是我，也会杀了他报仇的。”

“这么说……你也知道我偷矿厂炸药原料的事？

“不完全肯定……我一直留意你，但是，我无法确定你的身份；无法把你，和那个跟我一起坠楼的通缉犯联系起来。我在等你自我暴露假冒我妹妹的企图，但你似乎没有任何企图，也没有任何行动，且帮我外婆养鸡养鸭，种菜采柚子……但是，在警察总部，

我犯了很大的疏忽，我上厕所，让你有机会偷了警枪，而网页刚好停留在温标那一页……我找马莫帮忙，重新翻查了你爸爸妈妈的档案，只能猜测，你可能与他们有亲属关系。我猜测，你偷炸药原料，偷警枪，很可能会找温标报仇，可惜，我还是迟了一步！”

“你带我走，怎么向警方交代？”

“我不管了，豁出去了，也许受撤职处分吧。”

小羽伤口又痛，颤抖着，口唇泛白。

海杰焦灼，抚摸她的额头。

“阿云……阿云，你没事吧？阿云。”

小羽强忍疼痛，朝海杰笑了笑。“其实我名字不叫阿云。不过我喜欢你继续叫我阿云……不要为我担心，哥哥……我还可以叫你哥哥吗？”

海杰欣然点头，无言握紧小羽的手。

小羽目光仍然停驻在辽阔葱翠的木薯园。

“我……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活多久……爸爸妈妈都死了……小时候，在边区森林里，攀山越岭，逃避围剿……像爬虫一样躲在潮湿阴暗的地道里，常常一躲就是整个星期，饥饿、害怕、伤痛……什么都尝过了。有一次，军队展开空袭，我刚好溜出去采大王根，炸弹就爆炸在我身边，不到三公尺处！还有一次，我乱采了野果吃，中毒了，手脚痉挛，脸色发黑，那次，我真的以为我死去了……”

海杰充满怜惜，轻轻抚摸小羽的头发。

“自从……自从目睹妈妈坠楼身亡，死亡，对于我，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了……爸爸妈妈是革命战士，是殉道者，我从小就被强迫读革命诗词，读马列理论，一知半解读‘资本论’……但这些都不重要了。正如爸爸常说的，世界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再也找不到精神上的乌托邦，甚至是自己的家园了……和平条约签署了，许多马共分子都能回归家园了，偏偏只有我们，是新加坡国籍……我们潜入马来西亚，目的就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但希望破灭了，回不去了，只能变成孤魂一样到处游荡。我爸爸妈妈他们先后走了……只留下两座削壁，两座绝峰，高耸如

双峰塔一样……一座是复仇，一座是争取同自己应该有的身份与国籍……但绝峰只攀越了一座，另一座，恐怕这辈子无法攀越了……你知道我真正的名字吗？我姓谭名小羽。80年12月8日，生于泰南边区营寨。”

小羽断断续续说着，向海杰倾诉着。

她说她其实活得很累。边区岁月，够艰苦了。潜入马来半岛之后，跟随着父母亲，一个城市，一个村镇，不断迁移，做点小生意，赚到的钱只够应付起码生活所需，颠沛流离生涯，有一顿没一顿的。她很羡慕和她同样年龄的女孩，她们都穿得白衣蓝裙校服上学去，读华文、马来文、英文，地理历史；偶尔跟同学泡在快餐店，温习功课，或偷看长得好看的男生在玻璃窗外行过，交头接耳，评头评足。或者，结伴去戏院看电影，一包爆米花，一杯可乐，轮流抢着吃，抢着喝，过剩的青春与活力与快乐全洋溢、泛滥在她们脸上。

这些，她都没份……

她的青春是早夭的！

革命已成为过去，合艾和约签署了，战士们放下武器了。

同志们都回归了！

但她为何还要啃读“资本论”？读革命诗词？

她为什么不能听听温馨的“我家在那里？”

她倾诉着，终于累了，靠在海杰的臂腕睡着了。

海杰抚摸小羽的秀发，从没一刻，他那么感到彷徨与无助。

他继续驾着车上路。朝着打扪湾安邦新村的方向。

第22章

我家在哪里？

多捱过几天，小羽身体仍然没有起色。外婆喂她吃鲜鱼粥，她才吃了几口，就说不吃了。海杰半夜里不敢睡，听闻小羽的痛苦呻吟，就惊醒，赶忙过去，帮她盖被，抹汗，或者守在小羽床

前。他感觉小羽的病情在一步一步恶化。小羽终于向海杰表白。“哥……可以带我去一个地方吗？”

车子驶过蜿蜒的黄泥路，终于回到安邦大沟湾的家门前。黄狗轻吠着，奔来迎接.

海杰停下车子，扶着虚弱的小羽下车.

刘婶从柚子树下钻出来，见小羽这样子，慌了手脚.

“怎么啦？阿云她怎么啦？”

“婆婆，她受了伤……”

“哎呀，你怎么没照顾好妹妹？”

两人扶着小羽进房间，让她躺了下去。

“怎么会受伤的？好好的出去，回来怎么变成这样？”

“婆婆你不要担心，我……我没事……”刘婶为小羽盖上被单。

偏偏此刻，依芙琳赫然出现眼前！

小羽一时震愕，她几乎忘了，曾经把依芙琳捆绑在鸡寮里的事。

喔喔……她是怎么脱绑的？自己挣脱绳绑？还是外婆发现了她？

依芙琳像只摆出姿势的斗鸡，看见小羽，就一阵激动怒骂。“呐呐……就是她了……就是她把我打昏，绑在鸡寮里……害我饿了三天，几乎死掉，要不是婆婆发现了我，帮我松绑……我恐怕死在那儿了。呐，就是……就是这个骗子，她假冒你妹妹，海杰哥，你一定要报警，把她抓起来！”

刘婶困惑地，审视小羽半响。

海杰也一时不知所措。

刘婶竟然说：“这明明是我孙女小云，怎么说不是呢？”

“什么？她是小云？小云早就死了。”依芙琳尖锐地。

“喂喂，你这个女人，怎么咒我孙女死了？”刘婶生气。

“是啊，她是我妹妹，我难道不认得？”海杰也插一口。

“你当然不认得啦……你不是受了伤，脑震荡，失忆了吗？”

“你才失忆呢……我怎么会失忆？”海杰瞪着依芙琳，冷然

的。“我记得你，你是依芙琳嘛……贪玩，爱慕虚荣，又对感情不忠实，你不是交了新男朋友吗？要去香港做明星当模特儿吗？干嘛还要回来？我家里事情够多了，够烦的了，请你别再来找我麻烦，OK？ OK？”

依芙琳完全给搞迷惑了。

但她仍然心有不甘。“你们……你们一家，都是疯子。”

“你敢骂我们？你才是疯女人呢。”外婆气起来，抓起扁担，驱赶依芙琳。“快走，不然再把你绑在鸡寮里，让你再多饿几天，你就不会胡言乱言了。我儿子真是莫名其妙，怎么会喜欢你这种女孩子呢？走，走啊……”

黄狗也对着依芙琳猛吠！

依芙琳狼狈气走，边骂：“你们才疯了！”

小羽自始至终，虚弱地躺着，心中却释怀吁口气。

刘婶看见小羽包扎着绷带，忙问海杰来龙去脉。

“小云怎么受伤的？”

“哦……她给坏人打了一枪。”

“怎么会让坏人打一枪的？”

“哦哦……我复了职，去抓匪徒，刚好小云也在，匪徒开枪，误中了她。”海杰被迫撒谎，胡乱编造故事。“没事了，医生已为她动过手术，子弹取出来了，只要好好休养一阵，就会康复的。”

“哦哦……我去捉几条生鱼，给她炖汤喝，伤口很快好的。”

小羽心里蕴满感激，挣扎坐起来，泪水簌簌而流……

“婆婆……你真的把我当作小云吗？”

刘婶喟叹，轻轻握小羽的手，认真看住小羽。

“很多人都说我老人痴呆……告诉你，我其实清醒得很，一点也不糊涂。你第一天来，我就知道你不是我孙女小云了。但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小云是死了……但她永远活在我心中啊……你那么乖巧，那么可爱，我才不管你是谁，只要你肯留下来，陪陪我这个老婆婆养鸡养鸭，采采柚子，种种菜，听我唠叨唠叨，我就满足了。你又不会害我，害我儿子，不是吗？”

海杰、小羽都感到惊讶。

原来小羽并没瞒过所有人！

……

小羽疲惫地睡了一会儿。

醒来，见刘婶扭干了热毛巾，给她抹脸。

刘婶抹得很细心，动作轻柔，抹完脸，抹脖子，抹手脚。偶尔，刘婶手上长着的粗茧触着了她，感到一阵磨砺的颤。小羽对这“外婆”满心感激，咬着唇，眼眶又潮湿了，盈着一眶泪水。

“婆婆……”

“傻瓜，哭什么嘛？婆婆疼。”

刘婶仔细给小羽抹身，神情有些迷惘、有些征忡、有些缅怀地，像在自语，也像是特地说给小羽听吧。“告诉你，我就喜欢孩子……就喜欢孩子。你知道吗？小云其实也不是海杰的亲妹妹。”

“是吗？外婆？”小羽感到意外。

“他父母跑进森林，打游击去了，生下海杰，把他送出来给我养，就音讯全无了，那来的妹妹？小云哦……是村里被人遗弃的孩子，她爸爸是个酒鬼，酒精中毒，死在印度人的椰花酒间，妈妈呢，去了大城市做舞女，就永远不回来了。我喜欢孩子，便二话不说，收养了她。她那时，才满周岁，瘦瘦干的，头壳小小，像只小猴子，喔喔……猴崽都比她大。邻居都说，这孩子，没巴掌大，又命薄，恐怕养不大，我才不管呢，人讲归人讲，我就一口粥一口炼奶，不也把她养得嫩嫩白白？可爱活泼的样子。”

小羽钦佩地昂望着刘婶慈蔼，满布皱纹的脸。

“哦哦……何止小云，我还养过一个被人遗弃的男孩，养到12岁，妈妈反悔了，竟然来把他要回去！我说，带回去可以，不过你一定要答应我，好好疼他，不然你休想把他带走。他妈妈答应啦，尽管我有点舍不得，还是让他走了。”

外婆心里热烘烘的，眼眶又红了。

“除了小孩……我还喜欢养小动物，你是知道的……什么会跑的，会爬的，会飞的，流浪的，捱饿的，猫啊狗啊，还是鸟，

还是小野鹿小野猪，我都给它一个窝，一口米一口汤，把它们给养大，等它们吃饱了，伤好了，心野了，要上路，我从来不阻止，只要它们偶尔能回来看看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小羽握紧外婆长着粗茧的手。

“外婆……”

“不要胡思乱想，你会好起来的。”

……

小羽躲在安邦大沟湾，但枪伤没有痊愈。

她经常痛得半夜里咬牙切齿，冷汗直冒，且间歇发烧，发出梦呓。

海杰给她伤口换了绷带，发觉伤口没有愈合，还出现溃烂。他只好买了剑标消毒药水给她清洗伤口。她也没有胃口，外婆给她煮的鱼粥，喂她只吃了几口，她就说要呕吐。她看来一天天消瘦下去，颧骨也凸现出来。

海杰说要送她去医院……

小羽坚持不去。“不行……我一进医院，警方马上就会逮捕我。我杀了人，治好了枪伤，也会被判处死刑，我不要被判刑……我宁愿死，也不要被捕，不要坐牢……人生够苦了，我不要再受这种苦。”

海杰痛苦、彷徨，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期间，马莫来电话，询问小羽的下落。

海杰知道瞒不了，只好据实相告。

马莫催促海杰带小羽去自首。

“这是唯一的路……你可以藏着她多久？一辈子吗？”

“不可能的……把她送进监牢，我做不到。”

别忘了，你是个警察啊！一个执法人员，怎么可以做这样徇私的事呢？整个调查组都在沸腾了！上司在大发雷霆，我不能继续帮你隐瞒啊，你懂吗？要不是因为她……她是你妹妹，我早就向上司呈报了！”

“我懂……但是……我有预感，我妹妹……她活不了多久了。”

马莫在电话那一段沉默半晌。

“就算我请求你，马莫……”海杰央求。“就让她……平静地过完最后的人生旅程，好吗？请求你……”

马莫不发一言，挂断了电话。

……

多捱过几天，小羽的身体仍然没有起色。

外婆喂她吃鲜鱼粥，她才吃了几口，就说不吃了。

海杰半夜里不敢睡，听闻小羽的痛苦呻吟，就惊醒，赶忙过去，帮她盖被，抹汗，或者守在小羽床前。他感觉小羽的病情在一步一步恶化。

小羽终于向海杰表白。“哥……可以带我去一个地方吗？”

“你想去什么地方？”

“从那里来，我想回那里去……”

“边区？和平村？”海杰震措。

“考南康山……和平村。”小羽认真点头。

第 23 章

遥远的考南康山

海杰赶紧跃过水沟，奔跑到路旁山坡，采撷了大把鸡屎花。可是，待他捧着一把鲜花，回到车旁，赫然见到小羽已紧闭着眼睛，安然而逝了。她始终没有去到考南康山，而死在旅途中了。海杰强抑哀伤，还是忍不住抽搐着，先是流泪，后来变成崩溃般嚎啕大哭……。

海杰就驾驶着那辆租来的车子，自己开车，载小羽上路。小羽身上裹着外婆给她的百结被！

海杰担心路途颠簸，所以开得很慢……

他准备沿太平，上双溪大年，阿罗士打，到了黑木山边境。然后再想办法，或者运用他警察的身份，可以请求海关人员通融，

让他带着没有身份证，没有护照的小羽潜入泰国吧？然后驱车直达合艾，乘搭吉普车，往考南康山和平村。老实说，他没有什么把握，但既然答应了小羽，就一定得达成她的愿望。

可是才过了双溪大年，小羽已越来越虚弱。

“停下来，好吗？”

“怎么啦？”

海杰只好停车，刚好停在一处平地原野。

举目是一湾的河流，蜿蜒蜒蜒穿过葱绿的稻田……

一处野草坡上，开着遍野的黄色鸡屎花。

“啊……好美的花呀……那是什么花？”

“哦，我们称它作鸡屎花。”

“鸡屎花？为什么这么美丽的花，却有个俗气的名字？”

“我也不懂……”

小羽开心、稚气的模样，脸上仿佛焕发了美丽的神采。

“哥……哥哥……”小羽昂望海杰的脸，一直隐藏内心深处的话终于倾泻而出。“我……我喜欢你，知道吗？我真的喜欢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跟我妈妈一起坠楼而下，我站在昏迷的你面前，举起枪，本来是可以一枪把你杀了的，但我没有做……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我总是觉得，冥冥中有根线，会把我们牵扯在一起的……命运注定这样……海杰哥……我不只把你当作哥哥啊。”

“小羽……”海杰也表白。“其实……我也喜欢你啊……”

小羽感到意外，脸上泛起少女羞涩的红晕。

“我失忆时，跟你在一起，去温泉，去石矿场相处久了，不知不觉产生一种微妙的关怀与思念……甚至睡梦中，常常梦到你，我总以为这是不正常的……不该有这种思念，难分难舍的感情，但是……当我逐渐恢复了记忆，我忽然省觉，那种关怀、那种思念，才是最真实的！我偷偷喜欢着的，难分难舍的人，并不是我妹妹，而是小羽，是你呀。”

小羽欣悦得身子微微颤抖，热泪盈眶。

“哥……还是叫你哥哥……我觉得冷，你可以抱我吗？”

海杰有些微踯躅，但还是伸手，紧紧拥抱着小羽。

两人拥抱，依偎在一起，仿佛有一世纪那么漫长……

奇迹般的，小羽的脸色红润起来，仿佛有了血色。

她张开眼睛，视线里全是那片黄澄澄得令人目眩的鸡屎花。

“哥……你帮我摘花，好吗？好美哦，我要摘一大把。”

“好，我帮你摘，带回考南康山去……”

海杰赶紧跃过水沟，奔跑到路旁山坡，采撷了大把鸡屎花。

可是，待他捧着一把鲜花，回到车旁，赫然见到小羽已紧闭着眼，安然而逝了。她始终没有去到考南康山，而死在旅途中了。海杰强抑哀伤，还是忍不住抽搐着，先是流泪，后来变成崩溃般嚎啕大哭……他流着泪，把采撷来的鸡屎花，全铺盖在她身上，然后继续开动车子，上路。

是朝回走呢？还是直上考南康山？

他也茫然无措了……

雨开始下了，远山，开始弥漫了浓雾.

道路蜿蜒，迷蒙而漫长，看不到尽头……（完）

节选自长篇小说《攀绝峰》

新加坡：书写文学协会出版，2014 年

风住尘香花尽

中长篇小说

m40（节选）

谢裕民

作者简介：

谢裕民（1959—）笔名依汎伦，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现任《联合早报》高级执行编辑、《联合早报·文艺城》主编。曾三次获得金狮奖，1993年获新闻与艺术部颁发“青年艺术家”奖（文学），1995年受邀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2014年为南洋大学第二任驻校作家。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客座教授王德威誉为“新加坡华语语系的十个关键词之一”。著有散文集《六弦琴之歌》（与哥哥齐斯合著，1979）；小说集《最闷族》（1989）、《一般是非》（1999）；微型小说集《世说新语》（1994）；中短篇小说集《谢裕民小说选》（2007）；长篇小说《m40》（2009）、《甲申说明书——崇祯皇帝和他身边的人》（2012）、《放逐与追逐》（2015）；散文与小说合集《重构南洋图像》（2005）。

What' s your plan ?

为什么你跟 3T 又有流言？流言虽不是每一回都说中，也不是每一回都是坏事，但无风不起浪，两人中总有一人被说中。这一次会是谁？又是什么事，好事或坏事？或两人都有份？

今晚你们要一起吃饭。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他主动？ What' s your plan ?

家里没人。送你妈妈回家后，漫漫午后不知如何度过。你不想回家，买了烟与水，把车开到大水沟。经过草丛时，看见不远处躺着一只白鹭。你停下来，白鹭已死。应该不是早上看到的那只吧？你没向前去，每只鸟都长得一样，看了也不认得。

走到下水道尽头，你意外少年还在。

本来想说“你还在”的，觉得不友善，改说：“还没走？”

少年果然感觉到自己“没地方去”，说回：“你又来了。”

你不理这些细节，拿了一根烟给他。问：“我在草丛里看见一只白鹭死了。”再解释：“我几次来都碰到一只白鹭丝，而且一直瞪着我，不懂会不会是同一只。”

少年接过烟，问：“有吗？我从没碰过。”你替他点烟，他笑说：“你好像专门碰到 animals, bird, snake, 我专门碰到人， Japanese soldier、那个收神像的 uncle，还有那一对 foreign workers。不过，好像你来了之后，这些人就少出现了。”

你问：“因为陌生人出现？”

“不知道。不过那个收神像的 uncle 是病了，我早上已经告诉过你。”

你点头，好奇反问：“那个日本兵也有七八十岁了，有没有看过他生病？”

少年从没想过，先说：“没有。”再不肯定地说：“应该不会吧！有病的话，几十年前就死了。他一直在森林里，环境好、吃得健康，每天都在运动，可能比我们健康。”

你提出假设：“有没有想过给他买保健品，比如一些 calcium 和 vitamin ？”

“需要吗？”

“他也是老人。”

少年自然地说：“我回去问我爸爸。”

你随口问：“你爸爸是医生？”

少年不想回答。你赶紧表明立场：“对不起，我没有打听的意思。”

少年说回日本兵的事：“Japanese soldier 留在东南亚其实很少，菲律宾找到两个。有个日本导演还拍了记录片找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日本兵，不过也不多，反而是加入共产党的比较多。”

看样子你看过的资料他都看了，而且还看得比你多，你说：“你很认真做功课。”

他笑。“比学校课本有趣多。”说完看烟已抽一半，弄熄了放在地上。

你只好说：“基础都是比较没趣的。”

“你是老师？”他直直看着你。

你笑。“像吗？”

他耸耸肩，不愿置评。

你摇头，自己说：“我在一家大公司做 sales。”说完自己都吃一惊，干嘛告诉少年这些？虽说非常表面，这还是你第一次对陌生人谈及自己的工作。你的公司负责与一个敏感的国家做贸易，公司内的人都有个共识，大家平时不谈工作。你有两张名片，一般用的是印上总公司的名字，只有涉及与那个国家的业务才用另一张，印着你负责的公司名字。

少年只当普通的 sales，继续问：“So，you are boss？”

你也不想拉得太低，否则会让人觉得假，开玩笑地说：“中上，sandwich 中间那一层是肉，我是肉上面的菜。Sandwich 有没有菜都不太重要。”

他显然不感兴趣。你拍拍少年的肩，把手上的绿茶给他，示意他坐在木箱上，你再把纸皮拿下来，沿墙坐下。

少年也不客气，打开绿茶就喝。

你的烟抽到一半，弄熄它，打开新话题："你们学校难读吗？"

少年也把自己的烟弄熄，语气不是很好："其实我最讨厌人家问我的功课。"

"我知道啊！像亲戚老是问我的孩子考得怎么？我听了也很烦，别说孩子。"你笑着送一支烟给他，他摇手，你自己要了，再说："没话说啊！"点了烟，替他说："你会说，那就少开口。"

"你都说了。"少年喝着绿茶，看了树林一阵，在思考吧！再说："我聪明！"

你愣了一下，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待知道他是回答你的上一个问题后，只觉得他狂傲，但也接受了。"好！聪明又懂得自己聪明。"再补充："聪明像有钱，能做很多事。"

他直问："你暗示我，要好好应用我的聪明。"

你也直回："你真的太聪明，不过，我说的时候没想到这一层。你说了，我倒希望你是这样子。我刚才只想到我小时候而已。"

"你也很聪明啊！"少年说："从你问问题的方式和回答问题的技巧，you know，都显示你的聪明。"

你开心地笑："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聪明。"再解释："我不是讽刺你，真的没有人说我聪明。小时候倒是偶尔有人说我勤劳。我很大之后才知道，有一句话叫'勤能补拙'，就是勤劳能弥补个人的不足。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安慰、鼓励和信心，原来很久以前不聪明的人就知道，透过勤劳还是有一点作用的。有一趟我去中国，还叫人帮我写了这四个字，回来后挂在书房里，后来觉得有点造作，才收起来。"

少年怀疑的看着你。

你心虚，继续说："You got it，是应该怀疑的。勤劳与聪明是有差别的。聪明是先天的，能举一反三；勤劳是后天的，得先弄清楚什么是一，然后从聪明的人那里知道还有二和三，再去弄清楚什么是二和三。以后就记住，一之后还有二和三：但二和三不断在变化，你也只好靠后天累积的一些经验来应对。"

少年说："你误会了，我怀疑的是，你说你不聪明。"

“我真的不聪明，以前还勤劳一点，现在都懒了。”

少年像没听到，一阵才说：“我好像不应该跟你说我聪明。”

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说：“没有什么该不该，聪明就是聪明，只要不骄傲就好，甚至骄傲也是应该的。聪明嘛！”

少年又像没听到，过一阵问你：“你知道吗？你这么说会让我怀疑，我究竟是不是聪明的。”

你觉得少年在对话过程中可能听进些什么，但怕自己去得太尽，不过也不想收得太突然，摊摊手：“那一定是我说错了什么。”

“也不是。”少年解释：“我觉得我遇到对手，需要思考。”

“那我就太光荣了。”

少年不客气的。“你少虚伪。”

你解释：“不是虚伪，江湖上随时有少年剑客冒出，让我们这些中年 uncle 措手不及，不得不谦虚。”

少年突然说：“我爸爸妈妈就是不懂得以退为进。”他看了看你，继续说：“你懂吗？我注意好几次了，你每次都以退为进，在后退的时候赢别人，还对手下败将说谢谢。”

你从没想过，一愣。“有这么严重吗？”

少年没回答，却说：“You know，你让我思考，为什么退也可以赢。”

你不知如何回应，没想到在下水道遇到一个少年，会引出这样的话题。你不觉得自己是这个样子，也不准备回答，想听听少年怎么说。

少年有感而说：“I am here about three years，也就是说，我升上中学不久就跑来这里。”

你当然不会笨到问为什么，只说：“我好像也是中二中三就发现这里。”

少年说：“你当时可能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想想东西。我不是，我是不想看到身边的人。”少年看着你，等你的意见。你没开口，他继续：“我一直觉得身边的人无聊，wasting life。我不想跟他们在一起，偏偏这些人是我生活中不能不相处的，包

括爸爸妈妈、同学和老师。”说完又看着你，等你开口。

这回你只好说：“我读书的时候一直都觉得别人比我好。”

少年先不屑：“你又虚伪了，不过我现在不想谈你的虚伪。”再继续说：“我发现这里是因为跟 bus driver 吵架下车，然后随便走进来，不过走没多久就没路可走了。没地方去，走进草丛，发现水沟，反正没地方去就爬下来。那时那堆神像已经在了，那对 foreign workers 还没来。走到这里觉得这环境不错，就坐下来抽烟。”说完问你：“你呢？怎么发现？”

你笑说：“给狗追。”

他也笑：“你怎么老是遇到 animal？”自己再继续：“这里不算是什么大发现，不过如果真的不想看到人，这里还是不错的。来了几次之后发现，每次烟蒂都不见。这里不可能有人来打扫，烟蒂都跑到哪里去？有一次，看见一个老人在捡烟蒂，他听到脚步声立刻跑掉。我很奇怪，干嘛为几根烟蒂跑那么快。第二次再看到他，跟他说了声 hello，他看见有人，又跑掉，我追上去，想把烟给他，谁知道他跑得更快，一下子就不见了。不过这一回比较清楚地看到他的装扮。我很奇怪，他去哪里找来 Japanese soldier 的破衣服，身上还带着一把枪。那时没想到是 World War Two 留下来的 Japanese soldier，因为根本没听人家说过，我们这里大概也不会有。”

你说：“我们这里大概只有你知道。”

他说：“所以我很怕你说出去。”

你安慰：“我说出去的话，报纸早就登了。”

他放心，继续：“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 Japanese soldier。我在第二次看到他后心想，烟蒂怎能抽，所以故意留了几根烟没带走。几天后我回来，那半包烟还在，地上的烟蒂却没了。我心想，这个 old man 真怪。”

你做个好听众，适时发问：“那你几时确定他是日本兵？”

“第三次。大概他看见我留下香烟，知道我不像坏人。他知道我来了，爬上水道外的树林。”他指着其中一棵大树。“就在那棵树下，他向我低头行 Japanese 礼，从衣袋里拿出一根烟

蒂，再向我敬军礼，军礼完后又是 Japanese 礼，同时冒出一句 arigato，然后才走掉。”

你问：“你从这里联想到他是日本兵？”

他说：“不是，我根本没想到，只是奇怪，怎么会有个老人这么有礼貌，几根烟蒂都要行这么多礼，而且都是行日本礼，可能精神有问题。”

你说：“对！可能是精神有问题的流浪汉。”

“精神有问题也不可能不要没抽过的香烟，要烟蒂吧？还有，那一身军装现在根本找不到。我上网找资料，那一套军装真的是 World War Two 时，Japanese soldier 的军服，还有我查到更令我吃惊的是，World War Two 之后，有不少 Japanese soldier 留在东南亚的森林里没有出去。”

你问：“所以你认为他是 World War Two 留下来的日本兵？”

“还没有。我做了一个试探。”他说：“我找会日文的同学写了一张‘你好吗’的字条，压在这个箱子下。我再来的时候，他从树林出现，show 我他手上的字条，然后向我敬礼，再走掉。”

你听着，没有认同少年的试探，也没否定。

少年问：“你还在怀疑？”

你坦白说：“除非我看到。”

少年不理。“你信不信，I don’t care，我也不准备再讲我的发现。”接着问你：“你想，一个人要有多强的生命力、求生本能，才能在森林里住这么久。有 60 年吧？”

你算了算，说：“差不多。”

少年说：“他为什么不出来，回日本过好日子？开始可能不知道他的国家投降了，后来肯定知道，那为什么还不出来？不愿做俘虏，还是不愿意面对失败的现实？后来可能也习惯了，或必须坚持自己的信念。无论最后他的想法是什么，他仍在森林里，他没有失败。”

你觉得他把日本兵的行为放得太大，可能还有偏差，但没开口。

少年问：“你不同意？”

你老实地回答："没想过。"转问："你失败过吗？"

他直接回答："没有。不过，有点怕，又想体验失败的感觉。"

你细嚼着他的话，真还有人想"体验失败的感觉"，不过他的语气并不骄傲。

"你呢？"他问。

你想着要怎么回答，再笑说："我这个年龄，失败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你不能告诉一个"想体验失败的感觉"的少年什么是失败，只好激励他："有时候，失败是好的，是一种提醒，要你知足，回到该有的位置。"

他立即说："听不懂。"

你和气地说："没关系，每个年龄失败的意义不同，对待的方式也不同，感受就更加不一样。"

少年应该还是听不懂，不过他却说："我想我也一直在面对失败，对我的家庭和学校。"说着直视着你。

21

你拿起桌上微热的茶，放在嘴边，倾斜大约十五至二十度。茶流入嘴里，你轻喝着，保留原来的姿势，停顿。选择这个时刻做这个动作，没有特殊的意义，或许是一种惯性，或者是一种掩饰，但都不重要。你提醒自己，看着对方，脸上保持微笑，但不流露任何意见或立场。

你与 3T 吃饭。他突然问，语气平和得听不出任何不妥："有没有想过替代 Dom？"

坐于 37 楼的餐馆，岛屿南面的景物尽在眼前。你们见面后，相互问好，点菜，然后 3T 问你儿子的学校好吗？他儿子也想去念。你直接告诉他，当初报名是碰运气，完全没有门路，把话说死，不准备让他搭上；他笑说你的运气就是这么好，完全是两个二十四孝父亲的闲聊。你知道他不可能为了孩子的教育请你吃饭，Dom 也不可能关心你们的私交。

多久了？一晃大家都人到中年，难得如此美景佳肴，实在不

应多作他想，你努力回想大家在 the donkey group 里成长的一些偷快时光，只是无论往哪一条思路去，最后都会回到：工作、Dom、the donkey group。这些年，the donkey group 里的人基本上都上去了，算是占据重要的位置，但仍轻重有别。众人里，你也只算是像在下水道里跟少年说的“sandwich 肉上的菜”——中上。这是人到中年必须面对的残酷事实，老实地面对自己。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Kate 就说你太 negative，你太太则说你老来锐气全退，老气横秋。3T 的看法是：“我们才 40 岁，还有很远的路要走，Dom 也有一天要走。”

所以才有这一句：“有没有想过替代 Dom？”

你即刻的反应是，3T 没这个胆识，有人在试探你。谁？Dom 吗？Dom 要你找 3T 喝茶，是他让 3T 来试探你吗？你不是 Dom 的对手，他随时可以毁掉你。那会是谁？或者你得罪了谁？不知道。这句话当然也不是 3T 的想法，有的话纯属无知，3T 不是无知之人。难道有人在背后为他撑腰？所以这可能是一场代理战。有吗？开始了吗？为什么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人是谁？从你的角度看，Dom 要你找 3T，是他布的局之一？3T 背后的人为什么要找你？Dom 为什么要找你？你和 3T 为什么会成了别人台面上的卒子？

流言中的两个主角见面了，这回谁会出事？

你放下杯子。3T 看着你喝茶，像没问过刚才的问题，又问你儿子学校校舍如何？

你指着夜色里亮着路灯的 ECP，说：“我儿子的学校就在那里。”

22

疲劳、疲困、疲惫……

回到家，你又去搬出你太太的字典，解释自己当下的状态。

你跟 3T 扯了一个半小时，他问的得不到答案，立刻防卫起来，可能还包含后悔及如何散场的考量，但又不能太明显，也不能立刻走人。你一直不表明立场，步步为营，不攻也不守，而且，你还一直想从整个大局去思考 3T 那句话的意义，调整战略。但那

不过是半场。休息几天恢复的元气，就在一顿晚餐中耗尽，告诉阿华的纸上兵法，一招半式都用不上。

不过，你还是感激 3T 在你 40 岁时提醒你，“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既然从没想过取代 Dom，那你究竟要什么？ 3T 就说你：“还没为自己做好准备。”这也意味着一辈子跟着 Dom。问题是，能一辈子跟着 Dom 吗？“Dom 也有一天要走”。So, What's your plan ?

如果不跟着 Dom，你还能做什么？

如果要走出 Dom，必须几时离开，或 Dom 几时会不要你？

是的，你从未想过。这才是你的危机。

24

3T 辞职，24 小时内离开。

半个小时前，你刚踏入办公室，Kate 就来电通知。你问她消息哪里来？她说 3T 那里，3T 一上班就接到信，现在知道的人不多。她要你去问 Dom，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你答应，放下电话后犹疑一会，没打给 Dom。以你的性格是会的，甚至干脆问 3T。放了电话，你才想起忘了告诉 Kate，昨晚还与 3T 一起吃饭，她也忘了你之前告诉过她。

3T 大概还在收拾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你并没暗地欣喜，毕竟走了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与竞争对手；浮现的是让你意外的怜惜之心，而且还想过打个慰问电话给他，好坏大家同事一场。你没打，革命情谊已久远走调；也不完全同情他，大家同在一屋檐下，更多的是不寒而栗。他是 the donkey group 里最先出状况的，谁都有可能落得跟他一样。当然，3T 不是失败者，而且肯定早有去向。重要的是，他知道他做了什么。倒是你，3T 的走像与你无关又有关；是 Dom 叫你去找他的，也是 3T 主动找你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不打电话给 Dom，这个敏感暧昧时刻，你不知道下一个走的是不是你。

这个时候，你只想给你太太打电话。

电话接通，她那头还在催促着你儿子：“弟弟，快点穿鞋，没时间了。Hello！”

“Hello！”你不想破坏那里的气氛，语气转轻松：

“昨天没叫你女儿来 spot check 啊？”

她笑。“你都知道了，还 check 什么？”再关心地问：“上班了吧？”

你说：“对啊！一大堆东西等我回来做。”

她有点幸灾乐祸：“早就叫你跟我们一起来，你不要。”接着开始投诉：“你不知道，这几天你儿子坏死了！”

你笑了：“高级副总裁，你要骂他啊！甚至必要的时候打一下啊！”

她不赞同打孩子，也从没打过孩子，放弃地说：“算了！不说了！”改说：“我帮你买了几件长袖衣服，如果不合身就给你二姐改一改。”

你最怕出门带一堆新加坡买得到的东西回来，告诉她：“玩好了，不必买我的东西。”气氛不适合说 3T 的事，你说：“喂！我再打给你。”

放下电话，你后悔没跟去玩。去了就不会与 Dom 喝酒，也不会跟 3T 见面，等事情发生后回来，局势明朗一些，不必死太多脑细胞。不过，你相信“另一种说法”认为你已经等到所要的局势，你两天的 urgent leave，就是在等待局势，今天回来 3T 就辞职，一切都在你的盘算中。

你当然没有这么英明，昨晚还有点感激 3T 在你 40 岁时提醒你，“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才那么想，3T 就出事了。你相信是 Dom 出手，快而狠，非常具有他的特色。他肯定也在警告 the donkey group 里其他的 3T，你不知道还有谁有这个念头。

Kate 又来电：“是钱财方面有问题，拿了人家的钱。”你等着她的意见。她却问：“你说会是谁下的手？”

你反问：“他在外面得罪人吗？”

Kate 说：“不知道。不过有传是你，因为之前外面一直传他要 take over 你。”

“怎么又是我？”你忍不住说：“我昨晚还跟他吃饭。”

“是呢！”Kate 喃喃：“那到底谁想陷害你呢？你有没有得罪人啊？这个人杀了人再嫁祸给你。”

你有个不祥的念头，不敢想下去，说：“我当然说没有。”你回到问题的关键：“谁 take over 3T？”

她说：“不知道。”再说：“我要出去了，有消息再 call 我。”

你放下电话，女秘书敲门：“老板，他们在等你开会。”

25

你在想 Dom 为什么要干掉 3T 再嫁祸给你。你虽然不相信，但还得往这思路假设并追溯。Nothing is impossible。Dom 的口头禅之一。

当然，你接过 Dom 的职位，知道他最多秘密，但是你一直表现得忠心耿耿，不过不排除有人破坏；至于为什么要破坏，就更复杂了，你不准备想下去。Dom 要你去帮他，从反面想，是要表示仍对你信任，私下却另有动作：或测试你的忠诚度。要你找 3T 喝茶，是要让人看到，你与 3T 一伙。

问题是，Dom 为什么要干掉你？干掉你对他没好处，何况他已经坐稳 70’s club，根本不必顾忌你。或者他在 70's club 遇到不可磋商的困难，必须杀掉手下两只 donkey 以换取利益？

你觉得比较说得通的是，Dom 已观察到 3T 有反意，先问你要不要过去帮他，并要你找 3T 喝茶，劝阻 3T，发现 3T 已走远，抢先下手。

Kate 没再打电话来，表示没进一步的消息。这个时候也没有其他 donkey 会打电话来，大家熟悉游戏之道。

下水道的午后幽静、慵懒。你进来前，还先在四周寻找那只常见的白鹭。它不再出现，那天在草丛中看的，应该就是常见的那只。

今天的下水道多了一些烟雾。那个女外劳比你先到，还用他们的语言呼叫你，发现不是她男朋友，大家“Hi！”地打了一声招呼，互不干扰。

女人在烧水泡茶吧！干吗他们今天又不必工作？你是推了两个会议才走得开的。开了例常的早会后，你交代女秘书，午餐后

的两个会议你不参与。你觉得必须找个地方好好想一想，究竟出了什么事，打包了鸡饭买了一罐绿茶就来。

问题当然想不通。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或都能解决。改天跟阿华吃饭，应该这么告诉她。

你察觉对面的木箱旁有两罐东西，好奇地走过去。是两罐写着日本字的保健品，而且都是日本出产的。少年果然有心，不过地上没有烟蒂，看样子日本老兵不想要保健品。

“Sir, do you want some coffee？”女外劳端来杯咖啡。

26

咖啡的味道很别致，你喝了道谢，就回 office 继续开会。大家都以为老板不在，谁知又跑回来，认为女秘书的消息有问题。大家都知道 3T 的事，私下议论，你当成没这回事。

会议结束后，你整理 e-mail，看到那个自称“死神”的 mail，骂了一声：“你去死吧！”，没打开直接 delete 掉。

Kate 打电话来，带来最新消息：“Harry take over 3T。”

你“哦！”了一声，不知该如何回应。你不知道 Harry 也是 donkey 之一，他还曾与你一起去日本公干。

Kate 说：“他是第一代 donkey，应该是暂时的安排，因为 Harry 的工作没人 take over。”

你不知道 Dom 安排 Harry 的角色，原本是不是由你来扮演，你也不在乎谁去坐 3T 的位子，倒是这个人事布局显露 Dom 势力之庞大，总公司里的好好先生 Harry，原来还有这么一层关系，你们这些小 donkey 低估了 Dom，也太小看 Harry。Harry 接手说明：

一、3T 是 Dom 下手的。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前，要稳当的老 donkey 顶住。

二、情势危急。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前就下手。

另外，你也怀疑，当初与 Harry 一起去日本，是 Dom 要 Harry 顺道观察你这只小 donkey。还有，这位“大师兄”怎么解读昨天你闲坐在莱佛士坊地铁站外？

在这纷乱的时刻，意外地你大姐来电。她很少打电话来你的办公室，但这样的电话又非直接打来不可："弟啊！今晚来吃饭啊！上个星期六没准备你就来，今天来吧！我多做了几道菜。昨天要告诉你的，唉！人老了，又忘了。今晚来啊！"

你想老婆孩子不在，孤家寡人的，难得大姐收留，爽快地答应，也提早离开。

经过三巴旺路，想进去兜一趟，少年 Sean 刚好走出来。你问："回家？"

他说："想去看看那个收神像的 uncle，他很久没来了。要不要去？"

去干嘛，又不认识，不过好奇，他是下水道到现在还没现身的人。"他住哪里？"

"宏茂桥。"

"一起走吧！"你说。反正顺路，到时不想下车就当作送少年一程。

到了神像主人宏茂桥的组屋，楼下有人办丧事。少年觉得不对劲，半喊："Oh！ No！ My God！"下车跑过去。

你随他走去。少年见到一些状况，回头急着说："是他！真的是他！"

你走近治丧处后有种不祥的预感，你应该认识这个人，特别是家属的容貌，带有这人的特征。你觉得血压升高，有莫名的情绪起伏，包括紧张、惶恐、愤怒，你希望快点看到丧者的遗照，但又不能在短时间内接受。

你在眩晕中走入治丧棚，先到祭堂看死者的照片。是的，是他，真的是他，虽然二十多年没见，你仍认得。你脑里闪过许多画面，不知要停在哪一个片段上。

少年看见你的样子，问："你怎么了？有病啊？"你轻点头，不打算去致祭，拍拍他的肩说："我先走。"

走出组屋底层，你想大声高喊，想打人，想告诉熟人一些事。你快步走回车，在车上吸了一口气，大大声地长嘶至气尽，再大大力靠在椅背上。冷静下来后，你决定去找阿呆。

车子发动后，你故意让引擎发出怒吼声再离去。

电话响，是你大哥打来的，淡淡地："我要去越南了！"

"哦！"你回过神来，顺口问："几时？"

"现在。我在机场。"

不是说一两个星期内吗？"哦！几时会回来？"

"要半年或一年吧！看啦！看情形。"

你找到发泄出口，问："阿兄！你记得长脚吗？"

"记得。怎样？"

你激动地说："他死了！"

他有点意外，不过还是平静地："哦！"

你忍不住吼："是他把阿呆打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30

你没回家。

三度回办公室。今天发生太多事，工作都被耽搁了，再游荡下去，不必发生什么事，都会被 Dom 叫走。回来后面对着电脑你却老是在想，如果刚才告诉阿呆，你现在这样子不是天生的，是长脚打的，不过长脚死了。他会有什么反应？

你无法猜测阿呆的反应。极可能不相信，若如此，你可能会告诉他，是在开玩笑，然后不再提此事。他也可能相信，但认为命中注定要如此，你便不知要如何反应。但是，这些都是推测。你知道，面对阿呆，他的任何反应都令你束手无策。

最根本的问题是，如果阿呆没有及时赶到，那一棍就落在你脸上。别说像阿呆现在一样，你可能那时便在人间消失。你的学业、职业，因工作带来的荣誉、社会地位；你的家庭，太太、孩子，你在少年后的岁月，都因为阿呆帮你挨了一棍才存在。但是，阿呆人生的后四分三却因这一棍而结束。

这些，在你四十岁的第十天：你得重新面对。

你的电脑仍停留在 Dom 的那则 e-mail：

"What's your plan？"

你关上电脑。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

31

你打开大门，意外家里的灯亮着。

你看到一个和谐、融洽、温馨感人的家：幽柔的灯光散布在400平方英尺的客厅，大厅墙上是一幅幸福的全家福——几年前欧游拍的。客厅另一面墙上挂着扁平液晶电视，一对儿女在一旁砌拼图，你的太太适时拿着一盘水果入厅，孩子们停下拼图，围向一旁的餐桌去，开心地吃着水果。

你以最快的速度瞄了瞄门牌。没错，是你家。其实，查证门牌是多余的，熟悉的客厅、可爱的孩子、端庄的太太，不可能会错。

但是，他们几时从吉隆坡回来？

32

他们围着你。

你先看到你儿子。他的脸在你面前摆晃着，你一下子想起阿呆。你妈说过，你儿子像阿呆小时候。然后你看到你女儿，还有你太太。

你儿子回过头对他妈妈说："Mummy！ Daddy醒了！ Daddy醒了！"

你女儿和你太太都叫着你。你很疲倦，想问他们几时从吉隆坡回来，发现环境不对，而且自己躺在床上，你知道有事发生，问："这是哪里？"

你太太低声说："医院。"

果然。

你儿子第一时间告诉他老爸发生什么事。"Daddy！你睡了两天了。"

你看看你太太。她握着你的手，简单地说："你下班回家，开了门就晕倒。"

是吗？那他们去了吉隆坡吗？

你女儿也向老爸报告：“你醒来几次，叫了我和妈妈的名字，然后又睡过去。”

你拍拍她的手，表示知道了，再问你太太：“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应该没事，只是操劳过度晕倒，醒来就好了。”

你对她挤出歉意的微笑说：“我没事了。”

你儿子又说了：“Daddy！很多人来看你。阿嬷、大姑、二姑、小姑，还有三伯都有来。”

大概因为你儿子说得太细，你太太把他漏的也说了。

“大伯，还有你公司的一些同事都打过电话来。”

你点点头，闭上眼。那几天的事，究竟有没有发生？

33

车子转进一条小路，感觉就对了。你不觉得是第一次来，一切都是熟悉的，草一样高，连路上的窟窿都一样。不过，今天没有太阳。

外边下着大雨，你把车子开进来后，觉得现在更像在梦中。刚才出门时还是大太阳的，来到汤申路就下起雨，而且是大雨，一切真实得如梦中。

你把车停在路的尽头，坐在车里等待雨停。你相信雨会在半小时内结束。

你出院后医生给你一个星期的病假，跟你太太告诉你的一样，医生说你没事，不过不要太操劳。你没问医生，你晕倒后产生的幻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也没去找梦幻中的人，追问一切究竟有没有发生。你相信只要找到下水道，就应该有答案。

路找到了，而且如不久前到访般。你在雨中看到一道青色铁栏杆，你知道那儿有条水沟，你年少时被一条黄狗追了半条石灰路，越过这条水沟才摆脱它。现在，你只等雨停后下车去证实。

雨大概十五分钟后便停。你下车往草丛走去，人般高的草丛真的藏着一条不明显的小径。雨后的小径尽是泥浆，你不理会，开步踩上去，只想快点穿越草丛。

一片石灰地在草丛后展开，那是大水沟凸出地面约一英尺的

盖。你听到滚滚水声，跑向大水沟，看到的情景让你吓了一跳。

平时只有清澈细水躺在小水沟里的这条水道，现在是一条浊流翻滚湍急的河道，水高约河道的三分二，水上还有垃圾漂流。

你看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水势？

34

你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嗅到一些熟悉的青苔味、潮湿味。

你立于地下水道入口处，让自己的瞳孔适应。两天后你又回来，大水沟已恢复梦幻中的模样，你从水沟壁上“U”形粗铁条梯子爬下来。大水沟中间的小水沟，水清澈得看到蓝天和白云，偶尔还有小鱼游过。

你张开眼，下水道里的世界渐亮，尽头散发着微弱的光线。你跨进第一步，没有白鹭飞出来。你继续往前走，地上仍有些潮湿，甚至遗留泥沙。走约五分一，这里曾经散置一群神像与神牌。现在，大伯公没有了，关公没有了，观音、齐天大圣、哪吒也都没有了。因为一场大雨或者长脚走了？

你再往前走，不太肯定那间简陋的房子在哪里，你甚至找不到一木一纸。你没有第一次造访的紧张和害怕，只觉得在想证实发生与否，虚与实时，一切仍虚虚实实的。

前头越来越亮，你对这样的亮光仍期待。像过去的经验，你转身从亮处回头望下水道，你依旧喜欢这样的光与影。你也记起，某个午后，受伤的你带着受伤的阿聪来下水道避难，那光影，就是现在这样子。你清晰地记得每个片段，阿聪被带到这里后还不敢进来，怕黑暗的下水道不安全。你告诉他你常来，没有其他人，也没有鬼。他虽不太相信，但是头太痛，没力气理会其他的。你们就坐在你梦幻中常坐的地方，侧过头，就看见你喜欢的光影。阿聪一直说头痛，你忍着自己身上的伤，替他搓揉。大概太用力，他以为你故意往他痛处捏，一拳打过来，就打在你的伤痛处。你一巴掌还击在他头上。他大叫，用手护着头，你则搓着被他打的地方，各自理伤。过一阵，你认为他因你被打，还是应该为他解痛，他大概太累，躺着不动，让你按摩痛处。你一面替他搓揉，一面看着下水道长长长长的光影，背景音乐是树林里一阵阵没停歇的蝉嘶。

长长的光影渐渐淡入一个拉得长长的剪影，一个瘦高的身影站在放置神像与神牌处，手上握住一根木棍，立着。你没叫他。他举起没拿棍子的手，轻挥向你。你仍没反应。他缓慢地转过身，淡出光影中。

你转身走向下水道尽头。

水道尽头的箱子不见了，地上什么都没有。一场大雨让一切不曾发生。

少年 Sean 还会再来吧?

你打量四周，抬头的刹那，看见搁在水道上水管缝间的硬纸皮。你激动、开心地拿下来。这是某个午后你从一家杂货店拿来的，一切不是梦幻。你像复习一些习惯，将硬纸皮铺在靠墙的地上，坐上去；闭上眼，蝉嘶依旧：轻风掠过，树叶齐舞的声响如浪般打过来。

你担心会睡过去。睁开眼，从低角度看去，下水道外，一块旧木头倒插在带泥沙的小水沟里。旧木头的质感、造型都是熟悉的。你有刚才的激动与开心，走过去将木头拿起。木雕大伯公没被大水冲走。你抹去大伯公身上的泥沙，替祂修整胡子。祂对着你微笑。你准备将他安置在阿呆工作的大厦里，继续供奉。

就在这个时候，你突然感觉到，不知几时开始，一直有人盯着你。你抬头，水道上有个穿着军服的老人。日本老兵！真的有日本老兵。他向你挥挥手，跑了。

这条水道，你不曾往下走，更别说水道上。你不加思索，跳上去。日本老兵如少年 Sean 说的，瞬间不见。不过你仍可从他的脚印追踪。

跟了大概五十米，又是另一番景致，另一个世界。水道两旁的石墙没了，意味着水道到这里结束，紧接着是一条两旁尽是杂草的小河，小河旁的树林渐渐失去秩序，但更原始，像小时候下水道外的自然森林。

你沿着河堤走，还好日本老兵的脚印仍可分辨。但你不知道身处何处，就是树林里的一条小河或小溪。沿河往下走，树木减少，很快地就走到河的尽头，前方是个不太大的湖泊，由许多大小的河流在这里汇集成湖，湖旁长满各种植物。

日本老兵的脚印也在此消失。你观察了一阵，发现对面的河堤上有湿脚印，日本老兵可能涉水过河，往另一条支流去。你望向那支流，在一片树丛后看见实里达蓄水池的标志——火箭塔。走了半天，原来就在实里达蓄水池附近。日本老兵一直藏在蓄水池里？

进入蓄水池会更难找，你不想追下去，却也不知道怎么离开。虽然看见火箭塔，还是不晓得自己正确的位置。你选择到最大的支流去。穿过一片树丛，意外地，最大的支流旁有不少人在钓鱼。你停下来，四处张望，发现河旁的树丛有一条小径，你决定一试。不到五分钟，竟然看见组屋与地铁。风景怎么变化得如此之快，而且有些熟悉。你尝试想像从组屋与地铁的角度看回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就在实里达河上段或其支流。你每次要去义顺找你大姐，经过实里达河，都会在车里望过来，利用三几秒的时间寻找老家，那时每每在想，那究竟是哪里？没想到，就这样误打误撞来了。

小径还能往前走，你相信垂钓的人是从这条小径进来的。找到了出口，你放心，走回头，继续沿河而走，从一条支流绕向另一条支流，看看水里的鱼，从不同角度辨别所在地，有点像小时候，漫无目的的四处乱走。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你一抬头，就看见梦中的老树不搭配地立于树丛一角。

你意外，有些激动，为了看得更清楚，跑到一条较小的支流，涉水而过，这河堤没有树丛挡住视线，整棵梦中的老树便完整地耸立于前方约一公里的草丛中。你坐下来，像小朋友将最好吃的食物留在最后才吃，慢慢地环视四周，最后才将目光落到老树上。

老树仍在那里，仍是那里最高的树木，因为高，在荒丛中不免有些落寞，而且，老了，单薄了。

老树其实一直在那儿，是老家的地标，高高地耸立于村里众锌板屋、阿答屋与农地之上。小时候不管跑到哪里玩，看到老树就知道快到家了。

节选自中篇小说《m40》
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 年

夕阳斜晖（节选）

郁金香

作者简介

郁金香（1952—）原名翁金翠，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莆田。1969年毕业于立化中学，后负笈英伦学习美容，从事美容工作至今。

第四章 社会缩影

忙碌的日子，时间过得加速的快，十一月过了十二月就到来，转眼一年又将过去，立亭基本上已经忘记了今夕是何夕，突然间她感觉到顾客程美丽鼓励的话好像灵验了：短短的两年里立亭不但购买了一间政府组屋，还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买下一间位于旅游区的小店。美容生意也很顺利，这一切美好事物的发生都不在立亭的想象之中，第六感告诉她：阴暗的日子就要过去，曙光即将来临。

立亭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生意再怎么忙，她还是实现了少女时代的梦想：每年出国旅游。顾客群中大多数是未婚姑娘，她们都成了立亭的好游伴，每当共游中国的名山胜水时，当地导游总会吟上几首唐诗或宋词来加强对景色的描述，这些诗词对立亭既是那么熟悉却也那么陌生，尤其当同行的出身英校游伴们问立亭一些令她不能准确回答的中国文史课题，或自己想写的中文字而总是想不起怎么写时，此刻立亭惭愧的感叹：唉！为了生活我离开方块字不觉已十多年，是时候充实自己的精神粮食了。有了这样的想法，立亭在一个很偶然的机缘下报读了一个为期两年多的文史课程，这段夜间学习的日子不但丰富了她的智识，让她认识了许多讲共同语言的新朋友，除了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有些同学后来成为好朋友与生意上的长期支持者，另一方面这一段欢乐时光更可以说是她人生另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美容院就像是个缩小的社会，顾客群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老师、有银行经理、有护士、有经纪，当然还有可爱的家庭主妇与来自外地的朋友。

立亭常对顾客说："我们年轻时谈话的主题是男朋友，接着就谈丈夫与家婆，孩子的事，现在谈的是孙子与更年期的话题，实在不敢想象怎么时间就如此一闪飞逝而过，我们的人生也迈入黄昏阶段啦！"

谈到更年期，立亭想起一位老顾客，她是已经移民到澳洲当中医的许医师，在当年她是少数懂得英文的中医师，她给立亭上了宝贵的一课："许多女人以为更年期是一件令人颓丧的事，没有了月事就如失去了女人的魅力，其实这是个非常错误的想法，只要早点做心理准备，以平常心对待，一切都可迎刃而解的，当然做丈夫的更要纠正错误的观念并多多体谅老伴，思想互相配合。女人一生共有三次補身的机会，一次是初潮，我想我们这一代婴儿潮出生的恐怕没能力进补，第二次是坐月子，可是现在女性都不太想生育，那更年期就一定要进补了！否则将来很容易生病和迅速变老。年轻的女孩每次月经过后喝点当归炖熟蛋加几粒去壳红枣，长期累积下来其效果比打肉毒杆菌好，而且自然美是由里向外散发出来的健康美。"

坦白说，几十年浸濡在这“多媒体”的缩影社会，这所没有文凭永远毕不了业的社会大学，的确练就了立亭一身丰富的多方人生经验。

例如立亭的另一位老顾客萧美珠就常常作弄她：“无牌的心理医生，今天我很烦，我要接受辅导！”在一次闲聊中美珠透露：“我喜欢找你倾诉心事，因为你的口德很好，你不但不会加油加酱，还总是耐心听着，什么话到了你这儿总是一个句号，与你谈心事我绝对放心。”

“也许是我的专业训练吧！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每一位顾客，她们每一位都是我的良师，我把每一位顾客的优点都吸入我的血液里，把她们的缺点拒之门外，你想想：我离做好好人的目标还会远吗？哈哈哈！”

“死不要脸！赞你两句尾巴就翘到这么高，你还真不懂得谦虚耶！”美珠高声说。

“谁叫你给我这个封号？”立亭撒着娇说。

萧美珠是立亭的老顾客，后来成为好朋友。她早年就读于本地一所著名初院，毕业于国大的建筑系后，就一直在本地一间大建筑公司任工程师至今，偶尔也参与公司展示楼的室内设计。她常常听到参观者赞赏她的设计非常简单，高雅，颇得年青夫妇的喜爱，每每凡是她有参与设计的展示楼销售成绩总是满堂红，因此她在公司的地位算是相当稳固。

萧美珠靠着独到的眼光与工作上的便利很早就投资房地产，十年内已成为百万富翁，她是立亭顾客群中第一位靠自己的实力打拼出来的女富翁。

今天，这位老顾客美珠又来诉苦了：“立亭，我烦到要死了，你是知道的，我已经快步入四张没得找了？我在事业上虽然很成功，可是在爱情上却很失败，老板总是以为单身人士没有家庭的顾虑，可以托于重任，凡是须要出国的大事就交给我，这几年中国大江南北我走透透，亭，告诉你我最讨厌一个人在国外久留，那种孤单的日子很难熬，你知道吗在中国工作应酬很频繁，我最怕喝酒，他们敬酒的方式实在叫人不敢领教，本地同事没本事又爱吃乾醋，时不

时就语带双关的讽刺我，说什么抱着设计图入眠，它不能慰藉我的空虚更不能满足我的……，哎！背后又取笑我是剩女！”

“咦，你不是跟他走得好好的吗？”立亭关心的问起她的罗曼史。

“唉！你有所不知，我倒霉透啦，所遇到的男人大多是不争气的，有些想在经济上占我的便宜，以为我到了这把年纪是个饥渴的女人，可以随随便便上床，我才没那么笨；好的男人又都已经是别人的老公。立亭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做第三者，我怎么忍心与家庭主妇或收入少的女人抢老公？我很同情一些家庭主妇，她们总以为不断的自我牺牲，把家顾好就是好老婆，既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也不照顾好自己的里里外外，思想上不跟随老公一起进步，更要命的是许多女人结了婚后就把老公占为己有的私人财产，限制老公的一切：包括金钱与个人行动，把对方绑死死，连婚前的死党也不让他们碰面；由于整天与柴米油盐打交道，突然间整个人变成井底之蛙，婚前的明理，美丽，可爱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总结我所碰到的‘好男人’的投诉：其实男人要的既不是菲佣似的老婆更不是妈妈型的妻子，她不需要很漂亮，但要懂得适当的打扮，能够听他诉苦，在外偶而让他展现大男人气慨的虚荣心，在家里让他觉得自己有点权威，给他一点私人空间，说得坦白一点，就是聪明的女人要装傻，做小小女人，不要太要强，可惜的是新加坡女性就是一副理直气壮不懂得让一让男人的女强人性格，很吃亏！”

“现在呀，很多外地女人来这里捡别人的老公，只要倒霉一碰上这些家伙，家庭主妇的前途就完了，可怜她们既无一技之长，找工作又高不成低不就，很多家庭悲剧就这样不断上演。坦白告诉你亭，刚才你问起的那个男友其实他已经结婚了，而且有个五岁的孩子，他们住在新山。我是最近无意间发现到这个大秘密，挣扎了好久才狠下心与他分手。现在我最怕过年过节，每每看着弟妹们成双成对回娘家，我的心就平衡不下来，尤其我家那两老总是用不屑的眼光盯着我，你可明白他们的意思吧！可是他们却往往忘了我是这个家的经济大支柱，如果我嫁了，你想我还可能给这个家那么多家用吗？还有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在操心，这我认了，最令我难过的是父母很……偏心……”美珠丧气地吐苦水。

“其实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重男轻女的观念还很深，女儿的成功，做父母的未必会引以为荣，反而有些微的妒忌：为什么成功的不是儿子？就如老人家所谓的‘猪不肥狗肥’，常言道：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是泼出去的水，然而在感情与经济上的依赖却又是另一回事……立亭淡淡的说着，心里却在嘶喊：“我家两老也是如此啊！啊！啊！！”

“美珠，刚才你说你为家里的每个人，每件事操心，我倒要与你分享一个顾客给我的经典忠告：你的一生不是只有责任与义务，你可以很爱家里的人，但是你不能‘替’他们生活，孝顺父母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记得：你并不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千万不要剥夺了你的兄弟姐妹孝顺父母的机会和义务，有些事放手让他们去处理。而且你样样事都替他们扛下来，造成他们的依赖性，你永远没办法闲下来，他们也永远成长不了。”立亭笑笑的分享着。

这几年立亭的顾客群中有些来自外地的，与她们混熟了她们也会与立亭谈心事，她们一致认为新加坡太太不懂得体贴与服侍老公，不懂得打扮也不懂得撒娇，所以老公才那么容易被外地女人“拐骗”走。

立亭淡淡地问：“是吗？难道她们个个都是西施不成？还是她们有某种特异功能？”可是心里面却在纳闷：你们可知道新加坡太太除了应尽太太的本分外，还得工作帮补家用，看着孩子们的功课，她们的老公懂得要求家用共同负担一人一半，可是家务事就从不帮忙，试想想新加坡太太哪还有多余的精力来服侍老公？看着眼前这个一坐下来就打瞌睡的‘猪男人’心里就发火，哪还能撒娇得起来？”

立亭想起她的的同事海伦与顾客的一段谈话：“如果我的老公可以养我，每个月顺顺给我新币两千元零用钱花，他要我怎样服侍他，体贴他，老娘做得到。问题是大多数新加坡男人没什么见识，也很犯贱，只要外面的女人向他撒撒娇，掉几滴眼泪钞票就一张一张出，到头来还玩真的，以为找到真爱，把公积金散完了，家庭也赔上了，等到给外面的女人耍到焦头烂额了才像只丧家之犬回来又跪又拜求原谅！此刻除了给人唱衰：笨男人，新加坡男人最好骗，还得面对家人的种种折磨与白眼何苦呢？……”

听到这儿立亭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人”这么容易受骗？

半年前立亭店里来了一位新顾客名叫诗敏德史密斯，她从澳洲来新加坡工作只有短短八个月，开始时她与立亭只聊些很片面的话题，今天她问了一个令立亭颇感尴尬的问题：“为什么这里的老人家个个看起来都很不快乐，而且这么老了还必须工作？”

立亭惊讶于她的敏锐观察力而问：“咦！你看到了什么啦？”

“噢！我工作的大厦的清洁工人与小贩中心收碗碟的工人都是老人家！在澳洲我们是看不到这样的情景，否则做儿女的会很没面子。我们的国家颇照顾老人的，你的国家不觉得这样的情景有伤国家的颜面吗？”诗敏德像聊家常般轻轻松松地说。

“其实有个好心的国会女议员曾经两次提过要增加老人的津贴，她认为每个月区区三百多元的福利金是不够的，可是上面不通过，她还被上面一些没有良心的部长级议员揶揄一番，说什么那些老人家是要吃小贩的食物还是购买食阁的料理？”立亭无奈的回答；心里却在想：连一个外国人都感受得到这里老人的辛苦，我们这里当官的真的看不到吗？其实连中国人与印尼帮佣都批评我们的老人很不幸。

诗敏德笑笑说：“其实小贩的东西也不一定便宜呢。”

最近立亭的顾客似乎对现实超不满，每次来做脸总是抱怨多多。像今晚的顾客是立亭夜校同学刘彩云，她任职于一间英国钻油台公司，负责绘图的工作算是高级工程师，今晚她特别气愤：“我真的给这班黑鬼气到高血压，目前我工作的部门全都是来自印度的黑皮，只有我一个女的是本地人，这些黑鬼很会互相包庇，一直想要除掉我这颗眼中钉，这样他们就可以称霸，可是他们又没真本事独当一面就诸事刁难我、与我作对，让我难堪！”

“为什么你不向总部投诉？”立亭问。

“连总部的‘大头’也是从印度移民过去的英国永久居民，我还能怎样？立亭我告诉你：这些黑鬼‘大头’不给本地人机会，专门聘请所谓的外地人才来做简单的工作，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可是嘴巴却很会说话，托大脚功夫一流，来到新加坡上司还送他们去受训，工程做错了上头还吩咐我们不要讲出去，还说同事之间要互

相帮忙，结果我教会了他们，今天居然爬到我头上来，敢敢把我交给他的工作跳过我，直接传给英国的上司，而我却在这里傻傻地等他的报告以完成整个工程，结果弄到英国上司感到莫名其妙而发火，并且还把臭骂我的电邮转发给其他主管，他问我在搞什么鬼？做什么上司？你知道吗？我多尴尬，多么没面子啊！幸好英国总部有一个曾经与我合作过的‘红毛’上司，替我打抱不平与辩护，我才渡过难关。我想这个工程结束后我很可能吃自己，难有机会再续约了。坦白说我没工作倒不是大问题，反正我可以靠收租过日子；我倒是很同情新加坡年轻的下一代，他们到现在还不知死活，火已经快烧到眉头了，他们还在那里发白日梦；我告诉你呀，那些黑鬼多会盘算，他们把儿子带来新加坡读中学，之后把他们送到英国读大学，毕业后在那儿工作几年再回到新加坡，这样就逃过国民服役。”彩云气呼呼像放鞭炮似的一口气说到完。

“唉！谁叫我们不生儿育女而弄到国家必须进口‘外地人才呢’？”立亭感叹道。

“哈！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国家样样要求第一，拼国民总收入，每个人都工作到精疲力尽了，那还有兴趣‘做人’？”说真的我倒觉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国民，地位已经颠倒变成是二奶生的孩子了。不值钱，唉！命苦！”

“你的总结太好了，彩云，于我心有戚戚焉！上面的人一直强调本地人要有包容的心，没有这些外来‘人才’我们会很麻烦，还一而再地提醒：不要忘了我们的祖先也是移民哦，我最不能接受这句话，每当我听到这句话就满肚子火。我不否认我的祖父是第一代移民，可是别忘了当年他们到来的新加坡还是个相对落后的地方，什么公共设施都没有，到了我这一代才开始建设。想当年我们住在亚答屋，下雨时地面是泥泞一片，在煤油灯下做功课，到大路边的公共水喉挑水，共用的厕所马桶是无盖的，下面的‘东西’一目了然，蟑螂、怀孕的肥蜘蛛、壁虎等等眼睁睁的看着你出恭，我们度过共同挤霸王车与巴士无冷气的年代，后来搬进政府组屋的种种变迁，共同撑过建设地下铁所带来的种种不便……”

“还有教育制度的改来改去，将来孩子在各方面遇到很大的竞争！”彩云插嘴道。

“对啊！这一步一脚印我们艰辛地走过来，都凝聚了我们这一群人挥之不去的无形牺牲，汗水与看不见的贡献才有今天的新加坡，哪像新移民一到来所有的设备都建好了等他们去分享，你赞同吗？”立亭很激动的问。

“完全赞同，可是我不是上面的人，不知他们可听到我们的心声？”彩云懒懒的回答。

“听到也好，听不到也罢，搞不好人家说：‘你不高兴大门开着，有本事移民到外地啦！’”立亭阑珊地说。

“我为什么要移民到外地避开他们？我才是这里的中坚分子，我死也要死在这里，做鬼也要看着他们怎样糟蹋这个地方！哈哈哈！对了你还记得我们夜学的同学张雪英吗？十多年前她的老公被裁退，当时儿子刚上大学，由于她老公的公积金已规划用来还屋贷，实在没办法再拨出一笔钱还儿子的大学学费，向银行贷款又不批准，弄到儿子差点要退学，可是他班上的外国学生是拿奖学金的，一切免费每个月还有丰厚的零用钱，最气煞与讽刺的是他的零用钱多到居然可以申请他妈妈过来新加坡度假，而我们土生的苦命孩子却要通过向亲戚借钱，替人补习与打假期工才好不容易完成学业。而雪英的老公被裁时因为刚加入该公司不久，也没拿到裁退金，倒霉的是半年还找不到工作，结果一个堂堂洋行经理沦落到当德士司机到今天。”

“他们难道没有储蓄吗？”立亭不解的问。

“哎哟！小姐，你以为每个人像你这样节节俭俭愿意过简单的生活啊？我告诉你，这就是年轻一代不满政府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有啊这是什么年代了，上面还用家长式的方法来管我们，你看今天又再说要引进新移民以填补不足的人口，又是为了拼经济，整天讲钱钱钱，结果我们得到什么？”彩云懒洋洋的问。

“得到挤地铁，挤巴士，数不完的竞争，将来孩子娶不到老婆，女儿找不到老公，还有买贵屋啰！彩云，如果我的生活不节俭要求多多，样样东西都要求名牌，那我的另一半，也就是我们的老师不就惨啦？你是知道的，他有一部分薪水是拿来办杂志的，说是在推广中华文化嘛！”

“是啊，中华文化是老师的‘爱好’，可是推广中华文化应该是政府的工作，为何得由民间来做？我想他投进去的钱应该不少吧？幸好你没有阻止他，否则你们的关系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和谐！”彩云看着立亭笑笑说。

“阻止得来吗？我既然选择了他就要接受‘配套里’有的和没的。”立亭开个玩笑并哈哈哈笑出声，继续说：“我想咱们的压力太大了，以致吃错药在说疯话。不过装疯也是一种很好的减压方式。”立亭的笑声中隐藏着焦虑。

那一天，立亭与友人利用耶稣受难节的长假到马六甲玩玩，突然接到多年前鼓励她到国外考张专业美容文凭的恩人宋丽彦的电话，立亭惊闻她已离开干了十七年的银行。

星期一早上十点钟，丽彦已经站在立亭店门口等着她。

“你想清楚了吗？”立亭关心的问。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你还记得吗？前此我告诉过你，去年银行调了个从香港来的新总裁。

“记得呀，怎样？他看上你啦？”立亭调皮地问。

“才怪呢，鬼看到他都要闪，即使他是世上最后一个男人，我还是甘愿牺牲小我，咬紧牙关做尼姑算了，你知道吗？新官上任给我们的见面礼居然是：你们的脚像大笨象，我要用火来烧你们的笨脚！”

你是知道的，一直以来我就负责三间银行的业务，如果有新屋上市，星期天我还得到现场协助我的属下拉客户解说银贷的种种细节，一周做足七天弄到自己像个疯婆似的！”

“难怪你这么久没来。”立亭打断丽彦的话。

“就是啰！你居然连一通电话也没来关心我是否还在人间，真没良心！”

“哎哟！一直以来都是你联络我，你有老公关心就够了啦！”立亭一边修着她的眉毛一边笑笑地说。

“幸好一路来我都在进修，最近我忙着应付考试，上个月刚完成部份时间的硕士课程，明天我会去工艺学院面试，我已经决

定转行当讲师了。亭，快！快为我祈祷，让我明天的面试顺利通过。”

今早丽彦致电给立亭：“今晚七点在泰国渔村餐馆等我，见面谈。”

转眼那已是一年前的事了，立亭感叹时光的飞逝。

“有什么事吗？这么急着见我？我老人家受不起这样的大惊吓！”立亭半开玩笑说着。

“好消息相告，以前我工作的银行那个从香港过来的所谓‘人才’已经被踢回去啦！”

“这样也值得你请我吃大餐？”立亭狐疑着。

“好事在后头，我已经教了一年书，学生给我的评语超好，他们说我的教学法非常活泼生动，能够把枯燥的理论简单化地融入生活中以联想的方式记住，我万万没想到十多年的银行经验竟然在教学上给我那么大的帮助；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听了不要吃惊呀。这一年的教学生涯让我大开眼界，惊见那些从外国招揽的所谓人才讲师很不负责任，他们往往开会缺席，改卷时马马虎虎敷衍塞责，出考题时更是离谱地令人笑到喷饭！可是他们却拿高薪，还住在像仙境般的专家楼，很不公平对吗？许多人误以为商场很复杂，商人很奸诈，其实教育界也不见得单纯，耍权术更加厉害与阴毒，哎！别说了，谁叫我不是从外国聘请过来的‘人才’？还是点菜吧！别委屈了我们的五脏庙，鲍翅一定要点，来个螃蟹冬粉，你还想吃些……”

“我可以点燕窝当甜品吗？”立亭故意作弄她。

“哟！咱们果真心有灵犀一点通。”

填饱肚子后丽彦握着立亭的手说：“我四十岁才找到路，以前我为了养家只好硬硬撑，结婚后幸好老公赚的比我多，他了解我的辛苦，对银行的高压政策很不以为然，所以很支持我在中年转换职业跑道……”

“彦，你的谈话令我想起一件往事：记得你出嫁那天我到你妈妈的家为你化妆，我恭贺她你终于找到如意郎君了，可是她却回答我‘有什么好恭喜，家里最会赚钱的那个就要嫁出去啦！’当时我有点愕然也觉得怪怪的，现在我才明白原来她无论在精神或经济上这么依赖你。每当顾客向我申诉工作上的压力与竞争或

生活不如意时，我除了同情她们外，也确实深感赚钱真不容易，尤其身为现代女性。我常在想：如果把我放在你们的位置，我不知该怎样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确，我很幸运三十岁就成为自顾人士，经营的虽然是小小生意，一路走来除了担心生意的起落不定外，顾客们都把我当成朋友，一点也不挑剔，人事关系非常简单，最最幸福的是我与你一样把兴趣融入工作中，想想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福分？对了我要特别感谢你那么有远见，三十年前就预见到专业文凭的重要性，当年如果没有你的鼓励我想今天我不可能还站在美容的领域里。”立亭真诚地说出藏在心中多年感激的话。

“其实那张英国文凭只是一张通行证，最重要的还是你一直不间断的提升自己的相关知识与吸收新技术才能留住我们这班老顾客。你要谢谢的是自己对这份工作不减的热忱！”丽彦笑笑的回应着。

节选自中篇小说《夕阳斜晖》
新加坡：斯雅舍，2012 年

河（节选）

佟　暖

作者简介：

佟暖（1950—）原名杜国俊，祖籍福建泉州。20世纪60年代开始创作，作品散见报章、杂志。已出版诗歌合集《我的歌献给一切人》（杜仲、严思、佟暖，2012）、小说合集《首届方修文学奖2008-2010获奖作品集，小说卷·下册》（宋雅、佟暖，2014）、微型小说集《无非她与他之黑白讲》（2014）、诗集《秤砣集》（2017）。短篇小说《锦嬷》获1989年联合早报金狮奖优秀作品奖、短篇小说《无非她与他之九九归异》获2011年金笔奖华文小说组首奖、诗歌《情思火车站》获2011年金笔奖华文诗歌组二奖、中篇小说《河》获2012年首届方修文学奖。

船老板

一早，刚坐到办公桌前，船老板就接连接了两个电话。一个

是坤成布店的老板林坤成打来的，提醒他下午两点在联络所开会，你来不来。他说来啊，不来行吗？坤成打了个哈哈就放下电话。另一个电话是联络所的秘书打来的，也说同样一件事，他不耐烦地回答对方，刚刚林坤成老板才来电话，我知道了。但对方还是一再叮嘱，你一定要来啊。坐在办公室一旁的大儿子裕富见他放下话筒，就说：他们三天两头开会，就来找你。哪天又叫你去扫街，见人就说政府好，做这些得罪人的事，被人家叫你走狗。爸，你可以推掉不去嘛？

他不置可否，嘟哝着说：管人家说什么。

我们自己的事还真多，咳咳。裕富一边咳嗽，脸色泛起红潮，气急地说：昨天印尼那边回话了，说海关很紧，进口准证和政府有关系的林家才有，可是人家不松口。大八说放货仓里的蒜头短期内不处理就会发芽，要是这样，不知要亏多少钱。爸，你帮他们拜访选民，他们能不能也帮你解决这个难题？他们是政府嘛。

他蹙紧眉头，裕富的每一句话，都敲进他心里。

他感到要应付现在的时局，和以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经历日本南侵的创伤，战后时局百孔千疮，社会事件可说一波接一波，层出不穷，此起彼伏。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学生工人一次次掀起争取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的政治浪潮，风起云涌，终于迫使英国人退至后台。于是，随着马来亚独立，新加坡也跟着自治；接踵而来的马来西亚组合，却又引起印尼对抗。政治人物相互之间利益挤兑的结果，不得不退出马来西亚的岛国，有人说这种独立不可靠，因为英国军队并没有完全退回去。在美芝路军人俱乐部的游泳池高台上跳水的，还是英国官兵白条条的身躯。

种族冲突、特工炸弹、政府分裂和不停的选战。到底英国兵走不走？鼓吹工业化建立工业区，准备依靠外来投资家开厂经营。因分家影响所至，他投资在柔佛州的橡胶园，也因时局变迁的种种牵连，使他要收不能要放可惜。而生意时好时坏，有些事他看得懂，但更多事他开始听不懂，特别是身处讲英语的聚会场所，他像只鸭子听雷，不知何所适从。他只能以生意人的本能，去适应新环境。

他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可惜老大裕富因战乱影响，受结核病纠缠，身体羸弱，战后只上几年华文学堂。老二裕贵天生不是读书的料子，虽体格健壮但不爱读书，战后也是读了几年书就自动辍学，他也拿这孩子没办法。老三是个闺女，叫碧珠，却聪明伶俐，读完华文小学后，他毅然将女儿送进英校，一直读到大学，近两年毕业了，成绩颇为优秀。

女儿会看英文文件，会制定合同，倒是帮他解决了商务上的不少难题。

那位邝老板又和他联系上。战后重逢，两人都有隔世之感。邝老板毕竟是见多识广，走遍世界的人物，所以他也乐得向邝老板讨教种种想不明白的问题，见面时无所不谈，都想一倾肺腑之言。

邝老板说光复大陆是势在必行，共产共妻是行不通的。你船老板并不知道，大陆那边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哪有台湾好。即使新加坡将来也得走台湾的路子，要不，你看，英国人走了政府就得靠台湾帮忙，不是也往香港也往台湾招商吗？这说呀说的，船老板给听进去了，一来闽南语他听得懂，二来据大八所言，他老家现在处境很艰难，经常来信来话要求他多寄点侨汇。后来，应邝老板之约，他第一次出访台湾，得到党国同志般的接待，那种仗势使他顿开眼界。本没有什么文化的他，也油然而生一股民族大义，视邝老板为生死之交。这“天下为公”的牌匾，正是邝老板送的，以表达对他热衷于光复大业的嘉奖。

这牌匾带来光彩，也带来异样的眼光。

当时所有走进大厅里的苦力们，包括他的手下大八，都对他竖起拇指。毕竟，国父孙中山的大名如雷贯耳，尽人皆知。不止如此，他们要船老板说一说这四个大字的由来时，他凭借数年与邝老板交往，耳濡目染所得知识，也将“天下为公”的遗训，说得有头有尾。

要旨总结为两句话：做政府要公平，天下才会太平。

当时，站在一旁听他说话的儿子们，也唯唯诺诺，皆有点惊讶，从台湾回来的父亲——苦力老粗们眼中的草根兄弟船老板，一下子竟变得这么有学问有修养了！没想到，他话音刚落，当年才十

来岁的女儿碧珠，扬起头指着牌匾大声说：

阿爸，天下就是警察！

一阵哄笑声，听众开始走开，只有小小的碧珠，依旧睁大眼睛看着父亲。而他不在意，童言无忌嘛，大人与小孩的思维，有时没法咬在一根弦上。但他很疼惜女儿，只好轻声说：不是警察，是政府。但碧珠的眼睛逼住他，很坚定：政府就是警察。不信，你上街看去。

鬼仔打起了白眼仁，似乎在支持他的妹妹，连连发出嘀嘀嘀的单音。

下午，他在联络所二楼的冷气会议室里参加例会。

社区领袖是印度人，卷头发，尖脸颊，眼睛很亮，讲的英语他听不懂，讲的马来语他约略猜出点意思，就是周末又要搞一次“扫街”。

“扫街”是他们商家私底下的用语，就是上街挨家挨户发放传单，同时了解本区选民需要，这一次要点告诉选民，英国人我们不想他们这么快走，即使他们要走我们也要有安全保护，所以我们该怎么怎么地其他内容，他没十分听明白。但有个重点话题，他倒是捕捉到了。

英国人帮忙，建新海港，建新集装箱码头，这样今后做生意更方便。

坐在他身旁的林坤成悄声与船老板耳语：你看，政府会照顾我们，跟着走，没错。他不置可否，所谓远水救不得近火，儿子裕富提醒他的话他没忘记。他想乘社区领袖没走之前，和他单独谈谈，要求政府帮助他，解决眼前难题。可是，他的蹩脚马来语，人家能听得懂吗？讲闽南话，找谁来翻译，他心里正十分踌躇，就乘机告诉林坤成，也轻声说我现在有这样这样的难题，要钱欠钱，要卖货人家不要，怎么办？林坤成一瞪眼，悄声回复：你不会找银行。他没好气：啧！银行是借伞收伞，出日下雨看天气。这边话没说完，只见外边匆匆进来几位便衣，保护社区领袖走出去。打开的门窗外传来一片响亮的口号声，楼下的大街上，早已是满满的示威人群。

所有人都挤下楼出去看热闹。越过人群，他看见一队镇暴警车已经开到，手持藤盾的警察当街排开，几个便衣在拍照认人。群众高喊：打倒美英帝国主义！他一闪眼，从示威人群的第一排人群里看见女儿碧珠，使他整颗心一下提起来。

碧珠很镇定，手里拿着一摞传单，往围观人群发放。

一小队镇暴警察将他们赶回联络所门内，以策安全。门被关上，他和外边的世界彻底隔绝。

林坤成看他的眼神饶有意味，使他不知所措。

他不晓得林坤成是不是看见他的女儿？

九天玄女

姨娘回来后没几天，门楼上挂了一块“九天圣母坛”的红匾。

楼上大厅摆个四方桌，桌前围红绸缎。只见一尊素面朱唇九天玄女木雕神像，身披锦袍，腰结管带，鸟羽束冠，坐太师椅上，按手一摞兵书，右手一支拂尘，左托金色葫芦，脚踏红蓝绿三色云，通身金光闪闪，双目神采熠熠。晚上七点钟，神鞭响起，鸣锣击鼓，哐啷哐啷声起，吸引左邻右舍都争先恐后来看热闹，将个小小楼房挤得密密匝匝。

阿成虽也见识过乩童开坛，但这回是姨娘亲自上阵，在自家里设坛跳乩，觉得很新鲜，也在人前转悠听人差遣。烟气缭绕，灯影迷蒙，这阵势还真有点神秘和摄人，他静静站在方桌一角，不敢出声。

锣鼓声中，只见姨娘束起头发，身着白棉单衣短裤，眉心一点朱砂，颈下至腰间系上一条青黄色肚兜，刚一出场就引来围观人群一阵哄笑，他们从没见过姨娘这等素淡的装扮。只见姨娘脚跨八步，目不斜视，神情肃穆，坐上桌前一张椅凳，将头脸往桌前俯下。笑声倏忽停止，长长的一声唢呐与锣鼓齐鸣，滴滴答答隆冬锵地响彻房顶。供品祭物除鱼肉瓜果之外，还有一碗清水一截石榴枝一只铜铃一摞黄笺纸钱，堆满一桌。

好一阵，只听鼓乐声却不见其他动静，人群开始不耐烦：啧，怎么还不上身？不知真的假的？一时议论纷起。正说着，突然一

声短喝，只见姨娘从椅上跳将而起，浑身不停颤抖，上下左右簸弄头首。啊呀，真的起乩了。主坛的广府仔紧接着吆喝一声：来问事的上前来。阿成一看，走出来的是阿英。她凑上前问姨娘：老公出海几个月了也没消息，到底是好是坏，抓到鱼没抓到鱼。广府仔插口说：你问人还是问鱼。阿英瘪瘪嘴皮，当然是问人，也不知会不会回来。再不回来我没钱了。话音未落，只见姨娘一声低吽，说了一些谁也听不清的话。广府仔俯首听完，对阿英说：回家，面线煮鸭蛋，记得是鸭蛋不是鸡蛋。等等，他又停下听姨娘说：面线要照原形下水煮，不要打散。阿英问：什么原形？姨娘拿过黄纸，朱砂毛笔往上一挥，像个草写英文字母 f。阿英嫂一看，明白了，这不是福州面线嘛。姨娘呜呜叫着，连连点头。广府仔说：吃了面线后，三天之内得到消息。真的？阿英半信半疑，放下一个红包，要是真的，姨娘。旁边有人提醒，不是姨娘是九母娘娘。阿英嫂连忙改口，啊啊，九母……九母娘娘，你保佑，要是灵验我再来还愿。

阿成看见姨娘嘴边流出少许口涎，面色转红，眼皮微阖，似乎斜视着他，他心里一怯，竟缩下身躯，躲往桌底。谁知这么一来，他看见另一番风光。他从没这么近距离观看姨娘，只见桌布下两条光溜溜大腿，白白颤颤，让人不敢逼视，他只好赶紧又支起身来。

我儿子做兵啦，政府叫他驾战斗机。我怕，真危险啦。明天要考，是不是有办法免给他开飞机啦。第二位是住隔壁巷布袋店的老板娘。姨娘不耐其烦地举起一只手在半空画个圈。广府仔说：九母娘娘叫他转半圈就回来，以后就免去驾飞机。哦哦，老板娘悻悻地走了，不知她如何告诉儿子，飞机半圈就转回来。

广府仔对第三位求乩的水果发说：娘娘讲你会拿到 C 座的政府厝，三楼三号。没想到水果发当即狂叫一声：真的啊，她怎么知道。我今天才接到通知，就是抽到 C 座的房子，不知明天是不是三楼三号哎！这一下，人群一阵哗然，互相传说，感觉惊讶。

阿成觉得姨娘简直太神奇。

烛光灯影下的姨娘，已经浑身湿透。从身侧望去。姨娘单衣里没穿乳罩的硕大奶子，一晃一晃跳到他眼里。姨娘左手掌虎口有五个蓝点，东西南北中排列，阳光晒过的皮肤有点褐，但显得

很细腻幼滑。颤颤的奶子使他产生异样燥热，他猛然挤出人群去灶头喝了一杯水。等他回来，第四个问乩的大肥莲手拿一张黄笺问广府仔：娘娘说上下不行，前后就会生，什么意思啦。阿成凑近一看，姨娘在黄笺纸上写了个像K的符号。你回去告诉罗拔他就知道怎么做，广府仔说完拿起铜铃朝上摇了几声：今天九母娘娘第一次开坛，有什么要问的，过两天再来。

阿成看见他和那个“老爸”一样，也是整条手臂刺了一条青红相间的长龙。这腾空而起张牙舞爪的龙触动他的心思，使他想起过去想起奶奶。他推挤着四散的围观人群，不顾一切抢着冲下楼去。

船公司的长板凳，像是他忠实的朋友，等候迎接他燥热的背脊。高大神奇的九母娘娘在他闭住的眼里跳动，街灯的光影，不停晃来姨娘白光的腿和颤动的奶子，令他感觉一阵阵窒息，难受。

锣鼓唢呐铜铃人声，已渐渐远去渐渐沉寂。

正恍惚之间，不知何时，索香笑吟吟来到他身边，向他比划着并悄悄说：你看，看这鬼仔，阿成侧过身子，俯前窥见门缝里的鬼仔，涨红着脸，呼哧呼哧喘气。他一看，才明白是什么回事。

只听见索香幽幽地说：天天打手枪，打到你死，干你姆的哑巴。

我是我

谁也没想到姨娘会开设“九天圣母坛”，那锣鼓唢呐声吵得人心烦耳热，虽比邻而居，隔壁客家佬背地里向父亲报怨，恫言要去警察局投诉，结果也隐忍了事，不见有什么动静。

我就想不明白，姨娘怎么和九天玄女扯上关系？这九天玄女又是何方神圣？我翻阅家里藏书，找见《水浒传》目录里，第四十一回《还道村授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赫然有玄女名字。这一回只讲述宋江被官兵追赶时，躲进九天玄女庙，被九天玄女所救，并授其兵书三卷之故事，并没介绍九天玄女身份来由。

后来，父亲谊兄来我家做客，本是四马路神庙董事的他，深谙道教神明，听说这里有个九天玄女，很灵验，特来查访。一打开话匣子，他说这九天玄女是天上玄鸟化身，鸟首人身，曾授给黄帝兵信之符鬼神之书五明之印，黄帝因此才得以灭了蚩尤。这

一下我听出了耳油，想不到姨娘竟可让这么高明神灵附身，真是匪夷所思。

姨娘第一次跳乩，求乩的四位信众都抱着试探心理，没想到结果都很灵验。

一是阿英吃了加鸭蛋的福州面线后第三天，老公果然出现在家门前，她擦了又擦眼睛，以为还在做梦。

二是布袋店的儿子驾战斗机，刚飞上天就听到总部传呼，打个U形飞降基地，再也当不成飞行战斗员。什么原因人家不告诉，老板娘也说不清楚，但遂了她心愿，再也不必担心掉下来的战斗机里有她儿子。

三是水果发抽到门牌303的C座政府屋。

四是大肥莲向丈夫一说，据称两人亲密换个前后的体位，不久大肥莲果然有了怀孕的症候。

有好事者突然想起，将四位信众所问之事和姨娘所写符号顺序连在一起，竟然是一个英文单词——fuck。

开坛不久有人奔走相告，说下半夜看见从阴沟里爬出一条大虫，足有四五米长，在廊柱绕了一圈，又失去踪影。阿成大姨父赶紧叫人制作一个铁笼子，笼里放了一只活鸡，当夜里大虫果然再次现身，吞了鸡只，就盘卷铁笼中不再离去。这偌大一条黑蟒蛇的笼子放在骑楼下，使来往人群又惊又怕，胆大的上前围观，皆啧啧称奇。如今，这条不请自来的黑蟒蛇，构成一道奇门景观，自然吸引更多慕名而来的信众，“九天圣母坛”的名气，更是不胫而走，一时香火鼎盛，锣鼓震天。

而另一天地里，另一种喧天锣鼓，也在铺天盖地的口号声中震响。

母亲一直念叨，奇怪，儿子怎么一直没有来信。半年以后，父亲接到农场的一张薄纸，上写：

我农场新加坡归侨XXX因胃溃疡导致大量胃孔出血，经医院抢救无效，已于X月X日去世。此致

革命敬礼！

XX华侨农场革委会

红色的印章像个血盆大口，无声无息地吞噬了一条年轻的生命。

原来，我姐早就接到一封大哥农场战友事先写来报死讯的信，为了藏住这个秘密，除了二哥，不敢告诉父母，两人因此早已消瘦了半个身子。

母亲一想起大哥就呜呜地哭，整整哭了三年，才又勇敢地面对无情的现实。

时过十年，农场又寄来一封信，短短几个字，大意是说给大哥平反，恢复他身为爱国华侨青年的名誉。华侨农场的红色印章虽没了革委会的名衔，但同样是一张薄纸，岂能弭平我母亲内心的多年创伤，倒又引起她连续几个月的悲怆哭泣。

痛定思痛后，她对我们说：这是个黑白不分的世界。良心，一个死了，一个未出世。我不再哭了。你们要有志气，让你哥的骨骸回去老家。

我哥他只懂得，是白的不能说成黑，面对尊严与抉择时，只求一死不愿苟活，不懂得奇门遁甲之术的他，结果难逃一劫。

大哥淤黑的骨骸终于从乱葬岗刨出，而农场当年的掌权者依然掌权。

我和二哥到不了大哥丧命之地，母亲不得不再次回到老家，父亲也去，两老为儿子安坟立碑，碑刻“……为追求与实现人类伟大理想，……献身中国建设，与中国人民共同奋斗，不幸却于文革期间，被错误的极左路线所迫害，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九岁……”，碑立于一九八二年。

若干年后，我在香港新界木屋区里，寻访当年寄信的朋友，她憔悴的脸上，流露出逃过劫难的庆幸之色，为不能尽到保护战友的责任而悔恨不已。

再若干年后，她的失忆症状时有发作，但她始终记得：你哥是被条形板凳活活打死的。

船老板

今天，他像往常一样，坐办公桌前。进进出出的苦力，一个

挨一个，轮番进来找财副计算工资。他们朝他躬躬身子，喊他一声头儿。

想起过去，船公司何止这一点气派。后来还是亏了邝老板帮忙，将大蒜土产等转到西马去了，救回一些成本，但对他而言已是一次元气大伤。

碧珠走了，那次选举以后，她和她的马来西亚籍丈夫被“移民”澳大利亚。

临走前，碧珠对他说：阿爸，你不懂政治，等新码头建成以后，你的生意就越做越少。

英国人走了，美国佬来了，为啥来为啥走，这些事他看不懂。

突发石油危机以后，影响所及，生意日渐清减，货少活也少，用的人也比以前少多了。

门外长板凳上：大八和其他苦力压低嗓门，议论纷纷，这些卖力气的男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八每月给老家乡下的老婆孩子汇钱；而这里的姘头最近老是找碴甚至拒绝给他开门，言语间透露的无非是嫌他钱给少。

头上的风扇咻咻地转，从来不让开冷气机的女人坐在太师椅上，微微阖上眼睑，手中不离那一串佛珠。神龛上供奉面相慈祥的观音娘娘，红面关老爷，还有历代祖先神位。神龛上始终缭绕着烟气，蜡烛灯光映照着哑巴鬼仔青皮的面颊，正朝他飘来白眼仁，像两只扑闪扑闪的飞蛾。

他将手伸进衣兜里，兜里藏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近几年来，他一年内就去了几趟台湾，脑门上挥之不去的台北夜空，使他坐不住身子，戴上呢帽，他朝门外走去。

日渐炎热的七月初，一天早上，船老板走进大门，没看见小脚的婆娘坐在大厅太师椅上，只有鬼仔呆坐一旁，有点神志昏昏。

他打开卧室房门，看见他女人衣冠齐整，平直躺在床上，却早已没了气息，无疾而终。

他为这个默默奉献一生的妻子，举办了很隆重的丧葬之礼。举殡之日，送殡队伍浩浩荡荡，锣鼓西乐、高跷杂耍、花圈旌旗、

商团会馆、亲朋戚友，场面极尽哀荣。

没想刚过七月，日渐消沉的鬼仔，白日里突然发狂，号啕数声，四肢抽搐，应声倒地，赶紧送至医院，不数日竟一命归西。他草草为鬼仔办理后事，择日在光明山火化。

这块心底的疤痕，跟随他母亲前往极乐世界。他想，这样也好，了却了一段孽债。

接连发生的变故，使平日大厅上无端端少了两个身影，为此他长吁短叹了不少时日，人也见出苍老，神情郁郁。

今日又收到她一封来信。他是捏着一桩心事，又走进康叔儿子家。

这边一看贵客来了，赶紧打开电风扇，端来椅凳，端来茶水，赶走闲杂人等。寒暄了几句，船老板从兜里拿出信来。

拆开信，一行行他既熟悉又不认识的毛笔字，重现他眼前。娟秀的直排小楷写着：

晓东吾爱如晤：

前信收悉，幸勿挂念。

时值仲夏，天气炎热。院前垂柳，虽遮阴挡雨，惟蝉鸣卿卿，扰人清幽。

回想上次吾爱来台之日，你我前往北投，良辰美景，至今记忆犹深。未知你是否也常想起这段美好时光。

双十节转眼又要来临，各地党政要员，海内外爱国人士，又将聚首宝岛，共襄光复盛举。

盼吾爱早日定下行程，望来函或来电报事先告知。

即日起，以分秒计：等待吾爱回音。

无限思念

你的淑缎

民国 XX 年 X 月 X 日，台北

他听这信念完，精神重振，掐掐指头，略一思忖，就口述心中所想，康叔儿子一字一句誊写纸上，装进信封写上台北地址，拱手将信交给船老板。

这样的代笔回信，一来一往，日见频繁。船老板这次已暗下决心，准备去完成他这辈子的一件心事。

他急匆匆往外走，忘了拿回来信，康叔儿子只好将船老板的心事暂时藏进抽屉的夹层里。

我是我

《诗经》里的《商颂·玄鸟》这么写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这一解读，玄鸟与殷商始祖契(xie，亦作楔)的降生还有一段渊源。

如果说这混沌万物于实现君王一统天下的进程中，刚开始只不过是一种神话，从黄帝到商代，都似乎以这样的模式发展而来。兴许，天下者也不过是其中一种奇门遁甲之术。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在九天玄女的俯仰之间，丢盔弃甲，一次次战败，一次次投降，然后才从蛮荒走向文明。

令人拍案叫绝的姨娘，不管开不开坛，跳不跳乩，依旧浓妆艳服，天天招摇着一条后巷的目光，干她的老本行。不明就里的人，还当她是一个后马车路的妓女，不过是粗鄙下层之流。像我这样的俗人，当时还是一个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愣头青，也看不懂其中玄机。只觉得她是一只惹眼的蝴蝶，配不上玄女之名。

这巷子里有人陆续搬家，像水果发一样，买了政府厝就搬走了。不少商家看中这里的门面，比方鸦片连被车撞死后，本是小小烟馆的门面改成办公室。这样接连好几家房子装修了门面，给破破烂烂的深巷带来一股清新气息。

某日上午，两位光彩照人的女子，走进巷里，看见她们的人都转动脖子，盯着两个娉婷的身影走进了船公司。消息像一阵风吹进每个人家，然后，传言得到证实，那个贵妇人是船老板的台湾相好。

船老板的大媳妇，本是公认的潮州美女。可船老板大儿子，身子骨一向单薄，病病歪歪，最近更是长时间伏在办公桌上，不停喘气。按大八这些老粗的说法，他就消受不了这福分，亏待了漂亮的婆娘。

想想，巷子里哪个女人穿中式长旗袍？看那一身粉红色带草

绿镶边的绸缎，服服贴贴穿在人家身上，像熨斗熨过似的没一点皱纹，走在街上，像一副会动的三十年代老上海的淑女图。这样的视觉效果，许多人一生也没见过。那细眉杏眼，隆鼻厚唇，生在圆月般的脸庞之上，衬着中式绣花领的笑容含而不露。绰约身姿，挺直高挑，肤色白皙，使她微胖身材显得更福态照人。半高跟皮鞋，带上风韵犹存的身姿，款款而行时，那雍容、华贵、脱俗、清高的气质，看过的人都想多看几眼。陪走的大媳妇，叫巷子里议论后所给出的评价，倒也不卑不亢，一句话：别说是大媳妇，和台湾女人谁也没法比。

下午，船老板居然带上贵妇人走进我家，让左邻右舍很感惊讶。船老板向我父亲引介台湾相好时，站在一旁的母亲慌得一再拢拢头发，拉拉衣角，恐怕自己那一身模样让人笑话。等客人走了以后，母亲爆出内幕，说不识字的船老板一向请我父亲写的信，原来是代写情书。当父亲从抽屉夹层里取出船老板拉下的信给我们看时，哗！写得真美，那一手直排而下的楷体毛笔字又让众人钦羡不已。

母亲不无恨意地说：老婆才死多久，有钱人就这样，还年年去出席双十节。父亲不以为然：他晓得什么，不过充充场面。母亲接过话头：充场面也行，反正有人给他送漂亮女人，他送你什么，几粒柑橘。现在人来了，你失业了，笔头好有什么用。这一下，父亲噎住了。我暗自好笑，将读完的信交回父亲，赶紧拉开母亲往屋里走，免得她又会说些酸性的话语。

吃过晚饭，和母亲闲聊天，她突然一声长叹；可怜那小脚的女人！

母亲感喟道：那是糟糠之妻，生男育女，日本人来了遭这么大的罪。尸还没化呢。台湾女人是读过书又有容貌，但她图什么？船老板都六十几的人了，还能折腾几年。要不你看，没三两年，老牛拉不动了，她不回去？才怪！

末了，她说了一句叫人瞠目结舌的话：

什么天下为公．还不都为了图自己痛快！

他是阿成

自从姨娘开设“九天圣母坛”，他好像一下长大了。

九天玄女的神力仿佛也在他身上贯注某种力量，他不再只是一个说话期艾的腼腆男孩。倒是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不见了几个熟悉的身影。

以妨碍社会公众安全侵害公务人员的罪名被判坐牢三年的黑文，还有被卡车撞得粉身碎骨的鸦片连，这两人都帮助过他，他心里很清楚。

最说不清楚的，是突然发狂离奇死去的鬼仔。他感觉可能因他姐姐索香的引诱，造成鬼仔过度的自渎，才败坏了身子。他有点可怜起鬼仔，指着索香说：你害人。索香依然来去如风，刁蛮不羁，白他一眼：顩猪！他疯你也疯。这种人留着也没用，还不如我那条打架鱼。他想想，又似乎有点道理。

姨娘开坛跳乩，广府仔说别去海香咖啡店干了，喝香吃辣的少不了你一个。他成为主要帮手，站在方桌一角，拿这个递那个的，有时锣鼓手尿急还找他接手敲两下，而偷窥姨娘上下晃动的奶子，成为他潜意识里不为人知的一种想望。

前一段日子，他特地跑去新加坡河，看望大八。

大八很消沉，说自从台湾相好来了，他很少见到头儿。

还说他二小子的学校来通知请安排转学，因为只有他二小子报读华文班，其他学生都选读英文班。他姘头干脆将二小子报读英校，最近更是人去楼空，也不知搬去哪儿，看来想和他一刀两断了。使伊娘！大八咂一口啤酒：大不了我回老家，也不至于干死。

他傻笑，也不能说什么。大八有一句没一句自己唠叨，他也没听进去。

最近有流言说，当初四个求乩的之所以灵验，不过是事先串通好的把戏，他大不以为然。一他知道姨娘从不和布袋店老板娘打交道，事先并不认识；二大肥莲虽怀孕了，生的女婴，她当公务员的老公可不领这份情。人前人后说，和这些下三滥的人打交道，有失身份。

他确信姨娘是无辜的，可姨娘毫不在乎那些流言，这点他很沮丧。他改变不了姨娘在后马车路赚吃的事实，也没法阻止别人的任意诋毁。他所认识的人，哪个还像大八那样老土，死守着一个饼头。女人、鬼神、帮派、血性构成相互依存又相互残杀的世界，渐渐侵入他的视野。而少不更事的他，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母亲，他不是别的什么，永远是姨娘和那个“老爸”生的野种。谁也不在意他，除了死去的奶奶。

驳船甲板上，又吹来新加坡河半咸半苦的风。潮退的河岸，船身倾斜，船底可见乌黑的淤泥里残留各类垃圾，河泥在阳光下不时冒出水泡。河心水面倒映着蓝天，不断变幻的白云，带着各自的心事飘向远方，迷糊了他的神志。

等他醒来，地上全是啤酒瓶子，也不见了大八踪影。

暮色下，悄悄地哭黯黯地诉的新加坡河水，似有似无，静静地流。

他沿着幽暗河边，一路走回家。

从此，他再没见过大八。

“九天圣母坛”的锣鼓，断断续续又敲了几年。

我是我

世事难料，有些事被我母亲说中，有些事却出乎意料之外。

贵妇人没三年果真回去台湾，倒像是一只天机算尽的玄鸟，飞走了。

集装箱码头建成后，船公司生意一蹶不振。

船老板沉病不起，日渐消瘦。

大儿子被肺癌夺走性命，对他又是一个致命打击。

姨娘和广府仔因吸毒双双入狱。

经不起毒瘾折磨，姨娘——这只惹眼的蝴蝶，信众心目中的玄女，在狱中休克致死。“九天圣母坛”从此偃旗息鼓。

索香，这个标致女孩，传闻横遭一伙地痞轮奸，后来沦为芽笼路酒吧女郎；后来听说在北婆罗洲，成为当地名气不小的歌星；

后来又传言她去了日本，如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再也不见踪影。

阿成去监狱探望垂危的姨娘，回家后没几天，不知为什么，跳下21层高楼，先他姨娘而去。

铅华落尽的新加坡河，不复船来船往慷慨悲歌的旧时风貌。而依托这条母亲河，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人群，也往四面八方散去。

有一日，曾历尽艰难，少小离乡，踏浪南来，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船老板也撒手西寰，在当时的华文报上，留下一则讣告。

我发现讣告上的鬼仔名叫裕仁。

节选自中篇小说《河》，
收入在《首届方修文学奖 2008-2010 获奖作品集，小说卷▪下册》
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4年

烟事袅袅（节选）

张　挥

作者简介：

张挥（1942－），原名张荣日，又署破阵子、戈鸣、江榕蔙、或桑等。祖籍广东番禺，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1945年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和南洋美术专科学院教育系。曾任中学美术和华文教师，现已退休。1988年至1992年主编《文学半年刊》、1992年至1995年主编《微型小说季刊》，1988年至1994年间，曾任金笔奖、金狮奖、青年文学奖，及各文学团体文艺创作比赛的评审。2010年和2012年，先后举办两次水彩画个展。历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秘书、副会长，现任书写文学协会会长。1970年代开始创作，1992年以《45.45会议机密》一书获新加坡书籍奖和东南亚文学奖。1994年获“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鼓励奖，长篇小说《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获2016年文学奖小说组表扬奖。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老师》(1976)；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45.45会议机密》(1990)、《十梦录》（1992）、《末代华校生的网中岁月》（2013）；散文集《琐

屑集》（1978）和《那一豆灯光》（1982）；杂文集《马的唠叨》（1990）；长篇小说《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2015）、《烟事袅袅》等。

第三章

02 峇遮厘树下的梦呓

整个早上，我对着昨天才完成的父子肖像图，一边抽烟一边修改。在袅袅烟雾中我又似乎看到自己和阿泰在海南阿哥的咖啡摊旁的峇遮厘树下玩乐时的情景。尤其是当阿泰被关进监牢里去之后，我就常常在梦里见到阿泰，跟他在梦里作“深层精神”的交流。我一直不明白阿泰为什么会被人家关进牢里，只是因为阿泰说过他会为了守护自己手中的那一粒峇遮厘树的果实，而坚持自己的理念到死也不屈服？

阿泰，被关进牢里26年后，被软禁在一个小岛上。仍然得不到自由。

我终于鼓起勇气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到岛上去看阿泰。

在岛上，阿泰总是坐在峇遮厘树下的一张凳子上，把环抱着的双手，搁在屈起来的右脚的膝盖上。他微仰着头在看天上的云彩。那时阿泰看起来还年轻，其实阿泰看的不是天上的云，而是看吊在枝叶间的一颗红透了的峇遮厘果实。那是一个我和阿泰被红透了的峇遮厘果实迷惑得发了狂的年代，我们可以在峇遮厘树下消磨许多个黑夜和白昼，只为了看守一颗红透了的峇遮厘果实。三十年后，阿泰仍然以这样的一个形象在梦里迎接我的到来，但阿泰看起来却十分孤寂，像一个孤寂的诗人。在梦里，我和阿泰有过以下的“深层精神”交流的对白——

还记得那个比三十年还久远的故事吗？就是我们都有勇气拉起裤管随地小便的那个年纪。那个下午，我们在你家门前的那棵峇遮厘树下玩石弹子。玩着玩着，你突然把手中的石弹子抛进水沟里，侧着头斜着眼对我说：

我们去偷大肥成的打架鱼。敢吗?

因为我没有马上拍着胸口对你说:谁不敢?去就去!你就斜着眼骂我“无核”!一个“无核”的男人还配叫做男人吗?我也学你把石弹子往水沟里一抛拍着胸膛说:去就去!谁“无核”?

明知大肥成的打架鱼是养来卖钱的,所以戒备森严。单单应付那几头狗就够我们头痛了,从来就没有人偷盗成功,但我还是硬着头皮跟你去了。结果我的腿上留下了几个狗齿的伤痕。这么多年过去了,伤痕犹在。

你说,你已记不得这么久远而又这么幼稚的故事了。然后,你把视线从云彩的那一端收回来,看着你用右手的拇指与食指捏着的一枚小螺丝钉。

刚才我怎么没注意到你手上捏着一枚螺丝钉呢?你捏着一枚螺丝钉做什么?原来你不喜欢谈偷打架鱼的事,你急于要说的是有关螺丝钉的事。我太不了解你了,我们不也曾经在峇遮厘树下的沙土里寻找过螺丝钉来卖钱的吗?

我想起来了,我曾被教育过如何把自己当成一枚螺丝钉,彻底地了解到螺丝钉的形体虽然微不足道,但它在整部机器中所起的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大家都在赞扬和发挥螺丝钉的精神,都心甘情愿地去扮演一枚小螺丝钉的角色。是不是因为有太多的人毫无怨怼地在扮演小螺丝钉的角色而使时代的巨轮向前不停地转动?还是有其他别的原因,我已失去判断的能力和深究的心情了。总之,社会是进步了,富足了,我也还在扮演一枚小螺丝钉的角色。然而,我在一个进步与富足的社会里精神上却贫乏得很,使到我处于一种“被耍弄”的尴尬地位。现在,我是一枚随时可以被换掉的小螺丝钉。因为,我的螺纹间距已不适合这部新的社会机器了。

你在这棵峇遮厘树下已孤坐了三十年,你竟然了解我所说的有关螺丝钉的事,而且脸上还露出一副早已知道的神情。你还要继续这样孤坐下去吗?你要知道,命运留给你的权力已所剩无几,你还要保有那份庄重而又神圣的感情吗?你说我的孤独,我的忧郁,我的不合时宜的牢骚是被高楼阻挡了我的视线;噪音干扰了我的听觉所致。

你的话,令我想起那些堆积在钢骨水泥森林里的词汇。它们

天天在我的耳边形成各种各样的噪音，令我迷惑、恐惧、神经紧张、情绪低落。你竟然能一口气念出一连串我正想念给你听的词汇来：

拥车证、电话计时收费制、股票交易、小四分流、会考、大学文凭、华人华语、电脑、贩毒、奸杀、万字票、汉堡包、肯特鸡、地铁、快速公路、华校生、南大毕业生、社区领袖、基层组织、大选、反对党、方言、传统文化、新的起点、环保、公积金、品管圈、生产力、卡拉OK、金童玉女、爱之病、癌症、高血压、心脏病、意气用事、等等，等等。

你说这些词汇所拼出的声调都变成扰乱我的思维方式的噪音。人们的欲望在这些噪音中不断地恶性膨胀而不断地说谎，甚至做出许多无聊可憎的决断。所以，我必须在这些决断中挣扎求存。

阿泰话一说完，就将小螺丝钉交到我的手中。我这时发现，阿泰竟然坐在一张只有三只脚的椅子上。我正想问阿泰有关这张三脚椅子的来历，阿泰却把手一挥将我抛出那个小岛了。然而，我手中拿着的小螺丝钉已变成一粒红透了的峇遮厘果实，醒了。那粒红透了的峇遮厘[注1]果实还在自己的手掌中发出淡淡的幽香。

谢阿泰获颁“林连玉精神奖”！

今天还未出门散步，就读到以上这则新闻，心中百感交集。

阿泰今年70岁了，但他大部分时间被人关在监牢里，从年轻关到年老。22岁风华正茂的他，就被岛国政府援引内安法令扣留，当时他还是国会议员，人民的代议士。1998年才获释放，前后长达35年。最后7年，被软禁在圣淘沙（原名为绝后岛）。

那时，听到阿泰被软禁在圣淘沙的消息时，正是自己以所谓魔幻手法写微型小说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一时兴起，遂写了一篇大概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微型小说——《峇遮厘树下的梦呓》。主要的题旨是表扬那个被人关了三十多年的人，三十多年来就只为了守护手中的那颗峇遮厘（番樱桃树的果实），而威武不屈地守着自己心中的信念。

阿泰在领奖的发言中这样说：“对于母语教育及南洋大学，我是蒙恩受惠的多，反哺回馈的少，与那些常年累月为华教和南

注1：峇遮厘，音译自马来语，即：番樱桃。

大默默奉献的人比较，我实在渺小得很。这份荣誉应该属于所有热爱母语教育及南大的人们。”

真是一个谦谦君子，一点不提自己正是为了维护华教与南大才被人关了三十多年，读到这样的言语，我能不百感交集吗？

我要对他说：对于母语教育与南洋大学，你树立了一面丰碑：你以35年的铁窗岁月，肯定了华教与南大精神的可贵价值。比起那个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的政客，将华小与南大连根拔起的所谓“伟人”，高贵多多了！

阿泰还引述马国华族族魂林连玉的话来表明心迹：“可以摧毁我们的躯体，但南大精神将永存。”

这就是“南大精神”。当年那个将他拘留的人，真正关闭南大的原因，不是因为南大是一间水准低落的大学，而是惧怕这种大无畏的南大精神！

向阿泰这位我童年时代的英雄，致以最高敬意！我常在梦中尝到你守护的那颗峇遮厘的甘甜！我现在的烟瘾很大，但我一直不想戒烟！我用一个个从我口中喷吐出来的烟圈，来向你致意！

03 三只脚椅子的传奇

天气阴阴的，看似要下雨，但云朵还舍不得让雨水落下来。我戴着一顶鸭舌帽，坐在西海岸公园的堤岸边看海景。晨早的浪潮不大，一小波一小波的浪花，让晨风把它们轻推上堤岸的岩石上，然后哗啦一声就又变回了水退了下去。

卡拉卡拉！卡拉卡拉！怎么这回不是哗啦，而是卡拉卡拉的呢？转头向右侧看去。哦，是一只箱子被海浪推上堤岸。想必是箱子体形大了些，一直上不了岸。我好奇心重，连忙立起身跑过去将箱子拉上来。

出力一拉，发现箱子却是出奇的轻，我因出力过度而失衡竟跌坐在堤岸上。幸好已抓住箱子的提手，趁势稳住身体。这才免去一场落水的惊险！

将箱子提上岸，走到最近的一个亭子里设法将它打开。以为需要费一番心思与手脚才可能打开它。哪里知道，根本不费吹灰

之力，我的手指一触碰那开关，箱子的盖就自动弹上来。里面的东西一目了然——一本不很厚的书躺在那里，封面写着《三只脚椅子的传奇》。

一打开那本书，我就不能放手了。我坐在亭子里，一边抽烟一边读着这本漂来的书。废寝忘食地读到月亮上来才把整本书读完。

以下就是这本书的故事概要，而主人翁跟我同名同姓：

孤岛的南部，有一个很少人知道的“人民公园”，公园里有一个“人民广场”。五、六十年代，许多热血青年在这个公园里集会、高喊反黄、反殖、反剥削的口号，更爱唱那首《在森林和原野》的歌曲。五十年前，这公园开始被监控，许多活动遭禁，渐渐的，也就荒芜起来。不过，听说在公园的某一个角落，藏着一张只有三只脚的椅子。传说只在某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间流传，尤其是，读华文书的知识分子更是言之凿凿。但谁也没看过那张三只脚的椅子。

我在梦中看到阿泰坐在一张三脚椅子上，将那粒红透了的岑遮厘果实交到我手上。这使我想起人民公园里头也有一张三只脚的椅子来。

这天一早，我在做完早课：打完一套八段锦，练写二十分钟的书法，抽完早上一定要抽的那一支烟，就出门去了。我要到人民公园去看那张三只脚的椅子。

现在，我出门都是乘搭巴士和地铁，当然，还喜欢多走路。我出了坐落在 Depot Road“翠城新景”的家门，就沿着亚历山大路走到女皇镇一带去。

孤岛上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喜欢走路，是大家都认可的保健方式之一。从“翠城新景”到女皇镇，我花了大约 40 分钟的时间，就看到一座高耸的教堂。教堂外面吊挂着一条很大的横幅，传达了一则这样的信息：

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

“为我们的城市谋求福祉”

我觉得很有意思，建国 50 周年来为我们的城市祈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不知道基督教会传讲怎样的福音呢？看了看日期和时间，就在这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我记下这些信息，

打算有时间要去听一听。虽然我不是基督徒。

传说中的人民公园，竟然藏身在市中心的商业区地段。入口处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里是孤岛的海德公园，你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表言论。

奇怪，自己生活在这个岛上七十多年，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地方。公园占地大约只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有一个半圆形的舞台设在公园的一角，或许是年久失修，舞台的墙壁与地板苔迹斑斑。我从侧面的梯级走上舞台，站在舞台中央时。突然之间，四处响起一片喧哗声浪：

还我历史真相！

还我同志清白！

还我南大牌坊！

还我方言文化！

还我第四只椅子的脚来！

还我公积……

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想要逃离这个神秘的舞台。慌乱中竟从舞台上跌了下来。幸亏舞台不高，我立定身子，再看看四周。一个人影都没有，而且，静得可怕。刚才那阵喧哗喊叫声戛然而止！真是邪门！

想这时真该有一根烟，遂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来抽。我猛吸着香烟，一口一口深深地吸进肺里，又让烟雾从口腔和鼻孔呼将出来。我连续不停地抽了三支 DUNHILL，这才让心神安定下来！

我刚才从舞台上跌下来时，背包竟也被抛到几尺之外。我走过去拾起背包，和散落在背包外面的雨伞和水壶。我很不甘心，决定要搜遍整个公园也要把那张三只脚的椅子给找出来！

公园不大，一眼望去，除了舞台后面那一丛矮灌木之外，没有可以隐藏物件的地方。我背上背包，直往舞台后方走去。

真没想到，舞台后面这一片小草地，遍地长满了小花朵，有红的、黄的、紫的、白的，这里一堆，那里一簇。在一块小面积里长满了这么多五颜六色的小花朵，很像一张铺在地上的自然毯

子，美极了！

我的目光滑过这许多彩色缤纷的花朵，就在对面，一张三只脚的木制椅子出现了！那张三脚椅子，比普通的椅子要来得高来得大，但只有三只脚。左边最前面的一只脚不见了！

我小心翼翼地往没有花朵的地方下着脚步，深怕踩坏了脚前的这幅美丽地毯。我沿着地毯边轻轻地移动脚步，好不容易才来到木制的三脚椅子前。我这才发现，在椅子上面躺着一本《魔爪逃生》。我拿起书本，就想坐在那张椅子上翻阅。但又怕三脚椅子不稳，不敢真的坐下来。我先用手掌按了按没有脚的那一边的椅面。奇怪，椅子并不因此倾斜下来。我加重力道试了又试，竟然稳如泰山。我于是放心坐了上去。坐在这张椅子上看脚前的这幅花团锦簇的地毯，真有说不出的愉快，精神一下子抖擞了起来。心中一直想要干一点什么有意义事来。但是除了看手上的这本《魔爪逃生》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于是，我开始看《魔爪逃生》了。看着，看着……谁知整片地毯突然像两扇大门，往下打开了。而我，也就跟着跌进地洞里去。

我的身子不停地往下坠，坠，坠……

04 头你输，花你输得更惨*

也不知身体下坠了多深，等到我立定身子，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人物，竟然是一头狮子：一头像人一样会站立的狮子。它的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着一个大硬币。它将硬币浮雕着一个狮子头的那一面让我看，然后，又将硬币反转过来，却是镂刻着花样纹饰的图案。它的嘴角牵动着一丝诡异的狞笑，语气平缓地对我说：

“要头还是要花？”

“什么要头要花？”

“看来你不会玩这抛硬币的游戏？那也好，反正头你输，花你输得更惨*！我不难为你。进去吧！”说完，它扬了扬它的手掌，我立时看到它的锐利异常的狮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 在殖民地政府管理新加坡的时代，人们喜欢用当时流通的硬币来决定输赢。硬币的一面是英女皇的人头像，另一面则是花纹的装饰图案。玩时，将硬币抛向天空，落下着地时，如果你所选的那一面朝上，你就是赢家。

我继续往前走，一路上都有指示牌指示我如何下脚步，那些指示文字显得十分古怪与滑稽，譬如有一则是这样写的：

“举步之前，先深深吸入一口气。然后闭着呼吸，将藏在你心中的方块字砖，拿出三块来，放进路边的垃圾箱里。不得违法，违法者罚款200个硬币。”

我只得依照指示从胸中拿出三块方块字砖，放到路边的垃圾箱里。这样一路走过去，来到第二扇门的时候，我竟然被强迫丢失了三十块方块字的字砖。体重是减轻了，但内心的伤痛看来是无法治愈的了。

我推开第二扇门一脚跨了进去，竟是一处十分开阔的沙漠地带，但奇怪的是沙地中央竟然长了一棵很高大的大红花树，树上红花朵朵开，清风徐来，花朵象一团团的火球在树上到处滚动。奇异至极！

“喂，喂喂！小心我的漫画！”

我只顾抬头看树上的红花朵，却没发现树下立着一个人，他的周围放满了纸张和书本。我低头一看，那些纸张原来是一幅幅漫画；而那些书却只有一个书名《爱丽丝梦游仙境》，不过在每一个书名旁边都标明序号01、02、03等等。

我仔细端详那个左手拄着拐杖的人：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脸上一直堆满笑容。由于头上只剩下稀疏的头发，使得他的面容看起来益加精神饱满。看到他，我像是看到了亲人一样亲切。我弯下身子，用手拨开一张张漫画，以免我的脚踏坏了那些作品。我在书本和画纸覆盖不到的沙地上小心翼翼地下着脚步。

等我一步一步走到那人面前，他立即伸出手来跟我握手。

“哇，你的手好烫啊！”我禁不住嚷道。

“你的手却很冷。你们那边现在是雨季吗？否则你就是缺少了改革社会的热情。你们现在没有人关心社会的改革了吗？也没有人对政治感兴趣了吗？你是不是好久没有机会投票，而任那独裁的金毛狮王为所欲为呢？真是难以想象！”说完，他稍稍用力甩开我的手掌，不再言语。

我不知道该怎样接下去说我该说的话。那人看到我一脸的茫

然，突然若有所悟地笑了笑说：

“是我糊涂了，你们怎么玩得过金毛狮王呢？头你输，花你输得更惨！难怪你们都乖乖地听话，享受他一手炮制的繁荣了！”

“你可以讲得清楚一点，有关这‘头你输，花你输得更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玩法？可以说来听听，让我见识见识吗？”我赶紧抓住机会，请他解释这‘头’与‘花’到底是如何操作，才能包赢不输！

“你可不要后悔。其实，后悔已来不及了。那狮子人已经进来要拷问你了。你有机会就赶快逃走吧。像我一样做个流亡者吧！哈哈，哈哈哈！”

说完，他将一张小纸条，塞进我的手里。就低下头来，不再睬我。

这时，刚才守在第一扇门的狮子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它轻轻用手一推，我翻了一个筋斗，就跌进一间没有窗口的小房间里。

“来，请坐。”

狮子人指着小方桌旁边的一张椅子示意我坐下，而它却将半个屁股搁在了小方桌的边沿。右脚的狮爪顶着地板，左脚则悬空不停地摇摆着。右手则握住自己的尾巴，不停地甩动着圆圈。

我刚坐下，它就将我的履历很详尽地讲述了一遍，连我自己都已忘记了的一些琐事，狮子人都说得一清二楚。这情况简直把我给吓坏了，怎么可能有这样强势的猎人头机构，取得这么详尽的资料呢？当我惊疑未定，狮子人却开始说话了。

“你准备好了吗？我要问问题了。你要老老实实地回答，知道吗？”狮子人放下一直在甩动着的尾巴，很严肃地对我说。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首先，你要答应不要再打老婆了。”狮子人看着右手掌的狮爪，慢条斯理地说。

“什么？打老婆？我从来没有打过我的老婆！”

“你答应不答应？”这回狮子人的大圆眼睛死盯着我的同时，还扬起右手掌让闪闪发光的狮爪在我眼前示威。

“我怎么能答应你不要再做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据

理力争。但是没有用，狮子人竟然这样对我说：

“不答应不再做，表示你曾经做过。”

这时狮子人的手上突然多了一个硬币。冷冷地问道：

“要头，还是要花？”

“花！”我气愤地嚷道，因为狮子人污蔑我曾经打过老婆。

我的话一说完，狮子人就将硬币抛向屋顶，落下来时让它接住了。然后它手掌一翻，一掌拍在桌子上。当狮子人慢慢将手掌移开，露出来的果然是镂饰着花纹的那一面。我不禁叫了起来：

“我赢了，我没有打过我的老婆！”

“哈哈，你赢得了吗？告诉你，头你输，花你输得更惨！在这里逻辑没有容身之地。”

接着，它拿出一份文件给我看，文件上写了三个大字：“自白书”。我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才读完那里面的内容。我越看越心惊，等看完全文已经冷汗浃背了。

“那里面罗列的每一件事你都做过，对吗？只要承认就行。”

“什么话？又来耍我！这些指控完全是捏造出来的。我不承认我有做过这些事。”

“不要花时间争辩你有没有做过这些事，别浪费时间。只要在你的名字下面签名就行。轻而易举，怎么样？我提醒你呵，头你输，花你输得更惨！这是游戏规则，明白吗？不要忘记我们有一条‘人身安全法令’，可以将你拘留到死，也不用审问的。”

“我知道了，我会被判刑，如果我不签名。在你们这个国度里，没有罪的人也可以被判刑的。是不是这样说呢？”

“你真聪明，事实就是这样。来吧，在这里签个名就行了。反正，头你输，花你输得更惨。”

我可不是什么烈士，我只是觉得这个社会有太多要改进的地方，而说了一些如何改进的话，这也犯法吗？

比如，留长头发的艺术家必须把头发剪短或剃光，才可以让他入境。你不觉得这太过分了吗？我只是画了一幅漫画来表达我的看法和意愿，就要把我关起来这样严重吗？现在我才知道，严

重不严重是他们说了算，还轮不到自己来说三道四。所以，为了不吃眼前亏，我终于在那“自白书”上的每一页都签上名字。希望狮子人立刻把我放了。哪里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等到我签完所有文件，狮子人立刻在桌子上展示十个人的照片。问我认不认识这些照片上的人。当然认识，他们都是我最熟悉的同事、朋友和亲戚。那个最老的秃头佬，还是我的中学级任老师呢！

“认识就好。你知道吗？你的这些同事、朋友、老师和亲戚，都跟你一样在搞破坏活动。我要你指证他们是你的同志和战友，你不要忘了，你刚才已在‘自白书’中交代得很清楚，你是牛共外围组织的成员，他们的身份跟你一样也是牛共外围组织的成员。你要说，那个秃头的老家伙是你的顶头上司，你直接受他领导。就照我说的写下来。快写，快写。”

狮子人一下子变得暴躁起来，似乎不很耐烦在我身上花太多时间。

我的妈呀！我现在开始明白那句“头你输，花你输得更惨”的真正含义了。他们要我诬赖同事、朋友、师长和亲戚，让我丧失所有的尊严和道德立场，再也没有颜面见我的那些熟人。即使把我放出去，我会觉得外面比在里面更加孤独。我已成为一个背信弃义的人，天地虽大，哪有我容身之地？

最绝的一招，是要我上国家电视，昭告全国我同意“接受改造”。我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我已全面崩溃。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他们已成功地摧毁我的意志和躯体。我像一个从高墙摔下碎裂不堪的蛋头 Humpty-Dumpty，我的身躯，我的人格，我的灵魂都被撕裂成碎片，再也无法拾缀完整。

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持不同意见的反对者，有谁能不屈服呢？在我感到最无助，最无奈的当儿，我突然想起那个拄着手杖站在大红花树下的人曾在我要离开的当儿，塞了一张纸条给我。我记得，当时我很快地把纸条放进裤袋里。我连忙伸手进裤袋一摸，果然摸到那张纸条。我拿出来一看，只见那上面写道：

阿泰你的童年伙伴！被关了 32 年，没有屈服！

就在这时，霹雳一声巨响，房间的墙壁突然破了一个大洞。原来有许多兔子拿着一根根大铁锤不停地敲打着我身后的那面

墙。霹雳一声响，把我从梦中惊醒了。

原来我坐在那张三只脚的椅子上看书看到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奇异的梦。但我手上还拿着那本《魔爪逃生》呢！更奇怪的是，身边的地毯和三脚椅子都不见了。刚才所做的梦却真实得有如现实生活中的场景与际遇！

后来，我在翻阅一堆旧报纸找资料的时候，竟意外地看到一则这样的讣告：

讣告

弗兰西斯丘家琪

1947 年 10 月 23 日 至 2011 年 11 月 20 日

流亡国外 35 年

骨灰于 12 天前获准归国安葬于教堂

他是

一个充满爱、欢乐、笑声和善良的人

一个对社会正义有强烈献身精神的人

一个在相互关爱的天主教家庭里长大的人

在神的恩典下

时间将慢慢冲淡我的哀伤

我会继续为和平与正义的事业服务

向他致敬

作为他的妻子，在他被流放 35 年后

能把他的骨灰送回他所热爱的祖国新加坡而感到欣慰

主内 红蕊钗 笑启

2012 年 11 月 22 日

讣告的右上角，有一张死者的照片，我这才发现，那照片里的人，竟然就是我在梦中遇见的那位左手拄着拐杖立在大红花树下的人！一个令我一看就觉得无比亲切的弟兄！

我在自己喷吐出来的袅袅烟雾中向他致以最高敬礼！

05 好邻居突然失踪了

从人民公园回来之后，我一直在楼下的石椅上不停地抽烟。事情真是太过不可思议了。我在公园里所做的梦，跟以前所作的梦一样，都跟《爱丽丝梦游仙境》这本书有关。那个站在大红花树下的中年男子，根本就是丘律师本人。这令我分不清梦境与现实到底哪个真哪个假！我还清楚记得发生在七十年代丘律师和红医生的故事。

七十年代，椰子村的村民开始在城市重建的计划下迁离住了几十年的甘榜。老爸和我只好搬到东林福的政府组屋去住。一房一厅，够我们父子两人栖身的了。

我的烟瘾，越来越大，到了七十年代，一天至少要抽掉两包20支装的香烟。隔壁邻居住着一对年轻夫妇，他们住的是三房式组屋。据说男的是一位律师，女的则是一位医生。两夫妇十分和气，每次经过我家门口，都会主动用华语跟我和老爸打招呼。有过好几次，女医生看到我在走廊上抽烟，就特意走过来劝我戒烟。久了，我反而不好意思在公共走廊上抽烟了。

至于那个做律师的丈夫则不大爱说话，也较少看到他出现在公共走廊上。有一次，老爸发现那个律师丈夫的一个秘密，回来告诉我。我听了觉得好玩，决定到他家去串串门子。

“你说，丘律师喜欢看儿童故事书？不会吧，做律师呢！还看童话故事？”

“真的，我亲眼看到他家的书架上，全都是童话故事书！”

因为好奇，我终于找到机会，登门拜访了他们夫妇俩。

一点不错，他们的整个客厅的两面大墙，全被两排书架遮蔽住了。我往书架上的图书一本一本看过去，的确都是童话故事书，大部分是英文版本，但也有少部分是华文版本。其中，《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数量最多，他们购置了许多不同出版社出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

“丘先生，你干嘛买这么多童话故事书？做什么用的呢？”

“我专门研究童话故事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我是阅读这

些书长大的。这些都是我从小到大的收藏。”

我意外发现，这位喜爱阅读童话故事的律师，也喜欢画漫画。夹在童话书堆里就有好几本漫画手册，每张画的右下角，都有丘家琪的签名。

但是，很不幸的，当我想进一步跟他们夫妇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时，他们却突然间失踪了。

那一晚，半夜里我和老爸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

那阵敲门声像是从丘律师夫妇那儿传来的。那样肆无忌惮的敲门声，饱含着教人听了不寒而栗的专制、暴戾与无理。我立即联想到政府人员来抓私会党徒的情景。我想开门出去看个究竟。却被老爸阻止了：

“你不要多事。这明明是政府人员在办案！”

我又想开灯，又被老爸制止了。两人就索性坐在靠近门口的地上静听外面的动静直到天亮。

第二天傍晚，就有政府人员来探消息，问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邻居回来过。对于他们的问题我和老爸都一概推说“不知道”。

这样看来，他们并没有捉到人。接下来好几天，总有陌生人在这一座组屋周围出没、徘徊。我真担心丘律师会在回来的时候，被他们逮个正着。幸亏这样的担心并没有出现。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没有再看到丘律师和他的太太红医生了。

丘律师他们夫妇出事之前，我记得跟丘律师借过两本童话书：《爱丽丝梦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这两本书我读过好多遍，每读一遍都有新的领会，加上丘律师在书页的天地左右的空白处，加注了不少自己的感想和议论。就更加引起我阅读时的兴趣和思考。

不知是不是读得太过投入以致太伤脑筋，我的健康似乎出现了问题。有一天晚上9点多，我刚刚放下手中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想要躺下休息一会，就突然失忆达八、九小时之久。住院观察了两天，找不出原因，医生打发我回家休养。

休养期间，怎么样也找不回那失去了的八、九个小时的生命。到底我是年轻了，还是衰老了？真玄！庆幸的是，这之后，我的记忆力不但没有衰退，越早时期的事迹，反而记得越清楚；甚至

梦里所发生的故事，也都记忆犹新。尤其是那段在阅读《爱丽丝梦游仙境》这本书时的7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

向丘律师借的那一本绘图精美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可说是一本情节荒诞离奇有乖常理的奇书。我十分喜欢，读了又读；每读一回，就有新的领悟和发现。那时丘律师的创作力十分旺盛，写和画了不少也是属于情节荒诞离奇、有乖常理的微型小说和漫画。这本丘律师的手抄本文艺创作，我一直小心保留收存着。希望有朝一日有机会还给丘律师。

这个梦境似乎具有一定程度的启示性，我在阅读丘律师的漫画绘本时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奇特的梦。那是发生在七十年代的事，但梦境所展示的内容却延伸到了2012年。这在思想上给我很大的启发性。因为，我后来在丘律师的手稿中知道，丘律师夫妇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手稿中丘律师一再表明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作家。以下几则笔记，充分显露了丘律师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作家的决心：

——我的诗作要展示大地上的破碎、幽暗、苦难与罪恶，我要极力表现一个受难的基督徒的苦苦挣扎和灵魂升腾。

——死亡的意义何在？死亡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具体呈现，更是对灵性即人性的深度挖掘，对生命意义形而上的哲学表达。

——灵性诗歌写作不是一种主张，一种主义，它是少数人敢于抗议物质时代并敢于逆流而上的胆识，也是企图使诗歌回归本源、找回尊严的不懈努力。

——灵性诗歌写作不是泼妇骂街，也不是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它坚决反对假模假样、千人一面的克隆诗学，并鄙夷那些把别人玩过的破烂再玩一遍还自命为先锋的诗歌混混。

——灵性诗歌写作自始至终关注人类的精神体验，它的理想甚至超越了诗歌而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它要求一个诗人的品质：他的道德与良知，也要求诗人把关于灵性的探索作为自己内心的信仰。

“基督教文学”、“基督徒作家”，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也引起我对这一方面的兴趣。可惜的是，丘律师失踪已有多年，音讯全无。我想要了解多一点有关基督教文学和基督徒作家的事

就变得求教无门了。

自从看了丘律师的手稿和漫画绘本，觉得自己的思想好像十分落伍、平庸、俗气。所以，我常爱想起过去。大概是近来的生活过于平淡；平淡得教自己有点闷闷的感觉的缘故吧。一天到晚只会不停地抽烟，我对自己的生活开始感到烦厌了。

那么过去呢？难道过去就很多姿多彩？就很可歌可泣？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在我的生命里，还不曾有过令自己感到自豪，同时也令旁人得着鼓舞的事迹。只是觉得，真正曾激励过自己，曾促使自己能竭尽所能去生活的良师益友，大都存在于过去了好久好久的时日里。

“在生活中，如果缺少那些对你抱着最大的属望；希望看到你这一刻的生活会比前一刻更有意义的人在激励你，甚至在驱策你，那么，你就不能完全发挥你生命中的潜能，而让日子耿着一串串的空虚与荒唐，电闪般的消逝。结果，你只有加速你的堕落，再也飞跃不起来。”

这是我的小学校长写在一篇小品文中的话。我觉得很有激励作用就摘录了下来。每当我感到沮丧时，这段话就会响自我的内心深处。

在这样心绪不宁的时刻，我就想到要抽烟！我就很自然地将烟雾喷吐成一个一个烟圈，让烟圈一个跟着一个飘散在我眼前。

往往，当烟圈飘散时，莉香的美丽容颜就会出现在我眼前……

06 街头对话

身为“华校生”，我的匮乏，主要出现在对英语英文的掌握不足。至于抽烟这一反社会行为，更是我很难融入社会主流而流入荒谬一派的本源。

然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来和外在的世界建立关系。我一直都很小心拘谨地生活着，随时依照主流社会的认知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乃至想法。但是，在诚实拘谨的生活中，仍然要出现问题，仍然没办法把自己置放入别人的预期与假设中，于是我和外在的世界就出现了裂缝，裂缝扩大，我就成了和世界关系疏

离的局外边缘人！

1991 年，八月的新加坡街头，人们比其他月份更加忙碌，忙着庆祝国庆，忙着到乌节路去“舞吧！新加坡”，乌节路一段 150 公尺长的街道被封锁，变成一个大型的“踢死狗”舞场，让成千上万的新加坡人在路上载歌载舞。歌舞升平之后紧接着就是忙着庆赞中元，讨个合境平安。就在这人鬼同乐的当儿，却突然听到说八月三十一日要举行大选了，人鬼同时都吓了一大跳。

那一晚，我跟往常一样，吃完晚饭，跟老爸说我要去听竞选群众大会，就出门去了。老爸却在后面喊道：

“记得带你的装烟蒂的盒子，不要乱丢烟蒂。抓到会罚款的。”

老爸这几年老得很快，烟也少抽了许多。膝盖时常疼痛，不大爱出门。原本要跟他一起去听群众大会的。他想了想，然后摇摇头说：

“不去了。你自己去吧！我去跟胸狮下棋。如果他不在，我就在家写颜真卿！”

我听了只得又转身回去拿那个老爸替我准备好的装烟蒂的铁盒子。

属于沉默的大多数的爱讲方言的烟民，在大选期间，又多了一个热闹去处——街头群众大会。他们说抽着烟去听候选人用方言直接对他们讲话，是一件“死父爽”的事。根据我在现场观察所得，发现烟客选民的抽烟行为比以前成熟多了，他们不会随地丢弃烟蒂（即使是因怕罚款而不敢乱丢烟蒂，也是一种成熟的守法行为），而是随身带了一个小罐子或小盒子来作为烟灰罐之用。这可见得他们的社会道德意识和政治意识都提高了，他们将会谨慎小心地运用他们手中的选票！ 90 年代初，跟我一样烟龄的烟客已开始戒烟，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我则依然故我，完全没有要戒烟的意图。但是，这时的烟价已涨得很高，禁烟区也越来越多了。

我属于这政治意识提高了的烟民，因为我随身带着自己的烟灰盒。找了一处较高的地点，就站在那儿听群众大会了！

突然，身后传来两个人的对话——

“有没有搞错！距离 88 年的大选才 3 年，又要大选了。他们这些人真是吃饱太空闲。要选也要等过了中元节才来选嘛！真是的。”

“你懂什么？你过去只是一个炒粿条的，懂得什么政治？不要笑死人啰！”

“你呢？你还不是卖油炸鬼而已。狐狸不要笑猫，屁股一样皱。不要多讲，我要去那边听七月半歌台。”

“哪里是七月半歌台？是竞选群众大会！你是瞎眼还是耳聋？”

“群众大会？这么多人来听群众大会？还讲潮州话呐。死父爽！”

“讲潮州话？不是说不要讲方言要讲华语了吗？连在中元会上标福物都要讲华语，他还讲潮州话！不怕罚款吗？。你听，他还用潮州话吟诗呢！伊有‘笑无’？一定不会中选的！”

“讲方言要罚款？哪里有这条‘LAW’！讲潮州话有什么不对？你不是也讲潮州话吗？只有你的孙子才不会讲潮州话，只会讲红毛。”

“你再提我的孙子，我就跟你翻脸！”

“Sorry 啦！ Sorry 啦！一提起你的孙子你就气。他们现在在澳洲不是很好吗？”

“好什么？好我就不用每晚出来赚吃了。走吧，到别地方去找吃的吧。”

“找，找，找，找你的大头鬼，现在他们这些人都在忙着竞选，哪有工夫烧给你吃。你等久就有。”

“还有四十一区执政党不劳而获，没有竞选，我们到那儿去碰碰运气吧。”

“这么远，这里又没有地铁，要去你自己去。你看我们那些好兄弟不也都在听群众大会吗？一晚没吃不会死的喇！而且我觉得听群众大会爽过听歌台。”

“新加坡不会有反对党出现的，多说也没用。”

“事情很难说的。我看这次反对党很可能进入国会。至少这个讲潮州话的会有希望。要不要打赌？我说这次大选至少有四个反对党中选。不敢赌的是狗生的！”

“赌鬼就是赌鬼！什么东西都拿来赌。你以为你包赢啊？我没有你这么爱镭。镭面！”

“喂！你们两个不要在这里哭父哭母，吵死人！静静听，做鬼也要知道一些人间的事情，如果他们一旦禁止庆赞中元，你们就只好去吃屎了。不知死！”

两个老鬼听了，伸长了舌头，不再鬼声鬼气了。只听得台上那人依然用潮州话喊道：

“请大家投反对党一票！”

回到家里，老爸看到那个随身带的小烟灰盒，塞得满满的烟蒂，问道：

“一个晚上就抽了这么多根香烟。你的烟瘾越来越大了！节制点吧！”

“台上台下都讲得精彩，烟就多抽了几根。”

“台下也有人讲话吗？是些什么人？”

“台下讲话的不是人，是鬼魂！”

“不要乱讲话，现在是七月普渡，你知道吗？”

我将听到的那段街头对话说给他听。老爸却哈哈大笑着说：“好，精彩！不愧是旧制高中三甲等生。可以写成一篇小说咯！”

说完，递过来一根香烟，说：

“来，烧一支！有墨水的人，鬼都要怕你三分！”

1991 年大选结果，行动党失去了四个单选区的席位。对于这样的结果，老爸和膨狮都感到十分无奈，因为他们向来就是行动党的支持者。至于我，反而兴奋不已。事前，我跟他们两人打赌说，反对党至少会有四人进入国会。他们输了，每人各买了一包 DUNHILL 给我。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两位老人家破费请我抽 DUNHILL！”在接过他们送过来的两包香烟时，我趁机揶揄他们一番。

“这个民主党的詹时中很有斗志，打死不跑！应该让他的民主党获胜！”膨狮输得心甘情愿，不得不说出一番中肯的话来。

“我听说那个行动党的候选人谢爱美在跟卖鱼的小贩握手之后就马上去洗手，一点诚意也没有。那里会中选。”老爸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八卦新闻，也借这个机会发起牢骚来。

“是啊，听说那个义顺中单选区会让民主党的蒋才正以432票险胜，也是因为七月中元节政府不再设焚烧冥纸炉，却向百姓在地上烧拜开罚单，引起民愤！”膨狮不落人后，也加插进一段道听途说的新闻来。

“后港的刘程强中选是应该的，这个潮州怒汉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用潮州话来打动选民的心，值得赞扬。是我也会投他一票的。”老爸越讲越兴奋，话还没说完就伸手过来向我讨香烟抽。

“DUNHILL拿一支来，赢了两包香烟就静静不出声了。快拿来！”

“我哪里是静静不出声，只是看到你们两老话说得这么起劲，就让你们说个够罢了！来，大家来烧一支！”我打开一包DUNHILL每人分了一支给他们。这一夜，我们在楼下的一张圆石桌旁聊大选后的话题。我们兴致好高，话题不断，烟雾袅袅，两包赢来的香烟不久就都化为袅袅烟雾飘散在夜空里了！

节选自长篇小说《烟事袅袅》
新加坡：书写文学协会，2017年

救灾前线（节选）

李选楼

作者简介

李选楼（1957—）另有笔名伍两、择浩。祖籍海南省琼海市坡头村，生于新加坡，为新加坡公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曾获“多代人写作比赛”小说创作优胜奖、“畅游神州”旅游征文大赛二等奖。2010年获“连士升文学奖”，短篇小说集《双城之恋》获2014年新加坡文学表扬奖，《战前新马华文小说的发展与流变》获2016年第二届方修文学奖评论组优秀奖。

著有文学评论集《荒原上的抗争》、《战前南来作家小说评论》、《书意》、《战前新马华文小说的发展与流变》、《战后新马华文小说评论集》（1945年——1965年）；短篇小说集《那一段路程》、《月下剪影》、《双城之恋》、《寂寞的城市》；中篇小说《变迁》；长篇小说《救灾前线》；微型小说《月光下的取决》；旅游散文《笔下的风景》、《心灵的驿站》以及《李选楼文选》等。编著有《新马华文作家作品论集》上下册（2004年）、《新马华文作家作品论集》（2006年）、《微型小说之窗》、《新加坡文艺又十年》、

《新华文学50年论文集》。

现为新加坡文艺协会副会长，《新加坡文艺报》主编；新加坡作家协会、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永久会员、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员。

第十四章　塌楼

废墟里的生还者，
我们是拯救员，来救你们了，
如果你们听到，
请在墙壁上，敲打三下。

一年一度的工作研讨会即将在民防训练学院召开。

这是今年的工作之始，它展示部队的与时并进，意义重大。陈总监不时强调，一个新的部队，具有年轻的官员，他们的智慧和能耐，健壮和英勇，就如部队的心脏和软件，是消防拯救的必须。研讨会之后，将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部队的形象将焕然一新，正式走向科技的尖端。

“灾难随时会发生，做好准备，以科技、智慧和勇气拯救生命”是研讨会的主题。

部长的致辞，为研讨会掀开序幕。他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灾难为例，说明灾难的防不胜防，强调资源的调动，国与国的互助在拯救生命中的重要，对部队的贡献表示赞赏。过后，他列下新一年的方针，呼吁大家努力工作。

陈总监也报告过去一年的工作达标，以及来年改进工作的重点。由于事项重要，邀请出席的又是各个政府部门的高官、行政人员、社区领袖。国内外的消防配备商，对这次的研讨会展示兴趣，也在邀请的行列。因此，部队的高级人员对它异常重视。他们规划主题，不断讨论展览的内容，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已开始布置会场、安排程序、演练台词、修正节目、预订食物。总之，得将节目处理得好，紧凑得滴水不漏才行。

作为消防队员走向专业的场地，民防训练学院已有 20 年的历史。在 7 英亩大的园地里，进门处，穿过牌坊，就是学院的主要建筑群，是官员的办公室，学员的课室、餐厅和睡房。

被建筑物围绕的广场，是研讨会的灵魂之处，拯救和消防的新发明：红犀牛消防车、急救电单车、救护新配备、快遣消防车、消防水雾枪、水雾喷射器、雷达通讯系统、流动厨房、最新的室内防空壕系统等等，都在这里展出。这就是部队的硬件了。

新配备和建设，是官员们经过多时的思考，和各有关部门深入的讨论，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之后研制而成。消防官员不但出生入死，拯救生命，也能改进配备的性能，加强行动的效率。

陈总监要求现场的讲解员都熟悉自己的课目，预测出席者可能提出的尖锐问题，备好答案，甚至不惜多花时间熟记。为求展场的视觉效果，部队也印刷精美的海报，让出席者参阅。总之，务求做得面面俱全。

较主建筑深入的消防训练场地，是访客最感兴趣的地点，这里有最先进的设备，无论是化学或燃油火患模拟器，都能让学员感受火的威力。在实际训练时，只要按动电钮，就能启动烈焰。它往往得在学员的紧密合作，在坚韧耐力和顶尖技术的配合下，才能扑灭。

离火患模拟场不远的空地，也建起模拟社区，区里的高耸组屋、公园、公路、市场、医院、购物商场，以及消防站等样样俱全。

场地旁的帐篷里，集合了上百名嘉宾，他们关心安危，想了解未来社区的安全动向，消防站的行动系统。

“各位先生女士，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强，社区的快速老化，在将来的新镇里，兴建消防局已不实际，消防站因此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附属消防局，可分别设立在民众俱乐部，或是现有的组屋楼下。有快遣的功能，能在最短的时间抵达灾难现场。”嘉宾凝神倾听，时则点头，表示同意。

才这么说着，耳边一声爆炸声响。大家朝声处望去。模拟社区里的购物商场已着火，火势随风狂燃，随炙炎滚动浓烟。糟的是路上交通阻塞，组屋底层空间又小，看来已经有居民在火患中受伤。紧张的气氛被撩起，帐篷里的人都紧张站立，伸长颈项讨论起来。

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控制中心已接获消息，启动消防站里的资源。

“大家仔细观看。”讲解员说：“消防站里两个背上水雾枪的消防员，已随快遣消防电单车，以及急救电单车出动，它们在车辆拥挤的马路上通畅无阻，转眼来到商场，分别向火患地点发射水雾，给伤者施以援手。装置水雾喷射器的红犀牛消防车也转眼到来，在组屋区狭小的空间自由穿梭，化解灾难。接着而来的救护车，将伤者抬上新式担架，送往医院。”

站立的观众也纷纷坐下，心头被燃起的热度持续燃烧。

“它没有传统水管灾火造成的水质污染。”讲解员总结说。

没有人相信灾难会发生，当接到消息时，许多官员还要求证实。“在岛国？有‘豆腐渣’工程？不会有误吧？这可是有历史的旧式酒店呢！”

上午11时。

大家都在为工作研讨会忙碌，为即将拥有的新科技和已定的奋斗方向兴奋。

“在实利基路一带的假期酒店倒塌，伤亡无数。”

最先抵达现场的是吴佳龙。

这又是中央消防局的行动范围！

一接获消息，他飞车而往。途中，他不断接获控制中心发出的讯息，询问他的所在，能抵达灾场的时间，告诉他通往灾区的最短路程，以及首批中央消防局的拯救员在抵达后，从残瓦废砾堆里救出了五名人士。他的大脑里显现出假期酒店的外观和结构，盘算着人手的分配，拯救工作的进行。众多公众人士打来的紧急电话令控制中心忙乱，它较单一的求救电话准确，更能证实塌楼事件的真实性。

吴佳龙已经忘了他是如何到达灾区的，先前经过的路面、路上的景象、车辆的多少……他只是前冲，头脑变得空白，只记得塌楼、人命、死亡、救命……

小惠也给他打了电话：“电台报导惊人的塌楼消息，是假期酒店，你听到吗？已经成了废墟……你要小心，不要小看陷塌的

石块和砂砾，不能以血肉之躯应对，疲倦了就休息。”

警方早已围住灾场，防止人们进入，阻碍工作的进行。吴佳龙驾驶的车子，顺着警方人员的指示，急速转进一条小路。

天啊！这里原本不是耸立一座六层楼高的旅店？旅店门口还高悬着假期酒店的金匾，书上“欢迎”的布条，现在都哪去了？在吴佳龙的记忆里，不久前还看到它在迎送国内外的旅客，眼前，酒店的地点却像刚被大蒸笼蒸熟的九层糕，层层交叠的石板还持续地吞吐烟雾、热气。

在一个体育场大小的范围内，暴动似地挤满了围观的人潮。他们都挤在四围的矮屋、咖啡店里，或是商场边的树下，也有在建筑物的二楼和三楼的，这小地方瞬间令人觉得有人满之患。

“怎么还不来，急死人了！”

“我打过电话给警方。”

“不对，应该直接打给民防。”

“我也打了电话通知民防，塌楼拯救是民防的工作。”

现场的观众在交谈。

“我听到轰的一声，脚底都感觉到震动；当时我就站在那间咖啡店的外头。”

“听到背后的声音，我以为有地震，我不信，回头一望，眼前却变了样，那间酒店不见了。”

“是，我走过时它还在的，一声巨响就消失了，地上还冒烟哩！”

“我看到它倒塌前的几秒，它碎裂，有人尖叫地从酒店里跑出来，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还以为银行里进贼，有人打抢。”

“是有恐怖分子吗？”

“有可能。在国外也是这样的炸酒店。”

“那个人必定是惊呆了。”

“它由上而下，一层叠着一层下塌，像一堆纸张。”

“有人尖叫呢，你有听到吧？”

“怎没？真可怕！”

“这不是证明我们这里也有‘豆腐渣’工程？”

“搞这建筑的，偷工减料，没公德心。”

“有好多年的历史了，钱是赚够，建筑物并没有维修。”

“我正要到银行去，后来走到咖啡店，就坐了下来，拖一点时间，是咖啡瘾救了我的命。”

“糟糕，我想起来了，银行里的小美人，美云……我的偶像，我去探听，希望她今天没上班才好。”

“你真没良心，现在才想到她？”

“现在我开始担心，我们的房子是否安全？”

“唉哟，我们有那么多组屋，安全吗？”

“我也不敢回家，睡在天花板下，随时都会出意外。”

路边，围观者引颈长望，他们握紧手机，凝视屏幕，不停地按动，像失去了耐性。他们争着叙述塌楼的所见，仿佛因能最先看到塌楼，最先看到精彩的一幕而光荣，当局将会给他颁发奖金或奖状似的。胆子小的甚至联想到住家，心有余悸，担心起家中的安危。有的责怪拯救部队的失责，又像是在等待观赏一场精彩的表演，见证拯救车子一辆辆地开进现场，拯救人员一个个地冲入灾区。

“快点，快！”有人叫喊。他们都担心。

“怎么才来了几个人？”

吴佳龙的车子一停，带上钢盔，马上往塌楼处跑去。

他绕着废墟且跑且停，胸膛啪啪跳跃，感觉激动心惊。他想从那断墙碎瓦中，搜寻一点生命的奇迹？事实上，他是想找寻一处可以动工的地点，或许废墟的某处是个神奇的大门，可以通往建筑的内部；或是某个地方有凹陷的缺口，可以安置拯救配备，进行挖掘；某个地点有挣扎的生命和躯体，甚至发出痛苦的呻吟，他可先拯救表面的不幸者，挖掘表面的尸体。依据常理，建筑结构最结实的地点，靠在其侧的受困人士就有较高的生存希望……

他要收集最多的讯息，以便当区长和总监抵达，设立拯救指挥中心时，他能提供更切合实际的建议，毫不浪费时间地展开拯救。可是他失望了！

这哪还像是一间酒店？连大门、窗户，以及各个入口处的踪迹都看不到，拯救行动将如何展开？他的队伍又将如何进入酒店救命？

它是由上而下，像烧饼一样层层挤压。

“召来起重机，一层一层地将石板吊开啦！”场外有人建议。持这一建议的人不少。

阿斯理向他做初步报告，目前，他们还在联络业主，要他提呈酒店的设计图和内容，详情包括停车场的状况、酒店地面层银行里的工作人员、楼层的客房数目、住客率和名单、住客中的国外旅客，以及酒店的工作人员总数。

灾场混乱，初步估计有百名人士被困。在警方设立的家属讯息中心，已见忧心忡忡的人影。这位中年妇女面向废墟，双目微闭，紧合两掌，身旁还伴着一位中年男士。

“淑宁，早上出门时，还和我道别，说回来一起去吃晚餐……你在哪里呢？”

“就这样的分别了吗？”

“警官、拯救人员……谁能够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警官，我女儿淑宁昨夜没回来，她还在里面，你们救救她？”她抑制巨大的恐慌。

她是旅店职员的家属，或是银行职员的妈妈？语调令人伤心。在听到震天动地的消息之后，急匆匆地赶来探个究竟，想不到却是事实。

瞬间，走入家属讯息中心的人渐多。

烈日当空。炎阳曝晒。

悲哀的情绪，随着催起的阵阵青烟，浮游大地。

吴佳龙根据现有的人力资源和配备分配工作。将二十几位拯救人员分成四组，在建筑的四个角落搜查。

“注意安全。陷塌的石板不稳，提防下滑和再塌陷。在工作时两人成组，互相照顾。探试墙角和柱子的边缘，那里有空间，受困者生存的希望较多。”佳龙慎重吩咐：“必要时，阿斯理将把你们分成两班，轮流工作，我就在废墟上。”他说。

两旁的屋宇，竖立高矮参差的密聚人影。他们目睹救灾人员在废墟顶端工作的一幕，一时之间，穿蓝色制服，戴黄色钢盔的身子四处移动，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仿佛这一行动，为全无生机的灾场带来一丝希望。观众在隐约中看到拯救员手提黑色皮箱，像电影里的英国特务占士邦，在石层间寻觅，脑子里的思绪不停地转换，纷纷猜测这一行动的用意。从远处，又见他们从皮箱里取出“电线”，放入缝隙里。“呸，这个时候还不认真，玩起这种玩具。能有作用吗，你说？我交的所得税，就是给这些人？”有人还骂起来。废墟上手提扩音器的那一位，无疑就是组长了。只见他向着缝隙喊话，“废墟里的生还者，我们是拯救员，来救你们了，如果你们听到，请在墙壁上，敲打三下。”

拯救员在不同的缝隙间操持电线，讯息重复播放。他们使用的是最先进的拯救配备“生命探测器”，拯救员只需将敏感的通讯部位伸向废墟的深处，就能和生存者沟通，只要生存者回应，通讯器将把求救的拍击声回传，因此，它又是被困者的希望。

重复的动作没获得回应，一时之间，围观者又泄了气。然而，当通讯器从缝隙里抽出，拯救员即刻击碎石块、提起石块、搬动石块的动作，又燃起他们的期盼，连僵硬的毛孔都感觉轻快：“看啊！这回可好，他们挖得那么勤力，应该是发现生存者了。”

灾难拯救队跟着抵达。它由长官陈如彦率领，是拯救的先遣部队，拥有整百名健壮的队员。最先抵达的是当天值班的 30 人。

能被编入这支队伍，代表的是无上的荣誉。

在平日里，陈如彦对下属的训练，要求异常严格。尤其是队员的忍耐力和意志力；说得清楚些，那是队员的魂。他重视队员的策划与器材操控能力。因此，跑步、举重、配备操作成了每天的作业。每半年一次的跑步和配备考试是必要的。队员担心考试，那是辛苦的任务。一般队员跑 2.4 公里的及格时间是 11 分钟，他们能在 7 分钟内跑完全程还不算好。队员也得在最短的时间，完成切割与挖掘任务。总之，一个队员的是否努力，从他半年一次的考试成绩就能反映。成绩不佳的，只能伤心地收拾包裹，回到消防局里当个普通的消防员，升职机会低。因此，灾难拯救队精通高楼、地面、隧道等各种复杂的拯救技术，参加过国内外许多拯救工作。

更多消防车、拯救车、警察车、支援车、救护车、指挥车等拯救资源，转动霓虹鸣响车笛陆续抵达，长龙般地排满实利基路。在某些消防局里，只能部署小队人马，以应付日常的火患，摆起“空城计”。

内政部、警察、国防部、环境部、卫生部、文化部、旅游局等部门的代表也来了，大家忧心、惊惶、激动、无奈、失措……他们将与民防部队，共同组成由陈勇宗为首的指挥中心，应对这场伤亡惨重的大灾难。

直升机也在不久后布置妥当，随时受命，等待将伤者快速地运往医院。

电视台在现场，布置了多架摄影机，从各个角落、各个地点拍摄，制作新闻片段，向国人 24 小时报导拯救过程。提供目击者的访谈，观者的意见。

更多人员投入工作。

那一刻，拯救员仿佛都坐立不安，急着为拯救生命贡献力量。然而，考虑到灾场上砖瓦石砾的稳固，它再陷塌的可能性，以及长时间拯救的必要，拯救人员都被分配了班次。

烈日难当，拯救员汗流浃背。

他们手持切割器、分离器，在石堆上费劲地挖掘。配备发出的刺耳声响激荡回旋。他们组成数条人龙，将挖掘的石块往下传递。

围观者不时看到拯救员停止行动，静止器械的吼叫。“废墟里的生还者，我们是拯救员，来救你们了，如果你们听到，请在墙壁上敲打三下。”

拯救员又再使用生命探测器了。对这样的呼吁，观众已经熟悉，甚至在梦中也能念出。拯救员静心探测，数回的探问之后，配备再度启动，机械声震荡回响，人们的心里又萌起希望。

以陈勇宗为首的指挥中心里，有一组核心人物，包括副总监林加材，行动、人力、公众关系、后勤、通讯等各处处长，还有负责该区的区长庞克俭。他们协助总监进行策划和检视工作的进展。指挥中心由数辆巴士组成，特点是流动性强，因此又有“流动指挥中心”之称。装置在车内的电脑是指挥和讯息配备，它收集四方涌进的资料，再由工作人员记录，方便指挥官分析与策划，

决定拯救步骤。挂满车内的讯息，包括拯救的程序、灾区的划分、伤者的人数、拯救人员的分布、生还者被送往的医院、政客到访的时间、重要人物的联络号码等等，都是指挥成员急需参考的资料。

较早时，假期酒店的老板庄阿峇仓促地提供了初步讯息。酒店高六层，从第三层开始，每一层有15间客房，二楼也有10间。因此，酒店共有70间客房。由于地点适中、出入市中心方便、价钱合理，酒店虽然陈旧，在旅游旺季，常有客满之患。在平常的日子，也有七成的住客率，多为国外旅客。

旅店为了迎合时代的要求，两年前将二楼的五间客房改装成卡拉OK歌唱间、酒馆和舞厅。平面层除了中间部分的客人登记处，还有餐厅和银行各一间。不少客户会在中午之前，到银行处理财务，征求咨询。单是酒店的工作人员，日间就有30位，银行的职员也有10位。

指挥中心分析资料，被困在废墟的人数，可能多达百人，包括酒店、银行职员和客户。他们身处各个楼层。决策人员在慎重考虑了被困者与工作人员的安全之后，决定延续先前策略，由上而下，一层层地移动石片废墟，寻找生命。

庄阿峇也提到，酒店底层有两层停车场，平日里银行和酒店的工作人员，银行的客户，以及到近处用餐的过客，都将车停在里面。

“怎么还没救到人？”

“我们可以进入灾场吗？我们要去看，要拜祭。”

树影已经移位，斜斜地、一片片地、如依附大地的黑影。偶尔也随风换位。人群都躲到太阳背后，向前伸出黑影的建筑物里。

受困者的家属伤心久了，幻想得太多，泪也快流干，不祥的幻影一幕接一幕地涌现，也增强他们与亲人会面的殷切心情。民众希望能看到拯救的成绩，即使站立已久，他们还是不舍得离去，期盼感染动人的一刻。不论是救出一两个人，或是挖出一两具尸体都行。

时间不能被拖延，受困者不能等待，他们在不为人知的地点没有足够的氧气。他们被土堆碎石泥流压迫，被水汽湿气侵蚀。他们要新鲜空气。他们口渴。水！水！刹那间，平时不被注意的一切都显得重要！得在最快的时间内将他们解救。可是，局势却

不允许拯救员加快速度，他们有的也是血肉之躯，一个大脑和四肢，百吨千吨重的石块，犹如地府的千层重门，为拯救的顺利进行制造困难和阻碍。

这将是个漫长的拯救行动，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照明是夜间拯救的重要工具，它提供更准确的视觉效果，是拯救人员安全拯救生命的依赖。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指挥中心动员战备人员，把编有 400 人的“第一拯救连”也召回。领队的长官是35岁的刘海量，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他的回营，加强了指挥中心的参谋势力。

红轮已坠。

夜间的照明使全场亮如白昼，那数条蓝色人龙，在圈圈金光里生龙活虎，没有人显示疲惫，投诉工作烦重，要求休息。

幽幽的夜风像被泪水洗过，热呼呼地吹拂大地。

人龙里偶尔出现的骚动，都牵动大伙的情绪。在这个小场地上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生命，关系着受苦受难者的重见天日，因此，它能引起全场人员的注意。

有拯救员蹲下身子，捡拾物件，场外即刻紧张起来。

“找到了！找到了！有动静了。”观者猜测，显得激动，仿佛找到的是自己的亲人。

只见拯救组长提着物件，全神贯注，很是慎重地往场外走去，它像是衣物，又像是鞋子、头发、一个断掌或是一根手指头，还沾染着斑斑血迹……再将物件交给警方人员。随之而来的是数名警员到现场的仔细检验。

不能错过任何可验证的蛛丝马迹。

电视摄影员也调准焦距，不愿失去任何拯救的珍贵镜头。它也转向家属讯息中心，那里挤满等待的人们，倦怠的脸上焦虑忧伤。

从酒店倒塌的那一刻起，到灾区探问的人流不绝，他们从近处地铁站的两个出口涌出。这之间有国人，也有旅客和外劳。他们是来观看热闹，还是来视察拯救工作的进展？人们在明里或是暗中祈祷，祈求受困者早日脱离苦难。

电视的报导，播放的画面，令小惠心里感慨良多，眼角竟不

知觉地流下泪水。我们的社区发生灾难，我们的人民在灾难中受罪，那受困的压迫情景再度撩起她的旧伤。它自是可怕，在那样的环境里，倘若还能保住一口气，那他们将如紧扣鬼域大门，面对黑暗，呼天不应，逃生无门了。幸运的是拯救队伍里有不少像陈如彦、吴佳龙、李绿源、刘海量这样的优秀人物，为生命带来希望。当然，还有许多拯救人员，这一次，他们也一定能发挥水平，拯救生命。

第十五章　叩问

你还没经历真正的人生，
才在人生的起步点，
你不要放下爸妈，
如果有听到我们的说话，你快回来。

淑宁，昨天夜里你没有回来。

听到我的声音了吗？我和你爸爸，都在你工作的酒店外面等待，为你祈祷。还有……你的朋友，也送来慰问。

你昨日早上出门时，要我们等你一同去吃晚餐，我们还在这里。虽然疲倦，想到和你的约会，能和你一起吃饭是愉快的。我想看你吃饭的样子，你爸说……多像我年轻时的样子，他也喜欢看。

阿宁，你还在银行工作？要回来了？……从小你就乖巧，你还没经历真正的人生，才在人生的起步点，你说你要在这里吸取一点经验，将来才能更好地照顾我们，你不要放下爸妈，如果有听到我们的说话，你快回来。

阿宁，你要坚强点，拯救队伍已经到来。你听……呜呜……是我伤心，哭了。他们想打开一扇门，你要告诉我那一扇门的位置，好让我通知他们，让你快些出来。

我在飞了，这里有许多星斗。好久……好冷……天旋地转。啊！看到飞石和云彩，你也在这里吗？不过没遇上你。

你就托一托第六感觉，要回来时，给我们捎个梦。

上天，请你行行好。我家阿敏，昨天到银行存款，就……

上天，神啊！你听我说，你应该有同情心。他还小，才离开学校，刚开始工作……我只有一个儿子，求求你，把鬼门关牢牢关好，好好守着，派人好好看守……求求你，不要把家敏的名字也记录下来，那地方

阴森寒冷……恐怖，还有你的守卫，青面獠牙，动作怪异的，会吓倒他。记得，他叫陈家敏，把他的名字从记录簿中去除……去除……

神啊！你听我说，我是在求你，他还有美好的生命，有待贡献社会，我们当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成……

神啊！你就发发慈悲，我天天给你进香……进香，永远的祈求，那地方，该是由我……他的母亲……先去，你可以拿走我的命，我不抗拒……不抗拒，用以替换……替换替换……放开他，放开陈家敏，求求你，仁慈……用我黄玉珠取代……

我看到她了，淑宁……啊呀！她对我招手，是在烟雾里么？从烟雾中走来，冷么？一旁还有……飞石、云彩、云彩……你蹭着云彩。

看她，多可爱的孩子，美丽……仙女、飘飘红裙，美……

之后，她将被调到大巴窑的分行。呜……如果是早半年被调就好了！就是早一天也行！

什么？像是在说没忘记我们的约会，马上就回来。是真的，是真的，你没对父母讲过谎话。淑宁，你要坚持啊！好！一起吃饭，我们等你回来，大家……才有胃口……爸爸妈妈等着。

我的儿子家敏，还是一个样子。穿着随便。对！出门时就是穿这件蓝色衬衫，说是人龙长，慢慢排，迟早该轮到他。石堆……瓦砾，没被石堆压着就行……

啊！远处有火光，还有水声，躲开它，快，不要转头，有牛头马面……快，继续向前走。不要……不要！祖宗保佑，祖宗保佑，保佑你们唯一的孙子。家敏，不用担心我们，好，不要回头，先不要理我们，向前走……我们等你，在银行的外面，给你壮胆。

表层的搜索已快完成。拯救人员日以继夜地细心挖掘，数百人的劲力，散发在废墟的每一个角落，在砖砾上化解；滴落的汗水，深深地湿透每一片瓦砾。围观的人潮依旧拥挤，仿佛数个昼夜以来，不必工作的人成倍数的增长，他们平静心湖，等着见证更多感人的事迹。拯救员只能感叹柔不能摧坚，血肉之躯不能翻覆狂劲的钢骨水泥。

他们珍惜生命，对任何可救的生命都将尽力。在任何灾难中，命途都是个未知数，被困者唯有以坚韧不拔的精神面对，才能增强生存的机会。

拯救员默默地捡拾断碎的手臂、手掌、糊烂的大腿、头颅和躯体。在石柱和水泥板上，留有斑斑点点的血迹，以及黏在血迹上的发丝和残破衣物；他们也捡到钱包、鞋子、眼镜、金银珠宝和首饰。这些证物即刻被封入塑料袋里，送往化验，等待认领。

物件令在场的人心伤，然而工作还得继续。它不能阻断拯救的进行，不能终止赤诚的爱心。

“没有希望了。”家属讯息中心有人哭述：“被压在厚石板下，哪里还能活命！”一股浓浓的悲情在暗中浮动，感觉到希望的渺茫，大家哭得更加伤心。

在警方圈起的灾区外头，当等待的人们全神贯注于拯救，全国沉缅于悲伤之时，“冒险分子”却将救灾区当成乐园。那是两个年轻的男子，他们若无其事，边走边谈，时急时缓，时则走向观众，比起手脚，像是在寻找朋友，挑战守卫员的注意力。当他们走近废墟，试图在那里捡拾财物，警员却神灵般地在他们的面前出现，将他们带走。

从灾难发生的那一刻开始，灾区便活动着鬼鬼祟祟的人物，面对哀伤的面孔，他们向不幸的家属慰问，却在暗地里售卖棺木。“我们包全部，完整的丧礼。”灾难引起悲恸，他们利用灾难营利。

在灾难现场，常出现各种各样的人物，各自筹划着、并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来，俨然是一个小社会。有无奈的受困者；有默默救人的勇者；有意图表现自己的机会主义者；有等待亲属的伤心人，失去亲人的悲恸者；有偷劫失物的扒手，观看热闹的闲人，也有捡生意想发财的人物。因此，它还是一个人性的展示场。

在塌楼的左角，拯救员探测出生命的迹象，吴佳龙立刻将消息通知指挥中心。他检视了生存者的位置，废墟的稳固性，建议逐步地、缓慢地把石板一层层移开。

拯救队伍士气大增，希望充盈灾场，拯救员在兴奋之余，个个小心翼翼，对工作不敢稍有停顿。

安全木桩也已备好，以便在石板被提起时，安插在它的下方，防止石板下滑，加强拯救员和受困者的安全。

“用起重机，小心吊起表层的墙板。”吴佳龙指挥。当移开了第二层，就已隐约地看见一位躺在墙角的身影。

这可悲的生命，在黑暗、寒冷、饥渴的环境里忍受死亡的威胁，孤独地度过十几个小时，是脑海里亲人的呼唤，激励她的求生意志，是她坚韧的生命力支撑着她，她等待，终于，她听到石块上传来“敲打三声”的指示。那一线希望使她忘记痛楚。不论自己是在现实或是梦中，她轻微移动的手摸到一块小石头，费尽力气地敲了三下，之后，她又昏沉于黑暗中，直到她更清楚地听到人声，看到一丝光线。

十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她睡了又醒，醒了之后又觉得迷糊。她只能等待。吞咽口水和泪水，张开大口，期盼石缝里有水渗透而出，准确地滴落口中。

光线斜射。这是她长久的期盼，她像个婴孩，要在第一时间感受阳光的温暖，此刻的心情应是兴奋的，然而，久不见光的她难受地闭上双眼。至于到底有多久，她也记不起来，或许，是泪水把她的双眼黏得张不开。

现场即刻将备好的水，轻放在她的唇边。

“姑娘，再忍耐一点。你叫什么名字？”赶来视察的陈总监问。

“赵……翠……娟……”她声调缓慢微弱。“痛，帮我。”她如游丝的话语：“水，水。”

她几乎想贪婪地喝，然而她不能，好一阵子，才慢慢地吮吸了那一小口，再贪婪地卷动舌头，滋润嘴唇。一旁的人都掉泪，为她的新生流下兴奋的泪水。还有氧气、担架和药物。好了！医药人员也做好准备。只等吴佳龙指挥的起重机安全地将那一层石板放下，大伙就可以最快的速度，将她搬上担架，送往医院。

大家都认为她已逃出黑暗，为她庆幸。又见她痛得几乎晕厥。

慢着，拯救工作还未完成，她的左腿上，还层叠交叉地压着几根柱子。兴奋的拯救员立刻收起笑容。

这是另一轮苦难的开始吗？她在这里多时，所受的摧残还不够吗？是生命就得忍受痛苦吗？人类能否避开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我们能否拥有更安全的去处？为什么这样的危楼，能屹立于岛

国有限的土地上这么久不被发现？是谁该负起检视建筑的安全？

送上的被单将她覆盖，保持体温，加强抵抗力。避免她在气温改变中产生不适。

她的勇敢和坚毅感动在场的人，被石柱重压的滋味可不好受，要是别人，必已痛不欲生。

赵翠娟被救是拯救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数百万国人的眼睛在注视；亲属与家人的漫长期盼；人们对拯救的信心；国人多日来的焦虑；拯救队员的士气提升；国际社会对岛国强调效率的信赖，都深深地系在她的身上。

这是何等复杂的拯救环境。吴佳龙与陈如彦细心研究，计算气袋的负重能力，在坚不可摧的石块和血肉之躯交触的当前，是绝对不能使用起重机的，它的一个小小震动，都会加重赵翠娟的伤势，甚至造成死亡。

“使用气袋，将配备置于翠娟左腿的两侧充气，撑高石板，就可以移动伤者。”

大家的动作一时失去先前的落俐快捷，进程缓慢，他们都过分担心失误。赵翠娟的伤情已经陷入不稳，脸青唇白地呼痛。

“医生，我痛，帮我把腿切断。”

“你再忍耐点，就快行了，今晚就可以和你家人见面。”石块被移开了一片，翠娟又再向医生重复事前的要求。

“不，医生，多给我们一个机会，就快行了。”佳龙慎重地要求。

压在翠娟腿上的石块还有两片。

木桩已经备好。这是地面拯救急需的安全配备。

六个拯救气袋，左右两侧各用三个，它重叠地置于石柱之下。气袋由下而上地充气，个个膨胀而起，将压在腿上的断梁，腿与断梁之间，撑出一个缝隙。

两边充气的时间必需协调，每一片气袋被充气，大家都屏息凝神，深怕一呼吸，一眨眼，或是一张口，发出一点声音，都会影响气袋的操作，造成破裂，使断梁再度塌陷，那可就糟透了。气袋终于将断柱撑到半尺高，像是过了许久，拯救员都流着冷汗。

“Strut。”陈如彦高喊。拯救员在石板下放入木桩，在空隙里安置同等高度的支撑物，稳固塌陷结构。

“担架。Stretcher。”吴佳龙命令。

赵翠娟终于被送往医院。她是由直升机载走的。

第十六章　号泣

我想证明自己还活着。

想以锐石扎一扎、用手指捏一捏自己的手臂，

可是我的双手不能动弹，

只能轻微地动一动脚趾。

阴森、腥臭、啸风、落雨、浓雾、寒气。

银石飞转、流星旋耀、流川高挂、山石嶙峋。眼前闪现红黄蓝绿。

他走过石路，走向九曲桥，石桥下池水波影。侧面的数十个怪异的大窗子都亮着黄色光影，像化石一样沉落在僵冷的夜色里。

喂！我是张好乐，这是在哪？这是哪啊？我原本住在酒店的第三楼，现在被夹在两层石块间。我看到老鼠、蟑螂……

喂，听到了吗？我来和甜心幽会，我的情人，本来是约好明天，她说没空，得改在今天，如果我今天不来，从此一切拉倒……看她，多想念我。结果，那一场销魂……哗，真销魂哩！她也在这里吗？之后，我就落得现在这个下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喂，有谁能做点好事，帮我通知家人、我的太太，她叫……叫他们不要想我，是我抛弃他们……

喂！我黄财发……难受，我身上满是石堆瓦砾，老鼠也来找我，舔着我双腿上的血迹，我难受。好像……有三只哩！

你来幽会，你不后悔吗？你只顾享乐，风流而死，一点也不伤心？可我黄财发是来银行存款的，是公司要我来……我告诉老板孩子生病，要带他去看医生，要请假，他不允许……他应该负责。现在也不知道会有谁来照顾他们？怎么没见到人影？我好像还听到……是，是孩子的哭声，呜……这里……怎会有孩子呢？

还有我范有福呀！你们都看到我的脸吗？我是来送货的，杂货店老板来电，说是鸡蛋、面包缺货，一定要我送来。于是，我范有福就在这

里和大家交上朋友。

喂，我赵大勇才倒霉呢，我的肚子就是不争气，好痛不痛偏偏在这个时候痛，酒店的厕所干净，我进来借用，就发生了这种事。

寒风迎面吹刮，令人不禁打起寒噤。

“这里阴森恐怖，我没带毛衣，不想再送货了……我要回去。”“我也是，这是个陌生世界啊！我不习惯。我妻子和孩子一定非常伤心。”“我还活得不够，没看尽世间的美景，还想……风流。旅店，舒服哩！”“还能走出这个陌生世界吗？”“该找谁呢？”

黑暗、寒冷、湿气、寂静、孤独、惊慌、害怕、剧痛、耳鸣、泥味、腥味、烟雾、窒息……

我想我是死了。

啊！前头有红光，是烛光吧！

我要一点温暖……它多像鬼火！

我喊叫，可是没有人回应。我犯罪了么？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吗？世界怎么变得那么无情？

我想证明自己还活着。想以锐石扎一扎、用手指捏一捏自己的手臂，可是我的双手不能动弹，只能轻微地动一动脚趾。

难受啊难受！我想大大地吸一口气，集中精力，把身上的一切都挣开。可是我不能。我听说这会消耗身上大量的氧气。想自杀吗？想找死吗？

一线长而闪烁的火光，在我的大脑划过，留下一道深深的光痕。

我眼前，色彩缤纷的鲜花簇拥在路的两旁，鼓乐齐奏，笙笛齐鸣。这就是迎接我，为我铺设的通往前程的道路？

呀！爸爸妈妈，你们还好吧？怎么都到这里来？眼泪流淌，来为我送行么？唉，是我让你们伤心！

是地狱才那么黑暗和寒冷吧！妈妈，帮帮我！爸爸，就算帮我这一次，给我被单……被单，一件寒衣……寒衣，我改天才报答。也只能是改天！不然，过了这一阵烦闷之后，我要被冷死……冻死。

我身上铺满碎石，双手紧紧被扣。动弹不得，没人能帮我的，我自己试过无数次。没用的，我就如失去双手的废人。

呀！天旋地转，穿过鲜花铺设，以及重重的黑暗大道……眼前不就写着“地狱之门”四个大字么？竟是高高地挂在门口。我站得远远的，都能清楚地看到。那不是阴间的大门吗？漆亮的血红令人心悸。门口有焚烧的痕迹，弥漫的烟雾；还有火光、鬼火……鬼火。它开着大门在迎接我。不！不，我不想去，可是……我竟然不能自控，双腿旋风般地向它走近、走近……

我走向前方，又听到背后的啸风，那是沉重的呼吸吗？是谁有……气味还浓烈哩。毛茸茸的小腿柱子般的粗大，我鼓起勇气，将头后转，双眼顺着“柱子”缓缓上移。天啊！那个躯体竟然有两层楼那么高，躯体的顶端是个青色面盆大的圆脸，上头挂吊鸡蛋大小的眼睛、茄子般的嘴巴和嘴唇，鼻子尖得有如大葫芦，还有象牙形的牙齿。

完了。终于遇上青面獠牙。我慌张地往后退，惊骇得几乎摔跤。

“喂，你是怎么进来的？”大门口出人意料地跳出几个青面獠牙的家伙，像是捉到罪犯，他们手提利器，摆出阵式，恶狠狠地挡住去路。其中一个怕输的“激进派”，还将利器架在我脖子上。

“放开我，放开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我在计算账务，突然轰然一声，我就坠入深深的隧道……飞啊飞，我的心下沉，我看到各种颜色的飞石、流泉、奇光、彩石，长长的路，耳朵刺痛鸣响……就在黑暗中了。”

那些家伙仿佛捉到敌军、急于邀功的战士，呼呼喝喝、跌跌撞撞地把我引到大殿堂。

阴森、湿气。大殿堂里火点闪闪。中间部位的黑脸客，像一位将军。后头还有许多青面獠牙，我偷偷一瞥，天呀，还是些女性哩！黑脸客竟然毫无人道精神地坐在两个伏在地上的人的背上。我不敢张声，不敢谩骂，这会惹来杀身之祸，还有可能成为他的“桌椅”。

我好奇，再度暗中一瞄，他就是阎王爷？刚才呼喝的家伙，现在却很有纪律地分立两旁。

“唔！李淑宁，你就是李淑宁？还那么年轻啊？你知道自己会到这里来吗？”阎王爷问。

“我没犯罪，不知道来因。”我理直气壮。

“哦！是吗？李淑宁，看到你周围了吗？这都是些小鬼、冤鬼、贪鬼、色鬼、饿鬼、好吃鬼、懒惰鬼、替死鬼、偷车鬼、车下鬼……”他一口气地介绍。“犯罪不深，在这里服务，当志愿人士。再让你看左边的屏幕吧！”阎王爷右手一挥，眼前的大屏幕里，即刻展现血腥的一幕。还不时传来喊痛、呼叫、哭泣之声。“这些都是在世间作奸犯科、放火偷窃、危害人命，犯了大过错的。刑罚主要有两种。我让你知道吧！”他轻松地引介。“传统的刑罚有刀割、剑刺、火烤、油煎、分尸，这你是知道的。至于新式的呢……哈哈……”他说得得意。“可别把你吓倒……它包括车力分尸、石块击头、汽油火焚、短刀割颈、车轮压扎……”

李淑宁开始有些作呕，虽然她已多时未进餐，还是从胃里呕出一滩腥臭黄液。“这些恐怖分子的新花招，你们也用上？”过了好久，她颤抖地问：“对无辜者也用这种刑罚？”

“我没犯罪。你明察秋毫，我在工作，还想回去继续工作。回报父母社会。是你们硬把我捉来。”李淑宁重复地说。

“唔……李淑宁，你听着。”阎王爷像是动怒了。

“你可是替我制造工作，使我忙上加忙，增加我的三高。我说，你们人类幼稚无知。除了拼命想赚钱，不分昼夜地沉醉于玩乐，你们还知道什么？你看到有关倒塌酒店的报导吗？曾经住过这间酒店的客人，在过后的节目访谈中，回忆起他们之前的所见，有人曾经看到多处墙壁出现裂痕，有人说某层楼的水管爆裂，建筑物的一些角落积水。你们怎么没向业主报告？门板因横梁歪斜失衡的挤压，不能关上。你在酒店的银行里工作了那么久，没有察觉到这些问题吗？”阎王爷仿佛报告新闻：“热爱跳舞的也告诉媒体，他们在塌楼的前一晚在舞厅疯狂时，还听到建筑物发出‘吱吱碰碰’的声响，当时他们以为是顶层有老鼠在追逐游戏。”他说：“媒体访问的是一群‘事后孔明’，没智慧，没价值。”

“建筑物能够承受的重量已经到达极限，在灾难发生前，它发出警告，却没有人理会。于是，工作的人依旧上班，来跳舞的跳舞，来银行提款、存钱的，来开房幽会的，都依旧进行着自己的事。”

他一口气地说，又像是在审问，寻求解答。他滔滔不绝，连

听的人都觉得窒息。

这是人类的固执和无知。

“李淑宁，怕你不服，就说一说酒店的店主吧！这类商人，只顾赚钱……多年前在旅游业一枝独秀时，酒店扩充营业，不顾他人生死。业主为适应时局，修改建筑内部结构，拆梁解柱，开设歌舞厅，设立银行，挖掘地底，扩展停车场。有谁知道这一改装，造成建筑头重脚轻，地基不稳，不能支撑。酒店的装修商，为了节省开支，昧对良心，背弃专业，强硬施工……这一改建，关系着许多无辜的生命，酒店的业主犯了大错，但是，是谁批准了这一修改……”

“别忘了，过去发生在地球上的塌楼、塌桥事件无数，负责筑楼造桥的官员商人，把使用者的生命当儿戏，偷工减料，层层包庇，造成巨大的危害。这建设的监督管理体制，又是由谁负责？你告诉我，不是人类么？”

“贪贪贪，是他们把你送到这里……你看……还有小贪的。”阎王手一挥，银屏就播放酒店的拯救现场。人头晃动，灯火通明，机声响彻云霄，此时已是深夜，拯救人员汗流浃背地工作。“看到吧！前边角落的那个家伙，目如狼光，还在等待机会捡拾财物。”

她急速搜索，想看一眼塌楼的拯救情况，可惜却给她的心灵带来极大失望。她想求生，她呐喊：“喂、喂！”地向拯救员招手，急得想哭出来。他们的工作点都离她甚远，像是把她给忘了。

“我不服。”李淑宁动怒。“在整个事件中，酒店和银行的所有职员、客户都很无辜，我们整日为工作而忙，哪有机会到酒店客房视察建筑的架构。你说的，那位酒店的主人，因为改建酒店而显示他的贪，当然，批准这一修改和监督的应该负起最大的责任。可是，那也是少数的一群……别人的过失，不能强加在我们身上。我只感觉无奈，我要到天庭上诉。”她说得非常激动。

天光闪闪，雷声隆隆，雨势沙沙。

李淑宁心急，时间操持着她的生死存亡，她强冒雷雨闪电，湿漉漉地来到天庭的外围。才一放慢脚步，急转的五花彩石笑吟吟地向她飞旋而来，她躲过，眼前出现的彩虹，长长地铺就到遥

远的一端，仿佛是为了迎接她而设。想起等着她的父母，她不敢稍有待慢，继续前行，白茫茫的云海，就在她的脚下。只感到最轻飘的刹那间，宇宙洒下点点滴滴的飞雪。这是因为她的无辜而哭泣？被她的举止感动？李淑宁打了一个寒颤。当她站好脚步，抬头一望，天庭的大门口红光闪动，四围一片通红。眼前，通往天殿的大路两旁，长满五颜六色的诱人花朵。

“这一回，投诉的又是哪位？我被吵得不能安宁……是同一个塌楼事件里的人物吗？”天庭里传出响亮的声音。

“我没罪。我要回去。”李淑宁胆敢地回答。“我要上诉，这是书面陈词。”

“不必！不必了！你父母已经传来讯息，算是求了我，我不能个个开恩，因此没有回复他们，也不能太快地答应你。李淑宁，现在，能否见到他们，就得看你是否经受得起寒冷与摧残，看你个人生命的坚韧程度，能否战胜恶劣的环境。”

节选自长篇小说《救灾前线》
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出版，2017 年

故国陈年往事

中长篇小说

客工情（节选）

洪友和

作者简介

洪友和（1948—）新加坡公民，祖籍广东潮安。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语文教学，也编撰语文教材。兴趣使然，于上世纪70年代加入话剧团体，学习编剧，导演与表演艺术。1972年创作的话剧《贫苦人家》获“马大华文学会”戏剧推荐奖，2008年获新加坡文艺协会“第七届向文艺敬礼”嘉奖，2016年获“第四届连士升文学奖”。著有戏剧理论、剧本、散文及小说。从2008年至今共创作了2部中篇小说：《中国女人vs新加坡男人》(2008)、《潮州老汉》（2012）；8部长篇小说：《青青》（2009）、《客工情》（2009）、《当音符慢慢奏响时》（2010）、《彩虹人生》(2013)、《魑魅魍魉》（2014）、《风云路上》（2016）、《罪过向左，善意向右》（2017）、《天涯与海角》（2018）。

一

……

最近几天，工地上比以往更为忙碌，工友们在工作时交头接耳，一到午餐时刻更是议论纷纷，他们都在讨论与自己有切身关系的话题——老板能按期在十天后发薪吗？而黄天来老板这几天进出工地频繁，他这下子正面临许多棘手难缠的问题，有政府部门的，有工地工友的，还有家庭方面的，这些事偏偏都凑在一块儿，让他撞上，而且是撞得焦头烂额，遍体鳞伤。

黄老板这下刚刚送走两位环境发展部的官员后，又回到工地办公室。

“黄老板，这事还有商量的余地吗？”丁经理放下手中的档案材料急迫地问。

“你说呢？民间要求政府做点事，政府便会拖拉推辞，而当人民犯了点错，他们却绝不手软，罚单源源不断，违例停车啦，非法兜售啦，诈骗牟利啦，就如我们这个工地，伊蚊滋生要罚，工人聚赌要罚，清洁卫生达不到标准要罚。丁经理，我们没给人力部交数十位工友的人头税，这条如果被查出来，罚金会是多少？告诉你，不单是罚款，我还得去蹲监狱呢！妈的，我这个当老板又能怎样？上面开发商不预支费用，我又怎么能去要求供应商供应材料，还有给工友发薪水，他们以为我们搞建筑的，一定赚钱，我们是什么？是建筑用的三夹板或是洋人喜欢吃的‘三文治’？他们理解我们的苦衷和难处吗？呸！他们只懂得开罚单或提控你，一上法庭，证据确凿，当事人还能辩驳吗？一点都不能，只能聆听法官的宣判。丁经理，不瞒你说，我有时真想放下这间公司，回吉打老家过平淡的日子，可是，谈何容易，我现在是骑虎难下，身不由主啊……”黄老板一口气把心中的烦闷全倾泻出来。

“黄老板，我明白你现在的艰难处境，我们这里许多小商人或小企业都面临这样的窘境，欲罢不能，只能勉强维持与支撑，我们都是人，都需要生活，都需要生活的保障，而大家最担心的是生活没有保障，我们打工拿月薪的，情况比你们好多了，至少我们不必为上下两边伤透脑筋。”丁经理有感而发。

“丁经理，谢谢你能理解我们当老板的处境，刚才那官员说，要我准备五千至一万的罚金来消案，五千一万在平日对公司来说也不是什么大数目，可是，如今公司正面临各种困境，多几条这

样的一万元的开销，那对公司就是致命的打击。丁经理，你看，我现在就得去张罗那些钱，我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糊涂账要付？”黄老板一脸的无奈。

“黄老板，我冒昧地问一句，十天后工人的薪水……”

“坦白说，我眼下确实是无法解决发薪问题，你想，几十个工友，外加几位工程师，这得需要近二十万才够，如今我的存折加起来都没那么多，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那那些工友如果拿不到薪水，他们会不会……”丁经理深知劳资双方一发生纠纷，工程进展肯定会受影响。

“你是说工友们会采取罢工的行动？如今，他们如果真想罢工，我也没有办法，我确实没有给他们发薪的能力了。当然，丁经理，你也明白，闹罢工对谁都不好，我的这块招牌还不想拆下来，你得替我安抚他们一下，先告诉他们，公司先给他们发半薪，剩下的下个月一起发给他们。”

“好的，黄老板，我会尽力去劝说工友们，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本地工友问题不大，比较棘手的是外籍劳工，他们一领不到薪水，恐怕是要闹事的，如果加上有人从中怂恿，事情就有点麻烦。”

“丁经理，外籍工友当中，有谁比较有号召力，这些工友我们就得密切注意，阻止他们鼓动工友们的不满情绪。”

“哦，对了，有一个中国工友叫杨帆，干活相当积极，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具有比较好的分析能力，我看我要找机会跟他交谈，争取他帮我们安抚其他想闹事的工友，黄老板，你说好吗？”

“好啊，对了，督工这几天为什么没来上班？”

“哦，他几天前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证实他患上胃癌二期，需动手术，昨天已经进了医院。”

“这样吧，丁经理，把这个职位让给那个杨帆吧，这样对我们在安抚工友的情绪会有好处，你说呢？”

“应该可以，我晚上下班后找他谈。”

“不，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顺便告诉他督工的薪水比一般工友要多出好几百块，也让他高兴一下。”

“这件事我会立即去办，不过，黄老板，我认为工人超额问题也要设法解决，他们看来还会突击检查，如果不幸被抓到把柄，你黄老板也会有麻烦。”

“这我明白，我一定请郝医生帮上这个忙，现在问题就出在我们工地的总人数，我们有近八十位员工，包括几位工程师在内，本地员工只有二十来位，我粗略计算一下，我们还欠缺十位本地员工，丁经理，你那边有人吗？能填补几位？”

“黄老板，我这里实在没什么人，有也是一两位。”丁经理颇为为难地说。

“一两位也要，只要我们把名字报上去，再加上给他们存入公积金，就算是我们的合格员工了，只要外籍员工和本地员工的比率扯平，我们就不算犯法了。对了，你马上去把卢启文和关咏梅给我叫进来。”

“好的，我这就去。”丁经理说完便走出办公室去工地找他们两位。

十分钟后，卢启文和关咏梅走进办公室。

“你们请坐，外面的工作还顺利吧？”

“还好，黄老板，您找我们有事吗？”卢启文必恭必敬地问。

“有事，有一件事想麻烦你。”

“黄老板，您不必客气，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卢启文又添上一句。

“你信得过的旧同学和朋友有几位？”

“有几位？我不明白黄老板的意思。”

“我们想找七八位吧，加入我们的公司，他不必来上班，公司会给他们上公积金，公积金大概有五百元，卢工程师，请你帮我这个忙。”

“哦，我明白了，您想找人填补公司本地员工的空缺，才不至于抵触有关劳工法令，这些人好像叫幽灵员工，是不是这样？黄老板。”卢启文终于明白黄老板的用意。

“不错，就是这个意思。”

“‘幽灵员工’？启文，这是什么意思”关咏梅还在念书，对商场的一些黑暗所知甚少。

“咏梅，等我有空再分析给你听，黄老板，我这里应该可以找到五、六位吧。”

“太好了，卢工程师，你今晚就把他们的个人资料给我电邮过来，至于公积金，我即刻给他填补。咏梅，你呢？有这样的人吗？”

“也许会有一两位吧，不过他们还很年轻。”

“年龄不是问题，咏梅，你也一样，尽快把资料给舅舅。”

“知道了，舅舅。”

“对了，卢工程师，公司最近资金出了点问题，你这个月的薪水可能延后才发给你，你不会介意吧？”黄天来知道这年轻人与外甥女正走得火热，斗胆地把情况挑明。

“黄老板，坦白说，我多少也看出点端倪，没关系，迟发就迟发吧。”

“那太好了，卢工程师，真谢谢你，不过，这件事最好不要张扬出去，免得影响员工的情绪，尤其是那一群普通工友。”

“我明白，请黄老板放心。”

……

这天傍晚，杨帆已经得知公司想给他提升职位，担任督工的工作。当丁经理把实际情况告诉他后，杨帆想了一会儿，严肃而有礼地对丁经理说，要他当督工，他可以接受，不过，工友的福利问题他也会全力争取，如果公司无法给工友们发薪，他还是会出来主持公道，向公司讨个说法。丁经理过后尽力劝说，但他还是无法在言辞上与对方辩驳，这是他第一次目睹与感受到这位年轻人的辩才，丁经理最后也只能希望对方再三考虑，对方也作出考虑的承诺。

……

杨帆晚上回到宿舍，照旧温习他的英文，他发现到一水两兄弟不在，他擢升一事也没向吕大顺和马永发提起，直到刘一水兄弟俩回来，他才向大伙儿宣布。

正在这时，住在隔壁房的七、八位外籍工友也走进杨帆他们的房间。

“杨帆，听说你明天就是督工了，以后在工作上要多关照啊。”一位平日比较接近杨帆的泰国华人一进门就说。

“没什么，当督工也跟你们一样要工作，工友们，你们知道黄老板为什么要升我当督工吗？”杨帆想借题引起工友们注意。

“你工作勤快吧，我说的对不对？”又一位马来西亚工人说。

“我看问题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黄老板确实在资金方面遇到难题，他的目的是要我劝请大家接受公司欠薪问题。”

在座的工友听杨帆这么一说，不约而同交头接耳起来，他们到这家公司来工作快一年了，还是第一次遇到老板欠薪问题，一想到领不到薪水将使个人生活面对窘境，工友们开始愤愤不平。

“不发薪怎么行？我们吃什么！”一位工友说。

“没薪水，我拿什么给老家的老婆孩子当生活费？”另一位工友说。

此刻，刘一水、二水、大顺和永发几位一起回到宿舍，杨帆一见他们进来：便说：“一水、永发，你们来得正好，我们刚才正在讨论老板能否给工友们发薪问题，你们同意领半薪吗？”

“如果能拿到半薪，我想我会接受。”马永发第一个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赞同永发的意见，能发一点也好过一分钱都没有。”刘二水附和地说。

“我反对！我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粗活，只拿回一半薪水，这怎么可以？这不是白干吗？”刘一水的看法与他们大相径庭，“大顺，你的看法呢？”

“我……我没有意见，发多少我拿多少，如果这个月不发，我希望下个月能一起拿。”吕大顺这样说是有原因的，他最近外快赚得可不少，这一千多块的薪水对他并不显得特别重要。

“大顺，你这样说就是同意老板不发薪，你也无所谓，是不是？”刘二水觉得老板不发薪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其实，二水，我和你的看法大体相同，老板发半薪，我当然也会接受，这当中有差别吗？”

“当然有差别，我和永发的意见是我们的底线是一定得拿到半薪，如果没有薪水，我会去人力部投诉。”刘二水压根儿不能接受老板欠薪。

“对不起，让我说两句，老板不发薪水，我不能接受；发半个月薪水，我也不能同意，我曼谷老家的老母亲最近动了手术，手术费高达几万元，如果不发全薪，我拿什么给她老人家还医药费？”从泰国来的工友神情颓丧地说。

“你老母生病，我的老婆却怀了双胞胎，将来孩子出世，我这个爸爸拿什么去给孩子买奶粉？”另一位马来西亚工友诉苦道。

“阿宝，你没钱干嘛要生，要生也只能生一个，我看干脆不结婚得了，无忧无虑。”一个和阿宝熟络的工友调侃说。

“这能怪我吗？我怎么知道一生就是两个，早知道这样，我就不结婚了。”阿宝显得有点委屈。

“木生，你这样说就不对了，结婚是好事，生孩子更是大好事，两个又怎样？我还想要一打呢！可惜，我到现在还没有对象……”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工人说。

“你没对象你瞎扯什么？学学我吧，单身多好，要吃就吃，要赌就赌，要旅游就旅游，多自在。”阿宝那个朋友又插上一句。

“好了，好了，大家都扯远了，我们还是再听听杨帆的意见吧，好吗？”刘一水出来打圆场。

“我的看法是如果老板只发半薪，而且是事有其因，我原则上表示同情，但是，如果工友一分钱也拿不到，我则不能同意，我赞同刘二水到人力部去请愿来解决问题。”杨帆所持意见基本是照顾到工友们的切身利益的，老板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只发半薪，为了不希望工友与老板摊牌而使矛盾升级，缓解彼此矛盾不啻是眼前惟一能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

“好，我同意杨帆的意见，二水、大顺、永发，你们呢？”刘一水平日比较敬重杨帆，觉得他的分析颇有道理。

“我赞成。”马永发举了手。

“我接受。”刘二水也附和。

“我保留意见，总之，只要不失去工作，任何方案都行。”吕大顺发表看法。

“大顺，你——”马永发发觉吕大顺最近有些变了，言谈举止，不同以往。

“对不起，我个人不同意只发一部分薪水，我想我会去人力部请愿，寻求官员给我讨回公道。”泰国来的工友插上一句。

“我赞成他的看法，不发薪，什么都不用谈！”一位中国工友附和着。

“对，我建议我们举手表决一下，好吗？赞成去人力部投诉的，请举手。”一位工友说。

“我赞成！”

“我反对！”

“投诉是最好的办法！”

“能拿到半薪也是好的。”

在场的工友有一半举了手：只有阿宝和大顺没有举手。这时，大伙儿的目光都投向阿宝。

“阿宝，你干嘛？就你一个反对，你真不够朋友。”

“阿宝，你想当汉奸、卖国贼啊？这种事还能反对吗？”

“我……我……”阿宝似乎有难言之隐。

“阿宝是担心得罪了老板，而丢了饭碗，他的双胞胎孩子没有奶粉喝，这是可以理解的。”刘一水突然说了一句。

“一水说得对，阿宝不赞成也许有他的苦衷，这事不好勉强，大家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嘛。”沉默了许久的杨帆这时才开口说话。

“这样，我提个折衷的意见，如果老板发半个月的薪水，我们就再静观其变，希望下个月能发给我们，要是他一分钱都不发，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得去人力部投诉。我现在有一个提议，我们推举杨帆作为我们的领头人，好吗？”刘一水知道杨帆办事稳重，态度谦和，很适合当领导人。

“不不，这不行，我怎么能……”杨帆没想到有人推举他，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怎么不行？杨帆，你是我们工友当中最能说话的一个，还受过高中教育，怎么说都比我们这些老粗强，你们说是吗？”马永发赞同刘一水的观点。

“杨帆，你就答应了，这领头人非你莫属。”刘一水也推波助澜地说。

“既然你们这样器重我，我只能免为其难了，不过，到时大家也还得全力配合才行。对了，明天大家再去号召其他工友加入我们的行列，壮大我们的队伍，好吗？”杨帆看到工友们这么热情，他心中也常想为工友们做一点事。

“好，当然好，来，大伙儿给我们的领头人鼓鼓掌，好吗？”马永发边说边带头鼓掌。

在场的工友们霎时都热情地鼓掌，掌声持续了许久。

“行啦，已经十二点了，大伙儿也该休息了，散会吧！”刘二水说。

“好的，好的，睡觉啦！”工友们不约而同地附和着，住在隔壁的几位工友陆续地走出房间。突然房里的灯光全暗，不知谁把灯给熄了。

“妈的，谁关灯，老子还没脱裤子呢。”

“你脱裤子干嘛？这里又没有女人。”

“去你的，你欠揍啊。”

“我怕谁？我最能在黑暗中捉小鸟，你信吗？”

“捉什么鸟？快他妈的睡你的觉！”

房里这几位粗人在一片漆黑中你一言我一语地相互抬杆。

一周后的一个星期五，那应该是老板发薪的日子。工友们还是如常地上工地干活，由于黄老板发不发薪问题一直困扰着工友，他们心中的疑团始终无法打开，干起活来根本提不起劲。午餐过后，不少工友一窝蜂跑去工地附近的一架提款机去按钮，工友们按过之后，一看存折，薪金的数额一分钱也没有打进去，工友们

气得在那里大骂“三字经”，把老板骂得狗血淋头还不肯罢休。尔后，工友们个个垂头丧气地回到工地上，特别是那些准备汇钱回去的外籍工友，大家此刻的心情比铅还重，干活的速度自然缓慢许多，有几个咽不下那口气的工友索性蹲在那里，猛吸香烟，借此来表达心中的愤懑与对老板的抗议，直到有工程师或督工走过来，他们才勉强拿起工具做做样子。

“怎么办？没了薪水，我们还能上马场吗？”赌性难改的马永发摇摇吕大顺的肩膀说。

“别提马场了，你死性不改，还想赌？”吕大顺放下手中的铁槌，一脸严肃地说。

“我这不就是想发点财来解决生活问题吗？”

“生活问题是靠赌就能解决吗？呸！你要赌你去，我可不陪你。”

“我这不是随便说说吗？你跟我急什么？我现在哪有钱去赌。”

“这不就得了，我看以后就是有钱，我也不赌了，反正赌博——”吕大顺如今也明白赌博的害处。

“哦，难道你不想把输去的钱赢回来？”

“我不想，我也不敢想，过去输的就当乐捐算了。”其实，吕大顺近来三天两头往酒店跑，精力严重超负荷，如今他干活都力不从心，那里还有精神往马场跑。

“乐捐？你这种人会乐捐？呸！鬼才相信！”马永发一副绝不相信的神态。

“杨帆，上个月我是不是给了那患白血病的男孩五十块钱？”吕大顺用手推一下旁边的杨帆。

“是啊，永强还要我向你道谢呢，这事我给忘了，对不起，大顺。”

“没事，不就五十块钱嘛，一点小意思。”

“哇，原来大顺哥还是善心人士，我怎么不知道，佩服佩服！”马永发语带讽刺地说。

“我才不像你，一毛不拔！”吕大顺也反讥一句。

“好啦，你们别吵了，没有薪水，你们还有心情吵架？”杨帆充当和事佬说。

“杨帆，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到人力部去？”马永发一本正经地说。

“再观察一两天吧，如果还不行，我们才展开行动。”杨帆平稳地说。

“要等到什么时候？我看，现在就发动工友一起去，这样才能逼老板发薪水。”在旁工作的刘二水插上一句。

“永发，二水，你们先别急，跟老板闹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最想要的是薪水，只要老板答应我们，哪怕是发半薪，我们还能勉强接受。大顺，你说呢？”杨帆总觉得凡事应该以大局为重。

“杨帆，前几天我们才说好的，如果老板还是一分钱都不发给我们，我们就去人力部投诉，怎么？现在就变卦了？你们不去，我自己去。”马永发站起身，好像立刻想走似的。

“永发，你急什么？我们还是听杨帆指挥吧。”刘一水这时把马永发拉回来。

此刻，只见本地工友小黑和大明走了过来。

“怎样？到现在都没看到黄老板的人影，一定是在躲我们，杨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小黑心急如焚地问。

“我们正在讨论呢，有人建议去人力部，有人却反对，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两天。”杨帆就事论事地说。

“我看老板是有苦衷，我同意再等一两天吧。”刘一水并不赞同马上去投诉。

“哥，还要等，我可等不及啦，我袋子里已经没钱了。”刘二水抱怨地说。

“二水，再忍一忍吧，再过两天，如果还是没有结果，我们就采取行动，这样好不好？”

“好吧，谁叫我不是领头人，如果我是领头人，我他妈的现在就去人力部大楼去大喊大叫。”马永发总觉得杨帆他们办事扭扭捏捏。

“你大喊大叫有屁用！要跟人家官员好好反映问题，听从处置。”吕大顺语带教训的口吻。

“呸！我们是要他们出来主持公道，他们摆什么官架子？”

“永发，天底下当官的都一样，国内的那些官僚主义作风你没领教过？”

“别提那些家伙，我真想两拳打过去，让他们头脑清醒清醒。”马永发越说越来火气。

“好了，我相信本地的司法制度比较健全，应该没事的，我现在就去找丁经理再了解情况。”杨帆说完，便朝工地办公室走去。

“大顺，你怎么啦！头晕眼花是不是？”刘一水看到吕大顺有些支持不住的样子。

“是啊，大顺，不舒服就去看医生吧。”刘二水也发现吕大顺脸色铁青。

“没什么，休息不够罢了……”吕大顺尽量掩饰自己的病态。

“你呀，透支太大啦！铁打的身体也顶不住。”马永发知道吕大顺的具体情况。

“透支？什么透支？大顺，你欠债了？”刘一水不明白马永发所说的。

“我没有，我……”吕大顺也不愿让那事公诸于众。

“不是欠债，是男人的那个亏损太多，刘一水，你还不明白？”

“亏损？不可能吧？”刘一水始终不相信。

“怎么不可能？大顺自己就是不愿意说，就是那么一回事。”马永发又作一番解释。

……

转眼两天过去了，工友们的存折里还是没有薪金这一条，这下工友们真的气急败坏。今早上班后，工友们便聚在一起商量如何解决摆在眼前的问题，磋商之后，他们一致决定到人力部去投诉，杨帆同样不表示反对。意见统一之后，工友们的心情似乎平缓许多，虽然他们也不知道人力部能否为他们解决老板拖欠薪金问题。不过，有了“诉求”和官方作为后盾，工友们自然觉得事

态一定会向好的方面发展。

下午一点左右，几十个工友匆匆用过了午餐，换了便装，便一窝蜂地准备步出工地的大门。这时，只见丁经理急急忙忙地走了过来。

“工友们，你们想去哪里？”丁经理这几天也听到工友准备去人力部投诉的传闻，他没想到竟成为事实。

“我们去哪里不关你的事，滚开！”一位中国工友怒喝着。

“丁经理，你和黄老板不是失踪了好几天啦，怎么乌龟今天又把头伸出来了？”另一位本地工友调侃地说。

“丁经理，黄老板是不是请你来给大家发薪水？现金或支票都行。”一位中年工友问。

“对不起，薪水的事我不能做主，只是我想劝大家还是先回去工作，我会要求黄老板赶紧给大家发薪水……”

“丁经理，发薪水的事你能说了算吗？谁信？请你不要阻拦我们。”另一位中国工友怒气冲冲，用手指着丁经理。

“别跟他废话了，我们走吧！只有人力部才能为我们讨回公道！”有工友开始鼓动情绪。

“是啊，走吧！走吧！”众工友附和着，也开始挪动脚步。

此刻，杨帆走到丁经理的面前，温和地说：“丁经理，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只要黄老板立刻给大伙儿发了薪，我们是会回来工作的，没发薪水，工友们怎么活？这点请你谅解。”

“行，我会把你们的意思转告黄老板。”丁经理看到工友们意志坚决，要想挽留也无济于事。

“我们出发吧，工友们！”杨帆边说边挥手，众工友便缓缓走出工地大门。

他们分别共乘好几辆德士，浩浩荡荡地朝市区的人力部的方向驶去。

十几分钟过后，工友们终于抵达人力部，下车后众工友便聚集在大门口的台阶上。这么一大群人的骤然出现，必然引起极大的骚动，路过的车辆无不放慢速度，更有不少过路人也围上前来，

想看个究竟，有人还用自己的手机把这个难得一见的情景摄入镜头。在人群中，我们也看到杨帆的女朋友陶晶晶。她怎么也会出现在这里呢？原来，工友准备来人力部投诉一事，她也听杨帆提过了，杨帆昨晚也给她打了电话，说如果她有空不妨过来看看，其实杨帆还有一层用意，只是陶晶晶并不知道。

此刻，只见从人力部走出了两位年轻男性官员，他们出来之后，看到杨帆好像是这队伍的负责人，便上前和他打了招呼。

“请问你们是……”其中一位官员问。

“我们是建筑公司的工友，由于老板已经拖欠工友一个月的工资，我们不得不前来请求协助，你们人力部是不是可以出面进行调解……”杨帆把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几句话全倒了出来。可是他的话还没讲完，却被对方打断。

“我明白了，你们稍等一等。”那官员说完便示意另一位官员在场守候，他自己则走入大楼内，想必是去向上司请示。

“好的，谢谢你。”杨帆有礼貌地向对方鞠了个躬。

工友们看到杨帆已经向人力部官员提出诉求，但他们也不知结果会是怎样，只能默默地伫立等候。

十分钟过去了，那位官员又出现在台阶上。他来到杨帆面前，说：“对不起，你们有投诉的公函吗？我们需要一封用英文书写的资料，包括你们公司的正确名称，老板是谁？有多少人前来进行诉求，你们的诉求内容是什么等等。”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请给我们二十分钟的时间准备一下，可以吗？”杨帆预感到的事终于发生了。只见杨帆向远处的陶晶晶招了招手，陶晶晶看到杨帆的手势，便急步冲了过来。

“怎么啦？杨帆。”陶晶晶有些莫名其妙。

“人力部官员要一份有关资料，需要用英文书写，你来帮这个忙。”杨帆把早已准备好的白纸取了出来，递给陶晶晶。陶晶晶现在才恍然大悟，明白杨帆为什么要她前来看看的原因。她于是找了个地方，和杨帆一边商量，一边把一封资料充分的信函拟就。杨帆再把那封信函交到那位官员的手中，那官员点了点头后，又走进大楼内。

“杨帆，还是你想得周到。”陶晶晶在杨帆的耳边说了一句。

“是啊，新加坡是个十分讲究行政效率的国家，一切公文需要白纸黑字，还必须用英文书写，所以我才请你过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杨帆脸带微笑地说。

在杨帆周围的工友听到杨帆和陶晶晶的对话后，也都会心地微笑，有些工友还竖起大拇指，赞赏杨帆的用心之处。

“杨帆，你真行，我们选你当领头人，一点都没错。”一位中国工友称赞道。

“还是他书读得多，有文化，比起我们这些老粗强多了。”又有工友插话。

“杨帆，完事之后，我们哥儿几个请你喝酒！”

“对，该请，应该请！”

“哥儿们，你们别这样，现在是大家的工资还没着落，请喝酒就算了，大家还是等等结果吧。”杨帆提高嗓门对众工友说。

此刻，那位官员又出现了，众工友立即趋上前，想知道有什么结果。只见他还是对杨帆说：“你们的信函已经呈上去了，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了，我们会尽快解决你们提出的诉求，好了，就这样。”那官员一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入大楼，另外那位官员也尾随在后。

“什么？这叫什么解决？工友们的薪水……”有几位工友听到这样的“解决方法”，都不以为然。

“妈的，我们来这里，还不是希望能马上领回薪水，还要等！”有工友开始鼓噪起来。

“马上领薪水？你做白日梦！这里什么都是公事公办，一步一步来，你急有屁用！”

“听说这里很多案件一审就是一年或几年，等审完后，嫌疑犯都老几岁了。”

“工友们，这事确实急不来，他们是需要时间去进行了解与协调，我们是得先回去，过几天再听结果。”杨帆早已清楚前来人力部投诉，目的是有了官方的施压，老板才无法回避发薪问题，

不过，要在一两天内就解决问题也是难以如愿的。

这时，不少工友正在那里议论纷纷，但更多的是工友的满腹牢骚和大骂“三字经”。不过，在杨帆的极力劝说下，工友们也只能接受事实，回返工地工作。这一场开始昂扬激烈而结果变得灰不溜秋的投诉行动便就此落下帷幕。

……

建筑公司拖欠工友薪金已过好几天了，大部分工友还是如常上班，只有几位赌气的工友请了病假没到工地。此刻，一轮骄阳高挂天际，工友们都在各楼层继续干活。在工地的一角突然传来一阵巨响，原来是有工友在发泄心中的不满，把一块块的砖往楼下扔去。扔砖块的是一位本地中年工友阿强，他一边扔砖，一边嘴里还在骂“三字经”。

“妈的！老子不想干了，老板真不是东西！”他此刻把一块砖狠狠地往远处扔去，霎时发出一声巨响。

蹲在他对面的另一位中国籍工友则把手中的一袋铁钉，一颗一颗地标向邻近的一排木板上，同样发出“嗒嗒”的声响。

“去他妈的！没发薪还要我们干，他妈的混蛋！喂！阿强，你敢不敢把砖块扔向工地办公室？让他妈的老板、经理不得安宁。”中国工友提高嗓子说。

“为什么不敢？你瞧我的！”阿强真的把一块砖扔向办公室，不过，用力不够，砖块没打着办公室的屋顶，但还是响起砖块着地的声音。

此刻，只见杨帆急步跑了过来。

“喂，你干什么？好好干活。”杨帆走近阿强身边说。

“干活？没发薪水干什么活？你要干你干，我要罢工！罢工！”阿强大声吼着。

“是啊，我们能白干活吗？杨帆，你也是外地来的，你来这里图的是什么？”中国工友抛过来一句话。

“不错，我们当初可是借钱过来的，我的债还没还清呢！没有薪水我拿什么去还债！”旁边一位工友说。

“人力部我们也去过了，老板再不发薪水，我建议从明天起到别家建筑公司去，怎样？”一位工友发表看法。

“我赞成小黑，我跟你去。”一位工友附和着。

“各位工友，你们听我说一句，工友们的苦衷和难处，我也很清楚，不过，我们是否可以再等多几天，如果到时薪水还是没有着落，我们再采取行动，你们说这样行吗？”杨帆顾全大局地询求工友们的意见。

“我同意，念在黄老板过去对我们还不错，我们是应该忍耐一下……”一位工友说。

“不行！我反对！老板再不发薪水，我们就立马走人。兄弟们，跟我来，我认识另一家建筑公司的林老板，我马上给他打电话。”小黑似乎在鼓动大家离开这里。

“对，哪家建筑公司能发薪水，我们就去那里干，小黑，我跟你。”

“可是，这里的黄老板过去对我们也不错啊，你们这样跳槽是不是有些不近人情……”一位工友支持相反意见。

“呸！人情？人情一斤值多少钱？喂，你这样替老板说话，他是不是给你什么好处？”刚才那位工友又顶一句。

“什么好处？一点都没有，我只是就事论事，不想让老板太难堪。”

“喂，弟兄们，别听这些人废话，有兴趣到林老板的工地去的，请跟我来。”小黑说完便径自走向一边去，有几位中国籍工友和本地工友立即尾随在小黑的后边。

“喂，你们别走啊，你们怎么可以丢下眼下的工作，喂喂，你们回来……”杨帆目前是名督工，他也得尽点当督工的责任，可是任他如何劝请，小黑和那几位工友还是扬长而去。

“杨帆，你要马上报告丁经理，这些工友太过份了。”一位留在原处的工友走近杨帆身边。

“算了，如果让丁经理知道，他们会立刻被炒鱿鱼的。木生，干活去吧。”

“哦，好的。”木生走向另一边工地。

此刻，在工地办公室，丁经理正和一位人力部的官员讨论工地最近发生的事。

“丁经理，黄老板什么时候能到？”那位官员显然是在等候黄天来。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丁经理委屈地说。

“他的手机真的关了？”

“是的，我已经打了几回，还是关机。”

“那好吧，你把这封公函亲自交给他，希望他能同意我们的建议，无论如何应该给工友发点薪水。”那位官员从公事包拿出一封公函递给丁经理。

“好，我一定亲自转交，谢谢你，蔡先生。”丁经理恭敬地接过信函。

“我走了，再见。”

“我送你出去。”

“不必，请留步。”

那官员旋即走出办公室，驱车离开。

就在官员离开还不到半小时，黄天来突然来到工地上，为了摆脱工友们的纠缠，他已经有好几天没踏足工地，今日到来似乎有什么急事，他一进办公室后，便坐在那摇椅上。丁经理瞧他脸露笑容，轻松自在，便走近黄老板，战战兢兢地问：“黄老板，看你今天的脸色，是不是有什么令你宽心的事？”

“你说对了，丁经理，工友的薪金有着落了，这还不是天大的喜讯？”黄老板轻松地摇晃转椅。

“是吗？太好了，黄老板，刚才我听说有工友想跳槽到别家建筑公司，我还在想不知怎么办好，现在一切总算风平浪静了。”丁经理为公司能渡过难关倍感欣慰。

“风平浪静不敢说，不过，至少眼前出现的危机总算过去了。丁经理，马上通知全体工友，就说下午三点过后，工友们就可以去提款机提款。”

“好，我马上去办。”丁经理说完准备冲出办公室，他走到门边，转身问了一句；“黄老板，这薪水哪儿弄到的？我是说那笔巨款……”

“丁经理，你是公司信任的职员，坦白告诉你，我哥昨天刚中了三十万的万字票，他让我拿这笔奖金来应急。”

“原来如此，黄老板平时多做善事，这是老天爷对你的回报。”

“是啊，我这一生捐钱做慈善的确不少，去年中国四川发生大地震，我一个人就捐了五万，不过，眼下要我马上拿出五万，我可真的无能为力。今天我才认清那位管先生，他是一个靠不住的家伙，工程进展到现在，他才支给我那一点点钱，叫我怎样去摆平供应商的庞大的开销，唉！”黄天来一想起公司的未来，不免忧心忡忡。

“黄老板，俗语说，吉人天相，我相信公司以后会好起来的。好了，我马上去告诉工友这个好消息。”丁经理这次真的夺门而出。

黄天来此刻无意间看到桌上的一封信，信封是署有他的名字，他立即把信拆开，仔细阅读，顷刻，才把信函放下，叹了一口气。这封信是人力部经过调查后，发给黄老板的建筑公司，目的是劝请公司领导层尽力解决工友的薪金问题，人力部不希望见到工友前去投诉和请愿，能妥善解决这一矛盾是人力部乐意见到的，恳请公司负责人秉承着劳资和谐的宗旨，尽快给工友们发薪，让这起事件能圆满结束。公函只是口头呼吁与劝请，并无对公司带来任何压力，也就是说发不发薪给工友最后还是由公司亲自定夺。黄天来此刻思忖着，如果不发薪给工友，工友看来也是无计可施，只是这件事传扬出去，对公司的声誉是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看来只要不违规犯法，政府部门也不敢对公司采取过激的手段，黄天来从这次事件中也获得一些处理劳资矛盾的经验，以后如果遇到资金周转不灵，还是可以不理会发不发薪的问题，反正工友对公司的决定也无可奈何。想到这里黄天来的脸上绽放着笑容。……

……人力部在调查“幽灵员工”事件中，发现“南方建筑私人有限公司”的雇主并没有替所有七十多位工友呈交外籍劳工人

头税，其中只有四十几位工友有缴纳人头税，换句话说，还有整三十几位工友属于非法雇佣。人力部于是立即取消这三十几位外籍工友的工作准证，杨帆他们这五位室友首当其冲，人力部限令这些违法的工友必须在十天内离开岛国，回返所属国家。

这起突发事件在两天后就在工地传得沸沸扬扬，这三十几位工友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如今已经被令不得继续在工地工作。杨帆作为领头人当然立即召集众工友商讨对策。他们首先通过丁经理要求亲见黄老板，可是丁经理却支吾其词，推说黄老板这几天很忙，没空接见大家。诚然，黄天来老板的确为避嫌疑，不敢踏进工地一步。杨帆和众工友知道黄老板有意回避，当面质问已不可能。他们于是又商议再次前往人力部，要求人力部出面调查这件事，工友们压根儿就不清楚有关缴纳人头税问题，工友们认为他们是无辜的，责任应该是由雇主负责。

商议决定之后，杨帆便即刻带领众工友驱车前往人力部。人力部有关官员随后接见他们，聆听了他们的投诉与解释，然而，人力部官员还是坚持先前的裁定，工作准证一旦被取消，有关工友必须立即回国，至于雇主是否回避问题，人力部表示爱莫能助，建议众工友回去公司找老板当面质问。

众工友屡次联系黄老板而毫无结果后，有工友提议应该把这起事件请示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因为被取消工作准证的大都是中国工友。杨帆于是又带领众工友前往座落于东陵路的中国大使馆，并向使馆负责人申诉有关事宜。使馆负责人听了汇报之后，口头答应会尽快知会人力部，要求查证此事。当然，人力部也在一天之内便告知中国大使馆，阐明这批工友确实是受到非法雇用，按照条例，他们不能再逗留此地，必须回返。

工地老板黄天来虽然可以逃脱工友们的追问，却逃不过人力部的依法处置。人力部经调查后，证实该建筑公司触犯了雇佣外籍劳工法令，需面对刑事追究。人力部在几天内就发出庭令，要当事人于规定的日期与时间上庭受审。当然，黄天来在接到庭令之后，也只好硬着头皮上庭，审讯的结果也可想而知，建筑公司触犯有关法令而被罚款若干。那天在法庭里，杨帆和十几位工友闻讯赶来，他们坐在观众席上，目睹了一场让他们毕生难忘的刑

事审讯。他们看到黄天来老板从头到尾都一言不发，只有当法官最后一次要被告回应有关指责时，黄天来只是点头默认。杨帆和几位工友瞧见黄天来那种孤立无援，束手就擒的狼狈相，心中免不了泛起一丝同情与怜悯。黄老板平日对待工友虽不敢说是称兄道弟般，但至少对他们还是相当客气，这和国内的老板相比，总让人肃然起敬。可是，另几位工友就不这么想了，当他们一听到法官在台上宣布判决时，纷纷站起身来，有一两位还离座趋前，用手指着黄天来，大声吆喝："姓黄的，你这是活该！你罪有应得！""姓黄的，还我们清白！我们可不是非法劳工，你为什么这样玩我们？为什么？"

这几位情绪激动的工友你一言我一语，指着黄天来臭骂。庭上的警卫看到听众借故闹事，立即上前请那几位工友离席，那几位工友这才意识到他们刚才的举止有失礼仪，向警卫频频致意后离席而去。

在回家的路上，杨帆想了很多，黄老板拖欠工友薪金，还有这次的非法雇佣，这简直是剥夺了工友们的福利，这是无法原谅的，这些错失黄老板应负最大的责任。然而，目睹了这半年来工地发生的种种事件，开始是工地伊蚊滋生，工人宿舍的环境卫生有问题，后来就是"幽灵员工"的反反复复，现在又是抵触劳工法令，这当中黄老板就面对接二连三的罚款，少则数千，多则数万。像黄老板这样的小公司如果需要支付这么多额外"款项"，加上每个月巨额的薪金支出，这对黄老板无疑是雪上加霜，建筑材料的短缺，水泥车不进工地等等，黄老板的资金周转肯定是出了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出在那里呢？显然就是出在开发商有没有按时预付款项？杨帆从这些事件中，更看出新加坡的法制真相——最能杜绝犯罪行为的法宝，就是罚款，罚款，再罚款。至于如何把产生的问题善加解决，解决到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就不是有关当局的处事范围了。他们有时也会出来向新加坡人，当然也包括外国人大声疾呼，应该这样，必须那样，最好如此，但是，一旦你抵触即定条规，你的结局就是不断掏钱，掏到口袋空空为止，最后再判入穷籍。

然而，话说回来，黄天来老板还是比较侥幸的，这次非法雇

佣罚款的数目不菲，而哥哥黄天成却捎来一项大好消息，诉方答应减少二十万元销案，这二十万刚好就抵消了有关罚款和重新为工友们缴纳人头税所需的全部款项。这对那三十几位外籍工友而言，也同样是天大的喜讯，因为他们又能回到工地继续干活，不必回返老家，这一场不大不小的工地风波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节选自长篇小说《客工情》
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2009 年

寄生（节选）

赤道赤子

作者简介

赤道赤子（1979—）原名王永刚，出生于中国辽宁，自幼爱好文艺，小学时期便开始学习美术，作品数次在全国与地方的绘画比赛中获奖。高中时期兼修文史与艺术，毕业后曾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修学电脑艺术绘画。1999年被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室内设计系录取，2003年毕业后一直从事室内设计工作。2008年，意在提升自身的文学与文化修养，报读了新加坡新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并在学旅生涯中重新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恒久魅力，立志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贡献己力。曾任本地传媒机构负责大型综艺节目的编撰工作，现担任新中文化交流公司执行董事。现为世界华文文学研创会外交，并主编有《新华文学大系·中长篇小说集》。著有中篇小说集《寄生》以及论文《三国演义的死亡造型艺术初探》。

5

无边的黑暗渐渐有了点亮光，那亮光来自一座宝塔。

宝塔的最顶层，她弹着古筝。长发依然飘逸，琴声谐美而悠扬。

那长发你盯着看了三年，乌黑而柔顺，你熟悉每一根。高中时她坐在你的前排，有时发稍垂到了你的课桌上，你悄悄地用小剪刀剪下几根藏在铅笔盒里，她每次都没有发觉。你也习惯了那弥漫着芬芳的洗发水的味道。

她没穿毕业照片上的白色T恤和牛仔裤，而是穿着古装。白色的轻纱罗裙，淡紫色的飘带。纤细而白皙的手指轻拂着琴弦，左手食指有一颗小红痣。

她抬头看见你，琴声稍止，余音尚存。她又低头抚琴，嘴角露出浅浅的笑，带着小酒窝，琴声轻畅而悦然。你站在她身旁，不时抚摸着她的长发。

你干嘛穿着古装，还以为你是小龙女转世呢。

你也信转世轮回吗？

本来不信，前些天听了那的士司机讲的故事就有些信了。

什么故事？讲来听听。

那司机在大年初三深夜载到几个客人，三男一女。两男穿黑呢子大衣，一男穿黑白相间羽绒服，女的穿淡粉色缎子棉袄。因神色慌张，司机特别留意他们。他们要去郊区的太平庄，一路上一直催促司机开快些，说别误了他们的时间。到了太平庄的一间农舍，他们喊停车，那女的付了钱，司机也找了零，一行人慌忙下车往院里跑。司机转头开车回家吃饺子，到家掏出钱，却发现原本的百元大钞变成了印着十几个零的冥币。那司机认定遇到了老千，气急败坏，第二天约了几十个开的士的兄弟，浩浩荡荡开去太平庄的农舍去算帐。那农舍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妻，看到来势汹汹的大队人马被吓得面如土色。哆哆嗦嗦地问清了来意，吞吞吐吐地告知众人家里昨晚并未来客人。众人不信，操着家伙硬闯到院子里拿人。三间破屋搜了个遍，确无半个人影。败兴回返走到院门口，司机发现猪圈里睡着的母猪，腹前四只初生的猪崽正在在吃奶。问明主人，众人顿时瞠目结舌。那四只猪崽确实是昨天深夜出生，两黑一花是公的，粉白色是母的，与四人的衣服颜色完全吻合。

那司机编故事逗你玩儿吧，我不相信。

我也怀疑过，但那司机浓眉厚唇又满脸沧桑，看起来很憨厚，不像大话王。况且骗了我，他也没有一毛钱好处。

那你就信了？

信了。

没亲眼看到你就相信，你还真好骗。

要亲眼看到才相信恐怕人类到现在还住在山洞里。你见过电波吗？见过磁场吗？

没见过，但课堂上老师讲过，书上写的我也理解，所以我才相信。

这世界比人所看到的有趣得多，但人却用自己狭小的思维铸造了简陋的壳，又如蜗牛般终生龟缩在壳里，只敢相信自己的智商所能理解的东西，不然，便没有安全感。

你说话像老学究在抬杠，你自己不也是一样？

我不一样。好比我看不到你的心，教科书上也没写，但我知道你想我抱抱你，别只顾着说话。

臭美！你抱过很多女人吧？

不少。

都是你女朋友吗？

不一定。

你嫖过妓吗？不许说谎。

嫖过，但没发生关系。

我不明白，说来听听，但不许太长。

五年前回北国探亲，高中的八个结拜兄弟在酒楼围坐畅饮。酒正酣，席中兄弟问我岛国的马子是否正点，我说品种良多，姿色参差不齐。兄弟说我多年未尝家乡熟悉的味道，要为我开斋。酒后在歌厅包间，兄弟召来二十多个小姐让我挑，便选了个娇小清秀的，因为长得像你。喊过几首歌，兄弟让小姐开个价，叫她晚上伺候我。小姐说她今天不出台，兄弟大怒，抄起酒瓶要动粗。

我见势不妙，在小姐耳边轻语，说兄弟喝高了，别吃眼前亏，跟我走，保证不侵犯。小姐顺势和兄弟谈好了价钱，在旁边的酒店开了个房间，兄弟又把我们俩按在床上才嬉笑着离去。小姐开朗善谈，我们聊了一个钟头。过后小姐上床自己脱光了衣服，她说我人挺实在，又说兄弟已经付了钱，别让兄弟吃亏，搂着我的脖子让我办事儿。我说就算我办了事儿兄弟也得不到什么便宜，况且我在歌厅里有过承诺，不能食言，便没就范。

我不信，脱得光溜溜的女人在你身边，你忍得住？

差点儿忍不住。但小姐之前跟我聊天，多次提到她年过六旬的父亲，残疾又多病的母亲。我眼前仿佛看到两位含辛茹苦、霜鬓斑白的老人。而眼前的赤裸的胴体，曾经是他们可爱的女婴，我不想糟蹋她。

糟蹋？她可是妓女。

我对妓女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每个人都曾在母亲的子宫里生长；出世时，都伴随着母亲刻骨的疼痛。小姐很年轻，比我小十岁，刚满十九。她妈妈生她出来的时候，我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小学四年级时，学校后面不远的水沟边，有人发现了一个弃婴，好奇的学生们一窝蜂地跑去看。婴儿已经死了，身体酱紫色，被北风吹得焦干。几个捣蛋的男生用树枝把原本侧卧的尸体翻了个仰面朝天，露出了幼小的生殖器，是个女婴。我不忍多看一眼，转身跑回学校，但那闭着眼睛的小身躯一直不停浮现在脑海，就算一两年后还时常想起。如果那女婴没有被丢弃，在父母的手心儿里被呵护着长大，也该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吧？可能是女大学生，可能已经结婚生子，也可能和睡在我身边的胴体一样，是个妓女。

你说话就像庙里扫地的老和尚。你真没碰她？

她睡着时，我悄悄摸了她的乳房，不算大，但紧实。又顺势摸了她的下体，但又马上把手缩了回去，那粘滑的液体让我感觉像摸到了千百个男人的精液。她翻了个身，半蜷着身体像依人的小鸟。脸庞清秀可人。

怜惜人家又嫌人家脏？

脏，但有谁不脏呢？人吃的菜是屎尿浇灌，吃的肉原本是精

血，喝的水也是泡尸液。

什么泡尸液？

河里的水泡着无数微生物，死鱼，死牲畜，甚至死人。

我们喝的是净化的自来水。

那就是净化的泡尸液。

你真是个诡辩高手。

说真话却成了诡辩，什么世道。

你说的都是真话吗？

是。在梦里我从不说谎。

为什么？

没有必要。

梦不也是你的生活吗？

所以我要为我的生活留下仅有的真实。

音乐突然停了，她案上的古筝断了根弦。

6

夜市的生意真是靠天吃饭。从傍晚开始便一直下着雨，雨并不大，但足够熄灭人们逛夜市的兴致。

雨水不紧不慢地敲打着塑料帆布的顶棚，噼噼啪啪，响而无力。就像小时候在北国过春节时，燃放的受了潮的鞭炮。路边的草地湿滑而泥泞，穿着高跟鞋的女士即使瘦若飞燕，也难免把小指粗的鞋跟陷到泥土里，只能踮起脚跟，用前脚掌着地，迈着怪异而有些尴尬的步伐，皱着眉头边走边骂。穿短裤和平底拖鞋的中年男人则显得轻松许多，但肥大而扁平的脚心吸着浸在泥水里拖鞋，总发出不雅的声响。不粗不细的雨丝被不刚不柔的风扫到档口里，溅湿了木板地和上面摆好了的塑料座椅。这种阴凉的天气，晚餐后赖在家里，冲杯咖啡看看电视倒显得惬意，逛夜市确实是活受罪。

晚上八点，平日正是夜市里人声鼎沸的时候，此时却是门可罗雀。

经营烧烤小吃档的是三个染着金毛的邻国兄弟，阿水、阿木和阿土。三人都不到三十岁，身材矮瘦，都穿着牛仔裤和短袖T恤，T恤上印着不同的鲜艳而夸张的图饰，从背后看就像三胞胎。他们把烤炉的火开到了最小，上面稀稀拉拉摆着几条鸡翅膀、鸟打、串鱼丸和烤香肠，慵懒地一边慢慢翻弄，一边用联邦腔的华语聊着天。

卖花草的安娣阿香看上去有五六十岁，但身体硬朗。她手脚总闲不住，把一百多盆五颜六色的花草逐盆搬到档口外的草地上淋雨水。据她说自来水中有化学物，用雨水浇灌，植物可以生长得更好。可惜这些年即便是以环境好而著称的岛国，雨水也变成了酸性，比她年轻时那干净的雨水功效差了许多。

床垫和抱枕摊的老板兼雇员阿昌最写意，他干脆把货物用透明塑料布盖住，自己则坐在装货的纸皮箱边翻着武侠小说，边抽着烟。他是典型的武侠迷，除了开档收档，终日卷不离手。他的偶像是古龙笔下的西门吹雪，他自己也跟着终日眉头紧皱、不苟言笑。但因长得黑胖，又顶着啤酒肚，很难让人感觉到些许的逸侠风范。

远端的杂货档、服装档、饰品档、饮料档，也都空荡着，耐不住寂寞摊主们便凑在一起玩儿起了扑克牌。间歇传来的嬉笑与吵闹声，较量着顶棚的噼啪的雨滴声，互有胜败。

作为打工仔，我们却难享清闲，不得不陪着匆促的雨滴而忙碌。黄老板有交待，即使空无一人，八点钟拍卖会也要准时开始。他也是标手出身，知道只要把音响的音量开大些，喊着叫着，总能吸引到零星看热闹的人群。他的夜市哲学是：没有鱼，虾也好；不吃肉，也要喝口汤。

身为标手，起初对于这种没有观众的独角戏是相当不适应的。说话总要有听众，叫卖总要有买主，对着空气口若悬河、手舞足蹈，只要心智正常的人，总感到自己在被自己奚落。不过时间久了，标手们便摸索出了应对空场的套路。如同僚肖恩所言，没有人，就当下面坐满了鬼吧，有鬼当观众，你演得也不寂寞。自此，公司的标手们便戏称这种空场的拍卖为“鬼标”。

鬼标了半个多钟头，雨也小了些，场下的椅子上果真坐下了几撮观众。我们习惯上称他们为观众，而并不是顾客，因为许多人只是过来看免费的表演而打发时间，凑个热闹。

观众席中，独自坐在第一排的青衣女孩相当惹眼。她二十五岁上下，皮肤白皙。深褐色的长发从左边分开，挡住了右边的眼睛，只能看到乌黑而狭长的左眼，像是只睁开六七分。脸庞并不消瘦但下巴稍尖；五官并不突出但小巧精致；身形并不骨感但异常纤细。动作轻柔但不显造作；神态淡然但不显呆滞；少言寡语但不显孤傲。典型的仕女图中走出的美女，换了现代人的发型和衣裳，飘逸中散发着几分仙气。

我们投其所好拿出些玉器首饰，她不闻不问；拿出工艺字画，她置若罔闻。让人费解的是，她只钟情于与其年纪与扮相极不相符的天然水晶与佛像，只要摆上标台，她多半会投标。十一点散场时，所售出的二三十件有一半是被她标得。所中标的货物也并不检查，付了钱便让档口的工人搁在旁边空出的椅子上，没转头看过一眼。

她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便继续坐在椅子上，没有要离开的举动。我们把椅子拉到她面前一米处坐下。面对着面几个钟头，说起话来也并不觉得尴尬。

“在等人吗？”

“在等爸爸来载我。”

“你为什么不喜欢首饰，只买安哥安蒂才喜欢的水晶与佛像？”

“你们的首饰品味很差。水晶和佛像是我师父让我买的，放在家里挡鬼。我是阴阳眼，那些东西知道我能看到它们，经常捉弄我，有时也想害我。”

“它们会怎么害你？”

“有时会故意在我面前用恐怖的表情和动作吓唬我，有时也在我过马路时故意挡住我的视线，有时在我睡觉时也故意出现在墙角或天花板，让我睡不好。所以我现在尽量挡住眼睛，让它们感觉不到我看得到它们。”

“那些东西喜欢在什么地方出现，我们这里有吗？”

“它们喜欢比较暗的地方，你们的射灯太亮了，没有。旁边停车场和草地上就很多。”

“你常跟人说你的阴阳眼吗？”

“没人问就不会说，你问起来了就告诉你，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不过我跟人家讲，有的人会认为我是说谎，或者是精神分裂，你相信我的鬼话吗？”

“相信。”

“为什么？”

“你的眼睛告诉我。”

“眼睛？怎么告诉你的？”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看着几百双眼睛，并从这几百双眼睛中读出他们要什么，能出多少钱。你是不是说谎，我还看得出。”

“听起来很厉害。”

“没什么，术业有专攻，职业技能而已。对了，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我叫阿赫。”

“叫我安琪儿。”

“幸会！这是我的名片，下一场我们在红山，有空记得去捧场。”

“会的，我还需要很多水晶。”

“方便给我你的电话吗？有了新货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看来你不仅是拍卖高手。”

“别误会，我确实只是想交个朋友，我还很想多听一些你的故事。”

“你确定就这么简单？”

“嗯，暂时是。”

“你还真坦白！嘿，我爸爸来了，我该走了。”

“要买水晶，记得打电话给我。”

“一定。”

“我帮你拿东西。”

我们双手拎着两大包货物送她到停车场，他爸爸并没下车，只是从里面打开了限量版豪车的后车箱，摇开车窗让我们轻些放。放好了货物，安琪儿转头微笑着像是要说谢谢。四目相对，她突然收起了笑容，原本半开的双眼睁得通圆，直盯着我们的眼睛。

我们不由自主地摸摸自己的脸，她依然表情紧绷，不只是严肃。我们忽然发现她的眼睛好大，上面写着莫名的惊讶与些许的恐惧。她慌忙转身上车，忘了说再见。

忘记怎么走回去的，呆坐在椅子上。把思绪倒带回三四个小时前，再重新回放，留下的是好奇，是惊喜，更多的是迷惑。

刚收了档，阿夯打电话给我们，说要带一起去拜访范先生。我们有些累，但不想回绝。坐着阿夯的电单车在夜幕中颠簸，竟到了离我们住处几百米远的那间庙宇，院门紧闭，但有灯火。

“下车吧，范先生家到了。”

“你搞错吧了？这是寺庙，里面住着个出家人。”

“没错，是这里。你真以为剃了光头就是和尚？”

原本装满问号的大脑似乎塞不进这又一个突如其来的问号，我们有些发懵，头脑像进了水的电脑主板，困短路而当机。我们有些撑不住，想打退堂鼓。

“阿夯，这么晚造访，会不会太失礼？”

“不用担心，俗礼在他眼中只是穿了几千年都不舍得丢的旧袜子。”

“快半夜十二点了，我怕影响到范先生休息。”

“他不睡觉的，只是每天后半夜和下午坐两三个小时的禅。”

我们更懵了，被疑问凝滞了的大脑却不自觉地硬塞进了几分好奇。跟着阿夯下车到门前，看着阿夯按了门铃。

应门的正是日间常见的比丘。身材中等偏胖，方脸浓眉，鼻圆口阔，双目有神。他开了院门看见阿夯，熟络地微笑着拍拍肩膀说请进，又转头看着身边的我们。我们微笑点头忙问候，他却沉下脸来皱起眉。我们不寒而栗，想起了适才的安琪儿离开前的表情，自问最近是不是做了什么缺德事，今天才突然变得如此讨人厌。

范先生转头问阿夯，说好带一个朋友来，为何带来两个人。那口气不像开玩笑。

阿夯似乎也被惊呆，转头看看我们，木木然无言以对。

范先生见场面尴尬，又对着我们不冷不热地说了几句话，但

说话时并非看着我们的眼睛，而是额头或更高些的地方。他说听阿夯说过我们的事儿，也很想跟我们好好聊聊，但现在时间不适合，明早十点钟在他家等我们，来不来请自便。他说完关了院门，转身径直进了屋。留下我们和阿夯呆立在大门口。

“真是个怪人！”

“今天还好，有时更怪。”

“他常请人吃闭门羹吗？”

“很少，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你别生气，他是个好人，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

“不气，我现在大脑停机，连生气的余力都没有。要去喝两杯吗？想听你讲关于她的故事，你的另一个世界。”

“不喝了，你明天要早点起来见范先生，今晚早点睡吧。故事改天再讲。”

“明早你不来吗？”

“不来了，我早上没空。况且他好像有话要单独跟你说。”

“好吧。随时联系。”

“再见，记得明早千万别迟到。”

7

原本就并不明亮的歌舞厅突然停了电，陷入了一团黑暗，音乐也跟着听了，又是一片寂静。

服务生把蜡烛放在了桌子上的玻璃杯里。那通透的玻璃杯装着清水，一片片红色的玫瑰花瓣漂浮在水面。蜡烛激起的涟漪激活了原本熟睡的花瓣，随着蜡烛在水面轻舞。

被点燃的蜡烛渐渐散发出微弱而轻柔的烛光，亮些，再亮些。她的脸在你面前渐渐清晰起来，清澈的眼里发出清澈的光芒，轻轻跳动着，随着那轻舞的烛光。

你坐在她对面，可以容得下十个人的黑皮圆沙发只坐着你们俩。整个歌舞厅也没有别人，除了站在吧台里的服务生。她画了浓妆，穿着黑色的底胸紧身长裙，露出大半的丰乳，托起了胸口

镶嵌着闪亮碎钻的白金项链。你差点认不出她。

今天你的装扮很美也很特别，很像一个人。

老套。该不会又是什么小龙女吧?

当然不是。像我的一个阿姨，姓水。

我看起来有那么老?

不，当年见到她时，她跟你一样年轻漂亮，连装扮也一模一样。他是我六叔的女人。

哪个六叔?

六叔姓姜，是我父亲的结拜兄弟，自幼家贫，年少辍学后在父亲的建筑公司做泥瓦匠。写得一手好字，画儿也画得不错。由于长得帅气人又机灵，父亲便给他买了本驾照，让他当司机，出入随行。有一次在酒桌上认识了父亲的客户张老板，做木材生意的，两人打得火热，后来便合作做生意，六叔也从此发迹。由于脑子灵，胆子大，十几年的时间，六叔的生意版图慢慢扩大到了石油和房地产，也有人说他也贩卖黑市的毒品和枪械。六叔仗义疏财，交游广阔，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地痞恶霸，他都有交情，在黑白两道也都吃得开。由于有钱有势，在方圆几十里名声显赫，江湖人称姜老六。

姜老六我听人说过，他不是黑社会吗?

有人这么说，但我从没见过他打家劫舍或杀人放火，甚至没看过他跟人吵过架或红过脸。他永远都是一副和悦的笑容，淡定中带着坚毅。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位和蔼的叔叔。六叔三十几岁还没有结婚，出入总随着两个女人，入席则坐在两侧。不清楚两个女人的身份，人前以姐妹相称。父亲让我称呼那个高挑而妖艳的为霍姨，另一位白皙而端庄的为水姨，应该是她们的姓氏吧。霍姨高傲，很少和人说话，走路也抬着头迈模特儿步。水姨则温婉而谦和。她每次见面都会买些礼物给我，一盘磁带，一双球鞋或一支钢笔。她喜欢唱歌，特别喜欢那首《相思风雨中》，每次大家一起去歌厅她都要和我对唱，她说我的歌唱得好，歌声里透露着超逾我年龄的情感。我也喜欢和她唱，她声线柔美，婉约而多情。唱歌时我们偶尔对望，她眼中含笑。我

们有时也会牵着手，都是她握着我。

你六叔在旁边不吃醋吗？

我想不会，那时我才十多岁。况且六叔看着我长大，他说算命的说他一生无子嗣，他已经把我当他的儿子了。

但你辜负了你六叔，你喜欢上了姓水的阿姨，你心里只想着乱伦。

我不否认。但如果意淫也有罪，恐怕世上没几个人是清白的。

你又想狡辩。说下去。

那年，六叔出钱让父亲的公司沿着湖边建了八栋别墅。他家就在我家旁边，其余的都半卖半送给了他非富则贵的朋友。六叔爱花草，在门口种了两盆一人多高桂花树，每逢八月，醉人的花香总能飘到我家的院子里。因为是整个城市最豪华的别墅，我们那一片儿便被当地人称为八王府。每次打的士回家，司机都认得路，态度也特别殷勤，有的年轻司机还坚持不收钱，说就当交个朋友。我住在我家二楼的西屋，而他家的主人房在东面，间隔不到十米的距离，虽然种着树木，但尚未长高，遮不住视线。到了晚上，六叔和她的两个女人在卧室嬉闹，我时常坐在床上看着他们，我猜他们看不到我，因为我事先总是把灯关了。霍姨很泼辣，总喜欢自己先脱光了衣服，水姨便随即把窗帘拉上，但灯总开着。随后，三人的欢好的剪影总印在窗帘上，就象小时候看的皮影戏。窗帘上的皮影戏总演上许久，各种性爱的姿势无所不用其及，无限挑战着人类肢体的极限。那年我十六岁。

想不到你整天在我面前道貌岸然，竟然也会偷窥。你当时是不是特别羡慕你六叔，也想享齐人之福？

是阿，有几个男人不想呢？我当时甚至不想返回学校，不想参加高考。因为我觉得即使我考得再好，将来要么做个呆头呆脑的书生，要么做个听任号令的打工仔。还不如学六叔做生意，多结识些权贵，作威作福，岂不痛快？但看着自己爱慕的女人和别人欢好，看着水姨用自己的身体竭尽所能地讨好着六叔，我的身体和我的心开始慢慢灼热，热到燃起了熊熊的火。

欲火？

不只，更多的是怒火。每当窗帘上的皮影戏上演到最后的高潮，我的脑海便重复上演着一组电影里的画面：我把窗口悄悄打开一道缝隙，将手里紧握着的来福枪悄悄伸出窗外，扑鼻而来的是桂花的暗香。瞄准器的红点在窗帘的剪影上慢慢移动，最后落六叔头的头上，我用力扣紧扳机，出膛的子弹携着火光划破了夜空。子弹击碎了玻璃窗，碎玻璃片肆意地飞溅。子弹穿过窗帘，皮影戏的屏幕开始剧烈地抖动。子弹终于穿破了六叔的头，随着喷涌着飞溅到墙壁上的血，六叔直勾勾地倒在他舒适的弹簧床上，弹起来，再倒下。我扔下手里的枪，打开窗，纵身飞跃到他们的窗口，一脚踢开带着残缺玻璃的窗户，跳到满载着皮毛与肉体的床边，我赤着脚，脚下粘嗒嗒的血还温热着，缓慢地在地上流淌。我俯身抱起一丝不挂、满脸惊愕的水姨，跳出窗外，消失在无尽的夜空中。只剩下霍姨与六叔，一堆活着的肉抱着一堆死去的肉，痛不欲生。

你为了那女人想杀了你六叔？

不想，六叔很疼我，我也敬重他，他是我那些年最崇拜的偶像。只是当那窗帘上的皮影戏上演的高潮时，脑海里就像藏着一部控制器失灵的播放机，那血腥的一幕幕被一遍遍地重复播放着。直到两年后的一天，那一幕终于被人篡改，继而上演在真实的世界里。

高考结束后，六叔请我去酒楼大吃了一顿，带着他的两个女人。饭后水姨提议去歌厅唱歌，六叔又打电话约来了几个朋友给我认识，他说男儿志在四方，要打天下先要多交些朋友。水姨又点了那首《相思风雨中》，我们手拉手唱着，她的手柔滑而温暖。歌唱到过门，歌厅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穿风衣的平头男子，他走到我们的台前背对着大屏幕，迅速掏出了藏在风衣背后的双筒猎枪，枪口对着六叔。六叔翘着二郎腿正在和霍姨说笑，还没来得及躲闪，子弹就出膛了，正好打在他翘起的右腿上。那一枪打中了大动脉，就像爆裂的高压水管，鲜血喷溅在沙发上、茶几上、地毯上、墙壁上、还有我们的身上、腿上和脸上。场面随着枪声后一两秒钟的镇静便是一团极度的喧闹，男人吵嚷着，女人尖叫着，其他桌的客人慌忙逃窜着。六叔的几个男性朋友起身追赶那开枪后便夺门而出的平头男子，留下我和几个女人，呆对着血泊中浑身抽搐着的六叔。音响中还播放着那首未唱完的歌，凄美而悠扬。

那天我们就是坐在这张圆形的黑皮沙放上，一样的地毯，一样的茶几，只是沙发换了新皮革，后面的墙壁漆成了大红色，可能是比较容易遮盖当年的血迹吧。

救护车赶到时，六叔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帮几位护士把他抬上了担架。他没能坚持到医院，死在了救护车上，那年他三十九岁。警察封锁了整间歌厅，逐一录口供，但没人认得那平头的年轻男子。据说那男子是外地的杀手，一年后落网。他拒绝透露买凶人的身份，只说是情杀，不久就被枪毙了。

出殡的前晚，霍姨和水姨先后雇了两辆橄榄绿色的解放卡车和搬运工，把别墅里的豪华家具都搬上了车。我并没看见到她们两个人，只是沿街都能听到她们尖锐的互骂声。第二天，整栋别墅被搬得空空荡荡，只剩下两盆桂花寂寞而忠诚地绽放着，飘着暗香。

你有再见过你的水姨吗？

没有。有人说她嫁给了外地的富商，有人说她出国了，也有人说她和霍姨与六叔的死有关，都被抓了。我父亲应该知道内情，但每次问他，他都说不知道，我也不好一直追问。

凭什么认为你父亲知道内情？

是一种感觉。之前我多次提出要到岛国留学，父亲都断然拒绝。他说我是家里独子，理应在家继承他的事业，为他们养老送终。可是六叔出殡后，他主动对我说岛国的治安很好，社会安定，如果我要去岛国，他也不反对。他说他生意忙，只可以出钱，手续要我自己办。

你父亲确实很酷，不苟言笑，但他很在乎你。

何以见得？

当年你出国时，我们一帮同学也去机场送你，过安检前你哭着跟大家告别，我们很多朋友也哭了，小雪哭得最伤心。你母亲让你别哭，学校放假还可以经常回国。你父亲让你快点走，别婆婆妈妈的。

小雪，好多年了，很想她。

我今天不想聊她。那天你进了安检，送你的人也都慢慢散去了，你父母却在机场门口迟迟不肯离去，我便在人群里远远地看着他

们。你母亲扶着路边的栏杆仰头望着天，直到半个钟头后你的飞机在蓝天上呼啸而过，渐渐没有了踪影，她才肯低下头，用手帕擦掉脸上的泪。你父亲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直低着头，双肘顶在膝盖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们离开后，我走到你父亲坐的椅子旁边，地上有十几根踩扁了的烟头和一滴滴湿痕，是你父亲的眼泪。父亲的泪，你永远看不到，你看到的永远是一座挺拔的大山。有一天你越过了这座山，大山便在你背后慢慢被岁月风化，当你想念他时回头望去，大山已经成了小小的土丘，一座孤坟。

这事你从来没跟我说过。

这些年我一直没说，因为你需要一座大山，现在大山终于老了。前些天看到你父亲在晨运，他的头发都白了，像结了一层霜。也难怪，都六十多岁了。

是啊，十几二十年，这世界改变了许多，只有你还是老样子。

因为在你心里，我永远都是十八九岁的样子，在你的梦里，便无法改变。有一天真的改变了，你可能就不喜欢了。呵呵，我又自作多情了，你从来都没说过喜欢我。十几年了，每天和你说话，但我依然不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到底爱不爱我。

不是我不想说，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藏在心里的话不想对人说，只想梦到你，跟你说说话。

你不想和我做爱吗？

不想。起码现在不想。

为什么？我不美吗？没有你的水姨美吗？

不是，正是因为你太完美。完美的东西往往如玻璃花儿一般脆弱，禁不起半点亵渎，甚至你一不留神吹了口气，它便碎了，那将是我的世界唯一不能承受的失落。

可是你摸过我。你当时心里完全没有性？

有，但那不矛盾。人类千百年来都歌颂爱情的美，但所谓的爱，本就源自于性。如果人类无男女，生灵无雌雄，爱情便无从谈起。情爱，本是人性化、灵性化了的性。

你是说爱是建立在肉体之上？

说对了一半。比如说一幅人体艺术画，之所以称之为艺术，是因为其融入了人类的情感和对美的整体认知，去掉了这些，那便是单纯的肉体，赤裸的色情。情爱源自对于性的原始冲动，但主体却是人的情感。

你摸我的身体时，也只想着这些你这些拗口的怪理论？

那时我指尖只有你的美，没有丝毫的占有。

你这话让人听起来难受，我不想在你面前哭。先和我说声再见吧，因为你每次都来不及。

再见——我可以吻你吗？

她轻轻地闭上眼睛，眼里的泪闪着光，滴在那水杯里的花瓣上，滑落到水中，激起了一片涟漪，随着那水与花，在烛光里失落地轻舞着。

8

闹钟比平日早响了两个小时。去拜访范先生，阿夯叮嘱我们不要迟到。

雨季，天难得如此晴朗，沿着那熟悉的街道，掠过了零星陌生的身影。到了范先生的府邸，搭在门铃上的食指有些迟疑，这次又会不会吃闭门羹？

应门的范先生穿着无袖的白色尼龙运动装，灰色的运动裤，与他脚下的布底罗汉鞋有些格格不入。但脸上的笑容与清晨和煦的阳光十分搭调。

哎，好小子，你来得 还真早。

早，范先生。

我刚和朋友打完球回来。你先在进来随便坐，我冲个凉就下来。

我们随范先生进了院子。这是个老式的排屋，院子很宽敞，约十几米深，七八米宽。岛国土地稀缺，近些年建的房子难得如此宽敞。院门至正门间镶着褐色的拼花磁砖，是二三十年前的款式。旁边是一片草地，修建得也齐整。靠墙的三棵赤焦树长得繁茂，开着几串红色的花，像串起来的小荷包。角落是一个人工水池，

中间不到一人高的假山倚着院墙，从假山向下流着的水，沿石缝蜿蜒地淌到水池里。池中养着十来条锦鲤，在水里缓缓地游着，偶尔探出头来冒个水泡，三四只巴西红腮龟趴在水池边的石头上，似动非动。院墙的一尺宽的平垛上，整齐排放着几十盆盆景，造型考究，姿态各异。

进了正门，便是作为佛殿的大厅，布置与通常的寺庙大致相似，只是更简约一些，颜色也更淡雅。佛台中央供奉着一米高的白色瓷雕药师佛，闭目盘坐，相好庄严。上方的木刻横匾，书写着“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几个大字，笔画雄浑苍劲，像是出自名家之手。佛前是一只宜兴紫砂的三脚金蟾香炉，色彩古朴，应该是用了好些年头。香炉里立着半枝燃着的檀香，烟缕袅袅，香气轻柔。左右两边是青花瓷果盘，一边摆满了苹果、橙和金梨，另一边是香蕉和葡萄。水果的色彩鲜艳，有些还带着露珠般的水滴。果盘后面是一左一右两支白瓷净瓶，里面立着绽开的供菊和含苞的莲花。地上蒲团与佛台之间，是一只脸盆大小的木鱼，上面精细地雕刻着鱼鳞与祥云的图样。

据说佛教源自印度，传到中土后与中原文化相融，便产生了所谓的北传佛教，在中土兴盛了一千多年，发展出众多宗派，并随着潮水般的移民，传遍了世界上每一个有潮水的地方。而今，作为发源国的印度，佛教相当式微，多数人信奉兴都教。这种现象在岛国便可窥见一番，牛车水、小印度一代为数不少的兴都教堂香火鼎盛，而佛家庙宇却少见印族人的身影，绝大多数是华人为主体的。那次带几位从北国来的朋友去本地最大的寺庙观光，惊现那电梯的语音竟然是华语的，那也许是本地仅有的会说华语的电梯吧。

我们为印度人对传统宗教的扬弃费解过，但后来想想，这种事儿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时有发生。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指南针和火药，但没怎么好好用，在当时与“千古之盛事、不朽之文章”相比，简直被视为旁门左道的雕虫小技。但后来这俩小技被西方人发扬光大了，用第一个渡海摸到了我们的大门口，用另一个没费多大力气就敲开了我们锁了五千年的大门。前些天闲暇上网看视频，一个美国的少女操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在谈汉学，对地球另一端的国度的认知让人钦佩，她说她周围许多朋友都比她博学。前几

个月无事翻报纸，一位西方学者来岛国讲学，与本地一著名学府的华族教授对谈，发现其英文有诸多谬误，学者便建议教授用华语交流，却惊现那尤的传人、社会精英连一句像样的华语也不会说。

在曾是北传佛教中心的北国，如今宗教信仰是件稀奇古怪的事。记得中小学课本里一旦涉及到传统文化，后面一定会跟随着一句金科玉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其精华自然是符合现代人的科学观、价值观、审美观、逻辑观的一切事物，简而言之就是要合现代人胃口。而糟粕主要是宗教迷信。这两个词儿在教科书上总是搭伴儿出现的，所以我们自幼便把宗教与迷信当成了一回事儿，到了今天多数人也分不太清楚。那到底什么是迷信呢？信鬼，信神？好像并不全面，总之就是老师弄不懂的事儿。

虽然不太懂，但我们也是拜过佛的。记得从小到大每次重要的考试前，父母便会带我到离家几十公里的佛教山头儿去上香祈愿，希望佛祖保佑可以考得好成绩，将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显亲扬名。拜完佛回家还要刻意吃顿饺子，取其“侥幸”的谐音，后来干脆考试前几个礼拜便每天吃顿饺子了。说到饺子，我们本是非常喜欢吃的，但考试考多了，便吃腻了。这些年干脆不敢吃了，因为饺子一进嘴里，那熟悉的口感便条件反射般使身心进入了考试前无比紧张的状态，让人毛骨悚然、寝食难安。

我们走到蒲团前，回忆着从前在父母指导下的礼佛动作，跪地合掌，剔除杂念。可是杂念剔除了该想什么求什么呢？从前都是想着考试，求全部顺利通过，可我们现在不需要考试了。求事业嘛，不好不坏还有份差事；求钱财嘛，不多不少还算够花。想来想去，还是求在万里之遥的父母双亲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吧。

心里想着父母的模样，忽然感到些许莫名的模糊和不确定。两三年不见了，虽然偶尔打电话，但看不见父亲鬓角的白发是不是更多了，母亲眼角的细纹是不是更深了。十几岁就离开双亲南渡，来时还整天和父母顶嘴，如今却连大声说话的兴致都没有了。时光磨平了少年郎的棱角，留下的却是永久性的亲情的空洞。那空洞里本该装着让人细细咀嚼的天伦，却空得只剩下一把无情的锯子，一次次离别时，反复拉扯着离人心房。流的泪，慢慢拭去，剩下酸楚；流的血，默默舔干，留下疤痕。空洞的两端，父母亲

像川剧变脸般突然老去，而我们也似乎在昼夜间失去了青春的光芒。时光颠簸着，锯子无情地拉扯着，那空空洞只能越挖越深，越走越长。我们却不舍得丢弃那伤人的锯子，因为它忠诚地记录着仅有的几次骨肉重逢。

不觉间，我们已泪流满面。熟练地擦干那久违的泪，睁开朦胧的眼，立在香炉里的檀香短了些，佛像仍然闭着眼睛。

范先生从楼梯走了下来，换了身便装。我们站起身，他微笑着让我们去后厅。那是范先生的会客厅，南面靠着佛堂背后的墙壁，是红木的八宝格展示柜，长宽与墙壁刚好匹配，应该是定做的，整齐地排放着一些古董和奇石。东面靠过堂的一侧是一套红木的沙发，茶几上摆着一套紫砂的茶具，对面靠墙是电视柜和一台四十多寸的液晶电视。北面墙壁上挂着一幅两米来高的古代人物画像，头戴冕冠，面容敦厚，端坐在龙椅上，典型的帝王装扮。很难分辨出是哪一位皇帝，纵观中华几千年的历史，历朝历代的汉人帝王包括玉皇大帝，到了画师的笔下都是同一幅尊容，连服饰装束都基本一模一样，仅有的区别便是胡子的形状与长短。画像的左右两边挂着一幅对联："庸君揽青史，明主漠骂名。"每个字约一尺见方，字体雄浑舒展，甚为醒目。

我们选了靠左侧的单人沙发坐定，范先生坐在了正面三人沙发的左侧，倒了两杯茶。

"您家里布置得很雅致。这么大的地方，都是您一个人打理吗？"

"我哪儿有那工夫啊，我女儿经常过来帮我打扫。"

"我一直以为您是出家人。"

"没出家，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太太去世后，女儿也搬了出去，我便把大厅改成了佛堂。很多人会误会我这儿是寺庙，善男信女过来念佛打坐，我都是很欢迎，但拒收香油钱。"

"您的装扮也确实很像讲坛上的法师。"

"呵呵，我这头上本就没几根头发，干脆就剃光了，更好看，也方便。至于这衣服嘛，出家人的衣服本就是简化版的传统汉服。在随后的两千多年里，经过朝代更替、民族融合，人们的服饰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特别到了近现代，被西方人把自尊都打丢了

的中华儿女们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把自己的失败归罪于祖宗的文化。无奈无法漂白自己的肤色、染蓝自己的眼睛，便只好退而求其次，穿起了西洋人的衣服。每个有自尊的民族都有引以为傲的民族服饰，印度人平日里穿，马来人礼拜日穿，日韩人节庆日穿。我们华人肤色还是黄的，但已经遗失了自己的皮，唯独远离世俗的佛门把汉服作为一项传统沿袭至今。再说了，这棉麻料的衣服穿起来也舒服，每天又不用为搭配衣服而烦恼。布底儿的罗汉鞋健康又养脚。”

“您不介意别人的眼光吗？”

“我更介意为了取悦别人的眼光而委屈自己。说说你的事吧。”

“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

“了解。知道昨晚我为什么没有接待你们吗？”

“不知道，到现在还很纳闷。”

“说出来你也许会怕。”

“您就直说吧，我很想知道。”

“昨晚陪你来的，除了阿夯还有一位。”

“您当时也这么说，我以为您在开玩笑。”

“也难怪，你们看不到。”

“您是说有鬼跟着我们？”

“肯定不是人。跟阿夯没关系，它跟你在一起。”

“它现在还在吗？”

“现在不是属于它的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让你今天这个时间来。”

“它和我每晚的梦有关吗？”

“应该有关。那些梦你都记得吗？”

“记得每一个，包括十几年前的。”

“看来你记忆力很好。”

“很难说，时好时坏。”

“说说看。”

“我从断奶时便开始记事。一周岁时，妈妈赤裸着上身抱着我，握着我的手，把一支毛笔蘸到了蓝色的墨水里，我清楚地记得那墨水瓶上画着一只飞鹰的黄色标签。随后，妈妈把毛笔上的墨水涂到了她的乳头上，先右边，再左边。然后她便说奶已经脏了，赫儿以后不可以吃了，因为赫儿是大孩子了。我没哭，反倒觉得有些自豪。从那以后，我没有再吃过一口奶，对周围的一切也开始有了清晰的记忆。三十几年前的事，就算今天想起，一切还栩栩如生，宛如昨日。”

“看来你是天生的记忆超人。”

“我起初以为每个人都和我一样，直到小学五年级时，老师写了整黑板的历史年代和事件，让我们一堂课背完。大家都在捂着耳朵苦背，我却不到两分钟便都记住了，惊呆了老师和全班的同学。我也经常碰到幼稚园时的朋友，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却全然不认识我，让人很尴尬。后来，碰到久未见面的熟人，我便不再主动打招呼了。”

“你的超常记忆力一直持续到今天吗？”

“没有。高二前我凭着自己的记忆力，很少读书却总能考第一名；但高二以后，我开始每晚做梦，并清楚地记得起梦里的每一个细节，但现实中的事情却开始常常记不住，以致学习成绩急转直下。直到今天，我记得十几年来的每一个梦，却常忘记生活中的事情，包括上个月甚至上个礼拜的事。”

“那年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那年发生了很多事，不知从何说起。”

“那就改天才说吧，反正你的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先聊些别的。”

“你为什么肯帮我？”

“阿夯求我，我不能坐视不理，况且你我相识，也算有缘。”

“那画像是哪家帝王？”

“猜猜看，姓刘的。”

“这并不难猜，老刘家的皇帝上得了墙面的也就那几位吧。

高祖刘邦？”

“错！”

“光武刘秀？”

“不对！”

“昭烈帝刘备？”

“也不对。”

“文帝或景帝？”

“都不是。”

“难道是南朝宋武帝刘裕？”

“不对，再来！”

“不好意思，晚辈才疏学浅，实在猜不到。”

“蜀后主刘禅！”

“什么？是那扶不起的阿斗？”

“后主确实小名阿斗，但请说说为什么他扶不起？”

“他子承父业，却将父亲辛苦打来的基业拱手让人，实为不孝；他投敌叛国，继而贪图享乐、不思故土，实为不忠，这种不忠不孝没心没肺的人，不要说诸葛武侯扶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扶不起！”

“小子，听口气你也是通晓三国。”

“通晓不敢说，确实有兴趣。正史和演义都读过几遍。”

“那你说说他怎么把父亲的基业拱手让人了？”

“邓艾偷度阴平得手后，一路打到成都。阿斗并未身先士卒，集结身边的将士殊死抵抗，而是贪生怕死，打开城门献上玉玺，甘心做起了亡国奴。倒是他的儿子刘谌有些骨气，死孝祖庙。”

“你熟读三国应该知道，前有诸葛亮独揽大权六出祁山，后有姜维自恃才高九伐中原，蜀国早已元气大伤兵微将寡。残存的精兵良将都被调派去了蜀魏前线，城中之兵是老弱病残，城中之官是非文即宦。面对通晓文韬武略的当世名将、骁勇善战的虎狼之师，做螳臂挡车灯蛾扑火似的殊死顽抗，只会赔上满朝文武和

城中百姓的身家性命。做得了皇帝谁要做降臣？在无上的功名权利与无数的无辜生命之间，只有真正的大仁大慈才会选择后者。你欣赏刘谌死孝我不反对，但请你想想，几十年后你做了爷爷，你是希望你的孙儿与家人平凡平安地活着呢，还是希望他为了你的基业，割下老婆和三个孩子的头颅在祖庙里自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之先，在于推己及人。”

“您说的是在演义里，正史其实有些不同。”

“正史？历史只是任人打扮的半老徐娘，装扮她的，是史官手中的笔。所谓的正史，跟文人写的小说又有多大的不同？我们读的是演义，传颂的人多了，时间久了，也就成了历史。”

“您说的很有道理，但‘乐不思蜀’又如何解释？”

“但凡鸟兽，皆恋巢穴，何况人乎？即使是孩童也会想家，你远离故土十几年，乡愁的滋味你应该最清楚。”

“是啊，乡愁是病，无人能免疫。那滋味，是尝不尽的酸，说不出的苦。”

“作为亡国之君，其处境更危于戴罪之臣。司马昭叫臣下着蜀装、奏蜀乐，其用意不止是奚落，更多是试探。倘若后主把心中的泪流出眼眶，将怀里的愁写上眉梢，以司马氏的多疑，必断其日后有复国之心，以司马氏的凶残，当下痛下杀手也是在所难免。”

“人固有一死，后主虽说明智，但没有舍身取义的大勇。”

“匹夫方逞一时之勇！一人身死，流血五步，但随主纳降的百官和眷属又何止百千，所谓斩草无不除根，后主一句乐不思蜀，不仅活了自身，更从刀口救下了千百家眷和旧朝文武。挨得大痛，忍得大辱，方为大丈夫。世人容得韩信的胯下之辱，缘何容不得后主的乐不思蜀？”

“后主即为明主，那他的父亲先帝刘备呢？”

“刘备的儿子叫什么？”

“干儿子刘封，亲儿子刘禅。”

“封禅！世人口中的明主，用千万人的生命和血泪，成就了自己的丰功伟业，揽得一世英名，永垂青史。而世人眼里的庸君，

却怜爱每一个众生，不惜忍辱负重，被人唾骂嘲讽。到底谁是庸君，谁是明主？功名成烟，君王作古，青史载不动的是百万冤魂和黄土下的白骨。”

“后主即使仁慈，但没有先帝般的才能，也妄为帝王。”

“才能？再高的才能也要有机会施展才行。作为托孤重臣，诸葛亮以刘备之威由不得后主对他半点不服从，数一数《出师表》中，先帝的威名被搬出了多少次？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寄生在强权父亲的阴影下，需要超乎常人的坚忍与豁达。历史本就是肥皂剧，编剧才尽了便会不停地重复着从前的剧情，即使是过了两千年，隔了上万里。”

“您的意思是……”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节选自中篇小说《寄生》，收入在同名小说集《寄生》
新加坡：斯雅舍，2013 年

海与岛（节选）

骆宾路

作者简介

骆宾路（1935 —）原名杨书楚，又署木易、徐乐、林之等。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著有短篇小说集《咖啡正香浓》（1990）、《人与鼠》（1991）和《变脸的男人》（2000），微型与短篇小说合集《一幕难演的戏》（1993）和《她说蓝的是天空》（1996），微型小说集《与稿共舞》（1999）、《骆宾路微型小说》（2004）、《一粒荔枝》（2005）和《今早没华文报》（2012），散文集《匆匆一瞥人间春色》（2004）、《看海去》（2003）、《心之所系万千千》（2007）、《千里之约》（2009）和《点点滴滴在心头》（2010），长篇小说《海与岛》（第二版 2014）。

15 批斗

山雨欲来风满楼，总有迹象可寻的。一九五八年，三面红旗随着一阵冒进风，呼啦啦没有风向乱飘一阵之后，本就是一穷二

白的社会，并没有多快好省的建设起来，反而走向它的反面，变成少慢差费；鼓吹跃进的年代变成一场说大话的扯后腿的大倒退的闹剧；本来就吃定量配给的口粮，农村的人民公社成了吃饭不生产的封建祠堂，大家一窝蜂涌向公社吃饭，原本还有限度的安居乐业的社会，一下子吃空了粮仓里的粮食，变成一个人民以野菜、树皮充饥，饿死千万人的世间炼狱。

接踵而来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引发了为民请命的“海瑞”上书万言，直陈三面红旗误导苍生。没想到社会上这股妖风没有被刹住，上书的人反而中箭落马。因而引发了一九六零年，在庐山那场反右倾斗争，厮杀得沙尘滚滚，波及山下一众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大家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上书的“海瑞”在庐山被罢了官。

陈大海有了一九五七年不慎失足的教训，反右倾厮杀得昏天暗地的时刻，他学会看风使舵，跟着大伙讨伐右倾机会主义者。

三面红旗在全国迎风招展的日子，有人饿死，路有冻死尸，这是事实，并非传闻。当了“右派”的陈大海心里明白，这年头只能说假话，不能说真话。上书的“海瑞”说了真话，在庐山惨遭万箭穿心的实例，陈大海想起心有余悸。他白天参与各种会议，批判那些据说是犯了右倾的人，夜里他心里忐忑不安地对荔香妈说：“我是在造孽啊，也跟人家那样落井下石。”

“你就少说两句吧。”荔香妈说。

“可以不说话，我一句都不想说呢。”

出乎陈大海的意料，庐山会议之后，“三面红旗万岁！”的口号逐渐在社会上成为万马齐喑了。三面红旗收起两面，建国的总路线、发展经济的大跃进，留下在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但也从“一大二公”向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靠拢。

反右倾一战，看来是虽赢实输的战役。

一九六二年，国家阵前易帅，架起另外三驾红鬃烈马的马车，呼辘辘朝前飞奔。国家经济由复苏，走向欣欣繁荣。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农民拥有自留地，百姓到自由市场也可以买到猪肉。

那天，荔香妈到自由市场提了一斤五花肉回家做扣肉。

“回国多年，难得吃上一顿肉。”陈大海对荔香妈说：“日子应该会好起来的。”

“是就好。”荔香妈回说。

“为什么这样说？”

“每当生活好一点，就会来个什么运动，批判这，批判那，叫人无可适从。也不知道自己会跌入那个陷阱。”

“不会又是引蛇出洞吧？”陈大海心里起了疙瘩。

一九五七年那场反右运动，一夜之间引出几十万条蛇，老百姓在睡梦中被唤醒参与围剿群蛇。临到末了，数万条蛇，伤的伤，死的死，这捕杀数十万条蛇的历史，历历在目，惊心动魄。

三驾马车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康庄大道稳步前进的时刻，社会上不但风平浪静，也开始有点欣欣向荣了。老百姓难得过上一年半载安居乐业的日子，心情也相对轻松愉快起来。老百姓心里想的也很简单，有口饭吃，日子过得平安无事，那就托赖了。

阵前易帅后的第三年，陈大海在单位上摘掉右派的帽子，回复自由身。

陈大海对荔香妈说：“应该是守得云开见明月的时候了。”

荔香妈说：“是就好。”

“你好像不怎么信眼前的局势。”

“不是我不信。”荔香妈说：“很多事，说得好好的，一忽儿，就像看四川的变脸，说变就变。”

“这回该不会吧？”

“不会就好。我们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路的。什么事由得了老百姓。”

陈大海侧着头，看了老伴一眼，心里有点诧异，自家老伴什么时候变得这般善于观颜察色。

很多时候，老百姓还是习惯在封建社会下生活的，只要有个好皇帝就好了。

大浪来前，先是风平浪静。一九六四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锣的过门锣鼓已经敲响了。这是阵前易帅不到两年就开锣

的另一套戏：“四清运动”。党中央颁发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开宗明义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顿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整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看风势的人，心照不宣。

“四清运动”中，批判“桃园经验”，已揭示了高层短兵相接，背水一战了。

“好像又要搞什么运动了。”

想起荔香妈说的：“就像看四川的变脸”，陈大海心里就有点紧张。每次运动，都会有人遭殃。一九六五年岁末，当老百姓还像往常那样忙碌地过日子时，谁也不知道党内有些什么阳谋或阴谋。

老百姓怎会知道，那里是暗流汹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从来就是两个世界里的人。一个是主宰者，一个是被主宰者，主宰者内斗，殃及鱼池，最后受伤害的还是无辜的被主宰者。历史从来就是这样演绎。

一纸《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如何烧开一九六六年这场大火，多数老百姓是不知道个中的来龙去脉，直到大火烧起来，烧开了后院里各种各样的矛盾，民间百姓想起前些日子“海瑞骂皇帝”的故事还没有完结。这才胆战心惊看着这一场森林野火如何燎原。这真是失控的一场大火，首当其冲的是，三个秀才在《北京日报》上撰写的“三家村”专栏成了窝藏反党集团的“黑点”。

一六六六年这场称之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主旋律本是党内一场夺权斗争。但是，却用了文化为幌子掩盖这样一场血腥的、残酷的权力斗争的实质。

先是由红卫兵出场跑了一阵龙头，在社会上破四旧，立四新，揪斗知识界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专家、学者、牛鬼蛇神，统称这些是封资修。

文化人沾有点名气的都被红卫兵戴高帽子，挂黑牌拉出来游街示众，家也抄了。有骨气的文人，有的不甘受辱，自寻短见，了却一生，好不悲壮！

荔香妈一看风头火势，感到事态严重，但又说不出具体的严重后果是什么。陈大海也意识到这个运动刮起的风暴大大不同于

反右那阵子。同样的，他也说不出会有什么不可预知的后果。

“我真这有点担心，是不是会有大难临头。”荔香妈心里有些不安。

陈大海自我安慰说：“我看，红卫兵抓人戴高帽子游街不外是发泄心里头的气。我不是反动学术权威，我不是党员，更不是党内要整顿的走资派领导，最多算是个戴过右派帽子的牛鬼蛇神，罪不致死罪吧。这火应该不会烧到我的头上来吧？”

“不会就好。”荔香妈说。“起火的时候，不会告诉你，那处可以烧，那处不可以烧，碰上都会烧起来的。”

果真，火还是烧到陈大海这边来。正如荔香妈说的，火势往哪儿走，碰上都会烧起来。

陈大海在惊慌失措中被红卫兵拉去戴高帽子游街。游完街回来，陈大海的血压飙升到一百八十度。

陈大海被抓去游街不久，中南海大院贴出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党内司令部的争斗帅印的斗争公诸于世了。

首先是伟大的统帅带头砸烂了被视为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北京市委，接着喊出打倒彭罗陆扬（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及杨尚昆）。旋踵而来的是，打倒国家主席、党副主席的刘少奇及党总书记邓小平，并在中央发出的指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里，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毛主席本人，党中央政治局乃至常委都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老百姓最初心里都哗然，感到吊诡，作为党中央所在地、国家首都的当政权机关的北京市委竟然由共产党人自己起来将之砸烂摧毁，国家主席、党总书记是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一打倒，谁敢轻易喊得出口？大家相对暗暗瞪目结舌：怎会这样！他们不是毛主席的左右手吗？很多人都把口号喊在喉咙里。直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放手让红卫兵去打头阵，社会上这才天翻地覆大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刘邓黑司令部！”

陈大海被抓去戴高帽子游街回来，心有余悸，这口号能喊吗？陈大海偷偷对荔香妈说：“国家主席、党总书记都喊打倒，万一

日后追查起来，水洗不清啊！”

“政治是个陷阱。瞧瞧，我哪点说错了？不知何时又会把火烧到你的头上来。”荔香妈对陈大海说。

“说是文化大革命，怎么这把火烧起来，不是那么一回事？”

“你还说这把火不会烧到你那头去。你看到了，起火的时候，不会告诉你，那处可以烧，那处不可以烧，碰上都会烧起来的。”

是啊，谁会想到这把火竟然烧到国家主席的头上！烧到党总书记的头上！三驾马车翻了两驾了，随后全国大街小巷贴满打倒属于这个黑司令部的人马的黑材料。老百姓心里恐慌起来：共产党内部如此恶斗，会不会又打起内战来啊？党外的人静静地站在一旁看戏。共产党人揭共产党人的腐朽生活，真是比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怕会打内战呢。”陈大海悄悄对荔香妈说。

荔香妈捎了封信给儿子小舟，告诉他，他老爸被红卫兵抓去戴高帽子游街。

信末写道：这无情火会烧成个什么样，谁会知道？这几年，那天不是在战战兢兢中过日子，生怕行差踏错？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啊。

陈小舟在滇西那头的国营农场，情况也有些吃紧。

……

“文化大革命”前，被国家列为专政对象的“五类分子”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统称“黑五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由于那份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有一条条文提到“里通外国”的罪状，“华侨”都有海外关系，就变成第六类的专政对象了，即黑六类。

陈小舟是归国华侨子弟，份属黑六类，又是“臭老九”，文化大革命一来，当然也成了靶心。

文化大革命才揭幕，“打倒封资修”、“横扫牛鬼蛇神”、“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号角，有如秋风扫落叶，扫入文化界的前院。说起来陈小舟并不属于什么反动学术权威，他仅仅是农场里生产科一个在职的技术培训员小组的组长，又沾上是个归国华侨后裔

的关系，是在“黑六类”边缘，无端端祸从天降。

“叫什么名字？”一个红卫兵头头问。

陈小舟警惕起来，同一个单位的人，怎会不知道他的名字。

“陈小舟。”陈小舟答道。

“你这只舟是载什么的？”

“载什么的？”陈小舟一时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老爸给他取这个名字，也从来没有告诉他，这舟要装载什么。他回说：“什么也没载。”

“什么也没载！载一舟反革命阴谋。你坦白交代，有没有里通外国？”

“没有。”陈小舟答得很简短。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坦白！”会场一片起哄。

“你没有给国外写过信吗？”

“有。”

“有！有，不就是里通外国吗？给哪些人写信？”

“同学，还有家信。”

“他们是不是特务？”

“不是。”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带头在批判会上发言的问。

“他们是热爱祖国的青年。”

“他们热爱祖国为什么住在外国？”

“他们的父母在外国。”

“那就是外国人了，还算是什么中国人？”

陈小舟觉得可笑，这些人的知识怎么这样肤浅啊！

“你这个外国人在海外好吃好住，跑回来做什么？”

“我不是外国人。我是中国人。我的祖籍是广东澄海。我在外国是受中文教育……”

批斗陈小舟的人打断他的发言：“我不需要你讲那么多，你回来有什么目的？”

“建国。”

“建国？就那么简单？”对方瞪了陈小舟一眼：“为什么到边疆来？有什么任务？”

“不是我自己要到边疆来，是组织上分配我来边疆。”

“你来不会没有目的。”

“目的就是爱国。”

“你们这些自来黄，自来黑的资产阶级黑六类也配爱国？”

陈小舟被问得有点不知如何对答。天底下有这样难答的问题，他是第一次遇上。从海外回来投奔祖国的怀抱，又到落后的边疆奉献自己的青春，竟然糊里糊涂犯上“爱国有罪”。他一时冲动起来脱口说了一声：“如果你们怀疑我，我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

“你想叛国？”

参与批斗的人吼起来：“老子英雄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想起他目前在农场的处境，陈小舟给妈妈写了一封回信，他没有告诉妈妈自己挨批斗的详情，只是简单说了自己的生活近况，然后在信末附上一句：“祸从口出，少说为佳。”

陈大海被抓去游街后，血压居高不下。一天傍晚，陈大海在吃晚饭时，对荔香妈说，他头晕得厉害。这时，单位几个手臂戴红袖章的年轻小伙子气势汹汹到陈大海的家。人还未进门，就在门外大声叫唤。

“陈大海，狗崽子，滚出来！”

大海赶紧放下手中的饭碗，出来迎接。

“押走！”带头的说罢，就要把他带走。

荔香妈心急，问了一句：“上哪儿？”

“臭婆娘，少开口。”

“他病了。”

“病了，病什么，狗崽子，别装死。”

荔香妈想拦住红卫兵，不让他们把陈大海从家里拉出去。

陈大海伸手把荔香妈轻轻往一边推了推，示意荔香妈不要阻拦。

红卫兵把陈大海带走时，陈大海只吃了小半碗饭。

荔香妈被陈大海推往一边时，吓得像筛糠似的浑身哆嗦起来。

人被带走了，荔香妈对着那一碗发愣。不知是没有心思收拾呢，还是想等她的老伴回来继续吃完尚未吃完的半碗饭。

直等到子夜，两个小伙子押着陈大海回来。荔香妈见到大海双颊浮肿，衣裳不整，一身汗水，伸手小心去搀扶他回房时，他只说了一句："轻点，浑身痛。"

荔香妈没在现场看陈大海如何被批斗，但从陈大海回家的现状，荔香妈猜测陈大海一定被红卫兵毒打过。看样子，还伤得不轻。

"哪儿痛？给你搽点药酒。"

"不……行。内里伤……"说吧，陈大海发出几声沉沉的哎哟的呻吟，佝偻着身子躺在床上。

荔香妈让陈大海睡下，心里不安起来：这跟日本人严刑拷打抗日军有什么两样？日本是侵略者，他们都是中国人呐。自一九五五年，他们一家回归以来，十一二年的日子，他们有那一天不是在忐忑不安中过日子？为什么，这是自己的祖国吗？悲自心中来，荔香妈对着床头几上那尊观世音菩萨像喊冤："救苦救难的菩萨啊，你不可怜我，你也得可怜大海啊。他那年除了宰过那只老母鸡做顿饭请过他的叔伯，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再杀过生，没有造过孽……你怎么能让他受这样深重的灾难？"

当晚丑时，荔香妈发觉身边的老伴不再呻吟，伸手去摸老伴的身体，冰凉的，没有体温。她慌忙下床亮了房间的电灯，陈大海躺在床上，没有气息了。

荔香妈慌张起来，使劲摇着陈大海的身体，"大海，大海"地叫着。陈大海没有回应，就这样走了，一句话也没留下。

16 动乱

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多了，先前说的这场运动要搞好斗批改，如今众人热衷于"斗与批"，"改"只是挂在嘴上，发展到后来，连挂在嘴上都不提了。国民经济几乎滑落到全线崩溃的边缘，没人过问。"抓革命，促生产"，这场革命只操纵在少部分人手里，他们只热衷于"抓革命"，清除异己，"促生产"呢，谁来促生产？一切正常秩序全乱了。但是社会上却喊出"越乱越

好，烂得透，好得快”，把这场运动的水越搅越浑。老百姓困惑，但搅浑水的人，却心知肚明，浑水好摸鱼，有人丢官，有人升官；有人下台，有人上台。想在混水中摸鱼的人，各取所需。不乱，这些人如何能乘虚而入，成为统帅和共和国的铁腕人物。要打倒的人打倒了，要拔掉的钉子拔掉了。三驾马车，两架翻了，一架车毁人亡，一辆车毁人伤，剩下一辆，处境岌岌可危。

荔香妈听说千山在学校也加入造反派，还参与批斗学校的校长、支部书记，她深怕千山会惹出是非。陈千山何止惹出是非，一条腿都被人打瘸了，做妈的还不知道呢。

陈小舟知道劝是劝不动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自己也不得不卷入两派的斗争中去。在革命的大气候里，谁都得给卷进漩涡里去。陈小舟唯有提醒弟弟，摇旗呐喊不妨，但千万不要充当“杀手”，出面去揪斗任何人。他想起亚雄伯的遭遇，想起亚雄伯说过一句：谁知道他日是谁当家做主，谁知道那一派得势，弄不好成了失势的一派，横祸飞来，叫你吃不了兜着走，那就后悔莫及。阿雄伯不就这样栽入泥坑。

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本红宝书。这本红宝书抓上手，就像中了邪。甲抄录红宝书里的话骂乙是反革命。乙也用红宝书里的话回骂甲是反革命。红宝书里说的话是革命，红宝书里说的话同时也是反革命。每个人都是革命的，每个人也都是反革命的。皆因他们手上都有一本大小规格、内容一样的红宝书。

有一天，陈小舟站在街上看大字报。

这是一场很有趣的论战——毛泽东思想批斗毛泽东思想。

甲派大字报写道：“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甲派大字报的内容：“……”

乙派的大字报写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乙派的大字报内容：“……”

甲派大字报写道：“最高指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

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甲派的大字报内容：“……”

乙派大字报写道：“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面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乙派的大字报内容：“……”

甲派用红笔引用最高指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都是《毛泽东语录》里摘来的语录，陈小舟心想：孰是孰非？两派利用自己手上的《毛语录》，互相攻击。毛泽东思想自己摆起擂台打自己了。

陈小舟再往下读大字报。乙派用两大张旧报纸抄了一段毛主席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甲派再用大红字写出最高指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乙派也用大红字抄录一段毛主席教导：“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消火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陈小舟天天到街上看大字报。

他越看越糊涂。最高指示与毛泽东思想大棍战，伟大领袖打了伟人导师一记耳光；伟大舵手打了伟大统帅一记闷棍！

他是中国人，他不明白中国的事。

他天天到街上看大字报。

有人喊口号，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有人喊口号，江青同志指示："文攻武卫。"

老公老婆也自己上街打架了。

那天，有一颗子弹不知由何人，也不知从何方射过来，射穿了他身边那个和他一起在看大字报的人的脑袋，那被流弹击毙的人很年轻，二十二三岁左右。两分钟前，还是活生生一个人，在乱世里真是贱如蝼蚁。

陈小舟不知道这个陈尸在大街上的年轻人的身分。他只知道这个年轻人不是死在敌人的枪下，而是死在自己的同胞的枪下。这颗子弹能告诉这个年轻人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在哪里吗？这颗子弹能告诉这个年轻人的父母，他们的儿子是死得其所，重如泰山吗？这颗子弹是否帮他解答了人生的真谛是什么吗？如果有人告诉他，他是在观看一场争权夺利的闹剧时，被飞来的冷枪射死，他死得瞑目吗？

不过这颗子弹却射中了陈小舟灵魂深处那根既是盲从、又是麻木无知的神经。还是当个逍遥派吧，陈小舟心想。

眼中钉，肉中刺——清除了。江山如多娇，善良的老白姓心想，他们的大救星应可高枕无忧，享受"万万岁"了。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那一天……

陈小舟所在农场里的生产队的有线电话发疯似地响个不停。

场部革委会紧急通知生产队的干部连夜准备背包到场部开紧急会议，一个也不能缺席。谁缺席将受党纪国法的处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此严峻的情况。

这个十二万分紧急的会议开了十天，单是传达的"机密文件"就有好几份。文件传达及学习完毕，与会者立即马不停蹄各回自己的生产队向下传达，统一思想。

第十一天，各队的干部赶回生产队后，即刻传召群众传达中央的机密文件。

陈小舟和队里几个成分不好的没有直接听有关的机密文件的传达。

"出了什么事？"

没有在第一时间参加听传达和学习的人都在揣测：有人驾崩？

一定是发生了重大的事件，从场部开会回来的干部一个个神色十分慌张。

等陈小舟一伙间接听完传达，一个个面面相觑——哇，统帅亲自甄选钦定，写入党章的接班人竟然图谋不轨，图穷匕见，一家人仓促乘坐军机企图离国他投，天意难违，意外坠机蒙古温都尔汗境内。两天前，大家喊过统帅“万万岁”之后，还高喊“敬祝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如今如何解释？老百姓自我认罪，千错万错错在自己觉悟不高，没识别领袖身边这颗定时炸弹，上了贼船。伟大领袖把这颗定时炸弹绑在自己身上，又如何解释呢？他也是觉悟不高，引狼入室吗？陈小舟心中翻腾，政治游戏原来就是这般吊诡，如履薄冰。

副统帅出事，国内刮起十级“批林批孔”的台风。

国际上也震动起来。

按照惯例，那年国庆，外国发来的贺电还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如今突然宣布副统帅是企图刺杀提拔他的恩公毛主席，这何止令国际上吃惊、震动！

批林，大家都知道所指为何人。这“批孔”，明说是批孔夫子。怎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炮打司令部，搞了六年如今无端端把孔圣人拉下水了？起初，大家一头雾水，随后拨开云雾。批孔夫子只是一颗烟雾弹，真正要批的是“孔老二”。这孔老二是谁，虽然没有公开点名，大家心知肚明，这就是三驾马车至今还没有翻车那一驾。尽管这没有翻车的一架马车在群众中享有不低于统帅的声望，大家都明白，明哲保身的道理，如是在各种批斗场合也跟风指桑骂槐了。

文化大革命的讯息，不胫而走，惊心动魄。张薇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慌和惦念，贸贸然给陈小舟发了一封信，信里写道：怎么搞的，政治就是这么乱糟糟的么？前些日子传说王之初进了森林，不是死在敌人的枪下，而是死在自己人内部派系斗争的枪下。你到底怎么了？写给你的信全都退回来了。这些年没有你半点音信，我不相信你也不明不白的死了……。小舟，你写封信给我吧，我只想知道，你是否还活着！……

鉴于两派群众自相恶斗，陈小舟也松了绑。他这才收下张薇的这封来信。陈小舟给张薇的回信，第一句话写道："我还活着！但不再有梦，心中也不再向往那道七彩绚丽的政治彩虹。"他没有详尽告诉张薇他家在这条彩虹道上摔下来的经过。他拐弯抹角地告诉张薇，政治可以把鬼变成人，也可以把人变成鬼，这就看你会不会投机应变了。若是你是生活在一个以阶级划分社群的社会里，你想往上爬，或是明哲保身，你就得六亲不认，否则，你就会遇到没完没了的灾难。

最后，陈小舟写道："政治只是一篇美丽的宣言。很多时候，美丽的宣言里裹着肮脏的谎话。因为人是自私的——王之初就是这样一个无辜的牺牲者。"

啊，政治，如履薄冰！

陈小舟给姐姐写了一封信。

"老人家自己不是说过，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怎么今天他把帮过他的人一个个打倒，清算，现在连最后一根桩也要拔掉？说句真的，初期我还是以十分敬仰的心情崇拜他，认为他是个好领导。可是，文化大革命搞了六个年头，搞成今天这个样子，个人崇拜做过了头，比斯大林还要过头；清算与他意见不合的人，比斯大林更加扩大化，如今，他身边的开国功臣还剩下有几人？身边半个朋友，半个战友也没有了。只为了一己的私利，只为了不能与他人共享成果，把众人的国家，当成是自己的家族事业。把一个国家放在他一个人控制之下，这和历代封建王朝有什么两样？政治是少数人玩的把戏。老百姓只是一群阿斗，需要你冲锋陷阵的时候，群众就是力量。不需要你冲锋陷阵时，你千万不要形成一股力量。你成为一股力量．就变成一种威胁，威胁是玩政治的人所不想见到的。"

姐姐在回信里说："这不是你发牢骚的场合，作为观赏，政治是一只美丽的蝴蝶，仅供观赏，置于手中，久了蝶死了，那美丽也只是一手蝶粉，连观赏的价值也欠奉。"

提起妈妈，大姐荔香在信上宽慰弟弟小舟说，妈妈少说话应该不会惹是非的。说到底，她只是一个侨属家庭妇女，无足轻重。她担心的是千山血气方刚，不懂轻重。不过自他被打瘸了一条腿，火气似乎有些收敛了。不再跟着人家喊杀喊打了。就怕他经不起

别人的挑动，故态复萌。年轻人缺少社会经历，最容易被挑动起来做替死鬼，冲锋陷阵。

第三驾马车虽然没有在“批孔”的阴谋下翻了车，但马老车旧，车上的人疲于应付来自四方八面的围攻，早已传出罹患绝症。

老百姓倒是担心这棵大树一旦倒下，后果不堪设想。

归国华侨的一双手诠释了他们的一生。在侨居地，他们介入当地人民反殖民主义，被当地的殖民政府当做是激进的左的势力，被铲除清算，这是他们左手诠释。回国之后，很多人莫名其妙被划成是右的代表，这是他们右手的诠释。有个诗人站在罗湖桥上感慨万分地说道：从我的右手边走入罗湖桥，我是右派；从我的左手边走出罗湖桥，我是左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令无数于五十年代满腔热情投奔祖国的华侨家庭和他们的子女对自己的前途更加觉得仿徨。他们不偏不倚踩着了这句话：“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这一句话成了陈小舟与一众归国青年心里，永远解不开的心结。

17 求去

飞鸟尽，良弓截。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煽动起来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帮了他们的红司令拔掉眼中钉，肉中刺之后，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一句“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就一批批将他们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他们的红司令亲自在天安门前接见，并赋予最革命的“红卫兵”的荣誉，如今一一成了昙花一现的可怜人物。这时候再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成了反革命的罪行了。这就是一切革命“成王败寇”的历史。建功的是群体，之后被冷藏，悲情兮兮的，也是群体，因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揭竿而起，除了做皇帝才能享有胜利的果实。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历史的记载。

陈大海一家的遭遇，是海外不少投奔祖国的家庭的遭遇。陈大海没躲过这场浩劫，荔香妈、陈荔香、陈小舟、陈千山在这场“史无前例、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吃了不少苦头，能幸存下来，用荔香妈的话来说，多亏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

萨的庇佑。

看来是可以“鸣金收兵”了，也是时候安抚一下民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斗的群众，在按比例之内，可以“平反”的给予“平反”。

陈大海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用私刑斗死的，为了安抚家属，卸包袱，原单位根据指示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摘了“海外反动资本家”帽子。

“你有什么要求吗？”负责平反的同志问荔香妈。

人死了，还要求什么？荔香妈三缄其口。

“没关系，你尽管说。”

最后，荔香妈扯了个谎；“大海在新加坡有间店留给海外一个亲戚照看，这些年不知道弄成什么样子，我想回去看看，该交给孩子去管的让孩子去管。荔香妈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会想起扯这么一个谎。

“可以考虑给你发个通行证出国。”

“谢谢科长。是否可以先把在外地的孩子调回来，方便一道处理。”

“我向上级反映反映。”

这年是一九七二年秋，陈大海逝世六周年。

最先从滇南来的是荔香。她孑然一身，精神比荔香妈预期的还好。她没有向妈妈提及孙女儿的事，老妈也绝口不提。一家人这一辈子都过了大半辈，活着已是不容易，有机缘在一起算是大好的福气，各人的灾难就让它成为历史吧。

“妈，你当真想离开这里？”

“不离开又如何？”

“侨居地是回不了的，只能到香港。”

“能离开就好，好过胆战心惊过日子。现在就算回侨居地，也没半个亲人朋友，在那儿都一样从头过日子。”

荔香没有回答老妈的话。老爸这一生的决策是对是错，谁来评说？她自己这一生追求的信仰，是对是错，又是谁来评说？从十六岁，新加坡沦陷参加地下抗日，到期待祖国解放，到亲自踏上祖国的土地，晃眼三十余年，少年青春的好时光在一个“你爱她，

她不爱你”的环境下度过。这失落，岂止是一句“哀，莫大于心死”能概括得了的。

同年腊月，儿子陈小舟也从滇西回到潮汕。他对母亲决定出国一事也有所质疑。

“我们在香港没有半个亲戚朋友。”

“你们都还年轻，同心协力总可以把这家扛起来。我不想你们在这里再有所闪失。”

做母亲的决定釜底抽薪，豁出去了。

真的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没有走过的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过去的就不去提了。”

姐姐也对弟弟说：“这些年，爸爸逝世之后，妈心里的创伤很难抚平。走这步棋，也真的是很为难她老人家。这可不是老人家年轻时离家去国的情怀。叶落归根，这是离乡背井的人最终的心愿。谁会想到，晚年叶落归根之后，又要再次离乡别井，离开家乡漂泊他处。”

陈小舟想起张薇。他不知道姐姐是否也想起蔡少波。

每个来这世上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带着什么脚本来，自己会扮演什么角色，正因为手上没有剧本可供参考依据，谁也无法预知会发生什么事，故事会怎样发展，直到走完自己的一生，这就是自己演绎完了剧本了，原始的，没有经过加工的剧本，这就是为什么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最后回家的是瘸了一条腿的陈千山。

荔香妈见到儿子千山一瘸一瘸的样子，揪心之痛悠然而起。瘸腿总比丢了命好，她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她也没去追究为什么孩子们没有告诉她，千山被人打瘸腿的事。她很想尽快将这一切忘掉了。

陈千山也若无其事安慰母亲：“没事，只是走路难看一点。”

荔香妈心里戚戚然。当年回国时，一家五口，而今只剩四口。丈夫陈大海含冤走了。女儿荔香离了婚，丢了丈夫，也失去女儿。大儿子陈小舟因为背着家庭右派的黑锅，三十多岁也找不到对象。小儿子陈千山残缺。

过去参加过批斗荔香妈的人得悉荔香妈家摘去“右派家属”的帽子，又获准离境出国，纷纷主动接近荔香妈，有的家有闺女未出阁的也来提亲，希望自己的女儿也有机会借婚姻关系出国去。荔香妈总是笑笑地婉言推却，说是她只是出国去处理一些家务杂事，事情办完了就回来，她不会在外面常住的。她万万没想到的是，有的人竟然对她说：“出去了，外面生活好还回来做甚？”

荔香妈只笑不答。

荔香看在眼里，心里格外难受。老妈本来是一个直肠子的善良家庭妇女，这些年来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妈妈也学会逢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虚伪了。政治把人变成鬼，也把鬼变成人。为了适应环境，保护家人，保护自己，荔香妈只有经常变换面孔。荔香懂得做母亲内心的痛苦。

“妈，辛苦您了。”

做母亲的拍拍女儿的肩膀：“没事。戏看久了，也学会做戏。”

翌年初春，准许荔香妈一家离境出国的通行证发下来了。

“宜快不宜迟。”荔香妈催促大家速速准备出国。

荔香明白老妈急着要走的心情是怕夜长梦多。

惊弓之鸟，慌不择路。这是这个时代悲剧频生的写照。

只要人能平安离开就行了，除了穿的，家里的东西荔香妈一样也没想带走，布置了一个假象，她家只是出国去办理一些家事，事情办完就回来。

就在荔香妈准备启程去香港的时候，无意间打听到“大舍”蔡文炳一家在外阜乡下接受监督劳动的讯息。

“太好了。可以了却一桩心事。”

荔香妈叫荔香赶去外阜乡下见“大舍”蔡文炳一面，告诉他“光洋立记”店铺变卖后的钱是在大海名下，参与国家的建设投资，现在连本带利准备转到他的名下。

“不可以。”“大舍”说。

“我们就要出国回去新加坡，妈说，店铺是大爷的，应该把钱还给你们。早些日子，不知你们的下落，数目大，收在身边怕不方便，所以用爸的名下加入国家的投资。这些年，我家都不曾

动用过那笔钱，利息都纳入本金内。"

"你知道，现在我们也不方便过名。你明白吗？"

"你的意思是？"

"继续放在你爹的名下。"

"我们出国去，就说不上什么时候会回来。现在我爸走了，借这个机会把钱提出来或换名。否则，日后要办过名手续恐怕就麻烦多了。"

"老实说一句，现在认领这笔钱麻烦更多。就这样放着吧，有机会方便认领的时候再说。没了，也算啦。你瞧我这个样子，还有多少日子？平安是福，平安是福！"

荔香想起自己的老爸，心一酸，眼眶噙住泪水。眼前的"大舍"何止老态龙钟，看起来，健康也不是很好。

"我和少波的娘最牵挂的是少波。到今天，都没有他的丁点儿消息。如果他在……"

提起少波，少波的妈蠕动着嘴，喃喃自语。显而易见，这个大少奶奶已经没有昔日的精明泼辣。荔香也没敢说她被驱逐出境时，少波也因牵扯进学运躲避到马六甲去。之后，少波和她家也没有再联系。如今是生是死，谁也不知道。有说少波去马六甲之后，进入森林，改名换姓加入马共。说来都二十几年的事，恍如隔世。她老爸在生时，也常为没替"大舍"照看好少波感到十分内疚。

"大舍"蔡文炳没敢留荔香多谈，省得回头还得向贫下中农一五一十汇报始末。荔香从自己的切身遭遇也知道，她家曾经是被划为右派家庭，政治上背了这个黑锅多年，不想留下辫子让人有机可乘。

"那就按您的意思办吧。但愿大家有生之年能把这件事妥善了结。"

告别"大舍"蔡文炳，荔香从外阜赶回家来，把"大舍"蔡文炳的决定告诉妈。

荔香妈擤着鼻子："'大舍'身边没有子女么？"

"没看到他家中有小一辈的。"

"月桂呢？"

“没见到，我没敢多问。”

“大少奶奶呢？”

“老了，人也呆了不少。”

“都是天意。”

有些事，用一句“天意”可以轻轻一笔带过。诸如对荔香妈陈老太来说，年轻时随夫离乡去国，出洋谋生，这也许是天意。之后，历尽兵荒马乱，劫后余生。到了人生半百，有幸一家大小平安回归故里，这是积德修来的福。陈老太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十八年之后，在她古稀之时，她逼于无奈，又得举家离开自己的家园，这恐怕就不是一句“天意”可以轻轻带过的。上一次离开家乡，她是跟随夫婿，如今则是带着夫婿陈大海的一小块灵牌——这小小的木块却沉重得几乎令她驮负不起。这就不是天意，而是陈大海那个年代华侨的悲剧。但这只是悲惨世界里的一个小悲剧，不足挂齿。

陈小舟离开大陆之前和张薇取得进一步的联系，并告诉她，他们一家准备出境到香港。张薇特地拜托香港的好友到尖沙咀火车站接他们。

“你和张薇联系上了？”姐姐荔香问小舟。

“嗯，她说她已拜托香港的朋友到时在火车站接我们。”

“这些年她还好吧。”

“应该是不错的。”

“哦。”

陈小舟听得出姐姐这声“哦”里，带有多少苍凉。说起来，他和张薇分开也不过是十几二十年的光景，怎的好像隔世的感觉。毕竟，这是一段天翻地覆的经历。这在各人的生活都是刻骨铭心的。劫后余生这一段惨痛记忆，挥之不去。倘若姐姐能够再见到蔡少波，相信也是如他一样的感受，可能更要深痛得多。

……

陈老太一家从汕头坐长途客车到广州，再由广州乘列车经深圳到罗湖。过罗湖海关时，陈老太禁不住流了泪。她说不出心里的矛盾与悲伤，香港虽是自己的国土，但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

在自己的国土，在自己的人民主政当家，日子都过得如此这般提心吊胆，香港是个可以居住生活的地方吗？已经走到这一步．没得再走回头了。只要孩子能平安过日子，她也就放心了。国与家不能兼顾，国与家如果能够兼顾，老百姓就幸福了。

陈老太踏上跨过深圳河那道桥梁时，忍不住回过头望一眼背后那块土地。老家就在河的那一头呐，那毕竟是个血浓于水的地方。只是……她把头调回来，朝着罗湖的海关走去。

节选自长篇小说《海与岛》
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4 年

野心蓝图（节选）

乔舟人

作者简介

乔舟人（1961 —），原名周通泉。生于中国重庆。中国改革开放后获得中国政府保送往日本修读工学，获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博士学位。曾在东京任日本清水建设公司研究员。1990 年代旅居新加坡，成为首名拥有新加坡专业土木工程师（PE）执照的中国新移民，目前担任新加坡某土木工程顾问公司董事经理。以“乔舟人”和“野渡舟人”为笔名，分别在新浪博客和文学城博客网络撰写文章。已出版的著作有“工程小说”《野心蓝图》（2015）。

难服水土，毅然诀别桑国

细择良木，果断飞赴狮城

我的运气总是很好的，所谓吉人自有天相，这一次，上天赐予新加坡。

……

我博士毕业，进入蓝水公司，持的是因公护照，但留学的任务其实已经完成。蓝水对我欣赏有加，我希望能参与篮水在新加坡的义安城建设项目，到新加坡来工作，研究所报总部，研究后仍然拒绝了我的请求。因为公司考虑我是公费留学生，送我去第三国，有可能得罪中国政府。

我不再纠缠，不是因为内心的骄傲，而是我多少有点自知之明。一个新入公司的研究员，价值怎么也大不过一国生意。我得自觉点儿，不要给公司添麻烦。

这件事对我冲击很大，连续碰壁在公司看来是理所当然，但我就不得不考虑，自己继续留在篮水合适吗？难道我就这么一直“滞留国外”，傻傻地奉献着？很明显公司不会为了我而冒得罪中国政府的风险，尽管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风险。这件事促使我思考是否选择到第三国发展，也促使我最终来到了新加坡。

最让人难过的是人格遭受歧视，你做得再好也没有个人信用。我在日本国立大学拿了博士，论文收录于日本国会图书馆，又拿到大公司研究员的职位，但因为中国人的身份，我连申请一张信用卡还必须要日本人担保。人格上无法独立让我痛苦不堪，觉得很没面子太伤自尊，可是除了我和太太，谁会在意我的自尊？这种种状况使我明白，尽管上司赏识，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在蓝水这样的大公司里混，想要“出人头地”真的得把“铁杵磨成针”。

日语中有“外国人”一词，与汉语一样的写法，但发音不同，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日语“外国人”通常不包括亚洲人，他们的“外国人”指的是欧美人。亚洲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不是日本人，如果也不是外国人，那到底是什么人？传说日本人有脱亚入欧的情结，似乎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我和太太为了心中美好的梦想离开了中国，漂泊日本。奋斗数载，感觉还在漂。人们常说，三十岁以前，人最不应该害怕的就是漂泊。1992年我已过了三十岁了，该寻个泊舟之处安顿下来了。

我开始给全世界大建筑公司发信，但在日本这些年，没能抽出太多时间学习英语，英语不好使我求职很受挫，人倍受煎熬。

美国、英国、澳洲……这么多国家都是英语世界，我根本进不去。

我断然否定了去找其他日本公司的念头，一来跳槽不太符合日本企业文化，二来东瀛乌鸦一般黑，蓝水不愿为我做的事，其他公司未必愿意为我做。

不过我的运气总是很好的，所谓吉人自有天相，这一次，上天赐予我新加坡。

我长春留学生同学蔡博士是做资讯科技的，当时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作研究，他帮忙我在《海峡时报》找到了新加坡本地公司聘人广告。我请假在家进行越洋英语电话面试，公司人事部门经理对我很满意，他们是华人公司，不计较我的英语好不好。

我拿到了新加坡公司的邀请函，老板承诺帮我申请雇佣准证。一般来说，准证申请会在半个月内有结果。想到自己行程较紧，我担心交接匆忙会影响伙伴的工作，就悄悄跟一个平日很亲近、关系很好的日本同事讲了，希望私下先期交接。没想到这么一点讲义气和负责任意识却害苦了我，他连招呼都没打转身就报告了公司。

这一下我可糗大了，不得不在众人的怒视中匆忙离职。我当时感觉自己被出卖了，十分懊恼，不过很快我就释然了。这就是日本，个人完全从属于集体，没有独立的人格。我的工作伙伴向公司报告我的动向完全符合道德，不存在出卖朋友的问题，因为这里根本没有私人朋友。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渗入骨髓的义气让我误判环境。我错把日本人当成华人，以为男儿重义气。华容道义释曹操是因为关公是华人，倘若他老人家是日本人，我们听到的故事一定是华容道怒斩曹阿瞞。

办好部分家具和大行李的海外托运后，最后一晚住在留学生好朋友的家，几对留学生好友夫妇为我们饯行，因此也没有让留学生朋友们来成田机场为我们送行。

我拖着行李，太太抱着幼子，小家伙时而伊呀时而呜咽，自导自演，一家人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凑。飞机起飞了，我又置身云端。白云之下是生活了七年的岛国，我的导师们、我曾经的同事们忙忙碌碌一如既往……

感谢日本、感谢我的导师、感谢我的伙伴，感谢在这里度过

的七年大好年华。初来时我还是个穿着蹩脚西装、单人拖着行李箱的青衣书生，临走时已是优雅体面、携妻抱子的专业人士。我在这里所经历所感受的一切：会馆、下宿、温泉、樱花、导师、同学、房东、同事、孤独、紧张、温暖、挫折……一切的精彩与无奈颠覆了我，又塑造成就了我，为我明确了人生的梦想与追求。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轻柔的东瀛乐曲又响起了，荡涤着我们的心灵。我一口气讲述了很多往事，觉得有点累，啜了一口茶，靠在座椅上，闭上眼，欣赏着天籁般的音乐。美妙的音乐在耳边回响，我仿佛听到泉水在山涧叮咚流淌，看到彩蝶在林间翩翩起舞，闻到鲜花在旷野散发芳香。我的整个身心已完全放松，一种深沉而飘然的感觉占据了心头，仿佛一切尘嚣都已远去。

两位工作人员都会意地默不作声，静静地看着我 。

过了会儿，我对她俩说道：“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下周再讲我移民新加坡从头做起的故事。”

谈设想，获重任，小试牛刀
写软件，上头条，初露锋芒

“其实你在职场的地位及去留，全由你自己决定，因为高明的老板是根据公司对你的需要度来决定你的升降去留。”

在我决意离开日本的时候，新加坡向我张开了怀抱。这个南洋岛国在1990年与中国建交，开始接受中国移民。蓬勃发展的经济，华人为主的种族结构，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宽松的移民政策赋予这个小小的岛国磁石般的魔力。这段时期，不少中国滞留在海外的技术人才，被吸引到这里。

1992年我携妻抱子离开日本来到新加坡，此举虽是主动为之，却也十分仓促。与当初东渡留学时的豪情万丈相比，此时我心中

更多务实的盘算和计划，毕竟不再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光棍汉了，不可以把行李箱当家，说走就走。娇妻幼子是我甜蜜的烦恼，幸福的责任，他们需要安定的生活。新加坡这个陌生的国 度，有我们立足之地吗？

我们把手头的积蓄换成新币，共有 8 万元，这是我们夫妻在日本多年打工的经济结余。数额不是很多，也不算很少，应付一时急需大抵是足够的。

当时公司给我开的薪水是每月 2500 元。这还是因为我有博士学位才额外多加的，略高于市场行情。公司出面联络，帮我们在靠近沈氏大道的地方租了一套四房式组屋，每个月的租金是 1200 元。这笔钱需要我们自己付，所以我第一个月的薪水付掉房租和押金后就只剩 100 元了，不得不先动用自己的积蓄。

从机场搭德士回到“家”，放下行李后，我便去逛超市了。这是了解当地物价最快捷的途径。一趟超市逛下来，我的手心便冒汗了。我盘算了一下，房租去掉了一半的薪水，这个比例有点儿高。靠着这份薪水虽然不至于挨饿，但日子大概也得过得紧巴巴的。找工作的时候心急，只想着先把签证办妥，现在得想办法寻求发展机会、增加收入了。

夫妻都是心灵相通的，太太显然感受到我的焦虑，她买了份报纸开始寻找工作。娇妻不娇，在日本就为这个小家当了几年苦力。我心里清楚，以她的如花美貌，东洋男人为之倾倒者不知凡几。但她就如缺心眼一般，任凭流年似水，一直死心塌地地守着穷酸的留学生丈夫。当我决定离开东洋花花世界时，她二话不说就随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铆足劲儿跟我一起一切从头开始。娶妻如此，夫复何求？

新加坡懂日语的人不太多，太太在这里算是人才了。加上漂亮机灵不怕苦，她很快就找到了一份旅行社的翻译工作，负责接待日本旅游团的一切日文资料。我身上的经济压力减轻了许多。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快发展速度，尽早出人头地，不能让太太一直跟着我过苦日子。

我是个急性子，到新加坡的第二天，我就去公司上班了。

这家建筑公司已经有20年了，老板姓唐，马来西亚华人，本科学历，学成本核算的，为人很实在。他谦虚地告诉我多年来公司运作还算顺利，但发展速度不够快。我是公司引进的第一个博士，他期待我能为公司的发展带来活力。

我拿出一个新人的姿态，谨慎小心地应付着老板上司同事交代的各项工作，同时仔细地观察了解公司的情况和运作方式。下班回家，我便记下自己的观察心得，琢磨帮助公司改进运营的方案腹稿。我要找个机会把老板变成我在新加坡的第一个贵人，找到机会脱颖而出，发挥自我价值，而不是庸庸碌碌日复一日，泯没如众人。

两周后，我怀里揣着一套《B公司快速发展五年设想》，果断敲响了唐先生办公室的门。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老板是海纳百川不择细流。我一句“我希望能谈谈对公司快速发展的一点想法，请您指正”，换来了老板两个多小时的耐心倾听。

坐在我对面是个有着至少20年从业经验的业界前辈，我在他面前“指点江山”，的确是班门弄斧，不自量力。不过，我当时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完全忘了面前的听众是何份量。我很有导师范儿地介绍着自己在日本、尤其是为日本贸易部下设公司编写软件和在蓝水公司的工作经验，讲解我对企业管理的认识和理解。而我敬爱的大老板唐先生虚怀若谷地作学生状，兴趣盎然地倾听我的“讲课”，不时回应几句。

我向老板提出四个建议：

其一：包装企业形象。首先从投标文件的包装着手，给客户良好的第一印象，然后扩展到其他方面。

其二：加快投标工程成本核算速度，在投标时领先对手。先用微软的电子表格开发一个简单的核算程序暂时用着，同时用电脑语言开发本公司专用的快速计算投标软件ESTI。

其三：利用电脑技术实施项目管理，提升企业施工系统管理水平。开发称为“MASTER”的项目现场材料控制软件，节省出人力物力资源，可帮助公司争取到更多的工程项目，争取五年内让公司跻身于新加坡同行前20名！

其四：加快公司对日常工程问题的反应速度。设计相关软件，充分利用电脑对工程设计方案进行验算，再找专业工程师审查盖章，然后报批实施。废除耗时费力的手算方式，让公司成为名符其实的快速公司。

老板的魄力和魅力此时显露无疑，他立即拍板，成立名为“系统及工程”的部门，由我全权负责，实施我向他提议的方案，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帮我配齐人员和设备。他一点儿没厌烦我年轻狂妄，反而鼎力支持我，他很清楚，我既懂专业、又会编程，加上在日本多年运用程序的经验，由我来负责公司的IT技术，比外聘其他人员更划算更实用。

我“顺便”提出了薪水问题，态度腼腆心中却没有忐忑。

“你期望是多少？”老板问得很真诚。

我还真不知道多少合适，凭直觉估计老板可能愿意付我4000元薪水再加上1200元房租津贴，以让我能义无反顾地替公司拚命工作吧：“我想，5200元左右。”“OK!”老板同意，我顿时感动而欣喜。

仅仅半个月的时间，我从一个新人变成了一个中层负责人，薪水翻了一番还多。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老板让我所做的一切不仅帮助了公司，也为我自己后来独自创业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唐先生是我在新加坡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老板，也是我在新加坡遇到的第一个贵人。

薪水提高了，如果说2500元一个月日子过得有点儿紧，那么5200元一个月应付日常生活就绰绰有余了。而且太太那时还在旅行社任职，所以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突然间富裕起来了。我便琢磨该怎样把余钱用在刀刃上。正好公司一个同事有朋友在AIA工作，我通过他买了我人生中的一份人生保险，受益人是我的太太。

当时我的太太刚入旅行社工作，一个月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全部生活费用，倘若我有不测，他们外国身份的孤儿寡母定然陷入生活绝境。是我带着太太和孩子来到这个无亲无故的陌生国度，作为丈夫，我有责任为家人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有了这份保险，即使我真的遭遇意外离世，太太和孩子的生活也有了保障。这是

我买的第一份人生保险。

到公司不久，我就接手了第一个承包工程：一桩位于乌节路上的28层高楼的施工。在此之前，我从来都是纸上谈兵：在中国搞搞教学啊在日本研究啊什么的，这是我第一次做项目施工，还是个高层，我自然不敢懈怠。有老板的指点和自己的努力，工程本身进行得一切顺利。但让我没想到的是，顾客在中途突然提出要在正门上方加建一个椭圆形上翘式玻璃华盖，原来顾客方老板到澳洲旅行，看到一家饭店门前的华盖觉得好看，就随手拍了几张照片，请唐先生照样做一个。唐先生向顾客要设计图，对方不以为然地说："你不是说公司里有个留日博士吗，就让他设计好了。"

事已至此，为了合作愉快，不管我愿意不愿意，都得接下这个活儿。我对着有限的几张照片琢磨，很快做出结构计算画出了二维设计图，并获得了对方的认可。接下来最难的事儿就是画出施工详图并找出施工方法。通常的做法是在结构计算后找一家专业的，具有电脑三维建模型公司负责电脑切割开料并安装，花费约几十万元——这样做等于割唐先生的肉，顾客认为老板包了一座楼，所以这个华盖项目只追加了八万元费用。但如果不请专业公司，我们自己又无法做出模型来。因为平面的玻璃片最后必须形成在两个方向投影都是曲线的玩艺，犹如火鸡尾巴。我反复思量，专门写了一个三维软件，计算钢管支架每个连接点，每块玻璃着力点的三维度坐标，又用计算出来的数据绘制出3D图像，把每个连接点的坐标点全都标出来，做成幻灯投影，向建筑师一点一点讲解施工方法，得到认可。就这样，我们请传统的小公司照我的图施工，先做钢架，然后把玻璃割好嵌起来。工程顺利完工验收，顾客很满意，唐先生很满意，我自己也很满意。

仅这个华盖，我为唐先生省下的钱就够发我好几年的工资了。现在谁都知道了我并不是只懂纸上谈兵的秀才，而是个解决难题的高手，牛刀小试，唐先生和同事对我刮目相看，我也在公司立住了脚。

老板由此肯定了我的设计才华，此后公司承接的高难度D&B（设计和建设）的项目的结构的设计大多由我担当，其中一些设计还获得不同的奖项，例如乌节中心那个奇异的三角钻石状玻璃

外墙的设计。渐渐地我成了老板倚重的干才，薪水自然也越涨越高。

后来，我把重庆建院比我低四个年级的土木结构专业的小学妹易海嫣拉入我的部门作我的助手，她是从新加坡其他顾问公跳槽而来B公司的，正好帮助我间接熟悉本地顾问公司的基本情况及英国规范的具体实施细节。然后又拉了一个新加坡的马来姑娘苏哈拉作她的助手，这样我就从光杆司令的部门经理变成了生产力超强的“三剑客”组合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虽然未在新加坡顾问公司打过工，却能得心应手当顾问公司老板的原因之一了。

天道酬勤，我的异想天开想法刺激启发了老板，他调整公司管理策略。我获得许可，有机会把英国规范（新加坡采用的结构设计规范）常用计算方法用C语言写成了简易软件。随着新设想一件件落实，公司发展速度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到了1997年，B公司真的跻身新加坡建筑企业20强。这时《IT新加坡》杂志来采访我们的软件开发工作，老板谦虚地把公司发展的功劳都算在了我的身上。

那是我们的公司最为鼎盛的时期，尽管这家公司后来由于其他原因最终关闭，但我在其中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而唐老板谦和厚道的为人之风也让我获益良多。

与日俱增的也包括我的英文水平。总结在日本天天看电视节目就能把日语水平提高到可以自由看懂搞笑节目和全部电视剧的经验，我们家订了新加坡星和的有线电视，尤其是HBO频道，它24小时放映着好莱坞英文电影并带华文字幕。每天我看着HBO频道电影睡着。三年下来，英文全面过关。因为我名片印着伦敦特许工程师，我们的新客户有时还以为我曾在英国留过学。

哦，对了，我们家的人口也增加了。在1994年我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他比他哥哥小三岁，新加坡汤申妇产医院的印度籍女护士把他递给我时说：“恭喜，好英俊的小男孩。”我是他人生中第一个抱他的亲人。他的到来让我的家庭多了一份热闹，我也多了一份责任。暗自鼓励自己多赚钱，好为家人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小国家，很多人在打一份工的同时，也在不停地探索着其他发财之路。

在闲聊中，我的马来西亚华人朋友汤姆知道我打工的同时也在为公司写软件，就劝我："你应该私下搞一套最受市场欢迎的类似软件卖去马来西亚，反正你老板的公司是做建筑不是做软件的，没有利益冲突。"

想一想也有道理，人无横财不肥呀！

我是该出手就出手的类型。

风风火火，我在工作业余时间就闻风而动了，选中了建筑业每间公司都会用的建筑材料数量统计程序，花了几个星期天就整理出来了。

为了防止他人未授权复制，我甚至想出了在磁盘外圈打个洞，把允许通行的密码写在磁盘内圈的主意。因为程序员知道如何指挥电脑直接只读内圈。而一般人把有洞的磁盘放进电脑，像旧式胶盘唱片一样，转几圈后，电脑就会发出"有错误，没法读数据"的警告。

同时，汤姆介绍了一个马来西亚姓郑的华人作程序市场推销员给我。郑先生要求我给他一套样品软件磁盘，详细讲解软件并且先训练他。于是我花了四个星期天，在我淡滨尼的组屋家中训练他。海内存知己，来者都是客，每次郑先生来，我们家也用粗茶淡饭热情招待他。

荷嫣然小姐问："然后呢？"

"然后就没然后了。"我苦笑道。

郑先生掌握了一套实用软件的操作原理和基本思路后就消失了，在马来西亚重新复制或另起炉灶就不得而知了。

我学到的教训是任何商业活动，一定要先与合作各方谈好条件，签好合约才有保障，既使有朋友介绍也一样！

就这样，在外边晃了晃，我又重新专注自己本身的行业寻找发展机会。

听完我打工的故事。荷嫣然小姐赞道：

"一个设想大胆的五年计划，居然能把自己的薪水翻一倍，不简单啊！"

"荷嫣然，你要知道与老板谈判的关键在于，你可以帮公司

贡献什么，而绝不是你想要多少薪水。”我笑着补充道。

我接着又说道：“其实你在职场的地位及去留，全由你自己决定，因为高明的老板是根据公司对你的需要度来决定你的升降去留。”

窗户外天色已转暗，这时一曲极具南洋风味的轻音乐响起来了。善解人意的美编已根据故事的发展换了音乐。

我看着荷嫣然，会心一笑，轻声说道：“谢谢！今天就到这儿吧。”

知难而上赢 PE，谁说华侨不行？

明理之下积客户，焉知失业非福？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成了中国新移民中第一个建筑结构专业工程师。

时间过得很快，一周后的星期三下午，又是我和美编荷嫣然小姐、文编欧阳梦凡小姐见面的时间了。

今天我给二位讲我在新加坡如何获得专业工程师执照的故事，这个执照等同于中国国内甲级设计院资格。

我小时候读过《一千零一夜》，心里对让人心想事成的神奇阿拉丁神灯无限向往。因此做梦都想拥有一盏属于自己的阿拉丁神灯，这个专业工程师执照算是我的“阿拉丁神灯”吧。

建筑业可能是全世界规范最多的行业之一，在中国国内建筑业适用中国规范，在日本当然是日本规范。新加坡倒是没有一套自己的完全独立的规范，而借用英联邦规范。在如今全球一体，地球成村的年代，公司业务跨国走，林林总总的规范让人头痛不已。我刚来狮城在唐先生的 B 公司打工时，就建议唐先生把各国规范数据化、软件化，方便验证设计数据和管理工程。我最先做出来的是英联邦规范数据软件，因为我们的业务大多在新加坡。做软件的过程中，我得不停地去对比软件中的数据和规范中的数据，十分辛苦。不过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样辛苦付出，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提升了公司的业务水准，也让我对规范的每个细节谙熟于心，终生不忘。

各国对建筑安全规范要求体系不同，工程管理体系规范也不同。我来B公司不久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作为一家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我们有自己的设计师和项目经理，但每次辛辛苦苦地施工方案验算之后，我们把图画得美美的，万事俱备还不能施工。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材料呈报给别人，等人家签章同意后才能动工——当然，盖章是要收费的。最简单的方案盖个章也得500元，大些的方案便得几万元了，一个项目下来，得有几十到上百个方案需要盖章，这是我在中国和日本都不曾经历的事。

我这才见识了新加坡建筑业安全的灵魂人物——专业工程师PE的重要性。在新加坡，所有有关建筑的项目设计和施工方案，都得经过专业工程师的审核和监督，由他们签章确认，负安全连带责任。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我们这些建筑公司好比运动员，这些专业工程师如同裁判，我们的参赛资格表得交给裁判审核，当然还得支付审核费。正常情况下，建筑公司都是合格运动员，所以裁判们只需要在参赛资格表上签字同意，即可收费。当然，图章不是盖着玩的，工程如果出了安全问题，专业工程师是要被追责的。

新加坡所有的建筑工程项目，都必须经过专业工程师的审核和监督，大到建楼架桥挖隧道，小到装防火门、装空调。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催生出许许多多的工程项目，也保证了专业工程师们生意兴隆。在全球范围内比较，新加坡注册专业工程师职业，责任及风险最高，但经济地位也非常高。中型顾问公司老板的顶尖收入，与全国顶级大律师、顶级外科医生、跨国大企业CEO们的收入不相伸伯，据说也常常成为新加坡“高薪养廉”的部长领袖级薪酬的计算基数。

那么，这些专业工程师可不可以自己搞设计自己盖章？当然可以！他们可以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我眼红了。原来专业工程师才是新加坡建筑业的权威人物。他们可以优雅地做事业，写意地赚钱。从事建筑业如果没有专业工程师执照，就如同没出师的小学徒，时时事事得看师傅的脸色。我的老板唐先生就因为自己没PE执照，每个项目都得付费请人审核签章。

我找到了人生的新目标，要拿下PE执照，条件成熟时自己开一家建筑结构顾问公司。

理想总是比现实美好，我兴冲冲地向身边的人打听 PE 申请条件，没想到朋友们个个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包括一向给我撑腰的老板唐先生。

为什么呀？要考试吗？我长这么大，最不怕的就是考试了。用英语考试也没什么了不起，我来新加坡这几年也不是白混的，英语已不是前进的绊脚石了。

——不是因为考试，而是因为你是中国人，中国人拿不到 PE 执照。

——太没道理了吧，这里是唯才是举的新加坡，岂会拿国籍说事。

——是学历。申请 PE，要具备系统认可的本科学历。中国的学历不被承认。

打听咨询的结果让我心寒得冰霜重重：中国人申请不下 PE 执照，果真如此，我不得不考虑再换个国家混了。我可不想做一个跛足的从业者，不优秀毋宁死！

我几乎是怀着一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凛然与悲壮，去阅读申请 PE 资格的规则文件。果真，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一所大学学历被新加坡 PE 考试资格认可。香港有一所获承认，马来西亚也有一所获承认，日本有 12 所获承认。我本科就读的重庆建院，当然也不被认可，看来我是申请无门了。

不过，我仔细阅读时有了个“重大发现”：日本被认可学历的 12 所大学中有一家是“横滨大学”。我在横滨读了 5 年书，知道横滨有一所横滨市立大学，还有一所横滨国立大学，就是没有横滨大学。细读之下发现，学校的地址写的是我就读的横滨国立大学，看来当局把校名搞错了。日本的七年生活，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对细节完美的要求，近乎病态的偏执。我认为这个错误对当局的 PE 考试系统来说，可能是小事一桩，新加坡人对日本高校了解有限，出现这个小错也可以理解。但对申请人来说，就不是小事了，如果报上去的资料因校名与系统不符，百分百会被拒绝，而申请人未必能得知原因，岂不死得糊涂死得冤？我马上提笔给当局写信，纠正系统文件中的错误。过了半年，我收到了他们的致谢函，错误被纠正了。

很显然我是个见了也不落泪的痴人，我趴着文件一字一句地推敲，终于棺材有缝事有门，申请条件中有个例外破格规定：不具备认可本科资格，但水平突出者，只要专业工程师局认同你的专业成就，也可能成为 PE。我知道这当然不容易，但毕竟是一线希望，值得一试。

我决定去撞这个大运！

考试我不怕，因为我在建立英联邦建筑规范数据软件过程中已把规范细节摸透了。

我开始调整工程设计的内容。初到新加坡时，我做了不少临时结构设计，在有了申请 PE 执照的打算后，我希望多做整座建筑的永久结构设计。恰好此时，唐先生和朋友合买了一块地，打算盖一幢 20 层的高楼。我立即找到唐先生表示可以用业余时间免费做高楼的结构设计，然后由唐先生请 PE 审核。不占时间还省下一大笔设计费，唐先生当然乐意，后来这个项目做得让他很满意。此后只要发现公司有整体结构设计案子，我就主动找老板揽下活儿，精心设计后请 PE 审核。我要去撞破格批准的大运，必须要有足够数量且足够亮眼的工作实绩来支撑。同时在做这些项目设计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不少 PE 朋友，他们以过来人的身份，教了我许多申请 PE 的“诀窍”和经验。

我在 PE 朋友的指导下，开始呕心沥血地写作专业报告，这些朋友们将自己申请过程中的经验和心得毫无保留地教我，让我的报告生色不少。当时公司有一对在新加坡边打工边游历的英国夫妇，还帮我改英文。我来新后英文虽进步了许多，但毕竟没专门学过，想要当局通过，真要花不少心思。这对热心的英国夫妻一润色，我再不用担心报告中的英文有没有错误了。报告写好后，我又花了足够的心思去设计报告的封面封底和排版编辑，尽可能选用彩色纸张和插图，把专业报告包装得醒目大气。我明白第一印象的重要性。当然，我没忘记把在日本参与的那个 300 米高楼设计案写入专业报告。

万事俱备，1996 年，我到新加坡来的第五个年头，我找到两名 PE 推荐人，正式递交了 PE 申请。没有人看好申请结果，因为之前的中国人申请都没通过。“破例”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可能性不大，走破例的路子实在太玄了。

1997 年农历年前，我接到了面试通知。那个农历年是我记忆中最冷清的新年。为了不打扰我，太太省略了新年扫除布置活儿，甚至连年夜饭也吃得和平常一样。所有的人情往来都背着我悄悄搞定，而我全身心沉浸在面试准备之中，根本就忘了过年这回事儿。

我的 PE 朋友们告诉我，面试小组成员大约由三类人构成：一是政府官员，他们擅长发问工程承包方面的法律规则；一是工程专家，倾向询问实际施工问题；还有就是大学教授，钟爱专业理论问题。农历年假期，我泡在书房里翻着自己的专业报告，并把自己所做的工程资料全部翻阅了一遍。按这三个分类设想提问，做了很多精心的模拟。我甚至考虑到他们会从哪个角度刁难，或故意开玩笑误导人，我该如何应对。

我在做一件史无前例的事，在局外人看来，我似乎是在做一次没有赢面的赌博，但我的心里却没这么悲壮。在我看来，申请 PE 如同一局棋，既然专业局允许我面试，我就已经赢得了关键中场，面试不过是整个棋局收官而已。即使是赌，我也已经押上自己所有的智力与努力，而我的运气一向不错。

一切顺利，看似轻而易举。在接到正式通知之前，我就在相关网站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我的 PE 号码 32XX，现在去专业局的系统里仍能查到我的号码。这是个永久性的号码，每个 PE 专家独拥一个，即使人去世了，号码仍然属于你。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成了中国新移民中第一个建筑结构专业工程师。

我成功申请到专业工程师执照，实现了中国人在这个领域的零突破，与此同时，我任职的 B 公司也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1997 年 3 月份，就在我 PE 面试后不久，一家在新加坡颇有影响力、名叫《IT 新加坡》的杂志注意到我们这家凭借电脑技术优势跻身新加坡前 20 强的传统建筑公司，对我们进行专访，公司成功地扩张了规模，打响了知名度，我的薪水也水涨船高，达到每月 9200 元，成为公司里薪水最高的职员之一。

我拿到 PE 执照后，公司的项目施工方案全部都由我审核盖章，唐先生无须另外付费。征得他的同意，我在业余时间可以自己接工程项目进行审核和监督。唐先生开的是建筑工程公司而非顾问公司，因此我的业余工作与公司利益没有冲突，但我毕竟是

他的员工，他能让我这样做，也是相当大度和宽容的。我就这样在保有一份高薪工作的同时，开始追逐自己的梦想，积累起属于自己的最初的客户。

经历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我手上的客户资源越积越多。因为1997金融危机，B公司财务上出现了问题，唐先生思量再三，决定关闭公司。他只留了几个人盘查资产债务，处理善后事宜，其余的人员全部遣散。我离开了公司，我失业了！

优美的南洋乐曲又响起了，我知道今天的采访时间到了。

此时夕阳西下，余晖斜照，倦鸟归巢。彩霞渐渐黯淡，融进不断扩大的暮色中。

我知趣道："好吧，时候也不早了，两位辛苦了，今天就此打住。我们下周再讲我失业后单枪匹马创业的故事。"

节选自长篇小说《野心蓝图》
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出版，2015年

本书简介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新华中长篇小说创作的繁盛期，那21世纪迄今的18年间，则是新华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期，截至2017年，新华文坛共出版了70部长篇小说，其数量远远超越整个20世纪的总和。

究其原因，这应该与新加坡开埠200年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等领域，都经历了重大的发展与变革，其中所累积的文学素材，足供作家细细品味慢慢思索有关。这些重大素材，千头万绪、错综复杂，非得用长篇巨制无法详尽展现其面貌，无法剖析其盘根错节的结构，无法描述其悠远细致的感受，无法刻画穿梭于时代画卷的人物。

记忆里日渐模糊的精神家园景象，日久他乡即故乡的错觉乃至于欲寻身份而不得的唏嘘；鹊巢鸠占的悲伤情怀，黍离之悲的涌现，欲报国而无家可归的失落感，构成了一个个似“胡笳十八拍”呜咽的故事。8部中长篇小说演绎了这些催人泪下的心酸的心路历程。

政治斗争的风云诡谲画面，亲身追梦者在午夜梦醒舔伤望月时的无奈情怀；旁观者的冷静思索后的感同身受的反思；人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幸福而活着的理想追寻年代，多少可歌可泣的舍己为人的无私高尚行为，于今看来犹如水中花、镜中影；这些像挂在天边的、可望不可即的彩虹；等等等等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的时代画廊。7部长篇巨制勾画出夸父追日式的为有牺牲多壮志精神。

在地者竟然对周遭的景物陌生，人在故乡感受的是漂泊异乡的失落感。传统景观一一消失了，传统文化如梦似烟，缥缈得似天边一朵云。景观的改变如果是社会发展的必要代价，那是无话可说的。但引进外来的而压抑民族的语言文字，让在地者一向熟悉的文化变为异族他国的文化，身历其境者的失落灵魂何处可找到精神寄托？5部中长篇创作抒发了这种哀叹！

民族文化的失落，使得即使是国籍已变、国家效忠对象也改了，在地者梦里依稀缅怀祖籍国的传统文化，依旧抹不去童年的嬉戏地和故土，这一种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分开的无奈处境，造成当代新华中长篇小说的漂泊色彩特浓。4部中长篇作品体现了这种情思。

楼兰古国空留一片残垣败壁，令后人唏嘘感叹！楼兰掌权者当年如果懂得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性，在其兴盛时期保存了历史与文化，我们后人就可以沿着史籍追本溯源，而无需像目前这样空对断垣残壁只能兴起思古之幽情，而无由想象当年楼兰雕栏玉砌的堂皇建筑以及悠远的古老文化。

玛雅文化16世纪遭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无情摧残，只剩三部典籍和一些石碑、壁画，令后代有心人无论下了多大苦功，却始终无法寻回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最发达的玛雅文明的全貌。

没先见之明的楼兰的没保留史书和文化，与天真浪漫的玛雅人的无防人之心，随意示人以先进文化，以致遭到残酷无情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摧残这事实，都叫我们扼腕叹息，也惊醒了我们：如果我们在此时不再作一点保留族群文化的工作，我们的文化很可能也会成为玛雅文化，而100年后我们的家园又将是什么模样？

我们怀着上述两个历史事件的哀伤，本着为了记忆，不是为了永恒的信念，我们计划出版新华文学大系，让后人对我们的历史、文化有所参照。本大系就是在这样的忧思中诞生的。

本大系是从文学乃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切入，摆脱文学从属于政党政治的桎梏，而以关怀族群文化、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的较宽阔视野作为遴选各种文体作品的原则。

大系包括戏剧集、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理论集、史料集等等，大约14册。

欧清池博士
《新华文学大系》总编辑
世华文学创研会

ISBN 978-981-07-7257-4
9 789810 772574